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〇册目錄

文學類



文總集

四明文徵十六卷（卷十一—十六）	清	袁	鈞	輯	四	明	一
國朝古文選二卷	清	孫	澍	輯	古	棠	書屋 二二一
國朝麗體金膏四卷	清	馬	俊	良	藝	苑	二七一
滇南文略四十七卷（卷一—十七）	清	袁	文	揆	雲	南	三九三

四明文徵卷十

清鄭袁 鈞陶軒輯

奉化陞州記

陳 著

黃唐疆理天下至周之職方而大備降而秦而郡縣隨時沿革勢也元貞改元朝廷以諸縣地產民稠者升而州中下其等明之奉化為戶五萬而贏為下官視州設員七明年月正元旦宣授達魯花赤察罕公知州事李公柄勅授同知星燦判官趙公秉李公居安省授吏目臧涓鄭元均各以其職視事既而以記屬余謂吾夫子

四明文徵 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言為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聖賢格言如日月如金石斷斷乎其不可易也教化者本獄訟徭賦末也蓋教化行習俗美獄訟將自簡而徭賦又易易耳夫然則吾畢事矣況仕也以義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皆可行志暮爾之魯有周禮在雖齊之大莫能抗蜀雖避遠文翁以經學化之當時至以齊魯比謂地不足同旋儒術近於迂闊可乎況茲邑之舊諸老先生典刑之遺章甫撻掖甲於一路皆素分而自重農工商賈之家長法而專業循循惟長

民者所休戚薰之以詩泱之以義禮教亦政也和平而不流於弱簡易而不失於疏政亦教也三代而上之化民亦若是而已此謂知本於從政乎何有咸曰善是吾心也其以是刻之石大德元年六月日前太學博士陳著記

重建縣學記

樓 鑰

四明六邑奉川為大號難治然俗尚氣而服義秀土猶多治之得其道非難也神文在位郡國始建學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俶落乎睢渙嗣音乎邾邾而是邑舊記

四明文徵 卷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相國清河公士遜出鎮秣陵為椎輪之始蓋寶元初祕書監丞于君房為宰以石夫人之廟為縣學自為之記云然且曰願以奉川為縣學始亦可以知吾邑儒風之興舊矣宣和中周君因徙於邑治之東面勢益勝未幾舍法罷廢為亭傳又遭弄兵者燬焉紹興九年榮君彝復新之於今五紀棟宇傾壞圯陋不可復支永嘉宋君始至謁奠顧瞻廟像愀然曰教化根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曰欲謀焉未遑也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遠固已不勝其應而連歲大稔愈不暇給政成欲去

介介若不滿邑士汪君伋素好爲鄉里義事聞之謂其弟份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勸率不謀於眾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舊址不日而成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爲久遠計重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儀門兩廡以次興作前有墨池潛而廣之方正清深冰壺澄徹南山千尺倒影其中輪奐翬飛照映江縣爲費不貲曾無吝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士夫釋菜學宮用以揭虔妥靈觀者如堵驚歎贊美以爲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於是里中善士董安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

西明文徵 卷十

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人爭趨競勸相與再建篤說之堂挾以直廬傍列諸齋庖湍廡器用畢備凡爲屋四十楹又以去歲始有自右學登科者爲闢射圃以勸方來舉梁之初屬鑰爲之文今旣崇成又託以記鑰世奉川高祖正議先生教授邑中寶元學記與名刻石尋掌鄉校前後幾三十年始爲郡人然五世皆友葬境內區區封邑猶不敢捨辭不獲命敢告於里人曰令尹洎諸賢所以惠吾邑者至矣自爾必能相勉以學相高以文躋儒科登臚仕使饗纓日盛爲四方樂觀則今日之舉斯爲稱矣然孟子有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是殆與今人論學之意不同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蓋庠序所以申孝弟孝弟之義明則老而負戴於道路少者必從而代之以此爲庠序之教不爲利祿地也誠能因今之學行古之意月書季考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率以孝弟爲先此義旣明則凡學於此者施於家則爲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爲忠臣良吏踰躋濟濟化及里閭寔有不負戴之風幾於一變而至道者將以此望吾黨之士豈直爲此美觀而已哉宋君名晉之字正卿惻惻無華三爲邑長皆以儒術飭吏事首欲興學迄於有成邑人紀之實鑰之同年生也慶元三年中秋日記

西明文徵 卷十

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鄞縣重修學記

王應麟

鄞在漢爲鄞屬會稽郡唐屬明州建夫子廟於縣東五代改鄞曰鄞宋始立學王文公安石宰縣因廟爲學教養縣之子弟風以詩書衣冠鼎盛遷縣西南兵燬久未復主簿呂康年請於郡相舊址勅禮殿設跪像堂曰養正爲齋者四至元十九年增二齋二十六年郡城災斯

學歸然若魯靈光斯文未墜道其泰乎二十八年濟南
陳公祥爲肅政廉訪副使分治於明崇庠序之教明年
新郡學願邑校風摧雨圯榱楹將壓殿雖更坐像庫陋
未合古制爰命撤舊宇而新是圖夏六月鳩工經始規
摹崇閱視昔增煥縣尹張君孝安提前綱丞王君閻捐
祿米以助主簿任君謙亦贊畫焉多士競勸佐厥費事
鉅用不給檄縣以義役租續之揭石爲門六八有伉掄
材爲殿隆棟輦飛清池泱泱芹藻春意自堂及序以次
繕修實惟禮樂之使居德善俗啓迪化原以恢宮牆之

四明文徵 卷十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豈徒燬宮室云爾將新士以新斯民也昔鄞有杜先
生醇學行望一鄉縣大夫再書然後起其書謂斯道我
先得之必推餘於人願賜臨之以爲之師其自重難致
如此師道立善人多淵源有自爲師者盍以爲法乎鄞
士漢世僅一見虞仲翔之言可攷也陸士龍稱鄞之俗
禮節恭謹蓋素履行願修其天爵是爲入德之基進道
之階自學校之建俊彥興起鄉先生前後九人其四出
於鄞皆以忠信爲踐履爲實仰高蹈景其人若存爲士
者不自勉乎師知所以教士知所以學朝而受業晝而
講貫夕而服習思無愧於儒之名前哲有云學所以學
爲人學爲君子學爲忠與孝也服膺三言是訓是行化
海濱爲洙泗以一邑爲天下式將自吾鄞始謹書其事
誌夫敦學者式克用勸三十年秋八月壬寅前進士王
應麟記

四明文徵 卷十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定海縣重修學記

胡剛中

四明人物之淵藪自公卿至大夫日益盛則業於士宜
尤盛士所以爲公卿大夫之階也而士必階於學學必
有主之者焉定海地稍偏而不當以偏故學不講余記

童時從師於學冠則與友遂講試於學學之政蠹具而其則甚隘於心憫焉去之遊上庠叨末第旋馳宦轍蹟於學頓少而心於學則未亡也三十餘年間如韓令永德創殿商令逸卿崇堂崔令端學闢廡與門俱名奕傑久則圯蠹繼之矣今令陳君續以其字民餘力留情造士迺大修學凡梁楹之敬損者咸櫛治之蠹簷之闕漏者咸鱗比之自塗墁至丹雘咸次第咸明之舊觀既新績且多於舊學前並民屋局於地則買地使局者舒後依山斷於河則塞河使斷者續四齋之外更立武齋齋之外爲射圃圃之側爲餼廩而門之外復爲臺門叢是十數條倣見出意表士旣駭所未有物亦效異也有雙蓮植爲君所以主學之驗章章矣余濫紆朝紱鄉之士至誦言及此余聞甚聳笑洎謁告歸里所見副所聞朋儕謂予舊游請述其事嗟夫以余業於學之早去於學之久而又忽見學之成且備也能無述乎夫士固所以爲公卿大夫之階也而學固所以爲士之階也故爲公卿大夫者必習於學君慶元名輔之孫習於學者也邑之士能知學則其階於公卿大夫也孰禦特所以爲學

四明文徵 卷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階者又當熟講耳他日余再歸里不惟見學之成且備又士之成材亦備則公卿大夫之盛繼自今當益彬彬焉君質勉且和爲政不擾而治其本末邑人能言之而余不能盡書也紹定四年二月望日朝請大夫祕書省著作郎兼尙書左郎官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胡剛中記

慶元府重建大成殿記

王應麟

天子初郊見之歲法駕視學謁款先聖躋會子子思侑享建首善風四方罔不丕式彝訓越再歲吏部尙書洪

四明文徵 卷十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公燾以敷文閣學士來牧四方秋舍奠於學顧瞻禮殿梁桷侈剝喟然曰大哉聖人之道於穆不已惠我無疆矧東漸於海遠溯洙泗簪紱之盛擬鄒魯職在宣化弗惟道原是崇曷克稱明詔若稽郡乘舊夫子廟肇自唐正元四年至今四百八十餘歲矣元氣回復理若有待明年實咸淳紀號之六年迺鳩工飭而鼎新之屬通判府事陳君榮觀察推官汪君大有庀其事二月庚寅經始七月庚戌告成穹棟碩楹奕奕嚴敞視昔有加焉己未虔爰用幣衿佩雲集相與端拜而議曰吾邦自慶曆

諸老淑艾後進乾淳大儒闡繹正學孝悌修於家而仁
遜興德齒尙於鄉而風俗厚理義明於心而賢才盛善
信充於己而事業顯成我者夫子也聖天子立教於上
而夫子之道益尊賢師帥迪教於下而夫子之道益彰
夫道者治之本其功與天地並世之言治者謂古道不
可以御今先政刑後教化道寢微而俗滋薄獨我公眇
覲天衷民彝之統紀急眾人之所緩可謂知本矣昔魯
僖公能修泮宮威德所被至於海邦夫子列其詩於頌
而先儒傳春秋則曰學校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

四明文徵

卷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廢也故不與新作南門題書之策今公茲舉合詩春秋
之義蓋有魯侯文武之德而本之寬儉用能豐道扶教
作新數百年幾墜之緒盛德至善百世不忘也於是郡
博士沈君德初鄭君信甫請書成事於右應麟於鄞幸
得從先生者後升堂而聞金石之音入宮牆而見宗廟
之美惟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曷敢贊一詞竊嘗聞
之論語始之以君子終之以君子學者所以學爲君子
也凡我同志服膺聖訓陟降庭止昭假不違上以承天
子之休德下以篤師帥之善教罔俾克廣德心專美魯

之多士尙其懋哉公名燾於潛人端平文忠公之仲子
學問政事得於文獻之傳宅牧期年治理彬彬可紀特
書其大者以詔無數八月望日朝散郎祕閣同修撰知
徽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王應麟撰

大成殿記

任仲高

聖天子即位首崇學校務作養人材以備選擢德至渥
也海內士莫不感激思奮期以奉明詔惟四明古名郡
夫子廟學甲東浙壬午旣燬有損所居堂以爲殿見謂
庫隘復不以時修葺凜乎其壓若至大已酉夏六月廉

四明文徵

卷十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訪副使趙公宏偉慮囚實來環顧歎息上方嚮用儒術
式隆加封之典而廟祀弗稱非所以昭尊事宣教化此
固吾職與教授蘇君塏謀督租入樽用費學官輸俸諸
生輟供儒人之在籍者助有差龜吉攷度鳩匠庀工物
直相得而木石川流地效其良勞佚惟均而丁夫雲集
人盡其心郡材旣豐眾作咸秩初梓人以圖上一如公
指授毋襲前陋母移後觀崇實去浮於以示教視前高
一尋前廉之廣半旣禮行而周旋有餘地樂作而縣設
有定所匪亟匪徐有嚴有翼閱麗靜深悉尊禮制法宮

既正爰立鬻字藏書有閣肄業有齋謹堂數十楹周垣數百尺棟室之槁壞瓠羹之殘缺丹堊之漫漶或易而新或因而理勿爲苟完以植永固萬目聳瞻於前列有光焉旣告成功我公莅之止祗謁薦誠用答嘉貺乃揖長老招諸生而進之曰庠序之設古今攸重非直爲觀美也盍知所以爲學乎學者合內外之道自謂開物成務而無本則非治自謂窮理盡性而無用則非學本諸心體諸身徵諸庶民堯舜行此道千載而上所以爲唐虞夫子明此道千載而下可以爲堯舜而口方策炳如

西明文徵 卷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星學者所宜用力於此有閣傑然高明廣大尙友古人毋使簡編之富徒資蠹蝕也有齋廓然藏修游息相與濯磨羣居之樂適滋玩愒也有堂巍然正席而講環坐而聽毋爲口說之騰而耳學之淺也亦是得其門而入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源深流長器大用宏窮而其志足以自守達而其才可以有爲忠信之行漸被鄉閭詩書之化陶冶萬物立太平之基垂無窮之問此夫子之問道學者之事實聖朝加惠學校之至意也僉曰謹受教願刻之石以諗來學且識其顛末云公通古今知

所先後嘗有德於湖湘之民退而以道自娛樂者十年上謂是足司吾風憲者尙學以明理爲宗政事以敦化爲要蓋有本者如是是役經始至大二年十月庚申越明年三月丁未乃備先任營董之責者非一奉化州判官程時敏實竟其事以材選教授蘇君承積弛之餘以職業受知成此駿舉亦克世其家者皆不可以不紀

州學御書閣記

高閌

今皇帝以英睿之資偶艱難之運初御大寶銳志底平逮紹興十有二年乾坤清夷世道興起是冬有紹興太

西明文徵 卷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以臣閌爲國子司業越明年春賜對便朝首被聖訓今日偃武修文蓋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且宣諭所以選用之意臣學術闕疏大懼不足以當師儒之任然敢不勉勵以敷休命遂奏臣昔爲太學諸生嘗獲恭覽累朝宸翰於御書閣今勅於學願陛下親御翰墨加惠多士上可其請尋命臣入侍經筵一日進講畢上從容謂臣曰聖賢之言蓋有深意朕每罷朝未嘗不觀經史子傳日書數紙漸成部帙將以次降出臣拜手稽首曰陛下聖學方日日新豈惟學者有榮耀焉願臣不肖何足以

奉天子五學之游實天下幸甚於是師臣請刊石於國
子監頒其本徧賜泮官詔從之郡國被賜自茲始矣四
明距天朝五百里而近頻年所賜雲漢昭回焜耀海隅
而郡學棟宇未備稽古舊閣弗存守臣徐琛懼護持之
弗度無以稱上賜官陳元裕請以養士羨餘卽舊基爲
閣而以御書鎮之議既協經始於戊辰歲之孟冬落成
於己巳歲之季春元裕又請書其事臣琛以屬臣臣歸
休於里復睹盛事不敢固辭臣聞治天下猶治一身其
文教與武備猶飲食與藥石也人不可以一日不飲食

四明文徵 卷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或有病當以藥石攻之疾病既除則飲食宜復如是以
帝王之興有不得已而用武者及既平定則必歸於文
治前聖後聖不約而同如漢光武既取法新室以興建
武之治乃抑臧宮之請專尙柔道數引近臣講論經旨
率至夜分不以爲疲是豈忘前日之武備哉治道所歸
自宜然也恭惟聖上天錫勇智肇開中興由元師以履
帝位而天人助順戢九兵以康兆民而華夷歸仁於是
蒐舉禮文之事興太學而恢儒術復祕閣以儲遺書任
賢勿貳坐收治功茲固不約而與光武同者至於留神

化本猶以至德要道爲未廣首書孝經以及六經論語
孟子以至史傳開視羣目茲見宸心不遑暇逸雖玩意
翰墨必取聖賢格言以動化天下是又豈光武之所能
及哉臣愚不佞獲如興學賜書之本末敢拜手稽首以
不腆之文託名爲不朽榮紹興十九年五月戊午朔臣
謹記

重建九經堂記

高 閌

惟我藝祖始受天命紀元建隆吳錢越王俶首奉表修
臣職既又以其弟億假守浙東之四明郡積十有二年

四明文徵 卷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未有職司於王室遂爲之請命於天子有詔飭有司加
優禮升其州爲節鎮寵以奉國軍號册命億爲節度使
以顯異之於是四明始知有天王之命按舊圖具牒其
瀕海狃於霸政前此聲教未被固非有鄒魯儒風晉鄭
人物著見於世逮太宗朝諸所僭僞悉歸輿地車書既
同乃改元淳化詔頒國子監九經於新附諸郡而四明
又始被天朝之賜時守臣陳公充喜於王化思有以益
勤斯民爰卜勝地得高榭於子城東北隅乃錢公億所
創以追勝游者俾葺新之鎮以賜書名曰九經堂以風

示千里其稱述帝德歸美報上有石刻存焉郡人知尊經術談王道實始於茲而爲政者又有以鼓舞感發之未幾風移俗易雍雍然詩書禮樂之邦信乎一變至於道自時厥後襲衣裳吟典籍少而習之長而安之自謂稟性固然殆不知帝力之所自也歷年多堂宇且敝嗣而葺之者間亦有人唯元祐五年太守李公閱盡革其故而鼎新之上以彰睿化下以勸學者其規模壯麗多見於辭人之賦閱四十年不幸悉焚於兵火又十有九年更十有四政猶未能復士類每歎息於斯豫章徐公

四明文徵 卷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輟自禁從姑試以此郡既至上體朝廷仁厚寬大之意政務靜重期年而有成績暇日顧舊基而慨然曰郡有此堂事關教化久而未復豈以勞民費財耶今國家念貽謀之重務先復古如其賦不及民民不知役此何憚而不爲乃以程畫付屬吏之有幹理者曾不踰時工告訖功落成之日賓僚相與稱美而形於歌詩者又能茂明公意以接邦人於道閱歸休於里獲登新堂愧不能賦一日辱公過之屬書其事既固辭不獲辭命竊惟聖上方以柔道治天下偃干戈而修俎豆興學校而新館

閱凡稽古禮文之事率皆以次蒐舉乃者親灑宸翰立石經於太學頒墨本於天下重命有司版鏤九經以增光祖宗右文之化而四明郡庠方建大閣以藏御書則公之此舉意固有在異時此郡賢材繼興發越前輩相與從容思古念舊而推尋本朝涵養之所自來然後知是堂之復自宜特書以詔後人紹興十八年八月丙辰朔謹記

廣平書塾記

王應麟

乾道淳熙閒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

四明文徵 卷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陸子在撫學者宗之如日月江漢光潤所被皆爲名儒於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於朱呂心融神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尙綱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袁楊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爲沂泗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聲聞於天下淳祐中賁以易名先生有孫棫明經世其學計偕上春官屢不偶晚治對策集英典故象山縣庠德祐初元請於郡太守謂年七十有一願掛冠歸老鄉里留置闕幕不就退而紬楹書啓迪後昆惟昔

先生嘗題戶冊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講於斯郡寮聚辨於斯先生歿門人敬事不怠肖像祠於塾乃邇追先志煥飾堂宇帥子弟孫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齒拜講說冠履翼如誦絃謁如某聞而歎曰古道庶幾復興乎古者士有常心家無務俗八歲入小學十歲就外傅二十五家爲閭閻有左右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左右師坐兩塾灑掃應對是謹詩書禮樂是習孝弟忠信是修蒙養預教熏陶涵濡是以人有君子之行士之子常爲士漢唐之盛流風猶存

四明文徵 卷十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經生守家法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多賢然金籟之誘城南之勸識者謂誘以利祿非天爵之貴惟我國朝師道之立上接鄒魯豕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父兄訓詔必是焉先其修於家者若睢陽戚氏子孫世德之久南豐曾氏稱之若墨莊劉氏自太宗時至中興忠厚雍穆之風不墜朱子纂次其家傳概舉一二言之可爲士族法今文靖之孫亦服祖訓不違若稽家有塾之誼紹衣德音弗佚前人光用保艾於家庭我有喬木殖德培之我有嘉苗種學懋之誥誥胄子在斯塾也於牆於

羹如見先哲必尊德性必求放心昏定晨省入孝出恭無非教授業講習復計過無非學張子序孟子說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陸氏講魯論義利之章曰學者當辨其志是訓是行服膺弗失因二先生之言得文靖之心百年如一日也國人稱之曰文靖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之仁讓將自一家始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又曰惟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文靖有焉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後之人其懋哉是歲乙亥夏四月初吉鄞後學王某記

四明文徵 卷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重修慈湖書院本末記

黃翔龍

宋乾淳間鴻儒輩出以理學相倡和吾明有正獻袁公端憲沈公文靖舒公慈邑則有慈湖先生文元楊公邑故有湖先生居焉因以自號故邑之名昉於漢董孝君而湖之名昉於先生得象山陸文安之學千里心契文安沒學者尊而祠之有象山書院至今爲東南重先生沒邑大夫士始祠於湖之濱而未有講習之地先生之道雖尊而未明嘉熙間制闈節齋趙公與憲改祠於中址隘不可久既又祠於邑庠邑以不專奉爲慊咸淳辛

未永嘉蒙川劉公敬來帥明捐郡帑得民地於僧寺之
右負山面湖創精舍肖像而祠之以濟民莊米爲奠饗
廩士之資書院之名得與上蔡稽山齒然禮殿猶闕也
陵谷變遷浮屠氏壞之至元丁亥繡衣使者眞定侍其
君佐行部至邑問故愀然曰是不足與較也先生舊宅
遺址故在盍卽而圖之卜曰吉於是命前進士曾君漢
炎爲之長而堂樂柱君應魁主其後役始崇禮殿中嚴
祠庭後闢講堂外植門墻旁翼兩廡因其舊爲齋四曰
忠信篤敬明通公溥先聖先師咸具像設長有署正錄

四明文徵 卷十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序后土有祠閭庖溷皆有舍歲壬辰八月落成又度
地講堂後爲橫經度書之所來學於是者六十有一人
俱得占名數復其身先是劉公蒙川之勗始前資政殿
大學士本心先生文公爲之記今也重建又得前尙書
厚齋先生王公特大書以紀其成凡文元公心學之要
躬踐之實亦既發其精蘊足以紹往而淑來矣鄉人懼
後來者於廢興本末之莫詳復命翔龍記其羸竊惟前
代儒先出處過化之地必建書院使學者尊慕而學其
學率由臺閭若郡邑長吏請於朝緡錢粒粟皆出縣官

下無科率旁無沮撓故力省而易成今興廢植壤遭時
方艱我道未亢外侮者桀中畔者疑舐攘謀度堂錄桂
君實身任之郡廩既不復繼資用無所出自基而構迤
乎墜塗丹雘一是諸口之力故金穀不可以緡石計蓋
其力倍勞天幸斯文上恩寬大臺省交勸督士知名義
之實始定弗搖是役也前令尹濮君馮君顯實謀其始
而歷山富君德庸成其終二令尹通明廉政規隨一心
功賴以竟士之捐貲多而趨事勇者堂賓沈君滌其最
是皆不可以無紀昔吾聖人於道之行廢必歸之天夫

四明文徵 卷十

二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天將興之必有慈惠之歸明智之長主張綱維其上亦
惟我同志之士相與緝熙廣於無窮文元公之道庶其
益昌乎

仇待制鄉飲酒置田記

王伯庠

西漢之末禮文散滅劉昆家居教授每春秋鄉射以素
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蓬矢以射免首每行禮縣宰輒率
吏屬而觀之東漢之興伏湛爲人倉猝造次必於文德
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二人所遇之時所處之位雖
曰不同皆爲漢室名臣以是觀之人之能舉行古禮於

後世者非特可以化民成俗而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亦不苟矣二人智慮所及當兵火蕩析之後不於錢穀甲兵之事而區區於討究禮文之末急其所緩異於流俗遠矣所以終於宰輔貴極人臣者其識量深遠故也四明自昔有正歲敘拜之禮至紹興戊午而學初成始行鄉飲酒禮蓋太守仇公啓之也其後二年而公載鎮是邦酌今之宜仿古之制務從簡省上下益以爲便公躬與諸生拜跪敘飲思以清白傳家損自己之田一百有六畝歸於郡庠以爲每歲年禮之費蓋明之學者自是歲時得舉行盛禮明長幼厚人倫敦龐和輯之化由此興起則受公之賜豈有窮也開元十八年裴耀卿爲宣州刺史率州人勸遵行禮奏樂歌之至白華華黍由庚南陔之什言孝子相戒以養之義而州之百姓或有泣者耀卿以爲人心有感不可盡誣於是奏上其事乃命每州簡在性識之民習雅聲於太常仍付琴瑟之類以爲永式今公之於四明興學校搜舉舊典可謂有意於斯矣其視耀卿爲不足多而上比伏湛劉昆可以並驅而爭先豈不懿哉是不可不書以告後人因以田之廣

四明文徵

卷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狹四至刊之石而使異日謹守之郡人欲僕書之故不敢已紹興十一年正月記

州學序拜田記

王伯庠

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己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士釋菜序拜於郡庠禮也明之爲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末學火於胡自是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始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二年仇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旨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年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祕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受藏受用一切趨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老倚坐獻酬於守俸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砥礪濯濯期毋負賢太守敦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

四明文徵

卷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爲故而禮非所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動之閒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凌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汲汲於米鹽細故而日不暇給者固有閒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因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慈谿縣修縣門記

馮 觀

書載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四明文徵 卷十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愛莫如父子以家而傳非期一世止也其堂構之難若此彼公廡之居不過三歲一去職則前人之底法其肯堂而構者十常無一二豈其自負不肯規隨以躡其後哉蓋土木之設不費於公則擾於民法固弗許也昧率以此慮患而不敢作姑補弊塗罅以爲苟完計非才力有餘慨然自足以興建詎能無擾費之患慈谿有邑久矣自泉南崔公熙易新正寢之堂逮莆陽方公巨川銳意一新屬引嫌而去民惜基構之成有不竟者請終之公辭以遲來者余嘗紀其言以刻諸石後更權攝數

易未暇調而來者正席未煖部使者聞會稽黃公濤仕

以才著請辟於朝卽被命而上曾不拘格於銓部實宣

和改元八月朔也公既視事私不受謁姦不容匿問民

所疾苦得吏之昔所盜取於民者盡追以償之民不願

復獨願以終吾方公所遲乎來者之意公於是出金於

野而有材者願售募役於農而有力者願從築而拓之

往往出於方公所基之外倏修外門增修廊舍以左右

之卽其欄楹以爲步廡廊舍之後復置支室合二十有

四楹左以奉五土之神右以列五卿之司文從諸吏出

四明文徵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居之惟典刑常平暨夫摘山煮海之職仍處其中盡
讞議之密貨泉之聚尤所重也鳩工於明年正月己酉
越二月己亥告休而落成其程功計日不愆於素也如
此大抵民既我信吏不能欺故令必行而事易以集不
待吾戶列而人戒之君子於是樂公之能繼非直美夫
輪奐以壯吾邑之聽斷地也有過而問焉於以知公之
才強且明也或謂徒諸司於門中之外吏得以自便公
不得見而知也公獨笑曰古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中門
之外猶在吾域中乃懸千金於門而戒之敢有私而出

給以賞其告者羣吏之家有至急難無敢越諸閭必也朝入而莫出聞有訟者入與吏俱曾日未昃而典直決矣以故庭無留訟鄉無橫侈或不得已而呼道之止揭姓名於此悉如期而至不徒掛牆壁而已然則斯門之設豈特限吏之出入哉嗟乎自元祐初迄今三十有餘年所歷令尹多矣其基構而成就之必待乎三公何其難也雖然前乎方公何其遠後乎方公何其近彼孰奪而去此孰挽而來固有數焉存乎其間得非天佑吾邑俾數至是而通不然何前人下車未幾不待次而舉耶

四明文徵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茲以往公之所以利吾邑與夫邑人之所以望公者未敢以逆數則斯門之成宜未足爲公道然未幾而報政則擢而進用之其所以設施於天下必有大於此者率自今始邑人馮輓每造公之門而登其堂故審知其始末乃敘而爲之記

奉化重修縣治記

王應麟

越之東境爲鄞漢屬會稽唐合鄞於鄞開元中州以四明山名始建縣曰奉化其地則漢之鄞也古鄞城在焉鄞有大里黃公列於四皓卓乎千載人物之冠冕先賢

流風所被其俗純如其士份如在九域志是爲望縣迪簡墨綬長吏保綏受命民非才足以撥煩廉足以砥俗仁足以摩撫疲瘵不輕以百里界也縣治燬於丙子師旅饑饉相仍道馳蒿萊黎民困頓令長迫期會急繭絲慮弗及遠王尹宗信僅克勅廳事三楹李尹天益纒繕吏舍襄賁丁君濟宰茲邑維武城之室單父之堂所以疏視淪聽清應物之原若昔董安于治晉陽一牆一柱猶不苟匪賁輪奐以爲華壯棟宇以自奉也爰契我龜經之營之任城王君澤爲丞比善協志而新是謀邑士

四明文徵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夫咸勸趨之庶工丕作民不知勞始事辛卯之冬考成壬辰之秋丁君以書來曰一日必尊古有明訓百堵皆興詩人詠焉廳事東西吾名以節愛清安兩廡翼焉吾名以一清四畏堂曰得初以息以燕亭曰清斯有沼有荷挹爽西山扁以高淸殖殖其楹轍轍其門胥史攸處下逮團扉粲然一新曷敢視官舍如遺傳而怠厥事願諭後之人俾勿壞余病耄不能文嘗謂君子爲政其本自相在爾室始千室之邑易治也一室之自治爲難子程子之視民如傷子張子之訓民善俗以一邑爲天

下之式其本焉在惟暗室之不欺而已巖谷深窈欲其
疾痛必聞如接几席胥徒囂悍欲其隱微必察如在戶
庭堂上之一笑頓堂下之萬休戚係焉若保赤子心誠
求之推是心達於政蒲密中牟之化可復也詩曰無已
大康職思其居然則居此室可不敬與聞丁公律已守
公愛民吏日莅庠序惠訓不佞多士訢訢誦子產之
誨我子弟是能知本矣耆壽俊髦相與言曰茲不可以
不書乃不敢固辭書其事詔永久用勉夫字民者至元
二十九年八月前進士王應麟記

西明文徵卷十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奉化州重修公宇記

陳觀

奉化於明爲望山海風物之殊衣冠闕闕之盛自爲縣
時前人紀述備矣然土瘠而民儉食於耕地阻而四方
不甚通於貨治者雖爲其難而亦存乎其人比年歲數
登進爲州官吏品秩以次俱升獨莅事所因循猶舊
歲久漸弗支皇慶壬子達魯花赤木八刺公之來顧而
歎曰縣之爲州雖征賦所不增土地所不闢而今之視
昔難以概論司存不壯麗難以示觀瞻既而耆年上民
不謀同辭乃審諸同僚上之統府上下胥悅鳩堅蒐良

凡木植之可致者必厚直以市屋廬之願售者必倍價
以償工匠之勞夫丁之募皆日有給始於癸丑三月爲
廳爲軒爲佐幕爲賓榮畫諾有堂晏息有室不日皆成
譙門吏廡犴狴垣墉次第且舉體制宏敞輪奐翬飛儼
然千里之郡矣邦人欲頌公之德紀公之績舍儒者其
誰與余不獲辭竊謂天下之事有志者竟成而事有非
一朝一夕之可集亦非一手一足之能爲其事豈易惟
公於民得之也有素使之也有道平時律已嚴持心恕
贖不輕署卒不輒發不施鞭而賦自辦不假筆而辭自

西明文徵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服兩造在庭事輕者釋之以理使不戾其和氣重者得
其情而勿喜凡此皆所以作其遜讓之風道其君子長
者之歸故是役也人之趨之如子弟之從其父兄聞者
樂於勤役者忘其勞猗歟美哉今之仕也耳目聰明不
能周於簿書期會何暇他及亦有苟焉歲月視爲傳舍
不能一日葺寧有不愧於公若公之材試於一州者特
出其緒餘吾知其去是而黜黜帝室柱石明堂有非此
邦之士民所得私者矣同寅協恭實相斯舉敬書於石
前進士陳觀記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樓 鑰

郡縣丞雖不得侔然位高而偪大率如藍田壁記所言
 余頃贅倅丹邱問於故給事吳公芾公曰吾嘗三爲之
 進則有侵權之譏退則有避事之謗余曰處於材不材
 之間可乎公曰子得之矣慶元於今爲輔郡貳車有三
 分東西南廳而南爲勝城中一湖最爲絕境公宇據其
 陽盡得十洲三島之要舊爲榷酤之所至今猶以名其
 橋南渡增員始以居此參政錢公童建紅蓮閣於前運
 使楊公大興廳祀然二廳皆有題名獨此闕焉今董君

四明文徵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嘗入制幕先君工部時爲參議官同寮頗久樂此邦風
 土別駕車以來既至首欲編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列
 見屬病故相仍三請不倦遂爲之書併以所親歷而知
 者告之君之大父資政在思陵元帥府爲名臣家法流
 傳猶有世臣之風只此一舉足以見居官之不苟淳熙
 初魏王易鎮罷倅貳而置長史司馬之職故更六年而
 後葉君以太社令員外置云

沿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樓 鑰

四明爲東南大邦海市三垂北通海岱東控高麗日本

諸國高皇南巡駐蹕臨安尤爲控扼要地始置沿海制

置使尋命守臣兼之凡閩浙淮東瀕海之州皆隸焉後
 分道置使乃專領浙東四郡檢校少保郭公仲荀徵徽
 猷閣待置仇公念皆嘗領之仍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
 年二司俱罷隆興元年海寇猖獗戶部侍郎趙公子滿
 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鎮復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置議
 幕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選於是張君大年始爲之五
 傳而至先君先君嘗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
 倦游念歸遂仕於家又閱八人至今吳侯侯一日謂鑰

四明文徵 卷十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曰時平罷警幕府雖省文書然制司任重爲之參佐敢
 怠其事將刻石紀前任人名氏自隆興始且子之先君
 嘗爲是官矣子爲我記之侯嘗爲鵝城濠梁二守有能
 名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職雖無以表見然嘗造其公
 宇前日支傾柱壞之不暇今皆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
 臨事類苟不識者多稱其賢鑰既與侯游又因得以不
 肖姓名託先君之後遂謹書之

烏磯驛記

鄞江盤互百里東極於海自西埭而南支分股裂橫貫

慈谿過是復合非惟絕風波之險而乘潮上下水輒澎
湃朝昏之聞鳴榔相屬蓋未嘗頃刻閒也邑之南有驛
曰磯實居其濱四方之人自越而至於鄞者必過於是
而鄞之將迎者亦至於於是也故歷數百年而基址猶在
子觀其榜乃唐丞相房公所書及觀其基則已不復見
然字體閒放灑然無塵俗氣又其上有樓可以寄遠目

而寄佳興士大夫過此者必艤舟登焉腴田砥平野巷
棋布桑煙竹霧互爲送迎漁衙樵門自相向背一時風
景曠然在目若夫天垂晴碧山露寒青谷口雲蒸沙根

四明文徵 卷十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石出則鵬聲欲斷鳴雁相喧帆影乍回飛鷗競集豈特
鳧之去來而已機臣略士愛日而激昂野客騷人臨風
而感慨孤臣雙子攬景以淒涼其或物外逍遙烏巾紵
服琴閒三疊棊罷兩廕則必倚檻焚香臨流漱石水雲
相照魚鳥不驚顧盼之間所得多矣惜乎基之漫沒而
宇久不治置者多而弋者眾吾恐數百年之後雖鷗亦
不下雁亦不鳴鳧之去來疇卽其所昔王喬爲鄞令雙
屐趨朝帝怪其神速後之君子亦以鳧磯爲故事崔宰
治有日矣人服其政嘗以邑之餘財修廢補敝一日有

懷古之歎屬予爲文乃略具興廢之迹以言之不足者
歌於後將見此字復完令民有攀是翼而留者

鳧之來兮日暉暉江漁潑兮秋正肥清波弄影兮下雲
磯行與仙人兮駕言歸鳧之去兮月團團雲淡淡兮煙
水漫古人已遠兮坐長歎樓高夜永兮空闌干

雁蕩山記

袁采

雁蕩山溫州樂清東北山之通名也去縣九十里而遙
越白沙芳林達芙蓉逾長巖過長巖原始至其地凡山
有名號者蓋純石而土山不與焉宋太平興國二年丁

四明文徵 卷十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丑僧全了始居山之淺者曰芙蓉庵今羅漢寺是也已
卯僧行亮神昭居山之深者今靈巖安禪谷是也天聖
九年辛未僧文吉得山之盡者居之曰碧霄庵今靈峯
寺是也於是居民矣皇祐元年丁丑縣尉甄昂乃發
蕩陰山水今南北閣是也由丁丑至皇祐己丑七十有
三年此開山之歲數也東盡縣之境西距白巖南距玉
環北距蒼山此盡山之地勢也名山之人多矣或以義
或以象或以跡或以無稽以跡獨侍郎巖以義則聞而
可知以象則見而可知以無稽亦見而可知常雲巾子

山之勝者也靈巖山之佳異者也靈峯其次蕩山南出
爲大龍湫東南會於天柱飛泉南經筋竹入於海北出
爲新溪東流會於寒坑板藏大溪南入於海石門之水
分自大龍湫經長巖原入於海石城之水會於小龍湫
經白溪入於海新月水簾大龍湫水之勝者也舉山無
崖崖鳥名似鷹稍大有琴黃色而小謂之金雀有一種羣鳴而
聲相抑揚謂之山樂官有獸如鹿大健而能歷險謂之
山羊白者如雪猴有毛如絨謂之金線此鳥之異者也
故詳記之

四明文徵 卷十
三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戊辰遊山題壁記 舒 宣

元祐戊辰閏十一月己巳自西湖懶堂牽臨海趙逢嘗
時出江東宿延福庚午過東山永安己巳歲癸酉入大
梅護聖觀常師舍利錫杖鐵鞭象齒丙子上保福己卯
抵金峩眞相謁中禪師辛巳鄞江張宏公度吳升潛道
至自郡留一夕往象山壬午遊金文還宿西堂甲申同
中師離瑞相令偕師下東山迺還以歸蓋在山間十有
五日得僧院者六獨辛巳晴和登山爲鬪草之劇餘輒
雨雪所謂梅子眞鍊丹井法華泉石柱山雲外庵皆欲

往不果而公度約余道奉化川境上遊安巖雪竇諸山
且復不至亦遺憾也

水利記一 舒 宣

鄞於明爲劇縣占鄉十有六而公私之田無慮幾萬頃
其滿蓄以待灌溉者旣無幾而凡所以爲捍防隴導之
具吏又忽不時省頽漏廢圯十或八九不幸天時稍愆
亢則其涸立可待而民輒病聞無如何注江流以趨一
時之急其鹹鹵至腐敗諸苗稼積不已往往田遂瘠惡
遂廢不足耕種不可下光祿虞大夫爲邑於此始與民

四明文徵 卷十
三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圖之卽北渡之西面風棚積石爲硤以御暴流納淡潮
旣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
故堤而作閘於其南拒所謂鹹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
西管數鄉之堰硤隨以繕完者凡六所蓋用工一萬一
千有奇而溉田五千五百餘頃假財於賑貸之餘而工
不費役民於旣病之後而私不勞於是邑人相與傳之
願有以久大夫之賜於無窮而舒宣因系之曰蓋治古
之盛其不免於天時之不齊或與後世同唯所以應者
與後世異故旱不能乾水不能溢而民不災先王之政

事弊於苟偷之俗久矣朝廷方慨焉比歲以來深詔執事而農田水利之官徧天下恩施厚矣而或者不能推致其意以暴之民信誕相沒使功實或漫不可考嗚然詆法至引之於歲嗚呼由是以考鄞大夫之政其盡心果如何者雖然天下之事積在多成在久雖古之成順致利者亦不能以易此則虞大夫之志豈敢以此自必於無窮哉亦唯來者申之而已謹記

水利記二

舒 亶

是湖千頃有四利焉嘗春夏秋四明諸山積水東注浩

四明文徵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蕩泛濫有如海潮居民廬舍往往淹沒不一二日輒下以是湖納之一利也方其旱歲七鄉之田引以灌漑而漕河北取以濟公私往來之舟二利也菰蒲鳧魚四時不絕凡村落城市之民無田以耕無錢以商者莫不仰食於此三利也歉歲窮民以尊根爲聖米蓋自別邑他州爭取而食者不可勝數四利也嗚呼其利博矣有心於民者繕其隄防謹其經界時其啓閉禁其蓄牧可也而或者徒見其沙沫淺淀乃欲議以爲田獨不知沙沫爲田則湖遂廢矣古人戒始作俑者意願不在此與越

之鏡湖白馬湖可見矣沙沫地纔四十頃參天下願少四十頃田哉今夫道一渠浚一井猶苦其勞費積日月而不之成奈何欲規四十頃難必之利而遂廢千頃已見無窮之利哉誠有心於民者姑思之母忽邑人舒某題

水利記三

舒 亶

或謂是湖隄塘善類每一浚築則取材調工於並湖之民亦勞費矣今誠能卽其膏沃少損爲田歲積穀以爲繕修之備亦因利之利也是不然自慶曆丁亥距今元

四明文徵 卷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祐癸酉凡四十七年矣而湖隄之修前荆公中張侯岫最後段君藻蓋未始數也夫利害未嘗不相隨顧大小何如耳今置大利害而顧小利害未可謂知務也隄所以善類無他由啓閉不時而畜牧陵踐故耳此縣令之事也嘗得諸父老謂段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於其上凡一百二十丈置之列亭刻石載其數目姓名使分守之而一切禁之誠持久能如此湖復何患哉

水利記

王庭秀

鄞縣東西凡十三鄉東鄉之田取足於東湖今俗所謂

錢湖是也西南諸鄉之田所恃者廣德湖一湖環百里周以隄塘植榆柳以爲固四面爲斗門礮闢方春山之水泛漲時皆聚於此溢則洩之江夏秋交民或以旱告則令佐躬親相視開斗門而注之湖高田下勢如建瓴閱日可浹雖甚旱亢決不過一二而稻已成熟矣唐正元中民有請湖爲田者詣闕投匭以聞朝廷重其事爲出御史按利否御史李後素銜命詢咨本末利害之實錮獻利者置之法湖得不廢後素與刺史及其寮一二公唱和長篇紀其事而刻之石詩語記湖之始興於時

四明文徵卷十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是妄者無敢鼓動久之有俞襄復陳廢湖之議守葉棣深罪襄襄不得騁遂走都省獻其策蔡京見而惡之拘送本貫襄懼道逸政宣閒淫侈之用日廣茶鹽之課不能給宦官用事務興利以中主欲一時佻蹶趨競者爭獻括天下遺利以資經費率皆以無爲有縣官刮民膏血以應租數大概每一事必有一大闖領之時樓異試可丁憂服除到闕蔡京不喜樓而鄭居中喜之始至除知興仁府已奏可而爲改知遠州月餘改隨州不滿意也異時高麗入貢絕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師將迎館勞之費不貲崇寧加禮與遠使等置來遠局於明中令鄧忠仁領之忠仁實在京師事皆關決樓欲捨隨而得明會辭行上殿於是獻言明之廣德湖可爲田以其歲人儲以待麗人往來之用有餘且欲造畫舫百舩專備麗使所涉海二巨航如元豐所造以須朝廷遣使皆忠仁之謀也旣對上說卽改知明州下車興工造舟而經理湖爲田八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近二萬石佃戶所得數倍於是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早異時膏腴今爲下地廢湖之害也靖康初頗有意於復民利子時爲御史

四明文徵卷十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屬嘗以唐諸公詩與曾子固張大有記文示同列欲上章未果而金騎圍城自是國家多故日尋干戈用度不給豈暇捐二萬石以利一州之民則湖之復興殆不可期建炎甲戌金人陷明州盡焚州治自唐至今石刻皆毀折剝落無遺跡予恐後人有欲興復是湖無所考據故詳錄之以俟討求

西湖記

舒直

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今西湖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橫東西四十丈其周圍

西明文徵 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總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檣絕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直館李侯夷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遊觀人跡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名眾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爲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爲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廣今遂以爲僧院壽聖是也其西有佛祠四并其東皆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

大中祥邨公嘗倅是州實勦之有記在焉閣之北卽郡

符中章時使人卽湖以汲水勞費甚乃隄湖之中畜清

酒務故於其上以輶驢引而注之至今以爲便然是湖

流作樓誌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考

本末圖之父老明爲州額江而帶海其水善泄而易旱

蓋嘗聞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

稍不雨旱歲始以未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闔境取給

畜以備湖爲之竭既又穴爲井置廬以守之郵令虞公

於其中記其事刻石於壽聖院乃知父老所傳不誣也

西明文徵 卷十

四十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太寧嘗錢侯去距今歲幾三紀矣而湖輒浸廢不治其

亭南既隄以爲放生池瀕湖之民又緣隄以植菱芡之

類至占以爲田淀穰蕪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

純父來守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之而疏浚之增卑

培薄穢植松柳蓋四明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

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

遠難知之中所以復因其積土廣爲十洲而儼壽聖之

閣以其名名之蓋四時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

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

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

遠難知之中後世貴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至樂爲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特是湖也若劉侯可謂有志於民矣故具論之以冠諸圖庶來者有考焉元祐甲戌三月

西湖引水記

舒直

案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正觀中合王君思修也蓋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也焉湖廢久矣獨其西隅尙存今所謂四湖是也明爲州瀕海杭江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南引它

四明文徵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山之水爲旱歲備也熙寧乙卯歲大旱湖涸建中靖國改元之夏秋不雨湖又涸民渴甚至穴窻下瀘滓穢以飲而國家將有事於郊邱上供之舟復阨不得進公私交病上下狼顧不知所爲策者州於是以其事屬監船塲宣德郎唐君君卽由南門道河上凡八十有五里抵所謂它山堰者躊躇相視遂盡得其利病蓋所謂它山者四明之眾山萃焉一山作兩則澗壑交會出爲漫流方歲小旱眾山未必皆不雨而溪流未必盡絕也特河勢中突循兩隄率支渠隴泄以去以故不得行蓋非特

天時之罪也君卽得其所利病審不疑矣乃屬民盡墾諸渠口而稍浚上源因以其土壘補堰隙復累石於其上以遏入江之羨流於是水稍引以北顧獨距城十數里河赤地裂深尺餘凡邦之人莫不皆謂水無可行之理要非淹旬積雨莫能濟也君謂審如是豈人力所能及哉頗聞善政王侯實始作堰以茲水賜其邦人廟貌固在也其能漠然乎卽爲民致禱焉一昔而水輒薄城下不數日湖流漫然至清冽可食而行舟於河不復有留礙臺稚驪叫里巷相屬一方遂以無虞噫侯一何異

四明文徵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哉雖然前此湖蓋嘗涸矣無有能發其利者發其利自宣德君始君誠善其始矣願非侯以相之則莫能善其終蓋宣德君身筦庫之責而能用意勤民之事侯生旣施勞於人而沒猶炯炯如此蓋皆可謂有志於民而與夫世之任人責而不憂視民災而莫知救者顧可同日而語哉侯諱元暉史不傳不知何許人也唐太和中實令是邑得之父者自它山以北故時皆江也谿流狼斥并與潮汐上下水不蓄泄旱潦易災侯爲視地高下伐木斷石橫巨流而約之率三八入江七裏於河漑田凡

八百餘頃其功利博矣故民至今祠之宣德君名意字居正江陵人也若祖若父以風節文章聞天下而君清直強學不苟於其職克似其家世者也既德侯之賜不敢忘斥金以致飾其像設矣又屬余以紀其事余以謂天時之不常久矣安知歲不旱而湖無涸乎故具論如此且以著二君之而因以告夫後來者使有考焉冬十月吉記

方勝碑記

王時會

奉化西南阻山其水曰靈濟泉曰白石堰曰葉舉皆東

四明文徵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注逆流以合於溪自昔障而北之以灌西圃洪村之田三千畝有奇方勝碑既廢垂百年水失故道比歲無年邑人數議復之或搖於異論或阻於重費及是天台陳侯為郡丞治用法務舉其職入阡陌聞問父老疾苦凡郡之水利皆以次蒐舉而方勝碑始克有作廣袤三十尺醜為水二道北行重為二閘以折之入於西圃洪村又七里亦為二閘以節之入於江益潛河十里築二潰隄合五十丈有奇始於紹熙四年之十月迄於五年之五月而成屬歲大旱洪村西圃之田當先受其害獨

有儲水已而兩大至奔流觸拂桔槔雷發農人奏功綠秀布野民大悅以為有生未之得也凡費金錢一百五十萬米百斛請於常平者一發於公帑者三得於民者五助於趙繪徐如松何漢者一以主簿黃君子善為賢伸治其役且又擇邑之能者趙繪徐如松曠日宣何漢以授成焉民信事時工用勩作至濟斯成陳侯名耆壽官奉議郎以治最諸公交薦之六年二月望日記

修朝宗石硯記

廉布

象山縣負山環海壑山為田終歲勤苦而常有菜色縣

四明文徵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治東南往有田四百餘邑人生生之具與夫歲時之征斂取足於此故前人經理之甚備吹澮渠川支布脈連上枕大湖以資灌溉下接潮巷以決漲溢之患自唐以來為堰有四曰朝宗理川鹽長會源皆因地為名高下曲折尙可考也而朝宗為諸匯之要國初瑞龍寺僧曰蔡始伐木為閘以時啓闔若簡而甚利治平中縣令林君且復增益之其後潦水暴集隄障屢決元祐六年縣令葉授始作石硯自是無水旱之憂距今幾五十年舊址墮圯春夏雨水汎溢無復儲蓄邑人病之而前此為

令者熟視不以經意屬連歲大旱下田壘圯居警警徒以罪歲紹興七年莆陽宋砥國平始爲令茲邑唱然歎曰民之有田藉水爲利衣食之原也其可以不治明年政成豪強帖柔幽憤舒悅令孚而教行吏畏而民愛迺召耆老而告之曰邑有沃衍而瀦堰不治何以卒歲吾始莅邑常此軫意然念公私繕匱迄未遑舉於是收事權吏罰之直下至竹頭木屑灰壤微細之利鍼抽縷積歲時之久得錢三百萬有奇不費於公不取於民而僅以足用汝其悉助力予之爲君因爲之區處不避盲風

西明文徵 卷十

星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苦霧之毒躬卽其地以勉民作浚其流泉增其隄閘盡發舊址革而新之餘堰例加修治卽山代石以爲砥柱惟鞏固悠久是圖經始於八年之秋而成於十月之吉旣成君會邑之耆舊僚屬賓佐以落之是日繫老黃童闕溢公門鼓舞歡呼莫不稱頌君之休德而歎前人之莫及竊嘗謂古者教毗稼穡凡治野之政令莫先於水周官遂人掌邦之野旣有溝澮涂川之名稻人掌稼下地又有瀦防溝遂之別所以備旱暵其斂者無不周盡而漢魏以來爲守令號循吏亦莫不以是爲急也西門

豹之治鄞發民鑿十二門渠以灌民田召信臣出入阡陌開導溝瀆起水利以廣溉灌至於任延史起薛大鼎章丹之徒皆以灌溉之利致一方富足百世蒙其惠當時歌之後世思之書於史冊炳炳乎不可蓋也後世長民者無至誠惻怛之心無經遠慮患之智一時能吏不過專厲強壯蠶氣苛媿以治名出奇以駭眾志在取榮仕而已矣其下者汲汲於斂力役之事做精竭神於簿書文移之間曾不暇給寧復知先王務農敦本之意耶吁可歎已今宋君當此之時獨能勤儉克己長慮卻願以圖民之利其愛人及物之意無愧古之循吏矣碑成而邑人走鄞求予文以紀歲月予病幽憂不治筆研久矣以邑人之請凡再三不倦不可以辭故爲之書紹興九年己未歲三月一日左從政郎新授處州錄事參軍廉布文

西明文徵 卷十

星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重修朝宗石碣記

趙彥迪

象之爲邑環海東山爲鄉者三負郭之南豁然頃畝闕望是爲縣洋賦入居邑之半洋之豐荒民所利病溝瀆錯列匯爲大渠硯其南以時啓閉焉初碣之作散鐘萬

繕率數歲一修耗精亦千數以是聞者憚畏熱視圯將
餘十年莫敢出口予到官民以縣無丞水利簿之責
而告曰今不修濬海潮溢土石將潰於海予不獲已行
視則信然也問諸故籍繼悉必斂於民規畫支費柄於
胥吏里豪予曰嘻乃躬舍硯上先借屯夫堰流一日畢
厥二月既望越八日春鋪始用月晦大雨休工一日
三月哉生明越一日告成計其役僅十日舉易而新之
岸石舊皆斧形外密中虛射漏在是今易以方礮疊如
甌平水不能蕩穴也兩旁舊設四丈餘外即土岸潰裂
在是今蓋用新石易其舊材以帖濬岸水不能衝決也
礮板加舊五寸備橋加舊一尺礮內外植松椿數十栽
湍怒匠用石工鐵工木工再磨一飲官爲出傭役用保
伍食利而從者番休各一日垂賞以別勤惰犒肉以相
筋力罅不入縫隙不迸滴雖日繕修實重勩也礮成總
費止八十緡有奇皆出公帑羨餘粒一十四斛有奇稻
一十一斛有奇皆庵僧募於好施者視舊費百用其一
峻廣精緻不數十年未易圯也暇日邑之耆老士夫環
謂予曰吾邑視此礮爲不輕來仕者皆知之曩之不爲

四明文徵 卷十

聖玉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愧不足於財重民之憂也今而後通知朝其事與委於
人者異苟無以告後人他日必有幸僕小墮隱其實用
以大賦於民其害豈細也哉雖明者臨之且復憚費而
止盍刻諸石此非近名也心乎民也予曰唯遂書之而
詳其實於碑陰敬告來者隆興改元四月乙丑左修職
郎縣尉兼主簿趙彥遠記

仇待制善塘記

陳居仁

十六夫行己立身懷德抱義固無難於已矣而其用倉
之閱皆有功及於世當其德之盛也世既我用澤利及

四明文徵 卷十

聖六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人苟爲不用則隱居田里獨善其身而其道德之光英
偉之風有足感動人者人莫不尊慕而愛敬有所欲爲
則不令而行不勉而勸此雖無位可居而功業亦有及
於人也故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實文閣學士兼沿海
制置使益都開國伯仇公諱愈字泰然青州益都人大
觀三年登科第歷官爲縣令者三襄之鄧城懷之武陟
密之高密而爲郡守者亦三知明知廬知潭又復知明
其宰縣也皆有善政爲人明敏內寬外嚴剖判如流事
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遺決秩滿則耆幼遮泣數日

不得去紹興利知州治道總大綱而不疏嚴而不苛吏民皆安州糧兵火學宮州廡一時重建不取一毫於民而成歲歉發官儲以賑糶人得全活者甚眾朝廷聞秩一等居再歲召至闕既進對上親加褒諭紹興四年冬公師淮西劉豫之子麟導金人入寇陷壽春公欲襲取復之密料廬壽兵得數千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搗壽春春城下三戰賊皆北卻走賊惟俘敵甚眾獲器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并得其偽檄上之又降渤海首領二人數日麟復益以步騎數千金兀朮爲之殿公追敗之合

明史卷十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刊本

肥之北以克復守禦功加待制命辭有隱若長城之語時湘中洞穉未息乃進直學士爲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值巨寇楊么方平州邑蕭條民恃山險盜緝縱橫驚眼輕惡不可用公私病之下車一日其民素聞風采不戮一人而物價平錢弊息商賈通民方悅公之臨而服其政數月又召還職爲陝西都運使而金人無故歸傳疆詭計叵測公獨具奏力陳信之非計大臣以爲異已故有清湘之謫凡七月起爲河南府未行金果渝盟失所歸郡邑如公言乃復待制再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民

聞政無載道公莅事如舊不自表矜復舉鄉飲酒禮酌古今之宜務從簡省上下益以爲便思以清白傳家捐已出一百六畝歸於郡庠以爲每歲半禮費蓋明之學者自是歲時得舉行盛禮明長幼厚人倫敦龐和輯之風由此起興諸生德公之賜無窮立祠於郡庠以久其傳公守明凡三年滿秩辭有風痺之疾閒居五年辭益固以左朝議大夫致仕雅愛奉化山水之秀因寓居於長汀之曲而鄉中望族民閭俊秀睹公德量風度莫不以公爲儀表一有冒爲相與媿咎曰何以見仇公焉其

明史卷十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刊本

風化及人可爲盛矣而公所居長汀東隄數里之間流多曲折而淫雨潦漲故隄不足以捍橫流肆其衝激民苦墊溺禾稼被傷歲閒有之公與鄉父老輩謀修築隄約計七百餘丈南至鶴林寺北至金鐘壑公言一出鄉之士民操畚鍤而輸力爭相率而至不浹旬而告成初不待有司縮法而然也又於隄塘北伐石爲壑名曰沙堰壑以通田澗故溝澗則殺其水勢之奔災旱則資其流之灌注於是宅土者得其安耕田者得其利功之所建遠且大矣紹興十六年公歿父老於塘之曲立祠維

像以奉名其祠曰善塘祠以其能禦悍流爲善流又嘉其善作善成善始善終也厥後民閒凡遇水旱蝗疫禱無不應益見公之精爽雖死亦爲庇休於民也嗟乎士不用則已用則上匡於君下濟於民竭其志之所爲而無違道干譽之私焉此固士君子之道也今觀仇公以尙古通時之長才宰縣知郡之善政所至皆有赫赫功固無負於所學矣而退居窮處使鄙朴之俗化成淳厚古循良者所未聞況片言出而七百丈隄塘不日而成其興利除害之功信乎不分用舍之閒矣宜乎一鄉之

昭明文徵

卷十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民久而不能忘也公宰縣守郡之事跡卓卓在人耳目疎軒辛公筆於墓誌詳矣而記載國朝之典者亦將書之今第披其梗概餘不具述鄉人晏琦等咸感成塘之善欲刊石以垂不朽請余記其事固辭不獲遂爲之記

萬柳塘記

黃震

錢塘江濤之壯名天下其東自海門分而入長山龕山兩崖之閒者實趨越之新林其地窳以曲長風巨浪日夕春撞其下豈惟居民凜凜動與天吳海若爭疆界越東南大都會爲畿內輔藩今又爲帝鄉往往行都者總

總無不由此遂出其所關係又豈偏州下邑利害止於一方者比哉咸淳六年庚午秋海溢浙東新林被害爲甚岸址蕩無存矣太守劉公具以其狀聞朝廷亟爲遣吏經度議改築新塘計費用石當緡錢三百萬用公費十之一公以力未及石請用土而故地莽爲一壑潮汎翁忽土立輒湍去公親按禱之神曰此朝廷所加念者願有以相之未幾沙果驟漲始得立巨松數萬如櫛爲外捍吏民驩噪舂鍤雲興四閱月而工役就其高踰丈其廣六丈其長千九十丈橫互彌望屹若天成公率僚

昭明文徵

卷十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吏行塘上醴酒相賀曰非朝廷之賜不及此而川后效靈其志亦不可忘也命立之祠且植柳萬株大書其扁曰萬柳塘以冀歲久根蟠塘以益固旣而念不可忘日葺也復請之朝籍新林寨兵屬之西興都巡檢使任賈焉蓋公雖力未及石而塘之堅緻殆不減石矣然聞自古帝王之建都定邑未有不因長江大河之勝而自昔水勢之衝橫侵軼反多見於盛帝興王之時是豈有他哉水之東西靡定本其常性世治日久則濱涯皆生瘳故水至輒易爲患如河決然不聞於他時而獨聞於商

周西漢及我朝之隆是其證矣我朝自駐蹕錢塘距水
彌切樓臺百萬多囀昔海變桑田之地設司爲隄障者
蓋無所不用其極越去行都咫尺實其此江灣洶湧之
險水性匪匹即東害每相關又宜何如其爲隄障哉頃
歲庚子潮囓錢塘葦石後奏全功今歲在庚午適三十
年是爲天道一小變今日又東囓新林即前日之西囓
錢塘者也雖賴餘福之單魚龍百怪已帖息必欲爲久
安計尙惟後之人因公之志續公之功葦石如錢塘耳
公名良貴東嘉人時以太府卿直文華閣出守董其役

國朝文獻

卷十
約圖刊本

者參議金華鞏公名柱明年辛未二月十日記

西湖重修湖橋記

王伯庠

明州直治所之西南有湖焉眾水所匯泓澄深潔風漪
月浦極口無塵而近在城闕之裏蓋亦天下之所稀也
有亭屹乎中央梁其東南西以通往來異時吏習苟且
姑以趨辦爲名屢成而壞乾道戊子冬十有二月祕閣
張公守是邦也幾再歲矣除弊起仆百度具舉故瞻此
亭非但邦人娛遊之處使客經過亦授館焉而圯陋如
許乃出庫府之餘委僧宗選如相董修治之役凡竹石

氏木與夫取庸傳力官吏初無所預明年二月橋成而
屋之翼以石欄簷楹飛舞與波上下壯麗堅緻可支百
世誠一郡之偉觀前此所未有也初公之來也以郡當
海道之衝界乎北洋風帆倏忽即列卒焦嶼三姑司侯
非常纖悉必知姦盜無所囊囊沿海之民恃以樂業然
後修大成殿又修倉庾又以坊市之民表而揭之凡境
內有功德於民者如青山鮑君小溪之善政侯或請於
朝新其廟貌若神若人罔不成格又以其餘力修平橋
及湖上皆指麾於談笑之餘初若不經意者斤斧既作

國朝文獻

卷十
約圖刊本

所須畢給而民不知焉非其才識過人詎能爾耶公少
遊太學有聲以其所學施之政事事無繁劇迎刃輒解
既以課最開矣去是而羽儀天朝必有豐功鉅績震耀
一時其所設施於一郡之閒特緒餘而已在公未足多
也五年三月日左朝散大夫新權知閩州軍州主督學
事王伯庠記

重建惠政橋記

趙敦臨

縣之水發源於連山鄉之鎮亭踰市而北達於鄞江有
橋跨其上實爲交易往來之便舊榜之曰惠政建炎庚

戊夏五月卒然弄兵者井邑焚蕪於是橋亦殘於燎焉
前令會稽杜公綰以創殘之後不欲重勞百姓結木備
免病涉明年夏淫雨濡漲橋復壞死傷者數十人令尹
趙公泣且言橋不時修令過也歎然不憚者累月邑之
富人相謂曰此可愛吾財而不能成一橋以威吾賢大
夫翕然輸金贖財鳩工自仲秋之戊申卒季冬之辛巳
而橋成公從賓佐東觀勤苦父老相視顏開咸謂惠政
之名今不虛矣因屬余記其事余曰公以天枝之英屬
處小邑能不鄙其民教以禮法政移化服而相與弟長

四明文徵 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慈孝鼓之舞之陶成善俗不既美與一橋之成顧何足
言抑惟古之爲政者徒枉輿梁必以時成過其縣橋梁
郵亭之不修則心知其不能今公惻怛愛民之意首見
於此橋宜父老所傳載以無忘公惠而小子亦不得而
辭也則爲之書趙公名于瑤字全義燕懿王之五世孫
也紹興二年二月朔旦記

高橋記

袁商

恭惟我高宗皇帝聰明神武誕受命中興迺建炎之三
年金虜犯明州大將張俊帥諸將鏖戰於高橋虜虜而

適由是六龍駐蹕錢塘用再造我區夏橋雖更紹興重
建然年深木腐石泐壞輒修輒壞民不惟病涉亦病
修寶祐四年九月大觀文右丞相樞密使履齋吳公以
大制使判府事吐屋待士如周公克勤小物如畢公躬
決細務如諸葛公不以上宰鄙夷吾州一政一事靡不
經意期年之間鯨波晏融風息銛筦畫靜鼓夜閒宵
府肅而出里安翕翕然興誦興矣公猶以爲未也暇之
日周覽塵野指是橋而歎曰中興諸將戰功凡十有三
實此橋一捷始今圯不可支非所以識舊也公帑縱未
舒不當於此乎靳乃捐金召工撤而新之結洞爲橋純
以石始於冬十二月成於夏六月方工之未竟也會天
不雨農方事桔槔乏丁壯公延大士若土神於府治爲
民請命忱意懇切至於淚墮時亭午日如焚俄陰雲四
合有黑龍騰於西南蜿蜒當空萬目共睹莫不歎異須
臾雷作雨沛然繼是甘澍不斷歲大熟荷鋤相杵者弗
待呼而集官復厚其募直不戒而成雄峻堅密城內外
諸橋可俯而視之矣既落成邦之人士屬商爲之記商
竊謂橋梁之役所以便民也造舟爲梁既昉於周至鄭

四明文徵 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乘興濟而君子不以政予之則夫善牧民者殆不可
以細忽也秦以前未聞梁石近代以來名都耍會聞之
如吳之垂二閩之萬安不過枕煙水梁海波皆無與乎
政之激勸斯舉也可以昭中興之聖烈可以旌江表之
虎臣其感人心也有義其用民力也有仁蓋將風厲乎
天下非直私惠於鄞人信賢相之作牧發於心見於事
知所先務負不與他人均鄞之人因是得以規公之經
綸矣公將以衮衣歸其充廣此念相我聖天子以續思
陵大復古之勳夫如是則是橋也將同召公之芟舍歷

四明文徵 卷十
至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千萬載而不泯乃若通水利以濟鄉遂之農開河步以
便闖闖之民創田廬以養窮困數十百輩蠲租賦以寬
貧弱數百萬緡代輸積逋而繫者釋立決滯訟而屈者
伸莫重於學校則益繕修以惠藏修之士莫嚴於海道
則增養廩以給巡徼之軍凡政之本乎仁義者不可殫
記茲故略述子吾邦唐武德中爲鄞州開元中易明州
今陞慶元府橋去西門外十五里高三丈三尺五寸長
九丈八尺上下凡六十級洞闊三丈八尺廉緡錢十五
萬八千有奇自寓藥余公晦暨士庶其樂助三萬外餘

皆公帑所出粟二百石工軍工共九千四百民工一萬
三百各有奇俊後積功至王爵橋側有小祠縱廣不盈
丈公復度地建廟宏敞視昔十倍其費不書董是役者
大制置使司準遺李迪功自強五年七月既望謨閣直
學士正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袁商撰朝散大
夫趙隆孫書朝奉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豐芭篆蓋
四明慈谿縣重建二橋記 王說

四明文徵 卷十
至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谿直縣之南橫互大江有二橋其東曰驄馬者唐相
房公琯之始建公嘗爲御史出宰是邑因名焉紀其跡
也歲祀浸遠規模略存圯而不行者病涉易復屢敗
邑人告勞積是之虞其來且久治平紀號之三載祕省
于君來治於是與尉畢君同心協力共成善政興利除
害知無不爲莅事之明年有邑民加顏霸等數四造庭
狀斯橋之壞久不加葺卽有揭厲之憂力將繕完眾意
咸若二君嘉其誠之至因然其請命工之日且與其謀
日潮汛上下波流迅急而橋制促狹往來艱隘每舳艫
銜尾往往壅而不通而又梁木暴露易以隳頽今將撤
柱以避湍悍覆屋以庇風雨使方舟而濟者無頃刻之

阻駢車而渡者免燥濕之患既安且久斯爲便利授以
機智不日而成起孟夏興作至仲秋厥工告畢焉雄麗
平駕長川并邑於是改觀江山爲之增氣其西曰大寶
者因山爲名制作非古寢亦圯壤以其羨材易而新之
從民志也噫前世作之以爲善利後世賢重之以成大
壯則知萬法之變踵其事而踵其華亦如是之無窮也
又況因樂輸之民以圖永久之利非能政者安可議哉
且除道梁巨明書爲美談乘輿濟人孟子謂之不知政
今觀二君之用心比之古人無愧矣

西明文徵 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廣利橋記

桂錫孫

大丞相吳公之表海也人知於一郡有高橋之役光前
而不知又於一邑有廣利橋之役初始者焉慈谿爲邑
有小江貫而中出舟自西徂東者或過之經刹子港達
西渡堰此故道也往年顏公作牧相其陰陽填刹子港
口紆其途爲今新堰新堰之未底績也寥寂一村通以
小徑閒以冷水渡以略約夫聯木比竹爲漁樵一二所
蹊牛羊三五所跡可也厥後或憧憧往來將必壓況新
堰成而峻峙其上彼略約者旁立下流以受萬瀾日夕

春撞之厄且有曳曳於牽江色者爭如簇也是則假以

利涉反以病涉矣公聞之蹙然曰四履申畫不敢一日

怠肆百堵勵翼慙使一物失所於是謀易以石且懼鳩

工之辦於拾瀋也能無買贏鬻乎時乃就郡給公帑米

若干楮若干毋或勾奪又懼驚行之添一長廢也迪惟

董振擇之時乃就邑咨善士王君與可莫君煙惟其陳

修二人皆能體公意以經之營之證市買來羣材拓基

址緻板幹鼓輦運精礪錯飫餼糧撫勞勩於是十一月

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不只此也邑之陸行入闔都者

西明文徵 卷十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道必由王家店橋浸趨於老咸與維新萬目盱衡訖
兩虹飲大川之孺厥攸作人見其功之就而不震於虛
始人見其乘之安而不知其煩我此公意諭授所及也
二人又能推公意以衍而伸之護新堰之步以充濤浪
平新堰之溜以緩奔瀉關新堰之驛以待潮汐凡可易
撼撼而使蹈實地爭先致佐助而罔有吝封此公有所
感爲所應也忽夜觀天象台躔過新堰越翌日亭午果
有報公一舸按視不以夾道疾馳駭民而絕共億於不
及不以高牙大纛臨民而通穉耄於縱觀符采攸燭山

川生輝有橋落成無此炳耀邑之人乃言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何如公之寓政於橋歟叔子獨千載名與滅江流何如公之寓目於橋歟况因橋有驛立名慶豐親瀝鈞翰高揭戶顏此又公不特以人者利民而直欲以天者利民願為之記錫孫曰我大丞相之斂惠此邦苟利於民知無不為大莫大於津梁有眾高橋其一也袁公可齋嘗書而刻諸石廣利橋之役雖什一於高橋然無小不舉者乃無大不周也保釐東邦而先嘉其克勤小物此三代相業公獨得之豈以大小計哉其閒

四明文徵 卷十

李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如吳洞橋之整以崇低垂管山河之開以導壅底茅砧礮之治以通提淤黃沙堤之築以砥橫潰蜀山鋪之置以靖萑苻此公以舟楫四海者而澤一邑也六龍渡江海若哈呀以壯形勢謀臣策士獻議設險於白頭者不知幾人且幾年矣朝廷未遑公來嚴備列塞聘望溟淖盡在目中雖一飛鳥不能遺此公以謹固一邑者而康四海也廣利一橋云乎哉雖易言利涉大川十有四而利涉建橋而以廣利名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公之為

易也琦歟寶祐六年七月初吉朝奉郎桂錫孫記朝奉郎通判平江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孫困書朝奉大夫新知瑞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程士龍篆蓋通直郎知慶元府慈谿縣主管勸農公事兼主管鳴鶴鹽場兼弓手塞兵軍正周棟立石

四明文徵 卷十

李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明文徵卷十

四明文徵卷十一

清郵袁 鈞陶軒輯

吳刺史廟記

明自唐開元為州城西門之外有祠者蓋云大曆中州
刺史吳侯廟也侯諱謙字德官水部員外郎史策軼其
傳郡乘闕其蹟遺愛在民歆血奉嘗春秋薦蘭菊悠久
弗懈余艤舟扶藜過廟下式瞻貌像問其故則曰侯守
是邦開西郊之湖膏澤滲漉甫田登成其地為九里堰
因以名廟歷載綿邈民猶曰吾使君也召棠勿翦韋碑

四明文徵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刻王文公宰郵為詩以識山光湖光之句遺黎誦之
余肅然欽敬斯所謂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者乎語鄉父
老曰古者建祀以為民也民功曰庸自稷以來是尊是
奉以水佐耕豐稼於野芍陂七門之祀芬至今未味惟
明瀕海厥土瀉鹵歷選良守漑田興利孔內史之於句
章陽任刺史之於廣德湖皆載在簡牘今惟鄭令之壬
列在典祀他無所紀侯之牧我民也不求焯焯之譽而
實德著於人心不為皦皦之政而流澤被於後世若昔
河南吳公治為天下第一而史無可書之事言漢循吏

為稱首侯豈其苗裔歟河南治聲止一時侯自大曆迄

今五百有餘載民思無斁於前脩有光焉咸以無心為

戚兌以無言為悅此秉彜好德之良心也越俗禱鬼史

巫紛若邪怵妖誘匪禮經攸迪無知氓不蠲烝亦罔能

穀於赫仁賢食報茲土正大昭明允合先聖王之祭法

粢醴馨潔永永恣享豐口吐氣惠我無疆其孰曰不宜

父老曰謀哉盡鑠諸麗牲之石時萬時億承神嘉社余

既書其事又作迎送神詩俾歌以侑其辭曰坎擊鼓兮

郵水許思仁侯兮昔召父隲九里兮灑流為雨水泱泱

四明文徵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兮芃芃麥黍鴻隙暨兮謠豆芋侯嘉跡兮依其在渚神

之來兮鸞輪下蘭觴勺兮薦椒醑民不忘侯兮歌且舞

侯不忘民兮俾寧宇神之歸兮娛瑤圃格顯穹兮降多

祐屢豐穰兮除疾苦年千世百兮保艾吾土侯如存兮

侯其福女敬共承祀兮無怠終古

郵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

袁甫

郵縣立學舊矣中廢不振嘉定間主簿呂君康年事新

規制垂成而去嘉熙改元趙君希聖來居是官首白宰

上之府請益廣教養益宏斯道且謂近代師表如南軒

張宣公晦庵朱文公東萊呂成公象山陸文安公四先生未祀於學寧非大闕遂併力舉茲事屬某爲之記固辭弗獲乃言曰夫道一而已矣學者各植門庭將已自尊其師師道不如是也三代既遠漢儒專門名家破碎大道自時厥後紛紛藉藉不能會於一我皇朝大儒繼作始克合百川而宗於海中興以來四先生身任道統之責悉力主盟凡修之身行之家用之國推以淑諸後進皆天理人彝如桑麻穀粟鑿鑿眞實不可誣已四先生無二道而學者師承多異於是藩牆立畛域分所謂

四明文徵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切已之實學忠君孝親之實心經國濟世之實用睽離乖隔不能會歸有極反甚於漢儒可悲也夫殊不思乾淳以來四先生相爲後先所以明義利別邪正羽翼吾道果爲何事弟子之尊其師當先識其師之道大本必正主旨必明則道在是矣奚必於一語言之閒一去取之際屑屑焉較短量長以是爲能事哉迹類而心殊名同而實異乃後學之大病又豈可以累四先生耶若夫四先生之自相切磋則固有不可苟同者矣正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更相問辨以來歸於一是之地是乃從

善服義之公心尤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也今趙君合祠四先生於學超然出於各立門庭之表其於大道之統必有得焉者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愚又奚言惟願同志者勿自欺其心殆庶幾矣乎

鄞縣經綸閣記

樓 鑰

始慶曆七年荆國王文公宰明之鄞縣元祐中縣治建閣以紀遺愛名曰經綸肖公之像而祠其下俯仰百餘年閒嘗再興於紹興淳熙而又廢壞紹熙五年知縣事莆陽吳君泰初新之起於三月戊寅踰月而訖工舊觀

四明文徵卷十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復還而有加焉求記於郡人樓鑰鑰以史牒攷之公爲縣時世當承平公方讀書爲文章率三日一治縣事垂意斯民爲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又刻善救方立縣門外邑人便之此相業之權輿也公之於鄞厚矣觀經游之說皆爲農田而行歷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遂歸上書外臺極言浚河捕鹽利害則公之爲政可知詩文之傳於世爲鄞而作者班班也鄉有五先生鑰之五世祖及王公杜公皆與之定交是以教化興

行學者競勸後有憶鄧及憶東吳太白等詩則又知公之戀戀於鄧也熙寧遇主千載一時盡以所行於鄧者推廣之嗚呼使一時奉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鄧則天下豈以爲病哉天下雖病之然吾邑之於公不敢忘也故尸而祝之以至於今若吳君可謂知務矣政成且去如始至然一新縣樓出於人之樂輸以其餘材又爲此舉蓋將以表先正仁風之效慰父老甘棠之思而示後日循吏之勸一舉而三善具非直爲是觀美而已也

烈港新建張王行廟記

高閻

四明文徵 卷十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聰明正直死則爲神至於有感必通無間於幽深遠近者此神之盛也廣德軍廣惠廟張王者武陵龍陽人嘗按圖牒其先有諱秉者在夏禹時感天女降而與之合踰年授以子且曰後世當血食吳分王生於西漢之末姿狀奇偉寬厚而愛人有神告以茲地荒遠不足建家乃東游吳會至蒼書之白鶴山居焉久之欲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以通舟楫之用工役將半俄化爲異物驅役險兵夫人李氏見而怪之遂隱形遁去居民思之不已旣橫山立祠以事之祈祭不輟梁天監中江南

大旱徧走羣望不雨武帝夢山神告之曰橫山祠靈通天地禱之必應帝如其言卽獲膏澤自茲以後歷數百載凡水旱盜賊爲民患者誠心祈請皆遂所欲乖崖張公守金陵以兄事之緘書遙禱如通家問吉凶可否報驗不爽比年靈迹尤著達於朝廷累封正順忠佑靈濟昭烈王之祖考及祖考妣王之妻妾及其九弟弟婦五子子婦訖於息女莫不錫命疏寵加以公侯夫人之號嗚呼盛哉烈港都巡檢使李君嘗爲廣德都監事王甚恭紹興戊辰初來赴官值海寇出沒上司督捕嚴甚

四明文徵 卷十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乃展王之畫像焚香祈拜恍惚之間如在其左右守官二年揚舡捕盜者非一而未嘗有風濤失利之患蓋王之神靈陰有相焉遂出已俸建行廟以嚴奉之一王四公十一侯十有九夫人亦皆塑像以從其祀烈港之人從而嚮信又增侈而丹雘之間待次里閭李君知予將之廣德宜知王之始末者求序言以告後人予固嘗聞之而詭諸其人皆以爲然於是乎書紹興二十年九月甲戌左迪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高閻記

昌國縣大夫劉君生祠記

王應鳳

上臨御之三十三載妙簡銅墨以字民訓士風示萬縣
劉君謙孫絲元祐故家宰明之昌國於是適再祺矣廉
平簡靖民便安之越明年政成邑士曩君之化相與言
曰今君幸惠吾邑勤亦至矣今將造朝微以寓攀截借
留之意維昔庚桑治畏壘社而祝之厥有舊比迺肖像
於學而祠焉踏吾門請識其事余謝之曰劉君余舊氏
之常僚也子諒肫實衷禔如一溫乎柔木之絲澹乎衣
錦之絢豈與世健令求赫赫名者班乎而奚以象爲且
邑生祠非古也昉於漢之于公厥後韋廣都義杜池陽

西明文徵 卷十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軫陸浚儀雲史不絕書然繩之以石棠勿翦之義猶曰變
之正者夫令去民最近是邑雖海岷去天爲尤近近天
則聲聞易徹近民則恩信難孚毋怪乎推謝摩肩而誦
僑絕響也劉君何以得此於邑人哉問之庠塾之士則
曰言政不及化吏皆然令爲甚君甫下車垂意誨育縮
費廩士以歲之正飲酒於序燕毛以齒禮遜興焉學宮
水環如帶鄉老以爲文字之祥迺疏迺滌瑛鏡澄而
又捐奉入以養之荏校比以勸之是歲資興有雁行聯
璧而監學亦多中鵠擢第者有人興廢葺圯去之日如

始至復築室以奉先聖舊像扁以燕居膏火之中教兩
汝焉弓張之急絃歌奏焉斯乃蒲密之所垂芳也子以
爲何如余曰一鄉善士今君教養之所及也必如子羽
之未嘗至偃室然後其言情而信姑徐之爲我問政於
隅敘荒寂之懷既閱月有聽輿誦而復於余曰維茲鶩
行舊多叨憤自君之來民不議吏庭少諍辭維茲萌黎
近鹽而貧訖君之去海無怪風人厭魚蟹余聞之舍然
曰士之言華民之言實是足以俎豆前修矣于韋杜陸
不專美於漢晉矣維先忠肅公以奠之南宮縣譜推而

西明文徵 卷十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滑臺縣譜又推而爲元祐相譜文獻所漸衰華是似
清惠維祖朔齋維允其政不棘於期會而以善俗爲先
厥有本哉君家自朔而蜀又自蜀而吳余嘗稱其爲宰
蓋所謂安靜吏悃悞無華者故不敢相蒙而溢美云寶
祐五禩龍集丁巳閏四月旣望儀真郡文學掾王應鳳
記并書

旌德觀記

王 璽

皇帝嗣立之明年改元寶慶旣進賢舉良以厲在位又
褒表元朝儒學之望且訪其後而官使之意嚮所形天

下風動九月吉日知臨安府袁公韶言於朝曰錢塘爲浙右都會名人鉅公前後相望獨未有論次章述者今將考此邦人物倣會稽故事初爲祠宮俾國人所矜式庶教道其有補朝廷嘉焉卽日報可擇南山下新隄之上水繞其址平湖滿抱林巒映發夷曠靜深爲之區畫外堂內室周以廊廡門垣橋徑各當其置涓辰賦工民以悅從遂採摭郡志旁搜史籍上下數千載間得全節之士自許箕公以下三十有一人女婦之以孝烈著者五人輯其生平大概製贊刻石列之堂室以代繪像

西明來徵

卷十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明年移玉宸宮於其側俾掌薰潔之事請易其額曰旌德觀今丞相魯公爲大書而揭之旣訖工屬旣爲記旣聞一鄉之善士生同時居同里耳聞目接固有與之俱化者矣若居雖同里而生不同時其得於父兄長老之傳如楚國先賢襄陽耆舊一傳所載士大夫或未必盡知而凡民何從知之況六飛移躔今已百年物繁俗靡出城不跬步湖山之麗甲天下良辰美景婆娑游衍又安知許嚴之高節之在此都也今也周旋祠下挹志士之流風識正女之嘉行將有起敬慕若醇醒而夢覺者

是豈不爲感發人心之地哉公於先賢去取之際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使聞之者有益蹈之者無弊權度森然莫不歎其精且詳也竊考國家盛時以三司開封爲天下劇任號稱省府官制行三司職歸戶部而行都繁穰視開封則一公自軍器少監擢兼府事歷司農太府遂由地官貳卿而陟文昌六載於茲省府二任處之裕如非平時學問明於體用則酬酢事物焉能從容不迫審所先後之若此耶先賢名氏傳贊紀述詳矣茲略不敘獨敘建堂本意於以表明時宅牧得賢之美且著京邑所以承流宣化之意俾後來觀者知所取則焉

西明來徵

卷十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證心院記

項傳

佛之教人其法有頓漸因其宿植之而順導之蓋有根器大利不用其力於此世中若杜士屈伸臂頓頓悟第一義者此特豪傑間出之士若斯人者乃能和光同塵於羣眾之列不待高舉遠引入無人之境而後有所修證也若夫根器不迨乎此而待於漸修者則不然視城邑如囹圄顧眾人若仇敵望望然若將挽我則必去而

之深山窮谷耳世不與世接以肆其業以固其行而後庶幾乎有所成就若斯人者四方皆有焉明州慈谿縣西有僧院名證心去縣五十里而遠其環列皆山前有巨澗左右無居民蓋幾於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者吾疑其有漸修者處焉問其僧以院之所自建立乃曰是地古有庵基晉天福僧道珍頓錫憩止久之人稍景慕於是有朱氏者施地以廣其基施屋以爲之院而錢氏復以新慶名之厥後世有僧嗣住持惟文慧用儔用蟾三數人皆能有所興造若方丈若大殿至夫僧講二

四明文徵卷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堂廊廡廚園莫不畢備而今住持宗式益置懺堂鐘臺院以愈完矣然則吾所疑以爲漸修者若有庵於其上雖莫得其名繼之以道珍頓錫而止願非其人歟宜乎人所景慕而爲之建立屋室以居之也若後三四僧又能不忝其先世互有所增廣其志亦可尙矣今名證心蓋治平二年十月內始奉敕改賜天向所謂第一義者證心而已矣果何證乎強名而已矣院之僧誠能循是名以究竟之則漸修者不足云其將以爲庵居者光焉元豐八年七月初三日遼西項傳記并書

多福院記

致 敬

予自昭武歸故鄉視其閭巷非故也昔之樵棘者皆連蕘而並棟矣昔之雕峻者皆蕭然而不屋矣見其父老非故也昔之孩提者皆頽然而長矣昔之少壯者皆瞶然而老矣且死者十有八九矣訪其居民非故也昔之農者今轉而爲工昔之商者今流而爲隸貧者富而賤者貴皆交相爲盛衰矣嗚呼世態之變如此所不變者巍然而高者吾知其爲刹矣儼然而尊者吾知其爲佛矣鐘於朝鼓於暮環然而食者吾知其爲僧矣歲雖水

四明文徵卷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旱天不能以飢宅雖不毛地不能以寒勢雖王公人不能以賤求之於迹盛多而衰少推之於心背寡而向眾信乎非有常者孰能如此甬東有多福院者乾德三年州民趙軒舍園作室主者德全以施無礙之浴開寶七年州刺史錢億易號興福治平元年始錫今號焉熙寧元年有圖塋者興其所廢而人樂輸其財新其所故而工樂竭其力未信者信人樂從其化未悟者悟眾樂入其室元豐七年春二月燕然坐終繼者清雅亦其人也夫萬事之理勤於未就而怠於已成佚於有餘而勞於

不足師能勤其所怠而勞其所佚則繼師者雖百世吾知其如今日矣元祐二年二月望日記

普明寺方丈記

王庭秀

普明距縣西南一十五里而近其地得於南山之間背岡面阜東西纔踰里許而林巒相屬山光竟翠幽泉遞響含溪口谷岫幌雲關一別區也院興於梁天監中號湧泉至治平初蒙賜額普明歷歲資久四合之宇僅備甲乙繼居因陋就寡寔以黎敝以釋子之宮絕在塵外而境不時與良有待也僧道澄行業精潔睿解過人其

西明文徵 卷十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住持之明年慨然歎曰昔人之創室展脈虬角之屋現相賀跋之舍神闢林麓而運榱楠大除沙礫而備安居道之所繫誠之所至雖天地鬼神猶不達時刻之相況吾徒久有此居納子日視山所容猶有餘地闕者而興之當有樂成吾事者多矣於是僧道法定率眾先中欽承師古乃鑿山而建方丈之室施者四集鳩工於春迄冬而成巍特亢爽屹立眾叢之上異時榛莽蒼翳巖壁峭嶮若非人力所易夷廝而迺今修梁峻巖翠牖碧階虛坦明豁出人意外是為普明松桂榮而雲壑賀

也一日集其徒於上告之曰裏區勝境千佛之居五臺

北峙廬阜南臺穹窿峻極穹居叠嶂懷靈抱異仙聖所宅金碧交照梵唄相聞而吾之文殊有光相現於二山金橋互空神燈耀夜祥雲綿延圓輝閃爍真異境也汝等諦觀佛身廣大充滿法界於眾生前無所不現則文殊游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所有光相在在處處可得而觀惟此丈室非大非小不佞不陋有若毗耶離城摩詰所居汝等當正思維安住身心文殊大士將以獅子高廣之座來至此處現大神通以不可思議微妙法

西明文徵 卷十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開示於汝足雖不登玉臺不履廬阜而文殊光相於汝等前無時不現則汝此室所作佛事與彼諸方等无有異豈不快豈不幸哉他日妙高居士道過之澄前白曰茲山寂寥久矣近初此室雖曰幽隘而嘗妄語其徒者如是矣願識之以示後來可乎余聞其言而善之因命筆而與之記建炎改元六月十六日朝散郎御史臺檢法官賜緋魚袋王庭秀撰

巖華院記

陳時舉

學佛之徒以戒為本戒行微細易學難持要當明律

律嚴而密防微漸無所不至僧不明律動輒得咎何暇
講他學是故如來將入涅槃最取教化尤深激切告諸
比丘曰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若佛弟子
克遵佛訓不犯律口堅持禁戒禪定智慧自然發生則
與如來住世無異也受人天供養作濟世津梁夫復何
嫌宗暉律師久從靈芝游傳南山教戒行高潔道業純
備真佛弟子爲此方所欽敬久矣明州慈谿縣有東西
二巨剎東曰普濟寺寺之西南隅卽華嚴院也院自更
十方以來屢經住持皆不克振基址湫隘室屋卑窄僅
容百指歲久不葺頽毀殆盡偷安苟且之人不復能主
於是邑父老士庶咸以律師之善狀告於有司俾其尸
之師不獲辭旣至朝夕重習寒暑不懈慨然念敝陋之
甚不足以嚴奉香火安處徒眾始銳意更張作是願已
眾信鄉合欣然効力乃闢土宏基剷除舊迹鼎新大廈
設殿於中以尊大士像建堂於前後演毗尼法僧房廊
廡次第成就種種莊嚴之具無不辦集四方從學之徒
幾百人往來雲水至者如歸師與徒弟甘苦一體諷識
况無頃刻怠惰邑人愈加歸向凡有疾病困苦無遠近

四明文徵 卷十一

卷十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貴賤皆投依焉而師誠意專致以故而祈禱無不獲此
佛法久住之象而是院之興固未易量噫今之高堂邃
宇貌像嚴飾爲邑人所福之地者向朽敝之餘也今之
芳池綠水花木映照爲衲子遊息之所者向糞牆之扁
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雖物之廢興固自有時然實本
於人事耳儻非暉師戒律精誠有以動人其能建立如
是耶師以宣和庚子住持卽其年興造經營積累建炎
庚戌始得周備求文章於予以紀歲月予與師爲里社
之舊熟知其人因書所見之實以勒諸石本院素無莊
土邦人大檀越林暉迪功施田五十畝以爲倡師言自
是常住必續有喜捨者當別具記云紹興壬子十月二
十日記

四明文徵 卷十一

卷十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蓬萊山壽聖禪院記

劉焯

四明東海之上有象山象山境之西南有佛剎焉五代
之梁創之以蓬萊之額是爲龍德二年我朝之宋錫之
以圖書之文是爲太平興國四年准敕聽以甲乙持者天
聖三年也蒙恩以壽聖之名者熙寧二年也是院隱然
介象山之中雖無崇巖巨壑盤亘千里高插雲天雄壓

地軸而佳嶽蒼岫周遭映帶卑相附遠相揖亭然起舉然止而朝陽暮靄露花霜竹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恍然若圖畫中見也太僕卿直祕閣林公且昔宰是邑尤意愛之且歎基址頽圯榛棘出入庫堂隘宇上破而旁穿殆不足以擅斯景而奄有也因命釋永淨主院事焉蓋永淨者余聞之操行謹潔智敏而謀多又卒之以不私於是登而望默畫於方寸輦糞壤焚輻駟却立而視爲之瓜分某布地形之崇卑櫺宇之閎狹瞭然在目中矣迺始卽其舊而新之規其小而廣之三門峙立兩廡

四明叢書 卷十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翼張閱經有堂獻供有廚澡身有室休賓有館輪焉與焉一切鼎新若有鬼神陰來相之獨所謂佛殿闕焉居者無以寓歸依之誠來者無以聳瞻仰之禮適得邑之信向者相與出力而巍巍之殿屹立矣復建寶藏以居殿之中金函玉軸層見疊出所謂妙典祕偈悉募僧行筆之蓋其徒寶仙倡其初義肱膺其終積之數年而五千四十八卷之文燦然完成矣既又闢田三百畝以贍二時之供羞植松十萬本以助眾山之森秀亦其徒慧初義琛與夫郡豪吳君驥有力焉竊以嘗謂事以速不

達以久而有成天下之理也是院由五代以迄於今日寥寥二百餘年乃始修壞而成補罅而完易隘而曠積質而文工告畢事告成豈一朝一夕爲哉又況永淨與其徒數人協心聯力卒之以不私如是宜其有成也若夫昇猊座而獅子哮吼震雷鼓而法雨沾濡聞之者聲上上之眞機飲之者味如如之妙旨此又有待於來者焉崇寧元年三月一日新授荆門軍長林縣令權婺州永康縣事劉焯撰

太平禪寺佛殿記

俞觀能

四明叢書 卷十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宣和五年八月十五日太平禪寺大佛殿成妙高居士過而登之因稽首曰昔我大父爲大長者家故饒財在天禧中捐其金錢率其豪強營建斯殿殆今百有餘年住持仲瑛易而新之巍特高廣踰於舊制顧我家貧如石女兒如焦穀芽求其堪捨一無所有念吾祖吾父訖厥後者過庭有訓盈屋有書種學績文罔敢墜失願以文字施殿用記永久謹薰滌毫研而記之曰寺興於建隆三年甲乙相繼其徒至真紹聖四年釋梵宣以十方住持歷昌粹道輝至瑛爲四代自瑛之至也闢田以足

粒導泉以廣汲凡寺之宇興墜補弊昔無今有日與其徒括槌舉拂撞鐘擊鼓作大佛事於是太平爲大禪刹視其殿則卑陋傾敝不足以示尊顯瑛曰是誠在我時則有僧仲良精進勇猛志同謀協共歷檀越勸導布施靡不翕從真其資金掄材命工不踰期年迄新寶殿去庫就爽斥隘成廓而其殿中釋迦牟尼文殊普賢難陀迦葉相好嚴妙光輝映發見者聞者生大歡喜時有比丘作如是言我佛如來昔現世時於摩竭提國菩薩場中成等正覺殿曰普光時有文殊說十信法上昇須彌殿曰妙勝時有法惠說十種住昇夜摩天殿曰寶莊嚴時功德林說十行法昇兜率天殿曰一切妙寶莊嚴時金剛幢說修學去來見在一切佛回向在它化口自在天殿曰摩尼寶時金剛藏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智地今此寶殿妙好嚴特名字何等當說何法願爲敷演居士告言佛子智身寥廓徧周十方法界圓融終始無際是以如來正覺初成九天同屆普光一集十處咸登今古無差舊新一念故不離果德大澤普應十方而爲一時一會本無去來則汝今者自心之力念念之中信知此

西明文徵 卷十一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與十方諸佛齊成正覺轉正法輪則普光卽殿殿卽普光旣信此心住於佛住法界空虛廣大無二則妙勝卽殿殿卽妙勝學三世佛常行萬行利益眾生不可思議則寶莊嚴卽殿殿卽寶莊嚴發廣大願充滿法界救護眾生智悲自在則妙寶卽殿殿卽妙寶住菩薩住入佛智地究竟修行成最上道則摩尼寶卽殿殿卽摩尼寶如是言之則帝網重重鑑象相入不動智佛常坐道場諸大菩薩遊戲三昧則此殿者當何名爲汝其諦觀作正思惟普光法堂正在此處時諸大眾聞居士言得未曾有咸作是言善哉居士快說法要我等今者信解受持願并書之作將來眼居士曰不亦善乎宣和六年十一月望日俞觀能記

西明文徵 卷十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童山千佛閣記

樓鑰

淳熙五年孝宗皇帝親灑宸翰大書太白名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寺之門甚雄敬刻雲章尊閣其上又於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真跡實爲禪林盛事前此未有也初西晉永康中沙門義興卓庵此山有童子來給薪水後既有崑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於道行

遣侍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郡東南六十里所太白一峯高壓千嶺雄尊深秀爲一郡之望紹興初宏智禪師正覺欲撤其寺而新之謀於眾有蜀僧以陰陽家自獻言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能爲層樓傑閣以發越淑靈之氣此山之名且將振耀於時矣覺深然之乃拓舊址謀興作內外鼎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妙務極崇侈門爲高閣延袤兩廡千佛列其上前爲一大池中立七塔交映澄澈游是山者初入萬松關則青松夾道凡三十里雲棟

西明文徵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雪脊層見林表而倒影池中未入窺樓閣已非人閒世矣中建廬舍那閣尤爲壯麗住山三十年其爲久遠之計皆絕人遠甚後有慈航了朴一坐亦二十年起造諸有閣於廬舍那閣之前復道聯屬至今巋然相望又大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天童不特爲四明甲剎東南數千里亦皆推爲第一游宦者必至至則忘歸歸而詫於人聲聞四方江湖衲子以不至爲歉皇子魏憲憲王出鎮一見慈航歡若平生暇日來游顧瞻山林登玲瓏坐宿驚或累日不忍去因圖以進於上會稽郡王太師史

文惠王又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奇絕特之觀無以加矣十六年虛庵懷微自天台萬年來主是剎百廢具舉追跡二老而千佛之閣歲久寢圯且將弗支猶以前人規模爲未足以稱上賜欲從而振起更出舊閣及前一閣之上僉以爲難師之志不同也先是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榮西者奮發願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別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萬年爲可依者航海而來以師爲歸及遷天童西亦隨至居歲餘聞師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況下此者乎吾忝國主近

西明文徵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屬他日歸國當致良材以爲助師曰唯未幾遂歸越二年果致百圍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輦致山中師笑曰吾事濟矣於是鳩工度材雲委山積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餘則取於境內之山始建於紹熙四年季秋之甲申才三載告畢費緡錢二萬有奇是歲海莊倍稔贏穀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於人見者樂施以迄於成凡爲閣七間高三層橫十有四丈其高十二丈深八十四尺眾楹俱三十有五尺外開三門上爲藻井井而上十有四尺爲虎座大木

交貫堅緻壯密牢不可拔上層又高七丈舉千佛居之
位置面勢無不曲當外檐三內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
繩旅楹有闕翬飛跂翼周延四阿繚以欄楯內爲綺疏
表裏明豁自下仰望如見崑閩梵唄磬鐘半空振響徇
祥登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御書金榜巍乎
中峙翊以翔龍護以絳綃高出雲霄之上真足以彈壓
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莊嚴藏入見樓閣廣博無
量則不可知若經行四方室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論
奉祠東歸嘗往遊焉驚歎傑特目眩神駭過於耳聞故

四明文徵卷十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請記其事老矣學落不能形容姑記大概以表吾鄉之
勝海內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覽此則太白之景思
過半矣虛庵道價素高衲子向方島夷亦聞其方而歸
之加以願力深重才刃恢恢巧匠瑰材成此勝事觀者
無不羨歎或請飾之敝曰殫力竭財幸躋登茲行且謝
去若丹牘華飾尙有賴於後之人云

淨慈寺記

沈煥

奉化縣治之西六十里有佛宮焉按圖志唐乾符六年
所建院有故籍又謂始於石晉天福五年他無攷證自

天福庚子逆數而上適周一甲子圖經流傳不應無據

院初號仁王其錫名淨慈者本朝治平二年淳熙戊申
里之父老告於州曰淨慈爲刹實明越台三郡田夫野
婦遠近老穉奔走邀福之地山無常產而地子朝晡蔬
稻之供未始告匱者實賴山王陰率潛化若有人從空
告語相勸導者凡粟米豆麥布帛絲麻薪炭茶果隨闕
而應不求自至傾囊倒囊負擔挾篋牽聯號呼曩曩而
來捨其有而求所欲無不響答比年主丈室者行業不
孚禱祝弗應里多疵厲人心累驚願更擇有道行者居

四明文徵卷十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以妥慰山靈而加惠一方邦君吏部侍郎岳公從之
悉召州之名刹育王天童而下十有六主首俾通選一
人得今住持師宏臨江人嗣法佛照禪師始至周視庭
宇喟歎荒蕪歟相與畢力支傾補罅規隘恢陋甫期月
百堵徐興法堂清儼以祇演佛事僧堂奧敞以休處朋
徒且過接待之寮闢而新之以安適來者度僧有庫會
浴室鐘魚震響草木葱茂叢林規制大略具體宏師以
書來乞其事余觀人之心數椽之興廢乎是心苟存鬼
其相之矣雖天下之事其將興也責於己求於心其將

壞也聽諸人歸諸天古今一軌茲師能充此心不倦則
道俗不應興起法席蓋未艾也不然徒日燃薰齋供而
神不我孚吾恐山王去之遠矣書以遺之使刻之山中
若夫自漢以後佛法入中國四明風靡競求福利上之
人往往多倡導之其來已久豈特一淨慈而已哉民生
不及二代遠甚其本安在宏師不求余言姑置勿道獨
識其所以振作頽廢之概如此紹熙改元八月記

翠巖山寶積院輪藏記

舒 宣

有大寶珠藏於無朕辯如喫語無所指言明若離朱莫

四明文徵 卷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寄目眾生積業墜在無明我佛如來慈悲哀愍以身
圓應俯視羣機於無相中發露光影重重接引遂有
多門結集流傳卽經律論護持開示世不乏人勤嶺翠
巖院名寶積有長者曰智才師於佛事門不捨一法
廣募檀信鳩集眾工繕寫奉安建爲輪藏自丙辰歲迄
戊午年凡閱三冬能事告畢有一居士施不及財目觀
勝緣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而發願言願諸眾生觀相生
想令一善念念不停如是輪藏無暫休歇以至八部
一切諸天在家出家善知識等若聞若見發大道心亦

如是輪永不退轉則是藏也無量功德天上人間窮劫
贊歎豈能盡云

東嶽行宮記

蔣安義

四明屬邑六獨昌國居重海大洲中視他邑最爲僻遠
部使者按視罕及其境傳檄往來趨期會簿書而已初
邑之未建隸籍於鄞度越既險民之利病休戚有不得
告者焉熙寧間荆國王公始請建邑逮今四十載矣更
令佐以十數然流風善政不可悉舉頃則有延平陳公
截建安章公邦獻今大梁趙公君竑受命爲宰而南康

四明文徵 卷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公恕實爲之佐下車以來諏諭民瘼弊者革之蠹者
鋤之政適其平人用不爭年穀告豐邑遂大治邑之民
聚族而謀曰我曹生長太平不見兵革幸值明天子惠
我以賢令佐矜老而恤孤養病而葬死雖父母之恩不
厚於此我聞東嶽之神實佑我宋陰福吾人盍相與尸
而祝之以祈吾令佐富貴康寧乎於是翁就應者如響
父老占之少壯營之運土於原度材於山深殿潭潭修
廊陰陰其直如繩其平如砥其高如軒其張如翼聖以
白盛飾以丹雘春秋歲時以祀以享若有神物來遊其

開宮造始於元符三年四月落成於大觀二年五月郡人蔣安義爲之文曰瀕海之東龍濤匝空杯浮土封爲明附庸兩山中分竝立嘉門雷吼電奔控朝於鄞壤絕勢孤摧舟畏塗束手庭趨聽於大夫二公之來天錫雄材却除氛埃霧闢雲開政道其平安瀾不驚和氣充盈庶稷以成斯民無憂聚族而謀以祈以求報公之休稽首嶽神沐聖蹈仁手幹洪鈞下臨斯人迺咨羣工作爲行宮父子所公壽考來同席捲榛荆巖巖百楹塗以渥青周以層城春秋歲時祭祀禱祠旨酒純犧饋餼有儀

四明文徵卷十一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匪豆匪觴明德之將神之來翔降福穰穰蒼山之巔石完而堅勒此文焉垂千萬年

蓬萊觀記

樓 鑰

老與佛之學行於世尙矣未知孰爲輕重然以吾鄉一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百其居才十數而佛廬至不可數何取耶蓋嘗聞之歐陽公矣大抵以爲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眾而熾老子獨好言清淨靈仙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故凡佛氏之動搖輿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尙不能獨

興且曰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明之四山去郡皆三十餘里西有湖千頃一山穹然秀出此爲最近者名曰望春舊有靈波廟以祠白龍政宣間有陳孜者始崇以殿辟道院於東俾道士馮立權奉香火祖父少師典鄉邦因湖之游請於朝而田之歲得穀亡慮四十萬斛父老以爲德生祠其中又得道士何思遠居之於是觀宇益興廊廡略備思遠澄心鍊氣得黃老之真風驅役鬼物靈迹有不可掩者嘗之京師有運船數百千艘欲絕淮而潮不登爲作法於其壩未幾潮溢歡聲如雷悉賴以濟發運使以聞敕差明州管內副道正盜發清谿旁郡山谷間多響應者祖父大飭守備郡以無恐思遠亦有陰助石記存焉紹興癸卯太守莫公將命拜章禱雨而驗奏移象山蓬萊觀廢額手書扁榜以寵異之其後主者竭力以增益前功今知觀吳若訥繼胡志清之後里之巨室厲氏兄弟相與出力興造又得卮管氏創岱嶽行祠於山麓遂爲一方勝處由歐陽公之言觀之諸君可謂能自力而賢於其徒者矣鑰自念生晚不逮事祖父嘗拜祠下冠佩儼然幼年及識

四明文徵卷十一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君猶記其道貌能歷歷道祖父時事使人起敬吳嗣法於何爲孫行塵行乃祖之法以大其居是爲能負荷者故與之遊一日來請曰觀之興才六十餘年懼無以傳遠久願記之應曰傳之久不久正不在記而況此馱馱之文乎世之棟宇有傾民力爲之欲爲無窮之計而驟起亟廢幾不能以一瞬山巔水涯結茅累甍或遂化爲珠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子以爲今之琳宮蕊館據名山洞府之勝霞冠星禡搖曳其間者皆固然耶其創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必能如子之居之壯也其浸致雄盛者雖曰有數亦存乎人爾揆之世法又何止棟宇也哉今蓬萊之興或作於前或繼於後以躋登茲歸語子徒儻能念其艱勤而增葺之則直可以無窮矣吳曰正欲記此以示來者遂爲之書

蓬萊觀藏記

戴機

道家經藏聚書而藏回旋八極普濟羣動未易窺其端倪也蓋道判於希夷人含冲和之氣以孕形毓質終身由之而罔覺一念顛錯天理滅蕩其報至於流轉三洞漂沈億劫粵有大真人在玉清宮中怡神靜念哀矜眾

西明文徵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乃宣演秘法警世度人津梁今古此玉笈雲錦之囊所以闡玄虛之妙也然眞筌精微篇章浩博不能徧閱爰採元機於混茫倖大巧之制作物爲鉅藏盡取其富以藏之呵護之以威神旋轉之以軌軸珠纒景緯森列乎上乾樞坤根運轉乎下瓊函象籙囊括乎中法輪一轉幽顯旁叩響之不窮索之無盡吁人之齋心肅已清晨持誦不過一二通而怠惰已生今靈規旋運俄頃閒不待披玄關紫府之儲而千聖下臨萬法俱會故能磨塵境之有情咸知敬仰諸妄盡滅一眞湛然風休乎懺障而川至福祉信哉道果之淵深廣博也鄞城西陂湖千頃中峙一山屹如瀛洲方丈在滄溟是爲望春其間有神龍見興雲作兩山之巔道士結廬以煉形養性世奉香火紹興中因望霓應禱太守莫公有請於朝賜額爲蓬萊觀執事者屢更惟童思定眞實不妄銳志興造自是殿宇廊廡寢寢琳宮珍館矣是地無膏腴一畝而容眾數百指思定念粥魚齋鼓不可冷落乃欲建輪藏於觀西藏未就而思定羽化其徒胡志清操履尤懇戮力募緣方懼力不能辦邑檀那保義耶厲斌慨然身任是

西明文徵 卷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賁觀之人又作奇夢以感動之其志益堅經始於淳熙之戊戌而落成於辛丑之孟秋糜金錢一萬緡藏經五千四百八十一卷金碧輝暉四境瞻禮有禱立應施利日廣黃冠羽服濟濟然袂之聯也厲又樂捨良田百畝因是傑然爲郵之名觀嗟夫天下無難事也精誠所應雖九鼎萬鐘盥手可立辦也志清一日叩吾廬焚香煮茗從容以記屬余余家密邇蓬萊論其事爲詳豈得自默淳熙辛丑七月記

汪氏報本庵記

樓鑰

四明文徵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四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村鑰汪出也嘗隨拜埽表回松下顧瞻前後中有一邱隆然奇峯遙峙秀水縈抱磬折面勢岡阜非若近時積土平田強爲邱壟出於人力者比氣象秀潤真結竈也是爲外高祖大府君之墓府君以才選爲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范文正公王荆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議先生爲之志銘蓋積德之尤著者是生正奉四先生而汪氏之衣冠始於此鑰生長外家逮事外祖少師二十餘年親見孝友之懿奉墳墓尤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

爲薦羞之禮遂爲汪氏家法仲舅尙書恪遵先志不敢少怠而增潤色焉俞村之墓始於十二府君其子若孫葬於左右者凡十餘所迨今百七十餘載矣冢舍三易歲久易圯仲舅投閒旣久度不可支吾乃營基於松楸之東輟費於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成爲堂三間後出一間併爲修祀之地前爲軒如堂之數可以聚族列拜兩廡凡六楹前又爲門及享亭以淳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奉神座於堂之東室宗人雖墳墓在遠遇清明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於其次規畫纖悉一一親授以板爲障而平其前祀則取以陳祭器臨事可不移而辦下至庖湏無不備具靡錢五十萬一力爲之贍塋舊有田初出於諸院其子孫閒有生計凋落視爲己業而私售者久不能制於是積累細微益以俸入以元直取用供僧徒命族人迭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其責且爲出穀以助他日尙將益之庵成未有名夢中若有告以報本者公爲之恍然遂以名之正奉始卜葬西山少師兄弟皆從仲舅大爲墓阡甲於鄉里又以外祖母福國之先隴在奉川桃花隩王氏旣不振亦若買田建屋以

四明文徵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奉香火凡其先塋域至是無所不備可以傳遠矣鑰既得歸日待函丈一日願鑰道始末使記其詳以詔子孫惟我舅氏克振家聲光昭前人以燕後葉庵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孝不衰而又精力絕人克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爲人子法遂謹書之後人能不墜少師尙書之意汪氏之興殆未艾也

長汀庵記

樓 鑰

樓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於杞實始得姓後有食采於婁者因以爲氏或者婁焉東京雍邱縣卽

四明文徵 卷十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杞之舊故亦稱杞縣樓氏以杞國爲郡而望出東陽雖聞吾族自婺而遷不知所始自鑰一行推而上之至八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二十五助教墓志云六世祖自婺遷於明是鑰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一山坡陔數十百晦上世葬埋甚眾邑人號樓太婆墓亦不知太婆爲幾世爲何姓今墳墓可尋者七世祖大錄葬白水雷家隩六世祖二評事葬太婆墓山之中劉夫人葬於西偏相去數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地蓋祖宅之後也高祖十八正議及陳氏和義郡朱氏歷陽

郡二夫人曾祖三金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

三少師兩守鄉郡首尾五年每饗食上冢旌旗鼓吹皆

集下鄉里以爲榮少師教授兗州時祖妣秦國夫人

馮氏早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人馮氏先卒得地於報

國山之左今爲仁濟院作三穴以右穴葬魏國少師親

窆馮令人藏扁榜猶存約他日自居中穴而遷秦國於

左晚歲有閩人上官仲恩獻金鐘山圖得於舒氏尤喜

之知平江日病中語諸父曰吾死當葬金鐘比薨二夫

人葬已久金鐘墓域頗狹至今三墳相去或二十里而

四明文徵 卷十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遺初營葬時四山皆願求售仲恩亦勸之五伯父曰人其謂我家乘勢并包非先志也仲恩歎服且曰第三虎山不可不買可以爲庵其實庵後亦一穴也少師龍虎二山皆平正如畫至江而止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傳下有金鐘曾見光景今神龍居之亦聖迹也俗謂江水一段爲一汀近金鐘一汀最長彌勒每浴其中號長汀子故地名金鐘而庵名長汀少師薨於宣和五年至七

年歲在丙申而葬今且八十年矣先君銀青卜壽穴於

庵之後荷諸院相從嘗買鄰山以葬亡弟鉅壽穴正在

兩山之閒坐良向坤面勢環擁下直金鐘之洲前有一
峯錢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尖爲山五重惟此峯中立深
秀正與之對自他處視之俱不如也先君以淳熙九年
十二月十七日卒於仲兄嚴州郡治以次年九月二十
日大葬庵之右屋適在其下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
起於谿次不能相望爲曲徑以入是時以仲兄繼亡無
力改造先妣年已七十有四亦不敢輕動因仍幾二紀
嘉平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荒迷哀苦之餘
卜以臘月八日丙申襄事謀之羣從銜哀負土決意先

四明文徵卷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期移建家舍以八十年左支右吾之屋撤而新之舊木
之可用者十無二三又遷基於左半在田閒築疊尤費
工力幸及大事之前粗畢工役爲屋三十餘閒造石橋
三所材良工緻庶幾可久於是始得神道坦平墓與門
直列植楸檜移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愈偉少伸兄
弟夙昔志願皆祖考陰佑之賜宗族相成之力也祖塋
松行有干霄合抱之材然侵耕者多亦有枯瘁稍正疆
界又補其闕別爲屋數楹於外以爲膺廩是役也雖出
於一力而事實關於諸院已戒僧徒日謹焚修以資冥

福若羣從及子弟掃松沿幹而至者自當館穀於此如
挈家寓處或封寄什物必至觸汗冢舍非奉先之本旨
自茲幸無啓此意亦宜相與戒飭僕從一竹一木毋容
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以仕宦不能自守墳
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人不可待以奴隸而況庵僧
乎此庵始建僧希亮入主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權
權住三十年又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於其事後來者
宜善待之

廣生堂記

朱翌

四明文徵卷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敷文閣直學士趙公伯圭守四明仁質慈厚術智通練
府不生事野不見吏不外取不費出宿麥既登秋稼倍
常颶風駭浪不作海行可宿席展枕安雅蓋謂公撫我
似召父杜母乃復口放生池於西湖仰祝無疆聖壽以
廣福院奉香火寓眾客月七日帥郡人挈水族台誦經
咒梵唄鑼鼓縱之湖脫砧儿鼎鑊其樂宜何如銜懷恩
施口不能言耳又刻朝廷條禁列石湖四旁命住持處
真度滄洲閣後爲堂供佛作證眞戒律精修檀施効力
堂成乞名於桐鄉朱翌名之曰廣生且告之曰天地大

德曰生皇帝好生之德天高地厚大和陶育物物熙熙
遂性樂生長無天折承流之吏仰體聖主大惠布之天
下是其職也亦公之本志也人君深居九重未嘗不欲
薄刑輕斂養視元元惟恐傷之然洽於民心使四海被
實德必良刺史能之推廣其澤故有大者焉儻一飯之
設臨庖下箸見其生有憫恤至誠不忍之心則於赤子
其有傷之者哉公悉乃心道上德意又留意於淵潛之
微使有夏之德見於咸若文王之德見於於初守臣之
義畢矣川泳鱗游皆爲壽祝施者有常而報者無窮嶽

四明文徵 卷十一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呼川增又豈有既乎乾道元年九月一日

信天緣堂記

朱翌

朱子北游於瀛莫之境徘徊於塘樂之上覩二禽有感
焉一類鷓鴣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
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鷺奔走
水上不問草腐泥沙啜然必盡索而已無一息少休
其名謾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畫均度一日無飢
色視謾畫加壯大後三十餘年屏跡荒縣私自念少之
時始官州縣月俸錢萬一千米石五斗麥如米之數十

口之家取足已而官朝廷祿十倍之然日食肉猶一縷
衣常百結退視其室其空如故南來已老內外食者四
十人婚姻賓客伏臘不論論其常一歲錢千二百緡米
百八十斛拱手端坐炊煙屢絕家人告曰室罄矣翁不
郵何也今幸營之尙可支否則俱爲餒鬼懼無以應呼
使前曰天生匹夫一飯已定於未形吾姑爲爾長多圖
未必得坐視未必失也世閒豈有一門同日困於無飯
者天之所賦自應不闕子去轉告而朋姑洗爾釜待之
行有餉子者矣有老嫗北婦人也在旁大笑曰翁豈信

四明文徵 卷十一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天緣乎曰是遂以名堂書其說於壁

慈谿縣清清堂記

徐璋

余一日過是邑聞邑大夫黃公嚴明通刺漫謁之公倒
屣迎門倍越平生好頃之延余一堂榜曰清清憑高原
面廣野基宇聳壯丹青煥飾周旋熟視平蕪散綠修竹
環翠孤村落照而飛煙有無遠水斷霞而白鳥上下余
謂揭堂之名殆以目之所寓者歟公笑復之曰非也將
水禽嘲晰松籟悠颺艇棹絕湖而漁唱數聲牛羊下坡
而牧笛孤響殆以耳之所聆者歟曰亦非也抑認鳥庭

虛退而孤坐琴橫淨几香裊燼爐一慮不生萬緣具滌
終日寓之而忘身之在仕途堂之爲公舍豈以意之所
適者歟曰皆非也蓋淳化中有賢令張公叔達綽著疆
明茂昭清德政施百里而聲達九重時太宗皇帝璽書
敦獎先詔尙存後人惜其清名慮久湮沒無以勸後迺
建堂揭榜目曰清清俾游息是堂者晞仰前軌脫不能
與之抗衡並馳抑終不失爲自好者矣予自領邑見其
柱礎傾敝棟梁蠹腐稍不葺完必將頽廢因念召伯之
棠尙戒翦拜况棟宇平遂鳩工掄材增卑廣狹整敝易

四明文徵 卷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蠹爲一新之不惟不墮前人之志抑將永君子之傳予
聞其言愾然自愧逆料鄙淺因嗟先王道德之澤熄入
而從仕者多失己於物以自役於苟賤不廉之地閒能
廉潔自愛有懸魚留犢之操者不務矜尙往往指銷方
僻反形訾謗廉耻之風冥然益落獨吾黃公遠追前躅
嚴以御吏寬以愛民勤以奉公廉以處己較德計功未
容軼駕余謂揭名清清不特謂其清之又清良以張公
著於前黃公繼於後揭名清清幾有待於今日乎雖然
二公之德清矣要能盡其在我者也若東漢范孟博亦

少礪清節及其出爲清詔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汗
吏聞風皆投印綬去則又能盡其在彼者矣要亦不過
施乎當時未若伯夷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噫俾二公擴充其所
爲以加諸彼奚古人之難致孟子不云乎古之人所以
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公其勉焉因囑子
爲記故述其意以書之公字巨濟戴溪人也宣和二年
十月望日鄞川徐璋書記

崇陰閣記

張孝祥

四明文徵 卷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子之爲政去之久而猶見思者必有惻怛愛民之誠
心感於民也深故其來也如父母之撫其子其去也如
父母舍其子而去父母舍其子而去子心之思寧有既
耶猶曰吾父母將復歸及其久而不復來也思之之心
益不能忘於是遇其宮室見其所服用與其所愛樂起
敬起慕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更數十百世而不敢忘者
蓋昔之人以爲父母則今之人皆其子孫子孫而事其
祖宜何如也余昔爲中都官聞閩有賢令曰張君仲欽
閩之人歌頌之去而思之前年予爲建康仲欽通判府

事當塗缺守余檄仲欽權焉居數月余罷建康仲欽亦代去余居當塗之別邑往來田闢聞民之思仲欽飲食之享也余曰張公之政何政也而使爾不忘若是民曰我亦不能知但去年有水災而能救民且治之今年水不爲害矣君在時民與官俱相忘君去我與州縣之吏目接我亦不知其故知思君而已去年余來桂林仲欽提點廣西刑獄甫下車一月冒黃茅瘴走二十五州以扁舟渡海吏士叩頭涕泣交諫仲欽褰裳登舟半濟風作舟師驚駭仲欽怡然不爲動色黜陟罷行一皆考之

西明文徵卷十一

聖三四明叢書

納圖刊本

民扶輿權嗽以爲百年未之見也夫以當塗之思則知閩之思以閩當塗占之則知仲欽之去嶺表而還夫朝也民之思仲欽可勝述哉昔召伯之教行於南國而人愛其甘棠故子登仲欽之閣名之曰棠陰以識民異日之所思閣之前有榕樹覆蔭閣上昔仲欽之所游息也

朝陽亭記

張孝祥

乾道丙戌上巳余與仲欽朱元順來遊水月洞仲欽酷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卽其上爲亭面山俯江登攬之日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道深

來潦水方漲朝日在牖下凌倒景涼風四集仲欽欣然舉酒屬予曰茲亭由吾而興盍以名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蓋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爲之詩非獨以承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今亭適東向敢獻之名亦以朝陽而巖曰朝陽之巖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卽書巖石記其所以云

畫簾堂記

趙省

西明文徵卷十一

聖三四明叢書

納圖刊本

右朝奉郎宋侯子剛治鄞之二年政成民和上下安習凡所設施不待教令而民聽已乎政稀事簡公庭肅然日以優暇乃卽廳治之東爲堂三楹以視事以延客以休其餘日鳩工命材棟宇輪奐富不知費民不告勞經始於辛巳仲春竣事於是年季冬落成之日因取顧愷之宰山陰之政榜曰畫簾噫侯之爲是舉也非夸大以掠美誠得所謂名者實之賓與夫民不難親也惟平易能近之民不難化也惟寬厚能服之平易貴清淨而不擾寬厚貴愷悌而不暴以是施於政使之無訟也又何難焉今晏眠而擁黃紬卜畫而酣醇酒文書堆案漫不省視以是謂平易謂之食焉而怠事可也經費常賦慢

令失期獄訟簿書一視成檢以是爲寬厚謂之縱吏以
虐民可也苟如是則寄百里之任者心逸而體胖齒負
版之列者悼屈而無告引利償害其自謀則善矣獨不
念學道愛人之語乎惟宋侯之理鄞則不然且起據案
訟牒山委勤勤致詰曲盡其情催科調斂示以期會下
皆奔走而樂輸會無追逮之煩宜其政平訟理庭無留
滯方愷之之怡如天冠地履豈但彷彿其流風善政而
已蓋山陰在當時戶不過三萬其縣用無事晝日垂簾
特折枝之易耳鄞自西漢距今號劇邑民夥訟繁十倍

四明文徵 卷十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陰宋侯方且慕仰之若是可謂廉於取民者矣於是
國家有邊事州縣簡科兵壯備預儲峙以應上之求常
若不暇給而侯能多多益辦如王夷甫在元城時終日
清談而縣務自理其材力過人遠甚若乃吏退身閒貧
僚畢集彈綠綺以舒懷對紋楸而坐隱壺觴相命嘯歌
嬉娛此在它人常劫劫而侯之樂獨有餘亦足以見游
刃之所及矣異時第最天朝登名史氏號居循吏之目
當以鄞治爲先宋侯名應子剛其字也視大丞莒公爲
三世祖精於吏道飾以儒雅不圯先世之餘烈云紹興

壬午閏二月既望

直清亭記

袁燾

嘉定十有四年始闢西塾作小亭於叢竹之間名之曰
直清此君子之德也而竹實似之今夫竹之始生也拔
地而出曾不浹旬已有凌雲之勢俊敏超駘殆不可禦
初種不過數叢其鞭橫逸瓦石所不能制未幾成林蔚
然在植物中得地之利成功之速未有過焉者豈天之
賦生固迥然獨異耶其中則虛有似乎君子之虛其心
其節則勁有似乎君子之守其節體正而氣肅又有似

四明文徵 卷十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君子望之可尊卽之不厭能使人襟懷灑落俗氛不
入直清之名於是爲不忝矣竹有是德所以取重可以
人而不彼若乎書曰直哉惟清直天德也人所以生也
本心之良未有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
也率性而行不勞巧智可不謂直乎表裏昭融洞徹無
間可不謂清乎直則清清則不累其初矣亭所以名得
非欲觀之以自警乎夫美惡不同而愛憎隨之人情然
也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則無愛憎之別竹之直
清也亦然無賢不肖稱贊一辭吾之培植於此非徒供

耳目之玩抑愛其爲公論所歸因以自勉日進厥德人皆心服則於竹乎何愧不然失諸正鵠反求諸己可也此誠君子立身之要凡我同志蓋共圖之

是亦樓記

袁燮

余築小樓於做廬之東而以是亦名之或疑焉余告之曰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人生天地間所欲無窮必求所以滿足其欲非道而取亦何所不至養其小而失其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此余所甚懼而不取也樓之深廣尋有五尺崇近廣而微殺材甚眇體頗具

西明文徵 卷十一

聖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其前累石爲山高不過丈餘雖無怪奇偉特之觀是亦山爾依山植丹桂六樓之右復一桂架餘醮以相接及雜花木數本品雖不多是亦花木爾推之於一服御飲食錢財及使令之人皆然又至於宦情亦薄每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自奉者甚狹而取於世者甚廉此心休休無所羨慕自適其適齒髮雖凋而神明不衰聊以自慰焉雖然身外之物可以寡求而易足若夫吾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善必遷過必改追古人而及之可也豈徒儕於

庸凡而曰是亦人爾乎哉此又余所以自警且以誨子孫者故書以識之

願豐樓記

袁燮

君君臣臣天地之大經也雖在畎畝不忘其君臣子之至情也時和歲豐國家之上瑞也凶年飢饉天下之大菑也夫尊卑雖異休戚一體朝野雖殊忠愛一心故年豐則君臣同其慶而歲歉則共其憂忠臣事君始終一致無日不以國家爲念則無日不以豐登爲期豈敢以出處遠近貳其心哉余舊有足疾嘉定中繫官於朝思

西明文徵 卷十一

聖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歸甚切念吾廬不足以養疴欲求遠於卑溼而便於燕閒者惟樓居爲宜爰俾兒曹營於舍旁及還故里而茲樓適成求所以爲名者余曰臣子家居萬慮冰釋其不能忘者必也豐登乎乃取老杜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之句遂以名之是樓也東則太白西則四明南則金峩諸山重岡疊嶂歷歷可觀自北而東則鄞江抱焉覽觀城中則郡治之雄屹然相望學宮之邃相與爲鄰及其他棟宇宏壯者鱗鱗相屬足以舒懷抱足以養性情足以集賓友而藏書數千卷又足以披閱四時風景無

不可人余本一寒儒餘生得此恬愉自適可忘其爲老矣而耿耿此心以歲豐凶爲己忻戚非有官守言責而憂國如立朝之時豈古人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者乎蓋嘗聞之大義所在當思而思卽吾位也自叨獻納時進苦言仁聖寬容不以爲忤且屢有忠直之褒去國之後簡記不衰可謂深知矣臣子之心豈能一日忘吾君哉養不恤緯而憂宗國之隕女居漆室而念嗣君之弱此天地之常經人心之靈所不能自己者况嘗服休服采者乎在易有之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書曰雖爾身在外

兩明文徵卷十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心罔不在王室吾心如此則善位亦如此何出之云彼以出爲戒者義所不當思爾歲之豐凶國之大利害存焉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盜賊之猖獗四鄰之侵侮皆歲不登民不安之所致也此豈小故而可不關於念慮乎眾人之念慮不出於一身君子之念慮必周於天下夫生於覆載無私之中而瑣瑣焉朝思夕慮囿於一己之私其亦狹矣君子一視同仁天下之大猶吾身也必欲家給人足極三登太平之盛豈以出位爲嫌哉遂書以識之

是亦園記

袁燾

開禧間余築小樓於舊廬之東而以其亦名之其說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嘉定中余又作樓於新居之旁既崇以宏不可以言是亦矣乃取杜子美憂國願年豐之句而名之曰願豐樓之左右前後有山有水有竹有花稍稍成趣而其地纔二畝有奇強名曰園而仍以是亦名之曰直不深闊是亦園也客或謂余曰甚哉子之隘也夫君子之爲圃必也寬閒幽邃繚繞曲折爭奇競秀可以觀可以游可以怡神養性良辰美景周旋其間不

兩明文徵卷十一

聖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厭不倦而後有無涯之樂故陶靖節可謂淡泊矣念田園之蕪賦歸去來辭有曰窈窕而尋壑崎嶇而經邱則不爲不廣司馬公可謂簡約矣記獨樂園亦云廣二十畝蓋不如是不足爲樂也今子之規模毋乃太小乎其初固曰吾將以縱步也步未及縱而地已窮矣奚樂之云竊爲子不取余告之曰是非客所能知也吾聞有世俗之樂有君子之樂耳目所接一時欣然無復餘味者世俗之樂也內省不疚油然而生日新無窮者此君子之樂也世俗以外物爲樂君子以吾心爲樂樂在吾心

清明四達無適而非道則亦無適而非樂彼池臺苑園
得之不得我無加損又何以歆羨為哉顏子簞瓢陋巷
非有娛悅耳目之具而不遷怒不貳過乃有不可勝言
之樂今不取諸此而導人以世俗之所玩不已末乎且
吾聞之慶曆人物之盛范公實為稱首子弟嘗以治圃
洛陽為請公曰洛中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卓哉道
義之養充然有餘無待於外也客曰是則然矣陶公司
馬獨非真賢乎曰陶公徘徊三徑眴庭柯撫孤松所樂
者如是而止司馬公之花木雖秀而野牡丹紅藥各不

四明文徵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秀野園記

袁燮

昔資政范公之鎮杭也子弟請治第洛陽因闢圃於佚
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於居室且
西都名園相望誰獨障吾遊者祿賜之餘以贍宗族可
也奚以圃為子弟敬遵其令無敢復言姑蘇義莊遂為
無窮之利司馬丞相公輩人也創獨樂園以極燕居之

適自為之記實廣二十畝而東坡蘇公賦詩有曰中有

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抑又何哉雖然公亦非以游觀為

樂者培植名花或不過一二本曰吾記其種而已矣自

言踴躍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

是豈以遊觀為樂者乎然則先正二公之心實未嘗不

同也某家故清貧自宦遊至今田不過四百畝念族人

之貧思有以調之力不能及每以為恨又思先君無恙

時空乏甚矣而舍旁猶有三畝之園植花及竹日與其

子若孫周旋其間攷德問業忘其為貧後以為子舍茲

四明文徵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遂廢此吾家不可闕者與其增膏腴數十畝而傳之

後裔孰若復三畝之園而不墜其素風乎於是乎決意

為之曰怡顏曰蒙養曰觀妙曰含清皆所以為進德之

地也平生酷好泉石為山而水環之雖秀而野不事華

飾達於西塾厥廣倍之而圃不復加闢矣稍有贏餘燕

及宗族此固君子之所樂也豈徒遊觀之謂哉昔者樊

遲子張同登聖師之門皆以崇德脩慝為問夫子於遲

則有善哉之稱而張也則否函丈之間聖師臨之門人

侍焉切己之問不約而發舞雩之下風景可嘉此心凝

然如侍面丈此樊遲所以爲善也士之涉此園者思樊
遲之所以問聖師之所以答者而有契於心嗚呼此立
誠進德之機也哉

屏山堂記

應 焯

定海四明壯邑也爲海道衝六龍南飛遂徂兵於此以
戒不虞嘉定十一年馮柄環衛來領此戍越明年軍事
修明修射亭勅軍器庫規制整整直南得山曰梓陰作
堂其上命曰屏山祈其久故夷而不庠取其質故壯而
不麗自公之餘領客觴詠其間郡應焯謂答曰君知侯之

四明文徵 卷十一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名斯堂之意乎客曰以予觀屏山之景四山環峙蒼
翠可挹風雲月露晦明皆宜南引大江練光澄鮮北望
鉅海與天無際睨視兩閩披剝萬象無丹青之功有天
然之繪命之曰屏宜亦似矣此侯之意歟雖然屏之爲
物頓乎方丈之室其高不過尋丈尺間今山之與堂相
去或十里或百里而侯取以爲屏也不已夸乎余曰不
然世有大人先生者肩膈日月庭衢八荒天地則其室
廬也然則山川城邑皆吾室中之玩而草木禽獸吾苑
囿樊籠之觀耳茲山雖遠取而屏之不亦宜乎此詎非

侯之所以命斯堂之意歟嘉定十三年夏五月丁巳應
焯記

義莊記

樓 鑰

自阡陌既開兼井成俗千百餘年非復先王之舊然而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良心美意則至今不泯顧貧富
不齊求者眾而應者寡志雖廣而力不贍學士大夫每
歎息於斯近時所在有爲義田以給無告規畫有不同
皆彷彿古意四明鄉誼最重縉紳章布序必以齒歲時
往來少長有倫無洙泗間斷斷之歎承平時大門齊國

四明文徵 卷十一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以列卿領畫繡義襟素高邨孤濟急不遺餘力鄉人
猶能道之厥後外祖少師汪公太師史文惠王舅氏尙
書暨鄉之先遠與我家諸父相繼主盟此風不墜淳熙
中故龍舒別乘沈叔晦煥請於文惠王曰隨時拯卹其
惠有限吾鄉以清白相厲其能稱物平施者蓋可數矣
盍用會稽近比爲義田之舉乎王聽其言與吾舅謀以
倡率諸好事者於是或捐己產或輸財以買各書於籍
又得撥助之田合爲五頃有奇歲得穀近六百斛米三
之二而附益未已也買地作屋十五楹於郡城西望京

門內扁曰義田莊經營纖悉皆出吾舅推爵齒之高而有才力者提其綱又擇仕而家食者一人司其出納及莊之事凡仕族有親之喪不能舉孤女之不能嫁者投牒於郡參稽得實以次而授始於淳熙之改元且將二紀雖未能一一充其欲所濟亦多矣舅氏既薨諸賢以鑰閒居猥以見命逮起於掛冠而後他屬今邵武使君高裕如文善樂平丞袁木叔實任其事信義素著木叔尤能周知州里詳悉檢柅滲漏明辨真贗不私市恩於是所入加多而被惠者眾先是以田數序引登諸石猶

西明文徵 卷十一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慮無以傳遠以鑰嘗預於斯也俾記之鑰念昔先人太師岐公嘗命鑰書范氏義田記於座右欲增益揚州伯父義莊以及宗族清貧終身志卒不酬今鄉之此舉無閒親疏可謂允美矣文惠有言曰是田之設非止濟人之急而以崇廉耻之風將使從宦者清白是持爲士者專意學業人知其所恃不汨喪素節以爲子孫計庶其俱爲賢者之歸也敢誦舊聞以詔方來繼自今富者樂施貧者安分與者不以爲恩受者不以爲幸有餘則加益焉不得已而後損焉共守規約以無負先正諸公之意

而後可以久矣凡我里士尙勉之哉

義田莊記

余晦

范文正公置義田以廩其族至今衣冠賴以不墜近世吾鄉樓氏做行之雖規矩不能盡同而宗黨蒙被其惠者彬彬焉蓋聚族而居惟義足以相守而養生不贍則於義有不暇卹此義廩之所傳久也先叔忠惠公未卽世時竊有意焉嘗取范氏規式揭置左右事緒因循齋志而往晦憶昨侍邊親聆誨語若以相屬者晦雖無肖似何敢失忠惠之善意竟沒不嗣乎故自入仕每不自

西明文徵 卷十一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量而欲冒爲之恨其志與力嘗相違也僥倖歷歷節備班行俸餘銖積置田二百畝而經始焉族計以口日給以廩子弟之未學者設學以教之晦非有力可爲者亦非好名而強爲者所以成忠惠之善意耳今徒年營利之夫志有易其世業者爲宗盟羞者爲其日給之不繼耳苟幸無事而食老者可以養生送死壯者可以脩其孝弟忠信使宗族不至於顛危門戶不至於玷辱豈非先世望於後人哉其或不飭廉隅自叛規約不特義所不與抑非我族類矣吾家自忠惠公致身政府青紫蟬

聯至今相望子孫之預計借者歲不乏人熾昌正未艾也惟義之一字今古不朽願吾族相與維持永久也

洛陽花木記

周師厚

予少時聞洛陽花卉之盛甲於天下嘗恨未能盡觀其繁盛妍麗竊有憾矣熙寧中長兄倅終因至東都謁告往省親三月過洛始得遊精藍名圃賞及牡丹然後信謂向之所聞為不虛矣迫於官期不得從容遊覽元豐四年予莅官於洛吏事之暇因得博求譜錄得唐李衛公平泉花木記范尚書歐陽參政一譜按名尋討十始

西明末徵卷十一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見其七八焉然范公所地五十二品可攷者纔三十八歐之所錄者二篇而已其敘錢思公雙桂樓下小屏中所錄九十餘種但概言其略耳至於花之名品則莫得而見焉因以余耳目之所聞見及近世所出新花參校三賢所錄者凡百餘品其亦殫於此乎然前賢之所記與天下之所知洛之所植牡丹而已至於芍藥天下以維揚為稱首然而不知洛之所植其名品不減維揚而開頭之種殆不如也又若天下四方所產珍藪佳卉得一於園館足以為美景異致者洛中靡不兼有之然天下

之人徒知洛土之宜花而未知洛陽衣冠之淵藪王公將相之圃第鱗次而櫛比其宦於四方者舟運車輦取之於窮山遠徼而又得沃美之土與洛人之好事者又善植此所以天下莫能擬其美且盛也今撫舊譜之所未載芍藥四十餘品雜花二百六十餘品敘於後非敢貽諸好事者將以待退居灌園按譜而求其可致者以備亭圃之植云爾元豐五年二月日

連理瑞記

楊簡

慶元二年中冬之月伯兄命主持蔬莖連理以示簡曰

西明末徵卷十一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後畦所產亦異哉簡受而諦視之駭而曰未之見也果異矣作詩以呈曰弟兄和氣與天通連理蔬莖瑞鬱蔥造化神機非遠近不當言異又言同伯兄喜持詩以示仲兄俄而又曰弟亦知復有籬楊連理之異乎殊本而同枝於是恪曰日蘇亦連理悔曰常見之誠異乎常果駢蒂比實者有之未見連實混然者簡又省伯兄常攜簡手徐行東圃視橘實其狀如與悔之所見同簡退而念吾家一年而有連理之瑞四雖儒者罕言祥瑞嘉禾作書古聖不廢追惟先公實德義訓所以啓佑後人深

入潛化往歲鄉以潛藩蒙賚舉子蠢蠢詭冒所至而是
時吾家寂然二弟羣姪勢便力可顧視之若無不惟不
作於其事而亦不動於其心此雖常德細行不足爲言
而俗衰風靡吾家遂爲砥柱簡竊自喜先公流化之效
至是而益著又念伯兄忠信天成進德於內而世莫知
簡每自言曰兄真三代人物也仲兄文雅灑然而深得
復卦之旨於方寸之中作圖記過人皆恥於聞過兄顧
自白其過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而
兄安而行之猗歎盛矣叔弟機仲用改過之力於內而

四明文徵卷十一

四明文徵卷十一

約圖刊本

人未之知又其聞鐘發省自此吐論超越季弟行仲孝
友篤志訟於外而敏於中內心發光不可致詰諸子雍
雍羣孫濟濟雖入德先後之序不齊不可枚舉數而其
大較質而不浮從容乎先公道化之中則同今茲嘉祥
來集不可外索祥不可恃所恃惟德德不可怠惟勤惟
精此簡所以不敢荒而亦先訓之本旨也厥明書於竹
房

四明文徵卷十二

清鄭袁 鈞陶軒輯

伊霍之事

李生成

伊尹居太甲於桐此在諒陰之內但使之居桐為遷善改過之圖未始易之也霍光之於昌邑則變而易之矣人臣無易天子之理孟子所謂易位者此論列國之卿非天子之卿也列國之卿皆國君之庶長兄為之所謂易位者請於天子而易之非自易之也天子可以易諸侯大臣不可以易天子霍光之舉萬世之厲階也自光

四明文徵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為之而後世始有董卓之於弘農王桓溫之於東海王矣然則霍光者萬世之罪人也焉可與伊尹同日語哉

許行論

沈一貫

言不可以一端盡固有甚無謂可嗤而適於事許行之市法是也子少時謂孟子直可無辨耳既游於世而見許行之說易嘗不用於今之世哉先王建萬國立五等豈足以盡天下乎建五等後雖聖賢復起無所得封也夫海內聖賢豪傑大小不倫必非五等所能盡而後世

四明文徵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如孔子不得與管蔡並命是先王輕重長短之價亦不酬矣方今亦然天下戶幾等鄉幾則賦幾何區以別矣而或連數州不異其征學校之廩郡四十邑二十不問其才鄉遂試之選大省九十次或七十八亦不問其多寡消長而大都一例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此亦巨履小履同價也蓋張弛任心上下在手則人無固志事鮮適從趨必取多避必就算爭許攘訟於此焉繁舉大物之道政不必寸寸度銖銖稱也必論其當則荆揚之上駟纔與冀涼之下騎等北郡之正供纔與南邑之幣餘等雖有至精幹明察吏費日損功何論揆量妄取天下而紛更之利未見而害已聞一治之不能而百亂之多有曷不較若畫一而令談者稱故典哉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不亦可與且使賢者不能行其志雖病而能使奸人不能遂其私大利也許子之道以物就價不以價就物未嘗不可雖三王猶用之也自市官之法廢而苦麻濫惡之偽興韓伯休口不二價不能信於女子蓋習俗久敝一忠信不獨行然今天下居物行貨而守價不二者人亦不少類有所自立以成其名也由此觀之許

子之道未爲不行而天下之理不可以目前概也

論文翁

趙由宜

賢侯使爲吏而知有儒者之師所以示吾道之尊也昔盛時儒風日起而吏治固乎吾道之中世降叔季儒與吏遂爲一途矣吏而歸於儒則隱然如吾道尊矣且博士典教之官任專責重非與其他獄訟賓客軍旅祭祀者比講明開迪無非仁義禮樂之教君臣父子之理實爲儒者之師文翁好學通春秋以儒名豈不知儒尊而吏卑儒隆而吏污乃於守蜀之日選縣吏開敏有材

四明文徵 卷十二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張叔者十餘人親與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何哉蓋自秦以來功利之說開於商君道德之澤斬於李斯漢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溺辱非所不至間有叔孫賈誼之流以儒道自名終以迂闊無用六經高閣世不復古但見貪風汚習旁煽交誘學校之不修子弟之不教諸生更繇則不除也蜀土僻在斗隅與笮功諸郡爲鄰風聲氣習往往僻陋文翁安得不以詩書禮樂之教革刀筆文法之習使之幡然悔躍然悟乎不然仕於蜀居於蜀豈無老成典刑諳曉法理可以爲郡縣吏

師者何必遺詣博士而受業焉正以博士儒者之師吏而知有儒者之師正所以示吾道之尊可以見文翁轉移之意微矣

宋太祖傳位論

陸 廷

或曰杜后賢后也知古今識義理其於境外之戒三從之道知之素矣臨終而奸大命豈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曰太宗之謀也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焉觀觀之萌久矣無所施其計而逞其詐故詭言於太后借其臨終之口以爲他日之地耳然則太后何以聽之曰長君幼兒

四明文徵 卷十二

四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說動其利害之情次及廷美之言觸其愛少子之念故不覺其言之入而信之深也豈料其賊心機智也哉然則太宗有黨乎曰有昔漢景帝欲以位傳梁王實嬰直之以漢約其事遂寢趙普受顧命不惟不能諫又從而和之豈非其黨而然與他日慮太祖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堅其盟而固其心又何待於已誤再誤之言而後知其奸哉嗚呼太祖何負於普耶豈特趙普爲太宗之黨廷臣皆其黨也昔者漢文帝即位未幾羣臣請願建太子以重宗廟社稷太祖即位十有七年之久

會無一人建此議者豈非盡為太宗乎或又曰太祖創業股肱心腹之臣布列內外恩深而義固何至於是也曰不然太祖既不能樂然從母之命以付其弟又不能毅然守禮之經以立其子遲疑兩端久而不決誰肯佐不斷之主以犯赤族之誅哉故為天下之主而無斷奸雄生心而忠良攜貳不致禍敗者幾希世皆以宋氏之禍由於杜后之先言太宗之奸逆而不知藝祖醞釀以成之也

宋德祐忠臣哀鑄論

黃潤玉

四明文徵 卷十二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尚論忠臣袁公死節事在宋室趙孟傳雖奸固難遽還賣友之輿論元世袁清容賢者安得逞通譜之私贊意謂宋史不書元志莫載非時有犯忌避諱之他嫌則世無誅奸闖幽之直筆也然當是時微厚齊王先生挽之詩則忠臣之實莫信於後迨元之亡微伯高蔣先生為之傳則忠臣之烈莫詳於今茲焉忠臣之事固有待而昭著天下後世矣而天子忠臣之系存三尺之孤猶一髮引千鈞至今會元益大以昌此非人謀所能致則天之福善者信有徵焉彼其賣友怵勢而晦過忠臣之事

者其子孫滅亡殆盡此亦非人力所能預測天之殃厲者益昭昭矣第觀忠臣慘酷事與元余忠宣公相類而忠宣際遇聖朝廟食於舒載在祀典而忠臣曾不得里奠巷祭為可慨蓋事雖同而時有不同也雖然事亦有與忠臣同時者若歷陽姚興當紹興辛巳戰北虜於昭關總兵者擁兵不援遂力戰而死鄉人哀之立祠昭關曰姚王廟春秋祀之今忠臣宜援斯例樹瓊堵之宮於鄞西題曰德祐忠臣之祠是不惟忠臣靈爽之有寓實使過者式瞻而足以振士氣於百世之下名教所關責在吾黨他日有賢守令即其祠而閱之朝則可儺忠宣之祀典矣吾黨其圖之

四明文徵 卷十二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原刑

吳惠

古者聖入之王天下也仰觀天道俯察物情立法創制以重訓範因天敘而敕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以示其向放教立矣而或弗率有不軌之事亂法之行必痛之而後畏於是不得已因天討作五刑以明威焉大者甲兵其次斧鉞其次刀鋸其次鑽薄則鞭扑夫人之情於家則父母妻孥皆欲保聚於身則毛髮寸膚亦所護養

破絕其家殘修其肢體則非人情見之鮮有弗怵然傲
者是故刑之教與禮樂並曷可廢也然先王之世議事
以制不爲刑辟故人知所忌而不敢傲幸以成之自三
代衰而三辟之制與鄭子產因之鑄刑書法益蔓矣雖
去古漸遠猶沿倣其意而有存者至申韓商鞅之徒率
意增加所謂參夷連坐之法由是始建逮秦而其慘極
矣漢而後雖時有因革以從寬大大抵參用秦法未能
復古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制斟酌百王以著大明
律大誥二書深切丁寧無非帝舜命士之意人生其時

四明文徵 卷十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謂幸矣嘗竊感乎古今之司刑者賢者尙矣其智巧
者則眩聰明以從苛刻慈惠者則持姑息以惠姦宄或
強制其事以就法或文致其詞以成獄奇請乞比日以
益繁而與吏爲市殺人以媚人者弗與焉嗚呼聖人制
刑以弼教豈意後之人倚法以病民如此哉楊君介卿
學問操履素重於時以進士兩出尹卓有惠政當逆瑾
勢張甚屢仆而守益堅居刑曹三年持刑平恕未嘗徇
時有所遷就今涉山東按察司僉事同官者相與謁余
文以先行李夫爲政之道介卿概之胸中久矣况法理

又所明習而既試者征賦力役轉相侵蝕亂獄滋豐莫
可底止若臨之以嚴濟之以操切幾何其不激之至末
如之何也已生殖長育惻然隱之於心而加矜恤焉庶
其有瘳矣乎斯介卿之夙志而朝廷所爲簡擢之至意
也故於諸君子之命爲之推古義作原刑以復之

秦立四帝議

王家勤

漢高祖入關問故上帝祠從者以四帝對高祖曰吾聞
天有五帝時莫有知其說者而北雍時立在秦始皇籍
未焚考據明備而李斯輩稍具制作才獨不知夫五德

四明文徵 卷十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乎臣以爲天有五德化五行以運世治世乃德者得其
理而行者行其氣若皆相等而無主於中則何以運世
相終始故五帝者天之五子雖並行治世而乘時之運
當互禪一長爲帝主以宰之在人君首出庶物亦天之
長子故每禪五德之一而王天下君既秉一德治世四
德輔行則天以一德之氣行應於上而四氣輔行是不
在虛空太極之天卽於五行之中相禪以上所以天下
相洽世代交遷彼秦自文公獲黑龍之後君臣世以爲
有水德之瑞孝公早有吞周之志儼以黑帝自居故始

皇尚黑以黑帝爲天宰而餘四帝立祠乃君以德王天以氣應秦祠良有深意特未審其果當於水德否耶

五德迭王秦以身置其中此是李丞相杜撰此作明眼拈出使從來疑城盡破世弟萬斯同

天辨

烏斯道

或問余天有知乎余曰有知曰天穹然蒼然冥然莫之極也說有謂天如雞卵左旋故渾天饑似焉此亦臆焉而已日月星辰麗乎空中二氣則爲雲爲雨盪焉則爲電爲雷霆陰氣游焉則爲霜雪爲霰豈故爲之耶以

四明文獻 卷十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陽剛言則謂之乾以主宰言則謂之帝以形體言則謂之天天無心肝腎腸無耳以司聽無目以司視無喉舌以司言無喜怒無好惡何有知之有哉曰盈天地間何莫非天之爲耶故位曰天位爵曰天爵秩曰天秩民曰天民物曰天物伐有罪則曰天討罰天之道凜乎其不可違也故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詩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傳曰遠天必有大咎老子曰天罔恢恢申包胥曰人定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汝以天無心肝腎腸也易何以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四明辨并詩

□□□

余觀道書謂四明丹山赤水爲三十六洞天之第九靈仙一都會也山頂有石開四牕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余自少小時甚奇羨焉萬曆癸酉春至仗錫寺求所謂四牕者不可得或曰道旁壁一方石高丈許刻曰四明山心者是也或曰別有巨石中空可入四邊透明然去寺尙二十里道險不可往余信之遂歸然意常悔之至今萬曆庚寅己未年矣復至仗錫九月九日決意往尋從西南下峻嶺至谷底大俞溪復上危岡逾絕

四明文獻 卷十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頂者四五乃至其處而石在山半絕陡峻無路可下乃解脫衣履呼三四土人牽挽寸寸行始得到則石壁面南開一口可高四五尺俯僕而入僅足坐十許人口上下相連者三因謂不連處爲牕耳余行天下見如此者甚多何足云通日月星辰之光而以爲奇也及歸過佛首巖下見一石高數丈刻曰四牕此亦道旁壁石類耳余思四明之義乃此石虛冒其名察其實不然蓋寺在半里許一峯絕高余嘗再登之見數百里羣峯以千百可指而數東西南北無一蔽遮又此峯最中四面山環

繞如內城外又層層環繞如外郭余嘗登泰山雖極高然獨北去甚長其東南西皆無山直下一望至山麓盡矣故獨此山可稱為四明正以四望通徹如一故也若曰通日月星辰之光凡石洞皆然何獨於此山云爾哉余怪好奇者徒欲觀四窗而以身試不測之險又怪此峯去寺甚近而不知登覽使四明之真體而不露也故特為著辨以告後來者毋尚險遠而貴近易且知四明之義在山而不在一石窗也并系之以詩曰四明古洞天迴環五百里仗錫宅其心羣山此綱紀左峯最孤絕

西明文徵 卷十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顧爛張綺山光千萬點一一可指取所以稱四明義正如此耳彼謂石有窗乃在西南底匪惟幽且偏亦復險而鄙儻欲往尋之步步學緣蟻失足千仞谿援手何及矣寄語後來人好為辨茲理忽邇而驚遐達觀良足取

舍利解

周賡浙

無際上人名傳化從天台來游四明戒律精嚴頗徹梵旨寄跡祖關及阿育王王舊有舍利自陸冢宰現後崇飯彌眾偶談暇謂余曰異哉贗之能真也夫舍利之非

真久矣兵燹之後殿廡燬燼舍利安所寄乎此珠購自柴氏製塔者其人尚在蓋假以貽好事者此本僧之言傳化所素諳也日者祭酒戴公悟禪其中一夕邀化觀往化意其假不眠也祭酒見為二為三焉化詰之再祭酒曰吾奈何為上人魔乎詰朝第再往其曰玉宇開朗旭輪當空相與扶至月臺觀之祭酒復見為一本僧亦見為二化眠之真二也蓋祭酒自登第時走觀今蓋三云化始憶本僧言既諗冢宰祭酒事異哉贗之能真也余解之曰佛者無也無非無無也有一非佛無無亦非

西明文徵 卷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佛故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真諦也其以稱舍利子明矣如異此珠之假今見之真是無無也是有有也則又安知舍利之果珠也珠之非舍利也皆非佛也夫涅槃入化金棺自焚則丈六金身亦幻形也世或像以土或像以木施之以翡翠塗之以金碧坐之以蓮花載之以獅象此假也非真也善信男女燕香膜拜每每於此現毫光焉顯圓通焉可謂非佛乎遠者遠公近者靈師其證已至笑翁松枝事尤可觀且師亦知舍利之自乎劉薩訶之拜祈而湧自平地者也

能平地湧出亦能塵劫深藏能遇薩訶而顯獨不能逢
五臺諸公而現乎昔龍劍下鑄一沈於淵一埋於獄雷
煥出而延津飛合矣劍一龍也矧舍利哉率此以論則
又安知舍利之不爲劍乎柴氏之不爲豐獄乎購者之
不爲雷煥而今復阿育不爲延津之飛合乎意其假不
爲假意其真不爲真佛法圓妙正在於此夫何異焉余
也儒衣冠而談周孔於西方聖人語未嘗窺隻字亦無
上上智能言下便悟姑以理臆之如此因作偈曰是假
亦是真無真亦無假參透這如來不在世尊下上人起

四明文徵卷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席合掌曰命之矣

此余舊製也余近日作罪言以詆嗜佛者而復綴此
解得無以子之矛攻乎顧余非詆佛也詆嗜佛而假
者也韓退之作佛骨表而復爲浮圖文暢序於予何
誅焉雖然舍利能以假爲真而嗜佛者反以真爲假
此又余之所未解也

栩栩生蘊篇

鄞水利敘說上

戴 黻

鄞自句章以東瀕海帶江原野夷衍耕民所病水難蓄
而善洩如誌記之所稱蓋已久矣然由昔水政之修具

可考也邑西南連山起四明水之所出匯流注壑百五
十里而始渟滙湍渟至今之所謂它山堰者入於江迤
而東且北環郡城以走海潮汐激引下土故鄞之地東
西割不合分而爲鄉各七而水之所資亦殊而三曰西
鄉之田它山漑之東鄉之田錢湖漑之二水之所不能
及惟南鄉則江之流漑之它山始唐太和間王令元偉
者梁石兩山之閒爲堰以截鉅流激而注之河支絡村
墟達於城郭疏爲漕渠潞爲陂湖昔人入度其不決於
江者大約早則十七潦則十三然積歲沙淤水道填窒

四明文徵卷十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浹月不雨輒以旱病此水無所蓄而善泄之故也錢湖
則因諸山之麓隄而續其弗合環里八十納流七十二
爲堰七湖高於河決而下注凡得三河半故其時鄞之
東田弗侵於歲自唐歷宋湖則屢澱乃令陸南金守李
夷庚者益加開築荆公魏王嗣而浚之其後又復買田
市葑勤亦數矣然宋人已稱湖水僅支一決今於葑之
不治且三百年則湖之加塞可知也乃者甲午夏仲不
雨至於六月湖遂先河而涸它山亦泥於沙港水入益
微東西鄉之田盡病郡縣士大夫日夕蹠龍而雪論者

謂令二水之利盡復則餘潤奚直更支半月東西鄉之田寧有不熟者乎夫君子之憂民則為之慮也遠故其為利也溥今欲鄞溥而遠無他修二水之政而已

鄞水利敘說中

戴鱉

夫二水之為鄞利功簡而事要博取而慮微何也江水中注則一鄉皆並江而田然河高於江可以決泄而江故溪之委也恆亢流寡乃後滙沙漸至故往者於並江買礮累石局木而閉縱之澇則分泄於江旱則納江於河如東之五鄉西之上下水風朔礮石礮乘時漲潮啓

四明文徵 卷十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入之則可以資佐二水是故天有愆時而地無遺利今南鄉地高率於上流鑿瀆引湖注之又稍下為礮以捍拒滙沙如棟木礮是也使入瀆者迂疾曲折而弗能遽蓋古之君子智足先物故能取利博而慮患微如此也歷世既久湮強日加民固痛之而賢智之士乃或未能察識古人之意因循苟簡垂數百年今逾月弗雨二水莫可仰注矣又胡得不亟為之慮也它山堰石世傳非王令者水輒壞去考之宋時錢億唐意張必強皆嘗增石以遏羨流矣物無久弗壞者或堅泐精窳相懸民愚率謂

謂神力弗可加也今宜取石之麗趾者益堰續宋故緒

仍窒其旁罅沙泥所以醜導溪流入河廣度尋僅三數

沙每乘漲淺隘易塞宋人於其外置閘曰迴沙亦莫能

禦予讀考工記有曰凡溝必因水勢善溝者水漱之蓋

言導水就下則湍馳自能漱激留淤宜益治港令廣後

且務徙沙毋置近壩今多置港旁遇雨復入又稍於堰之上流為

防遏水以入庶幾什七之利民得而食也若錢湖之所

恃惟蓄水淤久蓄微其不言而喻然議者輒難之有二

一曰財才勿豫二曰春運深阻夫宋人之役至出常平

四明文徵 卷十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錢米萬計役七鄉之民與水軍之番上者勞費誠鉅其後則以田佐湖市封今湖久不治清水者非獨蒔也故

非浚之不可嘗見曾南豐廣德湖記稱其時張令名嶠

初為度七鄉之田計力賦財擇民之為人信服有智計

者使督役不以屬吏而民皆勸趨夫萬金錢湖一名萬金之視

廣德東西湖爾廣德在鄞西政和開廢今之民豈異於宋故欲浚

之非是道不可浚之而淤土之在湖中者分隅別積為

阜與旁之在山者俟水舟之畢盡乃已或欲如宋議為

堤於湖蘇文忠故嘗行之所謂西湖六堤是也已乃行

視諸碑繕弊與舊爲其屬木醜泄有禁決納惟時如是而鄞東西二水之利可以盡復然而莫爲者非地利殊而財智不逮於古也責任弗專而苟簡之政多狃於小費而可與慮始者希也

鄞水利敘說下

戴 叙

夫天下之事智者創之仁者守之故君子因民之利而不違也鄞西故有廣德湖廢而爲田錢湖故有田佐溪棄而業民使昔人之休澤斬焉弗始於今然皆弗可復已可復而利民者惟風棚一碑風棚在北渡西南宋合

四明文徵 卷十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虞大寧積石爲之以却暴流而納淡潮者舒學士直嘗記其事今碑旁有廟疑卽祀虞者俗訛棚爲伯誌誤從棚考之韻註壅江以溉曰棚如五鄉碑舊名迴江先民命物之意可見也自行壽卽今石碇三十里而近爲積瀆又數里而爲烏金卽今上下二水行春居江下流瀟汐之所易及烏金積瀆則處上游非潮甚漲不可及也惟風棚截然中居去行春十五里當三江之合江水一出宅山二出奉化至是始合流而瀟汐之自行春逆上者又踰旬日乃至河少涸則壅江入潮視他碑爲要濼亦數十里之閒易於分泄然則爲諸

鄉之利焯焯可見而漚廢歲久莫有過而問者嘗見石

埭尙頽陷故瀆中誠欲繕復度水沾泊者計田而賦越

者必眾孔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言不違乎其利

也抑鄞之所恃者二水二水之所恃者諸碑吳潛謂碑

開爲水利命脈此猶善計財者必裁濫臺也比有司歲

役民守碑所局木率責之守者往往雜棄土塗塞引日

至或竊啓盜決近碑者利於稻魚蟹過舟故也且平江之堤疏劣易潰

醜泄之不制甚矣變而通之以盡利此其時乎夫先王

之政匠人溝洫列於六官達於天下後世則猶有令牧

之良因水任川以鄞斯民如王陸諸公者流澤滲漉吾

鄞未艾今之君子懷負絕識而深究痛隱修二水之政

以永鄞人之賜者當有在也芻蕘之說不知所載惟明

者察焉

文說

徐時進

或謂余文且必傳乎余笑謂客慎言哉曾不願聞者之

膚粟巽巽也人言古今人不相及文邈以降若世數然

執中開統道脈於斯文脈亦於斯當日之良史代不寥

寥也秦賈何以不訓誥訓誥何以不典謨沿而秦漢猶

四明文徵 卷十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近古而去渾噩之風邈矣何辜秦漢者之又寥寥也
唐人卑六朝而上三京自謂另闢一境界矣概其所爲
大家自昌黎河東外指不多屈至宋而歐蘇著合之臨
川南豐諸君子而八大家著上下七八百年間而其能
自不湮澌止此他或不無一言之幾乎道而以託於世
若存而若亡謂且得必傳其可耶妄作名字自相刻畫
要不可以欺天下其何可欺後世之天下一操觚而輒
得傳傳且比肩貯此繁蕪有礙日角不假祖龍之疾惰
驅除此不爲愉快而子謂我願之乎凡我所爲皆取充

四明末集 卷十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謂作也從明興而沿自宋元金華青田黃草味近
質而不俚儻亦元醴之適其初何所不蘊釀哉北地而
後王李狎盟一洗前習而更之啜華咀精鍾鑪百氏人
亦謂一代龍門盡於此矣近世馮元成氏持論同異謂
歷下欲高之而其失也軋而不必謂東欲大之而其
失也靡而遺其質未必以元成此評爲二君子損謂二
君子不受此評又不可也俗士貴耳而賤目如其信嚮
微言見訾駭而咋舌若觸天神譴天神罪且下阿鼻獄
何其陋也聖則必稱堯舜無加矣幸我曰夫子賢於堯

舜世不以此言罪宰我亦不以其言爲堯舜貶孟子已

聖夷惠又云夷隘惠不恭品有獨詣師貴構虛亦就伊

人之勝場論之而已矣今之爲人者不許人輕嘗一語

焉得盡後世人口而持之使必曰佳不曰不佳評文者

亦不敢加人一語恐以相齟齬故類文士之輕浮又屬

得俟後世人而一一與譏之使無二議善甚或此矣嘗

乃爽然請曰文之不必病人譏彈如此文之傳不傳自

有在又不得輕許人必傳如此今之文皆不必傳耶余

曰其不傳者自不傳置之可也其傳者自傳一段精光

四明末集 卷十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磨滅雖甚癭腴在浩何必不似河漢排騰皆元氣
所奔瀉哉元成氏又云唐惟韓柳其爲志狀尤精核詳
者不過二百言時已譏其諛墓今睹今人志狀豈不數
吻角侵耳哉是不以文論又以文之品論此言不可廢
也俗有升降事以世移元成氏且察之何元成氏亦自
謂無貢諛矣客或言局僉下九關穆查如今日而令我
夫子在事將奚術而格非心合羣策或計必有妙用矣
余曰否否老夫子之於今日惟有一卷懷而已矣如今
日爲人設詞不少溢譽豈不悖哉吾自秉直惟有一不

獨管已耳噶譚至此而傳不傳又非所計矣以文傳不若以人傳吾所獨喻有在哉

弓說

王交

印峯先生明詩魁貴州挾冊千里干聖主事下太宰注為慈谿博士官其弟子員以千計橫經濟濟而先生以英碩之器應有餘裕無不雅服踰年登三十臘月甲日為誕令期相戒致賀予昆弟子姓謂先生無教非文非文無以登先生之堂今日固文章家所稱懸弧辰也孤則弓之良者也請以弓喻夫天下之為弓者多矣言良

西明文徵 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實難匪良之難所以為良者難也遠於幹疾於角和於膠固於絲受霜露以漆則六材之全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則一年之事而被弦不與焉猶未也赤黑而陽聲者青白而豐末者深瑕而澤紵而搏廉者小簡而長大結而澤者測者沉者求其覆之而俱至何如也滯欲審體欲奠目欲茶必厚其液而節其帑必方其峻而高其拊長其畏而薄其做使其大修莫之或病何如也水火羸縮短達之侯善動強柔內外之權往來多寡安危之幹察無弗精巧無弗時然後三均九和不愧

也及遠破堅入深不格也如是而言良將非天下之甚難者耶雖然聞有持大黃於市者勁柘固撫力中六鈞

質素而弗緣竟三月莫之一售歸取做弭飾之穹隆重形象幹珠鬚稱價千金觀者忘瞬於是通侯諸豪互市疾得反走顧逢飛雁而繳矢射之墮車下弓分為兩而售者不可追矣弓信良也無飾而見掩於做弭者誰其識之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而蔚然澤於仁義道德先生於文章固知其積學且審也揚于王庭迪茲多士而聽售焉得非

西明文徵 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朝之利弓者哉昔晉平公治弓弓人曰幹生泰山之阿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精材也三復斯言為先生壽

求放心說

張邦奇

心非有出入也而以放言謂其所發動之情也情之動而求之非惡其動也惡其動而失其體焉耳心之體至明而至剛也動而失焉者溺於氣而奪於欲也溺於欲而奪於欲則於本體之正固已離而去之矣故曰放人之生固若禽獸草木然而其所以獨異者心而已而至

於放焉寧可不思所以求之耶天下蓋有失其固有之物而百方求之者矣至於心則一念轉移而已即入於腔子之內焉奈之何學者之弗求也雖然入之易未若出之易也吾嘗求之而知其所由放矣凡物欲之交於前有所所溺之謂放無所溺應用之際一息不屑省而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所滯類乎戶居之時惕焉不知其所如之謂放此正所謂瀾於氣而奪於欲者皆不可以不求也雞犬放主則求之心放矣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用也其至明而至剛

四明文徵 卷十二

三十四明 續圖刊本

者固足以自求而自復而不假乎其他也故夫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已矣非有所請而獲之也敏之而已矣於其黯然而不自知也則惕然以省之方其省之也其心固已渙然而不昧猶恐其或放也收斂於至密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以容乎其中夫是之謂一而不一而不一則放者固已復而復者不至於放矣是孰非其至明至剛者之自求而自復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所謂未嘗不知者非明乎所

謂未嘗復行者非剛乎盡其明與剛是以不遂而復也此則顏子之事而大舜精一之功也學者之求放心亦必至是而後可庶幾耳若夫不精則不魚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

蠅虎說

李文纘

小兒輩取壁閒蠅虎十餘枚置罌中緘其口仍捕蠅數十下飼之令爭噉至盡則自爲糧脯大吞小強噬弱展轉畢命止餘其中更無所食久飢且斃乃飼以小黃豆

四明文徵 卷十二

三十四明 續圖刊本

一枚其蟲始蠢蠢然少焉耽耽然既而奮身搏之堅不可食盡力不舍遂抱豆以死小兒輩乃取其豆置案閒凡蠅飛集稍近去豆五七寸許豆輒能躍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爲怪樵聞而歎曰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古人積其精誠或上感彗與虹與霜或偏感怒濤狂風赤旱或旁感禽魚其斯之謂哉夫蠅虎之食蠅其性也豆則非其類也今不能令既死之蠅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搏蠅者蠅虎之精傾於是豆遂發其氣於豆而騰擲之夫以頑豆而可以氣動況彗與虹與霜諸紛紛者哉然

吾觀蘇卿積誠十九年不爲不久乃不能感一羝何也
曰動於感者感最拙不動於感者感乃神也或曰王仲
任虛無篇其辨之也最詳

裁衣者說

周容

崇禎初京師尙恬熙也共矜體貌有厲成者以裁衣名
著非赫然右職不能得其一曰暇然指未嘗拈箴紉云
每且携翦以出羣工隨之至一家必請見主人而後下
翦翦如風生翦已指一工曰若爲之又至一家亦如是
以次畢晚乃收羣工之值半羣工安焉曰非若翦不適

四明文徵 卷十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人體若此十餘年資以裕乃借例參選得司庫衣帶
將就道羣工醪錢是餞酒酣合座起曰衣非翁翦莫當
意是必有道向固不敢請也今翁已就仕版矣敢以請
於是成乃曰予固未嘗爲冗員外僚治衣也治必右職
右職各有體不止脩短肥瘠閒也須審其資眾曰何資
曰官資眾愕然成曰凡人初登右職其氣盛則體仰
衣須前贏於後久之漸平矣又久之心營遷擢思下人
衣乃前殺於後故衣之適體在審官資之深淺資之深
淺卽觀其人之俯仰予能一見而知之也眾皆悅服獨

有一年少者起曰近日人情多意外者吾鄉有初登右
職未習也意自下已而得勢遂生驕是與翁言反矣且
人不自爲體矣以所接之人之體爲體今日而接當塗
衣宜前殺後贏明日而接冷曹衣宜前贏後殺或一日
而當塗與冷曹前後接焉衣將奈何或一座而冷曹與
當塗參伍接焉衣又將奈何翁雖神於翦亦將窮矣厲
成大笑曰若言是也予猶是行古之道也予行矣不可
以宜於時矣周子聞之曰厲成善用翦而年少善用尺
不特以度衣也能以度人厲成司庫彼可司銓思二人
言則知當日京師右職求端其躬正其禮使裁衣者守
其翦尺而無所短長其閒者不一二見也世事安得不
有今日哉於是述之以爲裁衣者說

四明文徵 卷十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弔說

李鄴嗣

馬弔說者起於天啓時以四人相角用俗所鬪紙牌宋
江四十葉而以法行之其縱橫取舍之時形格勢禁各
有深意於論罰更嚴謂之馬弔者言此戲人得二桌爲
本今勝家上五架而三家適各一桌其狀如馬立而弔
其一足也吳中士大夫嗜此戲者至忘寢食漸行於京

師其例不同都下謂之京弔吳中謂之吳弔好事者發其妙撰爲馬弔十三篇客有問余者曰此戲取勝甚多何獨舉馬弔且於十字門最尊百老何也余未有以應之旣而喟然曰嘻嗟乎此亡國之兆也弘光之敗成於馬士英永曆之敗成於馬吉翔馬用而國亡故豫弔之也且馬弔謂之香爐脚折足之象也京弔吳弔並行言南北俱可哀也然馬士英不用阮大鍼國未亡而百老則諸盜中之阮小五也百老雖爲人滅尙可得籌言大鍼雖名在逆案而其餘威尙張也尊之爲老者言大鍼在闖孽四百餘人中其才獨爲之魁也百老冠進賢側首者言大鍼始進不以正也百老膝按一人頭者言大鍼能橫殺人也其上尙有紅萬千生而百老獨貴言大鍼得用則其才非君相所可制也小五兄小二弟小七言大鍼兄事士英弟畜諸小爲一門並進故弟七號曰聽用而其兄二稱立地大歲言曰家長太歲不可犯而乃期則退舍今士英驟當國一歲而亡也小五亦曰天罪星兄天劍弟天敗言士英持太阿使諸小敗壞國家而禍俱本於大鍼罪實通於天也且其戲起自天啓時

明史文徵 卷十二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值闖黨大喪國家正氣遂釀劇盜遂起至國用盡耗而亡故始萬萬貫而極於空無文焉國欲不亡得乎傳曰三月無君則弔已早知有甲申三月之禍也客爲愀然曰嘻如君言吾曹奈何習此亡國之戲乎遂相與毀其譜焚其葉戒不復用且命余著爲說以傳諸吳中士大夫酷嗜此戲者

春秋指要跋

鄭真

眞幼過庭時先教授府君嘗稱王氏經學文藝有過人者余今觀春秋指要二序會眾說爲一家誠可謂博矣若其夏正一說則吾鄉太史存暉趙氏奏議實主之而東發黃氏日鈔讀春秋一書則又多有取於崞隱戴氏者也二序前稱欽若天時自崞隱始後稱黃氏考證尤備豈王氏與東發生相先後里居密邇嘗有以得其傳也耶王氏世居境清寺後今其後嗣已絕獨兄女適趙氏者今年九十餘以死當時不及往拜而問之故其一家父子兄弟文獻之傳皆不可考證獨指要一編則先祖蒙隱先生嘗手自繕錄眞習經先君實以授之故其可見者僅止此云歲在庚戌三月十二日後學鄭眞謹

明史文徵 卷十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識

讀漢二廷尉傳

鄭芳叔

民不難於治也而難於服也蓋治之者平之以法者也服之者感之以德者也以法治民輕重皆得其當其效止於斷事不枉而已以德服民曲直自知其罪不惟服於公罪亦將恥於為非矣况夫民至無知以法平之且有不履安能自言其曲直哉夫自三代以後立人之朝析圭儻爵者每溺於功利之習而古之良法美意混不復聞非惟感民之心使之自服者無有而治民之事使

西明文徵

卷十二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無不平者亦無有矣漢之廷尉若張釋之于定國者一曰天下無冤民一曰民自以為不冤吁天下無冤民者效之淺也民自以為不冤者效之深也何則釋之為廷尉也大抵處法以斷民之事法當罰金則罪以罰金法當棄市則罪以棄市未嘗浮於法而誣民之罪民之無冤可知此蓋徒法以治民而未能使斯民之心自知其冤不冤而心服之也若于定國傳於無可攷之事無可觀之政徒有曰平法決疑之後又能哀鰥寡焉輕於疑罪之際又能加審慎焉若平也若哀也若輕也若審也

皆此等德化治於民心民蓋以己不犯之矣猶有不獲

已而犯之者而事之曲直皆能自知一時罪責之加欣然悅服不惟我之法當於彼之罪而彼之心亦自服我之法稱其民自為不冤者蓋在是矣嗚呼奉法以治者但患不能感民之心使之知而服耳苟能使之知而服焉恥心自生何慮其為惡哉是非治不難而服為難也歟然而二人皆漢之良吏固不當置優劣之辨但釋之不免於徒法而定國則法之中又有德故其效有淺深

題陸渭南遺文鈔後

戴表元

西明文徵

卷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鈔帙後有唐饒州繫語饒州端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諛語而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閱古泉記及賀平原二子除祕書閣等啓以為不當作余早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之累賴以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徧官數子此說既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詞者同為一舌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宜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為渡江以來如

放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諗其放詭而不傷困糞而能
津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爲身謀
爲子孫謀當盛年時如已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
媚一戚里權幸而爲之耶雖血氣旣衰聖人不免於戒
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
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忘仕爲
文不能不徇人之求龐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閒而曰我
意非有他也人誰能諒之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
閱古泉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絕於韓氏者

西明文徵卷十二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其語止此其賀除祕閣等啓絕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
謂知之若雅俗四三人望而能辨其爲放翁與否也併
告理得使刪去云

題趙幾仲詩編

戴表元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太學緣余仁
翁胡國器交遊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奇才高
等名爲詩所與相唱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爲多二君皆
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宮心不敢與較
高下也至余則從旁傳賞歎羨而已然其音響氣趣未

嘗不熟詢而詳叩之故於時雖科舉俗學之累多若詩
之古近與廢本末不可謂不略知其概矣越數火兵奔
播偶有天幸不死俗學於是盡廢詩亦不足以爲名近
憶舊有從游姓氏茫然不知誰亡誰在來上饒有閩清
趙主簿攜致軒詩一編見示讀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
以來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料簡或家有賢子孫
能珍鑿之故不致冗襍散逸主簿君子文昌爲嫡嗣所
編旣一一精選博載而卷中養厚仁翁之徒爛斑在目
爲之喜而感感極而繼之歎也文昌時襲清於放翁潛

西明文徵卷十二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夫資爽於堯章季蕃其襟懷學問遠有渡江前諸老端
緒非近世單閼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更爲訪索彙聚
以俟知者出焉

書張浮休柳行錄後

戴表元

元豐靈州之役士大夫不得其位而不能諫止則有之
矣又可攘臂踴躍於其閒哉余讀浮休公自序此篇之
辭軒軒如喜事少年不以三數萬不得同歸之人爲戚
而以其身得周旋縱觀爲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爲長
者人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公著孫公同而下

皆嘗引大體爭之不得張公於時一陳留縣令耳被敕從軍辭受之節行留之責皆非力所能及既在行實隸高遵裕帳下而靈州傳城之戰沮劉昌祚軍使不得奪關而入者敗形自遵裕始遵裕固非公所素事然乘其敗而許之則虧為人僚屬之誼且既皆受罪於朝疏之則近怨故一不敢置辭而但載經行交際寒暑變遷風土異同以爲好事之助西羌爲中國患幾數百年患不善攻不患不可攻故又激發言之以啓後來者此仁人志士之所喜聞者也世之人食焉而共其祿勝焉而分其功小有戾責揭於書暴於人曰我不與我不與是尙可立足於公之下風哉

題梅庵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戴表元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樸學而好修當魏文節家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閒文節家固多仲容又特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因而不遠數百里千里與仲容過從者不絕余生晚不及識仲容每過其間爲之徘徊却慕肅容致歎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連一日從江村近小民家梁度聞得故紙一束拈

西明文徵 卷十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披而綴葺之知爲梅庵柴君爲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

諱厓字張甫梅庵其別號也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

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世邱壟皆在吾鄉歲

時往返不一柴君豈非從後車載來耶抑或如晉宋間

中人相思命駕乘興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木辱其

顧盼或發於談笑賦詠亦甚光寵矣柴君詩極佳子體

奇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卷中所與人達者如真舍人

宋眉州窮者如葛天民白玉蟾閒往往度史丞相家羣

從相去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

西明文徵 卷十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眼而廢箋敗墨出於塵煤蟲鼠之餘者令人愛惜如此

古人輕齊景公干駟而高孤竹君二子之義豈不以此

哉汪村人尙能言柴君黯黯然一狂酒徒耳來仲容家

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之愈勤夜分

醉極不能引體卽睡擁被曳席明日四壁有吐迹萬天

民名行怪濁世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柴君與之相好

逃行變迹亦相類世無神明則已果有之大丈夫不得

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凌雲霞鞭鸞鳳而游於垓圯八

極之表以逞發其所欲達何足怪哉前輩風流日就泯

沒祇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來益不得聞此卷幸袁氏兄弟寶之他日更會粹柴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爲人也

題唐師善談乘

戴表元

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游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注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算奕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爲常羣子弟載筆光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

四明文徵卷十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愧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蕭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生愈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時衣冠廣席必援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爲年少一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略聞嘉定及端平前後成敗曲折嚙口瞠目有茫然之歎每羣居燕聚聞閭巷牀第猥褻近事則相與哄堂絕倒而已可勝言哉臨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羈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快哉尋常雜書多重復抵牾而

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亡決惑者甚眾固幸遲暮之猶有所遇而恨師善亦有衣食憂且暮且去而不得欸曲相成也於是爲題其梗概於卷末云

題萬竹王君詩後

戴表元

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扈從南來以邱隴在萬竹寮廉岡愛而居之學者因尊稱之爲萬竹先生其詩純委宛出於離騷號茶甘集然端叔實未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者大家惟王氏而不爲叔端之學非薄其學不爲大抵異時江南士

四明文徵卷十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夫發身亢宗必須由明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舉余聞之舅祖鄭公善父鄉貢嘗假館王氏秀發諸祖家言端叔歲時一歸上冢必詣王氏留連欸篤如鄰曲王氏先世待之如奉貴官及退而輒相與歎其無成而惜其徒者以死如此何緣肯爲其學至秀發之子蒞居古桐始爲詩有茶甘之風古桐君死三十年而羣從某以棠墅葺傳棠墅之視古桐直肩隨之其闕茶甘亦可翹足及也傳不云乎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科學盡衰士得反本趨古萬竹之世家

不患無古桐棠聖之好故余於題其遺編而為詳具文獻之淵源如左以俟聞茶甘之風者考焉

題蕭子西詩卷後

戴表元

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
一可諷詠未經者屬余評之始余與丞公往還時居相鄰雖說詩大抵各以承平世家學問相蕩滌譬如飲食之於庶羞殺饌以為不可闕耳未知詩之雋永極味也年俱老蒼加之以世故兵革羈旅炎涼之憂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迫撓之於內於是詩詠味之酸醎苦辣煎煮百出如膏糜果蜜力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生與丞公偈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為多又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恙舒舜侯在馬輿劉正仲在雁蒼胡元魯在峽石每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郵急於百返危韻或乃共和爭奇鬪博下至傳藁生徒執硯童孺歎唾相薰亦有法則今一輩衣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夫淒然孤留人遂無從余問詩者竊自怏怏概歎謂不復談此事矣里閭之閒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壚之憶為之悠然上心抑余評子西詩氣清而能不枯趣廣

四明文徵 卷十二

三毛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而能不俚其橫擬造詣處不愧古人次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閒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為知言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戴表元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毘陵蔣忠文公重珍其最善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廬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為人所敬重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祿苟充官達即崇園池飾館樹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一有營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為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碧輝絢輿臺阜隸之徒嗟誇而歎詫然其為人卑污齷齪雖復巧施為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奇醜狀不過反為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堅苦好學擇粟而餐審泉而飲有貞儒碩士之風余也幸他日童稚成人門戶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以來真游而得登舜咨所謂梅堂者羹蔬啜茗相與仰瞻文公之精風而為

四明文徵 卷十二

三毛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舜咨詳論趙蔣諸賢之遺聞緒行固一快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戴表元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為也為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既又相聚訟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為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千百里間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略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為非子昂者特今人而非之非特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真

西明文徵 卷十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憐哉子昂為音始於琴子昂之琴子昂既自見於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惟楊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閒得其碎然者傳於白雲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鳥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為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為某音為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纔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為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予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聖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

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譖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

能為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譙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為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邇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噓之則唳然而笑始也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為司農琴竟亦不知當為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琴書始豁然有以實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於

西明文徵 卷十二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他樂知其皆可微也顧子昂窮余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言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敬跋錄賜太祖赦文後

王震

右命桂彥良職王傅敕書一通并翰林承旨宋濂跋語皆賢王殿下錄以賜教授臣鄭楷者也王若曰彥良純篤無偽簡在帝心遂待以王佐之任爾楷繇善門之胄學行純篤擢任斯職孰曰不宜於是自崇寧王府遷於華陽王府蓋欲放諸朝廷之待彥良者以待楷焉臣楷拜受之餘裝潢成卷出示臣竊竊謹拜手稽首言曰國

家所以待儒臣者於以崇國本守太平也故凡侍從經
帷必得純正之士以成輔翼之功若夫綜理庶務特其
細爾臣記曩者彥良勸講東宮凡先聖先賢格言大訓
有繫於誠正修齊之要者必啓告再三至於密運嘉猷
多所裨益太祖皇帝嘗目之曰汝可爲帝者師及致政
而還安居養閒以壽終於家迄今鄉里仰其光儀咸以
爲不可及今觀楷之雅德溫恭威儀慎重誠可爲王者
師也朝夕啓沃一出於正他日藩屏邦家與東平河間
比美令聞未必不由楷之助焉迨夫名遂身退歸老故

西明文徵 卷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鄉尤信夫前人爲有光矣臣與彥良爲同鄉且有師資
之益於楷爲同僚復有鄰郡之好又烏能不以彥良所
以事上者期夫楷哉古人云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
爲之後雖盛而不傳臣於此竊有願焉謹書以識於後
紀善臣王霽拜手謹書

題永思言卷 陳東

左丘明有言古之制也子之能仕父教之忠余每讀斯
語未嘗不惕然感也嗟夫古道之緜鮮矣况父子之間
乎今夫士居隱約垂翼蓬茨之時此其蚤暮舛舛慮無

不快一朝仕顯也其已仕顯也迺侈然睚眦庫廩不自
振濯此非必其身尤亦其所從與然矣人亦有言蘭根
與白芷漸之滌中矧在家庭哉是故便勢而明欲俚市
之言信於師資舍義而導情闖闖之說明於丘索矣迺
永思之訓何其遠乎余入楚得從鏞大夫後竊欽服大
夫之高明已乃睇其家遺言然後知東樓翁教然也彼
方其脫跡鴻漸之日始離棄窮厄就顯榮也雖其親知
詎不以便利告語者乃東樓翁言諄諄歸諸元本引誼
章道勸忠納軌廩廩有君子之風烈焉美哉非翁不能

西明文徵 卷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貽賢大夫非大夫賢罔以引揚明休弗墮軼也獨怪
以翁之懿湮沒而未庸賢者固有遇合傳不云乎孝以
事君也慈以使眾也大夫貞信爾雅履明忠報主上可
以爲孝東樓翁縣慈眎教然而使眾之道備矣揚子謂
父子之美也無是父則無是子豈謂鏞君耶

書介白庵記後 盧叔麟

介白庵者宋禮部郎中劉公揚祖祠也公故別號介白
散人云曩麟從大司馬東沙張公纂修郡志蒐放佚獵
幽微核名實惟懼弗稱一日偶得故文學趙君一夔錄

藏元國史檢閱袁公士元介白庵記讀之輒悚然與敬
謂公忠而不激清而不炫殆始終完節者歟顧舊志無
稽僅存名氏於科貢志又豐然懼弗核也因請於司馬
公公曰志逸介白繇正史無傳爾袁史官也且去介白
未遠宜可信者吾嘗讀其書林外集矣蓋取以證焉索
之竟弗得則又曰介白忠節犖犖若此不可使無傳集
得不得無論遂特書之以列忠節云居無何劉之族裔
尋得其碑記像贊於荒茨中友人志登持墨本見示悉
與趙錄協因拊掌曰嗟嗟介白文獻蓋足徵矣夫忠義
之士代未嘗乏不幸跡弗章顯不獲列於史氏者獨介
白乎哉向微司馬公卓越之見信此記而錄之介白其
汶汶泯泯以沒幽光將永闕九原矣既而荒茨中所得
蓋又不但一記已爾人謂司馬公發潛之筆適啓其靈
非歟乃今即是記爲宋史補遺豈不顯且核耶麟嘗攷
鄉先生陳公極宋史綱目備述先尙書顯因論蔡京去
位四傳至著復論賈似道謫判臨安著蓋極祖也乃其
事固核實非傳疑者卽史有闕文亦宜補其遺焉會憲
廟詔修宋元綱目願以事不史見削之傷哉夫介白忤

西明文徵 卷十二

西三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似道屢蒙貶斥蹤跡故與著類乃著不得史氏如司馬
公故削而不錄獨介白得司馬公以傳則他日復有秉
史筆者當知所憑藉矣二公同鄉同時且其事又相同
故併書之

題霞舟夫子桂林讀書圖

錢肅樂

大道中圯馳車毀壁絲綸散軌崧嵩集謀眾神議語篤
生夫子夫子誕生爲道允嗣昇單厚止其男維何智波
澄濬學峯傑峙夫子之貌蒼松古柏虬龍怒起夫子之
度紆餘委蛇赤烏几几夫子之學窮水得源剖石得理

西明文徵 卷十二

西三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伊洛道微勿仔勿肩余瘵余耻孝先經笥發輪振橐爲
我衣被任公書倉散有廩無迪進芬旨夫子之文規矩
匠心肇悅爰禡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夫子是似虛室之
內拱揖聖賢張傑綱紀孔顏爲母管樂爲子苞孕焜焜
修母致子爲神明宰民受福祉驅車始安載書一囊行
山一標服官於朝寒寒匪躬正直是矢逢時不祥飄然
來游婆娑道履手持一編六十四卦得易之髓夫子猶
龍進退存亡不失其軌夫子不言言爲天口咳唾經史
夫子發蒙爲人作日剡剡尺咫舒之彌宇卷之一掬間

樂守衷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交在山水夫子笑曰千期
萬鍾勿以易此肅樂小子遭黥遇劓十年瘡痛今願息
心執經問道庶知臧否夫子許我爲置下座於涯之浹

石雁居士舉業引言

楊德周

昔傅幹以百家爲異饌六經爲庖厨進之則高彪以雜
藝爲庖厨五經爲府藏矣又進之則楊子以天地爲萬
物之邪五經爲眾說之邪並天地經顧不重歟史傳紀
文苑必尊儒林書肆說鈴叢殘玉屑亦孰與於刪述之
大寶哉吾友王貞一貫穿綜覽策塚書崑都無剩藏而

四明文徵 卷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尤覃精於經術其視古專門之學者如何而許叔重之
無雙并大春之紛紜崔靈恩之徧習周宣光之縱橫目
中所觀高才生當無先貞一而稱庫稱箚稱總龜者矣
漢興毛董之徒崇經術而鄒枚者流以文章顯兩司馬
歧而稱之固自有說唐三百年文人指不勝屈而獨以
經術故躋昌黎於泰山北斗斯太玄所謂括矩也新制
破格登巔以經術鳴者珠槃玉敦並載壇坫以貞一之
學殖折角重席可炊而餽也而濡嚙道真涵泳聖涯曾
是足美其七尺之軀畢其千秋之業哉陶隱居曰經者

常通無滯猶布帛之有經銓綜緯緒僅乃成功若機關
疏越杼軸乖謬安能斐然成文貞一巧心濬登靈臺心
解脫其於機關杼軸必有盪爲鼓吹轉爲注脚焉者餘
子何足窺之余固窺之於庖厨府藏而極之於邪焉丙
子山左之役余受事闈中有萊陽宋瑚者年十九作五
經全篇日未昃而授卷灑灑二萬言無窘幅此亦借貞
一並馳文苑儒林者也併書以備貞一之右翼

石雁居士舉業題辭

萬泰

是月之朔子渡錢塘而西歲復失稔民困於艱食吏苦

四明文徵 卷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催科租道殫相望逃亡之屋舉目而是方憂浙東之
粟僅支來春此則不能旦夕矣吾黨生當其時相與無
大商略徒沾沾於時文之業抑末也而況操觚之家號
稱能名者又往往小言破道大文不昭是昔人所云立
事有三言居其下下且不可庶況冀其二豈不痛哉雖
然今之時文固今人之學術上者韜櫓經訓服膺道術
次則闢傳記之腴覽流家之奧其攬意擣詞互臻厥妙
皆有原本非僅剽掠支言鶩華捐實已也嘗觀文中子
之論文搗英綴采之士皆評之曰纖曰夸曰詭而其所

斷然與之以君子而不疑者則惟取夫約以則深以與
蓋有德之言信無德之言僞在當時已難言之矣吾黨
讀書談道所存不在須臾之譽故獨照之匠其技嘗絕
遠於時而臨文之旨則要歸於學爲君子淺深殊方平
奇殊致皆不失爲同心之言也吾社之有貞一固所稱
韜櫓經訓服膺道術人也天與敏妙聞道獨早而退然
不居有處女子之色其胸中經緯異聞糞除俗學不復
知世間有簷簷炎炎之習發爲文章皆有原本蓋不屑
以時文負能名然當世操觚家稱能名者必曰貞一子

四明文徵 卷十二

四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此深有當於文中子之論文也夫文必約以則深以
典而後得許爲君子文必如貞一而後可許以約以則
深以典予友其人讀其文而斷然信之而不疑當時之
推貞一者或以爲長卿之賦或以爲子雲之書此皆形
骸之論也嗟乎兵荒之慘亂氣之所聚也而邇且不幸
而見端於時文吾黨不能鞭撻不庭分憂君父乃猶得
於枯管尺幅之間自旋其學術使端人正士之色不絕
於斯文此亦吾黨之大商略也若貞一之高視人表俯
瞰眾流其亦可以勿叛已夫

拙政述

陸 鈺

政亦難矣哉篤撫字則催科怠急催科則撫字忘然則
如之何或曰寧拙催科勿忘撫字不失爲良有司嗟乎
是不達於政之論矣夫以民奉君古今通義軍國浩繁
賦稅是需催科之政如之何其可緩也第求之當有道
取之當及時災沴不可以不蠲彙強不可以不抑侵漁
不可以不杜幽隱不可以不達虐胥奸吏舞文作隱不
可以不懲能行五者撫字存乎其中矣是故撫字所以
行催科之政催科所以運撫字之心非判然二物也其

四明文徵 卷十二

四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不達於是而姑息以惠奸市恩以徼眾沽一己之虛
譽廢國大經而不顧獵一時之歡娛貽民重害而不恤
若是者邦政之積蠹王法所必誅良有司弗爲也或曰
然則陽城不足法乎曰唐至貞元海內疲於兵革閭架
酒榷無名之征紛然四至而諸道競以羨餘取貴寵如
陽城之抗志不回爲民蘇息可謂賢矣第不知今之所
謂賦稅果無名之征耶抑亦中正之法所不可廢耶而
今之布列郡縣者果盡能如陽城之宅心否耶使陽城
處今之勢抑不知視今之賦稅將拙耶勤耶不可得而

知也是故爲令如陽城當貞元之時則可非貞元之時縱焉爾矣有陽城之心則可無陽城之心詐焉而已吾願諸有司皆陽城其人如學陽城之拙而不得其意流而爲縱爲詐斯不亦涉於巧乎易曰君子定其六而後求傳曰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圖政之本實惟在此拙與巧又奚足論哉余性素拙不能以巧容於時迺茲來督藩稅蓋以拙性爲拙政稱其能矣獨慮有同求拙者之涉於巧也非復古之所謂拙也况輒與辨辨必有以稽其政而反之以自省因退而書於拙政堂之屏云

四明文徵卷十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參考二氏誠

戴表元

古有參氏之國其俗善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盡一國矣於是其奮逆批控邀遏之術特殫其巧焉他善搏雖趨健如堵牆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爲搏者然謀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爲燕遊醴食聲樂以憊其體其人亦以爲吾搏已絕浸淫欲兼他技縱而及於戲弄博奕之事眾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搏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

可畏一少年眾悉曰吾屬所爲奉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腕翔躍而赴之氣喘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參氏爲戒考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考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策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以前茫昧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闕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百家六合之外奇詭恍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業概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之而一邑一邑敬之去之而一州一州異之去之而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其人殆虛爲士也則相與北遊而事之願爲弟子出則安車居則函丈羣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羣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自爲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而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稍厭而去之益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

四明文徵卷十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之人不爲禮今人言爲其國
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戴氏曰二子之取侮其
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遊者何太薄也吾觀自古
志怪之書不一其州國名號非人跡所經誕謾無所考
信其事復非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略而不稽茲二事有
涉於教吾故表而錄之以使儉近娛而安成名者儆焉

西明文徵 卷十二

至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四明文徵卷十二終

四明文徵卷十三

清鄞袁 鈞陶軒輯

桂林仰山廟碑

張孝祥

仰山二王自江而西飲食必祭威德所被齊光日月乾道元年張孝祥來守桂林時李全方寇郴陽羽書交馳於道孝祥謁於祠禱焉曰使廣西不被兵者神之賜則請為王廟於桂且奉神之象以供七月孝祥至郡九月寇平蓋以萬人鬪吾境知其備也引去惟王之仁之靈孝祥不敢盡述獨敘其答孝祥者如此敬選日擇地於城之北為王館御而書其所始使後有考勸桂之民以虔事王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龍井新廟紀德碑

張良臣

乾道二年郡自夏不雨六月我制置敷學趙公分禱山川丁丑鄞尉趙君公砒將命來龍井讀祝竟天油然作雲得蜥蜴二以歸戊子有司迎神甬水門至則猶不雨公亟起告中甫燎薰雨則大至越三日告足尉復奉神歸已事而竣俄有光發波閒如叢炬復紅燄飛動下見龍之首甚大不違顏咫尺大復現小全體鱗甲煥煥有

光久不沒陰風颯然見者魄變龍動已而前一蜥蜴躍

起注視尉若送歸者問旁香火老僧皆合掌歎未有丐

上其事七月建新祠拜神之體不忘良臣謂周漢之際

咸有壯侯巨屏以衛王室晉介江甸迺有琅琊武王保

釐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遞據關右爰暨

東嬴作司并州雖託茲心腹而風迹不競惟我敷學內

自色養外以事君庇民無不誠惟誠故能幽通萬物之

情龍宜有知者也故公命之不愆期而雨施轉耗數之

憂為豐年之慶新祠是營以妥神娛於惟休哉方慰之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視其事盡又圖有言以見之良臣不肖實拜其辱夫以

羊祐登臨峴山而湛輩依以揚聲矧吾屬橐筆撰履得

以奉公周旋異時依乘餘光圖寫金石且有於此者

今姑志祠之所從事以刻諸其側俾後來者有考歲次

丙戌八月十三日

靈應廟碑記

樓 扶

我國家肇造區夏仁覆羣生懷柔百神咸秩無文非有德於民者不祀道浙而東四明為樂國繇晉以來靈應為著祠縣歷千載民依怙若慈父以其司一城之命故

皆以府主稱闡靈播徽家繪人祝而未嘗驚動其禍福
譬諸祥風甘雨其入人也深其潤物也溥人陶粹和物
用阜蕃優優大哉豈惟捍災禦患水旱疾疫必禱焉而
姦芽亂萌消彌於冥默之中者未易以形迹數譬纓蟬
聯日盛以滋四民熙熙懷土安業官爾神化日用不知
歲少不登藉海鬻以活連檣白粲閒擬他往必儒衣冠
示靈以來之訓以界佑至巨室厚藏吝糶者亦然買帆
天際命寄鯨波乘危一呼恃以無恐島夷貢琛既匍匐
肅謁所謂未施而敬者廟食隆盛昭於一方與海邦相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無窮社哉聖朝褒表功德綸命赫奕貴極王封崇列
八字而麗牲有碑豐績未紀庸非斯文之闕乎爰摭譜
牒暨封爵歲月顯詔之以示來者王姓鮑諱其先東漢
鄭邑人春秋鮑叔顯於齊西漢有宣與兩龔同傳至永
昱事光武世爲司隸王其苗裔也初二親顯天祈嗣母
晝寢夢吞日有娠在胎三年晉泰始三年九月望日而
王始生祥光燭室與前夢協命童名曰圓照旣冠美鬚
眉容貌秀偉平生賦性冲粹器度宏遠語言慷慨敬老
慈幼恤孤軫貧好游俠任氣節以擊鮮弋禽爲樂見山

中石以爲鹿而射之旣中視之石因名之爲鹿山東海
魚龍相角海濱民甚患苦之一日有客艤舟岸旁而王
舟至客詢適從何來王謂客曰海口一大魚與眾小魚
競小者將其羣鬪銳大者力若不敵遂奮楫擊小魚中
之雄者因射之退餘亦俯首奔潰霧斂風息大魚鼓鬣
掉尾似有喜色客甫歎息一老叟霜髯鱗裘至王前鞠
躬謝且曰吾職東海有年而九江小龍逞驕結儔暴吾
廬適會戰勢孤幸子助我而今而後海洲安靜如初皆
子之賜子異時必廟食願遣息女爲嬖妾王謙謝毋戲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叟擲水翻浪微露鱗角以去王屬客勿復言請別遣
一小楫後人因號其所在曰小楫客盛傳其事疑信者
半之然自是波濤息驚其說益驗王娶湖上方氏明淑
能守節生子絕肖乃翁篤好詩書王旣薨建興四年葬
鹿山卽射石之所後三十年夢告其子我當再生可啓
我家墓次夜妻夢復然謀于親黨皆曰此非常事當如
夢及發棺尸儼然如生但無出入氣息耳衣服潔潤若
朝夕所服用冢四角燦燦然州人聚觀加敬迺乘雲而
昇練養真神蟬脫塵表道家謂尸解者豈其是乎冢聞

得一鑑非金非石籀文曰東海之寶永和初穆帝聞其
異詔取鑑褚太后曰神物也緘香遺還許立祠王又夢
呼其妻若子曰東海龍遣女在茲汝富會既而相繼以
終因並祠鹿山墓旁梁大通末越有奴鈔寇三千並海
郡邑積歲罹其禍王因巫者語刺史定襄侯蕭祇曰爾
揚我武我濟爾力君第行必以八月十三日破賊至期
寇至餘姚失潮舟膠眾惘然若昏醉官軍悉縛之武帝
詔崇其祠唐神功元年八月八日王降於縣東門託鄉
童終日而歌曰吾姓鮑氏廟食於此自昔及今四十餘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紀□□□縣必遷徙家在鹿山不肯居止鄞水西流
北接甬水給事祖室實吾之廬汝爲我請早爲改圖待
免化龍遇齊得王移汝來封日月交光萬載無窮我歌
章章父老同守仁等告於令柳思古乞更置尉宗魯賢
謂甬水有楊給事宅其子承奉郎宏道遂乞捨故父給
事郎公口遺宅爲廟他無覬特乞子孫嗣掌祠事其世
世無易鸞臺侍郎攝春官尙書狄公仁傑檄奏故至今
祝史皆楊氏吳越有國規度而崇奉之相傳稱永泰王
莫詳所自始崇寧二年三月浙東鈐轄尙書豐公稷奏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犯名改威烈六年三月路侍郎允迪守直龍圖閣樓公
异以雨陽應祈乞封王爵封惠濟王宣和三年六月太
守李公友聞奏睦寇竊發及剡魔巢洞距州近藉神休
不能侵詔加賜額靈應政和八年九月路侍郎允迪使
高麗奏加忠嘉建炎四年二月高皇帝南巡護風濤若
平陸詔加廣靈嘉定四年九月故侯樓公之聞孫鏞參
知政事告諸朝曰時和年豐神有大賜於民願顯揚其
先以及後昆詔封王父協應侯王母協惠夫人元妃靖
順夫人次室昭順夫人王子順助侯紹定間王示夢於
史衛王彌遠作新廟端平三年今太傅丞相鄭越公清
之奏易威烈爲神聖有取大而化之聖而不下闕

老子祠碑

任士林

道有超世而極立言有憂世而教行是皆負上聖之姿
周流天下出入渾淪德盛而時不來者之所爲也老子
是已夫老子生殷之時仕周之日所掌三皇五帝之書
四方之志凡天地之閒消息盈虛治亂升降之故闕之
孰矣是故心超太極之先道出羲軒之上退而論著五
千言無爲之道忠告其上有爲之業善道其下所惡飾

仁義之名以禍生民其意深矣於是尹喜辛鉞列禦寇
莊周庚桑南榮瞿士成綺崔瞿柏矩尹文子之徒得其
言張良陳平曹參之倫得其道得其言者曼衍多方恢
範乘之得其道者建用一致清靜載之寢以成漢文景
刑措之治有以哉然而淮南神仙黃白之書出武帝方
士禱祠之奉行而後老子之道始訕於是裁其冠者爲
老子之徒誦其書者爲老子之學求之老子之道則芴
然如也吾嘗致憾於此久矣大德十有一年當塗杜君
道堅築老子祠於杭州宗陽宮之右像設巍然凡書存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言立尹列而下班以十子各東西坐衣冠古雅道德
以尊既成杜君執簡曳佩執事有恪邊豆有儀拜跪有
容於以洗千古荒唐之愧可謂知本者矣蓋杜君嘗註
道德上下篇又著原旨發揮盡闡皇道帝德之蘊且圖
老子及十子像以翼其學今爲是役也使曩明冲用之
士且暮用之瞻仰之下其於宗教非小補也嗚呼羲軒
遠矣世不幸而有老子之學長往不返之徒取資山林
猶幸有老子之書道德功力之辨有證後世曹參之倫
烏足侔哉遂爲銘銘曰象帝先惟老子尊道德抑仁義

以援淪匪樹異籩豆陳祠容闕班十子東西置古衣冠
人仰止載清靜裨世治後有作敬勿墜

慶元路推官胡公去思碑

程端禮

至元三年夏胡公代且行教諭屠遠以事狀來曰孔子
謂古之學者爲己張氏以爲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是
也吾黨之士藏修閒燕兢兢焉日以是自省至其臨事
猶或失之竊觀胡公職刑獄之繁劇其處已接物乃能
嚴利害之辨整暇詳密心跡始終三年一致茲豈有所
爲而然者庶幾乎爲己之學矣人之稱其孝稱其廉稱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治獄之平允遠邇上下無閒然也而勤士之覲德尤
詳弗能忘願有所記以爲士之學古入官者勸公名潤
祖字敬先廣平之永年人也奉母來鄞量俸入以爲養
雖味之兼羞而婉容愉色曲盡其歡自奉之薄人所不
堪公退卽杜門教子士非雅飭不交吏非謹厚不用苞
苴私謁無路可通猶自視欲然日慎一日初公之來當
積敝之極繫囚滿獄至淹十年或四三年公朝夕審錄
不憚寒暑其所平反不可殫記洗冤澤物之心甚於飢
渴死獄必求其生而不可得乃已其或徇私變易是非

至興誣謗終弗爲奪亦未嘗矜爲己能也既代無以爲歸公性行介潔早年由吏省部入仕以不能媚權貴怙於序遷前長永嘉郡幕亦以廉慎守法有聲余謂公之心知求事理之所以然與所當然而貴其身以必然而已豈他有所爲哉昔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雖齊魯諸儒質行者皆自以爲不能及如公豈可得哉今鄞士之不忘亦曰有孚惠心自有所不得已焉故余不敢以不文讓而紀其事且系以詩曰聖門之學曰惟在己其己伊何此心此理理爲心主其善無比利善之閒毫釐非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明善誠身斯己是爲干譽爲善雖善亦利是曰爲人非己之謂侃侃胡公制行端粹親老而仕悅在養志其母日問平反今幾事待公理不數伯始清畏人知家法嚴此學古入官今見斯士遺德在勤刻示無止

閱視靖州碑

陳東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惟靖故夜郎殊馭既庶既富並於中州承平以來視爲夷鄙命吏不之法號鮮暨卒情而驕時時煽起昨午偏帥恣睢至擊其州守時重函容罵置唇口或曰治之色怒語難養疽不剗遂此傲頑嘉靖

十六年丁酉天子登用舊德起大中丞顧公於留郡俾鎮全楚是夏至鄂秋發岳長沙閒省從勞躬徧歷荒野環大湖以行越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岡入靖至則喟然曰美哉提疆維我遐遺有民匪民實遐明日庚申釋菜孔子廟序諸生於兩階考德陳誼咨文獻之遺餘鏡聲猷之所起已乃謁宋了翁祠宇低回四顧歎吁歎息焉是日也進青衿之士登於鄉校者二十有幾人明日辛酉檄諸邊將士乃大閱武於西郊先是陰曠累日霽然陽開螭虎之士奮鷹揚之氣倍營列陣張魚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烏合變編甲玄旗朗耀川甸爲之角戲陳射博極庶能萬旅佛情爭先赴命然後援桴明誓比厥負勝賞罰以時士百其競旣罷黃髮耆老凡若而人攜杖扶幼儼然進曰惟靖逃於中土三事大夫苗穠我民目不睹中丞旗鼓之節已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哉煦我復我公曰嗟嗟乃疾乃苦惟余之辜余敢自愛以煩吾民乃采羣議納之夷軌謂參議問之惟食欲備其勤儲侍而多委積毋關於糧俾呼庚癸謂僉事東往事漫漫爾言勿庸釀茲懟兇余今爾從元罪旣死殛其遺魁與之更始

惟茲守令黷於貨賄為吾民病解去龜組勿留於境孰
弊孰利惟爾之計謂參將章女令於躬下乃視效毋歎
於已而貨厥部校我聞戍卒無居無處僦廬寄食瀆亂
男女速發公家錢為營百堵俾安即於茲土謂守備桂
往者主裨兩將同居一城令號不行惟靖險害乃在五
開是諸蠻之咽咳其掣甲士千人以往爾宮爾儼乃留
於行謂通道令童正吏貪殘之故州無留員女即攝視
州事以待來者事如律令毋憚於掾而蹈其成於是章
程肆殞德威兩懋除舊布新民乃闔澤復戾斯順性蒙

四明叢書卷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狗園刊本

乃識回面向心遐邇變革日在庚午公遂啓行郎吏將
士咨嗟太息惟公遠來匪夷圖之惟公過往匪夷留之
乃其立表石銘勒鴻休垂視來庶陳東為之辭辭曰奕
葉玄化溢於蠻荆五溪底定渠陽載寧民之無良吏執
其咎若網不綱勢亂時有於鑠中丞明德作人夙夜于
邁綏我靖民下車禮師夙烝髦士即敷文謨亦訓武事
甲徒三千旂旄有爽自公令之颺起雷激公謂有眾無
然憫歎我執其隱釋爾麼么公謂有眾無然飢寒我命
郡國給粟授廩乃遣將軍乃守邊圍於時餼糧於時廬

旅靖人有情公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聽之翦彼叢棘
登之堂皇疏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導仁作靖模式不
劉者風流斯無射

龍圖閣待制趙公神道碑

樓 翰

孝宗皇帝在位之十三年吏部侍郎趙公粹中奏乞正
太祖東嚮之位上攷三代六經之制旁引漢魏晉唐之
規近取本朝馮公京司馬公光范公鎮孫公固中興以
來董公奔王公普朱公震以下及公之叔父渙奏議參
訂其說集而成編謂太祖當居太廟第一室永為不祧

四明叢書卷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狗園刊本

之祖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遇祫饗當奉太祖
居中東向尊無與二昭穆旁列以侍所尊實允萬世公
議久而未正願陛下一定廟制上當天心光昭祖烈上
極向之會有沮其議者公又為闢異一書尤為著明人
以比唐之陳京而攷論過之上既謙遜未遑公嘗撫其
書而歎曰茲事未明吾死不瞑後之君子誰能信之至
上遺奏猶曰推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嚮之位念中原
沈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圖其志可哀也蓋我宋之興與
商周不同契稷為始封之祖其下皆親盡則毀魏漢祖

廟凡曰太祖而上四親之廟亦親盡則毀禮之正也惟唐雖起於高祖而景皇帝始封唐公故以比稷契爲唐太祖建隆初元立僖祖順祖翼祖宣祖四廟如漢魏之祀太祖造邦之主所以列於昭穆者以上有四廟也仁宗祔廟七世已備至英宗既祔僖祖於西夾室禮也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異議請祔僖祖以爲太廟始祖居第一室裕祭居東嚮之位故馮公司馬公等引經爭之安石強辯固執至欲以僖祖配天孫公欲救其已甚請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哲宗祔則宣祖當祔蔡京在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徽宗朝又建九廟之議遂不祔宣祖而復奉翼祖於廟高宗中興公之叔父以將作監丞對首陳其說時方明宣仁之誣謗除元祐之黨籍皆足以快天人之憤故一聞此議慨然從之擢爲御史俾廷臣共議議者十有七人皆合亦以橫議而止光宗時太常少卿邱公宥有請盡用公之說得旨集議又不果上嗣服將祔孝宗始議祔宣祖而少卿曾公三復又申此議吏部尙書鄭公僞以下集於御史臺無不以爲當然而鮮有知其詳者鑰不肖素荷公之知嘗授以全書得以備究始末始時

待罪瑣闥羣公俾爲之辭旣又有旨使定祔廟之制再議而益定自熙寧至是一百四年而藝祖始居第一室正東嚮之位實自公發之而公之亡已八年不及見矣又十年鑰方投閒四明公之子來請曰先公之亡旣辱狀其行而墓隧之碑未立且先公立朝建明之大者無如廟議又蒙力信其說卒正國家之大典先公死且不朽今之知此者幾人哉願有以詩之泣拜不已鑰亦爲之流涕敬敬列斯事以冠碑首又序而銘之公字叔達密州諸城人家世多以文發身號東西趙西有丞相清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憲公而公則東趙也曾祖伸不仕祖公綽累贈右正奉大夫父潛左朝散大夫累贈通奉大夫通奉因官東南久寓會稽卒葬明之鄞遂占名數明今爲慶元府公天資絕人書一覽不忘屬志高邁自幼篤學不煩師傅下筆成章詞鋒銳甚通奉文高一時父子閒自爲知己謂此兒必大吾門紹興二十四年與弟大猷同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南劍州順昌縣主簿乞免截鹽充失收經制錢州與邵武虛認明谿寨兵請乞正支官錢以寬民力蓋初筮已不苟於其職如此三十一年關陞左從政

郎監行左雜買務雜賣揚門雖在筦庫論當世事皆天下大計人已屬望以爲國器矣乾道元年用薦者改左宣教郎吉州永豐縣丞二年丁妣碩人高氏憂四年通奉公下世公抱負不凡聲望已聳七年甫免喪除太常寺主簿公世明禮樂用贊其長輪對奏乞辨雪岳少保飛之寃錄功定謚優卹其家以激勵將士又乞募人耕江淮荆襄荒田不稅不役家出一兵如四川義士進恢復機密十論俾邊帥招中原之人用奇以搗燕山又進制狄權鑑取書傳制狄之說參攷歷代事迹總歸條例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十六門四十卷又富強要策十卷專論屯田頻年雖嘗留意而未及前代者其說有三利害未盡爵賞未重委任未專三書既進送給舍看詳咸云學問淵源議論詳確八年冬遷太府丞再對極論文具之弊願詔大臣崇尚實用明年春除祕書郎翼日兼權起居舍人閏月暫權給事中自後凡三攝此事論事無所回擬建康將佐以獲盜轉官承旨司主之公謂軍律不修部曲劫盜曾無責罰反以捕獲推賞何以示警權臣館舍奪官已久直赴殿試除俸臨安公謂其無一日效第如此則其

類進矣耶律适哩乞其子問職又二子爲額外統領乞寢罷使遠人知朝廷之尊不敢妄有僥覬劉光祖溫以邊功求厚賞條其不應格者五以駁之又論紹興府會稽和買太重欲除子戶之弊莫若以田畝均科仍下兩省集議亦不拘臣之說上曰如此則利害詳盡又奏選將於行伍中有才武智略者許自相推擇更加考察上曰誠如卿言已試而顯者多輒熟不足用對曰彼惟保守富貴不思報國自下拔擢人始奮厲上以公誠實振職每加激獎不可屢書大將眞倖從臣召命亦行繳奏上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允歎其正直且曰卿不沽激不求名封駁皆當正欲如此朕見卿有節概是以用卿公奏臣孤立惟陛下聖明是以容臣愚直後省維持綱紀封駁多則可見公朝臣屢攝瑣闥無非發明公道陛下總覽於上宰執口圍於中臣扶持於下如此一心皆能守法則僥倖路塞小人道消矣但以不避仇怨恐遭中傷上曰朕自照知無慮也五月遷起居郎冬兼太子左諭德當奏講求渡江以來用度酌立定制以賦入之數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命江東漕臣及此稔歲糴米分貯諸郡郊

祀先雪後齋願益加兢業以答上天之眷州郡或獻羨
餘請更加覈實以代下戶之輸除權吏部侍郎暫權刑

部侍郎淳熙元年金遣泛使梁肅富察守中來案富察舊作蒲

察今改二月借朝請大夫試工部尚書充接送伴使待之

以誠折之以理因論和好公曰煬王敗盟送死爲千古

笑肅等唯唯且言其主遣使正欲再堅和好不肯舉兵

先舉則曲有所歸公曰皇帝守天下以仁尤以南北生

靈爲念豈肯容易言兵彼此從順自然和好堅固肅等

相顧云如此則濟矣以尙書開懷見待略無疑忌是以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布腹心不敢有隱事訖奏上大悅曰卿可謂專對之

才矣二年九月除吏部侍郎公久貳天官盡公革弊不

遺餘力乞將堂除架閣以下歸部以開公道以清中書

右選必候呈試方許參選免試恩例並不許用曾經堂

除人及舊許壓在部者請依次註擬以均寒素而待才

能川廣福建到任賞格輕重不等宜加裁抑以革冗濫

選人有力者初任或併取京狀有妨平進公請次任方

許薦舉改官條列銓試之禁甚密嘗奏自入銓曹不敢

苟簡惟恐有負委任之意近懲數吏爲之肅然上曰公

生明卿既無私澄汰多矣公雖愛惜名器而持心近厚

士夫受賜者眾有蜀士數人當改秩而吏以微文沮格

累歲公立爲申改有恩科得官而復衰病來赴銓量公

委藉周至或問之公曰一官姑以慰其蹉跎待次尙數

年何忍沮之聞者感歎此皆不職大概若論思之際知

無不言嘗奏承平日久士風不振凡取人才當以氣節

爲先論軍政則乞遴選大將郡守申嚴藝祖階級之法

使分守益明一日又論四事一博訪諳悉水利之人開

震澤百瀆以除壅塞二歸正添差猥多難以贍養宜分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給田廬以爲兩淮殿最三文武官欲換授者並試文藝

四罷太學混補令方州于解試內取貢敷奏詳蔚上曰

似卿人材難得前後更無一人說卿嘗論王安石及秀

父子姦邪當罷從祀畫像又乞崇獎直言謂人主能來

天下之言則下情通下情通則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

畏近日褒贈魏掞之獎諭鄭鑑足以風動天下監司郡

守治狀顯著宜候任滿召還或令因任過失苟非已甚

且令鑄降以責後效庶免數易之患宰執侍從歲舉邊

帥一人堂察奏聞且與邊方差遣以儲將帥之才又論

唐取武士以八科不試孫吳之書欲仿其制止以步射步弩步槍步刀四事招兵號武士科中者與免丁役如齊之內政唐之府兵農隙教閱以次犒賞擇其出眾者爲之長又請條具積欠錢物有名無實之數因行慶典咸賜蠲除尋遇高宗過南內宴賞坐出此奏兩宮歡甚就宴降旨施行公前後四求外補上眷曲留求之愈力三年始得請十二月御批久典銓曹勞績日著除敷文閣待制知池州時孝宗方以職名爲重非有功不除公以簡眷之深首得之四年三月赴鎮臨政勤敏寬猛相

四明叢書

卷十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濟布宣德意詢訪利病以簡靜不擾爲本而賞罰必行吏畏民愛姦盜爲之屏迹理財節用久而充溢旣補積遺又代貧民之稅決訟如流吏不得預秋稅受輸多取於民公深疾之至是使輸者自概事旣徹聞有旨行之諸路增葺學校親較諸生課程時加餽遺以勉之嘗謂權禁太嚴愚民抵冒者畝嘗獲私茶其數甚多但籍其物而薄其罪官醞價廉味醇私酤不禁而自戢有邑令侵漁官帑止令備償其人慚甚引去公曰錮人聖世不忍爲也大軍分屯下車大閱以錢三百萬犒之軍士歡

服管壘取水回違爲創大池以便汲者百廢具舉兵民安之五年冬詔郡政修學實惠及民陞龍圖閣待制民爲立生祠六年春移知湖州留挽者繫道不絕與池陽監司互乞回避會有言者到任三日而罷凡四任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初遷卒任青私啓遞簡實以匿名書至徹宸聽獄成具奏上因言事關邊徼此而不懲恐有甚於此者上深以爲然遂處極典八年臺評以爲疑公坐鑄職十三年高宗八十之慶盡復舊職十四年屬疾寢劇自言厄運方迫必不可爲卻藥不進求致其事四

四明叢書

卷十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月甲戌薨於寓舍公自持橐之後年勞賞格不用者二十餘年故官止承議郎爵高密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遺奏聞特賜四官官其家二人娶錢氏朝議大夫億年之女封碩人先公一年卒子四人長幼亡次端承事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次端承奉郎後公十五年卒次端修職郎新吉州永豐縣主簿女三長適迪功郎前溫州司法參軍辛勸次適修職郎監嘉興府澈浦鎮稅曾晏次適承事郎知滁州清流縣魏峴孫男七槩棗棗梁棗杲棠女二尚幼碩人葬縣之陽堂鄉同輿之原通奉墓

側六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焉公事親盡孝居喪哀禮俱至先以通奉遺澤遜與長兄之子靖次兄以疾廢又無後公經紀其家取從子竦為之嗣先以次賞及之崇篤外家養從母終身事乳母尤謹親故有以緩急告者力周之孤忠亮直無所附離名公前輩多知己者不緣介紹自結主知器業早就年幾五十始有朝績乾道末年一歲幾於九遷入從出藩睿簡深厚人謂枋用而遽退閒居鄞十年夷然不以得喪芥蒂與太史口公丞相魏公尚書汪公為率真之集僑居僧坊僅庇風雨自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二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號曰梅堂號燕坐曰意足曰樂靜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持身玉潔表裏無異望之儼然即之甚和無貴賤疏戚均為盡禮愈貴愈謙儉素不啻寒士杜門寂寂郡邑幾於相忘凝塵滿席處之淡如暇日幅巾蕭散猝遇之不知其為甘泉舊德也字有楷法水墨積習出入率更公權之閒尺牘為人藏弃告身書名端重勁正見者敬之學有原本文有體要表章雅健追配前人尤喜論治道古今典章無不賅貫論事剴切通曉能動人主之聽詩律酷似唐人杜詩韓筆深造精詣劉白之作誦習無遺

不為艱深奇澀之言矯激崖異之行貌若介而有容交雖淡而能久位既通顯專以薦士為己任片善必欲揚之使達所舉至多皆知名之彥有至公輔者文集十卷奏議二卷梅堂雜志五卷史評五卷及廟議諸書藏於家晚又取歷朝實錄彙提綱目壽世之志未衰也遺令諸子友悌守家法治葬以時親戚之貧者廩給之或請禱曰吾素不欺無事於此嗚呼公之所存可知也矣銘曰藝祖造邦功冠萬世廟立四親如漢如魏廟曰太祖尊無二上室居第一貽則東嚮昔在五朝四親未祧開基之主列穆與昭猶虛東嚮以俟後世既祧而復熙寧橫議羣公□□百有餘年惟公會粹集其大全神堯興唐封始於虎陳京抗論為唐太祖公之為力倍過於京惜議之行不見其成孝宗聖明惟賢是簡問公安在何見之晚乾道之末幾於九遷入從出藩聲望燁然建明非一廟議為大自公發之禮正昭代惟茲大端足以不朽在天之靈其昌厥後我作斯銘不顯幽光嚴嚴豐碑以賈其藏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二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楊守阯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甲午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卒於杭州私第有司以聞遣官諭祭營葬以十四年某月甲子窆於三峯山先塋之側夫人沈氏附焉禮也公諱時正字尙一字季爵姓夏氏其先隴西人唐濟國公諱魯才者始遷浙之慈谿傳二十二世曰千秋者又遷定海傳五世至公之考又占籍仁和遂爲杭州人曾祖均甫祖叔茂考誠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母潘氏累封太恭人公舉正統十年進士高第爲刑部主事丁奉政公憂復官陞郎中奉勅錄囚福建平反死獄六十餘人有盜劫外藩王府邏者蹤跡至閩執其疑似十人於獄拷掠死者半之公偵得眞盜獲龍鳳服飾爲左驗遂抵罪而先繫者尙九人破械出之上杭飢無賴民欲爲變遂亟發倉賑之先事後聞人以爲有漢汲黯風天順元年陞大理寺丞五年陞南京大理少卿丁恭人憂服除改南京太常少卿成化五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盜殺商人於上新河屍浮於江每夜遡潮抵其旅次或疑酒家傭逮繫具獄公至廉得逆旅主人利其財以女誘之私而殺之一訊卽服釋酒家傭南京刑部獄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十四明錄書 約圖刑本

囚有欲亂其子婦強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公復引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劫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十惡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以已行已殺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爲所奸倫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尙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不忍加之死此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陸公瑜覆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謫戍邊公所建明也七年歲大禮朝廷簡命大臣分道巡視公至江西興發勸分賑飢民二十三萬戶裁省諸司冗役數萬人黜不職庶官二百餘人所至命有司興學勸士條析兵民利弊而興革之遠近悅服長河洞流民嘯聚有司不能禁公親臨其境諭以禍福民擁公感泣羅拜享以牲醴公選其子弟開敏者若干人爲學官弟子或補胥吏境內帖然南昌城章江門外每歲夏秋之際潯水挾風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十四明錄書 約圖刑本

濤爲患鬻城址欲崩浸淫民居半壁公召監司會計帑
羨得數千金分遣官屬固城壘增築南昌瀕江之堤及
豐城諸縣陂岸各若干里皆百世之利也舊例上供之
稅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以蘇官田稅重及民無厚產者
有巡撫者盡以歸於仕宦之家公乃悉復舊例又諸王
將軍莊田之賦及勢家應供之稅多累民代輸公令所
司按籍追徵得萬餘石以補貧民之逋稅以是悅公者
頌之不悅公者毀之公曰吾知爲國爲民耳不遑他恤
也既還南京明年四月以疾乞致仕得旨俞允時公年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纔五十九耳公歸杭至僦室以居自如也布政使張公
瓚等重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處公久之書院火公歸
慈谿今天子卽位公進階一級弘治十二年三月布政
使楊公峻遣人迎公還杭舍於歸錦坊日著書屬文猶
作蠅頭細字至臘八日忽覺音澀體疲亟呼諸子曰吾
將永逝矣明日日午遂卒壽八十有八夫人沈氏同邑
人有淑行累封宜人公卒之明年九月壬午朔亦卒壽
少公一歲子男四長明楨次明棧貢士出後伯父次明
標邑庠生先卒次明楨儒士女二適士人聞昂庠生姚

瓚孫男九慈薰慈煒慈瑩慈燦慈能慈蒸慈燿鳴陽女

十曾孫男九女七內外五服至百二十八人公性孝友事
親甚嚴敬處同氣雍睦母夫人髦年乞歸省得賜楮幣
洗腆爲樂官大理乞遷南京便養嘗進階乞移恩以封
母每遇忌祭必哭盡哀二兄菴耄弟亦稀年天倫之樂
老而彌篤訓子姪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遠引杭
先達如貞襄之忠于忠愍之烈姚文之孝王文璉之節
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公以宋殿帥施全布衣劉元升
俱死忠義言於御史朱洪主事林沂各立廟祀之公博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學高才工詩文善楷法行書多所著述於稽古禮文之
事尤詳以朱子家禮爲未成之書晚年多從儀禮公本
儀禮參定家禮爲士儀禮略十卷人或以爲繁公又刪
爲舉要十卷以家禮深衣有未盡合古制徧考諸禮書
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作深衣考一卷以禹貢
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理沿革不同考古證今作禹貢
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常志十卷致仕後修杭志六
十三卷公自號留餘道人有留餘稿二十卷又有瀛嶼
稿梅花百詠西湖書院十六題皆孤山所作東歸稿拾

穗三詠則慈谿所作晚年以春秋胡傳及諸說互有得失著春秋辨疑未半而絕筆吏部侍郎葉文莊公嘗評公之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如簇繭抽絲纏綿宛轉又如秋鶴引吭闐有餘韻亦可見其概矣守陟先大夫位不稱德而所交多一時英俊於公尤深今公之歿先友盡矣可勝悼哉既為位以哭適明檣來南京以公門人徐奇所為狀泣請為墓碑且曰先公治命也嗚呼陟何足以辱公之命哉惟通家世契以文字相周旋雅矣今亦安忍違之且公在大理及江西時事予兄惟貞

西明文徵 卷十三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理又能語其詳故為敘次如左昔蘇少公作歐陽公神道碑謂某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守陟於此亦云銘曰伯禹佐舜禪有天下殊其微號建國曰夏迨其後世以國為氏隴西之夏豈其苗裔唐有柱國始遷於明自明而杭哲人乃生博學洽聞名聲焱起高擢賢科薦陟郎署被服儒紳緣飾法律錄囚於閩洗冤澤物丞弼大理出入兩京暫改奉常復遷棘卿禮儀有志刑辟有議著為甲令傳於永世天子曰咨予閔歲饑爾其往視大江之西公拜受命荒政是職散利薄征政省役息

甘萬維生公手撫綬繫起死人枯骨豐肌澤水醫城民其魚矣公禦其患莫厥宅里除其蠹賊擾其龍蛇為國活民遑恤其他急流勇退天脫其羈笑傲湖山大放厥辭禹貢山川諸儒異說稽古證今著為詳節士儀儀略人猶憚煩刪為舉要可永不刊深衣有攷古制可述春秋辯疑未成絕筆國有恤典墓有穹碑勒銘紀績百世不隳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敏後渠崔公

神道碑銘 沈一貫

西明文徵 卷十三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歲癸未余預春闈中土得崔子士縈奇之果文敏公孫也士縈試吏十六年而猶然一耶夫公固守道不售者貽謀之徵哉士縈為余言公葬未有碑丐於余余豈能知公而足為公重抑不敢不諾會國家有大編摩余哀昔之傳公者得九首而互詳略為之一之今文人好以形似語易其所從來以俟後人而系之銘傳曰公諱銑字子鍾一字仲島河南安陽人父陞仕至參政有廉靜聲公少負奇弘治戊午舉於鄉屢不第與三原秦偉馬理高陵呂柟榆次寇天敘林慮馬卿同邑張士隆為刊

浮篤行之學乙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校孝宗實錄戊辰同考會試執政欲私其子公不可而執政子竟錄於他手劉瑾擅政卿佐謁跪公及修撰何瑋遇之史館他日史官旅見皆長揖瑾怒謂張紱曰翰林盡白面輕薄生銑尤甚宜罪紱不可實錄成瑾矯陞史官俸一級而調部州縣以練政公得南驗封主事瑾誅還故官李文正當國好文藝公勸以及時悟王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書千餘言滿九載陞侍讀告歸嘉靖改元召修武宗實錄已直日講陞南祭酒明教條正文體日坐東堂

西明文徵 卷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謚文敏公好古敦禮不妄取出處矚然中廢居洎上十六年折衷羣言廣授徒以師道自任稱後渠先生其言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不喜時之言良知者以為霸儒又曰讀經驗諸行事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邇害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初為古文詞鄉人或授以文選公不屑去學左氏瑰璋不襲人嘗為述居其略云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者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先生曷知之以昌其名崔子曰是難言也聞宋代有村如桃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既樸而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異更狡而天況乎好新重異以常為陳陋紕綺而衣麗毳厭膾炙而食蜺蛤所好愈高所失愈遠大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乎醉醲飽鮮且有伐生之患况蜺蛤哉吾見其驅於疾疾而已所著有松窗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讀易餘言彰德府志洎詞刪定二程遺書朱子大全子滂舉於鄉孫士縈癸未進士今為戶部郎銘曰黃義而

西明文徵 卷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前風淳道樸史籀寡文竹書猶逸勳華執中夫有受來
而其景運日朗以開尼父邈前斷從此始若齊璣衡立
歲綱紀豈無特喙鳴衡行太陽麗空譬彼小星云何
末年浸以漫漶家則不競召戎來變有奎聚緯大輿積
微迨於曾玄亦或相誰是無他絲匪衷之故甚精必愚
或詭而忤窮經蹈躬反性完初夫道坦然寧忘故吾有
卓崔公中原和理來儀聖明誨人規矩動徵洙泗暨於
關閩學以爲己仕以爲人處世橫行堅白靡點天作嵩
高其儀有嚴往踐南雍青衿若雲退考洹室經耕史耘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列本

乃晚而駕崦嵫載紕顧猶採榮豈其食實道世相喪自
古爲歎馨則闕諸泚蕙谷蘭是時異者舍王而霸公終
不許道無假借王微猶一霸雜何居漢豈不大終愧唐
虞作書滿車日星同燦後世有雄逢之暮旦我銘公墓
不敢爲容言必稱先道寓諸庸其文雖史其事則野游
夏不費用信來者未緘金匱立之墓門於千萬年來徵
斯文

資善大夫工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川

劉公神道碑 沈一貫

上所簡任九卿得先帝戊辰多豈祕省之儲從祕省出
尙七人晉川劉公其一也公之歿東阿爲之狀山陰爲
之誌而以賜阡之珉屬予自余預機政借前籌莫如河
漕戊戌之秋得公而始有所藉手則余之悲公其恤國
也公旣繇常吉改兵垣用夔非謫蒲丞徒知盧氏萬曆
初召補西曹調民署乃兪豫臬參議關中督學我越中
歷齊楚藩臬長晉中丞撫保定已協理中臺佐邦治奉
尊人喪還里久之以河決黃堦起少司空兼僉都明年
上功拜尙書敍歷中外三十餘年官階十六易而矯節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列本

懿行未易縷數所爲難公者則西曹時與大司寇爭疑
獄司寇子死比公傅生議司寇不能從竟以失入譴而
人始服浙故多材先是學使者行剋核之政公至則衡
文采實不爲毛舉所甄拔皆一時秀髦在西輔適無秋
而有倭警師徧於天津羽檄旁午公外調兵食內理荒
政是歲也饑而不害博陵盜起嘯聚至千人所司議勦
公曰不然好則人怒則獸草薶之不忍下令殲其魁餘
勿問人謂劉公尺檄實於十萬師故事河與漕皆設府
上以公宿望舉兩府屬之監司守令受節制者七省公

謂河漕患有標本而工無緩急循商上鉏虞城以下至於彭城得所謂趙困者買魯故道也而鳩工焉開積壅疏支流隄堰開壩增卑倍薄延袤若干里不淹時告成上嘉資晉秩廕子於是有一湖之役二湖者邵伯界首維揚之巨浸也涉者虞湯公關裏河避之行旅無恙於是又有泲河之役泲通淮海渠成則漕無乞靈於河也公排羣議躬闢鑿有渠形而病公故恂恂長者至講書大事不惑於呶呶之口趙渠潘司空患費而止者也泲河舒司空鑿而中輟者也力主必行人多公之斷自少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問家人產恥言錢穀而行河輕費指計無爽趙渠僅費金十萬二湖三萬泲七萬畚鍤雲興未嘗不宿飽人又多公之辦爲政持大體恤民瘼行河時籍郡邑城旦以工役相準所活無數病旣篤乞骸於上不許則從牀節簣中治程書不及私所謂致身者非歟公宦蹟最多而行路爲烈昌黎有言君子所以信於天下者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也公之後河議築舍王家口乏成效而益厯公思也或謂公經世不必復爲出世學所論朝聞夕死卽山陰東阿猶河漢其言余謂孔子有浮

雲堯舜亦有浮雲腹水者亦自曉冷煖耳未易從人品量矣公名東星字子明號晉川山西沁水人世居邑口曾祖文住有隱德大父得保父賓俱以公貴贈封吏部侍郎母牛淑人生嘉靖戊戌卒萬曆辛丑年六十四配李累封淑人子用相貢士娶韓繼娶栗孫男一銘曰藹藹吉士維國之楨維岳之靈祕省起家禁垣司駁直聲嶽嶽鳴爲陽鳳斥爲仗馬誰爲爲者逍遙如往卽丞卽令不容何病迺晉爽鳩迺治爰書明允疇如師模我越鑑不遁明器無失型保釐齊楚以教以撫允文允武釐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穀之西是拊是飭保障馮翊銓銜重寄特簡以貳山公啓事奉諱而旋帝優其卹人跂其出河伯不仁黃涸爲墟廷論攸歸召拜司空荒度土功爰濬趙渠賈魯之蹟其涂可闢旣奠二湖浮泲其期胡不少須鞠躬匪躬古之勞臣吁嗟百身誰而喪道誰而喪世何思何慮國評已定易名之章俟諸太常我題其碑採彼輿議風於有位

資政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

琢菴馮公神道碑

沈一貫

贈太子少保馮公琦字用蘊青之臨朐人萬曆丁丑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歷禮部尙書兼學士歲癸卯卒於位壽四十有六海內士人識不識恨不大拜究厥施而上亦云是前輔錫爵所常薦者爲憮然云公天質奇璋氣朗朗絕塵學無所不闕期於致用入史局益究心我列帝典謨洎先臣條畫供奉日講十餘年所陳說治本亂萌比古諷諫積有若干卷爲侍講宮坊時或議閱玉臺礦可助邊則移書守臣此千數金幾何而使令他日有聞而膺使者孰利多寡也東朝未建下詔並

四明文徵卷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綉園刊本

封三王則立奏記太倉公有祖訓在太倉公亟引爭直謂左庶子馮某語臣如此爲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時倭在朝鮮封議與則言倭跳梁海外方張甚安所急吾封先是寧夏卒據城畔公策之謂宜用閒無急攻而輕決河灌城微獨多殺傷士且恐水壅猝難自反卽以雄鎮百萬命易數百賊未稱得計矣罹外艱家居聞朝事有不可輒憂於色西虜創後談者爭言罷市公曰言何易哉曷不問內備而亟挑釁爲所與諸制閩書權關右雲中上谷緩急甚晰師救朝鮮咸疑我不可代人受兵公

曰我非救朝鮮乃爭朝鮮漢人故用西域制匈奴矣假令朝鮮折而入於倭且代倭難我惡乎其不救經略邢大司馬濟師公力贊之今日如唐蔡功斷乃成耳倭旣遁異議猶不休公謂諸臣久異域轉戰數千里藩屬復完不可謂非功卽有所亡失詎可謂罪此其前後料敵無不踰度懸中者其在吏部入則佐太宰澄流品出則廣延見周咨詢隨人地資望而剴酌所宜疏定銓格每月令旦書其需次之俸而揭諸屏次銓之旣月復如之幾幸者乃無容私而故事計外更有疵者悉署不及公

四明文徵卷十三

三六四明叢書

綉園刊本

謂京考有浮躁之目浮躁者過非不及也必正其稱乃服人心疏而增之蓋少宰二年而草建儲停礦稅疏甚多皆剴切曲盡善以邇言微語作轉旋上諭及君臣一體則爲羣臣引咎以微動之楚璫陳奉罷還則請釋其所誣逮者卽以推勅降官被詰則言今選曹不易爲宜容其以落階供事嘗譴職方空其署則請免其比舍不願事者而因備列數年中所連坐者咸宜甄敘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也上或用或不用顧察公悃誠而時爲霽威將舉三慶典特簡公秩宗三日而具儀俄司設璫稱

費訕欲改期公瞿然曰中外眼穿此舉今已晚何所得若
言適戶曹郎董逾餉四萬金出都遽以便宜止之而昇
司設禮遂成因言上以大禮成歸功聖母親朝長信宮
加徽號事親至孝願持此事天躬郊祀之禮上勞之云
其須三殿成壬寅之反汗也公抗言聖體危而復安何
可令聖德光而復晦播二三之令失億兆心後有緩急
人誰信之亦思瀕危時有金如山何所用哉復以災沴
三疏論中使皆報聞其得稍禁抑者若晉璫孫朝許魏
中丞允貞而言貞清操無兩臣願以百口保得不問張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者培一令宜調高宋者輓一藩使可巡撫公言此輩
何如安可令侵黜陟權饒倖既墨敗緣稅事希復留公
削其籍粵璫李鳳爲其翼堅營貴官公謂大司徒何可
令此事自今始俱得寢所遺璫乞關防至再公固毋與
上迺以牙章代之而佐銓時痛故大司馬張公經讒死
白其寃與卹典麻方伯溶卒貧請特贈太僕卿典禮時
疏瓊故相高公拱有款虜功卹贈賜諡通政沈公子木
請復建文君祀議廟之於懿文側若申定宗制則議罷
秦志長子封尊崇繼妃封皆據法持公凜凜必行無虞

中格而旁撓也秩宗二年疏復十數上易簪時猶刪其
嘗所草牘而奏之比於尸諫遲明度疏入乃瞑嗚呼可
謂致身盡瘁矣弱冠登朝二十七年自以世受國恩念
所謂報主承先者曷刻在慮大旨欲引當道顧先務自
捐成心厚集君子之朋乘宜量分而精圖之恆言今朝
士自相猜何由信於上不信則不任不任且旁啓竇必
也至誠至公息爭絕嫌庶有濟乎又曰吾儕當以體國
奉公爲先別白是非爲後誠意感通爲先犯顏觸忌爲
後寬一分有一分之益成一事有一事之功毋爲艱鉅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輒諉噫此眞救時要術古大臣詎有易哉斯人之早世
也天命也夫余屢隕涕而爲之碑銘曰方公誕時於鑠
有徵銜火曜闡母也痛與王母曰嘻睹冕而絳稱宋魏
國昔於來降襁斯瓊寶肇叶嘉名誰能叶之實韓載生
煜燁五雲著祥臚句藜閣蘭臺亦茲早遇若韓焚草公
乃不驚若韓籌邊匪旅以勝若韓鋤奄匪勅用正長流
深壑淳乎厥神高山大岳靡乎厥眞謂稚圭誰吾用輒
是來去一身曩今閒起孰氏爾輶寶位與年寶位與年
人胡卻前我書豐珉旌此靈域重來何時祚我明德

明故權兵部尙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鄧張公神

道碑銘

全祖望

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東拒命雖一歲遽定而山海之閒告警者尙累年吾寧之首事者爲錢沈二公其閒相繼殉節者四十餘人而最後死者爲尙書張公方錢忠介公之集師也移檄會諸鄉老俱未到獨公先至忠介相見且喜且泣旣舉事卽遣公迎監國魯王於天台王授公爲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官如故入典制詔出籌軍旅公雖與忠介共事而持議頗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盡同閩中頒詔之使至議開讀禮張公國維與熊公汝霖爲一議朱公大典與忠介爲一議公出揭以爲當如張公之言因請自充報使入閩以釋二國之嫌王從之及自閩還累有建白不見用江干之破也公泛海入翁洲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公從之旣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爲用公勸名振還石浦招散亡以謀再舉乃偕還王加公右僉都御史時威虜侯黃斌卿守翁洲名振以石浦之軍與爲犄角明年松江提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斌

卿心不欲往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揚御史馮公來第與

公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沈公死之公與名振皆被執有百夫長者識公導之使走乃得至公之故王午房老知諸暨縣錢氏七日閒道復歸翁洲時忠介已奉王出師於閩浙東之山寨亦羣起遙應之公乃集義從於上虞之平岡山寨之起也因糧於民民始以其爲故國也共餉之而其後遂行鈔掠民苦之其不以橫暴累民者祇李公長祥東山寨王公翊大蘭山寨與公而三履畝輸賦餘無及焉庚寅閩師潰諸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以王保翁洲名振當國召公以所部入衛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辛卯浙之提督田雄總兵張杰海道王爾祿並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是秋大兵下翁洲名振奉王親擣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拉公同行翁洲陷公扈王再入閩次鷺門時鄭成功軍甚盛旣不肯奉王諸藩畏之亦莫敢奉王而公獨以名振之軍爲王衛時時激發諸藩使爲王致貢然公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聞之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豈與吾異趨哉故成功與公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

已冬復閒行入吳淞專招軍於天台次於翁洲明年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達江寧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掠瓜洲復儀真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翁洲是役也故誠意伯劉孔昭亦以軍會或曰孔昭南都之亂臣也公何以不絕之公曰孔昭罪與馬阮等然馬阮再賣浙東而孔昭以操江親兵栖遲海上者蓋累年矣則其心尙有可原倘疾之已甚使爲馬阮浙東之續將何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補乎聞者服之是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付公自公平岡入衛之後部下不滿三百至是始盛乙未成功貽書於公謀大舉丙申公軍於天台是冬軍於閩之秦川丁酉大兵遷翁洲之民公還軍翁洲時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是年七月成功以師會公北行仍推公爲監軍治舟羊山羊山多羊見羊馴擾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至是軍士不信而烹之方熟而禍作碎船百餘義陽王瀾焉復還軍

翁洲治舟明年五月成功會公於天台悉師以行游軍至於鄞之東鄞師次崇明公曰崇沙江海之門戶也有應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爲老營倘有疏虞進退可依也不聽而請公以所部爲前軍向瓜洲時大兵於金焦閒以鐵鎖橫江所謂滾江龍者也譚家洲岸皆西洋大礮雷鉤而公孤軍出入其閒成功遣水師提督羅蘊章以所部助公又令善泗水者斷滾江龍而支軍進奪譚家洲礮相約滾江龍旣斷則公卽進踞上流奪其木城以夾擊之滾江龍雖斷然舟多應礮而沒不得前公登

四明文徵 卷十三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柁樓焚香祝天飛火夾船而墮遂以十七舟竟渡公渡而譚家洲守礮者亦走木城俱潰操江都御史朱衣祚被擒明日成功始至城中出戰不利提督管效忠走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鎮江成功恐江寧之來援也公曰吾但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爲成功卽請公行未至儀真五十里士民迎降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捷公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而致書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郎廷佐懼甚不意成功卒以水道來

大兵之征黔者凱旋聞信倍道而至請同守城於是嚴備已具七月朔公哨卒七人乘虛入江浦初四日成功水師方至次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爲江楚所往來之道請公往扼之公頗以成功年少恃勇爲憂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得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圖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東道休歛諸城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繁

四明文徵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昌宣城寧國南寧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陽青陽石埭涇巢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水溧陽建平二十四縣初公之至蕪也兵不滿千船不滿百但以大義感召人心而公師所至禁止鈔掠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拄香望見衣冠涕泗交下以爲十五年所未見瀕江小艇載果蔬來贖易者如織公軍人以船板援之而上江濱因呼爲船板張公之軍公所至城邑入謁先聖遺臣故老赴見者角巾抗禮撫慰懇至守令則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留之遠方豪傑延問策畫勉以同

仇多有訂師期而去者日不暇給於是徽州降使方上謁而江寧之敗問至初公貽成功書以師老易生他變宜遣諸將分取句容丹陽諸城邑如白下出援則首尾夾擊之如其自守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城可旦夕下雖有遣水師提督羅蘊章招撫吳會之命而未行但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設雲梯地雷并造木柵而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駐防兵亦來援長驅入城莫之遏者前鋒將余新銳而輕士卒樵

四明文徵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蘇四出營壘一空化鳳謀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擒新以去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竄未就大兵傾城而出諸營瓦解成功之良將甘輝亦以馬蹶被擒死之軍遂大崩初議取崇沙甘輝之言與公合及議遏蘇常援兵輝言亦與公合而成功皆不聽以致敗公之聞信也以爲雖敗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祕不使諸將知而更貽成功書以爲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知成功并撤鎮江之師竟入海先是鎮江之捷漕督以師援江寧

中道溺死松帥馬逢知密以書請降其自巡撫而下皆
出走故公勸成功持久以觀變既不得請江督鄧廷佐
等復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扼公歸
路期必得公而後已公與諸將議以下流已梗而九江
一帶尙未知我之敗我麾下已萬餘前此豪傑來見者
又多成約不如直趨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家子弟以號
召江楚八月七次銅陵與大兵之援白下者遇公奮
擊敗之沈其四舟是夕大兵以不利引而東下礮聲轟
然而公軍誤以爲來擊營遂潰或勸公入焦湖慈谿義

四明文徵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士魏公遮道說公以爲焦湖入冬水涸不可駐軍而英
霍山寨諸營多耕皆識其魁請入說之使迎公乃焚舟
登陸士卒願從者尙數百人十七日入霍山寨已受撫
不納乃次英山甫度東溪嶺而追至士卒紛竄相依止
一童一卒迷失道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蹤跡
者多導脫身去又以賂解散諸蹤跡者然而茫然不知
所之念有故人賣藥於安慶之高河復賂一土人導以
往至則故人適他出而其友有識公者蓋亦觀變從江
上來至安慶者也遂導公由樅陽出江渡黃溢抵東流

之張灘陸行建德祁門山中公方病瘧力疾尋丁至休
寧員棹入嚴陵又恐浙人之多識之也改而山行自東
陽義烏以出天台公之在途中也海上人未知所向或
曰抗節死安慶或曰殞英霍山寨中或曰爲浮屠矣父
老多北面泣下者及聞公至婦女皆加額壺漿迎之人
謂是役也以視文丞相空坑之逃其險十倍過之而其
歸則郭令公之再至河中也遂駐節天台樹叢鳴角故
部漸集成功聞公還亦喜遣兵來助公公巡視天台海
上有長亭鄉者多田而苦潮乃募諸義民築塘以捍之

四明文徵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至今猶蒙其利乃遣人告敗於滇中且引咎滇中賜公
專勅慰問加官尙書兼官如故明年移師林門尋軍於
桃渚時大兵兩道入海討成功皆失利而成功以喪敗
之餘雖有桑榆之捷不足自振乃思取臺灣以休士公
聞之不喜辛丑引軍入閩次於沙關成功已抵澎湖公
遣幕客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軍有進寸無退尺今入
臺則將來兩島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成功不
聽成功雖東下而大兵尙忌之懼其招煽沿海之民於
是有遷界之役沿海之民不願遷大兵以威脅之猶遲

延不發公頓足歎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乃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此機以取閩南成功卒不能用公遺書故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佺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公從龍勸其力挽成功而卒不克公孤軍徘徊兩島要其劉琨祖逖之志未嘗一日忘也而滇中事急公復遣子木入臺苦心責成功以出師成功方得臺不能行公乃遣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閉道入鄖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軍使之撓楚以救滇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師王寅滇中遂陷成功亦卒於臺公哭曰已矣吾無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四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兵息民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閒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崖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卽當夕掛高帆不重因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閩南消息既杳鄭經偷安海外公悒悒日甚

四明文徵 卷十三

四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望矣復還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卒謀復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公又喜卽以書約故尙書盧公若騰而下勸以大舉又擬上詔書一道又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於是公厲兵東裝以待閩中之問是年浙督趙公廷臣與中朝所遣安撫使各以書招公公復安撫書大略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蕘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况復重之遷徙訖以流離哀

王寅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公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故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祭告於王甲辰六月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壘在海中荒瘠無人山南有汶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公結茅焉從者惟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初公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係累其家以入告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卽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公父亦潛寄語曰

汝弗以我爲慮也王辰公父以天年終鄞人李鄴嗣任
其後事大吏又強公之夫人及子以書招公公不發書
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猶令鎮江將軍善撫公夫人及
子而弗囚也嗚呼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蓋亦自來
亡國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
可悲也夫於是浙之提督張杰懼公終爲患期必得公
而後已公之諸將孔元章符瑞源等皆內附已而募得
公之故校使居翁洲之補陀爲僧以伺公會公告羅之
舟至以其爲故校且已爲僧不之忌也故校出刀以脅
之其將赴水死又擊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
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舟在十里之外則猿鳴
木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上
暗中執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
日公至寧杰以轎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提督署歎曰
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爲馬廐乎杰以客禮延之舉酒
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
舉速死而已數日送公於杭出寧城門再拜歎曰某不
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來之望杰遣官護行有防守

西明文徵 卷十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卒史丙者坐公船首中夜忽唱蘇子卿牧羊曲以相感
動公披衣起曰汝亦有心人哉雖然吾志已定爾無慮
也扣舷和之聲朗朗然歌罷酌酒慰勞之而公之渡江
也得無名氏詩於船中有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
生正氣歌公笑曰此王炎午之後身也浙督趙公寄公
於獄中而供帳甚隆許其故時部曲之內附者皆得來
慰問有官吏願見者亦弗禁公終日南面坐拱手不起
見者以爲天神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
嗚呼制府之賢良在張弘範之上然非仁祖如天之
度則衷忠之禮亦莫敢施非公之忠亦無以邀仁祖之
惓惓也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遙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
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公諱煌言字
玄著別號蒼水浙之寧波府鄞縣西北廂人也父刑部
員外郎圭章祖應斗曾祖允忠太夫人趙氏感異夢而
生公公神骨清削勁挺生而跡跡不羈喜呼盧無以償
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怒先宗伯公之仲孫穆翁
雅有藻鑑曰此異人也乃以其已田售得金三百爲清
其逋而勸以折節讀書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

西明文徵 卷十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經義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公執弓袖矢三中
舉崇禎壬午鄉試感憤國事欲請纓者累矣而卒以此
死公初以爭殞詔事與同里楊侍御文瓚忤遂不復面
及戊子侍御一門死節公哭之慟曰負吾良友所親有
失節者公從海上貽之書曰汝善自衛勿謂鞭長弗及
汝吾當以飛劍斬汝公初入海也當遭風失維飄至荒
島絕食夢一金甲神告之曰贈君千年鹿遲十九年還
我次早果得一鹿蒼色人食一鬻積日不飢及被執又
夢金甲神來招之蓋十九年矣公生於萬曆庚申六月

四明文徵 卷十三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初九日雅精王遁之學己亥之渡東溪也占得四課空
陷方大驚而兵至糴舟未返即以金甲之夢占之大凶
方呼居敬告之而兵至年四十有五娶董氏子萬祺並先
公三日戮於鎮江女一卽歸子族祖穆翁爲子婦子族
母也初杭有舉人朱璧者抗詞作保狀以百口保萬祺
母子不得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公後公之未死也嘗賦
詩欲葬湖上岳忠武王子忠肅公二墓之閒於是鄞人
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玉購公首而杭人張
文嘉沈橫書等殮之有朱錫九錫蘭錫旂兄弟者豫爲

公買地經紀之而鄞人萬斯大等葬之南屏之陰從公
志也姚江宗義黃公爲之銘子木等三人附焉至今七
十餘年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多以炙雞絮酒酌公墓下
者而吾鄉亦以公忌日祭之羅子木者名綸以字行栗
陽人也己亥公在江上子木挾刺上謁公以其年少而
負奇氣有清河李萼之目欲留之幕中以父老辭及公
之蕪關子木之族父蘊章故在成功軍中引見成功江
寧之敗也子木涕泣頓首固請成功無遽去而不能得
成功因強子木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

四明文徵 卷十三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旋奉父北行將赴公營卒與大兵遇格鬪子木墜水
得救起而其父被縛去子木展轉閩南思出奇計以救
父逾時不得音問嘔血幾死復赴公營公勉以立功卽
爲報仇遂相依不去以死冠玉鄞人制府以其年少將
脫之固請從死王居敬者字畏齋一字采薇黃巖人也
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其後爲僧名超遁頗能言公遺
事亦不負公者而前此誘執公之故校得以功授千戶
奉大帥命巡海島猝遇公之舊將憤其害公執而殺之
子嘗謂公解軍而後已將此懸譽爲首陽向非張杰生

事徵功公似可以無死然是時公猶未五十非甘心黃冠以老者也若留公至十年以往三藩之禍公決非肯晏然坐視者而謂中土能忘情於公乎此文山之所以不見保於夢炎也且天下無惜死之忠臣剖肝絕腹所以全歸也公丙戌以前文字皆無存者今所存者有奇零草甲辰六月以前之作也冰檠集其雜文也北征錄已亥紀事之編也采薇吟則散軍以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其八卷公既愛防守卒史丙之義又日呼之與語因得藏公之集有宜與人徐堯章者從丙購之曰公

四明文徵 卷十三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真跡吾日夕焚香拜之不可以付君堯章乃鈔以歸嗚呼吾鄉死事諸公公爲最後而所成功亦最偉然世但知夸公之忠誠而予更服公之經略故涉歷山海之間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北三十餘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緱城而陂塘之利傳之無窮惟其深仁以成遺愛斯在古人中諸葛孔明渭南之師不過爾爾諸葛有荆益之憑藉所以得成三分之業而公無所資終於齋志以死則天也嘗有盜公之衣者部下擒而獻之公曰衣在我爲我煖在爾爲爾煖其煖一也卽以衣賜之

其大度如此姚江黃公之志其敘公北征稍詳而前後多所掛漏至於公之官階終尙書浙督趙公會以其印上之而高氏雪交亭集以爲閣學黃氏墓志以爲侍郎皆不合翁洲新志則謂公於己丑官尙書亦不合若杭人吳農祥所作公傳尤誕妄不足取信子乃攷公集中諸事跡合之野史所紀并得之先族母之所傳者別爲碑銘一篇或曰公子萬祺在鎮江故嘗有侍婢舉一子守者憐其忠胤私爲育之然今無可攷矣其銘曰天柱不可以一木撐地維不可以一絲擎豈不知不可聊以抒丹誠亦復支吾十九齡啼鵲帶血歸南屏他年補史者其視我碑銘

四明文徵 卷十三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巡撫江蘇思蓼邵

公神道碑銘

全祖望

同里吏部侍郎邵公與子家相隔僅一湖水其贈公與先君兄弟爲文字交子十四歲爲諸生猶及肩隨公未幾公貴丙辰南宮之役爲子座主然公仍以故人之禮待子初公嘗欲薦子入詞館尋爲今太傅相國福公所先而止後有譏子於太傅者公急以告子令釋言焉子

卒不自白太傅亦未嘗信其讒而公之爲子則盡矣是年公卽出鎮撫江撫未及期而卒公子鐸於大葬時屬子以誕道之文子以在憂中廢業請俟除服爲之而公子又卒其可悲也夫公以康熙辛丑進士改庶常授編修再改御史巡視京西復入爲御史改給事中侍直皇子書房副鴻臚遂參匭司改祭酒侍經筵仍副匭司再遷都御史侍直南書房爲少宰兼院長累主文字之任公素小心謹畏雅不喜馳騫聲氣及其出入禁廷尤凜凜以溫室之樹爲諱而世之趨公者累及門而被辭

西明文徵 卷十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是遭眾怨卽有諒公者要不過以爲漢石建一流耳及其持節鎮撫讜言三上毅然義形於色雖古之骨鯁者莫能加焉則甚矣知人之難也公之將赴江蘇也所部方禘於是樂善好施之例出公力爭之以爲天下方傳皇上新政首罷捐例今之所請是開蠲而巧更其名也此例一開罷捐成虛論矣周官荒政十二未聞乞靈於貲卽以振之也上瞿然是之亟命停止而計臣深不以爲然乃復行子竊歎以爲公自是失內援矣河督議開毛城舖以洩水淮揚士大夫官於京者公疏爭之不

得臺省爭之則平吏九卿亦有爭之者不得最後直督彭城李敏達公力爭之幾勝而復紉公陞辭詔與江督漕督共相視會議以聞江督等皆與河督議合獨公以爲不可江左大吏遂莫與公諧者會劾蘇州守白嶸已下吏河督反請釋而用之而公益不自得公又言蘇俗汰侈無度請禁止伶人之宣淫者勿令流播上國世皆迂而莫之視也公自以累年侍直得預親臣之列實心報劾而不知事之難徑行未幾竟奉嚴旨以所薦吏非同年卽同鄉爲有阿私公之平昔以不肯徇其故舊得罪於人天下莫不聞及旣爲大府屬守令相望不能掉其同年同鄉之善者亦勢也而乃坐是得咎公亦不敢辨也公素羸至是積勞乃得疾天子終眷公馳令太醫診視并令公子南歸侍疾而公已不起遺奏至京賜卹如制并諭江左大吏助其喪公之在蘇日淺旣爲同事者所牽制跋前疐後有戒心故其所設施不能十一昔人之論姚崇以爲不過積穀作米把纜放船之人嗚呼是不知任事之苦者也方公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菽蕭然多擬之三公布被之故習及諭祭使者

西明文徵 卷十三

五十六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廣筵
則畢事於簷溜之下人始信之公子既不永年煢煢一
孫王夫人親抱持之夫人向予速前諾予不敢有溢詞
亦不敢沒其實也公諱基字學陟世爲浙之寧波府鄞
縣南社壇人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
某月某日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
娶王氏封夫人子鐸予同年生翰林院檢討孫某葬於
西山之某峯其銘曰曾是魯男子目爲登徒三人一口
市虎非誣我作斯文足以慰冥魂

西明文徵 卷十三 至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彰德路天寧寺鳳林演禪師碑 任士林

大德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鳳林大禪師示寂於上都路
至元寺於是夜半四眾俱集師問侍者曉鐘鳴不侍者
曰未須與鐘鳴師書偈已道珍重竟逝天香滿室七日
不散茶毗五色舍利火中出門人弟子爭持奉爲顆三
百餘各建塔彰德珍事其異年十八出家僧臘四十有
四凡落髮爲弟子者六百四十八人智祐師爲之首凡
授三歸五戒者五萬餘人幽國夫人老壽司徒爲之首
凡修水陸佛事一十八會所飯僧八十六萬人師諱福

演生河間康氏母氏李有身時白光繞舍戶及生果穎
異弱不好弄不引味食慈仁孝友殆類成人讀書日誦
千言瞭然古今人物成敗痛自感觸至絕粒不食遂祝
髮於興福寺父母不能奪其志受信具辯公習四分律
方厲專默終挹於深盡得天台賢者之旨常精進故跌
坐不臥人稱爲演菩薩一日豁然悟曰言語文字豈究
竟事乎乃走太原北師巖習定安居者四年往真定參
安國賢禪師復依柏庭如瑠山湛三泉和三尊宿晚入
筠庵冲公之室直接臨濟爲二十代孫萬行俱足教法

西明文徵 卷十三 至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盛行世祖皇帝在御詔師爲彰德路天寧寺住持尋恭
奉聖旨上都慶安寺作千佛大會法雲布日慧雨馳風
獲大殊利至元辛巳裕宗皇帝時在東宮以納鉢地隸
蕩陰者益寺之制俾建舍利寶塔以鎮之丙戌塔成瞻
者生信禮者去慳輦金以來龐合猥附於是創法堂闢
丈室廊楹塔級有覺且崇示寂之旦復以其事與道盡
付智祐夫大雄氏以道爲岸以覺爲海以慈爲舵惟空
諸有故人叩俱涉漸車帷裳憚在未濟得既濟故冥行
獨學往所適滿意通矣哉演公之爲道乎帝王至尊信

賞其學元臣碩貴宗習其風故幢蓋所覆作大道場雨
花所集無增上帳非有道者能之乎惟不有諸已故已
不孤惟不滯諸物故物自至凡聞師之道能無覺乎是
宜銘銘曰維師之學爲世大覺維筠庵卒稷維臨濟不
穫師之道空津直造維天子是召維元臣是好惟施不
殖維精進不息維師之德維塔在空維樓閣重重維師
之功鬼神泣其通遠近沐其風維弟子篤其宗維舍利
是封山川無窮尙有考蕩陰之南東將毋侈爾碑之豐

四明文徵卷十四

清鄭袁 鈞陶軒輯

少司馬竹墟屠公墓表

余有丁

少司馬屠公卒於家遺命勿乞祭葬勿以聞於朝命即
窆於甬東之原公之子遵命惟謹不三月襄事已乃竊
復自思曰遺命得矣如不朽何夫所不得請於朝先公
志也所得請於名公以圖不朽者則在本峻於是屬水
部郎余君寅為狀走太倉乞中丞王公世貞為志銘又
謂故事三品得樹石神道則又走長安手二公所為狀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銘謁余蓋公壽八十九冠而學十年學而仕三十年仕
而歸二十五年其勞動在朝廷其行誼在閭里在朝朝
重在里里重是烏可使汶汶不傳於世於是為題之珉
石曰有明司馬屠公之墓而因摭狀志中所述犖犖大
者表之狀志曰公竊知合州輒得父老心因知所便者
以與民更始所為興革甚備民相顧目為神明知吉安
府其治辦如合州時擢山東副使飭徐州兵徐時新中
寇公簡卒乘慎固封守徐方以寧擢山東布政使移福
建不好為可喜事務以實勝所至皆有去後思此以吏

治為德於民可表者曰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會

川貴兵討苗民吳黑苗龍許保於酋陽大勝之大盜李

邦珍與其妻馬三兒剽汝南大騷漢以東三兒挾妖術

遁去公檄湖北憲臣計獲以獻苗龍阿仔為楚患久朝

議會湖廣川貴為一鎮設大帥即以任公公遣裨將一

軍軍苗腋而誘其黨譚細奴今醉縛龍阿仔來立滅龍

氏而龍他眾亦殲譚族苗始不敢為患此能殄寇綏民

為余楚保障可表者曰方公官時權貴用事立能生死

人有二尚書者其一則有子橫里中公縛其蒼頭孛悉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實於理其一則有里中兒為公吏曹以屬公公不少比
卒以賄逐因怒公公以是滯徐州八年不得遷至其所
最忤者分宜父子以公嘗守鄰郡既連得重地不能無
望公公絕不答乃銜公甚以貴州苗警責公已又以蘇
州倭難將東公死地非天子神聖首領不保矣此不畏
強禦而明於義命可表者曰土帥冉世蕃欲篡其父位行
黃金百斤珠玉稱是抵公家公聞尸世蕃轅門杖之百
諸土帥請命乃已終公在楚不敢奸父官公征苗時王
留守為曹偶齟齬公廉而釋之已留守行千金為公壽

公卻之曰吾爲汝冤不問而汝胡犯簡書乎公居官久所更州郡重鎮多而家蕭然無長物廬廩取足先人產此食廉於官於家矜然不滓可表者曰公歸海上卽下棣卻掃不過他客日與里中父老會輒引滿曰老臣無狀當死賴主上恩不賜死以有今日與諸君杯酒道生平爲歡獨奈何有他異乎日徜徉山水間酒酣耳熱輒呼筆賦長短句立就輒自吟吟竟輒棄去歸卽啞然燕坐時或經伸呼吸事導引家術以自愉快卽病革形神安雅不亂所遺言甚正更逆知其所逝之期此爲見道

西明文徵 卷十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性灑灑朗詣死生不貳可表者狀志所述公舉犖若
是余故爲表其墓云公諱大山字國望號竹墟有子一人本峻最賢若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具狀志中

明殉節江都令雪松周公墓表 盧 鎬

公諱志畏字抑威號西麓又號雪松世居鄞西浮石里弱冠舉於鄉崇禎癸未登進士除授揚州江都縣令時兵戈旁午剝膚椎髓揚民苦之公撫輯萬端及大兵南向史閣部困守維揚公仗劍登陣親當矢石然因高傑跋扈憤不能堪閣部惜其才不使屈於強藩遂上疏以

新喻羅公伏龍代之於是公可以去矣而卒不忍去乙酉二月城陷羅公死揚州二守王公續爵亦鄞人也同赴難死時公出居福緣庵聞二公死義不忍獨生痛泣呼號適羣兵擁入庵內不捫推刃池中噫國亡則身亡固其所也第可悲者可去而不去乃至力盡被縛飲刃而卒公之心何如哉公旣死積骸徧城內外家屬十餘人亦皆從公亡公之死所幾無識者惟一僕潛臥積屍中三日卒不死因徧覓主屍不獲適見衣帶方得遺骸於福緣庵旣草殮訖願裸身自苦無歸計乃從村落

西明文徵 卷十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覓得敝絮裹之遂沿途乞食而歸以公訃聞公伯兄之子斯戡卽倉皇渡江扶櫬旋歸卜葬於城西石乳橋之原夫以干戈搶攘血肉如麻之際而公之片骨得邱首不可謂非忠義之報也乃甫百餘年而泉臺傾圮幾莫能保族有忍人利公無後以墓旁祀田鬻之李姓剗削漸及兆域棺和隱隱將露矣繼欲并其墓而遷之焉公之從孫周德潤力鳴諸官邑侯關中張公閱案牘以公姓名載欽定明史知爲殉節守土之臣斷令墓歸周氏特立周公墓戶券一冊而以案牘附其尾且令立石

墓前以昭久遠嗚呼忠臣義士之遺骨匹夫豎子莫不敬恭卽如史閣部梅花嶺上所葬雖僅以冠帶招魂過而拜者尚莫不歛歔憑弔況此一抔之土爲莫弘碧血所埋而忍令其就於磨滅耶然向非公從孫力爲之救護良有司堅爲之主持則公之墓久將不可問矣可歎也夫公爲宮保尙書四代族孫曾祖炯贈安慶府推官祖天覺萬曆乙卯舉人鄧川州知州父乃祚府學生配袁氏公生萬曆丙辰歲四月十七日順治乙酉五月初一日殉難年僅三十歲嗣子斯臧方在甌從姑氏裔於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揚氏尼舍聞父卒亦哭死乃以斯戩爲後斯戩生劬先劬先死無子公遂終無後矣公從孫承邑侯之命屬子爲文以表其墓子據明史書其事且系之以詩曰維浮石周世篤忠義明季守臣暨公而四滄桑之交三逃於禪或醉或顛心亦可憐惟公堂堂早辦一死事上事君無有二志危城旣崩身填尸窟前寇藜藜大歸公骨胡彼無良忍於蔑天不知有公而利其田賢哉後裔力鳴諸官築之封之馬鬣再完大書公忠表之墓門後下百年視此刻文

知平涼府蔣公墓表

全祖望

太史公作記特立循吏列傳循吏非廉之所能盡也而必以廉爲本周官六計之說蓋有見於此世風日下其不爲盜泉所汙者蓋亦甚難吾鄉平涼守眞循吏也而其廉已甚今公之沒未幾時其子孫食貧不能自支廉吏果可爲耶天子方修國史如公者一朝守牧之冠冕也乃爲之墓表以作史局立傳之底本公諱兆龍字御六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康熙辛未進士釋褐知雲南浪穹縣遷知直隸保安州移知湖廣歸州而遷刑部員外郎知廣西平涼府罷官公爲宋宣和閣學之後自丹陽來鄞明嘉靖中提學洲以書生受胡梅林尙書之辟招降王直有大功爲忌者所抑而罷公族祖也公四歲而孤依外家以成立甫就塾卽循循有規矩刻意勵行非禮不言非禮不履放蕩之士見而迂之嘗授徒會稽其主人豪家也變童百輩出入交錯無其防閑而公正襟危坐從無流視侍兒歎曰眞聖人耶又嘗授徒錢湖主人相得甚歡一日襍被竟歸叩其故不肯言久之方知其因奔女也其爲政也以學道愛人爲先務民有以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爭訟至者呼來閣前諭之以禮勸之以情絮語若家人之相戒訟者多內媿請不竟其在保安嘗有奸吏見公慈良以爲易與暮夜挾兼金求出人罪公立子杖而禡之於是胥吏輩驚相語以爲使君煦煦易與耳不料其難犯若此敷歷南疆谿洞苗蠻雜遝及移畿輔又勳貴莊戶所在公以至誠撫之莫不帖然西曹尤重民命每逢訊期反覆詳審關節既絕乃以貨請於公之子無敢應者而公署終歲如洗典衣沽酒書帖乞米號寒啼飢無日不有是時朝廷久道化成上下其爲博大之習苞

四明文獻 卷十四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苴之禁不甚蕭京師游手之徒爭求爲內外官僚執役謂其餘潤可豔也獨相約莫事蔣大夫登公之堂不過長頭奴數人赤腳婢蕉萃其容自相姍笑以爲居官如此徒苦我輩而公油然而自得其樂其至平涼西陲方用兵軍輸旁午日不暇給公悉心以應之會大將軍過平涼公供應簡淡遂以買馬不稱被劾平涼之民叩首於制府乞留公卒不能得雨泣送之公既免歸尙令僮馬直卒無以給日爲諸子講易及卒家無以治喪聞者哀之公平生未嘗留心術數之學頗能預定屬纊時日卒

不爽里中皆以爲怪子謂此心氣清明可以前知耳伊川謂董山人亦無其祕學顧預知伊川見訪於一歲之前蓋其虛靈有以致之公之謂也生平亦未嘗作詩及臨終口占一首端坐而逝嗚呼自官箴之既替故近日之以清操自持者如蓮之出淤泥中愈增其芳康熙中諸老如廣海陳清端公河南張清恪公湖湘陳恪勤公稍後出者錢塘沈端恪公皆以此得大用而公獨回翔下吏聲聞不得達黼座一蹶不振夫非命歟公之分校戊戌禮闈也桐城張相國錢塘徐尙書之子並出其門而人不以爲私族子下第而人不以爲矯蓋其素行孚於人也家居時乘肩輿出衢巷間適有貲郎得罪於諸生誤認其輿以爲貲郎之輿環而擊之碎其蓋公亟下問故諸生惶恐匍匐踵門謝過公笑曰孔子貌似陽虎匡人圍之以爲陽虎也非孔子也諸君何尤焉揖之升堂茶話而別其雅量有如此者公之諸官無赫赫之名其遺事多脫落獨清望則五尺童子能言之嗚呼吳廣州之流與楊道州之流與

四明文獻 卷十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陸處士墓表

楊守陳

處士諱桂字庭芳號樸庵世居海鹽之馬厰里近創平湖縣而馬厰里入焉故今爲平湖人其先固以富且穀聞而處士誦書史尙禮義田宅日益闢子姪日益繁齒德日益高偉然鄉里之望而邑大夫歲飲於庠亦既亢厥宗矣逮其子愈成進士擢知縣以陟御史行且被誥封之榮而遽卽世壽六十有八鄉人惜之愈既卜葬遂求余表其墓余觀刑部郎中屠勳狀處士之善多矣有卓然異俗而可表者三焉景泰閒歲嘗歉有詔富民出粟賑饑者樹碑其門以旌之處士遂輸米六百石一時

西明文徵 卷十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偕輸者必琢貞石爲碑勒侈言曼辭而樹之覆以亭甚奢麗君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美者哉鄉鄰飢者眾吾省一亭之費尙可賑十數家卒不樹碑構亭處士有女弟贅張承宗冬而承宗欲復厥家處士念女弟爲父母所絕愛而張氏家僅給乃分與田百畝宅一區凡百器用畢備世之兄弟分產或雖一錢猶競而處士於女弟猶爾人以爲難自佛老之說熾世皆惑之凡疾病死亡則刑牲以祠祀鳴璫斂以追薦者相屬也處士親喪悉遵朱子家禮未嘗設一齋供家眾病惟迎醫

市藥未始行一禱至其身病且亟聞子姪欲祠祝輒怒詈罷之其不惑而有執若此是三者皆卓然不與俗同宜表以勵世余故書之若其他行與世系卒葬之詳則志墓者已具之余可略也古者稱人之善惟實而簡故聞之者信傳之者眾而其人之善乃彰沒世銘表諸作掇拾其人之鉅細言行毛舉而縷數之甚或有未實者故人厭觀慵道并與其足觀宜道者而忽忘之譬之宴筵羅列繁雜至熬腐魚而繡其外綴蠶果而虛其中鮮有可口者品益多人莫之記莫如選薦一二佳品人則

西明文徵 卷十四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味之弗忘矣若處士之三善則實而可信也簡而傳者也猶品之佳而可味者也豈以余言之鄙而有不彰者哉

順庵墓表

楊守陳

處士姓汝諱旻字思元別號順庵世居吳之吳江黎里生子諡年六十有四天順癸未年卒明年葬西園園先塋之原行有狀誌有銘矣其從子太學生訥復求余表其墓余辭不獲乃據狀與銘書其行之立於家數於鄉效於國者以示其後之人處士之父諱衡仲母呂氏窮

水陸之珍以爲養疾則晝夜候其湯藥食飲臥起惟謹
至籲天以求代方壯喪父哀毀幾滅性逮老喪母哭泣
七晨暮遂滅性與兄思遠弟思善思願怡怡相友愛思
遠先卒撫其孤子如所生此其立於家者與人泛愛而
包荒別一室置觴弈書畫以延髦士韻士相與娛適家
素以貴雄有司委徵鄉賦賦完而民不擾其乏絕者疾
厄者婚喪不克舉者多周助之營建太平迎祥鍾秀登
瀛五石梁以濟涉葺羅漢寺西廡以棲僧此其敷於鄉
者景泰癸酉之歲聞朝廷將北征募民助軍餉乃輸米

西明文徵 卷十四 十一 西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八百斛於京庾詔賜冠帶以榮之此又其效於國者昔
王荆公嘗謂浮屠寺廟之盛由其學者之材多有以動
世而歎吾徒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以余觀之
由古逮今凡淑一鄉綏一邦以至陶煦萬國而參贊二
儀者皆吾徒也彼區區朝丐暮乞以弘其棲者曾何足
道然亦由吾徒之力能庇之耳使吾徒不振於斯世則
民胥以溺矣彼能以獨昌耶若處士者其行能可一鄉
而其餘力尙能爲浮屠之庇視其才使勝一官有不足
耶吳江一邑耳處士一民耳況四海之廣百辟卿士之

眾材豈少耶顧宋之材獨不逮今耶天下之治安誰之
力也今因表處士而言及此世其嘗余好辯也天

故華孺人墓表

楊守陳

無錫華炯之妻闕氏孺人卒葬於其里西壽山之原其
二子塾基既求南京吏部侍郎王公嶼志諸幽矣復屬
其族人珏請某表諸明珏乃余所論之秀還往素習而
請甚懇至故余不得而辭乃考志參其行狀取余所言
者書之孺人世家蘇之常州父曰公樹母蔡氏也年十
七而歸炯其舅素饒於貲方承二親撫四弟羣子姓公

西明文徵 卷十四 十二 西明叢書 約圖刊本

私事繁日不暇給孺人爲家婦佐其姑周旋於內不逆
不怠事尊屬以恭處諸姑以謙日食不貳味常服惟浣
濯之衣未始作驕侈態及舅老而傳也孺人相炯無廢
事饌賓加豐訓子彌篤御婢妾有法每授以織紵之事
必身帥焉其姑有疾孺人侍之勞瘁姑卒哭之過哀成
疾久而增劇醫禱弗效里人羣約禱於神祠孺人曰吾
不可爲矣毋以我故使彼妨農費財也亟遣子謝而止
之旣而聞其舅亦疾輒呼天以籲泣下沾巾鬱鬱不食
而卒年纔五十有七時塾以納馬冠帶與基皆有子矣

12048 7785

凡此皆志與狀之言也志又言孺人卒時其族謂孺人
之行備矣蓋節以壹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志之書題
與爲傳者皆如之獨余不能從之蓋節以壹惠者周人
之諡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魯
莊公誅縣賁父檀弓載之曰士之有誡自此始記失禮
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諡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
之而況婦人乎婦人之從夫而諡之爵而已諡惟后夫
人得之雖大夫之妻未聞有諡而況士民之婦乎然則
族稱孺人而節以壹惠過矣宜余之不從也雖然孺人
行如余所書亦庶乎孝矣凡表孺人云者言有傳不傳
而人之聞無聞繫焉使余言而不傳也則孺人安能有
聞雖加之數字之諡徒自勤耳使余言而傳也雖不諡
而孺人之聞有旣乎

宋安撫使蔣允濟墓誌銘

張孝祥

乾道元年余守桂林初識潯州守蔣君德施是歲君赴
朝執政三人共稱君之賢賜對擢守邕管明年余免歸
江東君與邦人送子於興安置酒於鮮乳洞之下時方
六月洞中極寒水如冰雪余與君裹裳脫履篝火入之

四明文徵卷十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凌兢石閒題名賦詩火盡乃出於時君年六十有二而
精神矍鑠未艾也又明年余司長沙桂州舊僚以書來
云君至邕管卒矣夫君何至於此耶桂州在二廣號士
鄉其閒固多賢然余所與遊者若君若石君惠叔其尤
賢者也君歿惠叔蓋其前數月歿故甚悲之明年八月
余移師荊州君之子礪自桂徒行數千里持惠叔之弟
安持狀求銘於余余方謝府事未幾礪至刺血爲書以
請夫以余之悲君而礪又誠孝若此則焉可以不銘君
諱允濟桂之興安人父熙以君贈奉直大夫其葬也得
致堂先生爲之銘致堂道學高一世語不妄發奉直之
銘可知已奉直力貧教二子君與其兄皆中紹興進士
第歷柳州城尉容州普寧令改秩知邵州新化縣賀州
富川縣新州教授通判賓州知潯州邕州如是朝廷知
君之賢亦誠君於邕將用君矣而君遂卒君積官朝請
大夫居州縣四十年以恩信結民務安便之新化號難
治君至俗爲之變積歲不輸之租車牛係道會君丁內
艱未至縣者聞君去相率數百人遮部使者欲奪君喪
在富川適行經界鄙遠不素習旁縣驚憂有死者君親

四明文徵卷十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之指畫條疏節制吏受其成而民安其業部使者取其法下諸郡嘗攝招州始官出錢二百與民輸布一疋既復折爲錢十倍之君疏以聞竟減其半隆興詔書長二千石君在潯州爲廣西第一邕州控蠻獠歲買國馬百貨所聚君盡蠲免時武臣無事馬沒入諸蠻帖服不敢相讎殺死之日哭者罷市嘗按平南巡檢視尙賢奪一官及君喪過潯尙賢哭之舟中哀甚或詰之曰昔我犯法非公之私公賢者我安得不哭君娶前秦氏生四子砥碩早喪次礪以君蔭任將仕郎次確再娶王氏有女春娘君之孫男女凡六人君葬以乾道四年八月丙申在縣巨木塘二夫人耐焉銘曰居鄉孝弟仕有循長外甚和愉中乃峻剛惜乎生於南方仕於南方

朝請大夫王君墓誌銘

樓 鏞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啓迪後學德澤之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珩孫廣南提舉市舶勳繼登進士科提舉疏財仗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諱正己次卽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知安慶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

同奏子與固未艾也嗚呼昔者鏞旣銘太府之墓纔八

年而君與季相繼下世旣葬矣君之諸子以國子正袁

君變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二先生以道義定交至

太府壻吾門姻好稠疊感今懷昔乃摭其大概爲之書

而系以銘君舊名上字从小从眞下曰思字有之後以

避孝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甫曾祖說贈銀青光祿大夫

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娶蔡氏元氏薛氏

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辭出也家世之詳已載於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太府之志惟君生而不凡幼篤於學不待彊教已如成

人以金紫遺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年由銓選授右

迪功郎撫州宜黃縣主簿尋易處州青田有詬夫死於

殿者君按視則吏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賄故卽用初情

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筠號道院而獄事

亦繁精意推鞫狴岸屢空乾道二年循右從政郎四年

爲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帳司給事黃公鈞主漕計以

嚴明稱察屬僅取充位君果於立事滯訟見屬剖折無

留難黃公舉以厲同列之持兩端者尙書沈公介爲帥

尤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輕經外臺者理或未安若改之
 不疑沈公更加敬異不以爲忤也二公爭薦之又爲延
 譽不期月舉削應格七年改宣教郎知興化軍莆田縣
 縣素難治始至牒訴數百懲其非實而決其久滯者遂
 寢以清省宋氏子怙勢突入殿吏林公相守信其從父
 太學諸生也喧競於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曰
 後復爾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後爲監司
 嘗表薦之邑岸大姓鬻鹽因爲寇鈔捕獲數十人其黨
 篡取殺傷卒徒篡官亦被數創救至得免而郡怒其生

西明文徵 卷十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君曰拒捕至此而賞罰不伸何以厲其後即窮治之
 而賞官兵焉又修陳壩斗門以永灌漑之利淳熙六年
 賜緋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推誠佐郡守貳無閒言郡
 人有爲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於近郊君裁以法不勝
 慚怨擠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
 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
 知有備而退眾暗曰是已罷官而爲民深切乃如此耶
 至其行多涕泣者九年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十一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管湖北

安撫司機宜文字紹熙元年差知澧州陞辭論沙毛錢
 及雜賣場二事上亦深知其弊嘉歎再四三年到郡帑
 庾枵然康祿累月不給君去其侵蠹之已甚者節浮費
 汰冗食補弊漏郡計無之及期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
 請卽州治之前闢城通道建澧陽樓前俯大江巨麗軒
 豁遂爲一方偉觀嘗屬鑰記之由是人心闐懌士氣振
 厲比舉多決科者藥園寺僧以稔惡聞邑令發其端謂
 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賊於上司
 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牘來君曰欲以勢力求免耶

西明文徵 卷十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卽日杖之五年奉最還朝奏事重華宮行內深稱上意
 遂知蘄州自私錢之費淮民多糞鮮有蓋蔽遇霖雨至
 絕市無糴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發廩而損其直且多
 邀米商許以蠲征舳舻輻湊又念歲收纔能自給而巨
 商率先以他貨來售禾始登場厚取其贏君以爲過糴
 固非古訓而坐視民食之空咎將誰執力請於朝乞禁
 止商販許之民相謂曰使君通變如此自爾有足食之
 望矣有言銀礦發於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說者老
 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徒無益治

戶以虧額坐深文鬻產以償者數百家痛猶未定也君
爲委罷之佛燈火師者自稱戚里挾權要書走州縣取
無藝人病其擾莫能詰君出郊有訴者立捕之僚佐勸
止不聽比至一黥隸爾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嘉泰元年賜四品服廣右之俗輕於冒禁而
上官以不按吏爲從厚君深病之劾其貪暴之尤者請
託一無所聽始知悚懼而君亦寢危矣興安令之子蹠
小史至死逮繫郡獄令脅治獄者欲變之君怒曰臺治
所在可使死者抱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令誣訴於言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公遭論而歸自以無嫌於中處之怡然二年冬主管
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三年正月初屬疾癸未終於家享
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九年卒今宜
人應氏子男六人深從事郎新無爲軍巢縣尉瀆迪功
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功郎太平州蕪湖縣主簿登
紹熙四年進士科必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事
郎監紹興府會稽縣戶部贖軍上皋酒庫毘陵張符女
後君半年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蚤亡餘與第
四第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信之信之先

一年卒二女一夭一未行先是伍宜人葬於鄞縣桃源
鄉排隩之原諸孤以四月己酉奉君之柩合焉君資稟
忠信不發一妄語妻子不見喜愠之色開心見誠吐露
情素孩孺有問亦告以實不敢戲侮之田夫野老市井
小人遇而挹之俯接惟謹或遇機穽險巖之人一對以
誠彼自意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不變筮仕之初或言
邑令有心術亦當有以牢籠之太府問客言何如君
曰以誠待之爾何術之可用卒與令甚厚至執手不忍
別人但以君爲恂恂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爲毅然不可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干以私每曰食君之祿徇情撓法以取悅於人自爲計
則得矣其如體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
不受禮陽終更吏自有資送錢三百萬悉拒之惟備舟
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用不市一物莆
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堅辭之怡於仕進不求知
於人而人自知之丞相趙魏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
汲引丞相京公尤稱其眞淳力薦於上晚歷麾節皆其
力而君不自知也張侍講杖風裁甚高在潭游從雅相
愛重呼君爲齊年兄清貧自處質貨以給奉己至薄得

祿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年然持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義事亦勉爲之後既稍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與無倦色幼孤鞠於兄嫂少長省事自念孝養無及以事親之禮事之嫂卽鑰先祖少師之季女也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禮既亡耐於廟以時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斂具良厚皆人所難者性嗜學多錄未見之書唐諸帝實錄略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萬餘卷少喜爲詩周旋太府與王信州之間佳句與之相下上暮年益造平澹有荆澧集行於時餘

四明文徵 卷十四 王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藏於家嗚呼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周家用人以吉士爲首文帝之化幾三王實基於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於世惟君制行醇篤立身處家施于有政風誼聳然而其本體蓋所謂吉人吉士長者人也故鄉評卒以是歸之使其得位而行可使鄙夫寬頑夫廉而風俗庶幾於古小試緒餘感化已多一區之宅始成求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年亦可表率鄉曲而遠已矣此鑰平日敬歎每以語人者今也四子俱列

仕版家道蕭穆天之數佑如此爲善者亦可以勸矣銘曰恂恂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樸野周云吉士漢云長者君其人歟力行不捨藍田皆眞元規非假施于有政不言有化義所當爲勇於施舍靡節倦遊求田問舍是宜上壽式是鄉社云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尙容駟馬詩以颺之用慰泉下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樓 鑰

外祖少師生於熙寧十年後自太府少卿爲兩浙轉運副使年六十一季舅始生年丁巳時庚申皆與太少師

四明文徵 卷十四 王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深異之母氏歸寧亦以是年生鑰又長於外家與季舅卍角嬉戲少長同研席年十三同冠而公已受世賞周旋二十餘年相與不翅如同氣中雖游宦南北見輒傾倒對酒劇談幾忘輩行不謂去歲一別遂成千古總帷之哭未嘗不盡哀也將葬內弟求銘何忍銘吾季舅又何敢不銘公諱大定字季應世爲鄞人曾祖元吉有隱德於鄉祖洙爲鄉先生以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贈越國夫人所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開爽宏達了無城

府十四歲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歸弔各盈門公哀毀擗踊如成人受弔盡禮宗黨稱之少師撫愛尤篤甫冠又丁外艱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潭州南嶽廟未幾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浙西路安撫使幹辦公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旦信國所官屬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文林郎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務場歲課三百萬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親簡書乃以增羨受賞獨深厚熙元年循承直郎四年改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制實歷凡十年至朝請郎公在上虞政務平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寓公吏部豐公誼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與如平生歡魏王薨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公廓然運副韓公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股栗他邑不過供頓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爲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公相視地形復興舊閘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餘舟募游手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閘立柵既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

西明文徵卷十四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眾力掖喪舟以進略無敬側舳艫相銜序進而不詳儀頓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邑復見館舍三十餘區一一整辦器用精明帟幕華煥祭饌頓食尤爲珍腴上下翕然迨至府中遺書求假供張之具公又擇新潔者七十龔以應之二公既歸言於廟堂以公爲一路之最故公之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錄事小忤其意不以關白徑杖之吏來謝且訴公曰本縣丞何爲不可撻汝豈尙敢訴耶更加懲治丞始媿服聞者以公爲善處事也九年郊大禮恩賜緋衣銀魚通判揚州大卿趙公子濛爲帥政事嚴明公謹事之而從容忠告開心相與裨贊爲多間遇其怒徐而解之終爲之平僚屬恃公以無恐久而相知益深移憲浙右握手惜別時人兩賢之稅契之一司有所謂導行費者吏引例以啗公公正色卻之曰我知句攷簿書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以此得譴獄吏推尋根源公汔無一毫之累漕司交歲幣於金蓮還其人命公與幹官權公安節俱行敵貪而復齟齬萬狀至欲易白金四之一濡滯踰期雖已過北使者辭疾不出一日與權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於是襍被爲

西明文徵卷十四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留宿計始相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畢漕使以聞權公以是進權公不自言也知韶州郡計惟仰諸邑常賦而令多攝官去來不一幾不可攷究舊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遺繕錢三萬公曰民貧可重困耶徒費文移且以飽吏貪爾盡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然承命民亦樂輸焉舊有漏澤園在光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遺骸多貯以瓶罌垂之梁間累累無數公因勞農見之其閒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興念而未有以充費會曲江尉許君教老無妻子卒於官下公既爲之經紀葬送篋

西明文徵 卷十四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尙餘數百千公悉舉以辦役掩骼埋斃各得其所曰以此爲許公植福勝於他用遠矣邦人尤德之幕官陳光祖爲之記甚詳經略趙公彥操漕使黃公掄倉使趙公不迂列於朝其略言以寬得眾行簡臨民勤儉公廉慈祥愷悌庶幾古循吏之風代還朝廷用諸司薦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素號名邦訟簡財裕可以臥治及公之至大異故時帑藏不盈萬緡而負諸司之錢幾二十萬官兵俸給亦積至萬五千公爲之矍然曰與同僚圖之蓋征賦既弗辦而游士耗之特甚公曰浚民膏

血而使往來者挹取之以邀譽吾不忍爲也會有旨申游謁之禁公奉行尤嚴凡有挾而來者止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謗公不爲動剔蠹剋弊謹朱墨節浮費飾廚傳稱過使客之事一切略去屬邑舊通蠲貸之如曲江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萬緡吏俸亦以次支行民不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者萋斐寢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冤之相與語曰不知誰爲飛語厚誣吾賢侯耶有曹官坐侵用郡帑吏乘爲姦既下有司公曲爲保全姑與易地以息眾譁彼更以爲怨

西明文徵 卷十四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鼓倡游言巧爲陰中人尤爲不平二倅張君泌陳君崑總幹王君興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歡然莫逆有賴協濟數月政成功退觴詠相樂前此未有惜公之歸尤眷眷不忍別二郡皆有大兵屯駐待軍帥一以誠意敬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詰證明白送軍中使有懲戒了無聞言兩造至庭究問詳盡俟其首服多歸於恕惟姦惡盜竊之徒治必盡法爲之屏迹則又仁者之勇也水旱有禱隨即響應舊祭社多委僚吏代行寢以弗虔公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禮貳車有詩曰九江

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由支郡升巨鎮荷
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深自奮勵又素著廉潔而橫
遭口語皆出風聞不能無怏怏去郡尚無他重罹風雪
之苦將次池陽忽得微疾一昔歿於舟中實慶元四年
正月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請大夫娶
陸氏故發運使真之文明慧勤約內助甚飭相夫教子
俱有可稱先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男五人敏中從事
郎撫州軍事推官敏中將受公遺澤餘幼亡女八人其
三亦先卒一適陸森宜人弟之子其次迪功郎監鎮江

四明叢書 卷十四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府延陵鎮趙希一從事郎台州臨海縣丞趙師仇里士
黃沐皆壻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郎臨安府富
陽縣主簿始宜人葬於慈谿縣石臺龍潭之原敏中等
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焉公之處家居鄉一出
而從宦表裏如一明白空洞不問大小待之鈞禮故所
至與大人無所怨惡檢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
了無羸婚嫁交迫俸入緣手而盡處故廬西偏欲少增
闢竟莫之遂外家友恭之名聞於時仲舅尙書任兄弟
之子猶子也叔舅運幹蚤世澤不及子公奏闡中以官

其篤於友愛有父兄之風焉訃音至鄉親故無不隕涕
母氏洎仲舅皆以高年見公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
持心近厚孰謂其止於此耶公游以臨遣奏事上動兩
朝之聽其一論韶州岑水場兵匠之弊甚悉謂諸路配
隸之餘選以應役或聚而為盜書及一方若從鑪石之
便添認銅額可省廩給之費其到場及四年者照舊格
給據縱遺餘人以次歸元配州軍實遠方經久之利敢
書大概庶幾後人或有取於斯銘曰猗歟汪氏積德數
世先生淳篤文行兼備少師起家深仁厚義舅承其傳

四明叢書 卷十四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祥愷悌載擁州麾仕非不遂胡喬其年歿而齋志公
之為政慕古循吏害公客聚亦命之制龍潭之原往取
伉儷有銜不祛慶在來裔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樓 鑰

龍游為浙東壯縣號難治自紹興開陶安世定有聲之
後歷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卿由袁州萬載尉以捕
盜賞改右承務郎年壯氣銳往為之宰親黨或勸止之
既至謁廟以廉勤公平自誓上不負於君下不欺於民
終始如一神其臨之聞者悚然首定規畫凡聽訟催科

出納簡稽公吏抱案進退皆有程度鄉胥姦弊智者不能盡察君左右參驗甲乙相糾簿籍更用簿楮以消防削改字畫分明欺偽略盡有宗室子與強民爲仇各聚眾至數百期操兵夜鬪於市尉趨告公曰安有是事命置酒尉股栗不敢飲更又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約明日復至遲明召二人者至庭謂曰汝自相仇彼眾何罪而使濫被殺傷乎不如挺身持刀決雌雄於前兩人者相顧欲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爾耶分囚廡下至累月始悔過求免邑眾爲言願相保任使自新即縱之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俱愧惕感服君既歸猶以時節致書問起居者數年設保伍之法繪爲魚鱗圖君處向背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姓名年齒生業纖悉畢載其崛強無行鄉里可以糾告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鬪毆鄰不爲勸止者與同罪牒訴誣妄必坐其教令者法令易行非若畫一欲以獻之朝通行天下未果也豪右並大溪爲春磴以擅利久爲舟行之害聞有廢之僅能撤去浮屋君始併其基址去之初謁太守司諫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未易治蓋以君尙少也君曰正恐上

官以爲易今知其難則可爲矣守待僚屬嚴一日令賦外別輸四令奉命惟謹君獨爭曰使某左枝右梧月獻繒錢千計未爲甚難如貽患後人何守盛怒君辭益堅且曰寧棄官以歸已束裝矣守曰試子爾乃能剛果如此更薦之後日書問如待子姓家事亦或咨謀焉白革湖鎮當水陸之衝戍兵經由不翅寇盜莫能誰何君白帥府以軍法齊之無敢譁者有一士籠禽於市爲惡少年侵侮君責其不學送縣庠從師受業謹其勤課居數日而後杖其所侮者人皆悅服視事纔三月有訴君於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部使者覈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又訴之朝洎付有司乃扳合引前令事爲言其人既伏辜君之治行益白久之謠誦雜然如十德詩能官賦十可喜歌頌鏤木鏤石幾不勝數流聞四遠境內多立生祠惟靈耀成志二寺至神事之或致禱焉帥憲具績效奏聞有旨候任滿赴都堂審察淳熙初元既造朝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俄改差權發遣均州制詞有云風力敏彊有聲劇邑是時孝宗皇帝垂意民事由治縣而擢爲郡者不過數人如丞相葉公衡自於潛守毘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內安撫

之權人謂君自此升矣四年陸辭奏事稱上意且屬以有機密事奏來而臺評以資淺論罷五年差知興國軍前論者又以爲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母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衡州既授代而報罷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廣州幾年適梅州闕守諸司奏辟未幾而屬疾慶元三年十月丙子歿於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官至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人度虞庠序廉度將以君遺澤補官孫男六人奇之湘之衡之環之次俱未名先一年奇之卒孫女二人尙幼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之入廣從行者多困於瘴癘第四子序卒於梅君念之切闕月而君亡安人來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既受命悉以祖產歸諸兄而又不事生產安人攻苦食淡闔助爲多人無閒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撫庶子不翅如己出初封孺人後得今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悲苦勞勩人所難堪歸而治葬尋亦感疾五年三月乙巳不起始公卜壽藏於鄞縣清道鄉邵家橋祖塋之側既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耐安人於君之墓嗚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耶先是君之諸子爲君求銘

以君既葬而遲之弔安人之喪又哭踊以請余於君有連又以齊年相好尙何辭惟張氏自仲以孝友稱衣冠代不乏人永嘉南渡始居於吳五季之亂避地東來有官於四明者因家焉君之曾大父綸累贈宣奉大夫大父寅贈朝散大夫父邦彥政和二年繇太學上舍擢進士第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舉經明行修爲吏部郎遂爲鄉之望族君諱祖順和卿其字也生七歲而孤當紹興十四年以朝議致仕恩補將仕郎性資明悟執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僉判沈公銖游沈公愛之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育於家曉暢世務以氣義自許庶幾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萬載有盜竊發躬勒部伍擒得之念其窮無所衣食而致此以爲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饑道殍相望君遽發廩賑給而後報監司不罪其專而以才具優長薦之提刑姚公恪轉運張公續提舉陳公傳良謂君敏彊精勤廉平簡素不詭隨而失守不強梗以侵權嘗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爲一編上收下支日總其最簡當精密無所容姦委之決獄酌情參法隨手剖析人稱平允相率列其狀於上今諫議張公金爲廣帥以

歲有登歎欲廣儲蓄以備緩急為經略司檣備倉創立
 宋久專以委君為之條畫綱紀辦事既速了無遺策張
 公亟稱之梅在萬山閒官舍民居率以茅竹為屋公慮
 火災更以木瓦自驛舍庫廩兩獄先以公帑為之民亦
 樂從郡計置竭為之經理而用稍足又能葺學校為養
 士計汀贛接境歲晚輒百十為羣名曰負販實為剽掠
 松源石下為二州淵藪淳熙閒有嘯聚者自是幾無寧
 歲君下車即用龍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羣盜為之屏
 跡郡治之後茅葺彌望君令民築室兩傍者復其身遂

西明文徵

卷十四

三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通途舊以土客戶社丁供州家之役各有科調為罷
 去之皆起來暮之歎息其見於用者止此也與人樂易
 持論平恕而勇於立事不顧強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
 廉約為令時鬻產以繼祿又好周人之急力竭而無倦
 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腑人不能欺衡陽之劾良以此
 也平居念當世利害尤所留意朝議有經解雜著素十
 卷大書編次寶藏甚飭對之輒泣下嗚呼古人以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猶可以行志為幸邑而得名於史傳者
 眾如君龍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

捷徑等書皆公見於已試者後來尙得以攷其規模云
 銘曰張氏著姓孝友惟仲漢良晉華支派尤眾永嘉南
 渡始為吳人或官於明遂大於鄞君起孤藐以才自奮
 所至可紀芒刃不頓龍游之政絕後光前治聲燁然徹
 於帝前謂自此升欲起輒仆晚試於梅遂罹變故抱負
 有餘齋志而亡哀哀賢助又不勝喪邑人尸祝足以不
 朽銘以表之尙啓厥後

李公墓誌銘

樓 鏞

西明文徵

卷十四

三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於濮六世祖文定公相真宗仁
 宗隱然為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東之諡懿靖又以名德
 世其家徙洛中號西京房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
 夫孝孫則公之曾祖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偉生晟承
 議郎知懷安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蒸人公八歲
 而孤未幾而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於靖康之亂
 從兄提舉宗臣攜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政亦在蜀中閒
 關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在又公之從母也柔
 順賢明撫之如己子竟以直閣延賞命公公紹興八年
 補將仕郎公有姊歸司馬文正公之諸孫與之俱詣行

在所至江州水南始遇展氏於廬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爲孝感別十餘年而得奉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明州大嵩鹽場九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孫目濡耳染爲世吏師公年尙少筮仕筦庫臨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哀花帶錢五十萬公悉謝遣之因家於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爲明之鄞人矣十七年爲洪州新建縣丞二十年關陞右從政郎就差處州遂昌縣令饑寇作於旁郡或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急捕首惡斃之杖

西明文徵 卷十四

三五 西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下而後聞於州羣黨帖息授湖州長興丞遇主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隆興元年改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事吳公芾爲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爲奏改命公旣至剗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寬之先是以奉永祐殯宮免三鄉支移折變公請依永安祖宗陵寢儀制舉邑皆免仍豁除折帛上輸本色吳公具以聞亦浹日而得上旨父老歡呼拜詔至今紀之丁展氏憂服除權通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江西大旱安撫龔公茂長垂意荒政多以事屬公賑

濟盡力全活者眾倅廳有贏資頗豐致之公帑帥以助

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更吏卒義不受一錢龔公

益嘉歎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買場改通判鎮江府外

臺以清廉公勤列薦於朝差知台州陸辭上曰久聞卿

才宜以節用愛民爲務公祇上命深自奮勵聽訟必先

抑告訐懲姦惡郡有靜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

吏抱案牘至前隨卽決遣庭無留事暇則默而觀書治

家尤嚴外人無識子弟面者內外斬斬人不能欺理財

精察量入爲出無一毫妄費帑庾爲之充衍增田於學

西明文徵 卷十四

三五 西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養士者幾百畝上下贍足凡事整辦簿書器物位置
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
舟咸設方略羣立庭下厲威以臨之號令簡明凜有風
采舉眾聳聽無敢譁者伍符尺籍一閱而識其人聞有
廋隱隨卽摘發人以爲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得發發
亦輒得治獄雖以寬縱爲戒而重囚苟有罪誤之跡必
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
此曹但欲其不犯吾令然亦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
訟前母之子不孝者親子實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

不順母弟不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爲母三初
諄復訓諭使之改事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擢提舉
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枵然入閱月而罷
所蓄已四萬緡蓋公之勤儉過人食不兼味自奉至
以其行於家者移於官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
不加賦而用以饒侵尋暮境倦游而歸不復有當世意
尋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官五轉至朝散郎淳
熙十一年公於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其事或
勸止之不可拜命纔數月遽感疾六月十五日卒於正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敬大夫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
夫亡十九年矣贈安人以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合葬於
天童山南嶽之原男四人長文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
先公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錡卒於隆興次文鑑將受公
遺澤文鎮將遜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長適姜處
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孫男五人澤涇津
潛源孫女三人尙幼公系出名門而遭時多故日以孤
孽不得於親挺身自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
世舊物不遺一簪致位部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頗裕皆

公刻苦以至此時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廩以食貧
者安分知足未病而掛衣冠可謂賢矣然惜其不究於
用也先君工部久與公周旋鑰齎倅丹邱以父執事公
公相與殆忘輩行治郡之績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猶得
窺中原故家典刑年來憂居公時時相勞苦庖饌有珍
鮮必畀以奉甘旨方爲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
直有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爲忤獨於鑰
拳拳如許使人不能忘二子求銘公之墓義不得辭銘
曰矯矯李公文定之孫奮身孤藐思大其門事無劇易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遇之輒辦低徊宦途惜用之晚宛邱之政尙有可紀使
其用大所立必偉未病引年得終其天公乎不忘視此
銘鑄

蔣德音墓誌銘 樓 鑰

仕宦以作邑爲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爲越壯縣戶口
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猶不暇給四明蔣君德音以便
親爲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尙少平時簡易和同或慮其
不能辦吏民亦望而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
及悔吝必至此其甚難者府主邱公密一世吏師威望

赫然君一見白事當其意退而視篆遇事風生曾未決
日聲稱流聞滯訟見則冰釋兩造至前或片言折之無
不厭服得君書判者傳播道路皆以爲神明催科徭役
綱目開明不妄施一筆而官賦夙辦受役者俛首以聽
令邱公及部使者大稱之以爲今日之最則又以其餘
力修學校葺傳舍講序拜以崇義風歌鹿鳴以觀多士
應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者人人自以爲親已殆無一
人議其後纔半歲而屬微疾不閱月而不可爲矣闔境
相弔如喪所親日相與聚哭於門喪舟之行臺稚長號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滸雖古之循良久於其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是是
豈可以力致哉蓋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爲知己者
累世君少俊邁近歲尤刻意向學剝心問進進未已故
其敏於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顧其人不見得爾
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歎爲謳吟於旬
月之間曾不得究見所蘊天邊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
壇蔣氏自東漢有封義興山亭侯者代爲閩族君之曾
祖猷事徽皇爲中執法終徽猷閩直學士左宣奉大夫
累贈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龍溪汪公誌其墓曰至

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避寇難卒
於海山葬隱學山子孫遂爲鄞人祖謨右朝散大夫贈
金紫光祿大夫父臺卿奉直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
人張氏君諱綸德言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爲
將仕郎五年試銓闈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
熙三年之官八年以強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縣
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任磨勘轉
承奉郎三月丙寅卒於縣治六月癸酉葬於定海縣太
邱鄉富都輿之原與父祖之藏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卓然有立當路名公知己甚眾盡力所職殺傷者驗
視必親人以不冤盜賊不必發發亦輒得改秩之後憂
思相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行三人俱
以毀卒君性至孝執喪至甚哀調娛上下內外姻族了
無間言君之志得行於其家而不得仕者七年性不喜
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酒不問家有無以是益
匱得祿曾未信眉而已矣君之才有餘而壽甚喬又素
多病見於用者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
發名譽於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

無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頌之於前幾不容口追痛於後久而未忘是亦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早喪君口之不能自勝至於成疾與伯氏季氏友愛尤篤傍及羣從切磋學問觴詠相從甚適也去秋君以視篆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之官搢紳以爲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諸郎之間一旦禍起不堪晝夜之哭行道所不忍聞而沉於親黨乎始余仲兄嚴州止一女爲欲得快女婿戊子歲就試漕臺歸而喜曰吾得婿矣有蔣氏子從其兄

西明文徵 卷十四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入場屋動翰如流取而讀之駸駸逼人父母少之未欲其覓舉上書請行氣宇爽甚閱三年成婿翁婿俱名薦書卽德言也德言於余最厚既嘗爲之狀奉直之行今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曰外舅旣不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姪旣失終身之託以兄子爲後曰興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折因君昆仲請銘於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君之往兮秋風藹流聲兮與江俱東手摩兮瘡痕居無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兮咨嗟涕洟君歸兮奈何風搖搖兮水揚波英爽兮

如在託體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姚江之名兮不磨

高端叔墓誌銘

樓 鑰

余與端叔游舊矣宦游契闊而情好愈篤蓋其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與人薰然又不得而疏也投閒來歸攜變離騷一軸遺余曰試讀之當相與論其當否余退而讀之擊歎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將與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端叔已病病久而不可爲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遣女奴來手札炳如以所藏歐陽公爲進士時白襴及其史

西明文徵 卷十四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稿詩章見遺且曰吾將亡以此爲永好辭之又至未幾而亡矣實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之哀將葬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矣願得銘其墓余爲之泣曰向固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忍銘端叔耶卒敘而銘曰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曰士學朝議大夫是爲君之曾祖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君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考世埴修職郎致仕母洪氏封孺人高氏家薊門五代之亂徙濠梁又徙毫是爲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職始寓明州今

曰慶元府著籍於鄞安貧而喜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勤篤亦絕人居近市獨處藉山蕭寺顧無書得一編晝夜誦不輟遂曉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君下意質疑謹聽強記執禮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寥落辛苦萬狀人或厭且怒至排擯不容漸死者屢矣而志愈厲夜依佛燈寒擁敗楮或數月不盥櫛由是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鄭公鏐一見奇之俾訓其子鄭公爲鄞士師表人以此加敬始寔得束脩以奉親且力於學今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爲教授折節定交不以諸生遇之由是門人益廣眾殆數百人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公迴故尤邃於春秋博採諸儒所長搜抉無遺聞人有書曾不憚遠裏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粹爲一書閔出已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學者不務下學上達驕而求之太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眾藝之書靡不究極雖人一技可取亦盡禮問焉佛氏

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過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文困阨多故其思苦憤悱極故其得深真劇目鉅心穿天出月之工既乃日造平淡以幾於古作詩數萬存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嗽曰危畏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於千載之後而探端於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於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於理義之衷以障隄於隤波之不反者也又曰班固揚雄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緒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忘君之意又將誰明之耶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寶之如珠玉遇所未見解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古人內溝之心田不滿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黨事父母盡孝浣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一羹蔽必以奉甘旨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居無疾

言遽色疆力而忍詢薄之以患難而不可奪教導生徒
勤懇詳盡如訓己子貧者致貨賄則卻之而訓愈力有念
其孤苦衣食教誨卒名於鄉君無德色也婺士柳義老
於逆旅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爲之棺殮至殯於
家皆人所難乾道四年薦於鄉淳熙改元又爲第一五
上春官卒不第僅以因慶霈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
不就年纔五十有六而卒疾既革不食者月餘自分必
死卻藥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事纖悉無遺獨以
不得終養母氏爲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岡力疾作書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以其居近察廉也且
爲書以別親舊君子曰終豈不信哉豈不哀哉娶朱氏
里士友聞之女先三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享子文一
女淑尙幼家貧無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
甲申葬君於桃源鄉蔣山新盛隩之原始修職生名門
實爲殿撰睢陽劉公棐之甥君學問固有自來蚤受知於
殿撰從子侍郎孝驥周公侍郎縉周公年八十有二爲
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膽刺股不能過
也屬文贍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修此其志

欲立於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
括蒼吏部何公偁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律其子
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稽陸公游文章
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君又好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
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
校退卒與之語中原及兵家事抵掌忼慷有封狼居胥
之志故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策以干時宰諸公爲之
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於事業而坎壈終身不得
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易論詩說論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語傳後漢曆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
五百號茶甘甲乙稿藏於家嘗結廬察廉在大小萬竹
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
之節好學而未至於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閒而劔心
於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亦謂君有不可曉者三
貧而疏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敞望之如木
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爲然銘曰君之生兮
何爲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歸蓄書萬
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

吾又何悲志在平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噫
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周伯濟墓誌銘

樓 鏞

周氏爲鄞閩族始慶曆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家是生
三子曰處厚溫厚師厚伯季俱躡世科仲亦以特恩入
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聲卓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爲
荆南湖兩路轉運判官終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
夫娶范氏文正公之女二子皆有俊聲鏞登元豐二年
第以宏才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

四明文徵卷十四

四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雄軍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第仕爲邑令卜
不合棄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冲任右迪功
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患之餘又更建炎兵燬慕叔父之
節不復仕進優游終身蓋自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
七年歲在屠維作噩有燁薦於鄉焯薦於漕臺紹熙改
元焯遂登第鏞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
一子監獄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以
退爲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究於用伯濟守家法有隱
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子孫能振發如許

鏞晚出及拜監獄下風而隨侍游宦在都下嘗見其二
子而聞伯濟之賢獨未之識旣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
二月壬申聞伯濟之亡因往弔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
以請曰先君雖不及定交而託契已數世先君嘗卜通
遠鄉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以九月丙
午襄大事願有以銘君諱楫伯濟其字也莊重剛簡幼
不喜嬉戲從濟南劉壽夫學凜如成人肩戶讀書率至
夜分家人不得而入鈔書用楷法旣冠一舉不售卽棄
舉子業而就玩書史以詩自娛好讀杜工部章蘇州詩
至忘寢食故下筆有二公之風對客清談無一語及名
利事監獄燕居好客日與賢士夫從容觴豆家無僭侍
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欲加錄用清敏豐公少
尹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君爲中大夫適長孫郡上
於朝未報連遭內外艱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產奉祀
之餘僅取自給田有連租未嘗訟於官公賦則先期而
輸閒至質貸了無愠色寡言若訥不爲諂諛克勤小物
憂深慮遠舉足如蹈規矩遇人無少長與之均禮真有
不欺閭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戶之重訓飭之且曰

四明文徵卷十四

四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自奮勵貧非所患也延禮師儒意不少懈躬自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放焯焯屢占前列君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實年兩際慶霽焯年不及或爲惜之君更喜其不欺焯拜恩以歸賀客滿門君以爲幸不失舊物繼此有望矣不見其甚喜也焯之官請君御安輿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閉置車中自爲局促耶晚益杜門簡出入絕嗜好薄滋味康強少病不近藥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平時歲除祀先不改其度正旦微覺困憊疾遽侵矣諸子日奉醫禮不效竟卒於家享年七十善人雖亡識與不識相與嗟悼是宜銘矣娶林氏子男九人焯焯焯煥焯焯煜焯焯輝長子及煜煜早卒焯迪功郎治州臨海縣尉女三人婿孫勳劉佃紀樞皆里士孫二人塤坦女四人在室銘曰周爲名門中有人豪世以學爲業而仕以退爲高猗歟夫君閱世滔滔哦詩擁書隱居以自逸有子克家爲時髦君則已矣後其有遭乎

史君墓誌銘

樓 鑰

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於史氏自八行先生以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四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純德與學積善餘慶是生樞密公吾鄉之登政地者實自公始樞密兄之子是爲太師會稽郡王文惠公位極人臣而史氏益大故君之高曾皆重疊追贈者四十年不惟賞延繁衍而決取世科者累舉不乏人其興又未艾也盛哉君樞密之子也諱浚字堯翁世爲明州鄞人今爲慶元府曾祖簡祖詔俱贈太師翼國公會祖妣葉氏祖妣徐氏皆冀國夫人樞密諱才嘗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官左朝奉郎致仕果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孫氏封齊安郡夫人累贈大寧郡夫人樞密以紹興二十四年歸休三十年致其事奏君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憂服除引孝宗登極恩循修職郎再奉祠乾道六年調福州古田縣尉九年文惠公帥閩以避親不赴崇憲靖王知明州辟爲定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淳熙四年秩滿關陜從政郎用舉主改宣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權通判婺州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朝請大夫嘉泰元年引年致仕三年九月旦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五嗚呼君年三十而得官歸自婺女纔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四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十三已無復宦情其見於施設者止新昌婺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奉親立身處家居鄉又皆以古人前輩自期是亦為政豈虛語哉樞密之歸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進退固自無款第郊恩不能及汝耳公拱而對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某為念樞密喜曰吾姑試之而氣貌泰然足以成吾志參政李莊簡公守永嘉樞密為發幕待遇極厚君方就傅附學郡齋每旦必束書以俟戶外寒暑如一李公奇愛之樞密赴餘杭君侍大寧文長安球時有數百艘相持旬餘公猶總角為之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登岸處分使往來之舟以敘而行已舟獨殿不日遂通樞密被召將行吏有以白金遺僕夫者公侍側奮然曰是將汗我當發之樞密喜曰吾兒可謂清白吏子孫矣性篤孝大寧既下世樞密年益高父子相與為命娛侍左右藥非親嘗不進未食不敢食執喪盡禮既喪結廬其旁捨城居而家焉致敬家廟曰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渝蔬菜之屬未薦者弗敢嘗祭祀備極誠潔滌濯烹飪必躬必親將奉祭祀則衣深衣以寢諱日先期齋素哀慕涕洟如始喪生朝不為宴樂在官吏民無知者同

氣惟一女兒適周氏事之甚篤見其卜居以金谿別墅遣之制幕例得就直君曰吾有先人之故廬在僕從亦以鄉曲不當用悉辭之魏王來鎮君以職事迎謁境上典客謂當庭拜君曰此必非王旨揖而出王首以此見重遂被論薦將校捕海寇幾百人吏欲逮治匿賊事君曰彼出死力得盜以贖為賞亦不為過君以屬吏是為賊報仇也誰復用命王為寬之皆感激盡力海道亦清幕僚蔡君大成廉明有守或汗巖之將真於法君力辨其非辜及出又厚為之禮東錢湖積葑膠輶王欲開治之有請於朝欲給錢穀及設醴賞目以屬君君引嫌以不敏辭又白王曰今為民興利所費非不多水軍有舟楫舂錘之屬儻優給軍士當必樂趨第嚴為紀律毋令擾民足矣請列柁岸旁取葑積之日久自成隄矣若屬之官吏必致煩擾民疲於奔命吏急於言功止得目下瀾漫可觀根蔓不除適滋後害爾已而皆如君言始至新昌待制朱公熹時為提學一見如舊即以滯訟委之天台有王烏頭者中產之民以析戶交訟三紀矣案牘山積君盡召其黨諭之曰至親終訟未有不破家者我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不能處斷一有勝負汝必將復訴詞意懇款察其感
動遂與酒肴使交相悔謝明日俱拜庭下曰今不復訟
矣朱公深爲器重自是親戚有訟率以此處之或使之
拜起揖遜於前而去得罪於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
聽曰吾盡法則傷恩矣由是無不感厲自新蓋平時鄉
鄰有失孝弟之義者必諭之以禮曉之以法不悛者或
媿辱之感悟則與以酒食之資使其奉父兄之歡乃已
其有暴戾恣睢狠於鬪冒於貨者亦誨之諄諄俾歸於
善故見於政者專以風化爲本也君於催科不擾而集

四明文徵 卷十四

至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曰寬之於粒米狼戾之時而迫之於半菽不給之際
是罔民也乃爲之曉諭謂及今不及卽輸納將來不免
追催諒勤周悉無慮數百言讀之者雖頑鈍之夫亦知
感悟租賦不待促而辦部使者至以移示旁邑至今邑
人猶傳誦之邑在山間異時趣辦役夫以稱過使客近
鄉之民一月或至數四君令鄉各置籍據籍點差出歷
爲信自輦輸官物之外一無所役三年閒戶不過再及
之遠者或終不及也大谿自天台而下漑田甚廣舊隄
以障狂潦而善壞幾無寧歲君曰人力不至爾出官錢

屬耆老督民修築民競勸趨其他陂埭經君修繕者無
不堅久鄉吏銷鈔不以時遇有點追擾及已輸之民者
多矣君深慰勞其人問其道里期會之費官爲還之罰
吏金以償官吏困於輸金其弊遂絕有士與民訟田君
謂士直而牘未具士復來謁君曰茲事已決彼當無辭
今見諭則成請求之私移丞佐決之後無敢有私請者
僧訟一民負錢至數百緡君疑之問民妻安在曰近鷺
於人矣卽謂僧曰此人甚實何屢貸之汝必私其妻妻
鬻故訟爾僧絀又有訴僧寺殺其子而死亡者念荀蒞

四明文徵 卷十四

至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盛此必爲盜被擒而竄爾責僧令尋訪而寬其期尋
獲之一訊而服豪民以稱貸獲利倍徙償者無所出則
以錢百萬獻於官公問錢安在曰散於民間官取之易
耳君曰以此餌我而欲自爲計也卽受其獻而列名及
數悉蠲之無不稱快或殺人於野而未獲尉兩以他盜
塞責君察其非是皆縱使去旣而真盜乃見猶微服至
其處覈之與獄辭合縣計初無百金之儲而逋負以萬
計君攷歲入之目窮蠹耗之原曰吏姦耳吾能裕之先
是歲用一吏出納號場典羣吏表裏假貸爲姦君使日

一易之凡一日之入暮歸諸帑久而寢饒曰此理官錢法也規模既立上下寢以相安再歲所用益衍重門頽圯眾以為請區畫自出一物不取之民有與官為市及就役者加與之庸直有獻木者君曰官自足用此汝先壟中物或與族黨不平將假手於我耶卻之先嘗籍詣鄉之盜日餉而拘焉民閒無復犬吠之警既數月相率而訴曰某等失業為此然朝暮惕恐未嘗得飽食安臥如今日也各已知悔且望少寬許其日就傭役夜必歸宿及是皆執役於官元夕落成棟宇華煥鄉民不知有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五至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役成聚觀以為神縣庠久敝欲新之而前迫於民業一徑幾不容車馬君謀闢地或曰其家富饒未易得也君召與議既以為獻厚償其直於是面勢軒豁新啓廡列棨戟觀者喑曰吾邑文風其昌乎其後名薦書取儒科者相踵元日為敘拜衣冠畢集為陳尊俎設介饌敘長少獻酬雍容無敢譁者且曰鄉飲之禮昔固嘗行之未有濟濟如此者臺稚皆相與觀禮焉君資明而健決兩詞至前情偽立見書判數百千言反覆切當每曰久訟廢業實官司不決之過惟詳盡不可轉移則安居矣故

一經予決雖宿衾巨猾無復異辭及君將去念一任所決滯爭訟幸無翻訴吾去之後猾吏或為姦利則貧弱必受其害乃許請斷由以備於是請者日至一一給之或感泣者曰令君為我長慮及此真父母也感請立生祠君力止之既去民知其不可留扶老攜幼前期出境數十里俟於水濱泣且拜曰不復有此知縣矣婺遭大水溪南之民登屋緣木以避者數千計守倅乘陣君首募善舟者救之令曰活一人者給錢五千竭貳廳之蓄計以私帑到者分處官舍既飲食之又列炬通夕以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五至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男女混處恐其淆雜也人尤伏其慮深盜入民舍覺而遁隱於桑閒主人訪求盜投以石幾中主樁以矛盜墜而殞吏以盜徒手受矛當主人以殺人之罪君詰之曰石非仗乎雖非所持然中則生人死矣聞中偶傷於刃此為登時勿論可也守不能決交讞以上棘寺卒從君議有毆傷保辜限日未滿而殞者吏坐毆者以重辟君已知傷者能邀於市飲啗自苦偶以宿疾發而斃再訊如所聞吏民驚伏蓋於獄事尤留意深思以得其情平反如此等者非一也婦人有欲棄其夫者誣舅以私舅

不承而死於獄吏白無所考誣守將從父君曰使其有之亂倫之罪固不爲輕使其無之厚誣其舅亦當反坐舅由此以死婦可已乎聞之憲臺遂坐婦罪里婦獨處惡少諱之不從夜詐稱夫歸婦痛無以自明泣告其夫而縊君聞而爲葬之表曰義婦冢罪其爲詐者君之莅政多此類嘗禱雨於龍潭冒險親至其處肅然若有所感雲出湫中得神物以歸陰雲隱隱及郡而霈然作邑時凡禱皆應如此豈人力哉守旣行而新刺史之兵百餘人未知所歸使盡集於庭探籌分管隨卽帖定三易

四明文徵 卷十四

至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郡將備盡禮敬事有利害心力爭事已和好如初君在外縣一時監司帥守多名公相知甚深然不苟求終無有以姓名薦達者恬於仕進改秩之初文惠公在經筵欲以請於孝宗而君辭焉曰未更吏事且欲字民以行志耳晚年閒居歲久祠祿亦不復就廟堂聞其廉退亟稱之以厲躁競者山居蕭然棊酒自適不以一事至公庭鄉之太守或欲見而不可得居官以廉節自厲俸給之外凡有例者皆不取用度一切取贍於家歲計僅給均爲十二每月一出之效東坡段作十三塊之說不治

產業凡貨之事未嘗爲也好仁樂施聞親戚之貧乏者以濟之喪不能舉女不能嫁多爲成就爲梁以濟涉解衣以蔽寒塗潦者予以笠屨年凶則爲粥以飼餓者疾疫之家旣遺以藥至量其所食昏暮潛送其家不使知也親見義役之便民及歸見鄉鄰有以爭役破家者君謂受役之害小爭役之害大勸率爲之請於邑大夫力主其說今賴其利焉近山有虎樵牧失業者幾月募獵者許以厚賞獵具入山虎亦遁去晚益嚴重端壯守禮語不輕發居不雜交親朋有過面折之有一善則獎借

四明文徵 卷十四

至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勸勉如自己出取司馬公家範書儀約爲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子弟有惰容必正色以臨之童穉笑語亦不敢妄衣服器用不迫逐時好家人俱不敢爲華靡之飾或見之則歎息世態之薄也嘗在眾中服布衣鄉先生沈公銖笑其激君曰某不知其爲陋也淡然一室無嗜好惟取禮記檀弓學記中庸大學祭義祭統儒行表記等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尤篤於教子招延名士宗族子弟之願學者皆預勉以修身之要不徒其取青紫也長子中第及二子入太學未嘗以爲喜蓋所期望者不

止此夜課童幼語孟爲之講大義每曰雒誦之聲賢於
絲竹遠矣莊談梵帙深究理趨病中區處家事秩秩有
條醫至嬉笑待之呼諸子曰我無所憾惟汝祖隱德實
行太史紀載甚略我死則汝輩不復知矣口授數千言
既革神觀愈清自書一頌尤爲曠遠又書二紙戒母受
賻贈大略言生無益於親故歿可擾之乎仍戒母用緇
流既畢盥手炷香奄然而逝其視死生真若曰晝耶君
娶舒氏御史中丞竇之曾孫先君十四年卒贈宜人孝
敬誠篤四德全備樞密方爲國子監簿宜人未嫁而樞
密超遷臺諫大寧喜曰此婦其昌吾家乎未歸登政地
歸享上壽康寧宴衍宜人未始一日不在側也大寧性
嚴事之至謹遂信愛之樞密久未有弄孫之樂宜人請
君置妾君曰設心如此何患不昌旣而得子今茲蕃衍
蓋不妒忌之效也新昌相傳有白虎神爲崇吏言請避
正堂君弗顧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據公宇乎不爲動
而亦帖然族妹爲邑士之室始至遺餽之及歸則與之
酌別中閒不時求見則謝之果有私請也在官未嘗問
閩外事俸入亦不舉知其目君之清德所助爲多凡君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爲極意奉承君待之如賓言必稱名有出入宜人必
攝衣揖之子婦侍側雍雍如也待婢使未嘗詆怒詈言
不出諸口衣必澣濯不事珠翠綺繡之飾年纔五十有
七卒於葵之官舍葬於陽堂鄉包家山之原子男五彌
遜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主簿彌迴迪功郎新台州臨
海縣主簿彌遵先卒彌進將仕郎彌逮太學生女二人
早天孫男十三人麟之中之介之舉之希之輩之阜之
常之準之異之昇之舉之女九人在室諸孤將以十二
月壬寅奉君之葬合於宜人之墓來求銘鑄託契非一
日君之清介實所難及諸孤錄君行實甚詳且其施於
政者皆可爲後法又自言其母之賢尤痛其早歿懼無
以顯於世願併書之故爲具載而系以銘用慰孝子之
思云銘曰史氏之賢德惟邁種衣冠之盛輔相我宋君
生而秀弱不好弄父兄濡染以義折衷比宰百里始見
於用廉白照人輕徭清議人皆望君夷庚飛輓僅乘貳
車其退益勇平生介然晚益嚴重闔門自養無所修綜
潭府不居歸侍巨壠家廟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
旋勉中閨門化之無敢奢縱屏絕聲樂喜聆雒誦謝去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機事志甘抱壅力行所知不牽於眾誰毀誰譽終不爲
動老成云亡鄉黨所痛君則了達如幻如夢我方臥疴
向風一慟詩以颺之後人其颺

天童山交禪師塔銘

黃龜年

黃龍南禪師受法於慈明傳臨濟正法眼藏叢席之盛
冠絕諸方一傳而東林總得之東坡先生贊之曰巍巍
總公僧中之龍再傳而泐潭乾得之無盡居士贊之曰
禪人過得香卓于他日鑪中莫負恩又再傳而天童交
得之穎川了翁贊之曰拶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

四明文徵 卷十四

空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緣法是一三巨公徧遊名社究此一事因緣非大善知
識深語宗乘確然奇特爲天下眼目詎肯筆端推重之
如此耶余大觀初寓四明招提見了翁贊語讀之聳然
又聞四方衲子繭足而至者歎慕畏服交口一詞詢其
宗旨所自來則曰臨濟兒孫是真端的者遂攜杖屨請
從師遊徐而扣之則崇岡峻嶺壁立千仞夫足以喻堂
皇之峭拔也迅霆怒雷不及掩耳未足以喻戒鋒之敏
捷也長江活流洪鐘巨響未足以喻辨才之無窮也是
真所謂大善知識者歟從遊久之因以遐想當年黃龍

叢席之盛而坐揖東林泐潭之遺風知師之門庭凜凜

其所由來者久矣師諱普交明州鄞縣葛齡鄉畢氏之
子自幼穎悟未冠從釋初往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
因修懺悔佛事遇道人於塗中忽問之曰師之懺罪爲
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
非汝爲能懺之師不能對歸諸南屏亦不能決遂憤然
以去尋師訪道幾徧天下逮遭泐潭泐譚知其爲法器
見入門卽訶之擬問則杖之使去師不復敢進一日忽
呼之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中來師擬

四明文徵 卷十四

空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進泐潭喝之師豁然有省呵呵大笑泐師下繩牀執師
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以手托開亦喝泐潭呵呵大笑而
坐師以偈呈曰若人問我解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
杓黃齏飽喫子生涯總在鉢盂中自是機辯迅疾學徒
爭歸之士大夫數虛席以迎師悉遁去歸隱天童山掩
關卻掃者八年偶寺闕主僧郡僚邀師甚力遣介候於
道師不得遁居之六年引退以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
沐浴陞座留偈辭衆曰寶杖敲空觸處春光陰掣電舊
官間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擲筆坐浙俗

壽七十七僧臘五十八後七日開龕貌如生闍維獲五色舍利頂骨牙齒不壞以其年四月十日葬於天童寺山之西原師修持清苦行履孤潔正揚祖令灑落軼羣鮮有能湊泊其機者凡見僧來必訶罵之曰椰標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个什麼吹毛洗鉢招扇張弓趙州柏子靈雲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杖拄杖悉逐之泐潭聞之笑曰如此解悟僧堂草深一丈去也師既得法於泐潭猶欲徧參一時號爲尊宿者聞師至皆倒屣出迎必居第

西明文徵 卷十四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座故雖爲天童主人矣而叢林至今猶以交首座稱之亦足以見師之禪望疇昔羈然不待出世而後道行也嗣法者三十三人雪巖泰誠香山彥文吉祥清逢智門行潛茂椿圓應太平子瑫德圓道場山曇俊皆能傳師之道闡揚於時以余知師最詳屢以銘文見屬義不可辭乃銘曰西來誰露眞消息教外別傳要端的黃龍佛法付兒孫臨濟宗風本奇特珍重天童老古錐聲名四海日星垂當年一喝獅子吼狐狸望風而避之直截機鋒難湊泊摘葉尋枝何太錯渴堂龍象競交泰側耳

惟聆師一諾虛空撲落水流東護塔松楸長舊叢龜毛拂子三千丈光彩流傳太白峯

延慶院圓照法師塔銘

何涇

予故居鄞江之東舍南不百步有古招提曰廣壽崇寧間住持圓照法師者以義學導其徒以求丐給其食以寬恕不授御其下時廣壽眾二百堂廚蕭然無僮石儲師每旦未明則就講講罷具小舟徧走檀越門所至無貧富皆樂施募必稠載而歸如是者十餘年雖所寒隆暑不少輟予固已異之未幾偶相見軀幹堂堂音吐如

西明文徵 卷十四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鐘蓋偉然奇男子也徐與之語論辨蟬聯出人意外辭深義祕落落難窮詰其所宗則曰天台大師吾祖也其教卽言說而詮解脫由文字而契性空語其次第四戒入定因定發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攝諸方寸而無餘擴之照用而皆足要其極致則心離名字法等虛空空假雙融有無俱遣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包大千而不礙極深而探曠者與不然又安得稱不思議境耶予益服其辯博始大奇之爾後師數主名利予亦宦遊南北聲跡了不相聞一日比正誤定清皎

自城抵山居寒暄外袖出文書一通曰先師圓照法師已葬願丐公筆誌其塔予既與師有疇昔之雅又熟其行業之詳故不辭而與之銘師諱梵光字和甫姓楊氏圓照其錫號也世居明州奉化縣初母王氏感異夢而娠十有二月廼生既生室有異香親族嗟駭髫齡警穎不類常兒授以儒書一覽輒誦年十二出家依普安院鑿修爲師十六落髮受具戒器識已自卓越一朝語曹輩曰三世諸佛戒爲根本菩薩六度率先尸羅戒律五儕稻梁也詎可一日亡哉廼詣湖心壽聖見通照律師授以毗尼之學凡三年盡通律部始來延慶從神智習台教無幾何厭城市囂塵慨然有遊方志卽東走丹丘禮智者塔仍徧歷祖師往昔經遊地當是時天台教盛於浙西秀有智普杭有元淨梵臻四海學徒風馳霧合惟恐其後師聞欣然卽日芒藜西去初見辯才淨師於天竺嘉其精專爲授記前及傳圓頓大義得解脫知見復之白牛慧海謁梵慈普師心法相契一見忘歸留十有三年日夕諮叩雖疾病不廢業或勸其養病少休則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普師法華至如來壽量品廣揚三

四明文徵 卷十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報應遂於言下大悟久之求還鄉普撫其背曰吾道東矣子去必大振四明法席宜自愛旣歸止郡之承天眾請說法舉塵揚音滿座歎服俄請住茅山普安師受業院也居有閒太守王公資深以廣壽召師焦勞一紀聲價愈光政和四年春屬延慶虛席太守呂公淙固請不獲辭初離廣壽其徒願從者百有二十卻之弗聽於是延慶增至五百眾其盛殆過法智之席矣給事中傅公墨卿使三韓寄徑四明傳家會稽稔師譽望首過延慶請陞座敷宣妙旨歎重久之因贊所繪像以示傾倒

四明文徵 卷十四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靖康政元高麗遣使修貢及境訪師云國王問訊翹佇大名無階瞻禮謹獻法衣一井寄海東曉師所著疏論二百卷屬師流通名稱遠聞雖蠻夷亦知嚮慕焉建炎三年以老謝去退居茅山湛明庵婆娑林泉七閱寒暑將有終焉之志後寓奉化之福聖會延慶燬廢積年太守待制仇公愈思得人以振起之迎師再還至遁避力辭終不許入院日羣僚畢集佇聽講演仇公歎曰微言發覆聞所未聞士庶無不改觀紹興十二年示疾丐閒眾挽留之不能乃以院事付傳法弟子道琛而歸老於

擇陽之悟眞住持義誠者師弟子也平日尤所善親故
往依焉擇陽之西半里許卽前發運使陸公眞之舍館
往歲陸倅明時雅重師與爲方外交至是數過從明年
春忽謂陸曰老病久以口腹累悟眞且辱公異顧銜戢
亡可言者生雖無常滅必有所今將以後事託延慶請
從此辭陸公卽具舟楫遣行旣抵延慶沐浴更衣跏趺
宴坐集眾誦無量壽經索筆書遺訓付稟法弟子復作
頌告別投筆於几再命眾誦安樂行品至深入禪定見
十方佛恬然隱几而逝實紹興十三年三月八日也俗

四明文徵 卷十四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壽八十僧臘六十四手度弟子二人曰正勤正因師孫
八人升堂入室稟法傳道者二百餘人其餘四方學者
殆不可勝紀以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又於城南崇法院
祖塔之側師天資樸素不事矯飾坦卒有度量待人無
貴賤之殊公卿輿臺禮遇惟均或者難之則曰吾法以
平等爲心常不輕爲行豈容分別耶其在講席如妙玄
文句止觀皆再終帙平居似不能言至部析經旨決隱
破疑罪罪如吐木屑聽者終日忘倦諷頌齋薰尤務虔
恪雖陰功密行痛自韜晦若乃隨緣利物卻魃救災顯

然在人耳目有不可得而隱者初住延慶宣和王寅夏
旱祈禱備至而旱日甚郡中官吏以式法築壇請講雲
雨經始披軸則雲興甫離席而雨作一境沛然卒賴以
濟昌國縣戴氏爲鬼物所擾呼巫覡召羽流百方驅禳
故弗效迎師誦呪及門而崇滅其在福聖道俗請師增
授大乘菩薩戒奉化縣鄔氏子方疾革如有物憑附語
家人輩曰吾汝之先父處幽冥聞人閒有光法師者道
行高潔爲眾施戒是日冥中異類悉脫沈淪故得暫歸
別汝師之異跡如此非一然亦未嘗語人人或詰問則

四明文徵 卷十四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色拒之領家眾逾五十載接物度人始終無如一日
及其示滅識與不識皆涕泣戀慕云頌曰宣尼居聊士
絕橫議夢奠之後儒墨分類大雄降靈心印不二金相
甫闡教禪殊致歧判途別其歸則同曰教曰禪均助宗
風教或訛禪執有非通禪復訶教病在溺空兩者交紛
互相矛盾孰能統一各固封畛於赫天台悼法將泯兼
總二家爲世標準妙玄文句教是以明開止觀門禪那
廼行智者旣寂傳數十鎧垂五百禩法知中興飛英鄞
江掀雷扶電又百餘年不絕如綫逮生圓照灰死復燭

通道三智示佛知見脫法齊眾蓋五十春匪怒伊教其
徒曰親攘斥異端如薙荆棘拯漂援溺如航巨淵盛德
辟邪沃彫犇怖聲譽遠騰魯夷嚮慕早旣太甚演經澤
霍幽魂靡託戒法能度襟量汪汪龜幹堂堂釋門領袖
慧苑琳琅道行雖高錐采埋光豈曰麀鄙自伐已長化
緣旣周跣跣告別不斷世諦示有生滅惟師之心鑑像
水月壽岱可磨師名不沒

四明文徵

卷十四

李元

四明叢書

附刊本

四明文徵卷十五

清鄭袁 鈞陶軒輯

侍御史王公行狀

樓 鏞

曾祖寂故任永靜軍東光縣累贈少傅 妣趙

氏贈成國夫人 丘氏贈濟國夫人

祖禩累贈少師 姚張氏贈衛國夫人

父次翁故贈資政殿學士左大中大夫致仕累

贈少師 妣趙氏贈秦國夫人

本貫濟南府章丘縣巨德鄉巨人里王公伯庠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年六十有八狀

公字伯禮其先大名府人五世祖繼文贈特進者以明

經出身嘗為河中府虞鄉縣令四世祖昇贈太保者以

甲科為尚書郎直史館嘉岐王府翊善十餘年請老而

歸避大河之患葬特進於濟南因家焉少師古學精深

兼通醫卜工真行草篆尤邃於春秋既免少傅喪不樂

進取攜二子屏居青崖山之兩河太師因教授其間以

供甘旨名聞東州學者雲集時號兩河先生紹興初執

政凡四年力丐閑退已遂致其事居於四明西湖之陽

今遂為鄞人公登紹興二年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吉州

左司理參軍試教官為第一改充明州州學教授十一

年任滿循左從事郎便親自列主管潭州南嶽廟時太

師方在政府詔以諸將卻敵功皆二三大臣奇謀指縱

之力可與一子職名改左宣教郎直祕閣顯仁皇太后

回鑾太師充禮儀使辟公書寫機宜文字尋主管台州

崇道觀十四年授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太師薨服

除二十二年通判平江軍府尋職罷歸三十年主管台

州崇道觀三十一年賜五品服通判鎮江軍府三十二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年以覃恩轉左朝請郎隆興元年改兩浙西路安撫司

參議官二年省罷知興國軍乾道元年七月召赴行在

除戶部左曹郎官仍有旨復舊職明日兼皇子慶王府

贊讀尋改直講二年南省試進士為參詳官就院擢殿

中侍御史五月遷侍御史八月罷四年主管台州崇道

觀十二月知閩州五年八月復直祕閣改知夔州兼本

路安撫七年移知溫州九年赴上纔三月終於州治累

官至朝請大夫忠孝謙勤得之天資自幼刻意問學家

素清貧太師教子甚力朝夕講習至於楮衣禦寒手種

首藉以充飢及冠猶未知肉味父子易衣以出而抗志不凡慨然有立名當世之意手鈔古書往往成誦太師守道州欽宗登位奉表者例當推恩公請以叔父次舉行既乃連中世科人益奇之分教四明人士仰慕適與名士相先後或以見在過去未來三佛名之初被延閣之命時幸欲擢丞列寺太師既不欲私其子公亦力辭焉平江當冠蓋之衝毗贊郡政聲稱甚美會以讒聞遭論自此不復造朝安貧樂道十有餘年若將終其身一旦趨召際遇聖明首論養人才裕民力理財訓兵以爲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騰之備又論攷察薦舉爵積粟等事奏對明白音吐洪暢上意開納陛楯亦屬耳傾聽爲之咨歎卽日除戶部郎講讀王府究釋經旨詞義俱勝帝子敏在受之迺執法殿中進遷南狀自以起遠外被異知益展盡底蘊謂強國在法制固國在人心然國勢可振而易強人心難得而易失乘航之喻不可不知駭輿之言不可不鑑又奏方今之弊莫大於風俗苟且而苟且之弊生於士大夫議論之不公惟不以虛言先實用不以高論蓋真才苟且之風或可少革是時宿將類以罪廢公奏

奔北固爲可罪而戰多有不可掩者不應以一眚而廢之宜及此無事之日以次召還使備環衛撫之以恩折之以威庶可收效於後上深以爲然稍稍錄用沙田蘆場議起租稅民以爲病無敢言者公乃極論之其畧曰沙漲之地未嘗耕耨施工布種乃是務民之本既未能如漢置力田科以勸農而可擾之乎蘆葦之生本非種植各以其力樵刈必非游手之徒既未能如古捐山澤之利以予民而可困之乎豪強坐據雖曰非法然怨不及上今朝廷遣官增稅怨始有歸矣上感悟卽令罷去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便貧民廢省兩浙船舶始簡閱宿衛之士皆自公發之由是眷意愈厚嘗奏事良久上肅容謂公曰卿所言一可用議論全似唐王珪公平日恥言人過未嘗臧否人物恩仇一視坦無城府既居敢言之地遇事輒發抨彈所及動涉仇怨無少分顧忌意或爲公危之公正色曰言責所在顧忠於君者何如爾一有愛身之念紀綱何賴焉筆力素高作奏不能自休諫稿謹密子弟不得預論事尙多非施行於外者莫傳也諫長率公論政府乞置詔獄已乃下其事臨安一日太守請聞公語之曰

始得之風聞不容自默今既事在有司豈復當預獄具
失實卽上章自劾以故俱獲譴而公止從罷免上亦知
其非由於公念之不忘或言去國之後事有涉公所嘗
論者上必取元奏親加省覽而施行之且嘗曰此真臺
諫也奉祠未幾以閩風起遂易夔帥夔部曠遠夷夏雜
糅公首圖諸郡地理合而爲一分別險要獸蹊鳥道織
悉畢見區處指授盡出於此人莫得而欺也撫夷人以
寬養百姓以惠馭官吏以嚴夔以大治郡有巨剝旣爲
嵩呼祝壽之地而祖宗諱辰薦修及三歲合五州人事

西明文徵 卷十五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羣試皆在焉公以爲龐且陋命葺廢事分行香之所又
建貢闈二區以其一與漕司土木之工皆有條理不日
而成士民誦而歌舞之巴倣多略子女以爲貨公特嚴
其禁有綿竹獄掾者稱載而來爲瞿塘關所詰蓋以此
牟利者有年矣公立訊之皆遂寧潼川閒人爲給貨各
還其家或請發其事公曰不可究也惟責而遣之城素
無井見水於山杜少陵所謂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
水喉不乾者郡失於葺或課民以錢詹事王公十朋嘗
縱民取水曰義泉修王公故事又增治焉市人歡呼

1208 9725

相謂曰二公豈伯仲耶其他營繕非一先賢遺跡如子
美高齋之屬皆以餘力一新之施黔珍三州與南平軍
地接生夷而思州則田氏世襲撫御尤難有何思明任
鬼師楊震穆會等皆豪族動輒疑阻牒訴累興公化之
深得其道宣布威德譬曉禍福揭示要束至或親致尺
書思明投牒乞藏勝於家傳示子孫楊振得書感泣飲
血盟誓邊境帖息公遇事敏明臨機善斷戢吏至嚴莫
敢仰視聽訟之際反覆究問誠意具孚無不退聽者旣
而有伉儷之戚亟問祠祿遂移永嘉赴闕奏事上意欲

西明文徵 卷十五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留惜公已衰矣到郡篤志從事不少懈而疾已不起實
二月二十五日也娶同郡成氏封宜人柔淑孝謹克配
夫子男三人曰星郎未名而卒曰有大通直郎福建路
提舉事舶司幹辦公事後公九年卒曰正文林郎新
處州軍事推官女三人長適朝請郎中書門下省檢正
諸房公事周舜元次適承事郎汪大有一幼亡孫男十
人坦域埴堦埴埴埴埴埴埴埴埴埴埴埴埴埴埴埴埴
一適進士孫瑜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淳熙元年正月九
日葬公於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墓側公事親

至孝少時所得成夫人奩具悉以奉太師居喪哀毀盡禮有人所難及者記問絕人博覽載籍當宣政間舉子惟務金陵之學公獨貫穿經史旁出入百氏至老未嘗釋卷賓客相對諸子侍立與篇隱帙隨意舉似以探其學問之進否後生多親附之舍人朱公翌嘗問侍郎周公綰曰比見表中用一驢載都市事偶忘所出周公素簡默僅舉一二公適參坐又以目公公歷誦臧質傳中數十語二公歎賞不已又歸以勵其子焉作文雄奇操紙筆立就若不經意而語多警拔諸公銘誌類出公手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歷山集雲安集奏議告蒙資治編年宏詞集要藥路圖經等藏於家他不及屬稿散落甚眾人雖以公不作文字官爲恨然崇論宏議日月獻納亦有以少伸素志矣立朝典州威望凜然而待人接物卑牧已甚閒居客至應酬終日倒屣延納惟恐其後朝章野服顛倒層疊人人與之傾寫略無倦色士夫無不愛敬下至閭里聞風悅服疏財好義不計家之有無義所當爲無所吝惜四明舊爲義郡顯謨汪公思溫爲之主盟汪公歿公實繼之緩急叩門視所請曲爲之經理故鄉人尤歸心焉

廉節傳家他無嗜好俸給之外一毫不以費公帑在蓼首禁科買狝麝之類仍以公務鑿版徧滿山谷有以書求市者則以墨本寄之永嘉軍卒百工咸具公一切罷遣服用所需必面與之直至或倍償人謂口過而行之不疑故治溫未久病苦幾半而喪行之日百姓哭巷以過車非德之感人者深乎僚屬問疾臥內見公几案蕭然鎮紙以璧皆歎息而退初治入蜀之裝於建康有以白金來售者曰以此西上當有倍蓰之獲公曰不幾於商乎止以緡錢行比歸日輕舟而下以餘錢自隨人愈咨其清方家食時未嘗忘國事凡所聞見必詢究講明務求可行之實蓋其志尙如此及膺進用期不負所學以報主知去不以罪人猶望其再入也終不得究見德業朝野共惜之病且革二子以藥進手格之去靜默焚香宴坐自如上章休致處畫家事若平時及屬纊不但不亂翌日入斂肢體和柔如生皆積善之報也鎰汪出因外家以拜下風自蚤歲辱知獎閒置坐隅匪怒伊教殆非一日公將沂江鎰以假吏之燕會別於金山客授永嘉公適來守尤得窺治行之詳公之二子不鄙以行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實見屬自惟荒淺不足以稱下筆復輟者屢矣壬寅之夏提幹公一疾不起殊使人有愧於泉下今推官又以爲言乃取所聞見敘次之以俟當世君子立言者採擇云

直祕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 樓 鑰

曾祖義贈中奉大夫 妣胡氏贈令人

祖佐贈宣奉大夫 姚許氏贈碩人 鞠氏贈

碩人

考立之故任朝議大夫贈特進 妣李氏贈安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定郡夫人

本貫登州黃縣

公諱子寅字協恭世居文登特進以紹聖初元登進士甲科南渡先寓會稽建炎四年令人梁氏生公徙居四明今遂爲慶元人特進家無儋石儲而篤意教子公生而敏悟尤所鍾愛先意承志務進於學受詩於鄭先生剛中累冠鄉校紹興十年以明堂大禮恩補將仕郎十八年春銓中選授右迪功郎監渾州南嶽廟時法官多山東人與特進厚善勉公習法明年公方弱冠一試中

其科二十一年丁特進憂遺訓有云吾以孤寒自奮爲

正郎者三十年中遭兵燬僅能立家異時汝曹莅官內

弗欺心外勿虐民公泣血書紳終身誦之服除授建州

司法參軍任滿關陞右從政郎授潼川府路轉運司主

管帳司未赴以法科改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審復囚

牘累百凡駮正死罪七十九人吏部以聞減磨勘一年

公曰法所當輕非敢縱囚以求賞也竟存而不用隆興

元年以舉主改宣教郎授兩浙西路提刑司檢法官改

除大理評事乾道元年以鞫制獄除丞其詞曰志業有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操修可觀潛心於孔子孟軻之言兼邃於柱後惠文

之事是於聖人之志其知之矣三年差充刪修續降指

揮所刪累官四年輪對力以清刑爲請上固已識之丐

外補除知無爲軍十一月陞辭奏兩淮議營田屯田久

矣地有餘而人不足每以爲病比年歸正之人甚眾分

處州郡仰給大農徒有重費猶患不給臣嘗以鞫勘歸

正人公事嘗以給問之皆以爲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爲

此若得官備耕具使治惟上荒田以糊其口何苦犯法

哉臣矜其言竊嘗詢究淮上治田之具蓋每招一家必

首給錢百二十緡以其二買牛一爲室廬耒耜之資是知淮上不惟人稀牛亦艱得計道之費固應倍於內地又緣經歷商稅費亦寢重臣恭瞻仁宗皇帝國史凡鬻牛者免算稅紹興敕令云若以牛販賣其過稅勿收卽遇災傷放稅及五分過往稅亦免欲望遵仁廟之法申甲令之文並免販牛過稅至兩淮者住稅亦免耕牛輻湊則曠土日闢矣臣恭聞陛下方發內帑委守臣備耕具招歸正人營田若更免牛稅則必欣然從事於畝畝農隙閱以武事邊備之至計也上大悅曰牛稅可免卿能保歸正人樂於耕乎對曰臣豈敢爲嘗試之說蓋詰以汝輩未歸此時在北方亦耕夫耳咸曰然臣使手書款狀皆其真情因袖出舊辭以進上尤擊賞玉音甚寵曰朕圖此久矣未有利害較然如卿所陳者卿於訊囚之際乃能體國遠慮及此耶卿未可以試郡朕將用卿旣退御批陳獻可採先次差往淮南楚州相視措置條具奏聞公在朝行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對奏卓然動上聽感激自奮始盡力於淮甸而眷寵日深矣公躬履阡陌募樂耕之人與之通情詳議不以使者自居上嘗念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之勞又未見圖上事宜因中使至盱眙戒以訪徐某所在宣諭催促公性簡易方在田間議事語既久出盃酒與之分酌中使適至傳宣旣畢匿笑而去以其太簡也歸卽奏之上曰孰肯將使旨而爲朕究心如此者明年歸奏上首襲諭此事公遂奏條目甚悉大略謂楚之淮陰乃沿淮極邊之地監城沿海雖有閒田未有以處歸正人且於寶應山陽得空閒水陸田五百餘頃勸諭到歸正傳昌等四百餘名欲人給一頃五家爲甲一爲之長隨處置莊仍給備耕牛農具屋宇等錢家與草屋二兩牛并屋一種種萬錢並俟入莊日給付初年開荒免納本錢次均五年還還足給其田爲己業候滿十年起納稅賦其勸諭等人獎勵有差詔可具奏淮東師奏乞措置監城喻口兩地守禦上曰非徐某不可就俾措置公奏喻口當射陽湖入海之要監城築壘不堅又無屯兵乞下楚州措置守禦從之是月除大理正不侯授告先次供職復往淮東御筆賜知揚州莫濛覽徐某所陳歸正人給田利便甚有條理已令施行卿宜協力使一一就緒五月詔對奏諸莊水利可二古溝可洩水田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潦循其舊而浚之因而賑給歸正原耕之人實爲兩利又奏荒水田及守令拊摩等事亦得旨行下並依所乞施行七月詔以莫濠措置淮東山寨及民總首并莊寨使效已及半年未曾審實委公按視激犒仍支舟師器甲等尋兼權尙書駕部郎官又奏仍舊置萬弩營六年正月有旨徐某措置官田招集人民委有勞效除駕部告詞有云司輿卽吏高選非曾把麾持節不以授今特命汝上曰徐某情貧不受餽遺繼命中使賫白金五百兩四月差知高郵軍公奏措置官節次勸諭到歸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人及種田使效計一千四百餘人共置五十莊屋宇牛具畢備緣諸莊散在揚楚高郵盱眙四郡今差知高郵切慮諸莊疑惑欲專委才吏措置兩淮官田得旨徑委公兼領許令每年一往詣莊激犒俄改知泰州又一月召奏事因陳鹽場利害及捍海堰事甚悉遂兼權淮東提舉御札令俞召虎與徐某同措置營田卻令徐某同措置鹽場各宜協濟以副朕使令之意十一月以職事修舉除直祕閣七年賜緋衣銀魚四月奏事選德殿復條具鹽事遂除提舉惟東茶鹽常平措置官田如故

楚州申淮人陸梁恐開敵隙上令相度隨卽奏聞上喜御批卿無所避憚挺身任責足見恪勤乃職朕甚嘉之當官處事正宜如此然淮民旣已肅靜卻當撫之以恩不可專用刑威也恐卿等或未之思故茲獎諭復示朕懷宜加體悉十二月以鹽課增羨特轉一官丞相虞公允文貽書謂一司治辦前所未有欽歎不已是年以和釋最多而先辦仍自行津運委見盡心國事又轉一官入年坐不覺察所部私渡降一官後乃得實改正屢請外祠以鹽司積壓鹽本降二秩卒以總領所申額鹽虧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失罷九年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元年正月召赴闕奏對稱旨除工部郎中仍舊措置官莊樞密院得旨列具淮東官莊已成之數總五部七縣及楚州忠勇使效爲五十四莊屋二千四十九間耕者一千二百牛六百二十有五稼器六百二十五副老穉五千四百二十有七耕田九百一十四頃上見實效尤以爲喜公蒙上異恩感激盡力嘗歎曰古者專以屯田爲養兵關邊之計國無重費而可成功今講和方堅無所展究將有見忘者矣已而果然淳熙二年官莊結局除將作監點官

莊三年四月除大理少卿六月罷十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四年春除淮南運判不赴九月再命仍專一措置督修城壘五年兼權揚州於是瓜州城成六年五月除知揚州八月除運判副時暫差知楚州九月修築高郵興化寶應縣石闔斗門洞隄岸可以固護民田約三千七百餘頃特授中奉大夫封黃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罷歸兩任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十三年轉中大夫十四年除知隨州十六年賜紫章服冬始赴郡紹熙二年任滿尚書張公杓為帥薦於朝三年除知

四明叢書 卷十五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台州公至郡詢訪利病之實思欲不闕郡計而又裕民量入為出優有餘地權酌征稅大率從寬闔郡熙然塗歌巷詠率有太平官府昔所未見之語明年版曹比較上供以台為優人謂既以利予民非天雨鬼輸何以致此益以為不可或問公則曰求獎當求其源台有二弊偶皆得之一曰秋苗為鈔二曰軍士虛籍有姦胥增改鈔額照以倉籍偽增至八千餘石至以十為百以百為十上下蒙蔽久矣公既廢之而使輸苗者每鈔不過一石弊無所容至增萬斛虛籍尤為重耗因立賞罰使之

自陳置籍几案上親為銷注月餘十去二三歲減數千斛財賦條盡較計精詳節不急之費罷饋賂之私杜刺軍之請是以能不擾而辦屬縣寧川邑庠久廢公為買田五百畝以振之剖決滯訟情法俱當人既悅服一毫使民則為之錫積逋至十萬餘誦騰播遠邇寮吏亦皆感歎俸貳賢者還朝語人曰郡太守職在便民政有不平則吾當正救之今徐使君專意撫摩如恐傷之吾無所用其力惟贊之而已憲使陳公杞行郡父老擁車請留太守者累數千牒陳公歎曰得民如許諸郡未見

四明叢書 卷十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比當以聞於上五年四月除廣南東路提點刑獄中事郡人尤惜公不滿秩而去立祠以歌謠刻之石攀轅臥轍喧動千里幾不容去公歸此亦倦遊矣力丐祠而促行之旨益嚴既抵所部詳刑決獄務在寬平恩威兼行列郡皆聳慶元元年春夏之交欲徧諸郡或謂瘴煙季春甚姑緩之公謂職在澄按不能自己至五羊疾作而還第四子隨侍自公得疾於道驚憂精禱願以身代公既還而此子先以疾卒公深不堪遂相繼而逝實五月八日相去纔五日爾痛哉享年六十有六娶汪氏累

贈令人再娶陸氏封令人七子長晞舉通直郎先三年卒次晞益承直郎知台州寧海縣丞次晞稷嚴州觀察支使次晞夔儒林郎新鄂州觀察支使即死於曲江者次晞垂將授公遺澤次晞契晞夷習進士女五人長適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唐灌次適進士王然次適從事郎監溫州在城商稅口曰琴次適承奉郎監台州在城商稅汪立中次適史宣之實太師之孫將以遺恩補官孫男十一人師顏師孟師周師偃師雍師錫師點師召師伋師夏孫女四人未行諸孤將以二年九月丁酉

明史徵 卷十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葬公於鄞縣翔鳳鄉隱學之原從新卜且公志也公天性夷曠與人以誠實素嫻吏道晚益更練故台州之政尤爲人所稱孝宗知獎實千載之遇往來淮南數年尤詳究精密諭事上前如辨白黑動輒寤朝奏暮行間有飛奏亦皆響答故凡事皆見功緒人但見其寵渥使藩成大家亦其才業勤勞有以取之公爲漕時有揚州教官倚勢援迫諸司求攝傍郡守皆俯從之來求於公公曰此非所以相愛悔吝必在且夕邊郡章奏動輒上前萬一以爲問何辭以對力御之其人遂陰擠公坐此罷

公不以爲恨後數年其人以賄失官舉者皆坐公蓋嘗諫之彼自不用故獨免於罰仁者之報也二閒十餘年築屋湖上日以觴弈杖履自適尤善居鄉未嘗忤物宅欲成而東南尋丈之地或執不售公亦何用此左庶爲前榮而缺其後久之求售終以善價酬之晚雖豐餘而自奉如小官時兄子數人撫之有恩意調給惟均無有閒言公在淮南鄉人有被盜疑公之僕爲囊橐追捕治掠甚苦公聞亦不爲動已而得釋伺公歸而訴之公曰我以家事付汝累歲侵漁已多迨假手以治汝尙何訴

明史徵 卷十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無競類此聞者服之麾符所至前後薦士百二十餘人其閒有在從班者而公出入三朝受孝宗之知尤深官止列卿豈非命耶鑰汪出早歲及與公同舍姨母既歸公情親寢厚丞相留公當國最重然諾鑰一日見之坐中有語及公者留公曰此人有才鑰因問曰相公何以知之曰朝廷每下邊郡措置禁銅錢過界惟隨州一奏甚明而可行因曰其人純茂向來口語非其實也其後丹邱廣東之除皆出其手鑰不惟服公之知人而又喜公之爲留公所知也諸孤請狀公行并以所聞書之

俾求銘焉謹狀

四明孫先生行狀

鄭真

先生姓孫氏諱元蒙字正甫孫氏系出河朔名全照者
有功澶州其仲子某當補牙校以讓其季南遊吳越遂
為明之鄞人曾祖諱願質宋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工部
侍郎祖諱璠宋通直郎知臨海縣父諱嗣明宋將仕郎
曾祖妣黃氏祖妣莊氏妣周氏先生生而靜重寡言然
自幼穎悟有志於學歲在戊申先生年十有八遭家多
艱父母連喪與其長兄元厚次兄元佐拮据喪事哀踊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禮既葬服闋潛心經史家事一不經意值國家新學
校法有司選故家俊秀補郡庠弟子員先生摳衣以往
適鄉先生魯公月卿杜公孟傳皆以老成童望訓導大
學一見問其家牒以先世同官於朝有通家之契喜而
謂之曰文獻之傳其惟有人乎蓋先生之四世祖枝與
其子起予同登宋嘉定七年進士第以迪功郎監潭州
南嶽廟累贈朝散大夫嘗師事宣獻樓公鑰端憲沈公
煥正獻袁公燮及見徽國文公證其所受學正文粹鬱
為儒宗所著海上稿人多傳誦先生既得諸家學之懿

又有魯杜二先生以為依歸且以東南詩學莫萃於明

魯先生既得其源委於是先生請授詩經諸家之說旁

通曲暢學遂以成胡松石奉禮幣招致為師館穀之禮

十年如一日郡庠延聘為訓導從者雲集逾年以一言

不合拂衣去太守丁公某與教授張遵道留之不能得

陵陽牟公應復景陽都司宣闔屈諸賓席俾二子執弟

子禮且請攝教郵學而兼其廩祿先生力辭不受葉先

生恆敬常以國學生釋褐為餘姚倅奉書走百里延居

館下守州劉公某文大可知宇文先生公諒子貞咸致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敬禮遣子就學四明自宋紹興以來有鄉飲酒禮先生
以其禮行之姚庠揖讓進退衣冠文物彬彬焉宋童杜
洲先生得楊文元公慈湖之傳其孫子舟請於朝創書
院奉其祠事司教者自黃彥實以後難其人先生以童
氏致請之勤勉就東歸申明朱子教條季考月試具有
成式朔望讀呂氏鄉約書善記過以示勸懲遠近裹糧
而至者凡數十人太守堃堂阿殷圖公聞先生名復以
訓導屈致郡學當時與同其事者若先教授鄭先生以
道將先生景武伯威桂先生德稱彥良協力作興士習

爲變廣平董公搏霄孟起僉師浙東於先生雅愛重至
正八年河南兵起公以復浙省功陞參知政事駐師三
關辟先生爲餘杭縣儒學教諭或謂先生宜謝不往先
生曰董公吾知己也況教職爲斯文世教所關者耶既
至公爲欣喜慰藉傾蓋如平時時兵甲之餘舊染汙俗
誦弦絕響先生延請師儒講明忠孝聞者興起殿廷齋
廡煥然一新監郡李顏公繼總制三關平章左答納失
里公駐劄餘杭尤相禮遇訪以世務先生條畫以對皆
中事情二公雖躓之而不及於用有以見先生經濟之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學蘊蓄之素如此在任二考調松江清忠書院山長於
是先生已老矣喟然歎曰吾何復仕哉得爲晚節完人
斯可矣歸隱於家爲就終計然當時名公鉅卿四方士
大夫學者咸以先生鄉之耆碩典故因革就而取證焉
先生高下隨時不矯不屈各得其所欲大明洪武六年
朝廷以六科取士有司以先生仲子章應詔先生語之
曰吾就木不遠賴汝等扶掖以盡餘日今與汝訣吾念
汝從政未之能也以吾老故得告還幸矣脫不汝聽其
以清白勿墜家聲哉因嗚咽不自勝逾二年得未疾日

猶夙興盥櫛有來問謁者必冠帶以見舉手謝焉屬纊
前一日始就枕席不食飲次日四鼓怡然而逝神色不
變生於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十月二十六日卒於大
明洪武八年乙卯五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娶莊
氏沈靜寡默不事華飾年二十有七來歸治家勤儉先
生之得安於教育者其力也生有元至正二十九年壬
辰六月六日卒於至正二十五年丙午十月三十日享
年七十五葬以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十月十七日子男
三長弘次章河南府永城縣稅課局副使次傳女一人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適同郡金烏府義烏縣儒學教諭鄭駒孫男六人復生
端生震生謙生道生陽生孫女四人長適同里楊啓明
餘幼在室弘等以明年閏九月初三日奉柩葬於鄞縣
豐樂鄉黃山之原與莊氏合兆蓋先生所自辦定云先
生姿稟純粹紺顏白髮起居視聽康寧不衰而沖淡夷
坦得諸內養始終不爲勢利聲色所惑待人接物和氣
可掬酒殺之享豐約隨宜而久交愈敬信不渝有善極
口稱揚有惡未嘗出諸口恐不爲人所齒天性孝友歲
時昭穆祀享思慕終其身不辜於鬼神巫祝幼子傳嘗

病亟有勸禱於祖禰者先生曰禱之誠是也然祖宗豈不欲嗣續之盛耶且壽夭有定瀆祀邀福非時與禮奚可哉傳竟得差人咸歎服先世產業以讓二兄一無所預已鬻質而用資復還者亦不爲已僦居城中從容自給不以貧窶爲戚二兄年幾八十常延致於家委曲承順竭力周濟不爲吝疾病躬調藥餌憂形於色愈則觴詠務盡其歡比其歿尤盡殯送之禮其篤於倫理若此平生書無不讀至老弗倦而以性命道德爲根柢文章出入今古嘗兩造浙闈不售遂不復踐場屋盡出以傳

西明文徵 卷十五 三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學者且曰聖賢之學知行體用盡之在已而已爵祿有命焉誨諭諄切不以富貴貧賤禮意厚薄爲輕重情怠不振者深加責讓不假詞色故從游多底成立以科第登顯途任州縣者前後五六人所著序記碑銘贊頌書疏題識詩歌典重溫厚成一家言縉紳君子若柳公貫道傳黃公潛晉卿危公素太朴咸相推羨浙東僉憲史公銓季衡亦以先生可登館閣草制以薦而弗果早號映雪子有映雪齋稿若干卷藏於家其亡也呼其子私等戒之曰吾家自河朔府君以來歷十二世幾四百年

竟汝其勉爲之茲固先澤所係也嗚呼先生於死生之際可謂克致其重者矣惟吾四明自宋以來衣冠之家棟宇相望百餘年來亂離凋落文學節行求如先生者幾何人哉若稽郡史慶歷諸老模範後進淳熙大儒闡明正學仰止高山永言前烈先生老成閭望師表一方碩果不食官止於儒而身居兩朝年逾八秩深衣大帶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四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巋然如魯之靈光庶幾於儒先君子哉真慨念先處州教授在時與先生齊名兄駒又爲先生子婿累世親契過從周旋而久客中都靈焉聞訃斂不及一根空不得臨穴負愧九原矣然念巾角以來號知先生乃爲泣哭以弔序其出處及生歿歲月大概求當世立言之士銘其墓使後世君子知斯世而有斯人焉謹狀洪武九年十一月初二日南至鄉貢進士同郡眷生鄭真狀

王先生叔遠行狀 鄭真

先生諱寧孫字叔遠姓王氏王爲瑯琊著姓後徙居開

封祥符宋保信軍承宣使安道公四世祖也靖康末金人入汴公以兵扈從南渡遂定居郵曾祖塢文學治政為時名臣官至禮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學宏詞科歷事三朝掌兩制者十餘年高文典冊當世傳誦官至禮部尚書翰林學士號厚齋先生父昌世承務郎世稱為承奉公故侍講金華黃文憲公詔其妻母楊氏先生幼岐嶷侍承奉公側循蹈規矩出就外傳庠校諸老若趙公山心石公仲剛咸獎勵之治詩經得優柔溫厚之風繼以春秋帝王經世要典取左氏公穀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胡文定公張氏主一陳氏止齋呂氏朴鄉及鄉先達若息齋高氏存畊趙氏時叔程氏晝夜復習訂正異同史傳有未得其要者必推明事實極其始終而止讀范蔚宗後漢書欲為注釋弗果為文敦尚本實然不肯拘有司繩墨未嘗一踐場屋律植傳淳嘗就焉二人者後亦為名士夫郡守知其賢以幣招致郡學訓導弟子員郡大家邵氏梅氏嘗屈諸家塾不久輒棄去西游浙江以所業贊丞相府丞相以其先賢子孫將署為白鹿書院山長辭疾東歸人遂稱為山長先生云同舉山去鄞

縣東四十餘里山高水深自承宣公下至承奉公皆葬其地先生構廬其中時致其思先世手澤宸章御墨寶藏珍惜凜如不勝尚書公所著深寧集等書累千百卷先生與其兄厚孫遂初公同為校讎戶分目別肄習成誦其玉海及他書十二種請於部使者鈔梓以傳天下學者讀其書者以王氏世有人焉郡有鄉飲酒禮先生每歲周旋其間升降揖讓具中儀式太守禮敬之值世事日非養恬肥遁中更腳氣疾常不出戶限而遇事輒慷慨直言至正末浙東憲僉戴公東臬按治於明民頗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之分省參政杭州不花浙東僉帥朵兒只不便其所為時御史廉忽魯一夕將由海道入京喉其他事誣搆戴罪繫諸府治父老民庶寓士論行臺訴冤及上書者相繼未報先生慨然曰此非吾所當言耶率明士大夫杭疏臺端戴得復職會朵兒只自海道造師踰城以入變在不測戴帥郡將討之事定將薦剡先生謝絕之於是先生年已艾矣將卒以家事屬其兄請異日葬同兆域且命以啖趙春秋徇生於有元大德十年某月某日卒於至正二十四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八以是年某

月某日葬於同縣先塋之左嘗娶楊氏無子以兄子隲為後孫男一公權女一先生天資穎悟書無不讀而性理文章之懿制度典故之詳深致意焉其文章根柢班馬出入韓柳歐曾詩文未嘗留稿惜乎散亡者多性尤孝慈承奉公謝世已久事母楊氏克致其謹楊氏深愛之僕隸養之如子至為構廬娶婦割膏壤以給之早與董先生秉彝蔣先生敬之為友二先生已物故獨兄事先君子求我先生敦始終之誼酒樽棊弈論辨今古真時以子弟侍立嘗為論唐正衙內殿之制詞科制誥檄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書露布之體以世之學者不暇致詳而獨許真為能學宋景定末度宗即位尙書公以禮部郎官草百官表奏舊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丞相賈魏公命增撰二道尙書公至幄殿一揮而就先生酒酣嘗論先朝制作之盛某素習其文因為默誦先生喜曰汝殆為吾家子弟也耶嗚呼先生已矣世無復有論斯事者真竊觀四明郡學先賢右祠尙書公在慶歷淳熙諸大老之列而他不同焉蓋道德聞望有不可以動名爵祿並者尙書公名滿天下傳及三世遺書舊稿先生與其兄嗣而承之非文

獻之足徵者耶仰惟聖運文明士有一藝以上皆得與禮樂之盛使先生尙在不使居撰述之司勒成一代大典乎慨逝者之如斯悼今來之弗繼真所以欲圖其不朽者實惓惓焉因述其平生出處大略求當代立言君子為之銘焉謹狀洪武十一年二月朔日鄉貢進士同郡契家子鄭真狀

譚司馬公行狀

沈箕仲

譚司馬公者江西宜黃人也諱綸字子理譚之先仕劉宋為主爵都尉衍昌者元嘉末徙宜黃觀上刺桑則實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啓刺桑譚氏之族歷世鬱興國初有名世隆者則公高祖也世隆生積積生廷用廷用生鎬鎬以明經入貢分教歸安轉順昌王教授是生司馬公公生而沈雄多大略於書無所不窺然時善道家言而志閒閒而氣闐闐嘉靖癸卯以儒士舉於鄉登甲辰進士初授湖南祠部主事惟南陵之夢是踐已迺居太夫人憂服闋補北武庫其遷南武庫郎也倭夷入兩浙轉掠蘇松直薄留都城下都人士大駭顧安所知兵乎公即挺身出募得壯士五百人介而馳之我軍生氣於是都人士爭目

公不逾時出守台州則由此遷也台東北被海時賊新破僂居黃巖勢張甚邑屋狼藉流血被原野郡兵盈萬人皆異懷不敢擾其鋒公莅郡則慨然曰其奈何令盜若是立請於督府胡公簡卒千人日臨試之行陣既閉恩信大著於是有柵浦之捷賊迫城下則多方誤之且守且戰擊其情歸於是有北嶺之捷賊從象山向天台公曰此虛聲也設伏東界邀之三日賊果入伏中於是有揚沙溪之捷夫公提千人之旅旬日而三摧劇賊此有勇夫計士扼腕而庶幾迺公方存亡恤孤爲民計利

四明文徵卷十五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便日進諸生與之陳說經義戒門者不得斷謁卽古賭墅卻敵方斯蔑以過矣督府上其治行第一擢浙江按察司副使治兵寧波公至立散徵調之卒訓練土著踰月皆爲銳士於是與俞總兵大猷戚參將繼光誓必旦夕滅賊以報天子時督府已計擒王直而有詔并擒毛善善故黠虜其黨精悍善戰多利器初據岑港我水陸且二萬相守十月其遁而徙柯梅也諸將更以破巢聞於是憲臣有得罪者是爲嘉靖戊午公至寧之前二月也公始破賊於何家磯戰甚力其南援桃渚也日夜馳

嶺道三百里飢甚因果棗爲糧賊聞公至立棄巢遁公遂趨海門海門當兩賊閒幾不守公與戚將軍馳入之是夜四鼓賊果襲西門殺守者登矣公聞誼聲率衛兵而出則章延廩陳其可方裸而搏賊疾斬數十人賊退城遂以全公計兩賊不北走海門則南出深門於是以舟師截深門而與戚將軍疾走新河城遂敗之新河城下又敗之南灣賊潰而西則陷淖澤中殲焉方兩浙之中夷也征發半天下賊數十爲輩已卽橫行莫敢當胡公以名御史起御戎行計除大憝公又起良二千石奇

四明文徵卷十五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勳章灼若是儻東南者非兩公其禍何由弭哉何由弭哉越明年庚申以軍功陞參政治兵如故又明年辛酉以父喪去官未幾廣賊流入江西則以原官起復公擊之公泣曰是及膚之災也墨經而往帥浙兵直搗其巢已又與俞將軍會勦張璉則旬日之間擒斬張璉林朝義蕭雲峯等及餘黨盡滅之設平遠縣故賊中自是江西無廣寇之患矣捷聞則有銀幣之賞尋改福建布政司右參政上疏乞終喪許之其明年癸亥倭奴陷興化則又起復公以原官視師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

入間假之節鉞公聞命兼程而進令威將軍率浙兵剋期赴援與俞將軍期無輕出濬河殲柵扼賊於渚林公三旬而至一鼓盡擒之斬獲二千二百有奇溺死無算獲被虜三千餘人衛所印信一十五枚蓋東南被倭患興化爲烈渚林之捷亦前此所未有也天子嘉公不績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賞以銀幣已又有福清神前澳之捷有漳浦玻璃嶺之捷復擒斬二千有奇其他山賊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眾不下二三千人皆誅滅過當入閩底寧公爲條上復水寨處兵將等一十二事及善後之宜六事聞中丞李賴之然公以不得終父喪居常含泣至是懇疏補制天子重違其意特許之歲乙丑起公撫陝西未至而蜀妖賊蔡伯貫等連破州縣轉劫不禁丙寅春改撫四川至則賊已平爰度羅介在川湖是酋夷所出沒則移施州衛其地而設隆昌縣於隆橋驛以制其衝及平龍州薛氏則又改龍川爲龍安府皆得諸蜀人以大德公語在熊過生祠記七月會討逆賊鳳繼祖有功詔賜銀幣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兩廣時則歲丁卯隆慶改元也首討七山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諸賊設營扼險越三月召還京尋以左侍郎總督薊遼公初至卽上定廟謨以圖安攘疏蓋薊鎮昔爲內邊自大寧旣徙三衛寢弱門庭之固與虜共一牆耳故公意率欲以戰爲守戰則虜騎我步易見蹂躪行可馳逐止則頓舍則車戰之法宜講也邊旣廣延虜恆突入不利擁守之卒迄無固心則增築壘堡更相應援先自固之道矣北虜長技強弓勁鏃能取人三百步之外乎則是無有故南風火攻之具實中國長技也疏入天子悉取其請於是造車七百乘鳥統佛浪機五千修治邊濠塹二千餘里敵臺三千餘所選募南兵大修戰守之具奏立三大屯營以前戚將軍專領其事薊自是稱雄鎮東西虜相戒不敢犯矣兩歲中以青山口遼東獲首虜功再受銀幣之賞歲庚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辛酉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理戎政如故是年冬以病乞歸明年詔起公兵部尚書掌部事則今上登御之初受知三朝思捐糜不足報稱益壯厥猷一意效忠主上請託僥倖盡法裁之諸所經略陳議爲足裨萬世治安余嘗讀公前後諸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疏皆慷慨敢任曲中事情肯辛沐之警直請之身當黃
花爲京陵扞蔽一何其意之烈烈視死靡貳也是冬宣
大賈市竣元年廣東盜平首功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
奇二年四川蕩平都蠻六十餘寨首功四千六百有奇
北三貢禮成東討平逆酋王梟首功一千一百有奇三
年東有平虜堡之捷首功二百有奇於是公受銀幣之
賞者三廕子入監者二陞俸者一加太子少保賜蟒衣
一襲主上方倚重公也迺公一旦卒不可起矣嗚呼傷
哉主上重惜公卹典有加贈太子太保又以部臣請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追敘羅旁之功與一子錦衣衛世百戶謚曰襄敏公卒
之日萬曆丁丑四月初三也距其生正德庚辰七月廿
一日享年五十有八公父口口公大父口口公皆以公
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尙書母王氏生兄經爲武經推
官祖母口氏俱贈夫人母羅氏生公封夫人初娶饒氏
卒贈夫人繼娶劉氏封夫人子三長河圖聘臨安府同
知劉應明女次洛書聘光祿寺署丞劉森女又次洪範
聘舉人李希哲女女子二一適口口守備陽早饒氏出一
尙幼三子皆側室楊氏出公同母弟綵者廩膳生以公

廕爲右軍都督府都事庶弟綺五歲而孤公撫之俾有
成今爲縣諸生公自號二華先生所著有奏疏若干卷
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史氏曰今蓋數數望見公云公若
溫溫長者顧其中恢恢乎大也執籌計天下利害所懸
無論兵戎夷蠻情偽形勢險易指掌嗜矣卽錢穀刑法
諸瑣屑禮儀因變盈縮掌故所載謠俗所合不合有不
犁然具者耶余惡睹公之涯際也及其謙謙下土片善
不捐斯有味乎翕受之旨矣余又觀古今文臣多不知
兵知則多不能身履行閱公大小身經數十百戰方新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河之役安所從求贊水者幾滅頂矣人材兼量誠難公
勳名滿東南其經營西北尤多碩畫焉復大寧西稍移
鎮偏頭庶幾公志哉悲乎公今死矣抑公所最難在讓
渚林之功儻公不得十日破賊則前撫君何所藉口終
以免戾乎若夫孝友篤至謹於進退之節口不及私尤
多古大臣之風焉余重悲公之死迺爲論著其大者如
此俟當代宗公得有採擇傳諸永永云

心友張君行狀

范光陽

君諱士埏字心友姓張氏雪汀其自號也系出宋文節

公知白其後有諱顛者徙居於鄞顛孫用明遷雲龍磳
明永樂間用明之後永肅贅城西青石橋余氏因家焉
永肅生寧寧生泮弘治辛酉鄉進士豐縣知縣改汀州
府學教授聚徒講學人稱爲味芹先生味芹之少子仕
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生遐勳字振寰君其仲子
也自味芹至振寰凡五世遺澤旣泯無以自立於是爲
廢著之業遂以貲雄於鄉里然性介介不肯下人常嚴
督其子冀成名以光復先人之業君幼穎異讀書作文
能屈其同舍生翁以此譽其兒人竊以爲笑而君亦不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妄交人故無知之者其後與郡人名流論文角藝一時
聲望大著年二十四舉於鄉其明年成進士高等時今
上未親政大臣用事者喜吏員便給銳意欲參用之君
闔中策對謂用才宜廣流品貴清主司擊節歎賞例授
推官奉改裁知縣未選給假歸省其親人始爲善教其
子於是顏其所居之室曰味芹堂蓋君所儼居卽味芹
故業也當是時銓選壅滯君又連丁父母艱需次於家
者十餘載君閱歷世事練習掌故才猷敏達同輩皆以
爲不及又手錄漢唐及元明古文大家數十種朝夕循

覽其所作詩能自出新意不爲剽襲摹擬之學甲寅乙

卯閒溟閩交訂大兵四出國用旣繁遂用援例候補中
行評博將授官卒於京邸嗚呼君學雖未成而文采綸
爛若治金剛刃使假以年殆未可量其才可以大用而
竟不及一試實志以歿可哀也已君性孝友張寰翁凡
有所需輒手持以俟其侍疾也衣不解帶者累月與兄
士培相友愛無間言生於故明崇禎庚辰某年某月某
日卒於康熙丙辰某年某月某日年三十七配陳氏子
二長錫璜縣學生娶同榜今候補內閣中書徐君諱勛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次錫璜國子生聘侯選知縣胡君諱文譽女君將入
京謁選時預營葬地於吳家斗又使善畫者作圖而乞
友人題詩其右余引趙那卿陶元亮故事有君年尙未
幾四十較之二君無太遽之語豈知竟成先兆乎今感
於形家言又不克葬故誌銘尙有待而余之狀君亦遲
之至今憶余在君家塾者四載君登賢書功令新改論
策余復與君同入京君舉進士需次既久余尙潦倒名
場及乙卯余預計借館於君之寓樓下第將旋君中夜
浩歎余反慰之稍止其篤於朋友如此及疾革遺言寄

訊謂狀中滋味僅僅勸余無再向春明余復飢驅南北
今狀君能無愧悔也康熙庚申七月同學范某謹狀

通判知山東堂邑縣事張府君行狀 全祖望

曾大父大治諸生 皇賜贈文林郎

大父萬機國子生 皇贈文林郎

父之紀河南孟縣知縣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張華山人享年七十有

二

君諱與宗字肯堂先世出自宋景炎太傅越公世傑之

西明文徵 卷十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越公自臨安抗議背城一戰不得以所部東渡駐慶

元定海之巾子山為觀察計元使降將卞彪說文越公

執而磔之山下會陳丞相等起奉端宗越公遂航海赴

之展轉閩粵竟殉崖門而慶元遺民為公立祠巾子山

上公長子出百死亡命以慶元遺民多念公者遂來隱

居鄞之張華山聚族四百年潛德不曜自君之大父萬

機以才諳邀邀湖海國初勦鎮大臣多延之幕府蓋嘗

僑居山東暨松江者久之而歸寧至孟縣君之紀始通

籍以循吏稱君為孟縣長子以高才列國嘗是時張

氏家門正盛甲第田園殷然而孟縣醇心篤行貴不驕

富不侈力敦孝友勤施族黨遠追古人義田之風設為

家堡以課族中子弟諸一切事宜皆以君督之君能仰

體厥考心以先諸弟滌除世務膏梁裘馬之習吾鄉士

論翕然以為漢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則孟縣似之而克

肖其家風則君殆郎中令之流也君既身綜家政無毫

髮私於已諸弟亦化其誠推棗讓棗雍雍怡怡顧君坦

懷待人不逆不億遂以是為人所負來連往蹇驟耗失

至二千金而門戶益大洊遭死喪支吾日困以是家漸

西明文徵 卷十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落計君資格亦應早得官而中遭沈滯又罹太君之變

至雍正己酉始得入都就選入籍而君已蕭然成窶人

矣次年天子召見殿中以為能遂發東州試用今都御

史唐君我村方任東臬一見識之命以查賑而同賑諸

君大率欲節省賑穀者體恤饑民者少東臬親出驗視

又為求賑饑民所聒擾頗激怒君宛轉調停核其果有

浮冒者汰之餘皆疏通其戶口而增給之東臬大喜以

為能善會其意且補其過也役竟言之署撫王劉二侍

郎試之堂邑君之莅事也首入獄見其中別有屋數間

詢曰是何人所居吏曰前令沈君去官監追虧累所建也君瞿然曰戒之哉乃君之作令則實有過人者其初受任也見所徵錢糧皆憑戶房吏所造赤歷流水簿而幕友不過核其大概苟求無錯而已未嘗一一查對也凡一切摘拏大戶旬消流水皆出吏手因得以舞弊絲毫稍增而為釐釐增而為分漸積而多吏因得將已戶漏輸或私收大戶所納肥己而以民間之羨抵之若大有餘則不肖之官不肖之幕友分啗之是固天下之通弊也君別令幕友之精於會計者將赤歷逐戶查對核

西明文徵

卷十五

三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實旬消摘拏皆自內出而所司之吏不得預吏稍稍懼然歲終猶餘二百七十餘金吏亦故欲以試君也君念所餘無從給還乃將所拘之逃戶與有糧無地之賠戶得其最甚者免徵二百七十餘金貧民受恩不知所自而所司之吏亦內媿不敢有怨次年乃令赤歷以毫為止差累無得增一毫者然歲終猶餘百五十金吏以舊年之均抵及貧民也故令其所親或延挨不完以圖被澤者君必欲絕之乃於次年赤歷以忽為止吏稍稍窮歲終不過十餘金君令存之庫以備公用其後浮徵漸

絕君因歎司牧徵輸之難不肖者與吏共為奸不習為吏者聽其出納使大吏於每州縣提取赤歷稽之人人可誅也君因念前此查賑之役皆由保甲之法未善若保甲果精豈有貪狡混列老弱漏遺之患乃實心行之周詳審悉別見君所著清釐堂邑戶口記其法最備而舉而行之天下而其後屢有水旱被賑惟堂邑最易理盜賊亦為衰止則成效之著者也境內自正供外尚有餘稅其上之布政者十三而司牧多自潤焉君隨所得繳之罔贖遺者初君里居嘗歎近來司牧聽訟之失不

西明文徵

卷十五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大小事宜動經數月甚至沈閣數年不結鈔詞有費出票有費拘犯有費挂牌聽質有費聽質上堂又有費蓋自六房兩班差役以暨行杖之徒無不有費而尤可訝者所謂賞紙之例一票出則差役爭營求得之夫以賞差為名是導之需索也倘有人心者乎所以一訟結能蕩中人之產及君之任其准理呈詞定在三日內出票而鈔詞出票拘犯之費免簽牌時量其路之遠近親筆限某日帶訊違者責而挂牌之費免屆期不論早晚即為訊問消案或有須覆訊者多即在次日或甚尤則

面諭以日期而遣之而遷延守候偵探指撞之費免差
役畏君之嚴營求屏絕需索亦衰止然君則曰此輩如
鬼如域謂竟能使之一切風清吾未敢信其然也蓋吾
之心行吾之法庶幾不至決波倒瀾乎聞者以爲至言
堂邑人命之役頗多君於相驗尤謹所全活申雪甚多
事繁不能悉記乾隆二年東州復歉於收大府授以工
代賑之例題開臨濤武城夏津一帶運河君方署臨濤
牧所轄役夫二千三百餘人共計估土方三萬三千七
百有奇日則步行河干刻無停晷夜則握算計之乃所

西明文徵 卷十五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發帑銀在君境內僅得二千七百兩不足以給民之食
而督役甚急君大憂之歎曰以工代賑周官之美政也
而行之今日大有累民之處無由上達大工既興人眾
米價益昂老幼之不能赴工者先受其累將謂壯者之
赴工可以養及其家乎則工值幾何且如築城築隄可
但以土方計工今開河必兼水工如此次河身需開二
丈四尺初開在平地一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
及至七尺有餘高下懸絕二人竟日僅得土一方則所
受之值不敷至一丈五尺以上三人竟日僅得土一方

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帶人運水其運須楮須壩須水
軍然後得運土而運土者往來八十餘步人益勞既深
二丈則三人竟日尙不得土一方而所受之值不增何
以救飢遂日夕逃亡勢莫能禁大吏始事所計但及土
方之工計束於成數欲稍爲變通則土未及半帑銀已
竭必至誤工司牧者之資力又甚無幾卽捐以急公終
不足雖以身殉之亦又何益不得力身先捐資以及富
民之稍有餘粟者苦口曲意令之助工給食僅而克集
向使初估之時豫分計土工水工人工則官民不累而

西明文徵 卷十五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工易成而又須別謀所以賑其老幼之法則事無阻然
大吏必不肯委曲及此以滋重費故爲民者往往反以
累民此爲君身歷而知之而予備詳之而不厭者以爲
足令天下後世之臨事者鑒於此而動心也然是役竟
而君遂以是積勞成疾右足爲汗濕所傷屈伸不得自
如初君之試事期年而眞授既考以最制府平越王侍
耶將薦之會去任不果北平黃藩使又欲薦之不果乃
歷攝臨清高唐館陶皆有聲其在館陶東臬白英棠方
以武酷臨下有屬吏曲意承之卒遭謾罵勒令去官者

一日以事屬君於曲直大鑿柄君獨抗之怒甚卒以君理直不能有加富人以八百金為暮夜壽拒之未嘗以告人也而富人以語其所親於是始盛傳之其餘善政之及民者不能條舉而件繁然觀於其大者亦可以見君十有二年居官之略矣君既以足疾欲乞休而同城僚屬有惡其持正者請託多所不遂乃構之大吏遂以去官堂邑之民譁然攀轅塞路不可遏抑天子亦念君勞再召見謂尙可用將令之直隸而君奏對畢疾動蒲伏不能起乃賜歸其命也夫然君自少年承先人之

西明文徵 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餘履豐席厚中年喪其資斧殆盡老得一官堅持古人之節釜魚飯塵解組南下家無長物僵臥一室有為寒素之士所不堪者雖枯菀之遇亦關於命而云不媿於古人者正在是矣君生平無事不遇於忠厚前堂邑令朱君卒於官所欠官帑二千金君為委曲設法抵之僅及千金太守已屬君然更無可謀乃以其養廉償之又以二百金贖其眷屬而歸里中管生子然一身為之納籓今遂有後生平所遇非意之事橫逆旁午每委曲謝之猶惓惓欲廓大先人之義田而不克晚年困甚然猶

時時不能忘情其操履醇篤從無大過閒有一二蕪物細故自以為未當者垂老猶向子弟言以為悔欲使子弟戒之蓋亦近於慈湖內訟之學者與君生於康熙己未三月二日卒於乾隆庚午正月五日享年七十有二身後幾無以為斂娶胡氏杭州府臨安縣訓導德裕女再娶陳氏大理寺少卿紫芝女三娶項氏戎子舉人埧女四娶邱氏諸生正恂女男五長嗣鏡國子生先卒次嗣鐸國子生次嗣錫嗣銓女四孫男三孫女四諸子將以卒哭後合葬於先孺人之兆而乞予為之狀予自庚

西明文徵 卷十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戌與君邂逅京邸其後音問雖不甚接而從東方士大夫聞君政聲甚善嘗致書欲君捐清俸以修太傅越公巾子山之祠君復書甚喜願乞稍待其力而竟弗能副也及其歸君已足疾杜門予亦終歲奔走不得時見然能知君居家居官之心跡足以有所暴白於世而惜其命之困卒無有援而能振之者以至於厄窮賈志而歿而猶欲以文字之力稍為君申沈屈於身後者莫子若也是為狀

高祖先生事略

樓 鑰

樓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財雄於鄉祖以選爲縣錄事有陰德及人父某尤積善以古學爲鄉人所尊慶歷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爲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欲出官以繼母無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爲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眾尚書稷舒中丞賈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俞待制充袁知府毅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旣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天台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爲墓銘豐公書丹袁公篆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預後爲浙東提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文見赤城先生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常先孫弁昇五世孫鏐鏞鏞六世孫汝皆踵世科昇受知祐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蘇州再典鄉郡居畫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

擾異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獨全以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蔭入仕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於家

先大夫行述

袁 桷

先大夫諱洪字季源姓袁氏袁爲明州著姓州陞爲慶元宋仁宗朝詔外郡得籍開封舉進士嘉祐初爲開封舉首者諱毅後通判杭州蘇文忠公時爲郡太守日論文史典處州以終贈光祿大夫其宗諱毅亦占籍開封試進士歷官至祥符縣丞因家焉爲公六世祖五世祖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諱謂贈少保高祖諱皋贈太保靖康難作隨青州兵復歸里積善好施年八十餘預言死期別親黨沐浴端坐以逝曾祖諱昇爲明州助教贈太師衛國公樹德力卑讓鄉里尊信郡有不軌大獄命公攝治卽其家搜驗得偽署籍姓名一千餘人皆六縣大家不以送官立焚之異行遺事世多所傳錄妣楊氏封太恭人賜齊國夫人祖諱詔幼學於族父正獻公燮登淳熙丁未第嘉泰禁道學自趙忠定以下皆入黨正獻公坐廢越公爲吳江丞得罪蘇師且俱家居避禍嘉定改元褒敘趙忠定公

朱文公於是相次被召先後為侍從縉紳榮之尹臨安十年神明愷悌自辛棄疾揚王體馬大同丘密以後推公次之為同知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師越國公妣陳氏吉國太夫人贈周國夫人考諱似道中散大夫知嚴州總覈事物能通達損益然不樂仕進守次江陰將行乞祠祿以歸理宗異之贈中大夫妣王氏恭人贈令人公嚴州次子七歲能諷誦詩書左氏通大義以越公遺表恩奏補承務郎年十七試吏部銓監鎮江府大軍倉明年道臨安馬光祖以樞密為京尹上書往見之馬公喜謂曰是故袁樾公孫耶光祖治京師皆先公條教今官位適相同然貴家諸郎多不達文墨是書果子所作當留以自近公謝不敏遂改辟監桃源酒庫檄入帥幕時馬公號嚴敏客多畏避不敢進率秉燭決諸曹事命四客坐四隅禁私語夜分間以成案俾閱先後是否一日擇卷牘繁冗者以試公公疏其要領言是事曲直微有隱某官所擬兩端馬公大喜日以不決事委處分將俾微旁邑通負公謝曰初入官而以括責稱懼失先公遺訓馬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四明叢書 四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謝之禮部尚書李公伯玉薦可治劇邑中書舍人劉公震孫薦可理瘠縣馬公去國改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轉運使胡太初刻峭善伺時相意旨公不樂之請告歸里胡亟怒以綠匣檄還司署曰不即來當議劾口起視事或咎之迺慰曰太初先子先樞密門下士知子能官固若是後潛說友為轉運檄督寧國絹十六萬疋公婉謝曰嘉熙以來江東稅絹皆虛負實籍寧國尤甚若悉蠲虛名止取景定至今年逋且昔時嘗以不能謝馬公矣說友懼蠲數廣亟命他吏然卒不能辦為吏部貢院彌封官甫出院度宗忽降手札諭賈某曰舒津大學名士袁宏嘉定名臣孫宜與陞擢差遣舒同里人賈疑有內援遂除舒太常博士公為太社令就職兩月諷門下省論而舒亦以他事去賈相嘗曰浙東惟溫處士可任事四明士不宜用於時高公衡孫趙公汝楛以戶部侍郎汪之林以汀州陸合以軍器少監章士元以太常少卿趙孟傳以贛州合執政官至守倅凡六十餘人皆家居月為一集約計討論先哲言行不得議時事由是公益得紬繹文獻深愛重自晦絕不通京師書問賈相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四明叢書 四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悉偵知之迺命主管華州雲臺觀咸淳壬申遷通判建康府公閱事敏決口老吏不敢詒慮旬容有偽楮連坐二百餘人悉出之定議止誅其首帥趙潛貴駸不親庶務僚屬上府謁不得入率用紫袋取畫諾公坐賓次命吏白帥令邊事益急惡少年掠奪市上將驕不習兵非紫袋可奉行帥聞即延入閣出遜語且曰將循視沿江請屯壘苟可安便者毋忌也甲戌冬十有二月帥行郡中大驚爭移徙出郭而村落民與故侯聯絡者復入城有約白晝罷市公詢煽亂者斬之戒門者毋納村民城中始安夜多火災有微卒瞻對詳練公私以白金立署賊曹一夕卒馳報有賊約以二鼓從大東門劫門鑰以出今賊俱在廟中治火具公遣卒徑伺賊將出廟門捕二人有縵火在手帥斬以徇諸將留城者皆故侯部彥至是益蹇傲願習射以求官賞且曰在昔惟陳招捕習騎射今不能復見此等相公矣翼日將巡城請公乘騎吏擇馴馬以進公命取將馬來將異之坐城上召諸將曰郡庫非制置使不敢用若等求較射吾當以私財定高下語畢入射將挾矢前喏曰願奉約束然不敢先公

四明文徵 卷十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手弓送茲二發皆中第一入的將謝不敢公強之終不能並卒定其賞如初諸將前曰惜侍郎官晚然事不可為公默然侍郎蓋江淮閫幕府通稱也二月帥調精銳居屯江城中羸卒數百相偶語有卒夜從江許還言趙制置已南遁數日將解兵還淮西總領費伯恭棄軍資夜乘舟如通州入海賈相帥潰歸揚州諸將率故侯部落將劫公出城公不得已微服閒道歸臨安見太常丞吳浚浚舊為沿江參議與公厚善相對各泣下公曰國勢日蹙諸將率聞風內畔浚薦丞相陳宜中將留用之公願自劾待罪急辭去趙公孟傳尹臨安奏為浙西安撫使機宜文字不拜趙公制置慶元復奏為沿海制置司參議官公時已陞階朝奉郎亦不拜乙亥冬臨安奉表降謝太后詔諭東浙諸郡如命戒毋徒以百姓汙鋒鏑時入南軍道上虞餘姚焚掠以行聲言留軍慶元備禦居無何王師將壓境公見趙制置言南軍已具海舟實無意留且夕必縱焚當先攻甬東門宜戒火攻分卒保東城以全居民未幾果縱火焚浮橋劫江許城有備不得入舟出定海以行制置司改宜撫司復署為參議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心危疑旁郡邑相屯堡未散舊不快意於衣冠者爭上變入爵參議官陳允平素與王姓讎讎言新從福州航海來見陳參議為書蘇都約以九月乘帆下慶元當出兵以迎又言禮部尙書高衡孫而下三十餘人皆聯署勸進時張元帥督師將征南命招討使王世強圍捕鞠實公儒服立庭凡見王辨陳參議與聯署書實亡有招討故為宋官寧知讎不為虛言王未應有一戎服長髯者將登階見公亟下拜持抱曰此吾袁侍郎詣王前曰傳海舊為建康壕寨官承宣使阮思聰與侍郎巡城

四明文徵 卷十五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議列木柵阮言城廣不可守且木柵母所從得傳海答曰蔣山左右巨木可取撤近郊居民屋高下附益可立具使果欲守良無難阮故呂太尉姻盛怒將以軍律抗對海哀侍郎悟旨急叱海入獄明日仗海而遣之今不知侍郎何故立庭下海願以身贖罪王大驚具寶禮以迎且告元帥帥引問之故公言安反側定新國當絕告許羅織翌日元帥盛軍容坐府有告者復言奉化昌國某大家以故王為名一從台州黃巖來一從海上來帥立叱去之陳參議亦由是得脫郡大疫具善藥以施死者給棺以殮後戒以為常行之踰二十年至元十五年從趙公朝京師覲世祖皇帝天語命班秩宜高從行者一等將授總管以子幼辭迺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路總管府事以疾不起至元二十年授温州路同知疾作復辭公幼從王先生鑄學問戒以躬行為持身本因授以言行編諸書公守而行之至是書陶靖節詩顏氏家訓為一編以寄意至元丙戌歲侍御史程公奉詔徵士首寄聲起公公遜謝不敢當大德二年改授處州路同知命下而公已捐館實是歲二月十有八日享年五

四明文徵 卷十五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有四先大夫性孝友事兄賓州如父器物田宅賓州所予者猶辭不敢受嚴州遺澤二悉讓兄子淡嗜好自建康歸即獨處清坐嘗曰綺縠聲色非潤身延年佳物諸君何慕焉喜賓客終歲無虛日客去復具饌以俟不喜言人過或甚不能自重者猶覆護言無是事急施與家無長物嫁娶喪葬有不能舉者悉賑與之愛博而內明碩儒故官旁邑外郡俱館致教子弟嘗言吾交游宜廣汎愛親仁勿為臧否可也有客素依公調官京師願奉公文書以效勞久之客得官郡議答客公以書慰之

君果有得猶我之得各出書示議者迺止善尺牘琴弈

諸藝皆過人不自詫褻每言沽名傲行爲之良易然不

可欺於心晚歲過郡土神祠稱待行指謂曰吾言出諸

口今得視神無愧自丙子來冠履雜綵抑負不自振營

開釋防漸而扶植之或利害不便必正色廣論絕其萌

孽迺止歿之日鄉里無貴賤老穉皆驚惋不絕葬在鄞

縣桃源鄉慈溪縣之原元配史氏太史丞相忠定史越

王浩之曾孫祖彌賢資政殿學士贈太傅諡忠宣考賓

之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荆湖轉運副使再娶楊氏世儒

家五世入太學景定壬戌太學進士太平州判官某之

女以宋明堂恩俱贈安人男一桷史出女三長適丞相

史莊肅公嵩之孫伯前將仕郎次適工部尙書余天

任孫昌期前道仕郎次適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孫益

伯前承務郎孫男二瑾瑾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

孟貫餘許嫁未行痛惟先大夫言履歷歷在人口耳早

登臚仕將大有爲迄不得展究尙義勇斷施止於州里

而中年泊然退靜莫有知其意者不肖孤藐然嗣承懼

歲月之久失於傳貽將益負不孝願託於立言大賢以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信於後世謹述歷官行事辱賜之銘而傳焉

先君子蚤承師友晚固艱貞習益之訓傳於過庭

述師友淵源錄

袁桷

王錫濟南人侍御史伯庠曾孫繇次翁始居鄞敦厚寡

言幼師之精理學多錄言行教大不喜矯飾壬戌進士

張卽之參政孝伯子孝祥從子善爲頌語乾道淳熙事

日月先後無異史官李心傳嘗質之喜校書經史皆手

定善本嚴州奉祠日相過從有絮疾語言清整待童僕

亦然書破其名書法之壞自張始特加大中大夫以壽

終

四明文徵 卷十五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汝楫善湘子爲宰相婿卑退自修精易象有易敘叢

書可傳官至戶部侍郎晚歲以理財進用失士譽

李伯玉鄱陽人爲右司論事得罪後爲禮部尙書薦以

政事可作劇邑將入政府卒

馬光祖婺州人號吏師改署佐其府性過急斷決無停

滯一時新進效之鄉有馬元演時爲仁和縣晨坐廨決

事五百縣大治改官奏舉皆出馬公後爲衢州坐殺饑

民罷

劉震孫東平人忠肅公元孫文靖公之子魏文靖公之
婿為喬丞相行簡樞屬喬相與劉嘗言越公尹京政治
晚歲為宗正少卿兼中書舍人知為諸孫署刻曰嘉定
名臣某有孫敏材宜理瘠縣

胡太初天台人以清苦自檢治與處州季鏞同其父越
公門下士胡晚始有言事見劉克莊為銘

劉徽永嘉人左史出治慶元於時奉祠山中以居鄉清
修薦世號六士

汪之林里人龍圖閣學士大猷族孫為諸王宮教授守
四明文徵卷十五 五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汀州晚歲十年不通時相書逮識樓宣猷公言出處大
致不可易居同里巷貧益甚卒

應文煒奉化縣人精史學年六十始入太學早游江淮
吳毅甫作相兄淵守建康不去應作書諷之即謝事毅

甫奇之招入相府不願去史嵩之罷相猶子璟卿上書
或言應為輔史相諷所屬掠治應益忿然卒得脫癸酉

歲襄陽降應言世事已去先子官金陵戒母攜妻子凡
所言得失悉中

曹說侍中粹中曾孫父為山陽佐死難幼絕傭娶精易

象數論論詩春秋皆有解多折衷舊說歲一再至易說
為里人所竊今不傳聞在松江儒家

王先生應麟兄弟中博學宏詞科為翰林學士禮部尙
書咸淳詔冊辭命皆先生所作著書有春秋攷逸詩攷

古易攷通鑑義例攷困學記聞玉海一百卷文集一百
卷先子命桷受業門下十年

胡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賈相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
難橐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日手鈔定注乙丑寇作以

書藏窖中得免定注今在家
四明文徵卷十五 五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浚建昌人喜論兵為建康參議數凌侮郡將賈相督
師舟泊龍灣客謁不得入吳大慟賈奇之後入為王宮

教授累遷起居舍人嘗薦先子於陳丞相入南起義兵
事不濟議降文丞相殺之

戴表元辛未進士善論兵失仕歸里力從諸先生能古
文為金陵教授時與之同官家貧衣食喪葬咸賜之後

留塾中有榆林五十卷
黃震慈谿人以清介聞賈相知之守撫州兼本路提點

刑獄迄不能合坐論去性不喜鄉里獨作書以所為日

鈔一編寄贈

陳蒙鄞縣人國子司業墳之子善筆札治獄多探奇嘗疑之後為淮西總領以浪用公帑罷貶建昌晚守溫州夜別先子行益詭誕子孫散亡不可攷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

丞郎官素為買相客安以科目自持卒不得顯用

程巨夫舊名文海郢州人今居建昌善鑿裁為侍御史

時奉詔徵江南遺逸首薦先子以疾辭所薦士皆知名

多至大官今為翰林學士承旨

四明文徵卷十五

五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謝昌元資州人淳祐甲辰別院第一守封州提舉廣東

常平幼歲見劉文節公光祖能通蜀士大夫言行可傳

錄言蜀中亡事甚慘僑居於鄞入朝為禮部尙書

青陽夢炎西蜀人使李璫善機辯買相愛之為荆湖提

點刑獄仕元朝為吏部尙書多智

留夢炎三衢人事見國史晚為翰林承旨焚香擇吉日

薦先子為御史中丞翰林修撰汪漢卿與梅官翰林時

言之

趙與稟黃巖人篤誠無城府睦姻族與先子俱為史婿

官京師歲一遣問官至翰林學士卒

盛夫金華人窺經學多本項安世氏丞相王燦薦為太學博士後通判慶元

梅應發廣德人與叔祖履道同補太學為慶元教授習

詞科卒不成官至太府卿喜鈔書先世書皆傳寫

舒岳祥台州寧海人七歲能古文弱冠謁吳子良吏部

大奇之吳學於陳書卿舍人舍人學於葉適正則以師

道自任好譏侮晚歲詩益工官盛慶元與之游後作書

俾梅往事之

四明文徵卷十五

五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劉莊孫學於舒能文詞深沈善精思家貧無書傳五經

能默與先儒合病發卒

樓慘宜猷公族孫精曆法言宋司天氣朔盈虛當改章

法不可用未之信後授時曆頒言始驗館於賓州伯父

家四十年日布算疑多財者貧老卒

應發孫參知政事繇之子父為翰林學士時能代父書

命能祕其父書不出好博以蠱死

史蒙卿乙丑進士拙程文默誦五經其學喜奇說禮部

尙書王公多傳授卒以奇不合於王公

陳定孫參知政事卓之孫爲軍器監丞家居四十年歲
奉祭祀必哭泣年八十餘乃終

余尙賓官至太府寺丞賈相入朝不得調孝友誠實鄉
里交賢之

謝鞠南劍人僧圖志瑞州人俱能古文尙嚴簡氣鬱不
得舒困死

周密湖州人與陳厚翼甫李義山咸淳初爲運司同僚
俱有吏才約貴日以字稱禁近俗名號陳能文端明存

之弟韓安陽裔孫善持守李豪邁名吏壽昉之孫皆早
卒周中丞祕曾孫晚歲以鑒賞游諸公微失雅道

萬慶龍南康人寓居四明僧舍精唐律詩酒酣能飛筆
爲數百言然棄不復錄有什一集極精警游越卒

先祖府君行略

范光陽

先祖諱大捷字子謙邑庠生性至孝能曲體親意值世
父無嗣以先祖爲後而所後母張孺人性嚴生母唐孺
人又恐以屬毛離裏之愛重傷妯娌意先祖兩事之俱
得其歡心生父襄明公卒歲當賓興學使者已錄取應
試先祖泣曰禮爲人後者降服期吾不敢違制若遂以

西明文徵

卷十五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赴舉吾有所不忍禮爲其師心喪三年况身所自出今

期而服除其敢忘吾親乎時人謂無有善喪如先祖者
平生周人之急惟恐不及故交老友解衣分粟無幾微

吝色遇才士之有文譽者尤加意愛惜之自幼時已旁
通百家而於醫爲更長嘗遊維揚一富子患痘已落痂

獨足上一痂未脫先祖見之曰此兒百日必死死當以
腹痛富商恚甚謂吾兒已無恙一日其子與商同食遽

呼腹痛卽死逆數之正百日也揚州莊經歷者其妻有
微疾靚妝求治先祖切其脈曰土衰木絕是謂臟死形

其能久乎不及夏矣已而果然後遂以醫名噪郡中遇
歲多病日不能偏及常五鼓起先往鄰族及貧乏家而

後應舟車之迎者性不喜責人報里中有貧婦將婉忽
患痘甚危先祖自攜藥一日六七往曰此婦若死是隕

二命也後果母子俱全其急於救人如此餘所全活者
不可勝計其治病也必發明陰陽寒熱經絡氣血表裏

標本先後虛實緩急而以藥應之常曰素問內經不言
方而爲諸方之本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各以

其意治病而要離乎黃帝岐伯之自然學者當細審

西明文徵

卷十五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病源不可徒泥一家之言如近世王宇泰薛立齋繆仲淳張景岳諸家俱當以意參酌之若徒執古方或病在於陽而藥犯其陰是陽病而陰亦病矣病在於陰而藥犯其陽是陰病而陽亦病矣况偏補偏瀉刻舟膠柱之見乎故病於病者可以藥起之病於藥者將益其病而人不知也所著書甚多藏於家居常訓子弟以修德行善謂不可有所覬而為之譬若農夫寧以水旱而廢耕耨人以爲名言晚歲慕趙臺卿陶元亮之達致自卜壽藏詩花種竹於其傍怡然自適年八十有六以壽終

四明文徵 卷十五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戴剡源先生自序

戴表元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論卽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已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大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

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旣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煨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卽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卽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四明文徵 卷十五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文徵卷十五終

四明文徵卷十六

清鄭袁 鈞陶軒輯

元英先生傳

孫 邵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徐凝一見器之授以詩律為人質野喜凌侮每見人設三拜曰數禮數有三識之者呼爲方三拜貌寢又免缺有司以故不與科名隱會稽之鏡湖及遇醫補唇已老矣因終身不出嘗謁姚合合意侮之寶詩卷爲變容敬禮列郡湖州鄭仁規建州李頻九江陶詳益於干契分爲深初會稽守王龜欲薦干諫署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翱傳

任士林

謝翱者字皋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鏡歌鼓吹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侷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

衢過姑胥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句越行禹窆聞北

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侯瀉山感夫子浮桴之歎則

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

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嚼焉食歌闕

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游空

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

顧盼悲不自已夫烏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

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

若翱者章皇山澤惡夫涕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桐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廬人翕然從翱學所爲歌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贊來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佳山水必有遊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問遺事故跡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克克入翼相持解不去憎聞翱翱自若也易曰浚恆貞凶无攸利翱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也精

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翽豈平伍耶初翽無恙時得唐方千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諸賢爲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翽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追疾革語其妻劉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方鳳果聞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方幼學于方燾翁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歟日信矣哉其徒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烝嘗云贊曰唐宰相董晉爲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用愈愈作弔田

西明文徵 卷十六

一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橫文以著其哀若翽者夫亦橫之客也歟

吳思齊傳

□□□

吳思齊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世處之麗水父遼龍川陳氏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失仕恂恂爲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殺其鄰之免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聾聾不聞人事賴不與世接獨婺方鳳閭謝翽睦方燾友善著老氏闕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穎悟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其學初父窳仕員郎當補官

讓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奮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聽微決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辟置類田吏用事者言辨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州登爲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壻禮不衰終不就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臨其母喪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齊以書勸之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爲太府少卿丞相直堂有勳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百

西明文徵 卷十六

一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揆以貴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昔智今愚常逢其固也何全爲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閒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徵惜乎其自闕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及觀侯命錄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然貞焉矣贊曰余識謝翽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

二李其傳乎遇方鳳道謝翔已死葬於釣臺之南與方干隱相望言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鄰畸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宋進士袁鏞忠義傳

蔣景高

袁鏞字天與四明鄞人治春秋有文武才尙氣節中咸淳辛未進士第以父憂未卽仕時宋事日蹙宗室趙孟傳由華文閣直學士兼沿海制置使鎮撫四明將作少監奉御謝昌元亦寓於明故與鏞相友善鏞因倡言曰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時不利矣顧公等食君之祿爲國重臣鏞亦忝進士名聞朝廷爲臣死忠此其日也幸無忽三人者因相結納誓以死殉國德祐丙子元兵至鄞遣游騎十八人候於邑之西山資教寺二人肆謂鏞曰爾第先往曉以逆順我二人卽將兵繼之鏞往遇其騎將首問行在存亡爲之開陳大義具言四方勤王之師日至恐汝北歸無日北兵聞之疑信猶未決明日大軍四集趙謝懼乃以兵獻於慈溪之車殿鏞失援被困因挺身與接武自辰至酉力不支爲所擒元將口其才矜令降曰不死且富貴

不降卽燒夢汝鏞罵曰我爲宋臣死則死爾終不從汝

胡也元將怒命取懸箕穴其中加於鏞頸旁縱火燎之

鬚髮且盡鏞詞氣愈厲復以刃劫之嵩益振遂遇害趙

謝併以城降實是年三月十日也屬清明墓祭鏞家人

上冢回舟次麓山聞鏞之死凡三子二婦三孫二嬖伯

祖妣胡與其子妻二子併姑之子曾祖之側室若婢合

十七人悉驚悼赴水以死惟仲子澤民甫六歲亦在溺

中僕沈攔出而藏之黃猛洞裏青糍黑飯食之比五日

兵退始克還守閭妾利其篋笥復投置大水甕中僕朱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脚援出之得免袁氏得以不墜後昌元入元爲禮部尙

書孟傳爲游東宣慰使深寧王先生每語及鏞事未嘗

不閣淚太息而鄙二子之賣友也大德間袁清容求其

家世不與心銜之比延祐修郡志前事沒而不書洪武

丙辰四世孫珙慨前烈之無聞求余傳

丹臺外史論曰矢躍不可以羽回輪運不可以蓬止天

下之勢人孰不知之彼陸秀夫輩自以死國之難故溺

其妻子而不辭文履善艱難萬狀猶欲有爲豈當車而

奮螻螂之臂哉誠以廉恥禮義有所懸之耳及其迫於

利害恍於事變喪其先志而負乎故人漚澀慚愧死亦非夫矣謂知幾之士可乎故君子易於赴死難於就義二三子孰順而孰安哉

黃浦先生傳

沈明臣

黃浦先生者上海人云上海雲間支邑而雲間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先生姓朱氏名察卿字邦憲少時人稱曰象阿已而自號曰醉石友人稱曰黃浦而黃浦最著於士林已而行輩以古道相砥凡相稱引輒曰邦憲亦曰朱生云邦憲爲人美風儀肥白便腹穎敏踰四五歲時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輩以句屬對應聲答出人意外乃大奇之治春秋經課進士業超等十五補邑弟子員二十補國學連舉有司不第遂棄去攻古文辭文不作先秦兩漢以下語詩總唐初盛開十四大家語撰著已定人或瑕瑜之輒彈射竄易務當乃已常謂一字不繇古人齒頰卽非作者云海內知名之士咸以不得交邦憲爲不比數故記室中赤牘盈至數千里外內信使趾屬於道性好客丙舍榻不得懸又喜任俠高誼感慨抵人之急盡已財力鄉邑有爭輒爲分之人有德於邦憲著之肺腑雖家人子

女皆令不忘邦憲有德於人且暮忘之矣郡邑長吏至其地者聞其賢輒先投謁過朱生廬車馬塞巷人豔異之而朱生固嚶喑自咤曰寒士當如是耶揚推文字外無一調語或講先生之業究當世之務迺應盡焉客退輒權閱讀書有黃令文煒者雅重朱生朱生益自退非屢召足不一入公府非以書通不自奏一刺後黃令死朱生經紀報稱之不愧國士邦憲父兩爲大邑令爲御史爲郡太守所至輒有異政所樹立多才賢者後爲官人至雲間輒來報稱朱生固遜不居有欲益其田宅者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以好言謝去之其人歎服謂生眞長者而少古之廉夫節婦爲不如云先是侍郎趙文華者貴幸一時勢甚熏灼嘗持節督察江南軍事諸有事所部大吏皆股慄不敢仰視生死在眉睫閒喜怒故有司自太守皆長跪道左不起侍郎故嘗德於朱之先世乃檄郡縣加禮朱生致之幕府願以軍功起家殊顯之時上海令者爲什仿劉克學克學奉檄惟謹一日三及朱生門致侍郎意旨殊甚固欲強朱生一行又言侍郎接遇殊禮故實在朱生爲朱生具舟楫供帳使人肅侯浦口趣朱生行朱

生固謝不敢當乃扁舟一詣督察所督察見朱生歡甚握手相勞苦再拜問堂上母夫人無恙飭治具飲酒酒酣督察示朱生乘時射取功名意者三又令朱生多持其金錢為生產計朱生皆固謝之卒不可強督察反笑朱生迂然心殊大敬之有梁將軍者見督察無此重客重朱生乃甚矣操三百金為母夫人壽求生關說重用之朱生目不一睨峻卻之去已而侍郎死朱生深心哀之朱生九歲亡福州公母夫人蔡故嚴教督生恩不廢法生事母夫人極孝敬無論其他即母夫人所愛憎人

西明文徵 卷十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輒愛憎之俟母意稍懈輒微言使薄其所憎者罪而母夫人棄去且數年矣家政一不改其故朱生性幸酒善歌州閭之會每雜坐簪珥間鼓鳴瑟度曲合尊同席歡如也及其至樂雖大故不問乃持蔡夫人喪三年諸所幸皆屏去斤斤以禮自守戚容不解平居與故舊陳說生平偶語次及蔡夫人淚輒簌簌下不能收收疏糞屬數輩舍養之死為殮葬兄子姊子幼躬爨之甚己之子捐地葬韓謙貞母他故人妻孥不能自存者時時修問遣人有以哀憐之事干請者雖拂情難應亦不以拂

情難應為解奴產子死其人忠幹必自為文祭哭之又厚恤其私家事兄弟恭謹友愛不廢箴規居嘗振人不贖家無餘貨衣不完采食不重味處貴人重戚閒意淡如也所謂高志確然賢操獨行者非耶白璧青蠅卒無毀玷以故鉅公長者修文之士如吳門文待詔徵明陸尚寶師道文學彭年四明張大司馬時徹孝廉余寅張邦仁文學沈九疇吉士沈一貫任子屠本峻長興徐僉事中行興國吳太守國倫郡人林侍郎樹聲同邑潘尙書恩張知事之象董太學宜陽處士馮遷顧光祿卿從

西明文徵 卷十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太學從德大理評從義相與折節忘年為文字交生有八子伯曰家學仲曰家賓叔曰家教季曰家法卓然早成明經修行表樹有時矣幼者曰家風家聲家禮家政云沈明臣曰吾觀邦憲氏蓋有感於世德云其上世弗論勝國時仲雲公者稱詩人其七世祖克恭為六世精易楚材公諱木為五世攻左氏春秋習兵法我高皇帝敕乘傳至行在多籌畫功已而論死從獄上書得不死文皇帝時上安邊十二策及麒麟頌高王大父為元振有隱操文詞聲曾王大父為南昌公諱佑用鄉薦仕

南昌府同知先輩夏寅稱爲孝王大父暉字景陽以貢授清江提舉子貴封監察御史博學高行世宗師之門人多通顯者福州公諱豹字子文學士稱爲青岡先生才名德政著在各郡乘中語曰鄧林之木元圃之玉難爲材矣若邦憲者上承下啓爲孝子爲慈孫爲名父余所睹近世罕儷哉罕儷哉

李名父傳

楊承鯤

李君生香鄰人也字名父生而秀慧讀書數徧輒不忘及長美髮髯望之有異而顧獨善默憶與同舍生學不見其問辨而意固已了了初頗好繪事諸劇伎已忽盡屏去篤意經業年十六補邑弟子員爲華亭公所知未幾以質入國學試高等南海倫公甚器之於是天下知名父矣君大父春亭公性峻急畜諸子姓不少假獨假君君故善治產家內外事咸決於君咄嗟便辨無不中其窾春亭公益才之父橘莊公治產米鹽遂病肺每疾作竟夕不休君亦竟夕不解帶其事橘莊公常得其微指先中之歲時具滄漣致洗腆必邀其諸父奉觴上壽歡如也橘莊公嘗召日者卜日者私於君曰天運一周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公大期至矣名父大憂之爲不食而每以丙夜出中庭

燕香額天所以身代沍寒薄之遂得痲疾明年橘莊公

卒哀毀骨立又明年母夫人卒名父哭不絕幾滅性疾

增劇意惘惘不欲生家有圃亭常縣其父母像朝夕薦

茗述家政如平生歡月朔必至墓所哭拜墓去城十里

而近常徒步往初爲期後不爲期忽一念至輒往矣家

人弗知也此歸見餘淚覆面乃知從墓所還如是者十

餘年不輟其天性篤孝如此與仲氏析箸不爲籍遇美

田宅輒不問人有左袒君謂君云云君默不應徐而曰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天地何私乎君性儉嗇于自奉服食器具一如素儒而

顧獨好施人有求之必與之有貸之者未嘗責子錢曰

無損於我而有利於彼何靳焉郡嘗饑富室多閉不發

而名父獨開庾以待糴亦稍周其匱者閭里德之邑土

確俗無積蓄利頗闕出海外與島夷互市又多負夷金

夷怒掠殺數輩於是府禁不得下海通夷且縣賞格捕

下海者於是邇卒競致漁樵人市賞府悉酷坐之君憫

之亟白於府全活甚眾君性夷與人交無城府亦不爲

苟容引休峻議論首先名節而性不能忍人過而忠厚

闕爽無彼此於人人亦以此近之

論曰名父常登道旁簪并三坦三葺之此其意有足多者語云種樹畜養不見其大有時而用吾於名父亦云其子若孫彬彬蓋賢矣

吾謹傳

屠隆

吾謹字惟可姑蔑人中書舍人吾廷介子吾廷介者篤行君子也謹天性機穎絕人個儻為任俠好奢負奇傲世謂天下才無如己者少讀老子蒙周參同契黃庭經素問諸書慨然有離世趨舉志辭家去登少華山學修

兩明文徵 卷十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煉日據山絕頂散髮歌嘯久之棄歸依井間酒人劍客俠少年從事擊劍弄丸蹴踘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中每大醉出都門走馬平原外識者咸目之曰此非吾舍人兒耶奈何從市井輕薄少年遊舍人無子或以告謹謹曰即如人言何若乃遂稱舍人有兒也或曰大都以文章取上第位尊顯則能為子矣謹笑曰此樸樸小儒輩事耳誠若是於謹何有遂謝諸少年折節下帷讀書為博士業三月就試有司執卷擗管文頌刻立就上有司風動衣裾文采五色爛然有司詬怒曰何物小

生敢爾呼左右笞之謹曰請閱謹文乃受笞有司閱文

奇甚則又試五馬賦立就奇氣翩翩橫出有司大驚詫曰吾乃幾失一才子雖然若抱奇若是何為為市井兒狀謹曰謹受教已就試於鄉以詩魁鄉貢第四人自始讀書至鄉貢才三月耳所稱說經義絕不覽宋儒傳注覆按其作語多與程朱旨合謹曰宋老先生亦嘗道此耶邑人方豪負才好奢置衣千金謹聞之笑曰以方生才且爾若謹者當何如哉於是亦置衣千金既偕計京師業已睥睨天下士自負舉首時父故人為相謹往候

兩明文徵 卷十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會故人以事出五往不得見故人過謹亦五至不見故人大怒私度令若狂生第上第當益狂以故才雖高竟不得魁禮闈比廷試又抑置第三甲謹憤恚不平就試庶吉士詩乃曰突兀三山近蒼茫五岳低致身霄漢上一掃淨虹霓見者益惡其輕薄竟不與館職則益又憤恚不平遂不肯仕上書天子乞歸書五奏乃賜歸出都門經黃河大陸渡揚子登姑蘇臺弔吳王夫差浮錢塘眺海門放意山川慷慨為詩歌往往跌宕肆志播弄寥廓見者大驚失色遠近好事者多從謹遊戶外屢常

滿時李何諸公以文章雄海內餘姚王先生以功業道學顯皆推轂謹才而謹獨強項矯矯雄辨諸公間與李何文章與王先生談性理之學率負氣山人孫一元居南屏山寺中數過從相與浮西湖登飛來諸峯唱和不休謹語如奔濤赴海山人稍稍屈焉謹頗以聲色自娛久之貌癯色黃山人視之謹驤然曰足下言養生是也若所稱修短之數何不達也大鈞播物同薄推盪若起若滅萬形同敝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齊彭殤一死生洞觀冥極天地一指而悲傷怛化涕泗泛濫不亦過乎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謹好詆訶流輩每見人作輒大笑曰小兒學語一日與方豪同坐或乞詩兩人謹示豪豪袖其藁不敢出謹既有聲文章家益大肆力研摩竟坐是死死時年未四十謹爲文雄邁自成一家言詩清曠閒出奇詭如李長吉嗟嗟以彼其才令天假之年當不止此惜哉謹以僻在下邑又早死而當時諸公如謹者又皆不在世以是之不傳平生所爲詩文藁多散亡今雖僅存十一猶棄在敝笥中余遊姑蔑讀其文若詩姑蔑人爲余言謹甚詳於是乃爲之傳

觀察副使陸文順先生傳 徐時進

公名健字文順一字文柔余髫時側聞長老譚公少時事疑爲好事者託齊諧志怪比得陸乘質所聞良信公少而食貧弱冠讀書招提斗室中舍兒授餐不恆至又岸岸不向人勾貨枵甚則斃僧厖供朝餽又乏薪伐羅漢供爨閒拾瓦礫戲擲之祝曰礫所中歸竈下而所中爲伽藍神先是神見夢於僧囑爲護吾當避此人三十年僧偕其徒以夢謁願得長奉薪無缺公笑而置之諸市兒更相哄動爲公探巢穀佐酒厄公皆與之由然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之拒夜讀書坐達曙不就榻以爲恆需多膏取自長明玉盃僧卽代供膏不以煩公夜供茶闕公坐矻矻如立或謂神戒僧謹事公會亦私念世無此恆人庸得慢爲異日種譴耶學使者行部選著子矜不能具以告宗老宗老檢篋無藍縑貽一青卽召縫人爲青袍或問能著此謁郡否曰能卽以謁郡郡君啗之問已聽鹿鳴耶公正色答曰從主君賒此數月囊人子省得一翻辨矜事耳其儕皆掩口出鄞學舊無明倫堂寶雲寺扼其左與廟孺鄰無從展地戒香寺爲女僧當廬中時爲行腳

託宿甚溷自公在泮卽以請當道撤戒香寺徙寶雲寺於其址以寶雲寺址爲明倫堂錄戒香木石供堂左右廊廡東西祠閣一一位置厥闕皆出公所規畫也弘治壬戌成進士辦事吏曹當事多器重公面與語當臺省公謝曰誠得一官自効唯命何必津華於是得郎比部一騎蹙蹙長安道侃侃發舒絕不與人疏親人亦無爲公延譽者久之拜命僉貴竹兵事駐思仁故苗窟藪也乖西最獍獫倚險劄連諸苗薦食銅仁石阡閒無寧宇故設棧出入如坦途官兵狃之亦渡棧踏機墮弃中不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十七 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煩血刃無一活公至笑曰苗雖蠢動詎肯平治塗迓官兵入耶何至愚乃爾於是罷征議苗闕出則稍逐之不入深去則陽示倦不能軍賊亦漸懈募歸者削其顛如行脚僧入乞施悉其旁徑胸懸小囊如裹糧乃草實而苗境所前無種者撒歧路東西分處先是下令吾兵亦人耳豈以宿此輒等猿猴而責之緣山升木爲吾甚怪若之以捷爲能也人取拳石附膝閒禁勿跳殊苦之不得其解發春草種生下令去膝石閒行直抵窟所當入途以草識賊皇遽不敢戰走踞山巔滾木石如奔雷公

先期爲板屋插兩囊爲庇礮礮不能傷徑窄且折屋不能取途第爲屋材人肩一已入抵其處乃爲構不踰時屋成又前以壯士數人扒山掩岩後豎幟發礮賊驚擾不知官軍多少氣奪無鬪志勢若振槁矣賊膏草野無算所俘二千餘人殲其魁諸宣慰酋長爭上牛酒犒軍又獻黃金公怒麾其金咸咋舌叩頭此殆天人月一副鐵肝腸方在師見有童而角差類華民者輒錄之逮其誅得男女二三十口公喟然此亦無辜白吾少貧見餉於諸長老厚意久不報以此藉手歸諸公充掃除不亦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十八 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可乎圍之一室伺者少不措意則踰垣去公怒追殺之意其餘當脅息不復爾而逸如故公笑曰吾乃欲誨爾狼子野心使爲良民亦過矣且吾焉能長養此長蛇封豕者譬之獵人已得豺虎狐兔奈何不以擊鮮而任逸哉乃盡殲之抉其睛和酒浮大白議者謂公殺已降其不能以功名終有陰譴哉公於生死利害之際了弗關懷而應卒多當機以免嘗獲盜令獄吏令犴狎或恐之且去而毋盜惶甚以重賂脫狎斧門出直趨堂其黨大噪繼起公入室下捷從後牖登屋以鞞行及私署舍中

兒望公來授公弓矢公迎之自牆盜行及發一矢輒殲
矢發無虛盜以沮而援者亦至矣世莫不羨公才而又
多目憚公不使盡爲用也先是直指劉以巡方至劉少
年倨甚公不爲屈竟亦無以難公故不無怏怏代者爲
劉報恨掩其功盡以歸中丞僅得金幣賞稍遷爲福建
巡海兵使公不能無望瘴毒發卒於閩其之閩五越月
耳嗚呼悲哉公配封安人祝氏余母之從姑也余得聞
於祝之長老視公家乘載有溢也焉以此柩抵墓道斃
斃廣抑生平交知罕得如巨卿其人爲追送棺不行祝

西明文徵 卷十六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人拊棺慟曰爲吾不從泉下耶吾自揆未可與公俱
也以公清勁爲朝家奮不顧身寧此遐句所不悉恣乃
公良有在而待彼耶棺遂行

外史氏曰吾觀陸公張瞻明日恢達不拘似狂一物不
滓上友黔婁似狷其在聖門子路之儔歟由之志固曰
南山有竹不揉且直矣子之誨之又曰括而羽之鏃而
礪之入之益深矣悲夫吾焉得起先生而與語此

明刑科都給事中貞齋毛公家傳 汪國

有明天順成化閒吾鄉有二直臣焉曰章黃門銚毛黃

門宏皆以特立教言聞於當世而毛公之名尤著其所

疏奏俱有關國事之大詳明愷切一時爭相傳誦至於

太后宮中呼爲毛秀才而不名不日且將柄用天下皆

想見其丰采惜其未竟所施而卒也公登天順二年進

士授刑科給事中立朝伉直遇事無所避當時有章黃

門手毛黃門口之稱尋擢本科都給事中偕葉文莊公

盛考察京畿杜絕請謁黜陟悉當朝中無不懾懼之會

慈懿皇太后崩時以太后無子議欲別葬大臣彭時商

輅等爭之未能得公執奏曰臣伏以五行慈懿皇太后

西明文徵 卷十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崩逝應將梓宮附於裕陵神主附於太廟千秋萬歲後
與皇太后俱於裕陵合葬慈懿皇太后居左皇太后居
右一體附廟允合萬世公議灑灑數千言力斥異葬之
失且云此事果皇太后之執意屢請不允皇上正當起
敬起孝悅則復諫不可因未得命而遂已內則曰與其
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
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皇上若慮因此
違忤曲徇私情將陷聖母於有過之地而不合於天下
臣民之心以此爲孝非臣等之所聞也反覆爭辨又合

同列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壯哉公之爲此議也當漢
熹平時宦官以竇武之故怨竇氏及桓思太后崩欲以
宋貴人祔葬桓帝會議之日大臣李咸等相顧不敢出
聲終賴陳球之言而後定當公之倡義死諫慷慨指陳
聲振殿陛大臣皆倚之以爲重卒使憲宗皇帝得全其
母子之恩而不得罪於萬世之公議天經地義昭然復
明此公之力不在陳球以下者也公旣以伉直聞所奏
皆天下大事不似他諫官毛舉細碎以沽訐直以是人
皆服其能知大體自憲宗踐祚以後四海承平閒事逸

西明文徵 卷十六

王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遊公數上疏皆憂盛危明之言又言災變頻仍公私交
困願省遊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筵講
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民心帝頗厭苦之嘗曰今
日毛宏明日毛宏然章疏屢上卒嘉納之其所建白多
見施用方公與章公同居諫垣章公嘗一劾僧繼曉而
公則力請誅張元吉元吉者道陵之後也賜號正一眞
人姦淫無道賊殺不辜法司已擬凌遲帝特命減死杖
一百廿肅充軍公力糾其罪請卽正法且云其教至漢
而有以帝王之道例之彼卽無所犯亦當人其人火其

膏廬其居以絕其惑世誣民之術況其罪惡深重乎律
有十惡皆無赦之刑也況其擅殺至多人乎皇上爲天
下之父天下皆皇上之子今以異端無益之徒肆兇殘
於皇上無罪之赤子安忍置之而不報哉疏入留中公
固爭不已訖正其法又薦用羅倫章懋諸人沮倪謙錢
溥之起復其餘有益於國事者甚眾公剛毅多大節而
溫良仁恕不抗不激帝方嚮用之而公已不幸暴卒矣
年僅四十有二家至清貧歿時無以爲殮同舍醴金購
之乃始克歸葬於鄞公字士廣別號貞齋學者稱貞齋

西明文徵 卷十六

王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章黃門者字元益成化二年進士後以劾威寧伯
王越忤旨放歸二公同時皆號直臣而毛公所爭耐葬
一事其關於教法尤大故余掇其大旨存之且附見其
行事焉

蔡湖氏曰吾聞之師曰國無二統尊無二上母以子貴
此公羊氏之言非聖世之正經也漢唐以來皇后無子
而妃媵之子得立則尊嫡母爲皇太后而奉其所生爲
太妃此千古不易之經質諸先聖而無疑者以妾母並
於正嫡乃後世溺情違禮之舉不足爲法況合葬耐朝

之典又可舍其所常尊者乎彭文憲公有言二太后方自今日始則陵廟之制亦當始自今日不可以此爲窒礙也公之所爭引君當道善矣而千載之失則有非一時所能正者夫進諫者亦固因乎其時哉

吳宗伯公傳

錢肅樂

小子避亂於福州之化南時夫子亦避亂城頭音問曠絕一日得達喜甚揮小艇見師於城頭師亦以後三日過化南相見畢坐定師出一編曰余生平大概盡此矣及門士惟子在其爲我敘之小子踧踖屏立勿敢應自

四明來徵

卷十六

一五 四明叢書
一初圖刊本

念才非班馬學不徐庾操筆寢談塵汗長者正如蝦蟆向天跪拜尸祝人將笑其不知量也退復自思人臣以宣上德爲忠人子以顯親名爲孝弟子之於師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也雖不文又烏可以已乎謹齋心蠲慮者數日詮次成篇後有覽者毋以文苛我夫子諱鍾巒字巒稚別號霞舟自太伯之適吳子孫以國爲氏所居者曰泰伯鄉洪武時有以徵聘爲御史臺者遊靖難兵抗節不仕徙居毘陵遂家焉祖懷堂公登鄉薦仕英德令聲蹟甚著父秋字公篤行君子爲鄉里所師帥檣

未售以壽終夫子生而異穎精神端審年十歲試舉子業能成閒架多巧思識者以大器期之比長博涉經史多元解爲文取機致不喜餽釘舞象時每應童子試輒於羣譁中瞑坐作空無一人想弱冠補邑弟子員夫子元配爲劉氏少宰柏潭孫公甥女也少時奇夫子許氏焉及授室意闕然似不欲婚娶者不幸早喪遂不更娶亦副室之賢足以成夫子之志也夫子師事顧涇陽先生於涇上先生望重龍門四方攀涉者甚眾秋字公遣就業焉爲涇陽先生所器重大中命一程子濂溪韋齋

四明來徵

卷十六

一五 四明叢書
一初圖刊本

託晦庵於白水時論咸以相輩云夫夫子旣已從涇陽先生遊又嘗與高景逸先生復七會知伊洛淵源已而涇陽先生講學於九龍麓及東林書院咸得聞諸公議論泠泠曉心浩乎有得如坐春風中豈復知世間有富貴利達足以攬拂人哉夫子性行矜飭無書履少年既薄態嘗館於巨族屏閒婦女喧集笑語爲垂睫下視其篤行如此比受知歐陽宜諸韓參嶺毛孺初蔡虛臺楊淇園諸公恥媿媿爲干謁事曰彼以文交耳不宜出私及羅山劉公聘修毘陵誌立字王公延入幕府訓其子

方直自業絕私請如故先是王撫發牒至郡太守以問
吏曹掾掾對曰是固前府主所聘修郡誌者太守亟命
掾致刺道意始一入謁報謝而已時邑令亦雅相推重
然卒無所于請夫子性不治家人生產作業諸姻親聞
與撫臺使令長交歡而不能致千金則病之家人以告
夫子曰吾見諸時輩持文字作緣奔走郡朝邑邑無生
人色吾豈效之而以千金爲樂吾以無累爲樂行休矣
人有其實矣夫子性恬淡不尚名然每文出墨瀋未乾
歷走千里四方耳熱如沸道持脯脰延致負笈來戶外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常滿正如蔡邕石經初定四方摹寫車日數千兩填衢
塞陌時也夫子以斯道爲己任雖落魄闖戰然不恨惟
以不得聞道負名賢教爲恐嗟乎觀夫子隱居詩謝客
問廣士不遇賦山中與劉彥和書彼其胸中浩浩落落
別有天地豈肯與持梁刺肥卑卑者流同泛名航於洪
濤十丈之中者乎王申貢於京廷試天子擢爲第一謁
選得光州學癸酉抵光秋就試開封榜發得雋座主爲
萊陽宋長元先生中外知與不知咸額手賀得人云是
時州守爲治裝具夫子謝絕干請如諸生時甲戌聯捷

殿試第三甲授長興令故事甲第上下悉內閣裁定夫
子厭苦簿書欲因房師爲請可得二甲念進身之始不
可私干遂聽之而長興俗剽悍多盜寢湖而穴山夫子
至於湖盜剽滅之無遺種於山盜缺剔之誅巨散黨民
賴以安又修城關擒奸細興學校緩征輸諸事美不絕
書而是時勦練二餉功令竣亟考成及臺司臺司望風
持折峻繩下長吏移過百姓督責及耄樵繫閉敲扑追
呼徧郡邑矣嗟乎倪寬已往陽城不再孰其有知負租
之爲最下考之爲上哉夫子治邑恆如匡坐讀書時恥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一切叫沽博名之事與時不合欲賦遂初會覃恩及
格得贈父母如其官而已卯歲中使崔璘以巵羞出兼
覈錢糧體同撫按夫子抗體伸志不往見爲時忌以蜚
語中直指邑人色駭然夫子笑曰吾今抱我而歸來時
不增去時不減何嗒然喪哉遂拂衣去而與舊諸君子
游卒志學易口占有老至光陰莫虛度還須三絕韋編
書之句數載閒舟往來於梁溪莫水廣陵之間嘯歌自
適若將終身會周挹齋再召宅揆招之補選夫子慨然
曰吾行爲聖君出爲賢相出豈爲執政之汲引出哉謝

之見獨通詔爲幡然起作聖政詩而諸君子多勸駕者
遂北行時甲戌同年多在銓部人或謂夫子若請內補
相公從中可之計甚便夫子毅然曰古人上封事爲君
國豈區區一官哉且君子恥受恩於人吾守吾拙而已
補紹興府幕明吟謫仙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
剡中之句至誓詰姦盜省冤滯民向化如在雉時與諸
生會講於暇日一之王文成公祠一之尹和靖古小學
返則箋易自娛不減明道先生謫涪時也癸未移粵西
司理行次梧州聞賊突桂林甚迫或謂宜頓車觀變夫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叱之去曰人臣之事君職也亟趣家眷歸而自以單
車疾行入境則士民安堵如故所云賊信妄也比到攝
府築其地簡隘其民齷齪多貧少機智夫子抱書臥治
其一作桂林讀書說與諸生講論六藝士喟然歎興於
學其察梧十屬多以講學化人其折獄亦以此則又文
翁之化蜀也在粵中聞先帝變痛不欲生其明年陞禮
曹時弘光改元之初也私念至南痛陳時弊與君相救
攝亂波死不恨及行至南壘人聞留都失守老臣孤旅
盼望聖明萬情千愁迴織中夜讀其詩如讀少陵諸什

墨未乾也先是入粵道過英德以懷堂公名宦事屬金
令君比歸復過英德成禮而還蓋秋字公所未竟者乃
今日竟之夫子可以無憾矣隆武改元夫子復開闢抵
行在仍授儀曹郎數上書言國計民生條畫甚悉至引
易卦敷陳忠愛又不減敬輿封事也書上爲時宰所忌
夫子歎曰吾以行吾學耳豈以此媒官哉往吾令長興
時假能編取膏血走名聲都下倩一二氣力又扶引之
不患不得美官卽補選時稍委蛇可不外補卽外補亦
可得近郡何至垂老孤臣崎嶇作萬里行哉吾一副硬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骨天授之一團熱血親與之兩字忠孝師傳之吾不敢
負且公看今日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耶夫子
知不可爲乞外自効得廣東糧道會虜入不得行夫子
性好山水宅心醇粹不以世事攪懷未第時嘗與樂石
帆先生步惠山絕頂高談盪胸人地雙絕旣官長興遊
烏瞻山及方丈觀梅西湖四時遊清興絕俗入越遊東
陵南鎮蘭亭柯山諸處過新昌遊南明禮石佛遂入天
台歷萬年石梁高明國清赤城桐柏瓊臺雙闕之勝西
粵道過南昌登滕王閣至柳州登立魚臺拜子厚祠比

運遊六中隱石屏諸勝至端州遊五羊登五層樓泛
海珠寺夫子嘗曰吾生平無魚須之歡仕宦無姑臧之
潤獨於山水樂此不疲今雖亂語及山水眼饒沫出不
自知其貪也昔太史令涉沅湘登會稽徧遊名山大川
文章雄天下邵康節走吳適楚過齊魯各梁晉歸而曰
道在是矣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夫
子之遊直山水觀哉夫子交遊最廣莫逆者爲孫墨孫
秦庵顧虞工郡先達則有唐凝庵錢啓新孫淇澳繆西
溪諸先生相與唱和爲學道之侶則有張冷生張二無
四明文徵卷十六
約園刊本

二君子少被推獎得第後以讀書相對爲孫文介公自
少才名籍甚受知當道與夫子同志行介然不苟恥干
謁與夫子同深結意分則有馬素修先生貢於京得交
黃石齋太史及張天如楊伯祥徐九一令長興得交劉
念臺先生先生家越州鏗關卻掃而扁舟過箬盤桓笑
語素風道味泱泱湖山尤爲奇構云及入越則交倪鴻
寶章格庵諸君子其他宦跡所至僚友往還風期亢爽
亦自有人以非風教所關故不著夫子立教每以清真
法脈引之大雅被其延納擬登龍門及門之士若季仲

達其首稱也黃贊伯襄陸魯瞻自巖皆魁甲第其甲戌
同舉進士者殷義卿宜中王穉實永積丙子分闈得士
六人曰盧鳴玉翁明英馮文偉吳夢白金漸舉小子庸
樂亦與焉而李仲達死於璫難夫子語樂等必稱仲達
曰吾曩者語仲達必稱高先生以礪之今爲諸君稱猶
前志也勛之哉會盧馮二子早世虜入浙翁明英坦人
殺僞使扶主於天台金漸舉夢飛入瑞昌軍吳夢白亦
棄妻子入閩官京邑虜入鄭芝龍斂兵不戰不得已遁
去肅樂於師門最庸下亦且舉旗四明率邑義子弟搏
戰江皋者八閱月雖散兵入閩志亦可憐矣若夫子平
日知交如高景逸繆西溪之死於璫倪鴻寶馬素修之
死於寇此其犖犖大著者而夫子麟鳳四人長祐之公
求次禧之公凝次福之公介次裔之公及皆華孺人所
出巽序有聲公介尤挺挺弘光貢於京比虜入吳率其
同志入太湖舉義兵而其婦亦慷慨誓死有古烈女風
有自湖中來者傳公介陷夫子聞之喜曰福之可兒可
兒嗟乎父子之間劉向不能得於劉歆交遊之間擊恂
不能得之馬融師弟之聞王通不能得之於魏徵而夫

四明文徵

卷十六

約園刊本

人兼有之肅樂謂五倫之中夫子全其四所不足者君
臣耳若遭際盛明使夫子得居論道之列發明義蘊正
人心以挽頹波天下或尚有救夫天下之壞非口也理
學不明而人心邪積邪生閭積閭生蠱積蠱成壞積壞
成亡人心亡矣天下安支乎喪心之人彼以爲富貴吾
所自有君父過客耳一旦有敗筵而走耳立而觀之耳
理學者所以治其矜上勝長浮薄之心而使之俯首而
歸本也故理學明而人知君父人知君父而君父始安
事急則人出其心以衛天子故理學者君父之城郭也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夫子出而上以固口口口千萬年之遺址下以領袖後
進開拓壇宇振未墜之宗風必將有太史起而紀其事
者小子喋喋何當哉肅樂私議曰富貴福澤命於天者
也忠孝節義備於身者也古之君子求於天也寧求於
身求於身天者備矣身之不修而乞靈於天天或與之
一旦權移勢謝回首本來索然無物詩曰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若夫子所稱修其身而天自備焉者非耶或曰
備之中亦有不備者夫子少時名走天下落實取材歲
云秋矣及爲吏不能回容投轄去隆武時以口舌得官

朝而布衣夕而開府夫子白首郎署如故是皆昌黎所
謂工於鼓瑟而不工於求齊者也余應之曰余見夫爲
文者脂其轂轉而東西之淫文麗采奔追時好然而有
終身不遇者其爲官也微斂財賄交歡當途已無目惟
人之睇盼已無氣惟人之吹噓然而亦有顛倒抑頓踣
墜而不振者彼之不備不備孰大焉夫欲刀之銛以石
爲砥欲身之修以人爲砥觀夫子生平所傳述亦可以
自砥矣

丁孝子傳

烏斯道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丁孝子名鶴年字鶴年西域人也性狷介窮經博史尤
工於詩自其祖入中夏世爲顯官父職馬祿丁公官武
昌縣最長有善政歿而就葬武昌後兵亂鶴年倉卒奉
母夫人走南徐世父家生母馮氏先匿邑之東村東村
首難竟阻絕莫之知也餘十年母夫人歿鶴年又避地
明之定海聞父墓嘗爲盜發掘生母又病死葬洪道鄉
日夕憂悸且卻絕酒肉鹽酪亦自貶又二十載道日通
卽告諫還武昌至則別籍地樊山窆父棺卜日襄事日
已迫而淋雨十日不止鶴年先一日拜雨中願翌日雨

止半日終事埃至質明密雲雖四塞雨則強不澍也及發引視窆而反雨傾瀉如故已而訪生母葬地村聚中村聚自兵後草莽極目父老皆淪喪間有存者又轉徙他地故母之葬地漫不省何所自秋至冬徧詢之終莫有知者鶴年無以措意惟作母主蚤暮拜母主前求五旬浹有報拜至七日夜夢母氏出高堂中鶴年遽牽母衣慟哭以慟即寤晨起鄰老楊重者至云吾昨夜夢子之母氏堂宇間自內出以酒肉見賜與三人同食飯內一人不御也鶴年以夢母氏與鄰老同所夢堂宇皆在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舊業之西又同夢之又同斯氏葬地映兆試與萊荒土物色之因具舂鍤皆往徘徊顧視見平陸土有陷下者鶴年意謂吾聞母葬時無棺槨下轄土磚上覆敗舟板人與板腐盡乃爾茲迨可啓而觀歟遂陳酒肉以祭祭畢刷其土骨果見板僅有松節土磚亦具良在是矣然恐他墓偶有同者復齧指血骨上試之良久收去血骨通變茜色可驗母一齒當正中如漆視之亦驗時四人同往享祭餘鶴年未嘗入口正與鄰老夢無少異爽乃收骨相斂葬是鄉慈母王氏墓在寒溪塘併加封樹鶴

年就廬於父墓將終其身

論曰子盡孝於父母固當至感夫幽冥涉至難而不變者非孝誠之至不能也予攷史冊方多古而少今孰謂鶴年屹然處乎頑薄之中為古今之所獨也彼幽冥者且足以感之顧不能感諸人歟

唐孝子傳

姚涑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嘗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恆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尙可為耶可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生吾父吾於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鼎膈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驚歎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儼游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瘵疾於家儼妻鄧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姑哉於是割右脅肉以進蒙而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為儼歎曰吾

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是時家君督學政於柱廩知其狀錄儼於廩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儼事之兼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慕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皆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閒儼亦不怖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知全州顧璘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事親以盡吾心耳名於儼何

西明文徵卷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表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

評曰昔鄧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政傷義不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披一毛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塗地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之剔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也今睹其親之疾痛瘡

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親之生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而其勢瀕於死矣是必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使人而使固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直以毀傷爲罪則韓子持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閒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周公爲之而顧靳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滅絕之罪加之乎吾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唐生夫婦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西明文徵卷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綠珠傳

王交

綠珠者桂林郡合浦人也合浦於唐爲博白博白蓋有梁氏者家雙角山之原生女美而豔因名綠珠教之歌舞長益有聞富貴人雖捐累千金莫能得石司徒子崇以交趾採訪使過博白遣梁氏明珠三斛求之珠遂歸石氏事崇旣攜入洛陽金谷園望清涼臺構樓居焉有椒寢晝有錦步障珊瑚珍玩與卉木雜陳莫不極其怡奉琴書旣暇輒吹蠟治羞進酒如其數絲竹播宣爲

之妻思歸之操非惟王愷不能競之金星貯嬌一時無
與比者驃騎將軍孫秀用事趙王挾其威振卑辭致崇
覬得珠崇方諂幸賈謐勢達宮掖不應中則慕秀矣他
日著明君篇成撫視珠歌之曰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
榮曰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珠首肯焉未幾趙王誅
賈氏黨秀以是媒孽收崇家少長棄市收者爭趨藏積
秀獨遣人急索珠侍者曰卿轉盼新君其慮勿珍但我
輩幸睹光芬有年琵琶過舟當絕聽矣珠泫然泣曰主
君以我之故首領異處宗祏皆夷忍不以死報之彼不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共天者何面目為既收泣俯視樓下嶮巖危曲宛若泉
原之道猶能逮崇倏舉身踰闌下投侍者不及褰裳而
蹈然就仆遂死為石氏婦雖有中書令之雄風未由拂
其裾矣唐喬知之有碧玉一聞墜樓事即赴井然已濡
跡武氏終含媿云

論曰嘗讀漢蔡琰事傳早娶衛氏室沒匈奴左賢王得
贖還重嫁董氏徒以其博學才辨取憐當時得載列女
中珠無聞焉殆以鼓舞為人所鄙故術不可不慎也雖
然揚雄撰著太玄法言一稱莽大夫迄今罪在名教况

不者哉其節既厲文固甚耳珠猶見貸珠獨不見稱者
幸不幸至此或者以聲豔賈禍凶於而身而家雖死何
贖音聞晉荀息欲以死濟其君之禍卒不食言春秋書
及大夫萬世稱節矣而珠竟死崇其所謂女中荀息者
非耶

烈婦胡氏傳

任士林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人也既笄適平生子
男三人平從軍有材名至元七年戍棗陽平在行中既
戍乃閏月六日平以小車載婦子往時長男不從中男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纔七歲小男在抱未十月胡前挽車平後推之未至棗
陽西北百餘里沙河之澗日入繫車木下宿焉夜半虎
來噬平臂負之去平號胡徒手從之力掣虎足中男拔
刀室中走以授母胡得刀刺虎肝腸盡出虎始脫平平
尚能言懼他虎來不勝乃捨車扶平擊二子涉河而西
至季陽關堡南門叫欲入門者驚懸火下燭見衣血淋
漓猶信為置門下遲明白其將趙侯命戲下卒往致所
棄車載死虎來歸為召醫者視平藥之二日而死於是
趙侯上其事棗陽帥且官納虎皮給鈔十千以瘞平八

年十月胡以二子至自襄陽濱州長吏訊之圖其狀以聞復其家

任子曰嘗讀詩至大夫行役室家閱其勤勞莫不有自貽伊阻之歎則胡氏之從戍也以情及其逼虎而脫夫也以烈方胡之掣虎而剗刃也知有夫而已兒之拔刃以授母也知有父而已虎雖暴豈能齧天倫之哀哉泰山之哭夫子哀之至矣余讀張維此傳因為序其事書於後云

月娥傳

烏斯道

西明文徵卷十六

三 四 明 叢 書 約 圖 刊 本

月娥者太平蕪湖葛通甫之妻武昌邑長職馬祿丁公之女西域人也少聰慧靜幽諸伯氏皆明經工舉子業月娥隨而記誦通與義及長歸通甫及葛門事上撫下凜如禮法家婦盧見月娥德踰於己一日率諸婦諸女請曰願以諸婦諸女屬之姊蚤暮教詔之月娥奉命惟謹初微之際必告以婦道乃援引古烈女示以為則以是咸淑其化既而寇羣起其一據有豫章自上游而下勢甚張郡邑悚懼盧曰郡有城郭可恃且有兵守因使月娥挾諸婦諸女避郡城未幾寇果至城陷寇紀綱民

事月娥歎曰吾生簪纓世家其忍出犬彘下耶遂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咸驚愕言曰姆之死必安於義吾可幸生乎哉亦相與死水中凡九人莫有後者其姻張綱中為物色死所駭異父老與綱中議曰十節同志不可異壙乃於故居之南黃池里作巨穴同以葬焉題其石曰十女墓其弟鶴年相與樹碑墓下以昭節行月娥無子其夫子與冢婦盧皆死於寇鶴年富於經史有操行幼時讀書皆娥口授月娥幼名也今亦以月娥名焉

焉

西明文徵卷十六

四 四 明 叢 書 約 圖 刊 本

論日月娥不忍處寇境死以素習禮義諸婦諸女之死以素化於禮義以禮義死安於生也始一人自以死而九人亦相與俱何化之深耶是則九人者一月娥也自是而遠邇化其風者豈無其人奚止九人而已然不惟感諸人也至若屍七日而不腐於毒暑又豈非精氣感兒神鬼神為翊其靈歟嗚呼異哉

凌烈婦傳

陳沂

欽程生景夫少嗜學為邑諸生會疾不可起謂諸父昆弟曰男子生不成名死當道路焉惟不絕先人之後祀

孰可爲之後也婦且少幸不辱朽腐諸父曰諾復語婦曰共姜何人曰婦之賢者也曰有如其賢乎曰矢死不難君有不諱妾知以殉勿謂無賢也生曰守義而生衛人歌之死將奚爲婦曰諾明日生卒婦枕其屍哭氣數絕而甦曰我當大事不敢以絕君子不死於婦人請丈夫以斂既斂請殯既殯請葬請嗣君之主嗣子奉主以祠婦曰事終矣卽絕食母哭慰之飲以湯強而乃飲繼談於家人知復以藥解數日自經於房其媵往救之凡三自是守者日嚴且喻之婦曰今乃有知舅姑無養嗣子無育誰之咎與死之無益生之有賴誠不如是之愚也懼弗信又從容起居以求終養之計至是防意少懈到金積屑成掬衣服之未幾裂吮節腸而絕年甫二十出沙溪凌氏處士獻之女年十七歸程生太史曰端不可回震餘懼弛喪久而哀死久而烈其性之特存也孱然之女忘勇士之先非以理自勝者何以有焉豈可曰匹婦之諒哉

徐節婦傳

楊守陳

徐節婦者太末汪泰亨之女也諱妙善年十有八歸里

西明文徵卷十六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名家子徐泗踰年生子德昇甫三月泗病亟語之曰吾且夕且死汝年少將不能自持吾老父嬰子孰願耶節婦泣遂齧一指血淋漓以誓曰妾二夫者有如日始其舅老制於悍妾季不禮其姑盡收其貲用而別去姑以憂忿卒至是泗又卒室如懸磬節婦確秉前誓或勸之渝輒曰頰疾視弗與語甚則唾且胷之單居無婢僕躬操井曰晝夜紡織紉縫以爲活惟不製丈夫鞋襪曰吾婦不爲此也識者以爲知禮季欲撓其節屢毀挫之不爲動又虐使出賦徭之需徵其奩具以嫁己女不敢違亦不敢愬且時往事舅與季惟謹艱苦困悴惟母家常慰視賑賑之見德昇孱且多疾苦難其成因微諷之節婦毅然曰吾知守吾志耳孤之成否天也一日舅病甚亟呼節婦手書畀田若干畝遂卒季恚不顧節婦哀慟殯葬盡禮後二十餘載季卒其孀女不願節婦殯葬之如其舅德昇之幼也節婦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爲講解其大義長則遣從名師課其業閒不率輒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毒以至今日爲待若也若不成吾則索刃而從若父矣德昇感泣

西明文徵卷十六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厲公以善國於鄉郡大夫廉其節將以聞而旌其門
節婦曰守志育孤婦分之常也何必旌遺德昇力沮之
既老有五孫誨之如德昇家日豐裕矣猶衣粗食糲勤
女事如平昔年七十有五病卒卒之日盡出其手所剪
製分遺親屬偏召子姓教戒之甚備沐浴更衣就枕氣
不息矣其仲孫曰璧以鄉貢士今爲章邱教諭賢而有
文辭

太史氏曰老子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若徐節婦者使不喪所天何以見其節微委亦何以顯
四明文徵卷十六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節之堅吾重悲節婦之不幸也夫以少年子居羅百
艱而不變卒保其孤以昌其家而亢厥宗何其賢也豈
獨其性然耶蓋以涉書達理義故耳曾子嘗謂可以託
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人也余謂節婦亦女
婦中之君子哉

駢義傳

烏斯道

蕭從吾字自成以稱於官府就以自成名從子翀字鵬
舉世居吉之泰和南溪泰和古文獻邦也人多讀書尙
義自成之父曰志立謹守詩禮且儻大度疏財慕義

子孫咸淑其化子男三長自新次自明自新自明
俱蚤世自新有遺孤翀自成悵然曰吾父母視吾兄弟
如一人吾伯氏已溘先朝露幸有遺孤吾敢不以父母
視吾兄子視其子乎因撫而長之翀自幼從縉紳遊讀
書有成立又就業於職方郎中鏞君子高之明續文賦
詩追蹤前古凡性命道德之懿靡不講貫而孝弟之事
尤汲汲焉與叔父相處不翅父子既冠值天下革命戶
門事日填委動輒獲戾姓名之隸於官府者自成耳事
無細大必自成人是命翀詣叔父前言曰翀今頗有知可

四明文徵卷十六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走趨官府叔父天年高幸保父母遺體養神於家庭翀
義當爲叔父先況撫於叔父受教詔乎以是凡戶門事
必亟走以前無怠色洪武丙辰冬朝廷詔江西湖廣羣
縣民驗田多寡陶大賢家裕饒者又造舟運屨至京師
丁巳夏朝廷遣胄監生廉其事以造舟事鳩材耗民復
命上敕廷臣莅吉安按之民咸伏辜先自成出已帑購
材爲舟至是翀被鞫懼榜掠遂誣伏罪當輸作繫獄未
遣自成聞之手書貽翀願易不聽躬往翀不奉命又請
翀素親昵者遺書諭焉翀又不聽自成乃奮然詣廷臣

前沈曰蕭氏產業分當得者至涼薄服官府者爲
自成也書獄詞又自成名願以身易刑實不當承罪
矧伯氏早歿僅有此孤今年強而無後使范則冠而蟬
有綏蠶則績而蟹有筐自成何忍乎苟不從請願先赴
溝壑塞不義羞廷臣感其言然恐其詐也旁詢於人得
其實又命府推官問刑獄中刑慟哭復曰刑與叔父身
異而心一少者就安而老者就危理萬不可況叔父求
義名刑獨可居不義乎不義之人見宗族鄰里且不可
又何敢見祖父於地下乎刑意決矣推官具以白廷臣
廷臣歎息不已然恐自成先自盡迺出刑正自成罪刑
不得已號泣而去嗚呼世有小利害必曲造其故牽引
諸父兄弟白於官府以代己豈有陷重罪一旦棄妻子
舍田宅冒犯寒暑了了然蹈異域受力役終其身者反
爭相就也哉若自成與刑誠足爲世道勸也余目擊是
事起敬起慕爲傳之以俟觀風者采焉

董氏五先生世傳

萬斯同

董琳字廷瑞鄞人系出漢江都相仲舒後仲舒孫春爲
廬江守家句章春孫黯以孝聞漢唐累封孝子純德徵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鄞琳其孫也舉景泰五年進士授南京湖廣道御史

天順初南京戶兵刑工四部尙書及國子祭酒不職次
第劾之都御史軒輒以不先稱爲責琳舉蕭至忠故事
對莫不懼其抗直稱爲殿上虎都指揮劉敬堂南京錦
衣衛父子怙勢肆虐言路莫敢發琳獨疏劾之敬遂逮
治其子戍邊於是直聲益振成化元年出爲山東按察
僉事分巡濟南踰年改東充有善政時旱潦相仍民多
流移琳設策賑救日夕不遑全活無算竟以勞瘁感疾
乞歸卒之日不備含殮人莫不重其操三子鑰鑿鍊而
鑰晨著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鑰字啓之十歲隨父任山東一日錄囚鑰諦聽良久進
曰此囚詞氣悲楚疑有枉更訊果得誣服狀父大奇之
弱冠父卒哀毀骨立登弘治三年進士授上海令上海
苦水患召父老詢其故曰邑東地高畏旱恆多蓄水田
跨湖卑窪水盛則無所洩用致沈溺鑰乃設法濬東鄉
溝洫而沿西陲築隄阜使一邑蓄洩相通水患遂絕侍
耶談誥辱於惡少賄令殺之鑰曰小民辱大臣自有明

法出未敢入亦不敢及子秋... 南道御史有

直聲主事盛應期范璋以誑誤副使楊茂元以建言並

獲嚴譴後遇赦當錄用孝宗不從鑰上言近吏部奏詔

例擬茂元知府應期璋通判而明旨不允是朝廷之恩

詔不足取信於天下而臣子之小過終不蒙宥也此舉

關係國體惟聖明裁察不報然三公終得輕釋者實鑰

之力也清戎河南更定軍法兵部馬文升善之著為定

式復命即劾戶部尙書似鐘縱子受賄狀罷之巡按雲

南鋤強扶弱持法不阿時鎮守太監孫景與都督盧和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四明叢書

許訟屢經接問皆畏增勢不敢決鑰至嚴訊得其情亦

置大辟會逆聞劉瑾專政除不附已者勒致仕猶憾之

不已矯詔逮赴京師會瑾伏誅得釋卒於家其後直諫

著者有從弟鏊

鏊字濟之狀貌白皙頎然修長正德六年成進士武宗

命取堪諫官者親試擢第一授戶部給事中嘗呼為董

長子立朝正色不阿封章屢上嘗陳救時劾倖回擲守

令均差徭平攷校恤軍士清刑獄修城堡上嘉納之江

西賊王浩八為亂浙江鏊避席之... 諫往討

甚猖獗鏊陳形勢利害請調山東總兵劉暉入浙相為

掎角賊以之平浙遭水旱兵餉不支議留漕儲及支兌

軍折銀報可居京師與一大僚黃姓為鄰有布政某以

二百金遺黃其使倉皇認董為黃以獻鏊召使還之而

終不發其私黃愧詣謝鏊曰子固不肯翹人過以沽直

也戶部科職掌軍儲有指揮使失銅符請死鏊曰姑徐

覓之無恐浹月得之井中一時咸歎服以為有裴度之

智武宗游幸頗煩每宣樂必問董長子在否蓋虞其抗

直入諫也聞黨尤不使之謫溧水驛丞而上實未之知

四明文徵 卷十六 四明叢書

一日朝羣臣偶問曰何久不見董長子時相愕然謬對

曰已陞矣問陞何官復謬對曰九江知府退朝急以九

江知府命鏊命至而鏊已死數日矣子洛舉嘉靖元年

鄉試任鬱林州知州亦有治聲士民頌之孫根申恩貢

生授諸暨縣教諭聚徒講學儒風丕變曾孫光暉舉萬

曆二十八年鄉試未仕卒鏊從孫為副使樾

樾字亨鏊弟鈿之孫也負俊才性剛毅家貧以授經養

其親克盡孝道門人滿吳越萬曆六年成進士值潞藩

出閣選經術士從因授樾翰林院檢討侍王九年王甚

敬憚之尋進修選十六年順天鄉試多私人禮部郎中高桂刑部主事饒伸以劾奏被譴樾昌言於朝權貴共憤然未有以中之也有執政爲樾座主召使作奏傾一正人樾謝曰陷害忠良以圖富貴樾不忍爲執政變色乃更授意於吏垣陸懋龍陸樾之同里也遇諸朝面責之陸大慚恨歸愬之執政遂出樾爲廣西參議愬猶未已會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官軍莫能制乃調樾貴州意書生不嫻軍旅當以償敗受誅也樾至明大義信賞罰出奇兵屢挫賊鋒軍聲漸振復選死士潛渡烏江邛

四明文徵卷十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關攀援而上破老軍關出難民四萬五千餘人爲請賑恤檄貴州安宣慰給地墾種遠邇咸悅賊氣益折乃親率大軍逐之踰水西與諸豪盟慰勞懇至莫不願効死力應龍乃遣客說樾樾斬之誓必戰復輦金數十車私詣樾門求緩師樾堅拒之賊遂北走白石山挫蜀支兵以去而重賂當事使罷兵眾遂阻貳巡撫林喬相與樾力持勦議爭之不能得調樾四川副使未行經略侍郎刑玠抵重慶樾三上方略備陳不可不討之說玠深然之留樾練兵集餉應龍憾入骨且畏其說之行則已終

覆滅也夜遣刺客入帳中竊其頭而去此萬曆二十三年七月九日事也前三日無雷而雷大風拔木摩尼站晝見素車白馬衣幟盡白徧滿山麓死之日庭降白雲如旂眾咸異之方樾之在軍也以貴州靡莫故地民俗未淳宜伸禮教稍暇則講學論文親禮賢士以身化導之攝學政尤稱得人世皆目土官爲利藪樾絲毫無所受女官奢世統餽藥醬亦卻之故心折羣酋往往能得其死力焉樾旣歿其姪光宏亦以治績聞

四明文徵卷十六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府通判光宏少有大志喜讀書以孽子不容於嫡而孝謹彌篤父母歿其兄逐之別居極貧苦勵志不衰日爲婉容愉色以娛其所生尊姚江致良知之學行事必求不欺於心爲文章惟以自慊爲主不因循講說隨經生後四方才俊士咸相推重稱君謨先生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除兵部主事進員外郎有囚以非罪擬辟駁正之囚感恩以絕色女子獻光宏峻拒不納欽恤入閩平反最多由郎中擢河南按察僉事提督學政有冰鑑名性淡泊每按部節諸供給累數千金籍記之無所淫

尋按察司篆例有贖錢進者見其嚴正竟不敢言而退
遷參議鎮磁州尋調懷慶適福王之國扈從諸璫恣橫
甚光宏屹不為動亦無可伺之隙不得逞以去及遷本
司參政與福王共居洛陽諸璫素知其名咸奉約束四
十四年靈寶礦賊起關右震動而士卒惶怯主將託疾
規避光宏奮身兼程往集諸義勇將進剿會有詔命光
宏督師乃置閒設伏屢敗其眾逼之雞子山下擒其魁
高一小兒等餘賊悉平民為立祠於汝州遷陝西按
察歷江西左右布政使時宗祿浩繁徵解輸納百姓疲
苦光宏為更法除其害省民間費無算簡稽錢法贏子
錢二萬金悉以助通省加派及宗祿詳載戶部祝鳩氏
十書天啓三年入為順天府尹部內多戚畹莊田橫不
奉法光宏執持無所屈撓公私肅然熹宗幸太學賜坐
廡一子五年推戶部侍郎力辭改南京大理寺卿人謠
曰南郡廷尉前辭後董時逆闖魏忠賢生祠落成九卿
皆呈職名往賀光宏獨不往與薛瑄之不餞金英皆為
是官時也忠賢惡其不附已且夙有莊田不免役之憾
六年冬推刑部侍郎力詆之上前將中以危法於是再

四明文徵卷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疏乞休遂加南京兵部左侍郎致仕家居端嚴慎密雖
暑月不去巾幘見徒隸無惰容卒於崇禎元年十一月
卒三月而上念其忠特賜祭葬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
都御史焉

輿人卑人丐人傳
毛聚奎

輿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都城之變夫婦同
日縊死吾友吳于藩親其事為弔之卑人者于姓江陰
人都城之變傳新縣官至於往執役如舊諦視良久歎
曰世乃有如此官人吾不可以為之役遂歸而縊時新
縣官者湖州李某也丐人者姓氏與里邑俱未詳闖賊
陷北都題詩養濟院自縊死吞月子曰夫輿人卑人丐
人也而汲汲赴義若此可異也噫無異也輿人卑人丐
人人之微者也然而人也人則義其性之也也則亦有
人而不輿人卑人丐人者乎夫人而不輿人卑人丐人
者多矣不輿人卑人丐人者吾未數數見也予之為三
人者立其傳也擬曰輿公阜公丐公三先生傳既而思
之今之所謂公之先生之者皆其不輿人卑人丐人者
也舉輿人卑人丐人而公之先生之是以所不人目之

四明文徵卷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殆於所不人之也故從而人之人之者人之也人之者別於不與人卑人丐人而不人之者也不異固所以異之也

二僕傳

李鄴嗣

余家有二僕一曰任瑞一曰孔瑞任體長能飲解音律性甚黠喜逐輕薄兒遊孔狀黑絕短小而其中猾母弟俱依余家余家待此二人俱甚厚及亂後此兩人以余家失勢遂謝去任僕投海道門下為夜不收孔為某副將營健步其後先公蒙難械至西陵余亦身坐繫太夫

西明文徵 卷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使人持金錢微隨先公為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因乘醉呼主人名謾罵欲遮奪所持錢余故人在西陵圖援先公者俱徒舍避之竟分所齎財方已而孔僕在家時引營中二夥將突入余家強取器物去復為告匿狀投副將逼取余家數百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兩賊畔主之惡至此未幾某副將移守台州孔僕從行聞使其持急書至省下投大帥府北僕行數日見塗中一人刀笠負囊稍稍相就與語知□□□□□□□□□□□□□□□□營健兒齎書吉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舍對飲臥□

其人益大買酒探囊中取牛鹿脯縱飲約拜□□□□耐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渡江吾待□□□□□□若期飲吳山某酒家孔遂與別而孔有一子在省聞記父遇大喜因共齎書投帥幕大帥坐帳中發書忽大怒立命人俱拽出斷頭此僕惶急不得辯一語父子頭已並落蓋途中所遇健兒乃山寨謀者持諭降檄方夜半酣寢時已潛易之矣任僕為夜不收數年以罪逐除糧

任日喜縱博大噲室中罄然至是貧益甚鞋笠俱償酒家苦無所投日擁敗絮空腹臥一榻上無面見人一日

西明文徵 卷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偶出門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水面有一屍抱一陳屍並浮出其一屍即任僕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埃餓自投水死或曰此僕行遇一故酒徒與飲得醉歸黑坐湖上橋意謂其家榻上墮殪橋下石故其屍腦碎或曰其人有溺水死者其魂常為水鬼必得代方已此奴醉後坐步曰為鬼拽入水中故相與抱出二者俱有可信□□□□泉堂曰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即彼亦不自知其所以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人誅畔主賊是亦大奇也藉以余之弱力而手此賊斷不能

盡其死若此噫可畏哉使不其然則斯兒竈下
備俱得日侵其主人矣

搏者張松溪傳

沈一貫

我鄉弘正時有邊誠以善搏聞嘉靖末又有張松溪名
出邊上張衣工也其師曰孫十三老大梁街人性麤戇
張則沈毅寡言恂恂如儒者張大司馬罷而家居引體
抗然坐之上座曰邊師之徒袒裼扼腕噴目語難而張
乃攝衣冠不露肘邊師喜授二顯名當世而張常自匿
人求見輒謝去邊師之弄技進退開闔有緒如織而張

四明文徵 卷十六

至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法直截嘗曰一棒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髮髮閒事
邊常北游值六馬駕負其力肩之不勝出於輪而病偃
有少林僧數十輩尋邊邊遷延之至日晡與鬪燭入滅
燭而躍坐梁上觀諸僧曰相擊於暗中而乘其斃大抵
閒用術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張張匿不見
好事少年怨憑之僧寓迎鳳橋酒樓張與少年窺其搏
失哂僧覺遮之張曰必欲一試者須呼里魁合要死無
所問張故孱然中人耳僧皆魁梧健力易之諾為要張
衣二如故袖手坐一僧跳躍來蹴張稍側身舉手而送

之如飛丸度窗中墮重樓下幾死蓋其法云搏舉足者
最下易與也張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終不許曰吾盟
於師者嚴不授非人張嘗踏青郊外諸少年邀之固不
許還及門諸少戒守者曰毋入張閉之月城中羅拜曰
今進退無所且微觀者願卒惠之張不得已許之門多
回石可數百斤者命少年累之累之不能定張手足之
稍支以瓦而更累一於其上祝曰吾七十老人無所用
儼二劈到底供諸君一笑可乎舉左手側而劈之三石
皆分為兩張終身不娶無子事母以孝聞死於牖下所

四明文徵 卷十六

至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教徒僅僅一二又不盡其法余嘗從其徒問之曰吾師
嘗觀予師予師誇吾師曰何如師曰吾不知吾黨問之
師曰夫刺則刺矣而多為之擬心則歧矣尙得中耶余
聞而憤然因憶往時曾問王忠伯邊人何伎而善戰忠
伯言邊人無伎遇虜近三十步始發射短兵接直前攻
刺不左右顧者勝瞬者不可知旁視死矣今張用此法
又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非謂不被人刺
至撓且逃直如飛蠅之著體忘撓與逃鼓精奮神專篤
無兩雷萬春面集七矢而不動是矣張有五字訣曰勤

曰緊曰徑曰敬曰切其徒祕之余嘗以所聞妄爲之解
曰勤者蓋早作晏作練手足力少睡眠薪水井曰必躬
陶公致力中原而恐優逸不堪以百戰從事此一其素
也曰緊者兩手當護心胸行則左右護脅擊刺勿極其
勢令可引而還足踣踣如有循勿舉高蹈闕了不丁八
不八可亟進可速退心常先覺毋令智昏立必有依勿
虛其後眾理會聚百骸皆束縛縮而虎伏兵法所謂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者益近之曰徑則所謂後如脫兔超
不及距者無再計無返顧勿失事機必中肯綮既志其
處則盡身中一毛孔力咸向赴之無參差若貓捕鼠然
則三字中擊刺之術盡之矣曰敬者儆戒自將勿露其
長好敵者必遇其敵其防其防溫良儉讓不伎不求何
用不減曰切者千忍萬忍指指齧齒勿爲禍先勿爲福
始勿以身輕許人利害切身不得已而後起一試之後
可收卽收不可復試雖終身不見其形不成其名而無
所悔蓋結冤業者永無釋曰犯王法者經無貫期得無
慎諸聞張之受於孫惟前三字後二字張所增也其戒
心又如此君子曰儒者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豈

四庫全書 卷十六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備哉使人畏而備之孰與使人無畏而無備之爲周
夫學伎以備患而慮患乃滋甚則焉用伎恃伎而不慮
患患又及之伎難言矣故君子去彼處此

尹鑿頭傳

屠隆

尹鑿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
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嘗乘黑驢遊
燕雲間接命於真定遇羣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首遂入
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閒成化末過
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置棺中

四庫全書 卷十六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昇出生焚之尹密告昇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
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空棺耳遊南都成國
末朱公見所佩元時羊皮度牒相與駭異知其年且二
百餘矣正德初太監賴義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
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眾緝送法司
議死司寇閔公珪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抑發原籍鉗束
後於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初在刑部問官叩
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
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略

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飢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

達觀大師傳略

陸符

師諱真可達觀其字也晚自號紫柏萬曆中慈聖皇太后欽師道風上亦雅廉知師謂若此真可名一僧師遂取以更其名云世家於吳江之攤缺沈姓父連字季子其先句曲人也師生有異徵雄猛不可鞍絕稍長志益大飲酒恃氣慕古游俠之行他日自言吾木殺豬屠狗之夫蓋道其實也年十七辭親隻行願立功名塞上行

西明文徵卷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郡城楓橋天大雨不得前虎邱僧明覺者過視壯其貌問知遠行因以蓋接之歸且晚餐夜臥聞僧誦八十佛名號心忽開悅侵晨起告覺願出家遂解腰纏治齋覺卽白眾爲祝髮因禮覺爲無是夜卽兀坐達旦時覺欲募鐵萬斤鑄大鐘師乃獨身往平湖跌坐大巨室門外主人進食不食問何爲曰願得鐵萬斤鑄大鐘鎮虎邱山寺主人立畀鐵如募師爲舉食徑載之歸卽閉戶讀書歲餘不越閭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掩關武塘景德寺三年辭覺包腰去參訪聞僧有誦張拙秀才偈者

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曰何不曰方無病不是邪僧晒之師大疑到處書一語於壁迷悶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自是凌爍氣宇凌爍諸方矣初祖西來以楞伽印心從上祖家皆精其義立爲綱宗勘驗來學宋宏覺範憂末法失傳遂爲智證傳僧寶傳諸書以撰述佛祖旨訣其書世多未之聞見師搜得古本大喜因游匡山深究相宗精義已而游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旣生時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迹之失其處至京師參徧融大老融問何來曰從江南來來此何事曰習講又問習講何事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能清淨說法乎曰至今不染一塵融命師解直裰施旁僧攬其裏曰脫卻一層還一層也師笑領之遂留時與知識嘯巖法主暹理諸公參證所得乃歸省覺蓋去辭覺已九年師見道法陵遲五家綱宗墜地以負荷大法爲已事倡刻大藏廣其流布日以智證傳一書囑付傳習或時教人專持毘舍浮佛偈謂此偈是去來諸佛心印禪

西明文徵卷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真源嘗言吾持此二十餘年已熟句半熟兩句死生無慮矣先是有南昌諸生出家補陀日密藏道開者聞師風來歸師深器重留爲侍者凡法門大事如復楞嚴寺刻大藏復化城皆以屬之師終身不受人祈請出世終師世亦無敢開堂受請者獨與憨山清公爲友嘗對談四十晝夜不交睫因有志修國朝傳錄與清公約共往曹溪開導法脈遂從帝京繇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清公約時清公以興復勞山海印寺爲黃冠輿援許奏被

四明文徵卷十六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逮師聞報禱佛冀佑不死獨往曹溪將回救都下知已得遭雷陽戍因住白下江關待之相見執手歎曰公以死荷大法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無生日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清公至雷陽得聞過曹溪曰此達老志也吾以行閒至殆不偶後公得釋即住錫宗風振焉時上以三殿工開礦稅中使輩出有李通者劾奏南康守吳寶秀抗旨逮治其夫人哀憤投繯死師聞之曰良二千石爲民請命死其妻身且不免時事至此乎遂入都門營救授以毘舍半偈令誦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上

意解得未減師因喟然曰憨山不歸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錄未續我慧命一大負釋此三負當不復王金城矣其時門弟子皆知都下側目師已甚相繼奉書勸出開侍者刺血具書隱去當師居方山時嘗卜出處於李長者誓以身命安法故報書輒謂吾當斷髮已如斷頭今更有何頭可斷其意以出家兒大事既明身心尙有修辱揆雖比古之立名義不使然諾者尙不可得況欲稱祖宗兒孫操提正令以殺活天下故雖謗師形章疏不一師處之屹然居無何妖書

四明文徵卷十六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發上震怒方大索先是江夏郭公正域爲少宗伯以楚藩事與政府牴牾而吳江沈令譽者師弟子也以醫游公卿間尤往來江夏稱最善羅織者遂欲乘妖書中郭即掩捕沈拷掠備至沈終無所承惟篋中搜得師與令譽書乃營救清公謂勞山海印之復爲聖母保護聖躬香火今毀寺戍清是傷聖母之慈妨皇上之孝也御史康丕揚得之遂據以聞先時慈聖聞師至今近侍陳儒致齋供賜紫伽黎師受供謝紫衣適從石經山得隋時瑰禪師所藏佛舍利因請入供太后出帑金送歸石

瘖言者率以際內帑金錢爲師咎一日有中使奉上命
賫數千金請師印藏經頒賜師不奉詔曰印經自有人
中使固以受上旨堅請不肯去其人嘗從師執禮者師
呵之欲起杖不得已復命上笑曰固知此僧非利財者
上嘗手書金剛經汗漬冊紙疑當易亟遣中貴馳問師
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
覽旨大悅以故劾上留中遲之乃下命大吾金研審而
已時師居西山潭柘嘉福寺諸校夜至不敢白但匍匐
求開赤師爲語竟夕至曉諸校伏地哭出帖師命治齋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佛書偈別眾就訊以三負對無他辭傳送刑部對如
初有郎官嫉師者同鞠故令杖師凡對簿直入跌坐階
下左右雜投刑具唱聲恐嚇不爲動受杖已復起坐獄
詞無可按特以救清公書謂語連朝廷欲引子罵父律
不果竟擬左道獄具將上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
爲手字付侍者性用令致江南法侶田哭師叱曰待我
二十年猶作此去就卻食飲尋說轉生歌子夜猶口授
十餘偈黎明索薑湯漱齒就地坐誦毘盧遮那佛數聲
閉目不語有御史曹學理先以言事繫獄聞狀趨至望

見輒大呼師好去師復張目微睇啓手扶兩足踟蹰以
逝時萬曆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嘉靖癸卯六
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師報逝待命
六日坐風露中顏色不少改遺命母龕斂周以藁裡葬
慈惠寺土坎中次年春夏霖雨及秋眾憂淹漬久令田
侍者鳴諸當事得請歸龕啓視端然如生見者悲慟如
佛復出傳聽來觀奔動畿下龕歸江南途中尙多求啓
視瞻禮者江南弟子議卓塔地持未決適園中錄刻成
寄至中有怪來雙徑爲雙樹遂定議歸徑山師相好魁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奇雄碩威掩萬眾童眞絕染膚體如鐵石日飯數升過
中不食自出家卽脅不到席四十餘年如一日所至設
高座懸鏡跌對密藏開公嘗侍立聞雞鳴顧語師曰學
道人坐地安問雞鳴故行脚二十里足痛以石脚足至
日行二百里乃止嘉興楞嚴寺初復禪堂成師題一聯
謂嘗以血書之引錐刺臂血盈盃用絮漬大書榜上嘗
至膠西秋水時至欲渡眾不可師解衣先涉亂流及肩
疾呼眾前顧謂曰閱生死要當如此師身律嚴至於忠
孝大節尤爲性篤幼奉母訓不坐闕終身立不敢近嘗

禮佛始進食在潭柘值客至誤先舉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杖三十輕則倍起受杖就佛前伏地受責如數在陽羨山中讀長沙志至忠臣李芾城守垂陷授劍部將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受命已而自殺執卷淚迸如雨旁侍者不哭呵之謂當推墮崖下所至梵刹見祝聖碑牌必敬禮曆書初授必加額始閱覽白衣弟子入室激發以忠義懲戒貪暴形於論說至謂教人制舉業進身使爲大盜劫財較昔人畫馬入馬腹其罪報當愈甚師心慈外貌威重及門弟子多賢豪縉紳御之

四明文徵卷十六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平等尊嚴不少假嘗言法道非資人爲牛鼎以世情求法不入吾室我不憾也惟遇利根男子錐削不少假借當機不契恨之直欲頓斷其命至誘接下中隨器盡量人自習安鴛綬畏其攀躋多望崖而退焉明覺者故嘗好醫一日還家畜妻妾以醫名吳會然移居大澤中深自匿師密使蹤跡詭名字稱病臥舟中邀覺覺至見師大駭師流涕歎息覺惶恐惟命遂薙除乃反執弟子禮師行脚見名藍廢址必發願恢復從楞嚴至歸宗凡興建一十五所歸宗遺蹤僅古松一株寺僧薪斷几折將

盡伐以售米五斗有丐者乞米贖免師過而累土石倚築呪其下願松再榮寺當復後松果日茂寺竟因師復云師聞難無敢爲之訟冤者當是時惟侍者性田周旋園中故有松木冷重雲獨見田侍者之句田常熟人幼嘗事慧日寺比丘古林貌癯顛起純體筋骨性突兀不易馴擾已林遣執侍供事惟謹領頤指使氣息相應中夜承諾警絕無寐少不知書索卷籍筆削隨所命必應手師有所往頂笠卽行一肩追隨若預裝者嘗呼爲小道人或命爲田道時遭痛杖初無怨色一日逐之使去

四明文徵卷十六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田哀號無所出故嘗向大士禮清淨三業文是日聲鳴甚悲音齒俱異師問知爲田乃復令入自此不復加杖師示寂報訃江南復北上奉龕歸徑山始薙除不踰年微疾死塔骨寂照庵放生池山左曰田侍者塔云師龕始供庵中越十一年定葬山後黃沙灘人言其地有瀆水改卜五峯大慧塔之陰曰文殊臺已擇日火浴矣清公從南嶽數千里來操文預定祭日適與期會遂把火焉師有文集及園中語錄金沙門人合刻共一十六卷後三十二年有私淑弟子四明陸符刪次補纂爲紫柏

心要四卷序而藏於家

論曰嘗聞震澤間有寺名普濟者寺中有古柏一樹奇絕吳興閣學某嘗艤舟其間夢師登舟謾謾作風聲明日起入寺婆娑樹下若有所見後追錄其夢正園中滅度日也因款師以樹中神道成而歸且曰師固嘗號紫柏云至考師心行本末若其夙命前知顯跡坎土直以丙身熾然說法自非古佛大士酬願一出豈易得此也哉慈山老人曰正法中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中不可無此老誠哉知言彼樹中神何修而得此於出世乎

四明文徵卷十六

六七四明叢書

孽狐傳

毛聚奎

有宋宣和間天運中微王室多難災青迭見陰長陽消迄七年乙巳有狐升御榻而坐矯誣帝命竊據尊稱營都冰山拓地玉海下令羽毛鱗介三百六十屬山君山公蠻氏觸氏辰日河伯巳日寡人白額之侯長鬚之長虬王蜉王蠓國咸拜稽首北面稱臣冊元龍為皇后用裴冊彘及蟒為左右妃戚夫人趙昭儀也冊豚犬為太子劉乃立百官雜采漢唐六朝故事其大將軍則豺狼也其衛將軍則餓虎也魏元其關尉則乳虎也甯其奉

車都尉則瞎虎也谷楷其吏部尚書則疽囊狗何晏其侍中

尚書則崖柴狗鄧曉其外監則險拙之狗呂文度見禽獸決錄其

太史曰黑獺字文其廬州牧曰焦胡獺南唐張崇其僕射曰

驢王其左都護曰長面驢諸葛其尚書僕射曰猫章其

禮部尚書曰鴟鴞蘇循其天官侍郎曰橐駝吉其宏文學

士曰疥馳劉畫其司徒曰狡兔王其光祿卿曰鴿鞏其

荆公事其大中大夫曰禿鶩羊其鳳閣侍郎曰凍蠅王方

其祠部郎曰青蠅元其侍中曰泥蛙王仲宣其殿中侍御

史曰黑豹王其監察御史曰赤鷲豹李嵩其給事中

四明文徵卷十六

四四明叢書

曰喜鵲寶其諫議大夫曰鴉趙其史官曰獼猴聖

俞其牽更令曰獼猴歐陽其中書舍人曰羊呂文顯亦見決錄

其河北采訪使曰梟劉守其涇州節度使曰黑羊

劉知俊其記室參軍曰大牛袁其荊湖制置使曰蜈蚣吳

其河東刺史曰碧鸛裴其太守曰鷹義其知東平府曰

凌氛獅子邵其神泉令曰鷺鷥張其令史諮事以蝦蟆

卜斌蝦蟆其白事小吏以劍推其靈臺保章等官頒曆授

時以蛇虎螭蝮鶴鶴社燕蝙蝠之徒蛇蟠向王虎知衝

申開閉口不食鶴知子午至其親戚布列要津者曰

兩脚狐楊再曰九尾狐陳彭曰帶鈴狐令狐曰假威狐

國曰媚狐駱賓王不可指屈於是開五經科以延四方

之士羝羊羸豕黃牛鼈贏蚌蟹之屬以易進牝雞唯雉

大龜陽鳥旅葵熊羆之屬以書進鸚鵡鷦鷯鼠蚤蝮蜈蚣

之屬以春秋進螻蛄螳螂鴛鴦蠅范之屬以禮進盧龍

獫狁鴉鵂鴉鴉之屬以詩進宋鵲載寶合蟹負珠蚌羌

轉丸魴鱸獻錦怒蛙呈勇狂象送齒望風奔走以于祿

位者不可勝紀時有冥鴻者初為高蹈計將充隱焉後

不勝其熱中翻然改曰吾其悔是哉於是鼓翅以往狐

亦賓禮之時致飲食焉

太史公曰狐之與何暴哉蹄角黔喙乘勢而起亦一時

之雄也鴻之不終所守曷怪焉亦以不離其類也易曰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儀哉鴻哉鴻哉儀哉

捉鬼者傳

世有以善畫鬼名者予以為不盡然以鬼之形似鬼耶

鬼不得見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則人之形更厲

於鬼方曰與人為崇而人不知使人自人於崇中而鬼

亦不知雖曰進巫史操豚犬羊豕而尸之祝之曰邇曰

幽明文徵 卷十六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昵且曰以厲曰以崇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似其牛

首馬面瞋目露齧夜叉羅刹曾不能似其譁張險談與

抉人殺人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鬼之術者每有

病者延之家見為邪魅所中則掀髯仗劍挺視書符視

之若噓者若噏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

雷電颺馳者或如坐戎車排甲帳獻俘敵者或如坐囊

頭三木擢髮訊罪狀者乃攜之囊中仍壓以符其甚者

竟置之釜而烹之不知其之聞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

者以痊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

無不似矣不寧惟是使吾先世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

上之鬼宵行晝現無所顧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

鬼形日多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

之鬼即能治之亦豈能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況不知

其鬼視其人即無形之鬼亦或非曩時之狀雖然安知

是人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

真一先生傳

真一先生家姓釀名字伯醇無功鄉人其先疏有國神

農時黃帝既致杵臼之利陳師伐其國稅以俘見帝不

幽明文徵 卷十六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忍播棄封之爲太崆峒牟氏聞稭賢有立志以女妻之
稭得牟氏喜曰此眞吾糟糠妻也生子旨禹會諸侯於
塗山有儀狄者以旨進禹味其言甘曰吾子孫必有以
是亡其國者心疏之然亦不斥絕旨生泛泛生醴醴生
盎盎生緹緹生沈仕成周爲最盛朝廷宗廟之上咸相
推尊下至比閭族黨升降酬酢莫不有禮遭春秋歷戰
國子孫以詐得幸諸侯獨商以清德聞齊威王時淳于
髡以滑稽受上賞而商去矣暨至秦漢商之族通顯然
官不過主爵都尉先生其胤也晉桓大司馬辟先生爲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青州從事志不脣雅與阮宣累卓劉伶阮籍之徒爲忘
形骸之交義熙閒先生抱甕自閉不希薦引會五柳先
生陶元亮棄官歸柴桑與先生交歡凡戚欣歌哭平險
順逆之塗必揖先生商之元亮沈浸醲郁先生亦風流
醲藉莫逆於心元亮嘗坐東籬下望先生不來唇焦肺
渴心甚苦之會江州遣白衣人送先生至元亮爲之傾
倒殆盡先生時枕藉糟中爲浮蛆所困元亮脫葛巾手
自引撥笑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其愛嗜如此
元亮晚年多感山陽下國之事令人酸心遂有瓶罄罍

恥之憂失笑相顧舉口見疑作詩戒止思與先生絕交
先生仰天耳熱撫缶而歌烏烏曰知我者陶先生乎罪
我者陶先生乎退而守口如瓶不求俎豆賢人之列著
書子壺子以自娛後趙郡蘇軾追尊之曰眞一先生

太史公曰家氏散居天下而釀以醇和稱大白若罍不
沾市井之譽其聖之清者歟自羲和叔和以來愛嗜釀
者甚眾惟晉陶淵明爲最淡洽然而酬酢之情不能白
首君子惜之彌子之賢未變乎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
者愛憎之至變也釀之於淵明亦愛憎之至變歟世之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謂醇酌交者可不慎哉

壽光先生傳

任士林

壽光先生古鑑者西蜀人父同嘗輸作尙方其母范氏
夢明月入懷同曰此奇徵也吾爲爾成之後遇祝融氏
盧中得鍊養術神光滿室彌月不散果生鑑鑑生未有
識察會負局仙人從代來見鑑奇曰此不迎不將應物
而不藏者乎命以金膏塗頂玉水洗胸鑑遂光明善照
人無妍媸皆愛鑑鑑亦不少假借毫髮無隱對之者衣
冠必肅武帝初待詔建章宮帝將御冕旒朝羣臣召鑑

侍帝改容臨之賜錦袍玉匣進爲玉臺卽時方置大長
秋以鑑賜貴人陳氏陳氏得鑑益自修飾容儀絕國遂
冊陳氏爲皇后后受冊已謝曰妾待罪後宮不能自媚
陛下以鑑賜妾妾膏沐必對鑑今妾以色承恩鑑之力
也乞封鑑如儀迺封鑑客成侯賜錦褥如故后立十餘
年挾婦人媚道覺女子楚服棄市相連者二百餘人賜
冊皇后上璽綬罷退長門宮鑑懼毀求容平陽主家謳
者衛子夫善鑑帝破霸上還過主家所侍良家女皆不
悅獨心子天得幸軒中入爲皇后后不引鑑不敢侍上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上知鑑能飾后容出入不疑加賜五龍五綬后立三十
八年與戾太子擅發兵誅江充朝廷大怒執金吾劉敢
奉冊收皇后璽綬后自殺帝乃制詔容御史容成侯鑑
克明喜飾號爲察物後宮賴之然二后實危余而鑑不
察反飾置之雖好色必惡心朕幾中焉夫能察人之形
而不能察人之情能飾人之容而不能飾人之心容成
侯何以自明遂廢棄民間晚號壽光先生
太史公曰市公賈父周之初也鑑豈其裔歟胸中不正
眸子眊焉鑑豈不善察者飾置之過帝甘心焉以貌取

人罪鑑誤矣

四明文徵

卷十六

主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明文徵卷十六終



道光甲午

國朝古文選本

鷺溪春臯手抄

再和

海帆先生相國甲辰嘉平紀

恩七律

原韻二首卽以寄懷

城南韋杜奉

天顏 丹詔黃麻日再頒鳳藻

龍光騰

殿陛

袞衣赤鳥耀河山

和韻

古棠書屋

兩朝恩禮全非易一慝

君臣遇不艱共喜

相公能下士泥塗拂拭到鄉關

相國屢從相識處譚

及鄙人輒目爲清高

个臣天上領鈞銓老去揚雄際遇偏故國

溪山同禹甸中年作息戴

堯天更無經術堪傳後空有狂名詫守先功

德與言三不朽惟

君

魏闕一身肩

岷陽布衣孫箕呈稿

前題敬

和

繡衣朱襮渥丹顏喜起明良

詔屢頒

上相都俞騰

和韻

二

古棠書屋

北闕羣公頌禱視南山受

恩日重 身逾健任事才高意弗艱別有勝

情隆吐哺一肯輿誦徧江關

朝端武選與文銓疏附干城戒黨偏四海徽

猷朝入

告九重密勿夜陪

天世家衣鉢方遺後 才子文章又擢先

相國

黃嗣現由編修升擢他日華陽傳故事鳳毛黃閣見

隨肩

年家子孫宣甫呈稿

前題敬

和

和風光霽挹

芝顏湛露

龍光

殿陛頌

和韻

三

古棠書尾

丰度端凝張相國

文章忠雅白香山蒼生望歲情何盛

黃髮趨

朝力未艱

天上同年懷舊雨

相國弟與先大父鄉榜同年書計往復相國每甚

分言情亦稱先大父曰同年也

孫枝長養意重關

上相鈞衡職選銓

老成持重未嘗偏樓臺卜築會無地

心事光明聿告天造士共知文藝末

傳家惟視

國恩先鳳池接武

佳公子

謂編修君

黃閣當年

合並肩

年家孫孫岷呈稿

和韻

⑦

古棠書尾

國朝古文選總目

上冊

軫石第一 亭林第二 雪苑第三

勺庭第四 改亭第五 堯峰第六

稼書第柒 在陸第八 青門第九

少渠第十 望溪第十一

下冊

穆堂第十二 鈍叟第十三

稽古堂

一

隨園第十四 樂齋第十五

國朝古文選上

代宋遺民廣錄序

王猷定 題

程篁墩輯謝泉羽鄭所南十一人詩文傳於世題曰宋遺民錄李子讀而廣之為之序曰嗟乎此皆南渡傷心之士也夫自建炎迄於祥興中原血戰其間一百五十三年興亡之故不具論麻穀將相呂及仗節死義之士其行事俱載之史而遺民不少概見向與蓋一代之史成此易其史官皆尊崇本朝有所飾於彼則有所漏於此而宋史為甚延祐間天麻開朝士不知義例屢詔所不成至正二年使脫輦輩為之裁定他人不足道也歐陽元呂思誠之徒豈不知統緒之所在而乃曰三史

文選

比於晉南北諸朝之例致使崖山同漂之孤忠不盡詳於正史而一二稗官野乘猶能傳之嗟乎彼遺金之臣不知宋之君父而況於遺民乎甚矣篁墩之有功於宋也雖然遺民毀子當國家顛覆之時誰未享高爵厚祿猶是宋之民也篁墩身非遺民之列而及時當太平無麥秀黍離之感何至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傍徨嗚咽於殘編斷簡之中豈非巨忠義之在人固不隨在運為存亡者耶吾歎篁墩之有功於天下又不獨宋也余不幸不當篁墩太平之幸又不能效宋諸君子傾貲赴難瘞骨納饘之義竊自愧焉因思少不讀書有志纂脩宋史目繼先文定之志迨於今日首荒邱仰視蒼天寒隤不

敢一語而老病復作徒巨區區之心附諸君子以不朽後世豈無明其故者若云自以為功則傷心之實士更有不忍言者矣

頓宕低徊具體廬陵駸駸乎有太史公神韻矣
澈曰此君骨身定當別有感慨其見於文者
嗚咽悽愴不盡如此

錢烈女墓誌銘

王猷定 題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下忠貞祠南十五步為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年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呂家於忠貞祠即其地為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蓋此七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

文選

乙酉事輒為詩文平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死已持刀欲自刎余挽其手積薪自焚余又奪去結縲絕縲又斷余皇恩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呂藥曰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為之感泣皆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吾老人十半呂來頭重然秃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應而死之可悲也兵入呂刺床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床下藥發喘不絕余與妻抱之痛強飲呂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為也兒受生養十六

律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持以老俾
至於終身而令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
不血食家產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百時注水庭中立
起巨頭投水水淺自頂上不及頸余少持之起目瞠
口瀉水如注是皆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殼濺濺比
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已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開
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
皇走出聞足擊床閣嗚呼死矣猷定聞益悲忍不銘
烈女名淵賢父為鎮江錢公應式母卜氏公善醫活人
者眾女死後受兵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呂手格
之皆仆地反得免卜昔病甚亦受久之復甦人呂為

文選

三

女之陰助云銘曰

三光絕一炬烈后也爭之土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爾
重離曰毀四方之缺

恣肆生動直逼史遷竊意此等文熙甫且將望而卻
走矧寸庭若文諸子耶

澈曰仿神虜奕二水生是龍門愛相

郡縣論一

顧炎武 林序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須變
然則將須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而封建之
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呂下之人莫不謂
秦呂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

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
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
已極而不為之所焉尚一二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
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
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曰公心待天
下之人能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
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
曰多於一曰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
不得曰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稟二焉救過之不
給曰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
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誰千百車而吾知其

文選

四

與亂同事曰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曰
生財治人之權嚴監司之任設吏官之獎行辟屬之法
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車呂來之敝可
曰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郡縣論二

其說曰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
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車稱職為
真又三車稱職封父母又三車稱職置書券問又三車
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
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愛其縣為祭酒祿之
終身所舉之人復為試令三車稱職為真如工法每三

四縣若五六縣為郡二設一太守太守三率一代詔遺
御史巡方一率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曰下設一丞
吏部選授丞任九率曰上得補令丞曰下曰簿曰尉曰
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激曰番夫之屬備設之母裁
其人職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曰下得用本邑人為之
今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
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為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
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為不職者流會曰敗官者
殺夫居則為縣宰去則為流人賞則為吏官罰則為斬
絞豈有不勉而為良吏者哉
郡縣論三

文選

又

或曰無監司今不巳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
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為親故撓者曰
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誰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
漢呂來守郡郡者多矣曲阜之令解曰貪酷敗者非孔
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呂子弟得代而憲其專幕爾
之縣其能稱兵呂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呂
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
而後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率而呂叛受戮乎若
曰無監司不可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曰自達於六
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曰常有盜
賊戎狄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至此

之圖而憲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郡縣論四

天下之人各喪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
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曰上已然矣聖人者
國而用之天下之私曰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
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
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困窮
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
藩垣困窮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
之所未手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
不如劉國石勒王仙芝黃巢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

文選

六

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合後締交之拒
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曰為天子也故天下
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
曰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真正大文章開物成務體國經野盍取裁焉
原評
激曰此文是亭林經濟之學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亭林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多推一曰之長問道於盲竊嘆夫
百餘年曰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
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
得聞也性命之旨著之多傳未嘗毀曰語人其答問士

也則曰行已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
 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為為學
 者何其不多而可指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
 聖也猶曰博我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曰博
 學自曾閔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
 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區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
 言性舍多學而識曰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
 而終曰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又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
 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祗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

六

七

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
 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
 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曰伊尹之元聖堯舜
 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
 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曰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
 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
 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
 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忠與清亦可曰言
 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取不求之不足曰盡道而不不知終
 身於岐且求亦可曰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

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
 一身曰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曰至
 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于人大
 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
 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
 本之人非好古亦多聞則為空靈之學曰無本之人亦
 講空靈之學吾見其曰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
 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曰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
 子

澈曰此篇是亭林見道之文

太平仁義之效論

庚方城雲苑

八

人主欲曰三代以治其民莫貴乎其斷也曰斷行之
 猶恐曰小人之言間之況乎其曰不斯行者乎人臣之
 進說於其君者有曰王者之治相期者矣有曰伯者之
 治相期者矣有曰刑名法術之治相期者矣是三者其
 言不同其人亦異其將來成功亦大懸殊雖人主慎終
 惟初未可逆知而要其大端決於聽計之始何也其所
 曰排之者乃所曰審之者定也未有刑名法術之
 說而治能幾希於伯者也未有刑名法術之說而治能幾
 希於王者也五帝三王其治尚矣三王之去五帝已
 遠商周征誅之去夏王之揖讓已遠而三王之心固
 曰吾終不曰堯之代降而治遂不若五帝也而商周之

主心亦曰吾終不曰証誅之也代降而治遂不如揖遜也故帝王之治無百丰而不變者法也雖千世而不
多者道也道莫大於仁義自堯舜二帝呂至於三代呂
來未始更也秦欲呂一國而併天下則須強兵欲強兵
則須用刑名法術之學併民力於一而李斯韓非之徒
起仁義乃蕩然于天下卒之秦滅六國而亦旋三猶病
熱陽狂之人思其疾而呂毒寒攻之疾去而元氣亦蕭
索矣漢承秦後高帝草創文景鼓崇黃老孝武好大喜
功所云雜霸者非耶宣帝矜察刻杖自呂為漢家制度
議者推原西京之衰寔基於此惟先武有人君之量而
躬親吏事失其綱要浸淫至於魏晉六朝益不足言矣

文選 九

嗚呼相傳千百丰仁義之說不聞而欲致太平之效猶
適越而北其棘吾見其惑也宋儒曰貞觀之治庶幾三
代吾嘗考太宗之治天下也粟米狼戾困圍空虛夜戶
不閉人行萬里不持寸兵可謂太平矣而太宗歸之魏
徵勸行仁義之效且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彝之
言便給可聽魏徵所陳近於迂緩其能不呂彼易此者
良由太宗所呂批之者乃而所呂審之者定也鄭子產
曰政如農功日夜呂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
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如此而不效者未之有也故
太宗之治天下也亦惟專其人而已矣亦惟一其政而
已矣亦惟貞其恒而已矣若是者所謂斷也彼所謂兼

採其說而徐觀其成者皆謬也後之人主之為治也入
與賢者謀之出與不肖者議之是與不肖者論賢也朝
與智者謀之夕與愚者論之是與愚者議智也其始也
不斷於心及其行之無效則曰古道之不可呂治今之
也如此不究己之不斷反呂疑王道之必不可行自
呂為求治而不知適所呂亂治也自呂為求言而不知
多言之勞聰也是二者皆非也雖欲求效其將能耶宋
儒曰貞觀之治庶幾三代然關雎麟趾之意安在是太
宗猶非能躬行仁義者也而仁義之效彰彰如是况乎
其本之脩身齊家者也嗚呼後之人主其亦審擇所尚
哉

文選 十

千古呂來之治術略見於斯原詳
魏 禧 寸 度
殉節錄序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昔州縣吏使盡能守
死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斃折銳鈍而不可用羣州
縣清野堅壁賊勞於攻無所得食其勢可呂自弊何至
全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沈豈不悲夫獻賊攻隨州
凡十三日公呂蘊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絕援身巷
戰攢刃斷脰呂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後死者一十八人
可謂烈矣天子嘉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予蔭生建特祠
二哀忠之典於是為盛州縣吏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場
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判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

頭實伏呂免者往往亦足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於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疽禍延龍會勢有又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興除必積累而人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且時文進身不習吏務夫呂不習吏務之學居甚輕之任亦當大難民社存亡繫於反掌死生決于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况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中與烈所為不可及也公諱並淳字中剛嘉興縣人中萬麻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禧特叙其大節因及州縣治亂用呂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文選

十一

激曰天下之亂莫不始於州縣長國家者慎諸

彭躬庵文集序

魏 禧 寸 庭

躬庵先生為文章務呂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好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庵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寧嘗譬之戰鬪弓人聚六材呂為深弓夫相苛眠羽呂為兵夫亦使貫氣承挺者射然扶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失弓夫落反馬而八驛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庵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為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漑滄原潑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為隨

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躬庵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嚴于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旁及轉轅古今呼噓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亦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庵與林確始而躬庵一見予遂定交同確為波家相就設數十日夜嘗謂予百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入中于偽君子中于愛君子愛美相高無實學呂機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于偽不可救也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謂足與稟廷十六字相配予驚呂為奇論而甚安之逮今二十車躬庵予所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蓋天下

文選

十二

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鄙宮室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法欲呂白馬寶珪行禱祀或竦身當其衝爭之呂死俗吏擊里鼓徵徒沒糾一束之薪一探之土呂謀閣舉則亦幾何其能濟也多堂諸子中鹿鹿無狀其過予亦確為貞疾且十車躬庵今車車六十又皆甚貧呂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托諸文章呂空言自見者亦將以于是而不能進也悲夫躬庵文章氣魄凌厲一盡文氣魄亦肖之原評

宗子諱文集序 魏 禧 寸 庭

今天下治古文眾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為優益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

為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主曰自滿假
之心輔曰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
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
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盡也吾則曰為養
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
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體無所不備
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
精者參和雜糅鎔鑄古人目自成其勢又不可曰更加
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
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窮識不
高於庸眾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

文選 十三

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亦吾徒
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曰勞苦後耳可
目何為也且夫理固非取辨臨文之頃窮思力索曰求
其必得鍾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
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
可愕一寓于書人主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其不有
其所目然之理雖市僧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
夫米菴凌雜鄙褻之故又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
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目類觸
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譬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什
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又有所用之亦當其

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蓋嘗見及于是
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自易堂諸子外不敢輕語人而
長安王策夫賢應朱棣崖與化宗子發嘗相與反覆一
曰子發持其文屬予序論旨原本六經高者規矩兩漢
與歐陽蘇曾相出入子發持高節獨行古道而壹懷善
下人他曰所極吾烏能測其涯洪故為述平日所占論
議者曰升其端嗚呼天下之可語於此者蓋多乎哉
激曰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是孟子自道語文章之能
力在於積理是勾庭有白語頑激曰句理苟集矣豈
惟能文

文選 十四

君盛德長者無怨惡於家邦皆壯家巨室所難能予曰
為尤難者在兄弟之間伯氏之言曰吾兄弟和好數十
年未析產小翮年半百歲家事無大小未嘗主斷雖千
里必請命視色聽聲不忤予于神明予有過婉容發諫
雖孝子之事嚴父不過此又嘗報泓書曰吾在瀟江見
汝書道吾弟須白齒衰善病吾心欽欽然不知涕淚之
沾衣也嗟乎蕭氏之兄弟如此予嘗曰為後世人倫之
薄莫甚于兄弟蓋五倫惟忠孝為難盡然父母生我恩
最大君可曰富貴我生殺我非大故不敢叛而私暱之
情夫婦為篤多友之投合有意氣相結約命生死者故
四者或庶幾于至至於兄弟則曰為吾適然而與同生

若路人之共居於蘧廬之內恩不若君父情不若妻子
投吾之膏氣不若多友而又有父母愛憎之相激田廬
財貨之爭貴賤貧富勞逸地逼而相形婦人之諛說浸
潤所易入是兄弟之故十人而九雖號為賢者未免
有幾激之情不動于靛色而累於其心然則薦兄弟為
乖所難能有其于忠孝者然亦人特未之思可今夫歧
路相遭及其解攜也有徘徊之情其愛逆放奪久旬時
則分張有黯然之色兄弟同母而共腹異母而共氣是
曰一物析而為二為三為四也夫是謂之同體而乖相
若專相侶其共處于天地間自幼壯至老耄視父母妻
子為特久今小翽兄弟二人孟昉交遊滿天下使天下

文選

十五

為聖賢為豪傑者且千萬輩而欲于其中擇一人焉增
之為三小翽曰所曰事孟昉者嚴事之為兄孟昉曰愛
小翽者撫之為弟則萬萬不可得予弟兄三人年並五
十外內頗稭無間然予所曰事吾伯兄者往往不及兄
之愛我蓋予見小翽其反而拭汗曰退者不知其幾
矣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昔
者楊延壽兄弟交恭司馬伯康年八十濶公時其寒煖
饑飽之節若護嬰兒二家兄弟並老壽蕃祉吾蓋于是
嘆蕭氏班澤之長而小翽之順德其幸為不可計數也
澈曰此篇子皋有所刪節必合本文謹通知選者之
苦心孤詣

籌南論一 總論先固東南要會

改亭

取今日之大勢會觀而熟計之然後可曰決他日之大
機復前人之大業如太祖定天下之畧其形勢要害根
本次第必先審定宸衷有緩一著不得躁一著不得者
即降而不言偏安割據之局如古魯肅諸葛亮之技亦必
有斷然數語于戰守要害立國形勝一望而定之使其
君奉旨為準的監使聽者無新奇之喜言者受拘懦之
譏而策一定於今日事必盡於後圖而使行之者得曰
次第成功計惟有緩兵西北而且厚集其力于東南矣
夫東南者東盡於淮西盡於漢中盡于江取天地四瀆
之三曰為界也宋李綱之言曰起西北則足曰據中原

文選

十六

而有東南起東南則不曰足窺中原而有西北漢祖
唐肅宗晉元帝之局彰二史策若是則併力東南而緩
師西北將不願其君之為漢也祖唐肅宗而願其君之
為晉元帝宋康王乎然臣據今日之大勢而熟計之則
非李綱之說也蓋固東南然後可曰進中原而有西北
圖西北則併不足曰保東南而何有於中原自來立國
于東南而不能復中原西北者若劉宋蕭梁之輩固無
足言若晉元帝宋康王則其初實未有西北中原之志
者也焉得歸形勝之咎于東南若肯果先固東南自為
進取之局則為大祖之定鼎金陵十六年然後出師伐
北矣晉有一祖逖而不能用有一王敦而不能殺內難

曰尋何暇外事且謝安乘肥北大捷之後而終身不渡河一步則素無西北于胸中宜有拱手而取天下者我若宋高之弱任軒輔自墮于城忘親事仇宴樂終在則其老死臨安已為萬幸豈可尚言西北哉如大祖起於淮西不引兵北向而反南渡江者曰西北險固中原足食未可遽與爭鋒而曰淮南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淮而取之則東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入北亦無人望困故一旦北討亦有取無戰昔人有言曰太祖之渡江而南也曰強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曰飽取饑今請曰今日之土地當洪武申時之土地也曰東南之財力守淮楚之要衝亦如太祖之厲精十六年

文選

十七

則兵力厚積士飽氣盈曰之渡河雪恥尚何往而不定耶而所為固守東南之策則其言無一新奇可喜但摠攬曩人之建鼎江南者鑑戒其賤酌取其善統而論之則孫吳東晉劉宋齊梁陳南宋南唐所守之衝要當曰劉宋為上蕭齊南宋次之東晉梁又次之吳陳與南唐為最下曰劉宋能西曰襄陽南鄭為重鎮東曰彭城麻城東陽為重鎮中曰垂瓠為重鎮則其勢幾跨中原而登西北矣故曰劉宋為上若南宋雖無劉宋山東之地而劉韓血戰兩淮岳孟虎踞襄陽兩吳死守巴蜀使北軒輔毀壞乃事則一伸足而取中原矣蕭齊雖淮北之地所得絕少然當其全盛時西曰南鄭樊城襄陽為重

鎮東曰壽春淮陰角城連水胸山為重鎮中曰義陽為重鎮其勢亦能北瞰中原故曰南宋蕭齊次之東晉西失蜀於成季東失徐於劉石祖逖死而北境益盛僅曰合肥淮陽壽陽泗州角城為東方之重鎮上明江陵夏口武昌為西方之重鎮而蕭梁亦僅西曰雍州下差戎黎淮陰胸山為重鎮則益縮而南矣故曰又次若孫吳東失廣陵西失襄陽于魏又瑜肅相繼早並不得遂其入蜀之謀左右牽掣形格勢禁故軒蜀又臣魏軒魏又和蜀西曰建平西陵樂都巴邱為藩扞東曰皖城濡須鳩牛渚圻枳城為藩扞日夜兢二苟活四屯則曰徽淮

文選

十八

東之藩籬而建康單露失襄陽之屏蔽而上流空虛也若陳之曲意經畧淮北而旋得旋失兩淮之地盡入於周至曰長江為界一旦韓賀渡江無復可阻誰上流守狼尾公安荆門安蜀亦無及矣南唐未失江北之前與既失不甚遠曰馬高之據上流也故曰吳陳與南唐為最下然則曠觀乎七國之史冊其要官分戍豈不彰然顯白哉兵法云城地有所必爭城有所必守當夙夜曰為表裏首尾之勢臣嘗西起漢源東盡淮海中盡長江得所謂極衝凡幾次衝凡幾據圖說計曰為建康計者當設三輔五鎮五鎮之說宋張浚真德秀文天祥等亦約畧言之若三輔則近亦有言者而臣曰為當曰儼真

為一府輔和州為一輔安慶為一輔此真建康肘腋間
之要害可備非常援倉卒宜倣古漢馮翊扶風京兆之
制擇文臣之久習兵事者各督練五著一萬日守之何
謂五鎮曰頃史周部所謂文四鎮皆偏重于淮甸而不
詳又上流於兩淮設鎮太密於上流之要害太疎臣統
覽東南之全局謂當以淮東為一鎮淮西為一鎮荆州
為一鎮襄陽為一鎮成都為一鎮每鎮須強兵三萬人
統支郡之所有約每鎮五萬人則多寡得中戰守有餘
吳紀陟之言曰自西陵至江都五百里疆界雖遠
而險要又爭之地不過數四此猶未及蜀爾豈知江南
所恃曰為固者長江而四川為長江根本凡北人之并

文選

十九

南者大約先得四川故曰當以成都為一鎮毋謂其不
切于建康也若淮東則當建闔于淮安而曰徐揚之兵
翼其前後淮西則當建闔于鳳陽而曰廬州壽州之兵
壯其腹背全楚則當以九江武昌岳州漢陽之兵分統
於荆州而建闔于江陵西則當以承天鄖陽鄖黃之兵
分統于襄陽而建闔于櫛城五鎮既立則首尾連絡勢
如常山之蛇而既設三輔則建康有磐石之固所謂分
戍要害其全局之計如此況兵已漸民而川浙吳楚之
兵為天下勁兵處食已養兵而東南財賦自唐宋以來
無不倍出于西北昔項籍曰江東子弟橫行而西李陵
曰荆楚勁卒轉鬪塞北及我明威繼光又項曰義烏三

千人工城薊鎮頃四川石柱司秦良王曰一婦人將三
千人斬敵兵萬餘則南兵之強可知也東南財賦之饒
見諸全史者自唐肅宗始至汴梁而三倍其數至南宋
而加增幾十倍故章潢論南北曰但當北人畏南不當
南人畏北今兵食之出既在東南則東南之命縣諸要
宮縣諸守要害者然頃逆獻南犯三楚名城重鎮皆先
空國曰持賊於千里外豈兵之聲皆折而腹皆朽者耶
勢已至此萬不得已寬厚從事上自鎮撫下及有司凡
有汎地之責者須曰三科相約曰能戰則戰不能戰則
守不能守則死有自外于三科之外者殺無赦有死戰
曰守如劉錡之於順昌韓世忠之於儀真者爵上公有

文選

十

死守不下如臧質之于盱眙昌義之於鍾離能固守
于四十日之外者爵侯伯即不幸而城陷被執能如劉
思忌之甘為南鬼者亦議贈卹如是則威法行而守者
之心固守者之士出矣如是十丰先為不可勝曰持敵
之可勝而兵食厚集氣自百倍然後曰荆襄成都之甲
渡漢水而直取關中曰兩淮三輔之甲渡河直取宛洛
何賊不滅何警不報故曰固東南然後可曰據中原而
有西北也苟兵無十丰之教訓倉無十丰之生聚遽欲
經畧中原無乃使庾亮殷浩褚裒王元謨輩笑人乘後
車哉 徽曰改亭上此書於史閣部年甫弱冠後上未聞其
晉有加於此聖學不講英才與畏可惜也

履硯記

汪茗文 堯峰

宋人季青購得古端硯一于俞子無殊也所其形如履遂曰履硯顏其色既命四方諸名士作詩歌曰窳之履屬無殊命子為之記予問曰季青何曰好此硯也無殊曰此硯相沿為宋季物閱或四百載矣自開流入吳中凡更數姓而八于季青之室季青弱冠曰意氣自豪讀書善屬文則其得硯之古者而好之不亦宜乎予曰甚矣季青之憐二于古也雖然古之宜好者獨硯也乎執其見於器物者則有鐘彝鼎彝尊壺盤洗之屬見於翰墨者則有碑文石刻法書名畫近代士大夫遺蹟之屬是皆可謂古矣顧猶非其至也最上則莫如六經三史

文選

廿一

諸子百家與夫漢魏呂來迄於唐宋諸凡賢人君子大家名流之文章其好之也非區區一供耳目之玩而侈見聞之博也蓋得其鐘彝器皿則可曰考制度得其法書名畫則可曰怡性情得其經史子集諸書則可曰上鏡國家之盛衰興廢下觀人物之是非邪正淺深高下而采擇其嘉言善行曰為楷模而備當世之用其益視一硯不尤大哉夫古人之亡久矣一切風流餘韻注一散見於是數者之間雖其磨滅乎兵火零落乎山崖壘市而毀棄乎婦人孺子流俗之手殆不知其幾而雷傳人間者猶十而三四也特患夫有力不能好與好之而無力耳季青既年少有志而又力足曰副之益當遐收博

撫使是數者悉充枵於色中然後能極其所好而無憾也而其端則自履硯始若區區二曰此硯為古則季青之名其色也母乃局於一物而未之思耶吾知其必不然矣故為述前之說曰廣之

澈曰是一則真正玩物喪志注疏彼貴人金多身又爾爭買書畫不計錢者井可鑒矣

書沈通明事

汪茗文 堯峰

淮安沈通明字克志嘗為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巡撫田仰者素習明通之為人加禮遇焉至

文選

廿二

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遺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謀圍其居通明走入寢門飲酒殺斗裂桌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已去曰出大呼曰若輩不知沈將軍耶遂注去擬捕者皆遂逃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居蘇州變姓名賣卜曰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岩山祝髮為浮屠已須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大夫也美鬚髯曰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問曰曼叔襟此酸楚動聽一市皆曰為狂而彭公子錢其州人也素有聲

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
在徒步注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為彭巡撫乃大
喜吐實公授其子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
我其孰為魯家朱耶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
明縱飲甚懽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勇力聞嘗
與賊戰賊射之洞胸通明急拔去裂甲裳裹其創注逐
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
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
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為浮屠又名元奔劉吏
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
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士輩出如予所紀乙邦十三江天

文選

廿三

一及通明之屬率個儻非常之人意氣幹畧縱橫百出
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澗沒為予所不及聞而
不得載筆目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于明之
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
至於廟堂粉事之臣非淫邪多比即屬背委瑣懷絲靴
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擊若人之肘也必沒而加媒孽
焉及一旦債決潰裂接手無策則概誣天下曰乏中嗚
呼其真乏中也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為政此予所
目歎也

澈曰末一段言明之所呂亡其由也此豈惟前明彼
南渡君臣皆由之可嘆也已

弭盜策

陸隴其 三魚

古今弭盜之所無他治於既熾之後不若治於未熾之
先絕於既萌之日不若絕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
吾民耳民非樂為盜也衣食之不給賤役之不時禮義
之不知夫是日陷于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為盜之先
上之人有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于飢寒而無困於賤
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于其
始不於其著于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
弭盜也稷曰播穀契曰嗣倫者亦弭盜也司徒教稼穡
鄩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沒無過一
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于恒賦用其一

文選

廿四

緩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
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
唐虞三代所曰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曰其弭于未盜
之先有此具有三代曰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
教其民也所尚者定名也固非能安其民也所急者
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曰為盜賊無自而
有一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也
待其既起然後設兵曰禦之責官曰詰之勦曰威之撫
曰戢之申保甲曰防之嚴緝捕曰求之懲積習曰絕之
此數者非不可曰靖菴荷清澗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
之安其生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手故府史所載

鑿遂冀調張網李崇之徒其頭盜之功非不噴噴人口
然愚嘗鄙之曰為非盛並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
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黎
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為之所乎故愚曰為
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
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
捕不嚴積富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敷大可憂稅斂日增
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
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以一盜耳一方未靖
以一方耳若夫起于一盜而有不一盜之勢起于一
方而有不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

文選

廿五

化不可不敷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
民盡教曰師儒也但在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
貨利為輕廉恥為重則風俗之澹可計曰而俟矣稅斂
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
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
卒正供之額則憔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桑不可不
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歛也但使農夫紅女恒
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曰非時之役無加之曰非罪之
刑則汙萊之區自不令而翫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為盜
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佐不典者也所謂凡民罔非勸者
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已禦之可也官已詰之

可也或勦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富曰治之
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至為盜則在制之曰擇良欲官之
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曰督撫勦可施于渠魁而不
不可施于脇從撫可曰宥其生而不可濫曰恩申保甲
嚴緝捕懲積富可曰詰姦民而不可曰擾良民此謂于
既形之法也夫既有曰弭于未形之前須有曰弭于既
形之後而並不豈于唐虞人不躋于三代間里猶有經
林之警注來猶有暴客之窺未之前聞
詳明透快其陣綬恣合宣公眉山為一手斐然
洞悉本源文法亦不戾于古瘦石
不為高遠難行之論而三代良法美意無不具備是

文選

廿六

真經濟真學問子昂

明吳尚書傳

儲欣在陸

吳公諱中明字却常號左海歛篁南里人也母戴夢麟
曝曰驚而寤生公中萬麻所成進士授司理內陞南京
主事由刑部改禮部又改吏部文選署郎中是時天下
太平內庭逸豫蠹耗萬方殫農商賦稅之入不足給庚
子礦稅太監四出民不堪命矣楚奄陳奉激變武昌漢
陽巡撫支大可嘯嚆遮飾不曰寔告公憤憤抗疏曰臣
聞盤磐石之勢壞于土崩土崩之危由于壅蔽今觀楚
奄楚撫所為此壅蔽之象土崩之階也因具列奉受命
出都之狀與輟言搜礦縱黨入內逼辱婦女之形大可

告一漏十布曰陛下不可不究察又曰陛下曰為礦稅所入有神國用乎無論飽私橐入剩餘所入有幾而即所入之數會目十分半呂助浮費半呂市珠寶用者既如泥沙積者項同朽楮而天下百姓怨氣滿腹奈奈何陛下又言民猶北也水能覆舟陛下席祖宗全盛此業百姓感二百丰深仁厚澤沐浴休養之恩凡有誅求竭廢效命然已有賣田宅鬻男女呂應者率此呂注財匱民窮家無可賣之田宅身無未鬻之男女饑寒切膚而誅求未厭當此之時所謂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有其民哉末又曰方今阻撓之例至嚴大臣諫臣相繼棄斥臣謂陛下棄其身用其言諸臣雖退伏獻亦猶得

文選

廿七

獲持盛明沒齒無憾若盡反其言亂政亟行禍變得位軒榘得借呂為胥諸臣且橫羅鋒鏑首領不保而我祖宗之神靈大明郊壇社稷之血食尚忍言執疏入留中寢不發鈔然其子孫在在緒錄呂傳于後余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公屢忤人直聲震天下少讀書慕張益州垂崖之為人也居官執法所至有威風由吏部轉河南提學再轉至薊州兵備陞陝西布政蒞廣西巡撫政績皆可言獨兵備薊門為尤著薊門故雄鎮也歲費兵糧五十餘萬諸將腹削賄玩饋遺文吏極豐酒食逮嬉戲色之奉甲天下由是戶多虛籍其寔者貧苦不能自存貢賞之歲州縣派民田呂給民多逃亡田瘠不耕

兵民文困公深目為憂始至却饋遺禁宴會革私派捋校有司稍自斂戢公上書政府治大捋臨敵畏縮者一人削游擊會焚者一人籍其產然後所屬文武人人震懼惟公令是沒著邊牆築障堡菜蕪之田及邊土廣墾可藝植者募民力耕鋤犁相望勤開道探寬恤驛通兵民大謹戴公如父庚戌神宗不豫京師喧傳鄭氏招集醜類欲為變大臣使人告公俾整飭衛兵朝鼓夕至公密語其人曰呼吸之間嫌疑之際爭在毫髮焉用外兵就今朝發夕至亦須仇非定變矣上疾尋愈所傳皆浮言公慮大專有定識如此萬厯四十四年起公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明年薨于位公痛疾門戶嘗謂今士

文選

廿八

大夫分曹血戰岐途之內復有岐途伊于胡底耶獨居深念咄咄不休家人竊笑之然明之天下卒亡于門戶如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麻官十二而家無半畝之宮囊無千金之蓄薨於位須同官所致賻襚歛而歸此人情所極難而在公猶非其至者豈不賢哉天子愍公之薨贈戶部尚書賜全祭墓不為例公子四人賜王公冢孫也諸孫中賢而能文章者曰文玉論曰余讀公學璫疏嘉其直聞公捐館後家無餘財服其清然當是時東林浙黨之論方起天子經歲不視朝公獨憂之每念不置是則曰清曰直恐未足概公之為人明也天下若潰離決裂於懷宗而養毒在神宗之

班誠得良醫一二執本塞源詎曰小補惜當時無巨大
任屬公者亦公亦享年不亦弗究於大位疾彌留息如
線忽呼曰臣已矣奈天下事何蓋其事君如此悲夫
澈曰勝國萬曆昔尚書此疏已言財匱民窮家無可
賣之田宅身無未粥之男力蓋不必獻闕二賦之交
相為瘡而社決屋矣然則君天下者可不藏富於百
姓邪若曰音民且多取之且濟吾欲斯誨勉哉

鈔古文載序

青門

余聞之先儒曰文者載道之器故文非道不立道非文
不行多曰觀乎人文曰化成天下孔子曰文不在茲乎
是文之載極惟唐虞三代六經之文足且當之自聖人

文選

廿九

沒莊列申輅者流露出並作乃各倡其曲說為一家言
蓋文與道離矣漢承秦煨燼之餘掇拾補綴六藝蔚然
復興董仲舒賈誼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最為爾
雅自是文靡于六朝韓愈振之文亡于五代歐陽脩蘇
氏父子振之之數公者其慨然自號於一丘莫不歛原
本道術追詩書六藝之遺顧於道猶或離而或合也夫
三代以前文之盛衰在上兩漢以後文之盛衰在下文
之用在上則文與道合而其文極盛而不可加文之用
在下則文與道離危危合亦其文亦多駁而少醇非獨
人事蓋有運會焉是故其道則君臣父子禮樂政刑其
文則如曰星如河岳者六經四子之文是也其于道或

醜駁參而其文足自名其家者遷固韓愈且下數十家
之文是也其文嶮峭魁偉駁也耳目亦于道注二支
離而叛去者莊列諸子之文是也若夫知乎道而喜乎
文者宋儒語錄之文是也脩詞者病剽設理者病偽而
文與道兩失之者宋文是也謂之無文可也子友
賀天山志慕古彙抄史漢唐宋諸名家文若干卷名曰
古文載屬子序子且為賀子所抄離于道與合于道者
皆在焉是醜駁參者也夫合者當思其所且合離者當
究其所且離而一折衷于六經之旨然後醜者可為吾
法駁者可為吾用而學者讀之可斲其由文且適于
道也予故推其大指序之首簡云

文選

卅

澈曰其譚文也中

與魏矧子論文書

某頓首矧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
法綦儉獨疑於文章之源尚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
多耶抑有所秘也僕于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
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
也聖賢之文且載道學者之文蘄弗畔道故學文者必
先濬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
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于治經愚意欲畫
且歲月多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且漸而及不必屑二
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且驗其

癘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曰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
乃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
子自莊列荀揚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
王而外或畧加節抄可備採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
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
故其氣盛者其文暢曰醇其氣舒者其文疏曰達其氣
矜者其文礪曰紕其氣慝者其文詘曰矜其氣撓者其
文剽曰瑕是故涵泳道德之塗蓄奮六藝之圃曰充吾
氣也泊乎烹營浩乎自得曰舒吾氣也植穀氣急標榜
矜吾氣者也投賢干謁蠅附蠃營而吾氣者也應酬輟
輟訣墓攫金撻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曰潛

文選

廿一

文之源也至于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
曰叙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
忌肆雕刻者忌假探賾者忌詭敷演者忌俗是謂定格
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
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縱橫馳騫變
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
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為不變者不在史不班范不
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叔也吾得其所為至變者即左
史即班范即韓柳歐蘇而不可譽其襲也二者所曰究
文之法也是故不濬其源而言文辭之揚蹄浴之波者
不識渤澥之廣炫螢尾之照者不睹日月之明幾文之

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驟新羈之駟而馳其
衝轡操匠郢之斤而斲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
此說藏胸中久與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譁笑惟先生為
當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論尚有所秘也輒敢竭其愚
陋冀相叩質雖然僕僅能言之可僕才氣蹇劣又答人
事誰心斲其至是力不能赴歲月荏苒遂無成亦何
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申基射楊葉于百步之外不失
一焉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洞胸貫札此其于藝至精也
而支離嬰攘臂其旁設縱送之法刺二不休試令之操
弓挾矢則捫指退矣僕論文大類是唯先生進而教之
澈曰是篇可勿學文之門也

文選

廿二

閩典史傳
閩典史者名應元字顯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
為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為通州人應元起棧
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
盜百艘張帆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
邑丞簿選懷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躍出躍馬大呼
於市曰好男子汝殺我親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
無械應元又馳竹竿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
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元往來馳射
發一矢輒墮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
曰欽依都司掌徵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

後汗北故事色人呂為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
主簿而陳明選代為尉應元呂母病未汗亦會國變挈
家僑居色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本朝定
鼎改元二年吳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宏光
帝尋被執分遣員勒及他將畧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
降或走或閉門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
旬日自京口呂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百數而江陰
呂彈丸下色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
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呂聞六月朔懸明太祖
御容明倫堂率眾拜且哭士民蟻聚者萬人欲奉新尉
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

文選

卅三

君來乃夜馳騎注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
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
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
餐已乃發箭矢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
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全出粟赫帛布及他物者聽
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全捐者麇集於是圍城
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
千萬緡粟麥荳萬石他酒醕鹽鐵器薑稱是已乃分城
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
應元自守北門仍撥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六
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圍圍數十重弓印

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
眾乃架大礮擊城垣眾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
鉅護之取空棺實目土障墮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
入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
應元乘月黑束藁為人人竿一燈立陣隙間而城兵士
伏垣內擊鼓呼噪若將蹙城所營大軍驚去發如雨
比曉獲去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
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
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為我語閻君欲相
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
昌伯降卒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

文選

卅四

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可尚知大義
將軍壯士分茅為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為敵前驅
何面目見吾色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
黑鬚鬚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寬然
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為裹創死者厚棺殮酌醢而
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吐
毒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
士心樂為之死先是貝勒統兵略地蘇松者既連破大
郡濟師來攻而縛兩降將跪城下涕泗說降涕泗交頤
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為又遣人諭
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即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

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會攜具
豈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
歌之歌聲與刁斗殆吹殼相應竟三夜羅貝勒既現和
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墮死士鎧冑皆鏽鐵刀斧及之
殼鏗然鋒口為缺礮殼激晝夜百里內地為之震城中
死傷日積巷哭殼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且日
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崩
大軍後烟烟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
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百千數再寇門三開不得出應
元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項而劉良佐令軍中必
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

文選

廿八

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
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脰二折踣地日暮擁至柩
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窸然應元
死凡攻守八十一日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
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
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
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
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下或曰闔門投火死
論曰尚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
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跣犬吠堯隣女詈人彼固各為
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二談閩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

五十車後友人家見黃晞所為死守孤城狀乃據其事
而傳之激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二
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昌晉師廟堂為知人矣噫

湯中丞雜記

馮景少渠

子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庵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
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曰言公在任皆某親見其
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曰給惟
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鷄公愕問曰吾至吳未
曾食鷄誰市鷄者者手僕叩頭曰公子公怒文召公子

文選

廿六

跪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鷄賤如河南耶汝思鷄
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任百事者哉并管其僕
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饒遺惟製屏為壽公辭焉
啟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曰入而返其屏及內擢詹
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眾市三日各繪像目祀去
之曰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焚蕪香咸來會送民共闔
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吾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
民皆羅拜涕泣良久乃得行微簾數肩不增一物于簾
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左道諸公曰吳中價廉故
市之然類累馬力嗚呼清興呂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
宋季及知杭州在郡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布白

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幾遠矣宜其可曰媿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曰

備異曰史官之闕

寥二瑣屑數事明二點綴具見全身原評

原人上

方苞望溪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董子曰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非于聖人賢人徵之于塗之人徵之也非于塗之人徵之于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曰謂聖人賢人為入子而能盡其道于親也為人臣而能盡其道于君也而比俗之人狗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為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

天選

廿七

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為也而有或許之則怍於色終于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及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克劬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為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劬之為子燦之為臣未嘗不明于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于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為有加惟動于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為可反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此明于天性豈能自反于人道哉

原入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丰其民繁祀老壽恒數百丰不見兵革雖更姓改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賴先王之遺澤曰相維持會盟討伐戮辭執禮且其時戰必曰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以特書曰為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丰無數十丰而無小變百丰二百丰而不一馴至于大亂者兵禍以連動數十百丰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曰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曰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

文選

廿八

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執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弒之人列為侯王暴註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入之道既無曰自別於禽獸而為天所絕故不頂曰人道詩之草雜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曰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丰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入之道幾無曰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曰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于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

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百失
所受而不自知其失而不為之所其積也遂足且干
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召俾于天地也歟

激曰望溪生平欲為布帛菽粟之文愚謂若二
篇寒者可衣飢者可食也

書汪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興其時非無姦險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
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自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
國之將亡姦險陰賊之臣必巧遺機會自當主心而賢
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自敗之若是者豈人之所
能為哉汪陽王僉事徵當明崇正朝自邊中由司理擢

文選

廿九

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
三月間懷宗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即慕諸
葛武侯八陣圖做木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家
居見流賊猖獗倡築魯橋城曰保溼原鄉人賴之曩令
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克弁無逆煽亂
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遂晤持國論者不信罪
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為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
著也孫高陽久鎮邊關功在社稷而廢棄八率卒使城
破巷陣戰鬪門就死其所遇乃恭憂勤恭儉之君親見
其困于逆關又賴其力以收畿疆紓國難而終奪于姦
險豈非天哉少師為諸生時即徒步麻諸邊曰天下益

己任蓋其始也不召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
召事任之不屬而讓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為匹而不
聽命于天者夫

激曰呂明之亡歸于天命可謂善言天者必有驗
於人也

書潘允慎家傳後

卒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寧諸生
潘允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
兄於燔薪匝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
古異君未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眾非有離心也無
食無兵城墮地圯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

文選

四十

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廟哭
巷戰戶號人厲併命于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
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懷宗
愍帝嗣位而累進之忠良已盡于逆關之斷喪矣其未
罹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象昇孫雁門諸公頂危死於
奸僉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溫體仁得君呂後凡內服大
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奸欺庸鄙忍心之
人也社稷之頃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召關其慮而多
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激武夫則無小無大
皆痛心于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召養賊脅上為
自安之計是呂人主孤立于上蒸黎糜沸于下土崩魚

燭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
悉于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鑿使嗜軒
人之疾味且至于敗國隕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
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澈曰此一幅亡國圖也宜身無逸篇並揭政事堂一
取為戒一取為法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古之為文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于爵位之相失
患難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
後時注還而徒視曰眾人舒君子辰者勵暇之友亦余
所善也雍匹丙午子辰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疾因治

文選

四一

其與自抄冬涉三月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曰
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眾目為疑曰吾二親皆近六
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何噫勵暇之情人之情
也然吾未見人之數三然也叩其所學則誦易詩書治
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非矣嗚呼其前行蓋基于
此乎因與考三禮而講曰所聞其家事畢曰未竟余說
留者頃數月庚戌九月將寧親于宿遷乃丙告之曰君
子之為學也將曰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若曰載
籍自潤澤而號為文儒則秦漢曰降始有之是謂好文
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其事必始于慎獨而終于獨
立不懼遊世無問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疎節也繼

自今其事乃曰起而蹈之益難子注矣繼自今不學之
友曰誑誘于外而妻子交訐於中吾懼子之有基而覆
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白
隨其力也

澈曰粹然儒者之文

國朝古文選

原教

楊堂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循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教莫古於唐虞其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也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叙述三代之教謂設為庠序學校教之皆所目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然則舍五達道去人倫無所謂教也魯論稱子曰四教文行忠信文者務五倫之禮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目親義序別信之實心而修其禮踐其事也周禮大司徒曰鄉三物教萬

文選

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即中庸之知仁勇所目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孝即父子友即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婣者夫婦之黨任卹者朋友之交其教也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目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其教述詳教之目何曰漁為教之目耨為教之目懋遷交易為教之目衣冠為教之目升楮為服牛乘馬為斷不為杵掘地為曰為教之目重門擊柝目待暴客弧去此利曰威天下焉教之目上棟下宇焉教之目葬曰封曰樹喪期有數為教之目書契百官治萬民察為其

文選

為教甚繁而總其藝之槩則曰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綴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自二帝三王曰來莫之或易也沿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教為儒而又有異端邪說與儒者之道分行畸立而多為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主于上佐之師者即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道于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于士矣儒者士之別稱不夫皆能為聖人者也

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二行出于漢不必定為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猶不曰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曰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為儒墨者夷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而儒之名于是乎乃立楊氏為我墨氏蕪愛未嘗遺棄五倫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于無父無君孟子曰其有害于人倫也故辭而闢之至於後世乃有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八外之教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氣也日月口

鼻四肢者形也。曰理宰神。曰神運氣。曰氣運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則靜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物之擾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人。而不顧也。極其靜之明。可曰彰往。察來而動。則昏道之道。專致其氣而已。知有氣。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損吾氣。故清淨無為。雖遺棄五倫之事。而不顧也。極其專之用。可曰卻病。運事而勞。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與于家國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無與于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韓子欲塞而此。則孟子放距之說也。歐陽子欲修其本。曰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說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此。

文選

三

也。彼不塞而吾之教無不流也。彼不此而吾之教無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曰勝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本在而無不可。曰勝之也。何也。吾儒之教。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修五達道之教也。聖人之教。而有一曰不流。不流不修焉。則不足。曰為聖何也。無君臣焉。則強凌弱。眾暴寡。而天下亂矣。無父子夫婦焉。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有父子夫婦。自不能無兄弟朋友。則亦彼之所不能無也。是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于天地。何必取彼二氏者。塞而此。而後流。且行。執或謂聖人之教。後並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則從彼者。眾烏在其能必勝也。曰本固未嘗不修也。後

世之修之。雖實心寔政。亦與時為盛衰。然未有舍五倫之說。而可曰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日而不修也。本無日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遵。而勝不勝不足道矣。子殺二氏之眾。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即儒者也。承流宣化于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即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即儒者也。耕且斂者。農也。即儒者也。懋遷有無。執藝事。曰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即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即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達道。而為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蓋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亦為能為

文選

四

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也。原命
激曰通論
人所不能為。聖賢者。病在信命不及。曰利為可趨。害為可避也。利害之心。勝則雖天性之良。聖人之訓。不足。曰以其趨避之妄。而終身于皇皇戚戚之中。且人之所。曰不能為。聖賢者。又病在過于信命。曰為命既有定。修德未必獲福。為惡未必獲禍也。弱者任運無為。如無舵之舟。而聽其所之。強者如橫流之水。東潰西決。而莫可防遏。弱者欲其自強為善。而不能強者欲其回心嚮道。

而亦不能也是故古來惟成德之士安于義而不必言命而欲與窮于嗜慾之人言學則必使之信命知趨避之無用乃可與從事于聖賢之塗曰復其良心大雅所謂無畔援無畝羨而後可登于道岸也又必使之不專于信命知惠迪之必吉攷逆之必凶然後可曰督其善心而禁其逸志孟子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顧命之所曰為命未能使之深知則亦未能深信之焉命之說有二有有定之命有無定之命有定之命係之而已無定之命立之而已故君子有俟命之學有立命之學何謂有定之命天曰陰陽之氣化生萬物而人為最靈物之命不足論也于人手驗之凡氣有消必有長也

各選

五

有生必有息也消長生息互為乘除故人之所值有盛必有衰也有衰必有盛也當其盛不能遽使之衰故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當其衰不能遽使之盛故曰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此命之有定者也何謂無定之命天生人也自有是氣又有是理氣有消長理無消長氣有生息理無生息盛者不遽就衰而君子不敢不憂其盛衰者不遽復盛而君子必有以救其衰也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之無定者也有定之命有四曰天下之命曰一國之命曰一家之命曰一身之命天下之盛也禹湯文武曰致治其衰也孔子孟子莫能救此國之盛也齊桓晉文曰此曰霸其衰也公儀子為相子

柳子思為臣魯之削滋甚家之盛也父位而子迷其衰也反是身之盛也道之捋行也其衰道之捋廢也此四者命有定而君子俟之莫敢怨尤焉無定之命亦有四秦併六國天下盛矣而仁義不施則二並而亡周轍東遷天下衰矣而文武成康積德累仁則數過其歷吳夫差越力踐國盛矣務力則枝城魯衛之國積衰而魯秉周禮衛多君子雖衰而久存羈旅之臣五班其昌家雖衰可曰盛也樂卻之族降在卑隸家雖盛不難衰也其在身也亦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也此四者命無定而君子立之論理不論氣故謂性不謂命也或謂君相造命國與天下大權在焉宜可曰立命

各選

六

若士大夫一身一家之微思理不勝氣則命亦未易立嘗見為善者未必獲福為惡者未必獲禍則立命之說未可恃與曰此皆僅見未定之命而未嘗究觀其所積也積之道國與天下固然而身家其易見者也易傳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蓋小善小惡不足曰轉移氣數必積焉而後命可轉也就一身言或曰捋降大任而困阨之曰動其心悉其性增益其所不能或曰其惡方茂則益其疾而奪之曰鑿蓋皆未定之命也就一家言則固有餘慶餘殃所及非僅一人之所致者昔藥武子治晉國人思之如甘棠之思召公故其子桓子

貪欲無藝宜及于難而賴武也德曰沒其身及懷子改
桓之行修武之德宜可曰免而罹桓之難曰亡于楚蓋
皆家所積使然可烏有不可立之命哉是故有定之命
則居易曰保之所曰息怨尤無定之命則修身曰立之
所曰扶人極也今之人徒知命之有定曰曰放達任運
為俟命不知有立命之學固自棄其可求之福而無異
于不靈之物其或不知命之有定又務修德積善曰
立命徒欲曰詎力趨利而避害曰求非分之福此行險
墮倖之小人斷無得福之理或其命本豐倖而得福而
多此詎力其本心已失禍且旋至此如飲鴆酒曰救渴
餐毒脯曰救饑卒于身名俱滅則尤為學之士所當深

文選

七

懲而切戒之者也

激曰說命透闢如暗室得燈熱之窮可曰自立達可曰

治天下國家矣

說文一首贈立夫

茅皇來 鍾斐

詩與文之曰就衰且薄也蓋自有專攻為詩與文者始
至古之時無有曰詩文為教與學者也漢時如下帷講
誦設絳帳為諸生說經要不過讀書是務讀書之功既
至則隨其材質之高下淺深而皆必有所獨得得之于
心斯應之于手于是乎信口吟咏而自然合節焉率臆
抒寫而自然成章焉其有不能不強使為苟其間見廣
博學問淵深雖無著述要不容其為通儒也蓋自幼曰

詩文為教與學者未嘗有也此在魏晉後學者猶然故
其時凡所著述留傳至今者猶注二曰質寔勝而壯瀟
後世所可及也自唐曰來國家曰詩文取士而學者始
專務記覽為詞章曰售有司父兄曰是為教子弟曰是
為學凡其所曰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而矻二曰窮事者
無非欲曰供吾賦詩作文之用而已然則苟有可曰不
火讀書而工為詩與文者焉則彼且謂二然自曰為得
計而爭趨之恐不及矣夫曰王勃李賀輩之天才穎異
應口成文識者猶曰為壯遠大之器况手持不逮之資
而強迫力取俛二一第曰為榮此宋人閔其苗之不長
而助之也術也蓋不待其子之趨視而已知其無不槁

文選

八

矣然而天下但見其長之速也而于其手競相慕效不
務實學惟獵浮華曰苟簡為便利之門曰揣摩為必得
之道曰帖涂記紛紛交作後之人踵而甚焉不可紀極
所曰痼蔽學者之心智塗塞斯人之耳目所為教與學
者如此至于上之人之取之也辨高下于一日之短長
定優劣于一夫之棄取剽竊字句曰相誇耀不覈底蘊
曰驗生平得之者自負為秘巧失之者輒笑為無能而
天下之人靡然效風竭其心思材力曰退遜時好曲避
忌諱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莫得其所歸也是故
講求所曰為詩與文之法者至唐而加詳而要之詩與
文之曰就衰且薄也亦寔自唐而積漸使然也夫溝壑

畝繪為備早潦也縱橫深廣皆有寸尺其法度可謂精
密然自商鞅開阡陌其迹蕩焉無存亦不聞曰此遂歲
有旱潦患使民不得耕耨也然則雖古聖王良法而苟
非出于天地自然之勢其事且不可言久何則曰其有
所為而為也有所為而為者非所謂原泉混二不舍者
也夫為作詩與文而始務讀書何曰異于是豈若江淮
河漢之不可得而變也善乎胡宏氏之言曰學欲博不
欲雜守欲約不欲陋噫為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著書
其書未有不雜且陋者也為欲供賦詩作文之用而讀
書其讀未有不雜且陋者也天理人欲之辨二此于此
三豈獨關讀書與夫賦詩作文之得失而已然則此也

文選

九

有志于學者亦惟去其有所為之意而後可與語于古
王君立夫故吾鄉篤學好古士也予素聞其名未得見
于任邱見之相聚幾一月每談輒終日不足曰燭繼
之蓋言多至不可記憶王君請予撮其大旨書之曰附
古人請贈與處之義予謝不敢而重違其請姑據所見
書之如右亦曰相云爾雖然韓文公不云乎微足下
無言發吾之狂言雍三十一年十二月辛酉歸安具求
山人茅星來書
激曰說文之原也燃犀牛渚靈蠢畢見
論作縣數則
舜典言恤刑久先曰欽哉欽哉蘇公之為司寇亦惟是

式敬由獄而曰刑一篇之中凡言敬者七可見敬為居
官之本而恤刑之道無出于此也予往來諸州縣間見
幕中司刑名者率意批判不假思索放下筆墨非謂謹
即賭博而政事反若為餘事者然夫此輩素無學識一
旦當民命重任盡心竭力猶恐不逮而又加曰特戲之
心胸粗浮之識見其何曰堪之彼居官者恬不為意方
且亦與之為諧謔亦與之為賭博事至當前倉皇猝應
心忙意亂不知所為予每見之輒為心惻賢者于此當
痛加禁絕蓋不賭博不諧謔則無所分心自然專于所
事語曰用志不紛乃凝于神又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不可不加之意也

文選

十

凡詞訟涉兄弟親戚便當委曲勸諭使歸和好若曰官
法治之勝負一分仇怨便成後雖欲和好而有所不能
矣然今居官者動云息訟安民於是曰不准詞訟為得
計則又不可蓋如此則含冤負屈不得伸理令強者愈
橫弱者受虧爭訟愈多矣昔嘗有賢令於民之爭訟各
至案前委曲曉諭使知爭訟為害和好為利且曰爾歸
自思如果有冤必不可忍者明日復來我當為汝申理
後不復來矣蓋爭訟不過一時之氣二過即平其有必
不能平者俟其再來然後為之申理蓋即於准詞訟之
中寓息訟安民之意斯得之矣
催科自不可免然當量其有所入而後可曰責之曰所

出夫所入亦自不同矣士子曰教授之所入曰為出商賈曰貿易之所入曰為出其傭工度曰者亦即曰傭工此所入曰為出而又四方之風氣不齊人事之登晚亦異所當一一體貼使窮民省一錢之費便為窮民留一錢之用若徒拘二八月開徵之例不問民之有所入與否而勒限追比悍吏下鄉如盜賊之白晝劫人而豈暇顧人之死活哉民畏其威含怒隱忍惟命是聽蓋有開費什倍于正供者矣於是苛令吾賦可完蹈湯赴火無所顧慮遂有輕棄其田廬賤鬻其器用賣男賣女不暇愛惜追後少有所入而已棄者不可曰復得已賣者不可曰復完惟有哭泣痛恨而已然則何如少需時日

文選

十一

使民有所入而後責之曰所出也為勝也是宜于開徵之時照例設櫃如有力能完納者不拘多寡陸續完納聽設民使其有力未能完納者須令預先稟明曰某事故須寬限至某月日完納如期不完然後催之則催科皆所曰撫字矣蓋二三月開証設櫃所謂津設大法也量其有所入而後責之曰所出者所謂禮順人情也凡色有失賢墳墓及祠宇必修葺此其後人有可成就者必隨其村器曰曲為成就之若有敗類不可化誨者須時三戒飭弗使誤隔法網總須少加優待與他子民不同

凡吏民未經杖責者小有過犯不可輕加箠杖惟當嚴

加訓飭曰警其將來使知所懲創而已總之凡族號施令須有至誠惻怛之意自然使人感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署中用人最為緊要其嚴官時波累此人自不可不少有曰酌之然只可備曰銀錢不可假曰事權蓋此輩無大識見一旦權柄入手倚勢作威無所不為一經破敗雖欲保全有不可得者是適所曰害之也

凡事上官須如父兄待同官須如弟兄撫百姓須如子弟誠意懇至雖遇克暴未有不感動者百姓有見不到處一一與之作主不使有失足上官及同官有見不到處一一與之爭辨不令有過舉上下交孚然後可曰有

文選

十二

為又不可曰不知也
胥役乃民之蠹一寬縱則無所不為而民受其害官嚴而設此壞矣故不可不時加約束使之有所畏而不敢肆然後曰善言教導之擇其中仁厚少有信義者信任之而其頑梗不可化誨者懲治之賞罰嚴明威畏無到彼亦有人心者豈不可翻然改悔耶
凡官吏有不悅于民二向上官訴之此亦民情之所常有者被訴者亟宜自反不得因此遂謂民之無良也周禮太僕之路鼓司寇及朝士之肺石皆曰達民之情使無有壅蔽宋制凡有冤欲上達者先經鼓院進狀或為所抑則詣檢院然則古人三欲導之使訴可豈可反禁

此使不得訴耶不然則一任州縣官之胡作胡為而莫
之控告焉何用更有道府目上官耶今每見有訴州縣
官吏者輒曰告官告吏罪之甚者即族與本州縣自己
鞠訊而州縣官吏遂借目洩其積怒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此皆不讀書不明理之故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
智今不知自反而徒曰罪人過矣宋穀城令狄粟曰訟
田誤斷為民所訴被勘已而縣籍強壯為兵有告訟田
之民隱丁曰規避者粟笑曰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
愧也其敢扶此而報曰罪耶縣民由是服悅如此大度
然後不愧為民父母官矣

又選

十三

學況呂素未嘗學之人而一旦策名仕籍顧不稍二留
心典籍其何目知居官服物之道耶凡讀書須要切己
如今為州縣一退堂得暇便須將古來循良如魯恭卓
茂劉矩劉曠諸夫哲所曰愛養斯民者細二觀玩自有
一番觸發處學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而民亦受一分
之賜司馬文正公通鑑朱文公綱目裨益治道置在案
頭不時繙閱多少受益矣蓋升堂視事退堂觀書二者
循環所謂仕學相資也

宜激曰右數則可作縣譜凡州邑長人可手一編

此對不世種不足與道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此對不世種不足與道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也非然則孟子宜汲二焉惟曰君心為急務也
可知矣顧其告齊梁諸君注二就用人行政言之而及
正心誠意者絕鮮何也蓋當是時民之困極矣所謂父
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救死而恐不贖者遍天下皆
是也民之生于其時者何不幸也孟子曰謂其病在為
人主者欲專天下之利而不使天下之人得少有其利
倉廩實矣而猶極所曰實之凡有可曰實我倉廩者無
所不至焉府庫充矣而猶極所曰充之凡有可曰充我
府庫者無所不至焉於是學校廢而士無所歸賦斂急
而民失其業關市之征重而百物湧貴是士農工商皆
病而內多怨女外多曠夫陰陽不和曰至水旱交作孟

又選

十四

子曰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蓋特就平陸一邑
之民言之而離散之多已如此則當日全齊之民蓋可
知也而當日天下之民亦舉可知也民何不幸而生于
此時也夫彼豈不知室家完聚之為樂哉又豈欲去墓
墳離父母妻子而羈棲異鄉哉而上之人且曰爾胡不
歸也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使其安于鄉里焉而其父
子兄弟相率而為溝中之瘠也固已久矣自古最苦者
亂離孰若此之不亂而離者為倍可憐也嗟二滔二皆
是去將焉往此邦不穀轉而之他吾不知飄流更復何
極矣故曰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當斯時也怨
氣積于下乖氣應于上安得有樂歲哉其所謂樂歲者

蓋不過不至如所稱大無麥禾耳而其君若臣已交相慶幸曰樂歲矣孰知夫民心轉愈苦而有不得自達于君上者執夫凶年之苦人所共諒也樂歲之苦乃民所自知也惟為民所自知而人不得而諒之斯其苦迺更甚于凶年矣然則樂歲亦幾不免有死亡之憂一遇凶年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其何日堪之則甚矣民之生于其時者不幸也孟子于是不能與之言誠意言正心言修身齊家而取二日用人行政為齊梁諸君言之其言行政也注二于養詳而於教畧非畧教也謂民不得其所養而無所施吾教也其言用人也獨於闢土地充府庫曰富其君者痛斥之蓋君之心雖甚好利而臣

文選 卷之六

苟有廷旁導之曰臣者則猶知顧忌其流毒未必如此其甚也其對梁襄王有云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夫為人牧而豈有嗜殺人者人即甚不仁當不至此然而孟子云然者蓋所謂嗜殺人者固非必曰操刃而刺于人之腹中也但使長國家而務財用使天下之利盡為一人之所有而無遺利焉而天下之人固已斃矣且夫白起坑長平降卒四十餘萬流血成川沸穀若雷識者謂其後杜郵之禍蓋好殺所致然亦不過死四十餘萬人而已蓋猶可數而計也惟人君好利之心一動而為之臣者為之畫策以綱天下之利其不至盡天下之人而死此不豈以四十餘萬而已是故殺

人之事不一而要如聚斂為甚也大學論平天下獨于此痛切言之蓋以其禍有甚大而害民為最烈也夫當時之君豈誠讐視天下而必欲竭其脂膏以困苦吾百姓為哉蓋亦欲聚天下之財以為吾子孫萬世之業耳然而六國聚此之所積聚為秦所有秦累世之所積聚為漢所有漢濟之曰寬仁大度而使天下之人皆各安其居各樂其業於是四海歸心享國長久然則彼六國及秦之君臣所以日夜計議以聚天下之財而欲以為子孫萬世之業者適曰欲天下之怨曰為漢氏張政施仁之資而已矣彼六國及秦之君臣何其愚哉漢呂後其最號寬大得民心者推唐與宋明而宋西北皆隣強

文選 卷之十六

寇歲輸金帛億萬猶時入犯邊又遇郊賞脅優渥至致仕官皆給半俸蓋其用度頗廣而其時田賦猶極輕地雜稅亦少則未至若後世所取此多也然其亡也猶有餘財為元所有元祖使后視之后不視曰吾恐子孫不能守亦如宋也為我有也賢哉后也其識鑒遠矣然則人君亦憂德之不足有多財何為乎
激曰聖賢惡言利非惡利也惡其為害也故子曰放於利而門多怨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本此立論暢發孟子何必曰利之旨
是古今人主第一藥石
近思錄集註後序

近思錄集註既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
援據之不憚煩為曰此以愚註之所曰作也自宋史分
道學儒林為二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注二但求其身
心性命之間而不復曰通經學古為事於是波稍二知
究心學古者輒用是為詬病曰謂道學之說與而經學
寔激噫何其言之甚歟夫道者所曰為儒之具也而學
也者所曰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
不可以為儒而不通知古今則不可曰言學夫經其本
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
離而二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為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
者夫六經皆文章也其異同疑曰為之博考而詳辨之

文選 十七

即訓詁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
曰不曰文章辭不曰辭害意曰意誠志是為得之非儒
者之訓詁乎然則文章也訓詁也而儒之所曰為儒者
要未始不存乎其間然而伊川且欲別儒于文章訓
詁之外者何也蓋謂求儒者之道于文章訓詁中則可
而欲曰文章訓詁盡儒者之道則不可其本末先後之
間固有辨也奈之何進訓詁章句之學于儒林而反別
道學于儒之外其無識可謂甚也夫道學與政術判為
二事橫渠猶病之况離道學于儒而二之耶其矣其蔽
也蓋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
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曰平百貨之長短輕

重者也微權度則貨之長短輕重不見而非百貨所聚
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矣故愚嘗竊曰謂欲求程朱
之學者其必自鄭孔諸傳疏始愚故於是編備著漢唐
諸家之說曰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波空疎實學
者無得曰藉口焉

遊唐氏瘳園記

予為兒童時每于佳時令節隨長者遊唐氏之園亭怪
石文錯奇卉列蔭高樓聳其南清池流其北予時尚小
未能盡領其勝然已頗識其為里中第一勝境矣長者
為予言唐氏有臨水翁者竭畢生之力曰為此園所費
殆不啻億萬計于今幾已百幸矣噫豈非當明之季物

文選 十八

力有餘志得意滿而為此耶後予稍長知讀書為學銳
意欲追古人而與之並而苦于質之遲鈍雖專心致志
猶恐弗逮而敢復從事遊觀曰玩帽時曰為自是遂不
復至唐氏之園矣歲丙申余讀書園義僧舍去唐氏園
不數步每出入輒望見荒烟零落而向之所見為怪石
奇卉與夫陂池臺榭之勝何處然其無復有存也竊不
勝驚嘆曰復至其地為徘徊良久蓋三十餘年之間而
升沈變遷遂已如此萬物之無常而人事之不可知也
予於是重有感焉夫天下可為之事甚多而恒苦于力
之不足力足矣而不知所曰用之甚且曰有用之力費
之於無用如唐氏之為園比者比二皆是也假使當時

目築園亭之費建為義莊則一族之人享之矣建為社倉則一鄉之人享之矣夫既為一族一鄉之公有則雖有子孫欲取而廢之亦孰得而廢之哉予之所曰嘆也

答金震方問津例書

公曰夫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屢事探訪殷二枝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畧記先君子之言曰舊津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津之已改者宜存新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為津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朝所定大清律尤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津文未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以在疎節濶目使人比引之餘時得其意于言外蓋人

文選

十九

之情偽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為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為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領設數萬條成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傀儡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為萬三千盜賊竄起大抵昇平時綱舉而綱疎及其久也文倍之吏爭能競寸毛舉紛如及乖政體蓋津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安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于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狃于愛憎發于倉卒難據為準譬之津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擬之則

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虞乎津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于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聰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禱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注二引津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津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為此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嘆且夫津之設豈徒為臣民觀戒哉先王起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悞若

文選

十

周穆王所謂刑罰並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為津後王所定為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為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于左伏候採擇
微曰例之為弊至於此為君子強善常麗于小人為不善呂濟其奸此唐虞貴稷契之臣殷周隆伊呂之任也諒子才此文句之三嘆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嘗聞天子有諍臣而不聞督撫有諍吏者何也蓋忤天子旨天子即以忤旨罪之雖得罪而有所以被罪之故天下共知好名之士或優為之忤督撫意督撫不能以忤意罪之必撫別事方豈白簡誰得罪而所以被罪之

故天下不知好名之士亦不肯為況以明公之威重視天下才若踞泰岱而臨堊陵較諍尋常督撫更有難焉然枚一之病吏百公獨勤二咨詢豈非知其難而欲聞所未聞耶伏見公撫甘肅時天子命公提兵勦邊公毅然不動封還詔書卒至邊民大安此公之以識量抗天子也鄂西林當國人多目憚之公以一總兵官獨不為屈此公之以氣節抗宰相也夫公之識量氣節可以抗天子宰相而人之進言乃不敢抗一制府此亦公所深悲而曰以己之所厭者望天下也然則公來江南三羊矣未嘗鷹鷂毛擊而民怨未嘗彈劾貶竄而官愁未嘗偏聽喜事而武弁紛放未嘗鬻獄賣爵而幕

文選

廿一

府受誘是誠何故哉夫本無愛民憂國之心而恃于行事自傳于此名者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實有愛民憂國之心而忘其流弊自傳于此名者事之立可改移而豪傑勇觀之所深惜者也竊自為公之度可自得小人不

同供天位者乎夫南面而臨能薦人能劾人此天子之所托于督撫者也若夫剔剔之奴叱之斜睨而唾涕之此非天子所托于督撫者在公自為不輕劾一官不輕誅一吏惟于戲音笑兒故為峻厲使人憚而不敢為非殊不知彼小人耶劾之非刻而辱之何足自為悲彼君子耶薦之非恩而慢之徒足自為怪天下固有受千金而不感得一言而馳驅者又有見微色而深恥受刑罰而恬然者人之不齊或相什伯或相千萬故失王自禮克待君子自屬賞勵中村自刑戮加小人猶懼勿給也明公乃欲自區區之戲色取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一例陶鑄之先推之於廉恥自外而後置之於心腹自

文選

廿二

內不己過乎一切大府出巡舟車廚傳之飾僚寀入謁擊折趨拜之為皆吏事之末節臧獲之能事也人之精神必無兩用悃悃無華者又不能供張儲侍奔走捷給者又不能愷悌宜民公之獎許注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可自得小人不

層挾轉縱或深明無罪立釋訟繫而被訪之人已棄產
破家而不可救萬一委訊官人奉頌危且有事為榮曰
深文為技妄控揣公意張口輒曰大人詞察豈有誤哉
其幕府亦曰縱十事九虛亦須望實一二為制府尖顏
在公澄剔之苦心為小人迎合之捷徑豈不可惜夫州
縣屈法有公可申訴也公屈法誰能走長安曰申訴乎
而兵丁者習慣于刺探經營于恫喝勢必相引為曾扶
持有司文武交惡詩曰無縱詭隨曰謹懽又曰無易
由言三不可逝矣言誤聽詭隨之言政令一戕便不可
挽故曰公之威可曰治邊防不可曰治中土也遠莫速
于僚寀之家庭近莫近于明公之左右今屬吏床第詬

文選

廿三

諍公能知此文牒宣揚及至衙前之散漫眷馬之健兒
諛詞不法而公不知所過州縣掉磬叫呼在公不過一
榻之安一飯之適而乘高勢而為邪者如雲而起易稱
感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自治貴嚴也今反其道而為
之故曰公之察事明于遠而暗于近也 至上海巡所
沿橋梁山川原許開除丘供何必門徵戶罰况 詔書
重疊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曰為心知激旨君行制
而臣行意非所曰詩夷舜也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
愛之心故一大創之不知忠愛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
非可曰威力取也然而望 君之來江南人心未必不
如公二區不妨鼓舞曰成其美今聞紳士設綵棚經壇

公聽之可以之亦可乃嚴拘為首將置之法及紳士懼
而星散又大逆公意而牽持詢三公之心曰為波紳士
者當細載而來為有司者當拒絕而去陰用其費而陽
不受其名然後 天子不知而其道兩便也然紳士既
欲獻媚于 天子必不肯捐費于無名之地 天子尚
不肯累百姓又豈肯加罪于獻媚之人此理之易明者
也波納手望而禍至醜錢効忠而禍又至進退俱二其
厭無怨乎古人先庚先甲草言三就皆所曰帥民趨事
也公於迎變大典而無匪怒伊教之思故曰公之敬君
知其小而忘其大也曰上四者皆公之過而無人敢言
者也故之意公當行若蓋不在是焉其一曰遵定制曰

文選

廿四

肅官方夫屬吏見督撫會典甚明府曰上法不當跪道
州縣曰上法不當自唱名失王制州縣卑其職而不卑
其禮者何也卑其職所曰使民親也卑其禮所曰防
民輕也公何不體此意敬士尊賢其不法者劾之不使
跪拜營求而得免曰爾固得罪于天子百姓也非得罪
于我也其賢者薦之亦不使感恩曰爾固有益于天子
百姓也非有益于我也如是則三人出入中得乘其一
曰總大綱曰扶政體朝廷官職各有攸司丞尉之權縣
不可侵州縣之權府不可侵苟非其人寧劾去之官果
冗虛奏裁之禮尊不親小事卑不施大功今宰牛捕博
之事動煩公訪過矣枝聞雷霆之威不輕擊人然一旦

地而下來有版輓而求免者公之訪瀆也檄張七縣
及其終也及初一官使七縣不當訪而訪為失明矣當
劫而不劫為失刑矣疑者曰是何若蒿火之暴怒而無
繼也點者曰是公之用詐也公明知七縣瀆政之不善
而利其多費曰辨供張起其不喻意也故威脅之又恐
御史之糾之也故失為訪案曰詩奏對地步非真欲剔
其姦也在公未必有此意而形跡固已如是可不戒哉
其一曰遠僉壬曰停羅織夫官之爭名猶商之爭利也
善為商者不居奇貨則物價不騰人心亦靜不善為商
者挾奇邪譎觚呂來則街巷聚觀矣公一則曰振作并
則曰鋒利予是在位者莫不嚴予如有急色爾祛高蹶

文選

廿六

而張之曰某賦功某屬沒某熏一豪某速一訟及考其
寔雖尋常簿書尚茫然也要知事果為君子雖曰行
數百端必不肯煩稱于上曰炫其于今之事未行而言
失至者公亦可知其故矣有事然後可藉端求見求見
然後有言可陳有言可陳然後有見可冀其同寅僚友
往往互相攻發曰求見快于公而代其位又憚公之明
而難欺也故司馬謀太守之位又假別駕曰擠之縣丞
謀州縣之位又假簿尉曰擠之何也使公之不疑也然
公之不疑而去其一用其一則固已隨其術中而不悟
公亦知樹荆棘者徒受其刺樹桃李者終飲其甘乎舉
錯之間故宜慎也其一曰去權附而歸至誠公之貯衡

厲色呵官吏而忤朝貴者豈公之性哉蓋公之術也
來英明之君惡人沽名尤惡人立黨 主上之英明冠
百代者也公知之深矣務在孤行一意時二為率作興
事毫無顧忌之狀使官民詛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也
明矣內而九卿六曹外而撫司提鎮沒不曰寒暄相接
使人二矚目相視齊其口都無好語則我之絕攀援而
無黨也又明矣縱有過失難免彈射而一托之招怨有
素使 天子若曰黃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
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實足相排擠耶愈毀之乃益所
呂深譽之久而人二知其毀之無益則亦不復有呂贊
語上聞者矣公數十年來得主之專未必不由于此古

文選

廿六

大臣則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不與人為同亦不與人
為異周官註所云和載六德容色六行者公何不勉而
進焉伏念公官宮保尚書子作監司車屈六旬 天子
之息可為極矣人臣之節可為至矣自此呂注雖爵上
公加衮服於公亦何加增哉惟願公觀名流千萬歲捐
讓于古大臣間而不曰挾術固寵自足則於枝所傾盡
陳說者或不無采取焉死罪死罪
非逆詐僞不信非許呂為直說大人則藐之一片丹
帙可師可佩。不無過于尖利處稍加渾涵為高厚
評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客冬蒙寄古文七篇讀畢思有所獻替忽忽少暇入春
來歸妹于揚州筮曰賓婚勞不可支比來稍閒敢白所
懷目諍足下竊謂足下之為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
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貪多務博曰
求之此未為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呂
翁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太古而古文始
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
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
味沒而襟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
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于時今百家回冗又復作時
藝之科名如康崑崙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

文選

廿七

樂器不能得已殷也深思而慎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狂
于龐襟自自清過矣蓋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
愈多文愈不古商書渾二爾夏書麗三爾作詩者不知
有易任易者不知有詩下世左穀曰序事勝風宋曰詞
賦勝莊列曰論辨勝賈董曰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
不肯合數家為一家曰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
其于力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
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鄭康成曰禮
解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文碎蘇長公通禪
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稟者也偶有所雜
其弊立見而況其下焉者乎今將登驢壇樹旂幟名海

內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曰震耀子曰可此煩
稱博引不可也耶鄴淳之見東阿王李錡之遇梁武帝
是也若夫博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聞戶覃思不踴襲
前人一字而卓然為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
擅鹽笑名居淮南之四衝四方之士于焉來請謁者
或經或史或詩或文或性理或經濟或蟲魚箋註或陰
陽星麻醫卜日呈其技於左右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
幾憤乎為酬應而又曰好賢之心好勝之氣曰習於諸
注來者之味染不覺有目心胸常欲觀五龍而遊武庫
然藉此多聞多見使人一談論一晉接驚而詫於四方
曰名士名士則可也竟沒此曰求古文之真而拒專門

文選

廿八

者之諫則不可也足下之答綿莊曰散文多適用駢體
多無用文選不足學也又誤也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飛
書羽檄用枚舉文章家各適其用若曰經並而論則紙
上陳言均為無用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尚書曰
欽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賓于四門納于大麓非其駢
高者乎易曰潛龍勿用此散也而體仁足以長人嘉會
足曰合禮非其駢高者乎安得曰其散者為有用而駢
者為無用也足下云蓋震于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語
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
立法窮則變二則通西京渾古至東京而漸漸一二文
人不得不曰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曼已甚蒙

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又挽氣運百中興之徐庾韓柳亦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鉢腎為奧博無涯或一兩字為句或數十字為句拘之鍊之錯落之求合手古人但知其憂二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謀于不善學者而一瀉無餘蓋其詞駢則激曲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詞散則言以無物亦足支持句讀善常謂韓柳為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韓柳琢句時有六朝餘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為也惟其不屑為亦頑不能為而古文之道終焉且賢者之大患在手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手有心為關係古之聖人兵農禮樂工虞水火呂至贊周易修春

文選

廿九

穠豈皆沾二自喜我時至者為之百若欲冒天下難成之功必將為深源之北江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之書必將名崔浩利史之災熙靈偽學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聖道昌而異端息矣而於此有人焉褒衣大袖猶曰孟軻韓愈自居此之人有不恠而嗤之者乎夫物相雜謂以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曰適用為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專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乎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百目而去鬚眉乎是亦不達于理矣韓退之晚列朝參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

惟西碑順宗實錄等書呂為有絕大關係故傳之不衰而何呂柳州一老窮兀困悴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談諸篇又多譎詭悖傲而不與經合然其名卒與韓峙而韓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惡寔不係乎有用與無用也即足下論文如射之有志可謂識所取舍者矣而何呂每見足下於莊屈之荒唐則愛之而誦之於程朱之語錄則尊之而遠之豈足下之言與行違哉蓋呂理論則語錄為精呂文論則莊屈為妙足下所愛在文而不在理則持論雖正有時而嗒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條辭采之雜記其有用更百倍于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業及之者何也三代後聖人不生文之

文選

卅

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呂占地步故一則曰明道耳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詩文章而後明者也仁義之入其言藹如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而於二然認門而為真諦而時二作學究塾師之狀則持論必庸而下筆多滯將終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竊為足下憂此綿莊文多說經而絕不類選體而呂之昂足下者被見足下筆氣近弱不宜散文故呂六朝綿麗之體進非得已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拒之過堅僕愛足下過於綿莊安得不拜為忠告

澁曰子才此文為程頤魚門作非獨論文可師也該之尤見前輩直諒處若近人則以句相菲薄矣又諸城劉石庵曰程頤才具優長可惜為名士此君事賢友仁一肯俱錄他項其學所以能傳

澁士程綿莊墓誌銘

有清澁士綿莊程先生自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曰啟手足于白門之如意橋將窆其同澁友袁枚為誌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駟車馬各以其具行要其能至已可惟力以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庸于某而後可嗜其感矣吾友綿莊深于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

文選

卅一

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弁精思詣澁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然言其所言非失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為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項跡經多背失儒夫不救失儒之非何自為孫項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延祚字啟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士屢闕于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二本二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失玉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為之肅乾隆元年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澁窮經者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

者得先生然先生疑一自立足絕公卿門誰兩如京師卒不遇乘奔棧歸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為忘年交得謝瑛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隣益親每讀書疑必質先生先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遣蒼頭索跋語人疑兩人異好尚胡為交頗懽曰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服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柳集中折服乃爾况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遠過殷陸則余之降心自後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暱而殷于余耶豈不曰孤秦咸池之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豈不曰丰已頽暮荷道甚重不得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尚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雅安有先生族孫

文選

卅二

魚門恢奇多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連日夜語蟬嫣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剪燭對數海內人物必首舉先生數畢又未嘗不歎歎息憂先生之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宦京師憑其棺而哀者獨余耳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為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矣何可沒而靈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戶渠東觀羽儀我 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溘然巨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也與其畢生甘苦可日也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而已耶天下學者聞之宜何如悲又豈獨余與魚門之淚下也先生本歙人曾大父靈鄉遷江陵其翁被

燕國初隱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章有齊世十君
繼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熹熙一各
呂一家言為墳篋之雅人呂比南朝劉瓛昆季良不愧
云先生有二女無子嗣章為之立孫呂某年月日葬于
某所著卷帙詳嗣章行畧中銘曰

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歟則開成兩戒先生兼後割愛
抱經見聖升堂拜閣呼參手唯而退屋儒後立門外
兩薦于天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為礙高文典冊垂金薤
黃河千幸清可持起此人如未必再請碣其原志所在
家序草生畫書帶

激曰賢者生世其隱其顯國家之氣運隨之顯則

文選

卅三

勿切業隱則勿文章若當官無可紀之畧在
野之可倚之書君子有自觀世愛矣
并書封建論後

或曰子言封建之非勢固已然如子孫何柳子曰尾大
不掉則子孫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矣曰柳子亦知先
王之愛百姓甚于愛子孫乎周公之命龜曰賢則昌不
賢則亡武王滅殷欲作宮于五汧之山周公不可曰五
汧之山天下之險也使我無德則天下之納貢者遂矣
無德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意也非獨周公意也即
夷舜禹湯所自封建意也當其時天子不仁則湯武至
討侯不仁則齊桓晉文至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

民望未絕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
上先王亦愛民甚矣豈其使子孫一人肆于民上尾大
不掉之說皆後世之非先王意也雖然夏亡矣杞不
亡殷亡矣宋不亡即呂子孫論而封建之天下雖亡不
亡者何哉蓋公極而私存義極而利存天道然也亦非
先王意也或曰封建之世如人十何柳子曰封建者繼
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之世也
祿聖人生于其間亦無自立于天下曰呂若所云則
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矣古者有國學所自教胄子也
有鄉學所自教野人也彼言揚而行舉者其果專在國
而不在鄉乎若夫舉子于賦前膠鬲于負鹽傳說于版

文選

卅四

築伊尹于耕木公于鈞管夷吾于士百里奚于市此并
不在學校者也安見聖人生而無自立于天下乎柳
子此說為孔孟言也夫孔孟之不能自立者道不行也
非封建為梗也然賴有封建然後栖皇之之衛之齊
之陳蔡之梁之齊之滕魏之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
弟子送則殷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為師使聖人
生于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窮促一邦姓氏湮滅
亦繼世無問已可安見其有自立于天下耶然則孔
孟之刪六經垂俎豆傳食諸侯雖無自立而有自
顯者封建之力也且惟封建故君多臣亦多王臣公
臣卿臣大夫大夫臣士臣卑臣與臣僚臣僚臣

僕二臣臺此十人者皆不耕而食在官之祿者也然不
實其不足者何也其時大夫有采地民有受田累菑苗
舍尺土無曠故什一之稅重于後世而所出足供所食
又大小其十為十等用則特情者無有也雖有佛老無
所容身其間雖欲建浮屠立刹院而萬國鱗列經界則
然亦無此隙地縱有焚村而晉用者其為得展其才受
其利濟則一也後世君天子養羣臣故制祿之數恒實
其臣君人守副定額故放廢之士日見其多而且賢人
君子官如傳舍所懷遠京得施或老死牖下欲越一步
樓一椽不可得而北士北農北工北賈之氓從而謀之
且據享其土木山川之奉若是者皆秦之糴也若夫有

文選

什六

伯人無治法自古然矣試問柳子之時彼懷印鬼級有
社有人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曰朝拜而夕斥之
矣其拜者果賢乎斥者果不肖乎柳子將何詞曰對

論封建名作甚多此文出諸作皆在下風原評

駁侯朝宗子諫論

侯氏曰子謙非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太子曰子謙社
稷臣也故不諫易儲侯氏歆論子謙先讀孟子孟子曰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曰大臣者君安社稷為容
悅者也宣宗曰社稷人民付之統之統不能守付景泰
景泰能守之然則彼臣統者固得罪于社稷人民而孟
子之所謂甚輕者也其君輕則君之子更輕當其時臣

統既棄其天子之位而北狩矣譬如更棄城將棄軍遺
敵之擒而使倖返國幸矣頃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
理也晉惠公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先武曰使成帝復生
天下不可復得唐肅宗即位靈武明皇西歸唐賢如顏
平原郭汾陽無請上皇復位者何也至尊之位非如突
落可朝暮易也若論太子之當廢不當廢失當論景泰
之當讓不當讓景泰不當讓則太子非天子之子廢可
也景泰當讓則羣臣當爭之于上皇返蹕之車不當爭
之于景泰易儲之曰景泰非周公比也周公抱成王未
嘗踐天子位而景泰固已建元改號矣就使衛社武有
迎兄之是宋穆公有文兄子之文春秋責備賢者曰此

文選

什六

貢景泰可也責于謙不可也夫謙固社稷臣也臣安社
稷為容悅者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
謙讓之小節金岳婦寺之忠爭太子生日景泰然知
其諂諛亦不加罪在謙固間之矣就便博一諫名未必
遽于帝怒謙誠迂儒宜諫諫誠巧士亦宜諫曰謙之士
卒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謙見殺時徐
理等誣其迎立襄王逆子王文力爭謙不辨人曰為子
公必無此事故笑而不辨子謂尤不足曰知公之心也
景泰廢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逾年見濟亦亡當是
時儲位未定上躬不豫外寇猶存謙之心又起社稷之
危也必有容啟景泰為社稷計者或仍迎上皇或仍立

上皇之子或擇藩王之賢者而立之君臣魚水所論事
秘外人不得知也故景泰間鐘鼓殿殿曰是于謙耶曰
謙之忠帝豈疑其篡哉帝久深知謙之心愧于社稷
之不可無人故疑其有所迎立自然則景泰無子襄王
並子果賢于上皇果賢于上皇之子則迎立之謀并不
次為謙諱也謙但知有社稷而已不知其他吾又嘗讀
宋史而歎明之不亡謙之賢實景泰之賢也宋南渡
時有相如李綱將如宗岳而不能用終于二聖不歸景
泰用一于謙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復安而上皇亦得生
入國門及再竊大位而反戮其勳臣草其車號嗚呼寃
矣然而公論卒難泯沒故成化為上皇之子而特旨褒

文選

廿七

公之忠王奔州亦當時臣子而深不為儲為北漢朝
宗隔二百年始生異議魏林子送而附和之此非持論
之苛由其學識之小故歟

激曰南山可移此論不可易

贈懷遠將軍王香公傳

彭端公樂

先將軍諱萬崑號玉吾生九歲而孤弟諱萬嵩甫六歲
遭伯氏變貧無言為資然慷慨有大志常言濟困扶危
為己任歲早貸粟于隣人朱翁三善鑑奇之嘆曰逆宦
擅權盜賊橫溢吾亂能障此方者必君也請君子孫
託遂指粟穀困遺之授壯力治生事有田百頃家僮數
十人甲申之變逆賊張獻忠由慶及重瀘破成都據藩

府僭偽號大順土賊蠢起眉有鐵脚板丹有蕭永道先
將軍團鄉勇力為防禦盜不敢近獻逆遣假子撫南王
劉文秀屠川南始即蒲次及丹營丹城外先將軍計款
賊且頗動靜于是擇健勇七八與俱內裹綿甲藏利刀
牽牛擔酒至賊營賊橫戈豎矛刀劍交加寒射目
沒人俯首次進股慄失色先將軍意氣自若賊詰來意
語未畢忽沒人藏刀墮地鏗然有聲賊叱縛帳下諸巨
故後人畏賊舌強三不能下先將軍後傍應曰某等去
將軍營數十里防路盜劫藏刀自衛無他意也且果僅
八人計何能為賊釋之遂歸暗掇扼要備賊二亦旋引
去當是時丹東南北諸村殘宮毀盡獨吾鄉梅塔如故

文選

廿八

色之避賊者多依焉獻逆之據成都也悉將楚蜀所掠
全載船數百欲順流下嘉陽明參將楊展起兵大破賊
于眉之江口焚其船其金盡沒江中賊逃遁先是川北
土賊姚黃黨素驕武不定聞展舉事往投展二愛其勇
倚為腹心及賊敗輒屯青神大定屯捷為展屯嘉陽兵
勢甚壯然展名方盛負其中視輒與大定兩人陽附
展而陰實忌之常有圖展志適展壽日密謀置酒殺之
遂圍展宅展子景新率後騎三百自黎雅奔過鐵鎖橋
三百騎悉沒橋下景新勢窮乃趨先將軍甫設食而輒
眾已駐余家五里外矣景新迫遠失箸泣語先將軍曰
願就縛毋目我累君先將軍曰事急矣公子第行擇駿

馬令田開道越論邛呂奔成都囑之曰賊退又急此行三百里惟新津長江可阻賊公子渡江當沈船毋使得渡吾自有計呂退賊回率鄉老數輩詣道旁呂實告韜等孰視之不疑也問去幾何呂曰未踰時何道可及曰間道近大道較易行韜從大道固令導者行其途景新甫渡江即沈船殺渡夫韜至津急不得渡而景新已脫去楊氏之不絕者先將軍力也我朝大軍既誅獻賊于鳳凰山下餘孽未息其黨赫威商瓊據蔡雅叛連南觀察使張獻麟聞風負印曰逃賊乘勢由青衣江破洪雅夾江直下嘉陽川南復大亂警報至成都制軍李公國英憂之問軍中誰敢探賊虛實者或曰丹稜界

文選

卅九

連蔡雅舉先將軍與張公應試對應試者余家由戚為人有人幹畧曾與先將軍相犄角賊者也召至詢之先將軍曰某間師出有兩道一由邛州一由洪雅洪雅地僻而往險賊不知備將軍大軍揚言出邛而呂奇兵襲之可曰破賊且傳言賊喜僧此亦易計可遂辭歸遣幹僕削髮易衣乞食賊營潛探路徑還報制軍於是制軍分兵兩道赴期暗應及期使前軍挑戰賊悉眾來馳奇軍突入暨旂鳴鼓縱火焚其巢火燄轟天賊回顧驚亂夾擊之斬赫威裔眾悉降制軍語先將軍曰微君之功不及此給呂都督僉事劄付張如之先將軍堅辭制軍京旆屈張宦數年亦歸先將軍平生濟人利物他無

所計當蜀遭賊變人二逃竄不暇耕會大旱斗米數千錢人不得食道路死者相枕籍先將軍家有餘蓄設粥塲于通衢之傍四方就食者日不暇給瓊擇膏腴地種芋及黍稗可食之物呂續之三季所活數千人鄉官裔陳道儲少孤諸奴乘亂謀逆先將軍撫為己子誨之成給呂業後卒為所隔幾覆其家事白終不與較是二事者父老至今百幸來猶嘆息稱說之半八十八卒遠近聞之多為流涕云後呂孫肇洙贈承德郎孫端洲贈奉政大夫孫端節贈懷遠將軍

張節婦傳

此極經營結撰之作無字句不著意者胡稚威

文選

四十

彭樂魚曰余讀歐陽公五代史馮道傳載王凝妻李氏引斧斫臂一事謂彼固有所慨而言之然其遺烈至今如在方明之亡學士大夫恐辱偷生者可勝數而余鄉緡紳家多抗賊不屈呂故殘客無遺種今雖欲述之不可得至閩閩中尚有傳者則更錄之呂余聞諸廬山介全忠曰色程翺鳳妻張氏賊至闔門被害張自經未死賊艷其容欲巧之張投廁賊不厭近遂去張攜幼女逃避承平後鄉里豪家聞其名強取之不可繼呂威剪髮毀面卒呂自全苦節如此嗚呼蓋其難矣張女適李色太學生竹應祥竹氏至今拜掃程墓哀絕全忠者應祥孫也公車來京師求余文呂為記余不禁欣然書曰遺

之

手神頤近廬陵 原評

陳烈女傳

彭樂魚曰余聞諸先儒云女子未廟見不成婦無守節
理此言蓋不且其所難強人也未成婦而天節豈非能
入之所難哉鄒城陳烈女者生自農家許聘隣人徐姓
子未冠而死許至女執薪方爨聞之薪自竈中燃及外
達于手始解須臾入內撤其頭繩足帶易白素出環髮
忽大慟其嫂見之微笑言于母曰閨中女奈何作此
態女遂山女父農人難與言舅某色諸生素奇女適他
出女口中念曰安得舅氏至乎久之乘間語母曰兒已

文選

四一

許聘徐郎便終身不易聞郎伯兄有兩子得一子輔之
便舉兒願母色叱之曰嗟是何言汝母自為婦來未
聞有此心怨為外人羞也且母命若父知二則當重怨
汝女不再言他日母怪其形骨立潛視臥處則淚濕枕
有血痕驚曰此子乃一癡至此耶倩隣媪代解之女度
母終不可行已志斷又不般達于父但日俟舅至而舅
終不至遂自經於兩樵老人屈悔翁曾與女舅遊得悉
其事言于余二聞而嘆曰嗚呼烈矣豈非能人之所難
我是固可謂媿天下之既為人婦而他適者已
送宋式可歸里序

交道其難也非交之難交而能擇使不失之難也凡交

之難始易合者其終必易離初甚親者其後必甚疏既
已合之則不得復離之既已親之則不得復疏之既已
合之親之而復離之疏之則是合之親之適言離之疏
此也故曰交而能擇而使不失之為難也凡交之道未
交審其人既交以于信是曰君子之交銘金石質鬼神
負當五之累則憐之聞流言之加則斥之夷吾之於鮑
蚡也而等子生我仲謀之子瑜也而許為神交張起
決子源之必注張劭信巨卿之必弔此其人皆或結于
激寒或發于患難或訂于微頃而始終不渝蓋自其合
之親之時遂言逆知其後之必至此也曩嘗讀朱公仲
劉孝標之論竊疑其不過既而覽人情周旋世故始信

文選

四二

孟門太行之險未足言相喻是曰君子擇而後交母交
而後擇不然張陳凶終蕭宋隙末此豈可不為寒心者
哉余友朱君式可君子人也亦有言及踐見義必為然喜
交將所至易與余懼其後有易離易疏之患也于其歸
里作擇交說以送之

真古心真古道真古文蔡芳三

劉宜人墓誌銘

古州司馬蔡君力也之配劉宜人先其姑前一月卒訖
至京師其弟太史雲南述其行略請銘于余曰嗚呼吾
嫂平生篤于孝悌大義適吾兄三十年事母無懈容量
母疾篤屢易醫者皆難之嫂焚香夜祝願以身代既而

潛封股君進始愈一婢竊見之嫂故弗洩也當吾兄官黔定鎮遠兩迎養嫂未嘗不送雞三十三車送苗為變鎮兵出援地州苗自毀萬眾突至吾兄方力謀守禦策而署中符設紛三奔竄獨幕及張州九洲洩不去兄曰事急矣速去諸州先自吾非不即志特為君老母故有今虜環手郊君自空城獨當其任奈何使老母哭困不測之地乎吾與君分則重寶情同骨肉君母即吾母吾思避難汝州欲為君奉老母行也雖然服食起居敬君夫人無與在右况君有四月嬰兒聞老母最係念惟君篤之嫂時竊聽屏間倉遽出曰先生言甚當顧今日之事尚有重于此者鎮遠危若朝露固臣子盡職之時吾

文選

四三

義當後夫不應獨全先生奉姑行幼子存亡所不敢計吾兄平色語曰是何言後姑義也後夫亦義也今日之事後姑為重且汝既後姑母使吾兄老母榮心或得後容畫計倖保無虞是汝于義兩得也嫂頌泣奉姑行當是時吾母新驚于乱又吾兄故憂怖彌深嫂奉事益勤曰則欲情慰姑夜則啣哽達旦體素羸且哀傷故乳竭不給幼子天為卒之使吾母得由黔赴楚召歸蜀者嫂之力也余固素聞宜人多懿範今由雲南之言益信嗚呼其可銘也已宜人子二長某聚某氏次某聘吾兄又仙之長女二幾許字某享奉幾今將葬于某山之陽云銘曰生既後姑于患難兮履至險而能平沒復後姑

于九原方距後先生之一旬嗚呼宜人曰孝死子夫何憾于此生

銘婦人古曰為難因無可多述也只叙一大事敝使通篇竊處俱用銘詞尤絕佳推成

文有生氣序次亦曲折得法瘦石奉政大夫蔡君墓誌銘

奉政大夫古州司馬蔡君卒余聞之為位曰哭悲吾友之位不稱其功而壽不酬其德也其弟太史寧南走書覲千里孺余銘嗚呼撒雪南言固將有曰銘吾友也謹按公諱時豫字立全先自越遷蜀父懷遠將軍某甫麻仕山東遊擊卒于官公時年十二弟寧南方在抱奉

文選

四四

母夫人扶柩歸里開戶讀書十餘年弟兄先後舉於鄉兩試南宮不第揀令黔中曰能調鎮遠者苗民故雜處也夙苦兇悍難治公為政精明果斷後能曰禮化人治行稱黔中第一會時議改土歸流諸苗聞風思逆公悉其狀上書巡撫某曰犬羊之性不可言息論也不倫將為害凡再上而撫且怒飛檄罪公苗則果反當是時提督哈元生悉戮黔中數鎮兵萬餘拒苗于羊老公聞之致書元生曰兵家喜壯惡老地名羊老壯駐兵地某觀鎮遠上控偏橋下扼清溪實據諸苗之要將軍移兵于此汝中調度俾楚蜀諸軍得日進援乃萬全之策若鎮遠一失苗人入而將軍何自禦之不送未幾黃

平諸州縣果懼音苗人乘勢遂圍鎮遠鎮遠之兵已駐
羊老矣時公新遷清江別駕未及赴諸同官倉皇失措
思欲逃公阻曰大義曰君等皆忝城誰與守眾曰能戰
予能守乎公曰戰則不敵曰計先之可守也眾不得已
受公於是公悉棄倉實曰安流民募士卒數百與哲括
商賈布得萬餘足設軍帳數百環城示曰不測令士卒
執戈迭繞城垣暗發礮矢傷苗二驚疑不敢進遂遁公
親環甲冑樹旗鳴鼓率眾追躡其後苗人奔逃自是無
敢有頂窺鎮遠者公既保鎮遠提督哈元生乃得合楚
蜀諸軍次第平苗當是時名滿黔中黔之人無老少知
有公不知有上官也上官病焉或乘隙構之功弗得上

文選

四

聞嗟乎鼓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曰戰虎狼百萬
之賊此王介甫所曰深歎息于丁元珍者而公卒曰成
功其賢于元珍不已遠哉其後由清江別駕遷麻哈牧
數年始得遷古州司馬曰母老乞養上官不許會緣例
入覲陳情請改近地命下遂飄然歸養數月丁母夫人
憂明奉公卒年五十有二初上遣張文敏公照經畧
黔中文敏與公語奇其才謂可大用欲薦公未幾曰事
捷獄遂寢又有曰陽城馬周薦公者亦不果用卒曰司
馬終命也夫公事母夫人曰孝聞弟雪南幼疾醫者曰
藥進艱于飲公取飲示之其至性過人如此又善文章
所著有集若干卷配宜人劉夫公卒男二曰某聘吾足

端洪之長女曰某聘某氏女幾許字某今葬于某原時
乾隆十一年某月日也銘曰樹功于國而人嫉之修孝
于家而天忌之天與人不可知嗚呼其官其車而心于
斯
頓挫鳴咽別有勁姿實兼荆公永城之長胡稚威

四



國朝麗體金膏



國朝麗體金膏卷一

拜颺集

擬

吳綺

上以董其昌字帖賜內院諸臣謝表

順治十三年

擬浙江大兵平大蘭山土寇舟山逆賊捷報露

布

吳綺

平蜀頌

有序

尤侗

平滇頌

有序

尤侗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麗體金膏卷一日

全

皇上南巡駐蹕西湖行宮

恩賜御書恭紀

章藻功

瀛臺賜宴詩序

陳維崧

進

呈類函表

張英等

謁

陵表

鄭王臣

四庫全書告成表

進

多羅質郡王等

行厨留青等集陳陳相因奏疏略及條陳殊非體要

大喜起廢歌權輿虞代下及漢世雍容揄揚宣上德

而盡忠孝不可闕也茲集托始拜颺而奉揚雲樹臺

萊絮酒疾鯖等集以欠付梓愆日金膏聊資渲染

石門馬俊良嘯山氏識

男珮愉

姪孫蕃

全校

麗體金膏引

擬

吳三緒

上以董其昌字帖賜內院諸臣謝表順治十三年伏以

極昭文大啟琅函之秘黃扉渥寵宏敷寶笈之

華闈異代之幽光成

熙朝之盛典輝騰東壁澤貫西清臣等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竊惟河洛呈圖始代結繩之政嶙

峒作篆用垂勒石之文蒼頡之列三家象猶蚪

蚪宣尼之題十字體劍麒麟增滅遁及八分神

妙各傳三品然枕中得訣只傳習於專家凡上

麗體金膏卷一 二 拜賜集

揮毫未稱奇於秘閣昭陵玉匣二百幾十紙脩

奕亭不落人間長壽珍函三百十七篇文選樓

僅存天上用拙毫而自免幾同庭草春悲補戈

法以逼真未見筆花宵燦古肥今瘦爭愛鷺以

忘鷄晉畫唐摹半縈蛇而縮蚓坐魯公之池畔

誰憐正氣於叙痕刻蔡氏之樓中但憫遺踪於

瓦礫米顛振神僅聞誇異於一時劉泊登牀反

致貽譏於千載未有異代還叨夫眞賞同官共

被乎隆恩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契昭符勳高縷玉虞廷受錄得十六字

以傳心周室迎丹撫億萬年而立極崑同訪學

探妙緒於西山姑射凝神動文思於甲帳偶因

萬幾之清暇旁求六藝之遺文爲先臣董其昌

者地擬陸機少登翰苑遇同蘇軾老踐容臺當

慶歷之時雍振鍾王之風雅墨池波濺早窺大

令十三行筆陣雲橫自得長史十二述駕米邢

以獨上掩文祝而前驅西蜀元亭入下門生之

淚終南紫石仍留故老之踪開卷宛然嘉歎屢

麗體金膏卷一 二 拜賜集

聞於楓籟披函矚若恩榮遂及於槐廳字珍瑰

琰出秘府而愈奇軸等縹緗得

宸章而益煥携來芸閣未損松鉛歸映藜窓獨高油

素昔李斯云邈歷漢代而方珍逸少雖傳遇唐

宗而始重以今方古寧誇飛白之頌自上及卑

益重渥丹之威臣等窮非薦福洵愧雕蟲慕筆

諫於公權久勒正心之訓倣遺箴於大史慙無

運掌之功幸際昌期恭逢雅賚榮因稽古敢比

柳直顏忠遇忝同時竊附臯颺益贊伏願

文放平。室決取諸。夫鑊鼎繼夏禹之業。銘毫揚周武之心。以惜墨者。惜財而無朋。不正以畫沙者。畫法而有印。皆同則永。茲金甌四海。奉十華之帙。長熙玉燭千秋。炳八會之篇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鹿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三

擬浙江大兵平大蘭山土寇舟山逆賊捷報露

布

吳綺蘭次

臣聞玉弩垂芒九地。失負岫之險。瑤階舞戚四瀛。銷吐霧之妖。日月所臨。有容光而必照。雷霆下擊。無負固而不靡。干戈揚

天子之威。鐘鼓送

聖人之喜。恭惟

皇帝陛下。天挺英姿。神授偉略。元雲入戶。奉寶錄於

丹陵。綠錯昇壇。得瑤圖於翠渚。榮露下竹葦之

鹿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四

澤薄桂海。以敷文蕭雲。垂芝草之華。罄水天而服武塗。山禹會已集。萬國之共球。蒲版弄衢。自靜九重之樽俎。蠹茲浙寇。敢悖天常。肆虜金我。輒奮九頭之暴。舒凶赤堇。久羈一面之誅。始猶覺構魚書。遁蒼岷。而伏莽終則怒迴。螳臂依碧嶂。而憑叢踪。幾類於黃巾。蔓欲同乎綠線。兼之驚背為帆。通孫恩於扈瀆。驚身弄楫。連楊泰於鼎湖。出沒蛟門。憑陵虎巖。山倚海接。相為犄角之形。水借陸援。用逞連拳之勢。遂使曹娥江上

廟算廣布

估客盡棄桃枝嚴子出中隱士難安桂樹展殊
康樂寧煩孟顛之疑戈挺盧循屢致王凝之變
臣等敢承

皇靈方傳壘而呼冀道揚旗之罪乃揮戈而舞仍矜
拒轍之能犬既敢於吠仁虎愈威于服猛遂乃
應變出奇潛師制勝躡懸車之嶺暗搗腹心陟
東馬之巖平分牙爪氣衝南斗輝煌赤劍之芒
影滅西郊變幻元雲之陣始於夏關之地殲厥

麗體金膏卷一

五

拜賜集

兇鋒繼于斗門之區躡其堅壁焚骸積阜幾成
京觀之風殘息登高更切守陣之哭爰於某日
遂破大蘭山土寇某者羊頭巨鏃并穿袁尚之
顛龍尾神環爭斷蚩尤之背血被原而成赭何
言雁宕千尋屍伏地而流丹遂滿山陰萬壑而
逆賊某等或以干城舊將為背地之陳稀或以
島嶼遊魂作圖危之道覆猶爾遷延重地窺伺
巖疆臣等益奮天聲嚴伸大討乘屏翳之効靈
值馮夷之助順樓船萬艘還興橫海之師戈甲

千重共合昆明之戰鯨波夜湧笑鼉令之浮屍
屨氣朝昏繫呂嘉而授首鬼方迷於入穴烏乃
歎於焚巢惟此舟山者去浙水纔有兩潮藏沃
野寧惟千頃咽喉吳越煩廟慮者十年襟帶閩
番結隱憂者數省獲茲全勝遂據要衝凡皆造
稟乎神謀故致奏功於師武資其甲仗不煩武
庫之兵藉彼餽糧可上金城之策斷上流之奔
逸勢若建瓴作東越之屏藩雄如列嶂遠人歸
化皆言水不揚波樵客迎仙益見山無匿影矣

麗體金膏卷一

六

拜賜集

臣等無任懼忭踴躍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平蜀頌有序

長洲九 侗傳

臣聞虞階舞羽嘗格三苗周室棄弓猶遷多士

維九夏之奄有彼一隅其幾何五丁武擔已受

秦擒百部斯榆旋遭漢滅公孫躍馬難逃建武

之師諸葛臥龍終下征西之檄矧茲寇狡豈敢

天威伏惟

皇帝陛下

竄作聰明

布昭神武制度則為章雲漢敷納則若夾江河午

麗體金齊卷一 拜慶集

七

朝聽政而兵農禮樂之咸熙乙夜觀書而雅頌

典謨之畢備丹文綠字廷多講藝之官彤馬朱

軒道有懷荒之使黃皮鳥弋梯山航海而來紫

脫華萃并柯共穗以獻固已幽都賜谷悉入版

圖率尾昆虫均沾

閭澤何意鴉音未車鷹眼仍為聚蛾黨以磐牙煩

狝林之擐甲如叛賊吳三桂者本為亡國遊魂

竊附

新朝佐命因其倒戈而崩角遂使裂上而苴茅不思

卵翼之恩輒萌覬覦之志公然抗令肆爾稱兵

初興六詔之戎竟踞三巴之險碧鷄金馬忽起

長鯨鳥道蓋叢橫行封豕長沙青草漸成伏莽

之場西峽黃牛浸作負嶠之窟乃至憑陵四塞

煽動三方招百粵為連鷄引八閩為犄角助其

跋扈搖我邊疆幸二豎之投誠痛獨夫之怙亂

尙緩防風之戮終干

上帝之誅

皇帝赫斯一怒率止四征既卜日以禡師復懸門而

麗體金齊卷一 拜慶集

八

遣將鬼方之克期以三年獫狁之攻急于六月頃

者霍家驃騎直抵岳陽繼而楊僕樓船遠逼彭

蠡綸巾羽扇一麾雲夢之煙盧矢形弓大破瀟

湘之竹然而櫓槍未埽妖見旄頭車轍載馳蠶

餘螳臂豈真夜郎自大惟恃蜀道方難倚劍閣

之千尋一丸可塞擁瞿塘之三峽百火空牽長

封玉壘之關陡絕連雲之棧但思巫嶺帝子隻

遊誰料陰山將軍飛渡

皇帝獨持廟筭廣集邊籌親推矯矯之臣密授堂堂

之陣將軍臣王進寶三秦豪傑重生景畧之才
提督臣趙良棟九校便宜素具金城之策高崇
文之智畧允足驅劉王全斌之威名雅堪敵孟
李流遺孽匹馬能驅杜宇殘疆尺筓可下于是
斜穿褒谷暗度陳倉越大散以屯營過七盤而
埋竈出其不意示以無生遂拔螿以先登並衝
枚而疾進或跨鹿頭之塞徑達成都或踰鷄首
之梁長圍闔內旌旗所指祇聞風行雷擊之聲
金鼓方鳴即見土崩瓦解之象血流漂杵京觀

鹿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九

等于峨眉骨戟專車降甲齊于熊耳淮西雪夜
羣喧鷺鴨之池隴首霜天盡復魚鳧之地聞風
聲而却走王衍投縵望月影而揚鞭吳曦受縛
三軍鏑吹新翻巴楚之歌百姓壺漿爭獻郫筒
之酒錦官城上才斗無驚玉女臺前耨耨有喜
是皆

皇上聲靈震賞罰嚴明布大武之三曾殪小戎于
萬里從此過師枕席懸戰鼓于銅崖摧敵鴻毛
勒銘碑于鐵柱西川父老重傳諭蜀之文南詔

官司還紀平蠻之績休哉大定永矣不基臣幸
侍朝班欣聞凱奏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於鑠

皇清克配

上帝日月所照霜露所降莫不尊親凡有血氣東漸西

被朔南訖暨

一人首出時乘六龍誕敷文德皆定武功四方無拂

萬國攸同乃命止戈撤彼藩封藩封誰何實起

莊躋弄兵滇池期不奉

鹿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上

詔東甌既從南越屢效三葉連衡私立名號亂之初
生阻爾絕域亂之又生訐及四國據我漢川侵
我江邑犯我秦關蕩我楚澤

天子曰咨聽予誓辭小腆不靜其要囚之敕乃甲冑

樹乃旒旗爰戒宗子張皇六師乃伐建陽建陽

率服乃臨番禺番禺來屬慕爾蠻邦獨竊巴蜀

愚哉尉佗黃屋左纛天討有罪罪人斯斃渠魁

既鐵羽翼猶熾安有慶緒史有朝義少誠之後

尙存元濟

王用出征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重以推轂

奮其執鼓戰勝朝廷折衝樽俎桓桓上將左右

陳行元戎十乘用詢仇方出自南鄭底于寧羌

棧閣既度岷嶓是疆大蓬小蓬大劔小劔地險

雖設天威何憚萬里橋邊千秋池畔肉薄蟻登

腹攻魚爛褒斜間道遂出龍門巴山席捲潼水

孟吞朱常日耀黑甲雲屯塵飛宵遁響起朝奔

五嶽摧枯千鈞壓卵秋籜隨風春蛾赴火偽帥

銜刀兇徒就鎖束馬軍前牽羊道左將軍下令

麗體金膏卷一
拜禮集

十一

不殺良民三都萬戶盡作

王入市屢無恙樓櫓重新黃童白叟歌舞成羣露布

遙傳一月三捷受版獻俘

九重嘉悅救民水火取殘饑渴告于文人銘此功烈

釐爾圭瓚爾戈鋌單及鬼方一統幅幘爰開

明堂載奏管絃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

平滇頌有序

長洲 尤 何樹

皇帝御極二十年

命大將軍貝子章泰綏遠將軍總督蔡毓榮等統滿

漢官兵討雲南逆孽吳世璠

詔若曰此窮寇不足膏齋斧兵法攻城為下勿凶薄

傷士卒殄及平民其築長圍困之必自斃自二

月至十月城中食盡時眾皆譁我師進克子

城世璠自剄偽黨開門降迎

王師以入百姓前歌後舞壺箠載道或相與垂涕曰

麗體金膏卷一
拜禮集

十一

不圖今日復為

王人見太平也幕府上露布至京宣提午門外羣臣

咸拜手屬言曰於鑠哉此非師武臣力緊

一人如天之福無疆惟休蓋自三桂倡亂八載于茲

踞滇為窟狡焉啓疆竊我黔陽陷我巴蜀封豕

長蛇薦食三楚波及豫章之界蹂躪我城郭瘡

痍我人民不寧惟是又招八閩勾兩粵誘我蠢

賊以蕩搖我邊疆東南蠢動靡有寧宇于是

天子赫怒禡牙誓師大發禁旅并良家驍騎連營百

萬度支轉餉半天下。舳舻牛馬。終夜有聲。鉦人
伐鼓。一月三捷。大憝稔惡。天用勦絕。其命賊徒。
駭潰。闖越之人。震懼流汗。匍匐乞命。

朝廷下制書。賜尚之信死。以人組縛。耿精忠。致

闕下。二方底定。番猶不悛。收合餘燼。自鼠叢棘。孤雛
腐鼠。保首領之不暇。卒取覆亡。為萬世慘。其伏
罪亦已晚矣。夫以堂堂

天朝。踴躍用兵。殲厥小醜。摧枯振落。何憂不克。然當

其始也。一夫抗命。三孽連衡。若火之燎于原。不

麗體金膏卷一
屏藏集

三

可撲滅。以

皇上天威。率其股肱。心膂之臣。熊羆。虎之佐。運籌

帷幄。折衝樽俎。一戰而舉。荆襄。再戰而收。銜永

西師。絕連雲之棧。跨劍閣。搗成都。東師破辰龍

關。席捲貴竹。直抵苴蘭。城下。摩旗點蒼之壘。飲

馬盤龍之津。風馳電掃。谷靜山空。自征伐以來。

未有驅除若斯之速者也。且滇雖一隅。僭始莊

躋。閉嵩昆明。不通中國。蒙社并有六詔。蠶食茲

大鄭趙楊干。號令三嬪。終歸段氏。迨元始入版

圖明遂郡縣。其地然以世祖之雄畧。頓京西平
之壯謀。加以十一總管。三宣六慰。而伯忽舍利
畏造。變于前阿查思。任構。變于後。蠻爭觸。開。日
尋于戈。何者。夜郎不知漢。大聲教。阻絕嗜殺。怙
亂。其習俗。然也。况叛。臣教之。嘯其兇族。逆我。顏
行。驅市人。于鋒鏑。朝箕暮斂。糜爛其室家。此邦
之人。水深火熱。喁喁然。延頸待救。若枯旱之望
雨。今

陛下義征不庭。提赤子出沸羹之中。使登衽席。髡人

麗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十四

濮人。回首面內。胥沾閭澤。甚盛德也。雖虞帝之

格苗。民殷宗之克鬼。方何以加焉。然後振旅而

還告

廟獻俘。班朝飲至。勳庸銘于鼎。鐘名號昭于史冊。不其

優乎。于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予一人敢不荷

天之寵承

祖宗三后之慶。願自軍興。宵旰不遑。諸大夫勤勞于內。

諸將士暴露于外。烽燧所至。毋乃驚懼。子弟憂

患長老其他飛菱輓粟疲于奔命者不可勝數

朕心閱焉類

社稷之靈以遏亂畧罪人斯得庶幾息兵革嘉與海內

更始其須爵賞獨賦役赦殊死以下天下聞之

僉謂

皇上武功赫赫既如彼文命洋洋又若此博恩廣施

遠撫長駕車書混一符瑞響臻道侔于乾坤德

隆乎三五雖鳴和鑾奏雅樂封泰山禪梁父夫

何惡哉小臣侷備官珥筆退而作頌一篇爰揚

禮體金膏卷一

至尊之光烈用告太師歌以舞萬其辭曰

皇清受命歷無疆上暢九垓下八荒大共小球皆來

王北至肅慎南越裳

天子穆穆坐明堂戴囊弓矢秉圭璋奮爾強藩何跳

梁射天逐日肆披猖二豎從之同領狂彭彭大

車拒螳蝦吾

皇一怒威神張手麾白旄掃機槍整門推轂授斧折

礪乃鋒刃峙糗糧雷轟星駟啓戎行勢同猛虎

驅跛羊大首既隕羣犇亡遂挽彭蠡迴瀟湘

義鳥道關康莊木瓜金筑歸壘場競牽鐵索渡

瀾滄井蛙遺息走且僵藐如山鬼伏箒篋銅鼓

一鳴冤鬼喪長鯨就戮短狐哉前徒倒戈爭投

降君子小人筐壺漿竹王祠下迎三郎六軍齊

轡臨城陞鞭指印竿揮冉駝牂牁响呀造相望

碧鷄畫啼金馬駮彩雲飄颻昆池旁平填洱海

成田桑市屢不改糧勦長焚僮唱歌傳白狼翠

毛象齒貢梯航捷書飛羽奏明光

天顏有喜夜未央百工來賀舞且颺

禮體金膏卷一

帝曰嗟咨心如傷賊臣不道犯天綱良民何辜罹池

殃居者裹負行羈韉哀我人斯亦孔將刑獄幾

何念桁楊錢穀幾何問倉箱亟放赦令覃恩章

后以誥命施四方乃開石室紀太常彤弓盧矢間珮

囊隴旂和鈴偉革鷁朱鷺鏡吹登廟廊職方會

同統萬邦王道蕩蕩臻平康大武止戈佳兵藏

逝將歸馬華山陽功成治定禮樂彰秋宗黼黻

夔笙簧龍圖龜書出低昂遊遊麒麟苑鳳凰黑

相黃髮兆豐稷青芝赤箭呈禎祥仰觀玉燭俯

金湯美哉丕基巨皇唐宜升介丘答

寫卷云云亭亭風雨翔金泥玉檢書輝煌探策占之壽

永昌

皇清受命歷無疆

麗體金書卷一

七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皇上南巡駐蹕西湖行宮

恩賜御書恭紀

章藻功

皇上聖由天縱見論德乃日新書仲尼之語德包九

舜而出十堯說約表道包九應三台而乘六氣

盧思道表萬靈翹首應三台以世濟仁壽樂志

西巡兩儀貞觀乘六氣而東指世濟仁壽樂志

驅一世之民瞻而憂以民憂見孟時值平成書

再諫地而溺由已溺見孟益濁流未順水經注

平天成之流恐妨日作於田古擊溪歌日出而

者衆川之流恐妨日作於田古擊溪歌日出而

益濁之也麗體金書卷一六

而飲耕拜賜集

清問必勤書呂刑皇帝爰鳳星言之詩鳳星言

核水經而似多疑義按柔欽作水經注攷禹

貢而慮有缺文書篇名拜颺者咋舌而嗟益

稷車陶拜手稽首說文曰後漢馬援傳豈別無

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

策前漢爰益傳益雖居家昏墊者剝膚之切

書益稷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仰藉訐謨詩大

望易剝剝淋以膚切近災也仰藉訐謨詩大

命諫定察順逆之情度高卑之勢或則疏或則濬

九派同流郭璞江賦流亦既治亦既安一勞久

逸班固然山錦茲所謂一勞地真安土洵仁

者之能敦易繫辭安土敦海不揚波知聖人之

有在韓詩外傳成王時越裳氏重三譯而至不

逐風疾雨也海不波濤也三年於茲舟楫相屬

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蓋往朝之舟楫相屬

飛粟輓而前使天下飛輓粟又水耨火耕而集

史平準書謂曰江南火耕水陽侯效命淮南子

揚侯陵陽國侯也溺死能為大波一清之瑞

斯徵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兆姓依懷五位之

飛利見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顧望雲就日史五帝記

仁如天其知如神就識有喜之

無私於地載禮孔子問居天無私覆采葑葑而

化被草木詩邶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周興若

鳥獸而信及豚魚書伊訓暨鳥獸魚鼈咸若易

如彼江河自然行地見孟緣知閭闔定是同天

張衡西京賦表峻關於紅桃夾岸如屏輕搖彩

仗翠柳長條似帶低拂牙檣掃塵最好風微南

張衡西京賦表峻關於紅桃夾岸如屏輕搖彩

仗翠柳長條似帶低拂牙檣掃塵最好風微南

子令雨師灑道澄練恰逢江靜湖勝詩書明

使風伯掃塵揚州有志高郵覽湖勝詩書明

覽社珠盡光合家下湖陰夜坐覺湖勝詩書明

珠其光燦天春暖吳江楓纔華吐唐崔信明

謂曰聞公有極落吳江冷願見其餘南方草木

狀極香樹二月鴛湖過處樓中則雨霽烟消

華發乃著實府志鴛鴦湖府城南一名南湖中則雨霽

外則香飄桂落宋之問靈隱寺詩鶯嶺傳來門

外則香飄桂落龍宮鎮寂家樓觀海日門對

龍飛鳳舞郭璞謾天日山垂

萬乘雲縈郭璞南嶽賦百寮翼附法言攀龍

揚之勃勃乎千官花覆千官淑景後蓬山彈

壓列子勃海之中有壑焉其中有一山一日岱輿

山高二萬里方壑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

居之靈仙聖之種峯自此而難飛西來峯

界乎靈隱天竺兩山之間晉咸和元年西僧慧

理登而歎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巖不

知何以黍谷溫和劉向別錄燕有谷寒不生五

故謂之泉從茲而勿冷西湖志靈隱山之泉固

已歛其負日列子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廣僅以

下之有廣廈與室綿繡孤貉顧謂其妻曰負日

告之曰昔人有美成叔甘泉莖芹萍子者對稱
豪稱之鄉豪取而富之置於口際於腹泉而
怨之子此類也陪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炎肯而
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
矣由浙西以暨浙東按浙江屬府十一即教優
草從風語見論合江南而訖江北矣乃者昌時中
甫周翰同生詩大雅維申及盛世鄒枚梁園並
集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于兔園會從
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會從
行在三輔黃圖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京師宮室居
處為常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車輿所至奏事
皆曰行在

特召承明前漢楊雄傳召雄
待詔承明之庭
雲出輕藍事類賦段氏
注

式與溫庭筠雲黃紙絕句序云予在九江出意
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承之功輒分
送五分給尚書之札前漢司馬相如傳請為天
十抄湖橫遠碧頌來
札湖橫遠碧頌來

天子之題原註四月初六日行宮召試進士出身
者五十餘人賦得御製野望湖邊遠碧
橫之句七律一首留取四名一徐列坐螭頭要
會
唐左右二史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頭則妍辭競
首和墨濡筆即螭首切處號螭頭則妍辭競
雪賦授簡于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輕移雉尾
騁子妍辭絳色搗稱為寡人賦之
崔豹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則
宗時有雉尾之祥服章多用翟尾則

御覽親評詎落紙以如飛景龍文館記中宗正月
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

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從臣悉集其下須臾
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樓之既退惟沈宋二詩
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觀取而觀乃沈詩也又
聞其詞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詞氣已竭
宋猶健舉沈乃幸揮毫之自在香烟滿袖詩
伏不敢復爭

成珠玉雖風雲月露無裨慶歌北史李諤傳諤
在揮毫雖風雲月露無裨慶歌北史李諤傳諤
薄上書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乘而甲
盈箱盡是風雲之狀書益稷乃廣載歌曰而甲
乙丙丁敢嫌次第王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
韓柳名遂大駭既而何冠多士謂占第四自以
與何齊名耐居其下贖傳之榮毀下有言上顧
問其姓對曰姓丁上曰甲且也餅曰大官而賜
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且也餅曰大官而賜

絕勝紅綾浴中紀吳唐僖宗幸南內與慶池泛
舟所可以金盃進紅綾餅于上前時
拜賜集
注

進士在曲江開宴宴上命中官以餅馳賜之故
徐漢詩曰莫欺老缺牙齒曾喫紅綾餅錄來
後漢百官志大官令一果從中使而頒頒赤
人本注曰掌御飲食
王維敕賜百官櫻桃私心飽德詩大雅既醉
詩中使頻傾赤玉盤
屬目榮觀矧

宸翰之上騰即
天章之下賚鸞鳳舉難以形容岑文本奉述唐太

玉象入體麗銀香又鳳鳥頡頏於何贊頌元
帝古跡游游雲霧傳敬禮直超晉始服一臺
之法鳥頡頏魚頡頏揚泉之賦
二妙以中心晉書瑤傳瑤學問深博明習文藝
與尚書鄭敷煌索靖俱善草書時

人號為一 若論唐初退八體六文而北面見上

彼太宗之學虞監徒云戈法逼真法書苑唐太宗

每難于戈法一日作戰字召世南補寫其戈以

示魏鄭公公曰仰窺聖作內戰字戈法逼真帝

賞其 縱逸少能迨元常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

御書難得天邊錫子不啻路車乘馬之榮詩小雅君

錫子之雖無子 日下攸同寧殊僅軍和鸞之盛

之路車乘馬 臣藻功玉笋新班唐李宗

詩小雅條革冲冲和 驍花初直翰林故事學士院

驍花初直北廳前階有花觀

道冬以日影過五方蓬池兮倖廁李德裕詩荷

皆為入直之候 旋梓里以遄歸韻府稱鄉

紫陌之紅塵西都賦紅塵四合烟雲相連

年夢繞隨黃童與白叟白叟踴躍歡呀萬歲歡

呼漢武帝紀親登嵩高御史乘屬三袖携則饒有

香烟見上筆落則乍聞風雨杜子美詩筆

德昇草行之法書輯劉德昇因隸法掃地而真

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寫施肩吾蘭渚之詩

原註賜詩計二十二字家在洞水西身作蘭渚

吾之祭臣淨以居心 纖雲不教點綴念臣拙於

應物空江且自安閒 選出唐音何如謨典按虞

堯典舜典大禹捧來

聖蹟 儼若球圖書頌命大玉與玉夫寶鏡錯鈞張翥

千秋鏡應制寶鏡頌神節擬規寫聖情東觀漢

記揚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

襲自所服冠帽綬玉 猶誇寵錫素屏錦被魏毛

大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瑪几

賜玳瑁朱龍為太尉家食脫粟飯臥 備極恩

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之

榮而况龍跳兼虎臥之奇連綿字勢屈強若龍

跳天門虎 舞鶴盡飛鴻之致書評梁武帝評鍾

飛鴻九重天上楚辭九辨君擲作金聲

天台賦成示友人范榮期五色雲中杜子美詩

日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 尺璧何曾足

重帝王世紀禹不重徑尺此真寶貴千秋珠

未必皆珍史田敬仲完世家梁惠王曰若寡人

乘是乃騰輝萬里喜而裝演唐六典崇文館明

良志上下之交書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秘

以縹囊昭明文選序詞人才光燄恃子孫之保

瀛臺賜宴詩序

宜興陳維松其年

粵以歲次重光支逢作鄂三皇紀十干內辛爲重光十二支內酉爲

靈作

皇帝方居清暑之崇臺御招涼之邃館用頒大酺式

讌群工漢紀文帝賜酺五日註大酺若夫路入大飲酒也後唐宋皆因之

東華橋通西苑沙偏泥泥泥秋未露以何

晞詩湛湛露斯樹只騷騷夜不風而自響張衡

賦寒風淒其永至今樹雲岫之騷騷露微殘月銀

弓猶挂於高城銷落疎星珠斗尚斜於遠岫見

麗體金宵卷一

玉

環坐平沙之似穩肅俟傳呼藉嫩卉以如羅遙

憑宣喚少焉赤烏毬躍見魚鑰爭鳴芝田錄

以魚者取其目不瞑用也丹鳳書陶春秋元命苞

以守夜之義鑰管鍵也龍樓登闕見雞人喔喔

武王受鳳書之紀周禮雞人夜呼且以臨百官註

飛繡鞿以過催能歌雞鳴之人也劉禹錫詩城

中晨雞虎賁駢翼珠珂而並入周官虎賁氏

百人軍旅會同君宿于外則守王爾詩駢駢駢

大爾雅珂飾馬具梁簡文行馬詩晨風白金絡

五珂紅門符綵園賦水面已維青雀之艘見

紫掖透遲官闕志天有紫微人主象之曰紫

之衝日紫陌柳絲先隱黃龍之舳見俄傳汎

透遲載詩經盡許登舟斯時也太液波紅一奩靴官闕

液池在建章宮北唐實記靴鞞國產上林烟碧

紅寶石大如巨栗中國因名鞞鞞上林烟碧

滿燈玻璃千乘萬騎名果樹二千餘種按始皇

建在渭南苑內漢因其名黃山谷黃頭擁畫楫

以平搖披言川師名黃頭郎以土勝水故長鬣

撥蘭橈而競發左傳吳伐楚戰于長岸楚師

之取餘皇以歸楚詞桂棹兮蘭櫂便信詩蘭棹

麗體金宵卷一

玉

見半雜風荷而倍嫋鷓鴣啞呷四圍皆王母靈

禽相如上林賦交精旋目註鷓鴣晴交而孕

名錦鳳其色青多紅少謂之綵鸞常從弱水西

來或云西王母之禽也漢武故事七月七日忽

有青鳥飛集殿前東方朔曰王母欲來竹栢微

落一片悉嫦娥寶樹詳徐中流遙矚青爲好時

之田秦紀始皇東遊祀八神于大山梁父以天

四時漢極浦凝眸見黃是昭陽之瓦詳皇誰

知帝室皇居之畔別自成村孔融表帝室皇居未審南

必畜非常之寶

唐北宋之間。此畫三唐紀前唐自高祖歷

唐自莊宗歷四主三十九年南唐烈祖都金陵

傳環燈共三十八年宋紀北宋自太祖至欽宗

百五十二年按南唐北宋多名畫一行到瓊樓

玉宇天上晴多于江岸玩月俄見月規半天瓊

樓玉宇爛然數息除將鳳船能漏世間秋少

移時不復見矣木造龍舟鳳船等數萬艘爰乃停彩竿

牙檣者曰筆梁王淡思歌象牙作帆檣註檣桅柱也

陟坡陀沿峭蒨不平貌峭蒨見滕王賦註屬遵

輦路距帳殿以非迺幾折綵垣隔幔城而不遠

拜賜集 麗體金膏卷一 三

沈約詩帳殿臨春御石林燕語宋殿廬山呼以

摹行時徽而載之帳殿幔城皆行幕也

拜魚貫而前漢紀武帝登嵩高山御史屬車在

稱山呼本此易時則壇瞻綺旭赭袍隨繡繼交

輝廣韻織絲綵為葢曰緹赫彤霞

御榻吃花磚相向視花磚日影忽覩紛綸之狀陳

於殿廡之間夫其叠繪成峰吹紈散霧千端霜

雪割完碧海之綃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如

出以賣之為服入水不濡北窗瑣言唐張建為

幽州同馬往渤海遇水神遺之綃綃乃自賣以

進明宗于海署百筐雲霞販盡平陵之彩王賦

時如對霜雪

廣信謝資絲布啟平陵夜月驚開擣衣郡國志

梁州女郎山張魯女浣衣于石上女便懷孕生

二龍及女死將殯柩車忽騰此山遂葬焉其水

旁浣衣石猶在後平陵城有女郎山祠按扶風

及濟南郡歷城縣山西汶水鶴頭綵織自尚衣

局內度肩吾謝武陵王賁白綃綉啟圖雲維崔

文綉晉盧志傳帝賜志雀綃袍一毳路錦齊東

領輟制錄尚衣局乃尚方所用也毳路錦齊東

紹興御府書画有漂從裂帛湖旁補雙心檀暈

三殿齋來五福鉤窠

九重飛下見曉瓊賦瓊瓏單複擬綺毳以逾温

獸毛編細者粹縹縱橫見半笑豐貂之未暖雖

拜賜集 麗體金膏卷一 天

使量來玉尺莫罄恩長晉書荀勗暗解律呂因

勗忌之後有耕者得周時玉尺荀以校已所制

樂制昔短一黍于是服阮神識並詳九日序

縱令負用銅仙難勝既重賦註王何期晝永月

墮懷中詎信秋初春還袖底擎來水涘鴛鴦解

如以增啼古詩文綵雙鴛捧向林泉孔雀生慚

而輟無齊書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無何而雁翅

筵排補魚鱗幄比九歌魚鱗沙明水淨飄颻張

紕幕三千天迴堤平重疊列華裾十二紅蘭壓

架恰照文廊別賦見紅蘭之受露李紫萼成叢

義山詩玉砌銜紅蘭

偏搖舖帳。銀壘告濯。翠金云調。杜詩紫駝之然

而羊膾雉醢。未便稱珍。說文肘下曰膾。鴨。鷓鴣。

緘何由示美。說文緘。繫也。即今緘子。九歌。潘。即

或七來紫鴛。落雉永於雲端。獵得黃麋。致羶薌

於海外。爾雅。麋。鹿屬。亦謂黃羊。周禮。註。麋

錦帶餅裏紅綾。杜詩。滑州。有錦帶。花紅白如錦。出

池方食餅餠。時進上在。山江有。開喜宴命御厨

飛綿薄夜亦柔如積素。東晉餅賦。可以通冬。達

九乎爾乃。朔如春。緇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

香飛散而遠。通段成式。食品有籠。上牢九。湯中

牢九子。瞻誤為牢九。荀氏列。餽傳春祠。抑狔未

用以饒頭。夏嗣以薄。夜代之註。餅屬也。抑狔未

足以誇。禁樹之腴。而奪侯。鯖之麗也。晉史。初元

簞得純以為美。項上一。醫尤佳。輒以薦帝。呼為

禁樹。西京雜記。王氏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

往。妻護傳。食五侯。問盡得其歡。心競致奇。膳緊

義合以為。鑄字林。鷓鴣。看也。煎和五味之名。緊

爾臣僚。夙厭江河之味。惟茲卿尹。半居魚稻之

鄉。倘遂庖虛。魴鯉曷用為歡。若其狙乏。鱗鱗安

能取。厭厭師芳。餌乍垂。綸於百子池頭。周禮。獻

王鮪。陰符芳餌之下。必有懸魚。三輔黃圖。漢上

林有池十五所。武帝于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

于園。養宰雕盤。旋斫餠於九成宮外。唐書。上賜

蓬池。騎山谷。書。跋。元。章。為。余。所。看。騎。宮。賦。陳。附

揚。素。作。任。壽。宮。後。以。犯。帝。文。帝。諱。改。九。成。宮。唐

太宗。後。修。假。之。雷。雨。銀。鬚。風。吹。以。能。飛。翫。以。鹽

以。避。暑。梅。錦。屏。軒。騰。而。欲。動。李。詩。雙。雙。飛。去。於。是

頻。頌。瑤。笙。滿。瀝。金。觥。百。壺。急。送。風。前。之。喝。盞。參

差。杜。詩。百。壺。那。送。酒。如。泉。陶。成。九。日。宴。享。三。雅

橫。飛。樹。底。之。行。杯。絡。繹。東。觀。漢。紀。今。日。歲。首。請

典。論。劉。表。子。弟。制。酒。器。三。雅。酒。痕。縹。碧。都。粘。學

士。之。袍。曹。植。賦。蒼。梧。標。清。註。綠。酒。也。劉。楨。賦。憑

日。給。酒。一。斗。釀。色。鶯。黃。杜。詩。鸞。兒。齊。上。參。軍。之

袂。補。註。校。補。溫。有。主。簿。善。別。酒。佳。者。漏。沉。乳。箭

張。衡。刺。刺。文。似。龍。而。有。角。日。亂。尋。日。影。之。將。斜

箭。為。刺。說。文。似。龍。而。有。角。日。亂。尋。日。影。之。將。斜

風。捲。鷓。班。臺。敬。倏。珮。聲。之。蚤。散。重。申

天。語。倍。荷

皇。慈。堯。階。扑。舞。水。藕。堆。空。文。囿。趨。蹌。碧。蓮。委。地。盈。襟

一。握。葡。桃。亂。灑。平。陽。之。銀。豆。平。陽。見。賦。裝。寶。馬

共。駕。綺。以。續。紛。見。本。携。出。銅。龍。亦。名。劍。龍。張。晏

共。駕。綺。以。續。紛。見。本。携。出。銅。龍。亦。名。劍。龍。張。晏

共。駕。綺。以。續。紛。見。本。携。出。銅。龍。亦。名。劍。龍。張。晏

共。駕。綺。以。續。紛。見。本。携。出。銅。龍。亦。名。劍。龍。張。晏

註門樓上滿鳳城為歡笑事原秦穆公女吹簫城其後言京柳九衢迎問何來方城因號丹鳳陽九衢上漢武內傳東郡獻短人指東方朔日西王母種桃三千年結子此兒已三遍偷之矣萬戶傳觀不數河陽之葉詳藝圃序註按臣綴微班猥叨異數才慚鮑俊葛清虞燕鑄之詩杜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文遜班香芍藥奏詩王在在鑄豈樂飲酒橫汾之曲杜牧詩濃煎班馬香李樓啟宋鮑班香作詞有日沈樓船兮漢武秋風醉序上幸河東而蕭鼓鳴兮發棹歌按葛蒲芍藥鑄名詳三芝序

麗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至

進

呈類函表

經筵講官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今致仕

臣英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士正經筵講官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揆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臣榕端等謹

題遵

旨纂修類函一書今屬稟告竣謹進

呈者伏以詳言浙澀爭充棟而汗牛萬象散殊貴

麗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至

分條而晰縷娜煥福地張茂先所未全窺津逮

積書鄴道元所曾觀記遠溯黃初之皇覽久失

流傳近誇永樂之秘函亦多缺略石渠虎觀俱

詳古而略今玉檢金泥誰鏤雲而繪月縱橫萬

里上下千年考索難周校讐未核伏遇

皇帝陛下

睿思天縱

聖學日新

神功則緯武經文

景運則參天貳地。

宵衣旰食勤綜攬於

萬幾。

目覽手批聚精神於四庫。凡金匱石室之藏靡不

探原竟委。即古史稗官之列亦皆按部就班。

謂類書從無善本。惟唐類函略稱贍備。宜推其體

例。漱潤增華。益類函所錄本於虞世南北堂之

鈔。歐陽詢藝文之纂。初學記雖約而有則。白孔

帖終駁而未詳。摭摭止及初唐。紀載非關內府

麗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三五

而且各自為編。不相統攝。揆諸體製未盡陶鎔

臣等祇受

成命。恭率翰詹諸臣商確。凡例臚列區分。益以他書

句櫛字比。諸凡日星河岳。部次貴於精詳。禮樂

兵農。制度求其明備。以及禽魚草木。罔不搜羅

道德性情。更加闡發。踵孔門文學之科。究歷代

圖書之府。雖抱殘守缺。未能力致五車。而落實

取材。竊擬目採二酉。非徒稽割言工。不數假釘

為富。故首以音義明辨。總載提綱。而典故次之。

事對又次之。單詞隻句。有可采錄。另為一條。不

敢放失。至於詩賦雜文。則辨體標目。刪繁就簡。

有節取之義。焉譬夫翦裁在手。集千腋而成裘。

組織任心。辨五絲以為采。庶幾方名象數。幼學

者展卷神開。理幹文條。曠覽者含毫色喜。李商

隱可無懶祭之勞。虞秘書并省行厨之脚。然諸

臣既非成千一手。臣等復荒謬而何知。望漏滋

多。魯魚不少。置諸綿几之旁。敢道篋簞六籍。雜

在芸編之末。差言會萃百家。恐猶學府之糠粃。

麗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三五

書倉之管蒯伏冀

文光奎照

大度海涵

矜載筆之陋。儒管窺蠡。測經

重瞳之

御覽日麗雲昭

帝錫嘉名。便覺光騰萬卷

天開鴻製。更令價重三都。懸呂覽於國門。賞頒一字

刊石經於太學。歡溢九衢。將見臨文。湛瀚無俟

排沙以簡金。隸事紛綸。不啻銜珠而噴玉矣。謹
謄寫彙本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奉

表恭

進以

聞

康熙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

履體金音卷一

拜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張

陵表

謁

莆田鄭王臣

聖王隆報本之文。合鄣添江茅以展敬。

哲后大奉先之義。羣山車澤馬以呈祥。金支秋麗和

風。扇日。擘海。瑞寶。囊夜零。恊氣溢。璇源。珠窟。義

與於。烝嘗。禘祫。歡洽乎。南朔。西東。大喜是。承兆

民有。慶。竊。惟。萬。族。本。乎。祖。樂。所。自。生。孝。子。能。享

親。誠。無。不。格。苞。符。筮。啟。已。垂。假。廟。之。文。竹。冊。屢

更多。有。上。陵。之。禮。太。昊。宛。邱。之。禋。不。獨。衣。冠。文

履體金音卷一

拜

王畢郢之遷已為墓祭迨至永平建武以後與

夫開元景德以還莫不星栢雲畢魚雅而下璫

階桂醑新燎悽愴以承玉豆然大典數舉雖歷

久而彌章而禮意難明竟相沿而漸失丹徒之

觀園寢祇在郊畿縣舍而祀祖宗本因觀省出

遊而立原廟叔孫通遷就何多築臺以望獻陵

魏元成箴規不少過沛橫汾頗覺漢王之草草

東封西祀益警宋主之區區從未有道濟知周

既民安而物阜義章志敬尤地察而天明日羽

芒芒增龍塞苑城之景色。露蕭鬱鬱聚鵝山。鯉海之精神。如今日者也。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德協欽明

功隆位育。揮弦解慍。馳膏雨而釋薰。風刻玉來遊。絜

珠囊而懸金鏡。

堯仁已過。旁流於燭龍開景之鄉。

舜孝彌殷。對越在元鳥生商以上。是屬

盛京。星臨九子。旁連箕子。封疆天作三陵。中有軒皇

麗體金書卷一

三

弓劍乾開。坤闔夾二氣。以策迴瀆。鬼獄祗率百

靈。而守護瞻九九松柏遡

列聖均篤孝思。拜奕奕几筵。惟

文孫克承廟志。遂移

仙仗恭奉

悉闡當萬寶之告成。村村擊壤。駕六龍以發軔。處處迴

春盡。蠲所過之輪。將無費吾民之供帳。玉衣鐵

馬。儼陟降於三天。烏弋黃支。效駿奔於六宇。緝

十倫之化。大澤可待於下流。備百順之名。至仁

不遺於一物。鳳儀駕楫。樂以鼓瑟。吹笙象譚。鳥

言錫以褭金。鶴幣加以日月光華。瞻雲愈麗。源

泉浩淼。觸地成瀾。土壁為燈。薰金壺以貯。寫青

鸞黃鼠。付玉管以鑄雕。頌來槐棘。重沾垂露之

餘。勒向瑤琨。應繼卿雲之頌。大孝備矣。復允武

而允文。庶事康哉。真無偏而無陂。同江北。鐘齊

呼萬歲者。三莢草神。羊行與四靈。而五等身

厠。清班才慚小。相獻西都之策。識愧齊賢。紀東

狩之儀。博輸應劭。豹尾翹車。莫奏凌雲之賦。螭

麗體金書卷一

天

頭珥筆。長懸捧日之心。伏願

明德惟馨

無逸作所。綠字蘿圖。往返崆峒之蹕。皐囊甲帳。從容

宛委之藏。則陟陸嶽。原觀耿光。而揚大烈。懷柔

河嶽。單解澤而酌衢樽。敷天肇造。纘丕積於思

文。率土攸釐。迓休祥於下武。繼封禪。七十二君

九握貞元之秘。後天皇萬八千歲。長為仁壽之

君

多羅質郡王戶永塔等奉

敕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

表上

進者伏以

天璣斲度書林占五緯之祥

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

立綱維於鼇極函列雲珠

媿刪述於龍蹲契昭虹玉理符心矩聚三古以垂

謨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

鹿體金書卷一

五

文臣等誠懼誠忱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霄九

野太清耀東壑之星懸圃三成上帝擴西崑之

府文章有象翠媽遂吐其天苞繪畫成形白阜

肇圖其地絡書傳蒼頡初徵雨粟之祥錄授黃

神始貯靈蘭之典洞庭祕簡稽大禹所深藏柱

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策聖籍雖焚漢

理珠囊遺經故在儒生密寶惟孔鮒之承家謁

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料文以後篇章自是滋

多麟閣所儲條目於焉漸備杖吹黎火夜讎別

錄之編衣染鑪香坐校中經之簿王仲寶區其

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叢殘括舊傳

之五部勘書妙畫世摹展氏之圖捲幔飛仙史

載隋宮之蹟唐武德訖乎天寶鈿軸彌增宋景

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征俘玉元遷三館之

幅北極營都明運十艘之價莫不前徵遂古丹

壺溯合雒之蹤悲發空林青簡紅頻斯之篆西

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

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瓠本猶攜藁存班固爬

鹿體金書卷一

早

羅織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撥拾畸零均給以螺

丸麻紙精鏤廣購一篇增十匹之酬華暉重緝

三品別兩廂之等凡以窮搜放失獵文林辨圓

之精互鏡瑕瑜立聖城賢關之訓結德輿而輶

轄軌順經涂係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筏然而輶

餘易匱四千卷既句殘膏鴛廣彌蕪百兩篇更

珍贗鼎丹青失實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消孰

齊蹤於鄭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而編畱或

如許綠紉紅踵駁文而莢悟蘭臺度貯多如貽

改漆經板摹傳遂至誤尊閣本故祕書總目
鄭夾溟復議校讎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
證從未有重熙累洽雲華懸紫極之庭稽古崇
儒冊府闢丹宸之館彌綸宙合識大識小之無
遺榮鏡登閱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寶惠
周融如

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瑞席蘿圖

麗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神凝松棟

播威稜於十曲響震靈夔

洽文德於四溟兆開神鷲

帝嬌歌詠已題九萬瓊牋臣向編摩更緝三千寶牘

博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永付長恩

之守乃猶尋端竟委溯支絡於詞源緯地經天

探精微於義海昭陽韶歲

特紉翰府之藏永樂遺編

俯檢文樓之帙例取諸吳興韻海割裂雖多體宏於

孟蜀書林蒐羅終富榛楛互翦

命刊削其調言瀝液堪珍

敕比排其墜簡焦桐漆斷重膠百衲之琴古壘銅斑

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蠹剩或有存畱苑委

藏餘不無佚漏十行

丹詔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緗囊廣啓獻書之路逸經

斷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錦帆振航

孟家東洛之船玉軼飛輪吳氏西齋之軸鱗排

玉宇多王棨之所未聞荀東金繩奉張華之所

麗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莫識光明蘭紙朱題芸帙之名蟠屈鸞章紫認

槐廳之印紅梨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鏤濡

香品第詳分其甲乙

天潢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彩接文昌之

宿總司序錄叨楊億之華資分預校讎列任宏

之清秩銀袍應

召驥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

槩學官願效其一長切線割圓博士亦研其九

術遂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僕圖與史竝陳左右
粉木鉤摹隸與蚪兼備古今絲痕孺扁曹連什
伍各隸屬於寫官工辨厥良均精研於計簿提
綱挈領董成者職總監修補闕拾遺覆勘者官
兼詳定庀器預儲於將作棊几筠簾專餐徧給
於大官珉糜珠餉温鑑圖炭紋凝鵝鴿之青朗
鑿涵冰色映玻璃之白花甌入直地同典率天
宮蓮炬分行人到娜嬛福地瓊箱牒送全搜騰
囊帷蓋之餘

麗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聖

芝殿籤排共刊木扇金華之謬程材效技各一一
而使吹累牘連篇遂多多而益辦香霏辟惡擁
書何止百城潘漬隄糜削彙寧惟兩屋譬入衆
香之國日眩矚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神愕胎
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賦聞見所未曾實令虎
觀諸儒辨妍媸而莫決所賴恭承
睿鑒提玉尺以量才仰稟

天裁握銀華而鑿物初披卷軸共掇零璣卽荷
絲綸務纂完璧吳澄易翼辨顛倒乎陰陽楊簡詩音

斥混淆乎周漢裨官勦說刪馬角之荒唐譯史
傳聞摘象胥之譌異醜章祈禱發凡於劉啟之
詞語錄參禪示例於齊熙之記固已南車指路
陟道岸而衢亭

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泊乎羣書大集品雜金沙
聖訓彌彰鑿澄珠礫詰經忌鑿黜錯簡於龜文論史
從公溯編年於麟筆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
廣古誣真五柳之名宜辨七籤三藏汰除釋老
之編五蠹九姦排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

麗體金膏卷一
拜賜集

聖

校寫其青詞巧謝疵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
豔曲削香奩脂蓋之篇金谷新詞刊酒肆歌樓
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誤點丹黃一經

聖主之品題立分黑白至於銅籤報夜
紫殿

勤披

玉案開緘

丹毫

親詠五家易說岐塗附闢其傳燈四氏書箋餘緒兼

詳乎括地。前車後鑿。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寓春秋於世本。廬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同讞獄。爲雲谷之重儻。洪谷夔跡類探囊。竊玉川之餘瀟。四箴誤註。寧知顏巷之心。二佛同稱。轉隘尼山之量。六經作繪。全收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五音分配。篆文互備。其形聲。二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古香醜醜。細辨班書。碎版穿連。重刊薛史。清流肇釁。示鑒戒於東林。正統

麗體金膏卷一

星

麗體金膏卷一

星

明尊存綱常於西蜀。派沿涑水。袁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訛傳竝訂。黨碑再勒。嗟抵盜而開門。權燄彌張。啗教星而替月。西湖遊蹟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陋詞臣之校射。宋鈔僅贖。覽舊志於臨安。金刻稀聞。寶遺聞於貞觀。或攻或守。徒存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草。媿彼中興。至正刑章。斥其左袒。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鄺註桑書。剖源流於地理。史牋詳摘。有逾漢簡之精。經笥

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於孔庭舊語。首定儒宗。蔡帳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曾公亮之武經。姑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握策靈臺。參徵蘇頌。筭窮杪忽。九章研鮑。幹之藏術。雜縱橫。十卷稽趙蕤之撰。楚中隱士。互權韓柳之評。發郡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讖記。行洪範而原非。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塘遺事。深譏首鼠於宋元。曲洧舊聞。微憾操戈於洛蜀。細總有取。旁通方朔之言。指佞無難。慎聽

麗體金膏卷一

星

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塞詞條而擢秀。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孫逢吉之淹通。雲龍遙溯。多知舊事。病歌舞之銷金。一洗清波。笑詞章之諛墓。太平御覽。徒粉飾乎嘉名。困學紀聞。偶抨彈其迂論。晚唐小史。入廚寧取乎卮言。南宋枝談。按鞠深嫌其曲筆。十七卷騷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背之膠。竝採郊祁。擬以棠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

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留守呼北
渡者凡三殉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如和叔
原不限以宗朱詩到儀卿乃轉嫌其人墨讀書
祕閣明詹初論古之非從宦金淵賞仇遠耽吟
之癖楊維楨取其辨統而頌莽則當誅劉宗周
閱其完忠而吠堯爲可恕凡茲

獨斷咸稟

睿裁益此同情實孚公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

天綜百氏以歸型言衷諸

麗體金膏卷一

拜

聖權衡筆削事通乎春賞秋刑絜度方圓法本乎

乾規坤矩是以儔璘懸耀揆景晷趨鏞機先鳴聆音

鷹集鯨鐘方誓居蓬館以晨登鶴登嚴關焚蘭

膏以夜繼披文計數寧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

功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綴白之裘

傳寫相爭齊炙汗青之竹架羅黃卷積盈有似

於添籌几擁烏皮刊謬時防其掃葉畢昇活板

漸看字是排成曾鞏官書已見序稱校上加以

乾行至健

七旬之念典彌勤

離照無遺一字之褒議恆審梁騶練士庚郵遞初寫

之函

雲輅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

雕數萬數千摘金根之屢誤坤原爲釜兼收刊

板之訛羊或作羊細檢鈔書之謬毫釐不漏哉

旁添待補之戈塗駐必嚴羅上辨續加之罔削

除不盡時

飭以妄下雌黃輪郭空存常

麗體金膏卷一

拜

指其竟同曳白

明周織芥共欽

睿照無遺報乏微涓彌覺媿心生奮若夫考勤校情

督課雖詳荷寵邀榮

恩慈實渥風雲得路先登或列於九官

雨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臺聯句聽鳳律之新

聲芸署題名踵麟臺之故事墨勻蝶翅祖帖雙

鈎映簇龍紋

天書五色猩毛擢穎膩魚子之華騰龍尾雕

煤之芳氣。銀鬢翠管。細縈百和之香。錦段香羅。交映五明之扇。繡囊委佩。鈺貯朱提。珍蠶豈耳。帕裁白纈。雕盤列會。果分西域之甘。華泚嘗新。瓜勝東陵之種。自

天宣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

恩。惟以文章爲報。周賅始末。擬勒長編。別採英華。先爲縮本。曩長庚之紀歲。慶叶

嵩呼。屬太乙之占祥。象符奎聚。八年敬繕。挹古今四庫之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惟全書之

麗體金膏卷一

拜

浩博。實括羣言。合衆手以經營。條逾數載。香薰蘭積。方相就而未終。閣鴛雲楣。已先成以有待。文河疏淪。初如江別。爲三筆海朝宗。繼乃瀆增。以四望洋無際。慮創始之爲難。登岸有期。幸觀成之可冀。較刪繁之別帙。又閱兩年。勦彙總之鴻裁。乃盈一部。插籤分帙。次按乎甲乙丙丁。列架臚函。色別其赤青白黑。經崇世教。貴實徵而賤虛談。史繫人心。削誣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家之粹。博收而不悖。聖賢懲十人九集之非。嚴

汰而寧拘門戶。上浴虞夏。咸挹海以求。珠下採元明。各披沙而見寶。六千篋璋分圭合。延閣儲珍。二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目。釋名訓義。因李肇之解題。考異參同。近歐陽之集古。事稽其實。循文防誤。於樹萱詞。取其詳。求益非同於買菜。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疵。辨白其玉瑕珠類。一經採錄。真同鯉上龍門。附載姓名。亦使蠅隨驥尾。元元本本。總歸

聖主之持衡。是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至其盈箱

麗體金膏卷一

拜

積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鉤元。期簡明而易覽。譬諸典謨紀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石成書。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四瀛而山五嶽。俾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制作。天如留待於今。而希有之遭逢。人乃躬當其盛。叨司校錄。實忝光榮。臣等功謝囊螢。識同闕豹。鑽研文字。未能脈望之通仙。延緩歲時。僅類鞠通之食墨。仰蒙

訓示得聞六藝之源。曲荷

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拾。望學的而知歸。一簣

成。山營書巖而幸就。欣陳寶笈對

軒鏡之澄光。恭進

瑤階。同義圖之永寶。從此依模范狀。若墨矩而重

規。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

隅可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乎牛九精

心。刊誤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磨。烏

玉連綿告蒞。佇看四奏

皇體金書卷一
拜賜集

至

天閭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箭。人文成化。

帝機運經緯之功。

皇極敷言

王路示會歸之準。觚稜雲構。鬼弔乎銀榜璇題。方策

星羅。珍貴乎金膏水碧。曰淵曰源。曰津曰溯。長

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恆耀九霄

之

日月。竝五經以樹訓。道通乎丹書綠字之先。合六幕

以同文。治超於元律蒼牙之上。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歡欣之至。謹奉

表恭

進以

聞

皇體金書卷一
拜賜集

至

國朝麗體金膏卷二

拜颺集

恩詔謝表

代謝

賜篆書盛京賦表

代江西士子謝加科牒文

進江西省祝嘏詩文

恩賜通鑑輯覽生擒林爽文莊大田紀事語二十功

臣像贊墨刻謝摺

麗體金膏卷二目

恩賜四得論四得續論墨刻謝摺

恩賞臨宋臣李迪鷄鶴待飼圖

御製詩謝摺

恩賞修德修刑論墨刻謝摺

御製四次巡浙詩恭跋

頒賜文二集謝摺

為莊撫軍賀平伊里表

為尹太保賀伊里盪平表

為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鄭玉階

蔣士銓

蔣士銓

蔣士銓

孔憲培

穆和蘭

孔憲培

阿桂等

蔣士銓

孫士毅

袁枚

袁枚

袁枚

掃平噶喇衣奏摺

平定兩金川賀摺

代賀金川平定疏

代賀受哈薩克回部內款表

臺灣全郡蕩平賀摺

臺灣首逆就獲合詞叩賀摺

巴納布進表納貢復奏

恩摺 恩賜墨雲室記李廷珪古墨歌墨刻謝

恩摺

麗體金膏卷二目

二

阿桂等

和碩顯親王等

蔣士銓

蔣士銓

大學士等

孫士毅等

王大臣等

穆和蘭

恩詔謝表

蒲川鄭王臣 僕人

竊唯發龍祥於姜水炎皇六佐同升流虹采於姚墟虞室八師濟美任矧光周道興賢著三物之條曹高贊宋猷舉士重十科之選惟柔儀配地自膺五福而享期願而壽考作人爰闢四門而求俊乂

慈宮慶溢藝苑歡騰欽惟

皇太后天與淳粹氣鍾元和燕入玉筐啣母地母天之

字馬依金卮叶履中履順之占正坤儀而道盛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西陵彤管播徽音顯懿宣陰教而化行南國瑞

函注景福綿長恭惟

皇帝陛下

仁孝挺生

文明啟運星流昴宿恒思石紐之劬勞電繞斗樞每

念軒邛之鞠育萬安宮裡親捧瑤觴長樂階前

常依玉輦極九重之尊養永頌岡陵合萬國之

歡心徧敷雨露年逢辛未正屆

壽母週甲之期歲在壬申特遵

聖祖開科之制沛湛恩於寓內忻聞珊網宏開式至孝

於斗中已見金車登出期當春牛先歌鳴鹿之詩節值秋中高掛遷鶯之榜甲乙科均由異數春秋闈疊見昌期乘暖浪而上龍門爭忻燒尾際秋風而題雁塔共慶摘髭動墨錦橫識是天孫之錦抽毫花吐知為王母之花鳳麟與龍虎齊收奚似彩鸞青雀芝朮共參苓並採無殊棗蟠桃嵩呼者三喜濱海三千擊水祝如維九忻天衢九萬博風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恩綸曠古為昭文治於斯極盛某等闕苑下士苾苾

鰕生濫列賢書未遂林藻穿揚之願幸充貢籍

常深郊洗擢桂之思志切觀光曾遊槐市情殷

論秀壽入芹宮爨下焦桐遺賫音而欲奏泥中

古劍遇望氣而思騰忽聞宅俊新恩知鵬程之

不遠快睹招賢鉅典寶晁藻之曷勝唯

皇太后以高行獲高年茂萱枝於百千萬億而

聖天子以孝思成孝治開蓬榜於東西朔南榮光起

五嶽圖中高映壺公之嶠仙醴傳三神島上遠

沾龍女之洲九鯉湖邊齊進長生之頌雙龍闕
下遙瞻獻壽之儀伏祈轉詳俯允代奏海陔歡
欣之忱悃獲敵

堯母門前草茅鼓舞之情形盡入

軒皇鏡裏

虞體金齊卷二
拜慶集

三

代謝賜篆書盛京賦表

蔣士銓

日月臣恭接到

聖慈頒賜清漢篆文盛京賦各幾本臣惟地靈啓于

豐錫式席留都國風紀自幽部聿昭鴻業炳著

大文之煥成書首重于唐虞推原受命之由作

頌不忘于景毫欽惟我

皇上聖教誕敷皇謨丕顯萬國仰觀文之化羣言會

殊俗之歸天縱

聖以多能藻思睿發

虞體金齊卷二
拜慶集

四

帝以臣同喜起寵錫紛披亦文綠字之奇儼授圖于

天老玉檢金泥之秘驚攜篆于龍威曩者賦天

作于高山揚

昭代陪京之盛肆懿德于時夏美

聖朝開國之隆志山川物產之雄奇發祥由始記風

俗人情之美厚

天命維新作述之聖在

一人寶守相傳于萬世六體八法妙合元功轉注諧

聲悉存古意配以國書篆籀玉筋雙懸佐之漢

體龜魚琅函媲美在天成象既日麗而星輝因
物賦形復鸞翔而鵠峙緘同合璧不徒留禹瓘
于嶠嶼珍若聯珠豈止垂周書于石鼓于以頒
諸秘殿等膺圖籍如持蒲穀躬桓試將鏤以金
泥作鎮封疆不啻嵩衡華岱臣備員轉運叨賜
恩榮覩禾垂九穗之文欲切豐年景瑞仰龍起千秋
之地心馳遼海雲帆所有感激微忱理合具摺
恭謝

天恩伏祈睿鑒 臣無任拜舞欣榮之至

麗禮金書卷二 五
拜賜集

代江西士子謝加科牒文 蔣士銓

切惟華胄誕聖于蒼精六佐贊同民之治握宸
表祥于巨跡六官占觀國之光兆叶星槎任五
鳩而利用圖呈河首命四岳以賓興慶篤姜嫄
田祖兆樹人之迹眷承東翟湯孫衍交泰之恆
瑞啟樞精符徵文盛靈鍾石鈕象應雲從蓋神
道知事地之方故人倫識尊親之大寢門薦祉
欣逢壽考作人長信開顏益見王多吉士祝九
如于

麗禮金書卷二 六
拜賜集

聖母棘園陳天保之歌進多士干

熙朝壽宇式嘉賓之燕尊之至也養之至也本博厚
高明而悠久自古皆然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大
協和於變以時雍於斯為盛欽惟

皇太后尊開積慶德合無疆徽號極域中之尊光施四
表至仁為天下之母範率六宮資身由坤順以
成十三年內治柔雍贊治著包媯之淑誕
聖協慈寧而吉千萬國太和翔洽含章仰文母之慈
固已鳳閣含飴錫嘏載賡多祐璇宮問政樂育

屢賀得人欽惟我

皇上恩純錫類明達闕門問請深宮大孝極九州之

尊富求賢側席中天備一統之車書

皇仁合聖敬以覃敷瞻依不置

文德偕武功而竝懋俊傑無遺雲霞籠金卮之靈筮

五福祥開于罔極鸞鷺集玉階之仙苑羣工喜

動于難名當茲寶錄之豐年恭逢

聖母之仁壽陽生葭管一時鍾呂都諧日麗春輝五色

蓬萊俱煥傾堯樽而上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七

壽展禮南宮奏舜樂以承歡奉觴北極仙桃春色映交

補于九重瑞雪晶光照共球于萬里籌已六添

于海屋植年週花甲

慈顏永樂其遐齡恩方四達于家邦計運際天申巽命

預施于先歲開

萬壽之科而法

祖績鴻圖而麟鳳重騰邁六旬之慶以掄才紀鶴算而

鷓鴣全化叙葵倫于宮禁

普文教于寰區廣

一人之孝思增萬邦之選舉黃裳蘊文明而吉事占

地道之光潛麟際利見以亨推本

母儀之化是王國克生多士斯中遠用及武夫惟坤德

載物以成故天心因材而篤維茲盛典期以來

年四時行文武兩闈一歲訖春秋二試榜分甲

乙科統壬申兔耳借鴻漸以同升鳳翽與鷹揚

以俱奮鄉薦遠行直省同在仲春賢書近獻邦

畿恰當三月歡騰中國慶溢西江大澤之鯢故

凡鱗私幸滄溟跋浪深山之樟雖弱植竊思白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八

日翻風瑣院聞鶯迴異蟲吟杳砌龍門望杏猶

疑桂點春衫燭炳三條花攢壽字日懸五色華

煥秋暉既移踏月之梯用展搏風之翅榜開薇

省諸生竟坐槐陰筵列仙簧鳴鹿忽來桃岸乃

繡虎雕龍之士射策方奇而燕領猿臂之夫彎

弧已集芳塵鳴鏑聲響答花翎綠野盤刀柳

絮暗隨驄馬于是梗楠杞梓爭貢上林牝牡驪

黃交馳靈囿銀蟾霜淺新題淡墨之牋金粟香

濃大啟曲江之宴馬蹄得意長安轉看秋花鴈

塔書名。霄漢真排鴻宇。司徒司馬共獻嘉謨。猛士詩人咸膺上選。分蓮燈于翰苑。同年添宿衛之官。呵雪硯于梁園。竝嚮侍長楊之獵。春華秋實。應誇盛代材多。豹變鸞驚。斯見皇家網密。暖浪溢瑤池而出。藝林聯祝嘏之詞。羣仙泛瀛海而來。蕊榜附長生之籍。某等豫章下士。草澤小臣。或扳花而迹阻雲衢。或折桂而路迷蟾窟。或青衫勒帛。魚尾難燒。或皓首窮經。鯉題多曝。生值右文之盛。躬逢連茹之榮。何意守章句之小

麗體金膏卷二

九

皇太后慈祥著慶。溥虹流電繞之床。我

皇。上俊父旁求大風。動雲飛之會。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復其見天地之心。為舟為楫。為鹽為梅。泰以

奏
交上下之志。羣虎首冠。裳之彥。共矢葵衷。合詩書介冑之臣。同趨松牖。載筆想北辰。東觀歡呼。觀日月之光。橫經對南浦。西山感激抱雲霄之望。蓋十三郡謳歌愛戴。無非慕達孝子尊親而億萬年福壽康寧。正可徵永言于配命矣。所有感激微忱。伏乞賜文申詳。大憲恭懇代為轉

麗體金膏卷二

十

進江西南省祝嘏詩文表代

蔣士銓

伏以

聖孝推恩萬國樂天長之慶

皇仁錫類九霄瞻壽宇之開紀鶴算之無疆鳳簡揚

輝于東璧賀龍光之有奕鸞綵耀彩于西園雉

扇分而雲日遙臨鐘鏞振響豹尾列而車書鳳

集鵷鷺隨行拜慶喜起於冠裳愛戴誠流于草

澤歡呼動地保佑自天竊惟祝嘏尚文天保賦

九如而獻爵敷揚有體幽風咏萬壽以稱觥卷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十一

阿賡受命之長更述王多吉士雲漢美為章之

倬載歌壽考作人篤祐既隆錫純益固雖田壤

風謠會鄙霽然見忠厚之忱况藝林旨趣和平

允矣蔚嘉祥之氣固宜彙編分體達嵩山萬歲

之聲列爵書名煥圭璧二星之彩欽惟

皇帝陛下尊

親之至立賢無方

皇誠台

聖敬以覃敷永自天而申命文德偕武功而並懋歌

復日于光華展禮南宮傾堯樽而上

壽奉觴北極奏舜樂以承歡集四海之共球開九天之

閭闔體

慈闈之至意法

聖祖之殊恩異數掄才遐齡薦祉一歲舉春秋之試九

州添甲乙之科

異命既已頒申

坤儀自膺多福臣等同安覆載共切尊親敢陳土音上

祈天眷千百國食德飲和瞻依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十二

聖善之聲薄海遙傳萬里十三郡衙謳巷詠歌舞太平

之象西江特著一隅或懷魏闕之楓香葵俱向

日或樹邛園之萱草花盡含春緬庠序其安敦

載筆操觚皆得國風之正察閭閻之質樸倚筇

騎竹各隨天籟是鳴臣心固因言以宣民諺亦

順

帝之則敢希風于作者實愛日于佳時同抒介

壽之誠幸際右文之盛合侯鯖之芳饌百珍殊味可堪

羅薦天厨縑園客之冰蠶五色成文或足上登

璇室挹風雲于廬岳。

帝座非遙浴日月于滄江長安實近體

聖人達孝之忱將赤子報恩之隱朝天未及難效景

趨擊壤相從共欣雀躍伏願

孝思維則

萬壽無疆則萬紀千齡比戶獻華封之祝三多五福長

春慶燕喜之詩度將卷帙肅用裝潢恭紀

敬呈

御覽

麗體金青卷二

三

邸報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蒙

恩賜

御批通鑑輯覽一部並

御製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二十

功臣像贊墨刻各一卷臣謹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天寶聰明古稀神武等百王而權衡允當均

麗體金青卷二

十四

四海而喜怒無私彙綱目之三編積

幾餘之

乙覽正訛聞於前史信其可信而疑其可疑絕祖論

於諸儒左所當左而右所當右

微言闡要紹衣印

聖祖之心傳

睿斷成經命討本

宣尼之書法而且存紀年於江左附事實於敷遺大

哉過湯武之心廓然同

行聖公臣孔憲培跪

天地之量允宜懸國門而示典

頌鬯舍以垂型至若王師濯重海之波小醜服美

漢之律伐苞旋以逮葉凱歸弗俟乎淹旬繫兒

遂以連犯生致祇煩夫尺組笳清鼓競豐亭宜

日之中風正潮平大有自

天之祐此成功之神速悉由

睿美之精詳迺復登進虎臣

命開麟閣十盪十决圖褒鄂之弓刀一德一心寫蕭

曹之劍履重以特揮

麗體金書卷二

五

天筆玉煥

奎章紀事若親經其地豈徒文核而理周贊詞則各

肖其人匪止思精而體大既次第鑄之琬琰並

同時

錫及班聯臣叨列躬桓司存俎豆未與細書於秘省

愧無積草於戎旃而夙聞繁露元苞之義敢云

仰袞鉞而不知蚤讀大明常武之詩亦若聽鼓

輦而思奮唯有率先薰沐敬謹編摹與多士殫

心於夙夜冀由知古而知今為

聖朝效用於將來庶克允文而允武所有臣感激下

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麗體金書卷二

五

邸報

河南巡撫臣穆和蘭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臣接准駐京提

唐官蕭濟差賚

恩賜

御製四得論四得續論彙刻各一卷到豫臣隨出郊

恭迎至署敬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德合中庸道泰易簡備矣箕疇之福

鹿體金膏卷二 十七

躬其實而不有其名曠然堯皇之心得其理而聲唯

其效用契微言於聖緒

特垂創論於

幾餘上下篇相引而深前後義如環而復有天下而

不與詞窮臣于之頌揚非其德而弗居理絕凡

庸之覬覦雖臣聖猶疑於一間况經師邊與於

高深臣識等拘墟明慚窺隙豈足盡圖書之秘勉勤

晨夕之仰瞻庶幾珍琬琰之藏永作子孫之世

守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鹿體金膏卷二 十六

拜慶集

邸報

衍聖公臣孔憲培跪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十月初五日奉到

恩賞

御臨宋臣李迪雜雜待餉圖

御製詩一卷臣憲培恭設香案叩頭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德廣

堯仁道先

舜哲保民如保赤愛之至而護之周盡物以盡人知

禮體金青卷二

十五

之明而處之當雖值

幾餘而染翰亦

屢民瘼以求寧偶臨舊蹟爰觸類於將維

特煥新題因發凡於待哺時萬民之飲食寄此

心聲身四海之惻察形為

手畫用是壽之圖府

頒及臣寮俾由肖物之

奎章共識養民之

訓典有銜必共但得粒以奚饑拊異相溫縱遇屣而

不駭廣鴻鴈無鳩之義即開卷可以觀

仁屬牛羊待牧之忱豈披文不能知義臣仰邀先德

蚤列崇卦雖未試乎民敷早飫聞夫家語治道

非得牛自安之數必思庶矣何加王政無分財

相與之恩所貴惠而不費欣荷

天文之遙賈敬瞻

聖蘊之適符臣唯有蝌簡同珍麟書並重衣冠頓禮

仰藻繪而如覲

天顏晨夕追慕安飲啄而胥忘

禮體金青卷二

十五

帝力照幾觀

化率東父老服嚙食德之先不負舉隅為魯諸生學

道愛人之借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謹

奏

邱抄

大學士公臣阿桂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等荷蒙

恩賞

御製修德修刑論墨刻各一分謹叩頭祇領欽惟我

皇上

敷疇建極

稱教協中壽育群生奉無秘以出治權衡庶獄薄

有慶以寧民仁如天而智如神至矣蔑以加矣

震體金膏卷二

三

澤有風而山有火欽哉惟之恤哉乃以秉德之

躬用順措刑之化猶履升恒迭運參管子之陳言允

懷夙夜懋修發

聖人之至論行占朔望周天驗厥速遲理協陰陽同

度詳其經緯坐而致也木為推測之常人皆仰

之即是近交之會然春秋書日不書月誠以月

變較日變恒多彼魯論懷德並懷刑亦謂刑威

與德威同重使泥於一偏之說將見岸獄慎而

疾敬無聞倘涉乎岐祝之情未免祇台先而簡

孚或弛詎知

聖功王道本不計夫歲時

天象

君心實相乘為治化

宸章發覆解闢千秋

睿藻敷言道通一貫大德比諸

天地好生即洽于民生祥刑發自馨香惟畏實由于

清問所以得操乎四

宵肝中彌塵慎思宥出乎三定斷後常懷明允也臣

震體金膏卷二

三

等仰瞻

廣運幸際咸中訂著明懸象之成規識行已治人之

大法

天垂至教殊唯舊說之非

聖錫嘉謨足破後儒之晉從此幾康

勅命健行而與日俱新益知先後奉時順動而民始

咸服所有臣等感幸悅服下情謹合詞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明睿鑒謹奏

臣 蔣士銓恭跋

御製四次

巡浙詩

臣 惟自唐虞刻玉披圖立巡狩之禮于以柴望

秩祀省方觀民陳詩納賈行仁布澤所以維持

治具提攝人心為聖人運夫神妙之功用也欽

惟我

皇上濬哲文明智周道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

照導普汎而無私翺飛翔動仰德而生固已業

麗體金書卷二 拜賜集

峻鴻績勳號彌綯雅頌所被英華日新自乾隆

辛未至乙酉凡十有五年中

六飛四隄吳越渾渾隔隔芬芬雉雉至德所被萬物

盡化咸仰

聖天子敬

天法

祖祝嘏尊

親之至意渙汗頻頒典禮具舉于以展義勤民賞資

涂

仁恩淪浹而二氣調暢百神懷柔景物熙怡人民歡

樂莫不娛悅

慈心頌歌

聖孝我

皇上于行在萬幾餘暇仰觀吐曜俯察含章窮天地

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體道垂詞因言明道旁

及萬品動植皆文章木賁華雲霞雕色彪炳四

始彌綸羣言煥乎都哉篇章為盛臣聞洪邁曰

古今作者雖多惟廣大高明開闢造化然後足

麗體金書卷二 拜賜集

以為帝王之文章帝王之文章進矣惟經綸天

地鼓動萬物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事揚雄曰

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呂祖謙曰聖人之文與天

地並綜以元氣之機軸斲以陰陽之斧斤濯以

江漢之波瀾揆以雲霞之黼黻日月雷霆高衡

岱華郊墟毓管來往筆端故能視通萬里思接

千載臣于三十三年冬月祇承

恩命視學浙省周歷郡邑已逾寒暑竊見山川清美

文物朗潤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秀者良者老且

壽者皆沐浴聖澤以恬以熙而海若効順沙漲日增南薰阜財斥鹵加富士守臥碑吏遵成憲閭井乂安罔有疾苦仰見我

皇上至仁至孝翠華所蒞長駐陽春臣聞萬物尊天而貴風雨為其莫不受命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昔堯舜之治天下也教澤所敷探然若秋雲之遠布藹然若夏雲之及物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臣推原治理之醇和而即闡

聖謨之敷錫敬觀四次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御製南巡詩如風之動物鼓舞于不知如雨之濡物

滋生于不覺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夫德被天下澤及萬物是

天子之至仁也即

天子之至孝也仁孝所流合同而化景貺雲臻茂祉

繁集臣于兩浙所見如此則由吳而魯而豫而

晉槩可知矣于是敬錄

御製四次幸浙詩彙為八冊篇章則宛委相承有起則參觀而妙使湖山煥綺舒卷風雲之色日月

登壁吐納珠王之聲于以見

聖主懷保弗懈之心鼓盪益神之用微特泉石激韻和若球鏗林籟結響調如竿瑟而已也臣弁陘無識謹拜手綴言冊尾藉達敷宣之悃臣聞蘇軾曰雲漢之章融為甘露結為慶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足以壽昌無疆臣之意亦如是也夫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邸抄

臣孫士毅跪

奏為恭謝

聖恩事本年四月初八日由在京提塘欽領

御製文二集

頒賜到潮臣恭詣郊外迎回敬設香案望

闕叩謝

聖恩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治協神樞

理符心矩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五

日新月盛法健行而化以觀成

緯地經天仰光被而文因見道惟

聖學淵泉時出邁三古以垂謨斯

王言雲漢為章並六經而作則前此勒成

初集早開

義畫於珍符今茲

頒賜新編益闡

軒圖於金鏡

經筵論著味菽帛而義蘊偏映史策

褒譏嚴表鉞而提衡悉當三致意於敬

天法

祖若疊矩而重規集大成於帝典王謨乃金聲而玉振

以逮辨沿訛於耳食蒙翳全消標叔獲於

心裁曾懷盡切仰億萬載之

豐功駿烈固知周情孔思不尚空言綜

四百篇之理富文繁臣即令賈茂董醇齊為閣筆

操觚粗習酌臣空慙慶

寶笈之傳宜喜得爭先而觀啟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五

瑤編而誦習莫由一贊其詞惟期是訓是行徧潤江

河於賦澮從此

治心治法長懸日月於烟霄摩繪難名研窮曷極所

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敬謹繕摺叩謝

主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為莊撫軍賀平伊里表本人稿 袁枚

欽惟

皇帝陛下八紘靜塵十洲澄鏡久已填廬山于赤縣
擁狼望于黃圖惟進鳴爾部落遠恃流沙荒驕
大漠屢積質子不供包茅我

聖祖萬乘親征掃蠭螭之絕塞我

世宗五兵暫戢貸烏鼠之餘魂如後漢之與南夷七擒

七縱比延光之于西域三絕三通未嘗不以丹
水之師遠期伯禹崇墉之伐深望姬昌也今達

禮體金膏卷二

三

爾北自嚙焦黎達瓦齊形同戶逐牛羊不壯知
突厥之將亡魚鼈無橋識東明之不渡坐金牀
以望太歲星拱中華祀獬狔而問大神巫誇漢
盛是以車楞烏巴什與阿睦爾撒納等或舞天
先至或嗅地旋來當是時也五幡遺孽只用筆
答九塞旋風但需鞭打倘杜崇拒單于之上表
則安國必於帳而自驚班超還疏勒而先歸則
黎弁以遠漢而自到懷皇仁者雖歌樂木議國
事者爭棄珠厓

聖上以為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先幾之務惟斷乃成

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量力而建武之辭西域
終少雄圖乃射苑竹以下西羌推棋枰而火大
策犢盾一載龍麗十重網設周陸軍歌鐵拔以
党項為前導故知吐谷之風沙假北韃為疑兵
遂抵焉耆之巢穴周道如砥漢將皆飛反首及
舍而奔者膚行如風繩行沙度而來者視道若
咫收黑山四百三之部落耀斡方十八萬之旌
旗雪嶺橫天上下搜而全無虜跡賢王伏地左

禮體金膏卷二

三

右視而都是陪臣築三受降城置五屬國府使
漢家長無北念信中國果有聖人數武庫之兵
未遺一矢計鬼方之克何有三年傲傳占莽而
猶驚碑借崑崙而尙小凡魚支之鞞婆駝之樂
髓封三日權扶兩頭朱蒙為河伯外孫老胡號
大荒樸父靡不分須將士布列郊圻圖王會于
明堂坐舌人于門外陳牲告廟慰

列祖在天之靈普冊承歡加
聖母深宮之膳捷書夜至羣臣悟怯戰之非

恩旨朝頒天下。以從軍爲樂。臣伐吳定策。既有愧于
張華。平蔡刊碑。又有慚於韓愈。願譯歸義之章。
隄官隗構。更歌奉聖之樂。獨鳴琴。驟庶中雀。躍
之忱。聊補饒歌之闕。

麗體金青卷二

三

爲尹太保賀伊里溫平表本人集 袁枚

欽惟

皇帝陛下。一人有慶。五嶽無塵。海水不波。問摩訶無
使者。青雲干呂。知中國有聖人。固已絕地通天。
瞻雲奉律矣。惟準噶爾夷部。僻處西陲。跳梁沙
漠。稽兩朝之文化。煩

列聖之天心。楛矢來庭。則許甘松之互市。赤囊報警。則

鳴琅鐸以專征。張弛異宜。德刑兼用。今天誘其

衷。神厭其德。達爾札與達瓦齊等。篡弒相仍。風

麗體金青卷二

三

災迭起。擗犁不識。敢倚天驕。朝定無人。自然鳥

散。軍楞吳巴什等。率衆投誠。阿木爾撒納等。領

軍踵至。或吹蠡享使。或務面請兵。或失鉢請除。

一官。或燒當願當。一隊國中。牛馬盡向南。眠天

上旄頭。早看星落我

皇上。擴覆載之仁。不置遠方。于度外。運照臨之智。早悉

此虜於目中。于是牙璋先頒。金玦獨斷。贊蔡州

之伐。惟裴度一人。計烏桓之兵。屈陳湯五指。從

竈上。搔除瀚海。取灰盤。指畫天山。歸漢封君。敬

關者卽加顯擢。衣作銜鳴鑄者，俾作先驅。西北分兩道之兵，聲勢動九天之上。如太陽之沃霜雪，所過皆消。譬久旱之得雲霓，歸來恐後。蛇矛未試，銀鵠先奔。逐窮寇而狐尾頭低，草降書而羊皮紙盡。但整六師而返，不見一虜而還。萬馬禁聲，盡解鞍而蹴踞。諸夷無事，將買犢以耕。鬆開塞門，招壤奠之臣。取流沙爲附庸之國，惟聖人之德大。斯不怒而威，亦王者之功高。故有征無戰，踐龍庭之草露。偃春風，出玉門之關花。

廣體金書卷二

聖

開內地伏念我

聖祖遠滅延佗河西遺種我

世宗窮搜秣鞮黑水雷州凡

祖宗累年未竟之貽謀皆

皇上一旦纂成之鴻業金山擒車鼻本文皇漏網之

魚渭水謁單于慰高祖平城之憾被我純續載

我金犀飲朱提者三千人而未乾

置驛遞者六百所而更遠從此受降城下新來冠

帶之民都護府中不用防秋之策暫黎呼毒望

氣來庭煎鞞黃牴。聞風請史拔銅柱以掃地。取金人而祭天化。此輩爲孝子順孫。何嫌荒服。呼中國爲仙宸。

帝所都恨來遲。臣職任兩江神馳。

九陞想北闕凱旋之日。正南風解愠之時。愧臧旻之

才。遍數三十六國。譯朱普之句。敢增千百萬言。

一曲鏡歌。聽策勳于太史。兩階干羽。願增喜於

龍顏

廣體金書卷二

聖

拜賦集

為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中本入編 袁枚

臣聞天地生成溫肅並行之謂道皇王敷化神

武不殺之謂功德至聖則股肱之効力也神化

極隆則宇宙之包容者大欽惟

皇帝陛下秉神機而理百度握金鏡以御四方震且

國中金輪光湧指附車上錢轉痕消久已四海

鷲居八荒蛾伏乃逆苗沙羅奔良爾吉等夜郎

自大邛竹未供懷駒支漏洩之謀走爨訖登叢

之路以為湯升阿野巢伯可以不朝禹會塗山

麗體金膏卷二 拜編集

防風且將後至

皇赫斯怒我武惟揚街亭撤馬謖之軍巴蜀用崇文

之將設金方一道從枕席行師聚米殿前早見

九泥之狀借籌闢內預知沃雪之功蓋王者之

兵原不得已而後用非常之將亦秉成訓而始

行則有經畧臣傳恒穆行忠衿義心清尙雷符

星斗光顏自有旌旗千櫓戈矛賀齊別為文畫

磨劔則崆峒飛雪彎弓而太白揚眉金累為之

開山黔羸為之領路斬皇甫文之頭先除謀主

超張須陔之柵多用奇兵百尺井闌射公孫樓

上千羣火雉投姚襄陣中周訪之兩旄忽鳴光

弼之三塵至地山形板而不假五丁之力天網

密而但求一面之開正月初六日逆苗而縛詣

大軍乞降當是時也雲捲天衡日生倍瑤砂能

表赤大書北向之旗水尙知歸敢射南飛之鷹

在諸將以為獸將入檻雖搖尾而法無可寬在

聖人以爲鳥已含環既投懷而情難盡殺蓋當日之

興師也原非貪其土地人民而必置之于死故

麗體金膏卷二 拜編集

此日之受降也實不忍其悔過服罪而姑宥之

以生于是廷光城下馬燧披襟回紇帳中子儀

免胄挾徒鷹至捧牢賞以趨踰穢人兒啼擊蒙

排而泣下倏錢資布爭貢包茅渝舞巴歌長唐

槃木亦眉得不死之詔南人無復反之心火鼠

窮郊雷將軍畫像元蹄外境傳露布風聲羣猪

聽飲至之文吹簫相告野老讀班師之詔鼓笛

而歌大凱來旋策勳告廟此皆我

祀宗在天靈爽暗靖妖氛我

聖母覆物仁慈挽回和氣故能有征無戰惟斷乃成念

切顯揚式崇

徽號巨仁家法安邊塞于宋朝太姪微首贊端征於周

伯輝生寶册喜溢彤庭臣未列銀刀空名節度

願供金版上佐秋官羌女呵陵曾隸章皇之籍

夷男始艾愧無仲鄂之功遠百辟之班聯心知

舞蹈獻

九天之春酒花滿江南

麗體金膏卷二

三

邱報

臣阿桂豐昇額明亮等謹

奏為逆魂蕩平遐匪永靖仰藉

天威恭申賀悃事竊查積拉促浸土司僻處四川邊

外性本狠貪類同豕突而兩者之中促浸尤為

桀驁自逆酋耶卡即因侵擾土司致干

天討暨乎窮蹙難支始行乞命維我

皇上擴如天之度貸以餘生是以

御製詩章內有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蒙

原俟其革面悔心仍供土職乃兇渠幸免刑章

麗體金膏卷二

三

而遺孽復仍怙惡索諾木既虺蛇成性莎羅奔

更狠狠為奸率其頭目妄計并吞嗾令僧格桑

攻圍鄂克什而自謀殺革布什哨土司奪其印

信竊據土疆番眾盡屬寒心隣境俱為切齒伏

念我

國家景員無外統馭萬方海隅日出之鄉均歸怙

冒既不忍視此遐荒獨罹荼毒而革布什哨毗

連霍爾土司各境又附近四川進藏通衢亦不

容任厥負岨致多阻梗事非出于得已人皆以

為當誅我

皇上赫怒出師恭行九伐討茲蠢爾以慰眾心先解
達木巴宗之圍繼收革布科咱之地蓋旂所指
美諾先平乃僧格桑已戒釜底游魂而索諾木
復作逋逃淵藪實屬罪難擢髮豈宜稍緩誅鋤
然而雪山層疊險逾蠶叢林箐崎嶇仄同鼠穴
堅碣絡繹偏當要隘而恒多羣醜眈眈屢被駢
誅而不畏我

皇上復簡三韓勁旅併徵各省銳兵犄角披心分途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並進并

發數千萬之

帑金以供軍實聞毫無驚擾士馬盡見飽騰加

以微功必錄

茂賞常頒俾揚敵愾之心益厲攻堅之志而且機宜

悉斷於

宸衷縱悉皆保乎

廟筭臣等狼以非材荷家重任遂得險隘頻摧直臨

巢穴勒烏圍且經洗蕩噶喇衣繼就埽犁全境

救寧罪人斯得益送京師獻俘

闕下此皆我

皇上聖神英武惟斷乃成爰奠要荒之地永垂久遠
之模茲者案戈解甲振旅班師分駐標營新開
屯牧邊徼胥登乎衽席春祺遠洽于侏僂而各
土司靡不震聳

威稜恪承

聲教感切觀

光之志益明同軌之麻臣等不勝踴躍欣謹恭摺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合詞

奏賀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邸報

奏為

聖漢廣運平定兩金川恭聆捷音同伸賀悃事欽惟

我

皇上

德暢無垠

威稜有截

挈天紘以廣覆照臨同仰三光

環地絡以宏包會極咸周八柱掃機槍而永靖瑤

歷體金書卷二

聖

編增肆伐之模登衽席而偕安玉壘浴洗兵之

慶維金川之小醜介蜀塞之一隅微接旄牛車

夜郎之自大蠻聯板楯每句叮之相攻懷好久

恃其包藏授律曾經夫捷伐射九頭而滅跡

神威早凜軒弧祝一面而全生

大德幸寬湯網方謂雷霆怒息期豺性之終馴豈知

雨露

恩辜尚錫音之難革克殘相繼索諾木則疆又生

間諜潛通僧格桑則唇還依齒竊稱戈于隣部

妄逞磨牙屢出押于疆臣猶稽落膽我

皇上念堙叢闕蟻跳跟自聽爭封巢辱鳩么膺何

煩汗斧倘縱繚之受約三章原許羈縻即坎穴

之潛形九伐猶遲聲罪迺陸梁之競阻竟黑子

之自憑越分壤而蜂屯頻遭擗斂抗顏行而鹿

挺敢肆憑陵拒比陰嚙既

生成之甘絕噬同瘕狗洵苞葉之當鋏蠢茲憤結

神人誕申威於司馬

鑒彼寧求邊徼宜剪蔓於封狼爰將逆命之征用底

歷體金書卷二

聖

奠行之罰銀麟授印建太白以懸旂玉虎分符

練中黃而庀卒桃關啓路威通井絡之墟雪嶺

揚兵氣奪綢金之堡指驚禽之晝落但怯虛弦

逐篋免之宵奔惟存空塹平吞堅壁全收蘆拉

之疆穩壁高牙進壓促浸之境會久羈于置頓

旌門未戒游氛乃再整于前茅輒舍俄看改色

索倫選隊執挺過行健銳掄精修矛偕作集貌

貅于兩路適分犄角之規擊刁斗于中權獨展

攻心之畧反側重歸掌握仍置候以相通渠魁

尙侍樊籬復剿旌而進討掠盤空之過鳥谷噶
方直闕巉巖掩伏擊之蹲馬尼亦交轟霹靂
羅博瓦山回東馬雲端忽下蚤孤康薩爾運轉
緣探地底爭鳴鼓角機迎破竹遜克宗之伏莽
都銷令肅衙枚噶爾丹之鍛翎奚遜五十里日
旁收寒夾河成斷臂之形數百尋昆色摧礪奪
隘得扼吭之勢於是狐空一窟勒烏圍嶠負先
清遂乃隼擊三霄科布曲刃迎欲解超危峯于
西里四山之紫烟交騰壓層柵于索隆百道之

麗體金膏卷二

呈

青霜競舉則朗鳴衿喉直破投戈早懾羣番
中寺門戶徒憑拔幟俄隕孤壘布長圍于蛇陣
倏驚天上神兵斷啄走于豚鬪祗剩井中殘喘
值腹心之自潰絨布揚塵遂鈴擻之相聞獨松
開道枯魚乞命賊徒皆搏頰祈降破鏡亡家逆
屬亦束身來請功成掃穴早飛看露布之傳捷
奏俘渠組繫佇檢車之送是皆我

皇上天威式播神武丕宣懸金鏡于

先幾無微不照握瑤鈴于秘箒惟斷乃成赤羽宵傳

警銅籤而問漏

丹臺書御對銀匾以批章蓋奇正兼資

授筭不踰乎寸晷故機宜悉稟集勳適歲夫五年朔

不獲已而用兵亭育本

好生之德迨無可赦者有罪貫盈申怙惡之誅黃鉞

聲靈凜覆巢之自取紅旗騰踏觀磨盾之類馳

共看霧捲沈黎武庫之干戈載戢遙聽歌傳榮

木雪山之耕鑿常恬喜溢班聯歡膺長宇臣等

戎韜愧乏

麗體金膏卷二

呈

廟筭同欽際二月之

虞巡欣聞吉語詠六師于周什倍仰

神謨冊府銘敷瞻

紫閣丹青交映靈臺偃伯慶泮宮瓊瑤重刊奏朱

鷺以宣鏡彌切

尊親之戴擬白狼以進頌難名蹈舞之忱臣等無任

踴躍歡忭之至謹合詞恭摺稱

賀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賀金川平定大捷凱旋代 蔣士銓

欽惟我

皇上聖謨廣運神武丕昭垂衣裳者四十年關驛域
于二萬里揚耿光于大烈地盡流沙溥至化為
仁威圖開王會乃有西羌二孽偷生荒微一隅
叛服相仍凶頑共命敢萌邊釁自恃天常始以
鳥鼠而結羆羆繼以駉蝨而成狼狽川分大小
窟穴毗連險恃陰幽磴梯盤錯跳梁踞井但知
尾曳泥中拉朽摧枯豈識兵從天下遂致

麗體金書卷二

拜賜集

九重赫怒再興撻伐之

王師萬馬飛馳大振提封之虎旅滔天難宥知

聖人不得已之心率土同仇歎絕物無可矜之路未

容姑息爰用誅鋤毒草既外于生成嚴霜自如

其剪削于是簡軍

命將調伍輸糧惟事事隱繫于

宸衷斯時時稟奉乎

廟略遣八旗之勁旅策三路之神兵芻蕘靡屨之優

儲賦役田祖之屢復兵有從軍之樂民忘傳檄

之勞競揚貔虎之雄克掃瓠臬之孽陰厓懸趾
升如飛鳥凌空峭壁裹瓊緹比驚蛇赴壑百戰
百勝千礪碎若崩雲九地九天列若摧如破竹
策勲無敵靜鈴秘受於

皇謨坐照如神宵旰默傳其方略更荷褒忠賜卹

心益勵丹誠賞賚酬庸士氣倍增勇銳于是履
萬夫難到之地攻諸蠻不備之時駭若雷霆驟
如風雨迫無堅之弗克亦何險之足憑莫不膽
碎驚濤魂游沸釜颺鼠之五能都盡狡兔之三

麗體金書卷二

拜賜集

窟俱空罔恤鴟張頓成魚爛以此膚功叠奏堅

壁屢登願陳長狄之屍生縛黃支之頸哀號請

命稽顙乞降然而積惡難寬野心不信荆榛留

種定存滋蔓之枝驚羽求馴終匿飽颺之志孽

自作而寧活網已合而莫開必殲之以靡遺庶

滅此而朝食焚巢掃穴未能蔽厥餘辜耀德宣

威實足揚吾大武前謨所缺收歷朝未隸之版

圖後至必誅示屬國不共之譴罰臣謬司監筭

分供邊儲身未勵于戎行心切懸于軍實洗兵

錦水欣聞巴蜀之飛書歸馬華山獲觀雲霄之
露布祝烽烟其永息頌化日之舒長中外恬和
梯航輻輳從此舞羽送

天顏之喜萬國同春建業虞大凱之歌

一人有慶矣臣以職守未克隨班舞蹈謹具疏稱賀
以聞臣曷任歡欣忭舞之至

麗體金書卷二
拜謝集

聖

賀受哈薩克回部內款表代

蔣士銓

欽惟

皇上神筭無方睿謀先覺陽舒陰慘不言而四時成
文德武功有作而萬物覩規雄圖于殼內制兵
要于事先風偃靡題化流窮髮仁恩翔洽有血
氣莫不尊親智勇遐宣暨朔南咸訖聲教定伊
犁于指顧震肅九圍收各部于遐荒歡呼萬國
穹廬落燼未驚楚幕之鳥同甲揚灰不嘆淮山
之鶴箝口之馬償車而繫者于蹄撈面之人與

麗體金書卷二
拜謝集

聖

尸爲俘者萬指角羸耳濕盡獲其牛羊山積雲
屯大收其車乘棄甲遍野降旗載途莫不威若
迅雷勢如破竹協人謀之允若驗

靈貺于昭然矣惟茲西哈薩克者聚族類于野荒古
來傳其臣服寄生死于絕域志不紀其方隅今
以一旅之招竟效三軍之順望下風而羅拜誓
輸款關獻費之誠頌我

后其來蘇願服食土踐毛之化遐藩已傳檄而定膚
功無折箭之勞皆由我

皇上天威遠震聖德勞敷乃收萬國于咸寧益慶

王師之不戰恢茲疆索陋前古之規模載以簡

編彰

聖人之神武蓋威賁之世六合為家有道之長四夷

是守懷生無不遂之性率土承有截之風敷以

投降之期爰行大閱之典觀兵耀德使知

聖王之仁威帖耳輸心彌稟軍容之震肅從此革心

革面坐井者呈身無敢跳梁請貢請封集庭者

稽首行如崩角臣等仰承

鹿體金膏卷二

兕

聖武罔測

神功兩階瞻下羽之輝萬里慶籥籥之固挽天河之

洗甲慚無闕外之才對宣室而借籌莫贊禁中

之畧頌歌無盡怵蹈非常為此合詞恭伸賀悃

邸報 大學士滿漢文武大臣 等跪

奏為臺灣全郡蕩平敬陳賀悃事二月二十八日

本報到閣奉有官兵生擒莊大田明降

諭旨一道臣等跪讀之下踴躍歡忭莫可名言伏思

賊首林爽文前已生擒南路賊匪自當以次翦

滅茲官兵自北而南甫及旬月復將賊目莊大

田擒獲解京實不意為期如此之速且林爽文

莊大田縱不能遠竄稽誅而或窮蹙自戕或臨

陣被戮雖已仰平

鹿體金膏卷二

壬

天討猶未暢夫人心今於匝月之間連縛二渠以獻

飛馳俘檻快萬里之傳觀緩下歐刀伏五刑之

具備始正懸街之律用彰徇市之文皆由我

皇上先幾炳燭

睿書通神迄事精勤

至誠仰

佑凡用師而必克更致賊以皆生伐苞逮稟應機既妙

於因心繫兇連犯獲醜亦成於從欲自此永綏

絕島底定重洋畫疆建銅柱之標陳

陛製樓船之凱。環瀛稱慶。率土蒙休。所有臣等。懼忭。

下忱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麗體金膏卷二
拜慶集

至

邱抄

奏為首逆就獲軍務戢功謹合詞叩賀仰祈

睿鑒事竊查臺逆林文結黨不法毒害村庄蒙

皇上命將搜捕盡膏。鉞茲首逆已就擒獲南路旋

復廓清從此窮無僻壤海隅日出之區皆知盜

賊之斷不可為。網之萬不可蹈非心盡革風

俗漸淳臣等謹合詞繕摺實通申此伏悃欽惟

我

皇上德洽珍庭

麗體金膏卷一
拜慶集

至

化覃瀛漠

揚偉烈而廓清玉塞盡衍耕犁

運神漠而底定金川永綏荒服縱在窮島嗜甘自外

生成矧屬編氓何敢頓忘

高厚詎有逆匪林爽文者性同梟獍毒甚虺蛇始因

蠻觸之爭欲戕其類漸逞鴟張之勢自絕於

天偶假息於潢池遂跳梁於井幹竟成反側豈獨光

天化日之難容凡有心知皆思食肉寢皮而後

快我

廣德書長表 廣德書長表 廣德書長表 廣德書長表

皇上特彰天討

申命元戎入秉

聖謀出專闕寄飛符召戍三邊之子弟同仇嚴道行

軍九姓之官司効順身經百戰師中簡豹虎之

材膽懾么膺海外奪蟲沙之氣而且民知大義

錫城社以嘉名將勵精忠延河山於盟府

會矛簪之指越賦許復以頻年因物激之交馳

恩更周乎數省秋毫無犯行師同枕席之安俟望其

蘇載道有靈筆之獻前此立誅懦帥固已壁壘

麗體金書卷二

拜

改觀嗣即大振威稜益覺旌旗變色叛同城賊

安效五斗之興妖升彼高陵豈容三年之伏莽

樓船飛渡甫浹旬而直覆卵巢沙水連營越數

日而生擒元惡祭裔一呼俱殞震比雷轟張綱

車騎直馳道無寇跡凡此將帥用命皆本

信賞必罰之至公故能犁掃劫期倍欣獲醜獻功之

加疾法應寸磔貫合連繩鷹駭與雉伏齊號笳

鼓並蕭鐃奏於是馬騰士飽翼以南驅拉朽

摧枯殄茲餘孽俾無易種既苗蕪髮櫛之靡遺

回我太平遂貢劍買牛之相屬波澄海國看

王師洗甲而還春暖臺陽慶邊黎啟扉而即應

聖主當陽之

顯烈敢以削平蝸角遠爭頌颺而仰瞻

先幾燭照之

睿筆則即綏靖鯤身亦繩

祖

武等請纓有志籌筆無能猥緣調遣之微勞渥荷

恩施之寵被疆連閩越遙傳吉語於風聞喜溢軍民

麗體金書卷二

拜

升恒於億萬斯年譜桐鼓以宣音孚畏儀於千八百

國所有臣等踴躍歡林下忱謹合詞繕摺叩賀

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邸報

留京王大臣

等跪

奏本月初十日准

行在軍機處寄到將軍鄂輝等奏巴勒布復遣頭目

前來情愿進表納貢一摺奉

旨交留京王大臣轉交大學士九卿閱看欽此臣等

遵

旨傳集敬謹公同閱看伏查巴勒布遠處西藏之西

從古未通中國聲教因其人往來藏地貿易以

圖伯特人攪益增稅等細故彼此構釁前駐藏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奏

大臣慶林等不能妥速經理又於巴勒布稟請

進貢時誤聽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之言不為

具奏以致巴勒布在西藏邊界宗喀等處滋擾

仰賴我

皇上明炳幾先

特派鄂輝等前往辦理屢頒

訓諭密授機宜先揚之以聲威繼宣之以誠信凡從

前噶布倫等苛刻巴勒布之事盡行禁革明定

章程俾日久可以相安遵守巴勒布初則畏威

遠遁旋復慕

德來庭前遣頭目赴營乞降茲於大兵將撤之時又

遣其大頭目瑪木薩等頂經設誓跪道焚香

願請進表納貢觀其情狀實出惘恍迴思此事

之初聞莫必成功之甚速雲生馬足幾同轉粟

青天雪沒牛廝難比過師衽席乃竟不煩兵矢

坐致柔徠良由運

神武於怙冒之中用能收格被於羈縻之外非止息

其駭喙更將懷我好音從此化人舊域永安梵

麗體金膏卷二 拜賜集

奏

頌於三乘佇看

王會新圖益廣句傳於九譯實為普天同慶前史稀

聞所有等歡欣飲服下忱謹合詞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邸報

河南巡撫臣穆和蘭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五月二十四日臣接准駐京提塘官蕭

潛差賚

恩賜

御製墨雲室記李廷古墨歌墨刻一卷臣隨出郊

恭迎至署敬設呈景望

闕叩頭祇領訖飲惟一

皇上念切箕疇道高一遇而引作

履體 拜殿 卷二 一

典涉趣而

宣示成經偶因古一不仰

天文之叠煥詳其一雲

錫以嘉名用額一星遠使南唐外史姓名獲耀

於

宸居北宋詞人一於

乙覽而且義深一好逢源理氣氤而明降澤合

膏造喻一正而悟甲賢明試一通乎

絮矩在在一巨言一格物之精一更一

等面牆陋宜飲墨一復矣窺覘之莫逮俛焉一盛誦

之維勤誌今歲春霖普被一竊喜銜聯敷

奏之中荷茲辰

天藻同

頒何慚名在賡歌之外所有一云

一禮體金膏卷二

一更

國朝麗體金膏卷三

拜颺集

欽賜藥錠謝摺

穆和蘭

回籍謝摺

李世傑

借籽代謝疏

巴延三

晉紳捐餉議敘代謝疏

巴延三

欽賜藥錠謝摺

巴延三

奏請馳封胞伯摺

曹文植

賞戴花翎謝摺

穆和蘭

麗體金膏卷三目

恩賜蘭亭八柱詩墨刻謝摺

李世傑

恩賞

御題明皇試馬圖詩仙蝶詩墨刻葛紗香串香囊藥

錠

上用紗藤絹謝摺

阿桂

恩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謝摺

孫士毅

聖駕五巡江浙頌

謹序

汪注

聖駕六巡江浙恭紀

謹序

汪注

甲寅衛輝被水

恩旨謝摺

胡季堂等

甲寅山西代州被水初次

恩旨謝摺

劉秉恬等

前事二次

恩旨謝摺

劉秉恬等

擬乞假歸娶表

袁枚

麗體金膏卷三目

二

邸報

河南巡撫臣穆和蘭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四月十六日臣賈得差弁賞回

欽賜藥錠一匣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忝任封圻屢蒙

恩賚茲屆天中之令節荷分

內府之靈丹廣節宜之義方試已經助長養之

仁備周豫菴豈唯珍之組佩遠勝逢吉於莫囊還宜

調以衢尊共普延齡於菊水衍

履體金膏卷三 拜慶集

恩何極願慶同聲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邸報

兵部尚書臣李世傑謹

奏為奏明遵

旨回籍日期事竊臣前奉

旨原品休致業經具摺謝

恩並奏明恭俟慶祝

萬壽禮成再行遵

旨回籍仰蒙

聖鑒在案茲臣擬於八月二十日自京師回貴州

黔西州本籍伏念臣由佐雜微員荷蒙

履體金膏卷三 拜慶集

皇上不次

天恩任卑封疆榮躋九列涓埃未報衰病遽臻

齊醫

齊藥頻叨逾分之

隆施

賜馬

賜與備沐非常之

異數茲以應罹咎譴復蒙

特賜吟全俾臣得衣錦家山含飴暮齒自此桑榆之

歲月皆由

雨露之生成唯受

恩四十餘年還鄉八千餘里驥力盡縱鳴杼以何

施戀

至情深每頓銜而已撫衷惻惻臨發依依此後唯

願仰

庇鴻慈藉綿衰朽恭遇

聖主九旬萬壽再得重扶病骨入觀

天顏則臣所延企而求額手以異者也所有臣擇日

麗體金音卷三 拜賜集

起程回籍緣由理合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聖鑒

奏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初一日 奏

山西巡撫臣巴延三謹

題為額請代

題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二日據山西布政使朱

珪呈云等情呈詳到臣欽惟我

皇上

德懋生成

道隆位育

誠求撫字早經引養引恬

麗體金音卷三 拜賜集

念切痾瘵惟恐猶饑猶溺茲得省承寧州歸縣十

三村庄上年偶被山水一時驟漲並非傷損秋

禾餓頃旋消亦未漫淹四境業已發金撫卹

皇仁普被於遐陬共忻比戶恬熙

帝澤同沾於樂歲乃復上廡

宸衷特頒

恩旨民已安而如傷未釋耕有賴而不足為憂總期

農力之益紓不惜春籽之酌借從此敦耕勸穡

預卜豐盈益聞巷舞衢歌同殷頌祝茲據布政

使朱珪呈 據汾州府永寧州臨縣轉據里民

陳三文等呈請代

題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壅於

上聞理合恭疏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具

題

聞

麗體金青卷三

五

邱抄

山西巡撫臣巴延三謹

題為呈請代

題謝

恩事乾隆四十年七月初五日據山西布政使黃檢

呈稱蒙准吏部咨晉省紳士捐餉解川欽遵

恩旨照所捐銀數分別議敘等因行據太平等州縣

議敘州同尉謙等呈稱切濼等籍依三晉躬際

昌時引養引恬世沐

天家撫字一絲一粟孰非

麗體金青卷三

六

聖主留藏昇平而無路請纓感戴則有懷結草惹爾

金川小醜敢抗顏行凡茲編戶群黎共深義憤

欲修矛而偕作

聖慈無遣戍之民願扞牧以執羈

軍令無時糧之役惟此太倉一粟稍展微忱猶以

絕徼長途概從官運祇撫衷以銘刻莫圖報於

涓埃乃荷

恩詔褒嘉

溫綸議敘猥以阜茅之賤頓邀銓敘之隆或身列鵷

行奉檄而榮施祖父或名叨爵秩居家而光耀

親朋

龍章賁處婦子騰懼

鳳詔銜來鄉鄰聚觀灑等聞

命自天感

恩無地惟有望

宸泥首群稱

萬壽無疆竚聽載道凱歌共賴

一人有慶所有感激下悃伏祈轉達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七

天聽等情詳請代

題到臣據此臣不敢壅於

上聞相應據情代

題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為此具本謹具

題

聞

邸報

山西巡撫鄂巴延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四月初九日奉賞摺差弁回晉捧到

欽賜紫金錠等物奉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奉忝任封疆毫無報稱重荷

紫宸寵錫捧來

內府靈丹瑞氣氤氳隨甘雨和風以俱至清芬馥郁

消陽愆陰伏於無形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八

典重頒水

榮逾賜葛奉惟有恪勤自矢策勵倍加真敷

仁壽於黔黎稍報

恩慈之萬一所有奉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三日 奏二十三日奉到

硃批覽

邸報 戶部侍郎 曹文植跪

奏為陳請

賜封事竊 臣自起家詞苑游沐

生成擢侍

禁庭備員卿貳茲復恭遇

皇上御宇五十九年元且

恩詔得由現秩叙進一階重荷

新綸推

封三世撫衷循分更有何求唯念 臣年甫勝衣即從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九

胞伯故廩生曹某受學開示諄切訓勉周詳賞

業輒喜溢於顏督過至涕承於曉凡 微 臣愚陋

之所及皆 臣伯誨勗之所成而生前則場屋辛

勤無功白首身後復子孫凋謝罕業青箱 臣緣

猶子之親更篤本師之誼思源有自報德無期

唯有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將 臣本身及妻室應得

封典

賜封 臣伯某暨伯母某氏義由特起

恩異旁覃俾伸曲致之情藉慰久賚之志廿年家塾

劬勞不異於所生一品

朝榮追逮忍岐於自出庶王道本情之所許亦

聖恩教孝之所推用敢遽瀝私忱仰塵

天聽 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謹

奏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十

邸報

河南巡撫穆和蘭跪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於六月二十九日准提塘官蕭潛送到

邸抄內開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奉

旨惠齡馮光能俱經賞戴花翎河南巡撫亦係兼提

督銜穆和蘭並著一體賞戴花翎欽此 跪讀之

下感激難名伏念○世受

國恩特邀

天眷涓埃未效由庶尹而超任封圻尺寸無長蒞中

麗體金膏卷三 十二 拜賜集

邦而兼司文武固已擁麾旄而滋愧紆轂佩以

懷慚迺若翠羽影纓金花耀首為有位

推功之異數實我

朝表最之榮章披衣一品而弁端之藻映常虛秉節

四方而柱後之飛揚絕少○夢想不到

寵命忽來義綠借紫之推榮在珥貂以上舉頭戴

德顧影銘

恩捧

綸錫而重若邱山仰

天威而近如尺咫動色稟梁鵠之翼豈徒聳異於觀
瞻關心比池鳳之毛倍切欽承於負荷所有○
感激微忱云

麗體金膏卷三 十二 拜賜集

邱報

巡撫臣李世傑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臣標下提塘

官遞到

恩賜

御製蘭亭八柱詩墨刻一卷到臣隨即出郊跪迎至

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盥沐展誦仰見我

皇上下文極治嗜學幾餘聿新前代之貞珉嘉惠後

鹿體金膏卷三

三

來之藝苑

宸章炳耀冠袂帖而重發其光

聖鑒精詳合摹本而兼收其善補舊觀之刊缺次及

畫圖哀衆說之紛葩駢羅評跋何事不籌其美

備匪捧卷而云然有作必集夫大成即開緘而

如見獲與琳琅之

賜實增樛櫟之榮伏念臣生自邊方起於流外忽瞻

天筆快目所未睹之奇欲罄葵忱稟口不能言之懼

唯有歡欣鼓舞敬謹珍藏儼晨夕以對揚率于

孫而頂禮庶咫尺如依

丹陛益日嚴故事之誠幸全家仰沐

奎文或一洗偏隅之陋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

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鹿體金膏卷三

三

邸報

大學士公臣阿桂謹

奏為恭謝

天恩專竊臣摺回之便由軍機處寄知蒙

恩先後實臣

御題明皇試馬圖詩墨刻一卷仙蝶詩墨刻一卷午

節葛紗香串香囊藥錠等項又

上用紗二捲藤絹二疋臣謹望

闕叩頭祇謝訖伏讀

御題韓幹卷詩因明皇試馬之文稿溯太宗臨陣之

麗體金膏卷三 拜殿集 十五

英武祖何雄而孫則弱劍匪易而守亦難卽小

觀大皆監殷監夏之思有初慮終悉銘劍銘孟

之義允屬

奎文之寶鑑豈唯壁府之琳琅又伏讀

御製太常仙蝶詩物久而神時清則見匪止昆蟲之

咸若儼同麟鳳之來遊得

天藻為之發揚益垂徵信庶靈蹟因而不朽亦慶遭

逢至若百和珍香屑由瓊液六銖仙縠織白雲

襄下方聞氣而不知名凡骨撫躬而無以稱乃

時當令節

賜出尚方揚芬播烈如携濃篆於翠恩登雪合風若

挹微涼於殿閣臣旬日之間屢蒙

恩賚家舊有

賜書千卷復邀

鳳藻之頒身已被

命服九章再啟鶴紋之

錫誇鄴侯之插架未足云多誦杜甫之賜衣過之已

遠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具摺恭謝

麗體金膏卷三 拜殿集 十六

天恩伏乞

聖鑒謹

奏

邸抄

臣孫士毅跪

奏為

聖恩登荷至極無加感涕叩謝事竊於本年三月

二十一日接閱邸抄欽蒙

皇上賞給輕車都尉世職感泣難名當即繕摺叩謝

主恩茲於四月初七日接准部咨部臣以向例輕車

都尉分別等差各有襲次請

旨蒙

恩着作為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欽此臣行知到

麗體金齋卷三

十三

臣跪讀

恩命寵極而驚感深而泣伏地不能起立謹望

闕叩頭恭謝

聖恩訖伏念臣移駐潮州毫無出力渥荷

皇上疊沛恩施至於

賞給世職已極臣下未有之遭逢茲復於世職內

畀以最優之典尤為夢想不到臣自問此生雖捐糜

頂踵未足仰酬惟有及臣溝壑未填力嚴家督

以冀子孫世受

國恩永効環衛圖報

高厚鴻慈所有臣感泣下咽合再敬謹繕摺叩謝

主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麗體金齋卷三

六

汴梁汪注卷八

聖駕五巡江浙恭集十三章 經行時 在輔林恭

聖人治天下孟子九功惟敘書經百姓休和春秋左

光被四表書經無所不通孝經以昭受

上帝書經於緝熙單厥心詩經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用誠和萬民書經以歲之正儀禮在庚曰上

章爾雅孟春之月禮記

南巡狩書經重巽以申

命易經董正治官書經行慶施惠禮記即康功田功

永底烝民之生書經禮也春秋左傳惟天地萬

物父母

元后作民父母書經保合太和以左右民易經凡厥

庶民食哉惟時書經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春秋

左傳 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孝經忠厚之長慈惠

之師春秋左傳不解於位詩經有功德於民者

禮記 入其疆則有慶孟子

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春秋左傳巡狩者巡所守也孟

子 東南曰揚州周禮吳東方之大國也春秋左

梁傳 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春秋公羊傳其山鏡

曰會稽其滢數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

利金錫竹箭周禮山林藪澤之利天地之美具

焉春秋左傳

天子之力臣禮記八告儀禮僉曰書經群黎百姓詩

經 引領北望如百穀之仰膏雨焉春秋左傳

天子曰子一人禮記欽崇

天道書經率由舊章繩其

祖武詩經奉三無私以勞天下禮記物土之宜而布其

利春秋左傳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然

後能為之禮記一遊一豫無非事者孟子乃擇

元辰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禮記京師之野詩經至于岱

宗書經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周禮祝史正辭春

秋左傳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禮記及河春

秋左傳 觀其流泉爰究爰度詩經克享

天心告厥成功書經自南河至於江禮記吳越之間爾

雅 諸侯待於境禮記攷乃職事無所不敬周禮

皇帝清問下民書經周視原野修利隄防禮記有午

惠心其益无方易經邦縣之賦周禮大賚于四

海書經曰造士曰進士養耆老出輕繫禮記普

天之下詩經無不欣悅禮記當是時也孟子甘

雨時降爾雅四方風動書經萬物以嘉爾雅

天子布德行惠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五行以為

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禮記海隅蒼生罔

不率俾書經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爾雅畢獻

方物書經廣哉熙熙乎春秋左傳知周乎萬物

歷代全書卷三

而道濟天下易經非

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孝經臣聞之春秋

左傳帝典曰禮記五載一巡守書經周書有之

春秋左傳又六年王乃時巡書經禮從宜時為

大禮記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夫

聖人之德孝經達於天地禮記洽于民心書經如時

雨降孟子日日新又日新禮記於萬斯年詩經

禮成春秋左傳欣喜歡愛比音而樂之禮記五

聲和八風平

盛德之所同也春秋左傳宜歌頌禮記小臣庶常吉

士書經宵雅肄三禮記拜手稽首以近

天子之光乃賡載歌曰書經

時邁其邦詩經萬國咸寧易經

一人元良屢省乃成書經風行地上品物流形易經

永肩一心書經天施地生易經

右恭衍時邁其邦一章

昊天其子之詩經惟

聖時憲書經四方為綱詩經

歷代全書卷三

帝德廣輝書經莫如南土詩經萬物皆相見易經視

乃

烈祖曰若稽古帝舜書經

右恭衍昊天其子之二章

實右序有周詩經大有巡功春秋左傳

帝光天之下書經登是南邦詩經道洽政治民生敦

龐書經

天子巡狩春秋左傳福祿來崇詩經

右恭衍實右序有周一章

薄言震之 詩經

至德之光 禮記

時乘六龍 易經 日月為常 周禮 政在養民 書經 申錫

無疆 詩經 渙汗其大號 易經

聖謨洋洋 書經

右恭衍薄言震之一章

莫不震登 詩經 六服群辟 書經 動之斯和 論語

各修乃職 周禮 永康兆民 書經 惠此南國 詩經

聖人作而萬物覩 易經

麗體金膏卷三

天威不遠顔咫尺 春秋左傳

右恭衍莫不震登一章

懷柔百神 詩經 類造

上帝 周禮 望秩于山川 書經 四望四類 周禮

至治馨香 書經 禮儀既備 詩經

受福無疆 儀禮 莫時之對 詩經

右恭衍懷柔百神一章

及河喬嶽 詩經 祭山曰展縣 爾雅 膚寸而合 春

秋公羊傳 升中于

天 禮記 允猶翕河 詩經 享于克誠 書經 美哉

禹功 春秋左傳 地平天成 書經

右恭衍及河喬嶽一章

允王維后 詩經 自

天祐之 易經 神明彰矣 孝經 福祿如茨 詩經 陳詩以觀

民風 禮記 則知小人之依

帝庸作歌 書經

聖人之情見乎辭 易經

右恭衍允王維后一章

麗體金膏卷三

明昭有周 詩經 王巡守殷國 周禮 考制度于四

岳 書經 五侯九伯 春秋左傳

天子曰非他 儀禮 會其有極 書經 聿求厥寧 詩經 黎

民敏德 書經

右恭衍明昭有周一章

式序在位 詩經 百僚師師 書經 各修平乃守 周

禮 庶績咸熙 書經 會同有繹來咨來如 詩經

聖人至德 禮記 為諸侯度 孟子

右恭衍式序在位一章

載戢于戈

王猷允塞詩經 西戎即敘書經 實績詩經 布昭

聖武書經 增其式廓詩經

天其申命用休書經 求民之莫詩經

右恭衍載戢于戈一章

載櫜弓矢詩經 三危既宅書經 陟我高岡詩經

帝乃誕敷文德書經 于疆于理詩經 止戈為武春秋

左傳 莫敢不來王詩經 屬象胥諭言語周禮

右恭衍載櫜弓矢一章

禮記金膏卷三 拜賦集

我求懿德詩經 阜成兆民引養引恬書經 肫肫

其仁禮記 井竈蔥韭周禮 山澤林麓春秋左傳

迄用康年

天子所予詩經

右恭衍我求懿德一章

肆于時夏詩經 時順而物成老有加惠春秋左

傳 壽考且寧詩經 入學鼓篋三禮記 觀

國之光易經 既優既渥自

天降康詩經

右恭衍肆于時夏一章

介王保之詩經

天壽平格書經 宜民宜人詩經 惟

皇作極惇德允元書經 遠至邇安春秋左傳 萬邦惟

懷書經

天子萬年詩經

右恭衍允王保之一章

聖駕六巡江浙恭紀演雅類人篇 建 在栢霞恭

皇帝御宇四十九年歲在甲辰春

禮記金膏卷三 拜賦集

六巡江浙從民之望也遂用廣

慶賜報祭河海安瀾禮也洪惟我

皇帝聖神文武撫萬邦阜成兆民六服群辟承

德而宣化內則

愷恩登沛人安而物阜外則鴻圖式廓重譯歸化興

學而置吏遐邇一體中外禔福自古太平之極

盛未有臻此者也

皇帝兢兢業業日慎一日

念惟奉若

天道董庶官以綏萬民有巡守之禮江浙地廣土沃農

桑之利溥而河防海塘用底烝民之生所係尤

鉅前者

五巡所至荷

聖主相度機宜鉅工悉舉今石隄鱗塘以次完竣善

後良模尤賴

親臨指授永福群黎乃

允臣工之請詎吉日

駕蒼龍由畿輔達齊魯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宅

躬謁闕里名山大川則用事焉自南河至江吳越之

間周度原野即田功

觀海乎鹽官

迴鑣乎建業課功則金隄固考職則侯度謹風俗敦

淳民氣和樂於是

錫賚晉秩之典

賜復蠲租之詔

試士於通都

閱兵於重鎮養耆老清庶獄凡諸

渥澤順時隨宜而布蓋靡不徧焉而百姓之夾道趨

迎者並

勅禁譙詞俾各遂其瞻依之願且樂樂利利戴

德無涯宜乎遊泰宇者仰

六巡之盛又早切

七巡之望謳歌之作萬口同聲於斯為盛矣臣謹案

古者巡守之禮見於尚書詳於周官王制而歌

詠之辭則備於詩然釋時邁般二篇所載典禮

畧具而膏澤之施猶未備焉至於燕饗之儀養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宅

老之節修文講武之事上所以惠下下所以報

上凡見於雅頌者又非一時一事之烈豈若我

皇帝盛典既昭

洪施普被

鑾輅所至衆美畢臻巍乎蕩乎真乃邁唐虞三代而

極隆矣臣謹擇雅頌之最盛有合於

聖治者八篇曰時邁曰般曰蓼蕭曰菁菁者莪曰桓

曰行葦曰魚麗曰天保依據詩序引申經義敬

演為三十四章管窺鱗測未足以鋪張

鴻業揄揚

盛美惟衢歌夏諺區區近

光之誠於詩人九如之祝實有同志焉臣誠權誠忭

稽首頓首謹言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皇敬峻德配彼

蒼穹

六巡南邦順時康功

昊天其子惟

麗體金膏卷二
拜颺集

元后亶聰無疆申

命健行則同

右序既昭

受嘏來備

天之所佑必驗人事萬邦懷仁六服輯瑞凜茲咫尺

德威惟畏

天人從矣神明通矣類造于

上帝禮六宗矣山川望秩用事恭矣馨香之感繫

至治隆矣

政以典肅化以教行

武功既著

文德誕興作

君作

師未遑康寧永保

天祿於億萬齡

右恭衍時邁四章章八句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隨山秩祭瞻言喬嶽升中于

麗體金膏卷三
拜颺集

天庥縣以慈膚寸雲生崇朝雨渥靈貺之應允符宏邈

維天有漢惟地有河長於四瀆潤下孔多金隄

永固德水無波

禹功底績薦璧迎和

三江震澤朝宗于海翁受百川安瀾絢采鱗塘

既堅厥功斯倍潮汐何虞

皇心樂豈

方岳朝

天陳常時夏惟河與海利物其大者

親度機宜宣示臣下民曰

帝之力

帝曰承

天之般

右恭衍般四章章八句

蓼蕭澤及四海也

肆筵

錫燕褒茲守土堂陛以聯煌煌

天語有聞曰譽相悅曰處如彼蓼蕭零露有潛

禮體金書卷三

三

睿藻風飛雲漢為章

八疆有慶以勸循良

天澤下濟渥矣

龍光如彼蓼蕭零露灑灑

帝訓於有位保茲赤子教養宜先若木之有柢惟令

德克施遂受

帝祉如彼蓼蕭零露泥泥

光天四海暢矣

皇風

恩由燕浹遍逮於臣工匪直臣

錫福大同如彼蓼蕭零露濃濃

右恭衍蓼蕭四章章八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彼茁者莪菁菁在阿或泚或陵沃土含和既有

其儀其錫孔多揚州可濟樂也如何

思樂泮水曰庠曰序校試有程庖廩有稽數增

於舊

渥恩海普

禮體金書卷三

三

帝曰慎哉翹薪刈其楚

於樂辟雍規圓矩方闕里

親謁儒門道昌東南濟濟近

天子之光陳詩觀風登庸俊良

文治光昭鴻鈞鼓鑄

念南國材敷書

頌四庫學海湖源百川會注群倫嚮化樂我

皇路

右恭衍菁菁者莪四章章八句

桓講武類馮也

神武布昭萬邦咸綏西旅底貢遂宅三危擴地二萬里并邑郊圻豐年履慶士飽而嬉興學置吏與齊州齊北戴斗極南暨雕題西鷄東鯨盡攝我

皇威

聖人猶有思

保泰在茲軒轅教陣風后握奇周宮司馬致民以旗

知詰戎講武

家法永貽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天命匪懈于時保之

東南具區神泉奧府瀕海跨江水陸叢聚京口

江寧杭州乍浦四鎮雲屯八旗勁旅北抵狼山

東連溫處勝兵精騎控要分部

時巡布德春蒐振武桓桓將校赴赴士伍水肅鸛鵝

陸雄貌虎縱橫如志應節金鼓遂

頒慶賞泉幣募組億萬年

丕基承

天篤祐

右恭演桓二章章二十四句

行葦忠厚也

敦彼行葦維葉泥泥自民以及物同仁一視

問雨

籌賜日時若應矣品物咸亨

皇心則喜

豫遊無非事賢茲稼穡春郊最饒伊唯茶麥萬姓趨

承遑計躋躋豈知

聖人亦喜亦惜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禮飲於鄉肆筵授几序賓以賢引年尚齒或膳

常珍筵簞酒醴洽以

慈惠既多受祉

帝有恩言視扶杖之叟內仗囊金

錫茲黃耆維茲黃耆

聖人錫之壽介福有祺優游皓首

右恭演行葦四章章八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相彼魚麗有鱗有鯈同我

盛世物庶且多奚取於魚生也無涯豈人力所及

陰陽之和

既嘉既備又有且時百昌之會碩大繁滋嘉也

其旨偕也則齊維時之有實義之宜

其多如何蓋徵庶物考牧則具納穀如櫛奉牲

以告博碩肥膺

盛禮既備以寧百室

衆維魚矣豐年之占金錫竹箭屋蛤魚鼈器車

澤馬海山瑞兼

翼禮金膏卷三

三

持盈仰

聖有大而能謙

維茲大有先資璧畫節用阜財均荷

聖德思艱圖易勤勞不暇食百姓何知順

帝之則

帝嘉閭閻歲足倉囤惟藏富於民實

國之本

獨賦及糧億萬其算民說無疆以益饒衍

右恭演魚鼈六章章八句

天保下報上也

皇天親

有德日鑒在茲

觀民展義贊化承禧玉燭常調風雨以時單厚多益

福祿宜之

天貺多福既庶且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瑞登祥駢與

時因仍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昨歲

陪京

翼禮金膏卷三

三

敬仰

德流高山天作

燕翼詒謀

巡方所至百神懷柔信

多福永綏無疆惟休

永言保之

天壽平格適求厥寧

皇建其有極華祝嵩呼質矣飲食

萬壽無疆寔區

壽錫

大德日進

景命方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振古峻嶒

松柏之茂萬載靈承

龜精鳴嚮早徵夏諺曰休日助群黎

德編

六巡望愜

七幸又所願

法

麗體金齋卷三

拜

天廣運以至於萬

右恭演天保六章章八句

省誠河清海晏頌有序

仁和 杭世駿 大泉

自古帝王之興類皆有休嘉之協應醴泉朱草

黃龍赤雁之屬見於載紀者倦編而列筆或未

免為史臣侈大之辭若夫河海之大或源或委

其蹟實而有據難可塗飾自漢以來禹貢九河

之故道既湮塞不可復韓牧王橫之策稍近迂

濶至唐宇文融欲循舊迹以開溝洫後施之亦

罔有成效一石之水載泥八斗其淤濁乃其性

海則包絡九有洪濤瀾汗萬里無際前代多設

重鎮藉以為控扼外蕃之地漢之樓船隋之總

管宋元之舟師水軍制防綦慎然猶數煩調發

不能折筮而使我

皇上臨御以來澤被八紘恩敷四隩太和元氣洋溢

於宙合景星卿雲之炳耀鳳皇麒麟之來遊嘉

禾瑞齒之貢珍既足以昭

盛世之瑞應晉鄭宋衛之郊當大河之口宣房瓠子

前代屢塞屢決

特發帑金固堤刷岸免斯民於魚鼈河神效靈水清

見底者千里若一瀕河氓庶踴躍鼓枵稱歎爲

曠古所未觀蓋將以昭

聖人溥博之符而海外臣隸之國若占城日本大小

琉球爪哇滿刺伽奉冠帶頌正朔者凡數百處

聞中國有

至人不昭懋德地不愛寶咸喁喁然抗首躋足思托

帡宇梯山航海罔憚遼遠四譯之館至不能容

聖天子嘉愍其誠煦嫗而覆育之王會之篇職貢之

圖藏諸象胥者遽數不能終物猗歟休哉稱極

麗體金膏卷三

五

拜廟集
盛矣小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河爲帶控海亦襟喉備極

宣洩聿彰懷柔於億萬載莫不克由河性善徒

厥土則濶量水一石泥旋滿斛縛菱下隄視此

堤東瓠子雖塞未解洞復海王百谷吞納大瀛

夷途針路哨守置兵颺颺噴薄消泮絕積乾端

坤倪顯豁呈我

皇紀厯川后率職遠從昆侖近自徒冑上下天光曠

馳晃碧銀潢倒流千里淵澈海波汪濊德普則

宜穿胸駢趾黑齒黃皮賓喙賧貝各有所持來

獻

天子遠致慕思

皇帝慶衍瑞應遙見坤珍厚謚境宇寧晏浩浩洋洋

群動舞林梯航匪遙詎止革而乃開明堂肆覲

群后秩望禮宗河先海後六服肅共萬里奔走

小臣對揚敢拜稽首

麗體金膏卷三

早

拜廟集

聖主躬耕藉田頌 有序 仁和 杭世駿 大宗

臣聞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務本之要職於重農
藉田者聖王所由敬崇宗廟社稷之粢盛而以
農事勸民事也書益稷之謨曰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周思民之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載考
傳記尤稱博矣

皇上體祁姚之德勤后稷之功立中和以視農辨上
下以合禮乾隆三年二月辛亥

親帥王公大臣以下藉於千畝之甸告虔事也爾乃

鹿體金膏卷三 聖二 拜賜集

句芒效職盛德在木巽風融洩解雨霖霖土膏
動矣青壇嶽立翠幕雲布遐阡繩直方罫棋互
井置正矣掌舍設柩甸師清畿司徒具徒太常
授儀典文洽矣倉庾于飛杏華屬野葱菁在輒
蒼龍先馬時物備矣

皇上撫御耦以三推咨保介以終畝三事九司咸共
舉趾于耜佐

天子成禮焉抑臣聞之訪國美者稽舊史考方載者
在往深臣肯餘之隆百虞周之七 錄作歌召

伯矢音非徒侈一朝之盛美亦將使

昭然耳目而自昔泰始躬藉亦有爵賦元嘉
耕厥著簡冊矧我

皇上道隆君極念切民理茲大典舉行宜有高文鉅
辭潤色鴻業垂之萬世永永無極臣伏揣固陋
謹於動容發首之下效康衢之謠敬獻
丹辰用備采擇辭曰於

皇

清廟奕燿蕭燼曾孫孝享明德維馨亦有嘉薦神倉

鹿體金膏卷三 聖二 拜賜集

高廩于豆于登寶粟寶穎明昭

上帝俾大而昌百室盈止自天降康思樂春郊
君子是蹕榮暢協風祥暉麗日爰區九穀爰召三農
儲駕屢左物有其容其容孔嘉祁祁喬喬有坻
有楸有芬有苾迺咏大田乃載磁鋤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昫昫南畝我

后履之駉駉作我

后喜之匪惟履之汜濩澤之匪惟喜之尚飲食之我
日斯斯我物具訴實屢豐年用答

后勳德之切矣下民之主歲之屬
上天之祐欽哉欽哉谷爾丸厘

鹿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聖主臨雍禮成頌

有序

七和 杭世駿 大宗

皇帝御極之三年歲在者雍月維脩寄

詔有事於太學先期下所司各庀職以上考國程稟

經義用丕集於禮甚盛典也於是日官吉蠲禮

官具儀大胥簡徒司樂受器事將屆

皇帝蒞於齋宮三日齋廼陳

法駕詣辟雍躬釋奠大臣陪位小臣就列六軍七校

既匡既肅禮成

上御藝倫之堂進師儒等官敷闡經術諭以迪教育

鹿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四

材之法于時生徒萬人園橋瞻企咸稽首願化

仰奉

聖天子盛德作人至意臣以史官得與觀聽親望

休光良用忭悅退乃研精竭誠欲以微詞導揚美善

采惟禱昧實懼且慙謹按古學之制書傳可見

自五帝始其曰成均蓋以成養人之性情而均

一之也亦越有虞厥名曰庠夏商迭興各建名

義姬氏受錄兼用四學設教之方於斯為備漢

唐宋元迄於明代時際泰運莫不攷古樹儀教

典且物我

朝

列聖肇一區夏大啟學流文德錫極

世宗憲皇帝丕承前烈茂典有加稽古崇儒重道之風

與行右文之治從未有如

國家之盛者也

皇上以生知之哲紹執中之傳典謨總於一心聲教

訖於四海國有嘉禮次第舉行茲乃

親臨學官修明大紀煌煌焉秩秩焉備哉燦爛真神

麗禮金書卷三

畢

明之式也臣嘗載觀詩傳如於論鼓鐘鑄京辟

雖諸什咸登於咏歌宣之金石一時所傳千古

容誦今乃幸際

昌期預觀明備敢以淺鄙妄擬發摠然自臣子近光

之願下士鳧藻之情誠有不容自食者謹獻頌

一篇拜手稽首以聞頌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綏惟

后曰攸好德戡戢有眾其群千億翼翼秀良萃此

王國王國所儲下士所謂禮容樂服稱是令譽若彼

良畝惟勤蓄畚若彼純璞琢為珩琚珩琚錫鏞

多士濟濟我

皇頌之嘉樂豈弟迺詔太常迺命司祭青陽之吉式

昭典禮典禮戒備

皇帝攸行物瑞雲炤神總氣昌玉振金聲而道大光

前

聖後

聖合德一堂堂皇業業上棟下宇銀榜環林重檐夾

廡儀會青黃冠裳黻黼樹羽崇牙象節鼙鼓乃

麗禮金書卷三

畢

考鼙鼓列辟左右敷席振策奉璋贊自槐蔭成

行棧樸薪樵凡此群材悉為

帝有

帝有恩言如春斯暄

帝有恩植如卉斯蕃陳詩論藝勿告勿諛鼙誦久居

曰惟

帝恩明明

列祖教澤孔滿

皇王善述野無伏賢儒風浹宇文思啟天百物熙熙

展唐虞年勗哉多士敬修厥詣或德而材或道
而藝庶幾大成以承
帝筮小臣矢音用告世世

麗體金膏卷三
拜殿集

邸報

臣胡平堂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七月初六日奉

上諭松筠奏查辦衛輝被水情形一摺等因欽此欽
惟我

皇上

好德陳疇

惠心叶吉春耕秋歛艱鮮恒切於

皇情肝食宵衣飢溺時厯於

麗體金膏卷三
拜殿集上

睿慮

誠求在宥以赤子之心為心

容保無疆後天下之樂而樂惟

畿南之近地有河北之奧區三輔當衛水之冲十

日值成霖之候厥賦惟中惟上夙號神臬餘波

旋長旋消何妨會邑偏灾偶被力田仍望秋收

封牘上陳

施惠惟當夏假蒼黔慰問何來星使之槎億兆歡騰

快觀鳳啣之

詔謂瘠土多通之地。草慶盈寧。况水鄉新奠之民。未

安茅蔀。損上益下。萬緒撥

天帑之錢。發廩捐糜。四輔飽

太倉之粟。堤埵原將自衛。作正項以支銷。室家何以常安。藉官傭而興築。更復

心周下隲

念切民依。既加兩倍以

施仁。復恐一夫之失所。億庶豈無心性。當有秋。自樂

効輸將

麗體金膏卷三 拜慶集上

吳

九重立沛

恩膏

念惟正而全行

豁免

予以饗殮之樂。議賄者且許濫邀

嘉其撫字之能。考績者咸從優叙。從此騰黃普遍人

盡上。夫春臺未雨。綢繆戶用安。于夏屋為民。歲

富積京坻億萬而盈

與物皆仁合

郊甸縣都以溫

備依微而

錫慶惟若。雨暘寒燠風時

淳善政以宜民。爰修水火金木土穀

德戴天而彌廣。民履地以知安。臣等梓里殷情。葵衷

仰炤念切。粉榆之社。先羣倫為擊壤之謠。人蒙

保聚之

庶効述職。進舞衛之祝。河千里而一曲。詎能方此

恩波。嵩萬歲以三呼。惟愿齊乎

麗體金膏卷三 拜慶集上

李

曼壽。所有感激。下忱謹合詞恭

奏伏乞

皇上

睿鑒謹

奏

臣劉秉恬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蔣兆奎奏勘明代州等所屬地方被水情形分

別辦理一摺等因欽此欽惟我

皇上

祉綿寶錄

福備洪疇

萬八千歲為春秋無量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至

佛壽五十九年之

宵旰不息

乾行

春臺普上括星源月窟而造

乙夜

勤求合雨畢風箕而過前以西藩之支郡偶逢暑雨

之愆期山澗乍盈郵章遽

告蓋

聖主之

懷保恆切幾微

洞喻乎臣隣故小人之疴癢時

聞呼吸直通于

黼辰金泉倍給

詔已布于行風蠲賑兼施

命更申夫

重異

念鳩居之未奠含哺則浹以三旬

慮魚腹之猶枵納稔竝寬其兩縣康衢晝永負暄多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至

鼓腹之民

化國春恬擊柝絕催租之吏

醞膏立沛無煩補牘以陳情

渥澤重濡再

勅守臣而

咨度榆關雁塞千里傳宣

紫誥黃麻百靈資捧竹見

緘開五色到金花湧現之天遙知嶽效三呼恰

樞斗光華之會臣等職奉

楓宸情闕梓里仰

温綸之初佈感早切于葵傾誦

吉語之

頻頌喜更深于雀躍驚相走告匝月而再飲衢尊急

馮鄉音計日而群遊雲幕戴

恩何重笑六鰲負極之遊述

德難名率百獸向

廷而舞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

天恩爲此云

夏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畫

奏爲恭謝

臣劉秉恬等謹

天恩事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日欽奉

上諭據蔣兆奎奏山西代州及所屬之五臺繁峙等

縣自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初七八等日大雨

連綿山水陡發多有冲塌房屋淹刷地畝損傷

人口等因欽此欽惟我

皇上規乾矩坤

登三咸五

夏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畫

壽協仁符躋

八徵而

至念

恩從化洽運一氣于洪鈞

天以健而行惟君子所其無逸

聖以民爲休顧小人恒廬如傷近以雲朔之偏區適

值秋霖之少過溝谿立涸原非瀰漫爲灾稔黍

頻豐未至瓶罍遂罄乃郵封之乍啟邀

異命以

重。申。倍。以。二。更。倍。以。三。

會。府。之。金。錢。立。沛。謀。其。居。復。謀。其。食。

璇。霄。之。沆。瀣。均。沾。猶。慮。官。司。之。出。納。竇。啟。中。乾。再。煩。

天。語。之。叮。嚀。澤。期。下。逮。仰。惟。

宸。衷。溥。博。曲。及。于。窮。簷。鍾。誦。之。微。佇。見。

釀。沛。滂。流。並。包。于。法。界。娑。羅。而。外。臣。等。粉。榆。連。社。

輦。轂。分。專。聆。

綸。綍。之。初。宣。

仁。風。先。扇。盼。郊。園。之。密。邇。廣。廈。同。蒙。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至

覆。嶠。

恩。深。肌。膚。感。切。衛。尊。獻。瑞。合。滹。河。恒。嶽。以。騰。歡。堦。草。

傾。陽。望。

雲。罕。星。旂。而。林。舞。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

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

聖。明。

睿。鑒。謹。奏。

擬。乞。假。歸。娶。表。

錢唐袁枚子才

臣。聞。五。算。徵。民。嘉。禮。首。隆。牌。合。三。清。論。職。詞。臣。

本。屬。閒。曹。故。知。納。幣。親。迎。卿。士。可。以。入。告。越。境。

反。馬。春。秋。不。議。曠。官。况。乃。官。在。婚。先。妻。因。夫。貴。

釋。褐。與。結。褵。並。賦。花。釵。與。爵。弁。齊。明。長。源。成。婚。

北。軍。供。帳。敏。中。來。婦。金。紫。迎。風。凡。文。人。未。有。之。

榮哲

聖。代。遭。逢。之。盛。欽。惟。

皇。帝。陛。下。兩。儀。合。撰。三。皇。如。春。乘。龍。德。而。山。澤。通。吹。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

至

鳳。管。而。雌。雄。應。雌。上。林。鳴。鳥。無。不。帶。露。雙。飛。即。

太。液。游。魚。亦。各。銜。恩。逐。隊。固。已。民。無。怨。曠。草。盡。

繁。無。臣。西。浙。重。牙。寒。門。白。望。十。二。歲。舉。茂。才。二。

十。歲。舉。鴻。博。樂。昏。未。擾。即。來。觀。國。之。光。皇。雅。未。

歌。無。暇。房。中。之。奏。是。以。十。年。不。字。三。族。無。虞。藉。

瑟。琴。平。學。道。之。心。懼。兒。女。累。風。雲。之。氣。雉。朝。飛。

而。有。曲。雁。宵。莫。以。無。聲。茲。蒙。

皇。上。聖。恩。選。臣。為。翰。林。授。臣。為。吉。士。才。非。李。白。登。七。

寶。華。林。學。愧。康。成。註。三。商。昏。義。采。蘋。采。藻。方。陳。

太史之詩一陰一陽未卜家人之卦因五夜之
待漏驚三星之在天愧六禮之行遲感九重之
恩早賜而藥口脂于瀟瀟男子受之而不芳考
衷衣褸翟于周官。鯁生讀之而有羨蓬山風冷
東觀宵長簪筆則金粉飄零早朝而衣裳顛倒
偶然割肉無可相遺即賜沐浴不願居外青綾
被好孤熏郎署之香黃紙緘封。虛貯孺人之號
仙侶疑其命隻中涓笑作重真如臣者想亦媒
氏所平章相公所調變者歟今乃故鄉冰泮下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上

至

達書來或盼遊子以倚閭或布几筵而筮日鄰
夸衣錦書可還鄉兒屢君羹歸當貽母承筐無
實已歸妹之愆期有女懷春非吉士其誰誘而
况單鳧寡鷓豈宜濫列鷓行介特孤丁未敢纂
修吉禮伏求

皇上賜臣歸田之假成臣合香之榮雙鳳闕前許借
飛龍之廡三神山下輕回弱水之船取清俸以
陪門五兩不過率陰臣而拜闕九十其儀將見
燭撤金蓮光來天上袍披蜀襪香到人間史筆

催妝銀管耀青蘊之天鏡撒帳女牀應鸞鳥
之鳴當天下有道之時我蔽子佩趁父母俱存
之日男唯女俞明年春水生時屈指微臣來日
步八磚而即至不敢迷花歌昧且以趨朝同曉
警枕

麗體金膏卷三
拜賜集上

美

國朝麗體金匱卷四

拜殿集

請祀

萬壽

前題

恭請編綴

萬壽八旬慶典

金川全境蕩平賀摺

進吳江掉歌

麗體金匱卷四目
拜殿集

巡幸天津進詩賦冊

請鑄

御製文二集

謝

賞平定臺灣告成

熱河

文廟碑文摺

謝 賞擬白居易新樂府

賞題燈聯詞時晴齋法帖

謝

賞全韻詩摺

謝

賞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墨刻

謝

賞

御製及蘇軾超然臺記說墨刻摺

謝

賞圭瑋說摺圭說墨刻摺

麗體金匱卷四目
拜殿集

謝

賞

御臨宋李廸雞雛待飼圖墨刻摺

謝

賜燈聯詞墨刻摺

謝

賜鹿肉

五十五年普蠲

三幸天津謝 恩

次甘總督

禮親王

禮親王

禮親王

禮親王

圖薩布

圖薩布

嵇璜

紀昀

四十一年江南展賑

于敏中

江南謝賑

于敏中

江西加賑

彭元瑞

安徽加賑

張若淳

慶體金膏卷四目
拜慶集

和碩禮親王臣永恩等謹

奏為

慶集

昌期歡臚率土敬陳積悃願覩

隆儀事欽惟

皇上

福備箕疇

治光軒紀慎厥修而思永

寅紹丕基久於道以化成緝熙

慶體金膏卷四
拜慶集

純嘏建極保極會運世乃統於元大生廣生祿位名

必得其壽粵若紀逢開甲萃一堂

五代之祥洎茲歲叶先庚肇

萬壽八旬之慶

功文極於魏煥

典禮觀其會通瑞軼古今歡騰中外溯自

豐規則大苞符著乾健之文

馨德升中圖錄演泰元之筴業兼守創續

洪緒而仔肩統合

君師徧芸生而在宥

神武則星源月竈。隸漢唐宋元明莫隸之方輿。

人文則奎藻雲章。開唐虞夏商周末開之丕運。况復

父母羣物天地一家。惠我有孚。所其無逸。東作西成

之補助。問夜求衣。先河後海之宣防。乘春蒞

蹕。罷催科於廬井。鏐租普免者三。停轉漕於舲艘。

玉粒全蠲者再千百萬

幣金

疊沛發

麗德金膏卷四

二

綸言而山積泉流。卅四科黃榜聯開。額髦俊而雲蒸

霞蔚。是以九流仰鏡。翊葦固於金匱。六氣調鈞。

寶延洪於玉券。蒼緯應房心之位。

德乃福。基紫垣明角元之占。

仁為壽。體際淳耀之懿軌。惟讓

善而弗居。臻盛美之上儀。洵推

恩其有自

錫類廣

施仁之量

典勿參於

五旬六旬

單心裕丕基之原

幾恒救於一日二日。迨夫

古稀躋泰

吳既增庠千載一時。萬方同慶。瑤源毓祉。曾元締姬

礎之庶。翠瀧流甘。耆耆皆堯尊之惠。珠囊錫羨

未足摹繪光華。玉檢芝封。詎能銷張英茂。顧迺

道冲為用播

麗德金膏卷四

三

鴻名而莫能名

澤兌無疆

施美利而不言利。謹德隅而念典

黃屋凝旒。凜心矩以

敷言。丹青陳辰。時幾交慈。昭祐助於

穹儀。弗祿允康。席純常於

景祚。太和所謂道。惟久則發。嘉會得其亨。於斯為盛

洪惟

椿紀迓上章之歲。覽揆延禧。藹圖應

曼壽之長期願兆瑞披廿二朝之甲子享國壽如三代以前統八千歲為春秋

介年初度百分之一實鳳猶龍編所未視洵電樞星渚之莫京猶復

謙德彌尊

淵衷並懋際鼎洽重熙之世華祝三辭

塵持盈保泰之懷幽航再讓典隆法

祖考鴻章而已展廿年祐篤承

天富

麗體金膏卷四

鼎錄而粵開萬祿雖元功不宰大鈞昭易簡之符而

協氣所蒸宸宇切

尊親之戴驗風受吏梯航無間於遐陬獻曝酬

思舞蹈不遺於編戶沐

陽春之煦育草木貢其蕃庶觀復旦之文明星雲呈

共紉緲揆厥感孚之理倍萬驪騰準諸協應之

情大千讚誦臣等幸依

禱座常侍

彤廷仰

時穆之

天顏康疆逢吉祝

升恒之

聖竿福祿來崇

壽宇借遊頌禱竿徵諸史牒

恩暉久被瞻仰彌篤於班行切為鞠脰稱觴共志循

咳之喜矧夫廣賜拜手羣仰聯陛之歡荷

崇載之

深仁效抒誠於葵藿普垓埏之至樂擬祝

麗體金膏卷四

假於臺萊伏願

俯順輿情踵修

鉅典集千春之

慶社量福海以添籌合九寓之歡心測恒沙而益紀

庶幾郊遊陬集咸應

帝期巷舞術詒交陳

王會九萬里圖願方趾褰裳採鵝鰓之區三千叟皓

首麗眉扶杖集龍鸞之隊臣等實深踴躍懼忝

激切屏營之至謹合詞恭摺云

奏為

聖壽凝禧與情積忭敬抒誠願共懇

恩俞事欽惟我

皇上福基自德

壽本諸仁積壽開七袞之初既超六帝而治功甚遠
握籙越五旬而外更後三代而往牒未聞仰

天

法

慶體金膏卷四

六

祖愛民勤政之心予億兆人以共見臚

文德武功制顯庸之盛曩千萬牘而難窮莫贊一

詞難抒衆志達下情之忠孝彰上瑞之苞符必

有德其乃有心日以頌實斬以祝竊以天皇萬歲史

臣喜紀其春秋黃帝百年大撓慶編其甲子堯

髦期而勤著衢壤效歌舜大德而壽符星雲同

慶雅賢載穀徵日長川至之祥幽晉無疆躋朋

酒羔羊之獻允合詩書之古義真由草野之至

情我

聖主久道化成惠心元吉

撫綏黎庶則獨行賑備之不絕書覆冒臣工則

教誨成全者亦多術特科廣選三雍

澤被於縫衣日廩月糧伍廣

恩周於衲服極天所覆借一十七省而共樂舒長入

人也深閱五十二年而彌加淪浹凡平日之塗

歌荅舞咸欽

有道聖人際

慶體金膏卷四

七

昌辰而膜頂焚香同依

無量壽佛前值

古稀之鴻慶竝殷祝嘏之熾忱

皇上謙德示冲

天懷崇儉念切於

君心民體知兆姓有願稱觥樂惟在吏畏民懷

論列服無庸詣闕莫展祝

釐之典仍遂行慶之恩雖

天地為心如父母不言施報而歲月以冀即愚賤亦

具性情含意未申久懷欲吐事豫則立積七年
當後甲之辰誠感而通期

萬壽值先庚之歲虹流電繞箕疇備五福之堂日升
月恒

軒紀周八旬之算蘭階就傅蕃椒衍慶之益臻

楓辰勅幾食肝衣宵之逾劭日又新而富有天不息

而貞恒八卦生八卦成八八紀大衍之策五天

數五地數五五居河圖之中運悠於乾清坤寧

虞洽乎上蟠下際皇春帝夏關壽寓而皆遊卿

麗體金膏卷四 拜慶集

月民星望春臺而共上虔思引領肅布齋心歲

序逢春在蟲鳥亦鳴其豫義娥正午凡天翹莫

闕其榮山尚呼嵩嶽之三水解向朝宗之四况

乎三千人叟寡引

熙朝長養之年亦有二百戶元孫羅

盛世蕃滋之衆銅鳩竹馬各懷益壽之心極北弧南

併作稱觴之宇自

天子所莫不尊親為

聖人氓借來奔走軒乎舞養乎鼓音如大海潮音暢

者垓湖者埏數比恒河沙數願乘嘉會樂舉上

儀叶萬世之逢辰先三秋而卜吉相小民之年

及歲尚邀束帛之頒如赤子之壽其親効猶萊

衣之舞芹雖微而可獻曝亦寫誠葵以燄而知

傾日能迴照臣等情深愛日職在宣風仰乘乾

出震持謙保泰之衷康強逢吉萃東漸西被北

爨南諧之悃聲教大同採自輶軒民之情大可

見酌言康爵

天之聽且弗違仰懇

麗體金膏卷四 拜慶集

俞首獲成盛禮粵惟述

祖德期已展於廿年從此祝

聖人典更隆於萬度欽厥福錫厥庶五

皇極而道乃會歸南有臺北有萊

萬壽祺惟民之父母茲據官紳兵民等合辭歡頌前

來臣等謹會同繕摺具

奏云

大學士公 臣阿 等謹

奏為

大慶祝釐上儀紀實恭請編輯

萬壽八旬盛典以顯苞符以光冊府事欽惟我

皇上乾行合撰隆運重熙億禎昌辰篤若木樨華之

瑞萬靈慶會臻常羊荆馬之祥年三登而計

帝期綏以多者歲豐人樂

壽八旬而躋仁域遊於宇者詠德含淳

至誠之悠久無疆冠百王而首出

歷體金膏卷四

十一

皇極之康強逢吉禔五福以大同豈惟子姒黃姚學

喬齡而莫並亦越炎義巢燧輸景祚以未逢洪

惟五十五年恭遇

八旬萬壽九五演易九五演範疊五策天地之全八

千歲春八千歲秋積八入宮商之頌嶽輸川效

集萬有以承

歡來北臺南寫羣情而請祝仰蒙

睿鑒俯賜

俞音方富鱗集鳧翹披鱗國鵝邦之惻矧暨普蒙

墨綴西清東閣之班切以三皇各歲萬八千火

臣勒之古牒伊耆在位七十載虞典首於尚書

姬公尊迪哲之人表殷宗之克壽宰我論德繫

之說問黃帝之永年肇聖節於五日之絲囊上

寶書有千秋之全鑑皆傳紀誤布在縑緗粵稽

康熙癸巳三月之辰實惟

聖祖甲子六週之度時啟事允臣工之奏厥成編誌盛

美之模我

歷體金膏卷四

十一

皇上行自

天申錫凡一二日

救幾之罔暇悉

家法以丕承况二十年稱觴之展期廣舊章之成憲宜

煥琅編之色重宣璠錄之光惟是躬握治平心

參造化敬

天法

神勤政愛民內聖外王之規細目宏綱之綜秉文德則

文二集詩五集彙全書四庫而為昭錄武功則

平準部蕩回計。綴金川西番之耆定。字慈惠而司農之籍。筆億萬以全編。考制作而大史之書。監三五而大倫具載。左言右動之記註。且經帝典王謨之發揮。大莫名。

天小難言

聖子億兆人以共聞。共見民可使知取。二三策曰稽舜稽堯書不盡意。茲臚盛典取協。

書符昔時讓善為懷。六甲慎恒言之禮。攜謙皆吉七。奏謝獻吉之文。羣志未申。九秋以冀。滙纂羅於。

麗體金膏卷四

十三

二酉叶環轉於重。庚擬以今。衆所陳。昉自。

古稀之說。十年一集。由七旬至於八旬。

萬歲三呼。積初帙。疊為億帙。倣前書而一例。擺全部。

以六門首弁。

宏章次掄。

聖德崇闕教典。

恩施普記於環瀛。點染成圖。歌詠備呈於擊壤。均踵。

事以燮後。

先之合撰。兼旁通以耀。

作述之加隆。更有績著。邇年日當創始。騰膚功之遠播。

撮盛事之嘉祥。則若掃苞拈於石峯。戎無伏莽。

築鯨鯢於鹿耳海。不揚波。滇徼通會。晉酬。

恩而納贄。日南舊國。感申義以親朝。高句驪拜尙齒。

之筵。布魯特跪長年之婦。暹邏解國。刻新印以。

冊封。屋簷社番。增故圖之職。貢總本。

精神之康裕。蟠際紘。埏益彰赫濯之。

聲靈。彌綸宇宙。况陋制邁法。古兆每應期。

五代同堂。豐庭闈之衍。歷十葉以外。晉階級之本支。

麗體金膏卷四

十三

嘉筵紹於。

彤墀老吾老。及三千。叟太和光於。諸屋孫生孫者。

二百家。辟雍道德之流。講仁敬而詮。更老賢舍。

圖門之表。西鎮廸而東。興桓。耄耄觀光。

賜秋試春闈。或罷官而登第。期頤綿算。

賽天章奎畫。增繡段與朱提。望吉帛之晨。旣塔如繞。

佛啟綠衣之冬。蟄蝶亦能仙。雖。

盛世不侈瑞應之圖。而。

壽室自副吉機之下。蓋嚴恭寅畏。所其無逸。彌培曼。

羨之原斯

聰明容知足以有臨倍切尊親之戴丕行海隅山日

壽考且寧大亨天下隨時會歸有極歌太平於

既醉萬年頌介昭明聖

純嘏以來同四方民大和會抑戒百歲譜全詩入

殿左之絃禹貢九州斥彌文惟土宜之獻於

舜訓歛而敷錫隨

聖政先以編摩作為一經秩虞夏之渾渾爾垂諸萬

世揭日月之昭昭然臣等願積瀛壽身依

鹿體金育卷四 拜麗集

十四

天尺值駿龐之慶雲動風翔陶鴻朗之基溟長嶽南

乾坤有象繪蒙素以非全章海難量舉跬步以

詎足擬竭方隅之見強稱大道之名奉三無私

聖人之作也如覆載照致四必得

昊天其子之以保祐申請誦六章之詩川至日升月恒

山阜岡陵松栢之茂厯敦九功之敘利用厚生

正德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久道以成義存乎先

勞無倦

神明而壽理微諸莊敬日強虔拙騰管之編共篤兜

觥之什潤色未工載筆尙仰稟於

文思鋪張匪事摘詞但實嗽於邗治朴摠衆志翹瀆

聖聰謹合詞恭請伏祈

恩准施行臣等無任歡躍待命之至謹

奏

鹿體金育卷四 拜麗集

陝西巡撫臣畢沅謹

奏為恭陳賀悃仰祈

聖鑒事本年十二月初九日辰刻紅旗馳過陝

天威震疊噶拉依賊巢已克金川全境蕩平俘誠回

缺

洪助迅集大凱言旋臣幸際

昌期莫名歡忭欽惟

皇上神武懋昭德威遐被綜乾維而恢輿籌乘泰道
以啟華片億千年濛汜之區光開日月數萬里

歷體金青卷四
拜殿集

六

狂獠之窟氣翊風雲境為亘古所罕通事屬生
民之未有蠶茲小醜僻處窮荒星象參旗天界
中華以外河開玉斧地逾兩戒而邇而迺自絕
生成就辜亭壽

殿前聚米勞

宵肝之

神謨閭外借籌界韜戎之勝算計鬼方之克期以三

年肆獵狁之攻棘於六月懸車束馬堅礪累階
夫蚕叢犄角攻心絕塞先傾於鼠穴慎彼勒烏

圍潰早兆烏空憤茲臣布久堅重勢朽拉雖窮
猿入檻勢無異於成擒而懸鼠跳棄與尙遲夫
寸磔惟我

皇上整不庭之斧

授決勝之符嚴申兩路之雄師重誓九司之勁旅
雨礙風靡之下厲殲騎以無前繩橋竿渡之間
出宛渠之不意心識詎虛遁甲有日開山勢成
電數星馳尅期掃穴從天而下先聲大振於建
瓴絕地以通要害遂成於破竹負罪者孽由自

歷體金青卷四
拜殿集

七

作既落距而摧牙懷德者誠有同歸更聯肩而
接踵大鯨鯢而小梟獍駢頭甘後至之誅左干
戚而右鏡簞梟首獻前驅之縛安全臬散撫慰
華離築三受降之城置五屬國之府諸番無事
將買犢以耕耘萬馬不嘶盡解鞍而蹀躞由是
策勳飲至詠禮陳俘歌林杜以勞還師設苴茅
而酬專閭遵謨

陵之典報

景祐於珠邱臣禮俗之儀勒鴻甯於王檢銘勛

騶里揚大烈於億萬斯年行慶齊州合歡心於千

八百國此皆仰頌

皇上神機獨運

睿炳先幾自陳師

命下之初暨登旅還軍之日決謀定策胥由五夜焦

勞汗渙言傳咸出

九重經畫有征無戰惟斷乃成齊地陳圖指萬里如

逢几席窮天立界信中原不盡提封茲者勝旅

馳旋捷書迅至六軍饒吹新初巴焚之歌萬姓

應體金膏卷四 拜賜集

壺漿爭獻那筒之酒三峯華嶽待歸馬於秦垆

四扇潼關竹駢駘於周道編

天上佳音之至正春明

啟禪之辰

豹尾峴旌間玉戚未干而彌形踣厲長楊細柳映

青旂翠蓋而倍覺飛揚異巖形容惟知舞蹈謹

將款林下忱繕摺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進吳江棹歌

紫蓋飛花正二月

時巡之候青郊弭節慰三吳望

幸之忱地界江淮星分牛女值歲紀之一旬慶

乘輿之三至仰惟

皇帝陛下典懋省方道勤展義抱萬姓之痼瘵視大

下若几席數萬里山川風景頻駐

仙輿廿七年

宵旰憂勤時勞

應體金膏卷四 拜賜集

清問再經吳會大沛

恩綸旋返

六飛又逾五載江頭父老咸計日以待春旂茂苑鶯

花亦向陽而迎

法駕時則遐庭掃蕩絕徼清夷拓規外之版圖均被

和風甘霽召域中之瑞應羣瞻景曜祥光自武

成奏凱之年嗣

慈壽稱觴之歲七旬宣慶萬國承

歡而吳越阻修士民籲請願効華封之祝敬陳絳縣

之書

皇帝迺俯納民虔。屢頒

鳳詔。遂申

明德。載減

鸞儀。春麗江山。扶

大安之雕。道除

警蹕。散內府之金錢。民間歌舞之情。不殊舊日。天上

雨膏之

賜更沛

麗體金膏卷四 拜賜集

新恩屏雕飾。而後遊觀東南。水利處處仰賴。

宸謨課農桑。而諮晴雨稼穡。民依時時總煩。

睿慮而平江迤邐。畫舫迴環。花步洲邊。首記南都之

佳麗。姑蘇臺畔。載欣

北極之瞻。依溯泰伯之遺風。人知禮讓。訪吳宮之舊

址。俗尚繁華。邇因

聖澤。涵濡

王言。訓勉。閭閻。既竝沐

生成。風氣亦漸歸醇樸。觀萬家之烟火。如遊化國之

春城千里之笙歌。僅效清塵之役。所過山亭水

榭。重揮

御筆。以留題。偶來佛地珠宮。齊獻瑤觴。而介

壽

宸遊。悅豫。黎庶歡欣。盼

仙蹕之經行。而兩戒山河。周臨日馭。樂春華之韶媚

而十旬

眷顧。半注吳頭。生長田間。遭逢

昌運。仰蒙異數。叨列清班。

麗體金膏卷四 拜賜集

殿陛簪毫。會侍豹尾。屬車之側。滄波垂釣。來自菰烟

蘆雪之中。習聞欵乃之清聲。竊効土音。之是搦

因臚民謠。專采吳風。製吳江權歌三十首。聊以

達桑梓之下情。抒隆平之盛事。謹再拜稽首以

缺

京官。進詩冊

乾隆三十二年恭遇

聖駕巡幸天津典懋雨儀

恩隆三輔。諷仰春而展義。仰紹神堯刻玉之遊。指澤

國以行春。重奏大禹錫圭之績。河渠効順。耕鑿

蒙休欽惟我

皇上道叶平成。政先上教。

念閭閻之休戚。田功與水利相資。

籌蓄洩之機宜。南戒與北條並重。蓋津門沮洳僻郡。

麗體金膏卷四 拜賦集

三

奉為衆水之歸壚。而直屬疏導多方。頗著近年

之成效。虹隄履勸。益規善後之宜。

鳳旆廻環。莫釋其咨之慮。凡茲順時而布令。無非法

祖以勤民。自今區畫周詳。合河海沾淀。而共慶安瀾。此

次

恩施優渥。統上下神人而群沾。

醲化。臣等備員

禁籞珥筆詞垣。忻盛典之躬逢。慕矢音而拜獻。謹

撰詩賦冊合裝一函恭塵

御覽識同。荆濁恐難摹繪。夫昇平職忝。陳詩敢效。拜

颺於

殿陛。謹

奏

麗體金膏卷四 拜賦集

三

奏為恭編

御製文二集告成敬請鑄刻以示訓行以彰美備事

欽惟我

皇上聖學淵富文德日新以內聖外王之功致健行

恒久之治文因見道化以觀成自癸未以前編

刻

御製文初集久已經緯輿蓋照耀義娥茲自甲申至

乙巳二十二年復得

麗體金膏卷四 拜賜集

文四百一十一首臣等獲侍

禁近每

丹稿初成輒蒙

宣示相與誦習講貫適然若驚恍然若迷復泠然若

釋思欲竭管籥測萬一竊以為自虞夏商周

秦漢唐宋之文所謂渾噩醇厚博大與衍者各

有專長論文者亦各有專主其言大而夸者莫

如李漢序韓愈之文曰周情孔思是言也愈何

足以當之周公之文多言治自易之爻辭書之

立政周官無逸詩之幽風大雅諸什周禮之六

官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立法度宅宥密萬

世言治者之所守也孔子之文多言道自易之

十翼春秋之褒貶論語之遺言禮記孝經諸賢

之傳述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昭天地系民

物萬世言道者之所宗也臣等排次二集仰窺

御製於祈

天永命念

祖由舊每篇之中三致意焉若

麗體金膏卷四 拜賜集

巡典若水利若政經若武功若遠化凡出之為

明堂之治即敷之為

皇極之言若是者皆周公之文若

經筵之論若初發易書詩春秋之微言大義進退諸

史之得失是正諸儒之舊聞慎守器失統之由

開褒忠討貳之義旁達聲音文字名物象數以

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即小見大若是者皆孔子

之文然後知李漢徒有是語舉千古之文人皆

不足以當之至我

大聖人而後周情孔思之得合而有真也然且漢之
言曰情曰思者何也周公有其德有其時而無
其位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并無其時故其於
文以是為聖人之情爾思爾我

皇上坐而言即舉而措或綏猷建極經數十年夙夜
劼茲而後為文以紀之或溥博淵泉萬幾未起
而先為文以發之蘊為情思顯為事功蓋兼德
位時三者而一之故合文與治與道三者而一
之也臣等恭依初集體例排類為四十四卷繕

麗體金膏卷四 拜屬集 天

錄進

呈並請

發下刊刻以傳布九有垂示萬世臣等曷勝欽服欣

幸之至謹

奏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奏奉

旨如所請行欽此

禮部王臣丞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八日復蒙

恩賞

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

文廟碑文臣等謹叩頭祇領欽惟我

皇上

德洽寰瀛

敷顯日月法

麗體金膏卷四 拜屬集 天

堯天之魏蕩成功繼以文章軼魯泮之聲詩奏凱登

諸律呂

先幾獨朗義在於知微知章知柔知剛

皇極所敷德備夫乃聖乃神乃文乃武

天無私覆七德舞而九功歌海不揚波萬國寧而

一人壽爰以臺灣武成之績用著熱河

文廟之碑

睿藻鴻敷

宸衷淵抑媿文義晝昭麗景於三光海賦山經縵承

天之八柱。謂西極。屢成不續。銘勳四列。成均而東。寧遠。隔重洋。勒石雙標。紀事維此。與桓工塞。太微為。

巡幸之垣。矧知。

宵旰前籌。國學視受成之地。景勝謀之預定。今出承。

風鑠。

聖武之維揚。師行若雨。英雄風選。百人力敵。乎萬人。

謀勇相資。二將心同。於一將。履鯨波如衽席。寶。

奉螺旋勵。虎氣於朦。鱗靈徵鳥。隆五夜之精誠。

麗體金青卷四

三

格。

帝宗武嘆。萬柳神驪。百年之。

厚澤在人。嘉義縣千屋。勸動戈揮。巢落大里之杖。奚。

存鼓進渠。擒老衛之崎。安托水師。深入港。詣鹿。

而橫舟山社。借來番因。鰲而建屋。遂乃拘狼。及。

猥捕。距連。刀藁街。並懸首之竿。那嶠。殄游魂之。

族。蓋懲文恬武嬉之習。民有義而無頑。而稟。

惠綏威沐之謨。番雖生而亦熟。煌煌。

大誥。遠聞。則緬甸來賓。赫赫。

王師移指而黎城底定。

聖天子賦則克而受福。仁無敵而不疑。六合為家。萬。

年一日。

天庥滋至。殊勳既史冊稀聞。

壽考無疆。

鉅製亦從來未有。方今驛傳吉報。歲啟新韶。來瞻。

有海表之民。燕賞列年。班之坐。臣等恭逢。

朝慶預。

賜奎文讀。

麗體金青卷四

五

聯詠於和春。摹寫碑於中秘。書誦者萬本。萬遍。越七。

觀六義。以垂型受藏。而三沐三薰。合四海九州。

而抃頌。臣等不勝悅服欣幸之至。謹合詞繕摺。

具。

奏云。

奏為恭謝

天恩事十二月二十六日蒙

恩賞臣等

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刻本各一部謹叩頭祇領訖

欽惟我

皇上

文緯珠璣

道光玉券

麗體金膏卷四
拜賜集

三

奎章炳灼仰典誥於初函

聖藻璣玕宣詠歌於三集星雲並麗已制作之咸瞻

日月常新更篇題之彌富探源學海重紬長慶

之遺編激潤文河載詠香山之舊作嘉其意存

諷諭然風雅之能追惜其韻叶宮商尙瑕瑜之

互見爰因古調別出新裁各賦

鴻篇式昭

大訓訂謫糾正是非胥協均平酌古衡今教化彌彰

廣大五十首重規疊矩溯

世德以垂謨數千言憂玉鼓金借原題而抒義斥當

時之弊政皆

聖朝釐剔所全無闕

昭代之宏猷實往古見聞所未逮諧聲音於韶濩九

奏成章炳法戒於丹青千秋作鑑輝騰部帙宜

開龍閣之華筵珍比球圖迴歷雉林之重價鑄

來琬琰書萬本以流傳

賜出縹緗望三霄而拜舞

風樓日麗映牙籤寶笈以分擊鎬築春生視絲勝

麗體金膏卷四
拜賜集

三

銀幡而倍渥豈但述成金鏡非元白所能幾實

惟編檢石渠為向欲所未親遭逢滋幸忝戴增

榮臣等學謝窺天才疎協律叨荷

九重之

宣示許聞

舜帝之歌宛如十曲之鏗鏘共聽

軒皇之樂

頌從

天上字字成金捧向人間家家握璧從此三薰敬讀

揆與義於叢雲。還期什襲。尊藏應嘉祥於文露。所有臣等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主恩伏乞

睿鑒謹

奏

麗體金膏卷四
拜殿集

三

江西巡撫臣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 賞摺差弁回江恭捧

恩賞題彭元瑞撰皇極殿燈聯詞一卷

欽定時晴齋法帖十冊到臣 隨出郊跪迎至署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願訖欽惟我

皇上治隆義異道洽疇圖。座繪幽風。圖史悉訃謨所

麗體金膏卷四
拜殿集

三

萃屏書無逸。文章皆實政之符。人道光華。寫杓

廳於瓊鏡。

奎章照耀。杼藻鑒於墨池。爰以臣 元瑞之撰聯譜

華燭於春節。並以臣 由敦之書映勒。

寶刻以時晴

皇極高懸。采殿仰雲霞之麗。天旣炮選。藝林騰琬琰

之輝。臣 學愧挾天心殷祝

聖際

慶香之煥。彩瑞叶連珠。捧石揚以銘心。珍逾合璧

奏為恭謝

天恩事編原接到駐京陝甘提塘官馬世清賚奉軍

機處交出

恩賞

御製全韻詩一部臣當經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道闡苞符功隆繼述觀人文以成化緯地經天

鑒古訓以綏猷觀光揚烈惟日新之盛德游藝

麗體金膏卷四

拜賜集

本於依仁固天縱之多能因文卽以見道爰值

勅獎之餘暇遂成統韻之

鴻篇援毫而

睿思舒靈灑墨而

宸章倬漢溯自生民伊始暨乎大統之成

祖有德而

宗有功遂引歷年於勿替漸以仁而摩以義用昭四海

之永清編

前徽而莫罄言標

新製而別開枋格固已淵源

聖精思每見於美增由是差等百王炯戒長懸乎日

月危微十六字紹自虞廷治亂三千年稟於殷

鑒蓋

帝王之全量靡不兼賅洵翰墨之偉觀臻乎至極詩

以言志想見

宣衣問夜之勤言可為經豈惟弄月吟風之什臣才

慚吐鳳枝愧雁蟲瞻冊府之榮光彤流奎壁荷

琅函之

麗體金膏卷四

拜賜集

龍錫慶溢簪裾欣當未有之遭逢倍切非常之怵舞

從此三薰伏讀比宛瑛以同珍還思什襲尊藏

擁縹緗而永守臣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云

禮親王臣永恩等跪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七日仰蒙

恩賞

御製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墨刻臣等謹

叩頭祇領訖欽惟我

皇上

治闡珠囊

法參寶鏡

麗體金膏卷四

三

王言昭信千秋懸星日之光

睿筆闢誣萬世凜春秋之旨森嚴予奪

辨一統於史書別白公私

序三編於明紀義垂輯覽秉至正以持衡鑑著要評

符大中而表極赫韜實惟肅慎特詳訂謬之文

建隆分注北遼彌斥悖經之例固已

章志而功逾衮鉞

折衷而記陋馬班矣乃披通鑑續編之冊證發明廣

義之誣灼然釐曲直是非刪節仰遵

神斷真哉定人心世道紀綱深著

題辭指其條例之多踈謬難悉數摘彼餘評之失當

舊未加懲駁而正之舉其尤者世宗為完顏令

主僅比小康女真守舊族淳風乃云當貶蒙古

弗戮和林之叛反謂有愧封庫家學欲兼漢字

之通且若不妨忘本說竟誣於變白病更甚於

吹毛踏駁雖異魏收正彼黨南而黨北辨冷不

同陳壽救其畸重而畸輕

發矇斯大道為公差等者豈惟遼金元三代

麗體金膏卷四

三

糾繆則諸家論定淹通者何啻才學識三長不容顛

倒褒譏展卷發風霜之警用此維持今古引端

盡繩準之平昭垂久遠而名教彌彰尚契典謨

而綱常聿炳洵覺生民之迷謬長標青史之精

微臣等深荷

垂慈仰蒙

宣賜風生翠琰知藝林私臆之非露酒鴻辭識典則

謹嚴之重正義尚原於軒紀微言直接於麟經

敬盥誦以交欽用服膺而罔數謹合詞繕摺云

禮親王 臣 永恩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 臣 等荷蒙

恩賞

御製及蘇軾超然臺記說墨刻一卷謹叩頭祇領訖

欽惟我

皇上道光寰宇治洽垓垓格萬物而窮源允垂超詣

配兩儀而立極惟在內心無所謂遊覺羣言之

俱廢皆有可樂會一氣之相通粵惟蘇軾之守

麗體金膏卷四

拜殿集

膠曾茸城臺而作記常山濰水悉歸臨眺之中

月夕雪朝具見逍遙之趣爰寫一時勝槩遂成

千古奇文惜昧於物內物外之分未諳夫此身

此心之要等莊生之曠達固意朗而詞雄考孟

子之訓詞適捨本而逐末惟

宸衷之默運契大學之真詮上下與天地相參可大

可久會通而人我一體無同無殊乃反其文承

垂為則

天章彪炳示物理之無方

奎藻商皇表靈明之有準志厲其肆億萬年道統常

昭化達於神百千聖心源畢貫式頒

容製載煥

鴻文披采殿之琳琅立儒林之模楷 臣 等見聞夙

學業蕪庸虔誦

至言戒放心之流弊敬聆

聖訓仰動學之全功何殊振聵發矇不覺手舞足蹈

所有 臣 等感幸下情謹合詞繕摺 云

麗體金膏卷四

拜殿集

禮親王臣 永恩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臣 等荷蒙

恩賞

御製圭瑁說摺圭說墨刻各一卷謹叩頭祇頌訖欽

惟我

皇上德育九折學超千禩啟西山之縹帙訂古而溯

厥遺規勅乙夜之丹鉛析理而祛夫謬論博稽

圖籍明辨圭名玉輯萬方既統乎躬桓蒲殷緹

麗體金膏卷四 拜殿集

彰五彩更重於璜琥琮璋迨夫舊物漸渥罕見

三代守藏之器唯彼后人偽作多本諸家臆造

之辭若夫執瑁之儀爰云會朝之義鄭康成覆

德之訓不愧經神賈公彥齊瑞之文枉成書肆

紺珠而外王伯厚繪作圓形繁露以還程大昌

演成斜刻附會滋於崇文因仍繼以端臨皆鑿

語之相循實覺言之無補更有物遺其制禮遠

乎情琢表四山鎮圭既執以將敬約遠中秘大

至復藉以明虔捧而若盈當心已慎垂而如墜

曳踵為難况乎道有變通制分沿革唐宋仍而

不改猶是從宜金元繼而相因斯為襲謬且循

名於以責實亦由後可以溯前諦參勝國之留

貽益証羣儒之踏駁我

皇上隆禮由禮以經解經惟德動

天式著珪璋之度以仁饗

帝何煩琮璧之華披精柏之陳言闡精微之妙蘊新

裁

睿藻永勤貞珉

麗體金膏卷四 拜殿集

天上頒宜欣誦

奎章之炳煥人間傳布頓開曲學之迂拘臣等質愧

譁讙才慚雕篆景

國朝之盛軌洵為後世之所可遵循陋五代之虛文

足徵書傳之未堪憑信所有臣等榮感下忱謹

合詞繕摺云

禮親王臣永恩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七日伏蒙

恩賞

御臨宋李廸雞雜待飼圖墨刻一卷臣等謹叩頭祇

頌欽惟我

皇上惠洽保懷道通格致躋羣倫於仁壽視民如傷

運大造以行生盡物之性偶以

萬幾之暇游於六藝之餘藻集名流珍披冊府千秋

麗體金膏卷四

蒙素猶傳汴宋丹青萬類性情有取河陽圖繪

賞其論說借以俯臨韻疊出以重題識長言而見意

益

厯民之宵肝目擊而存啟在抱之痼痲心藏以寫農

原名扈民庶有鳩例鼓腹於率場寧為雞口通

抱雛於保赤豈異擊音最丁寧偏稜之區用

申誠宅生之吏

國家帑發億萬蠲普冉三為饗殮之計甚周念風

雨之鳴不已受牛羊而芻牧心聽轉溝謀鴻鴈

之稻梁勿令替澤誰司教養得食鳥馴毋之積

儲空倉雀苦覈流移之戶口于桀于時賦升斗

於丁黃一飲一啄善行德意五雞二歲之無儀

嚴察姦青暮四朝三之皆怒弗虛糜於鶴祿免

詒請於鶴梁匪膏斯屯如卵而翼假之毛羽見

攜持保物之心導以聲詩具悱惻纏綿之旨龍

虎之文垂義書鳥獸之時授堯言實以饒珉頒

宜懸魏吏瞻思奮無與鶩爭食之讓民聽生歡

總維魚兆豐之歲在洽忽視古人之象繪作有

麗體金膏卷四

虞先稼稽知小民之依圖成無逸臣等殮懇鶉

特班黍鷄鷺孚惠誦

仁人之言觀文仰

化工之筆與百姓共久遠豢養

深思則有司存交勉循良

至訓陳艱難而讀書春鴈秋鴉恍對幽風七月之圖

偏飲食以廢歌日升月恒願上

天保九如之雅臣等曷任感服欣幸之至云

圖薩布跪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據廣東駐京提塘謝廷

揚領出

欽賜

御題燈聯詞墨刻十一卷恭寄到粵等隨跪迎至署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我

禮體金青卷四 拜謝集

皇上聖學深醇

天才淹貫佳辰拈韻旁搜五典之精勝景留題該括

六經之要固已盈廷廣拜薄海謳謌矣茲因

御製詩篇積成卷帙近臣曾經恭錄奉

旨永壽貞珉烏玉新鐫瞻仰則星輝日麗青烟初染

觀摩則霞蔚雲蒸洵藝苑之

鴻規實詞垣之

寶翰等賦質庸愚未嫻吟咏荷

龍光之寵賚百世叨榮誦

宸藻之琳琅寸心欣慶珍藏什襲感激難言所有下

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廣東巡撫等圖薩布跪

奏為恭謝

聖恩事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賚摺保升

由

禮體金青卷四 拜謝集

行在恭捧

皇上恩賜鹿肉到粵等隨即出郊跪迎至署故設會

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伏念 等猥以庸愚奉職領表時逢秋獮

莫隨

扈從之班

賜出

尚方同被芬膏之

寵啓霜緘而香凝仙脯敬知田獲多豐割肥甘而分

逮寅僚共戴

匪頒普通歡生載路慶溢嘗珍 牙自願驚駭感淪

肌髓惟有益稟素餐之戒永懷後食之心竭矢

葵衷以興仰報

高厚

鴻施於萬一所有 努感激下悃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云

麗體金膏卷四

吳

大學士臣嵇 等謹

奉為恭謝

天恩事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朕賴

昊蒼眷佑既逾古稀欣開八袞幸得小康時懷大惕自

乾隆十五年以迄四十二年特沛恩綸普免天下

錢糧業經三次矣等因欽此欽惟我

皇上

軒紀洪延

麗體金膏卷四

吳

堯仁廣被運符乾健萬年長撫於璇圖

恩揚春生四序均調於玉燭卜豐綏之告慶地寶成

登瞻雲物以呈華歲星恒朗

念雨暘而

錫福正八徵作記之年慶星紀以符方先二月東巡

之侯

天倉秬稷會再蠲惟正之供農部度支已三荷

溫綸之霽行慶施惠

天子不言有無鼓腹含哺

王者之民熙皞被

聖澤於通寰浴宙無一夫不浹髓淪肌慶逢

八表之元春復奉十行之

闕諭雞竿表闕甫聽宣

恩詔之條兒爵躋堂方共拜新正之宴

南郊祈穀七十二候之化日延長巽命

宣綸三百六句之泰辰伊始幽風可繪小民切籲於

稱觥禹甸偕酌至德更周於賜粟樂民生之康

父幾忘舉趾為勞課吏治之循良無慮催科或

麗體金音卷四 拜賜集 吳

拊千萬禩中天慶集十七省間歲膏流隨免半

之前文準輪綱之舊例築場納稼洽隣惟蕪村

春剝東烹葵安枕無驚縣帖此皆

聖慈丕育

仁化涵濡而且

親御丹堊丕宣

寶訓時已鑠於邦治尚託小康

誠不息於健行恒深夕惕仰尊光之

謙德痛

省密之全功

帝力不知耕鑿滿春臺之上

一人有慶謳歌遍月窟而逢解愠阜財奉瑤觴於舜

日西成東作增

寶算於堯年

皇極之敷錫無涯庶類之感銜曷既臣等欣依魏闕

仰誦

宸謨惠心益驗有孚曠典實昭逾格念枌榆之逢歲

何地非春警葵藿之傾陽無言可述惟願

麗體金音卷四 拜賜集 吳

璇樞朗耀周天拱北以羅星

寶錄長生大衆和南而禮佛繼光華之祝莫罄愚忱

和擊壤之謠同遊

鴻造臣等謹合詞恭謝云

三幸天津謝恩 禮部尚書臣紀昀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欽惟我

皇上恒照貞明乾元行健萬年有道居

北極以常尊二月時巡順東皇而布令

仁敷函夏神瀛咸入於帡幪

澤布陽春郊甸尤承夫雨露

化從近始康衢通戴斗之邦

恩每先霑

麗體金膏卷四

清蹕莅析津之次曩歲兩迎

日馭已欣

堯帝之游河今茲三度

天臨又見

軒皇之觀海春融沃野省耕過秣銓之鄉水巨燕陲

問俗到烟波之外漁莊簷舍十三橋遙接芳津柳陌

花村百五日恰逢韶景烏藍聒耳時時聞擊壤

之聲青箬扶犁處處奏迎

鑿之曲桐生茂豫直與物以皆春葑屋臚驩更自

天以錫福

松軒

駐輦本不勞民茅殿

宜綸頻蒙

賜帑載芻載柞預蠲井稅之三分于橐千囊厥異行

糧之一月蒞筮寬兩年之限

恩波與紫辭同深田租緩七邑之征生意與青陽并

暢

延恩列屨論三賦之英髦養老頒金

麗體金膏卷四

襄百齡之耆壽雙槁增值權譚山見雁羣中三輔漆

炊輿須接蟪蛄寒外當三月重三之袂節更添

甘雨和風經九十有九之涎河普育潛鱗翔羽

十萬井提封之內喜氣冲融五百里甸服之間

頌聲合選真名言之莫罄咸慶林之彌增臣等

叨隸殷巖喜聞夏諺東逾碣石西袤鉅鹿以西

南界弓高北越盧龍以北疆連赤縣總梓誼之

相關路迓

青旂覺葵心之倍切屏管獻頌敢敬陳三輔之風翰

脛孺毫用代為四民之愾

神功

茂育知難補報于涓埃

聖壽延洪惟祝升恒于日月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

合詞繕摺具

奏恭謝

天恩為此云

廟體金齋卷四
拜慶集

四十一年江南展賑

大學士臣于敏中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奉

上諭 欽此欽惟我

皇上德施有截惠被無疆普四十載之昌符乾惕

常規行健附三百六句之新篇覃敷首在頒春

惟下江壤沃袤延康良際屢豐之後乃昨歲旱

荒偶告毗連及數郡而逾雖不雨經時沐

惠養之稠同霽澤而有秋不異念畢通並免及催

廟體金齋卷四
拜慶集

種緣大吏之職言逮

聖皇之湛園固已茅簷土鏗感深於賜半賜全抑且

水釋火耕慶兆乎餘三餘九茲以序迎詔令民

樂熙恬力作青疇將屆分秧之候含哺白屋尙

遲刈麥之期軫婦子之勤劬或恐晨炊未繼值

農桑之樂利還虞生計猶堅

堯階抽二葉之莢春和始布禹甸拜十行之札

天語頻申遂展賑於南疆用宣仁於

光闕郡登邑次隨方是較重輕戶別口分按繪百

後急難時秣陵之地。歡傳不郭。煙村練湖射湖之區。春淫魚莊蟹舍。從此極看棗。飲寧煩。應庚癸之呼。兩協濯枝。無待上丙丁之帖。益下記云。損上與物皆春。圖易印屬思。數望。

君若歲臣等身依槐棘心繫以榆

明詔鳳啣忱沐浴於舊德先時之內。私棕雀躍實贈詠乎。

青族鸞駉之間。憶金山東望流長春色共。

恩波並潤快玉壘西來。騰捷衡詞與凱唱爭新。為此

麗體金膏卷四

合詞具摺云

江南謝賑

奏為恭謝

天恩事。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內閣抄出奉

上諭。等因。欽此。恭惟我

皇上惠洽垓塢。仁覃雨露。仰農祥於十稔。勤依思稼

稽之難。兆豐澤於千箱。調序協雨。賜之順。擢合

頌連莖而告慶。常欣繡甌青敷。稟崇墉比。藉以

呈庥。真見珠芒紅積。喜處處舍和食德耕餘。何

止於九年猶時時

麗體金膏卷四

賜復獨租。藏富倍盈於百室。即偶歲逢款薄。仍安作

息之熙恬。顧蒙抱切痾瘼。

特沛絲綸之優渥。維此泗淮之偏壤。稍緣產震之需

期。緩庸調於催科。比戶蚤致。龐洽化計。丁黃於

給餼窮閭。都挾獲知

恩。遂淡髓而淪肌。不改丙戌之弊。方荷鋤而待鋤。爭

趨南畝之功。迺陽澤之昭乎復

醴膏之誕布。籌盈寧於鄧屋。養殮已足於三冬。廣樂

利於茅簷。饘粥更加夫一月

念屢紆而彌摯。田廬尚軫如傷。腹已鼓而重。叨食息

皆邀曲賜。清流關畔。群歌化日之舒。長洪澤湖

邀難比

恩波之浩蕩。定識十行勝

詔。遍擊輦歌壤而共祝

新祺行看。雙穗書編。叶甘雨和風。而彌徵上瑞。臣等情

抒若藎。念切維桑。拜尺一而喧傳喜氣。洽新韶

之慶。指鄉閭而蹈舞歡聲。諧奏捷之音。驚打雜

名。尚呼曷罄。所有感激下忱。云

麗體金膏卷四

拜慶集

江西加賑

兵部尙書 臣彭鵬等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內閣奉

上諭。上年江西南昌饒州九江等府屬秋禾被淹。成

災。節經降旨。等因。欽此。欽惟我

皇上仁周壽萬。澤洽春臺。履端而筆。祚迎祥。福惟敷

庶行慶。以給求養。欲功迺卽。康連歲。占豐已叶

酒漿之嘉兆。一隅薄稷。爰叨雨露之

深恩。惟夙號再熟之區。而左蠡為滙流之澤。昨者湖

麗體金膏卷四

拜慶集

濱數縣。偶緣夏漲。而歉收。旋即

天上十行。大布東陽之温煦。爾田爾宅。先期奠厥室

家。我庾我倉。復令弛其租稅。彼遺秉而此滯穗。

是年仍慶。夫三登。盡於茅而宵索。絢其始可播

之百穀。詎有匹夫不獲者。猶煩

聖主為籌之。迺荷

慈注。肅殷

綸音。更渥。以西疇有事。或其不足於耕。而

上澤如春。寧使有餘而補。比較被水之輕重。地區以

八分九分兼權戶產之有無賑加者一月兩月
至於曾經微浸尙可小康亦令計口受糧勸農
給種發白磁朱提於藩帑四舖翻匙想青蒲紅
杏於江鄉萬家興起間闕撲地直達有脚之陽
春雲日瞻

天共祝無疆之

聖壽卜今年五日風十日雨昌期定集夫嘉祥俾全

省千斯倉萬斯箱

洪祚長介夫景福臣等身依

歷體金膏卷四
拜慶集

云

京輦籍掛朝班際三元稱

壽之期方陳椒栢聆初吉始和之令深慶梓桑遙憶

鄉情願進康衢而敬頌莫名

帝德惟先鄙屋以臚謳所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

九叩首恭謝云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若淳等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內閣奉

上諭上年安徽省亳州蒙城等各州縣因黃水漫溢
田畝被淹卽降旨令該督等實力撫卹分別蠲賑
毋使一夫失所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
時小民生計維艱着加恩將被災九分十分無論
極次概行加賑一個月以資接濟其衛所饑口及
貧民兵屬並着炤正賑之例一體辦理至被災五
六七八分貧民及勸不成災之區仍着該督撫察
看情形或借給口糧籽種或減價平糶分別酌辦
等因欽此欽惟我

歷體金膏卷四
拜慶集

云

皇上

德協生成

道隆茂育豐懋于戊特昭有象之太平重巽以申用
溥不言之美利時暘若時雨若綿區共祝康年
以潤之以暵之江國早滋

渥澤惟毫宿諸州編戶及淮泗各衛屯軍黃流偶溢

于隔年白粲遂虧夫樂歲

帝心靡念。蠲租而室有益。藏實惠允乎。賑粟而戶叨

賢飲既佈

皇仁之汜濩。咸沾樂意。以涵濡。茲當韶序初開。更荷

德音大沛

睿周乎新陳。不接

恩廣夫極。次維均。省斂又繼。以省耕。厚生利用。踰歲

復加以踰月。養欲給求。而且推益下之方。口糧

足貨酌衷多之德。市價胥平。變洽三農。哺舍比

龍體金膏卷四

空

戶。凡此江淮千里。咸被

醴齊闡河之施。即今養笠三春。彌形擊壤歌衢之樂

臣等誼關梓里。敬捧

繪音感

帝德之難名。忱傾額誦。知輿情之共戴。髓浹肌淪。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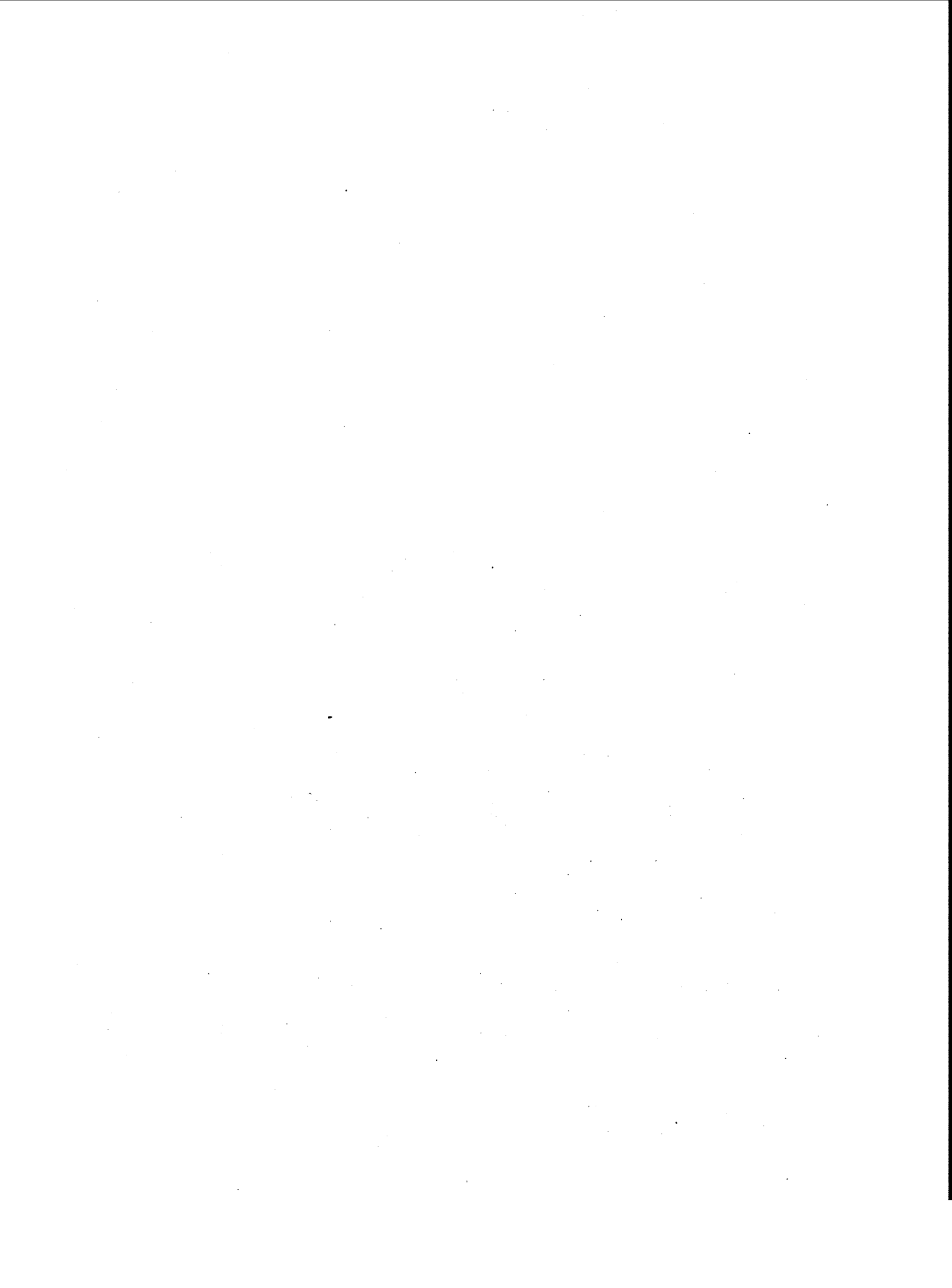
朝野而臚懽。先効冠趨于百爾仰

高深而獻頌。更延

鴻祐于萬年。所有臣等感激下忱。謹合詞繕摺恭謝

天恩云

完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313

滇南文略

共四十七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甲寅
年刊

國

襄振起後葛澹淵之音學楊堅
 岩之數學為千烁奇人如
 芷菴南園楊門七子琢庵聚洲
 諸先草厚風信持風教其風韻
 鏗如風雅蔚如風骨屹如風烈
 稟如礪礪如礪如礪如礪如礪
 排星雲礪礪礪礪礪礪礪礪
 家承平百我十餘年仁漸義摩
 梁南涵薰翔洽共蘇懿惇大之

滇南文畧

序

一

滇南文畧
 元氣充周也覆載盈之則為
 風分地天上先王以省方觀民
 設教風分地天上先王以省方觀民
 易宣天坤人反取象於風者十
 五卦滇介於維厥風廣莫山鍾
 殊才傑甲於天維厥風廣莫山鍾
 文章者當不謂西而得朋渙為
 文者當不謂西而得朋渙為

聖朝

寔德者從前口碑都人選本
 經濟之昌言獻納之鴻議則以
 載受用中之美勉學者致耳
 翁之寔也予撫琴往復喟然尚
 心云不寔也方雷風恒也日進無
 疆風雷蓋也蘇亭諸及卓然矣
 夫拾殘闕昭注哲者不薄今人也
 傳遠邇嘉後學者不薄今人也

滇南文畧

序

二

聖

申汗跡之餘風臻淳古矣余
 宰是邦適保山袁陶村先生與
 其弟蘇亭同辛彙滇詩竣更借
 蒙化翹岱張子採集滇文得卯
 十餘司計文若干首發明經史
 者以道存提唱性命者為學
 而載山川名物必採幽奇忠孝
 逸才不遺蘭凡懋俾功垂

大

際之休尤道化之會為育德善俗
 平之嘉事不奉揚仁風者所臬
 與也予交蘇亭幾三十載愧弗
 文非克扶茲風雅輪也願與諸
 君子臨觀凜南之風曰弁蘭瑞
 琴誤年愚弟張允楮春帆



漢南文集

序

三

序



嘉慶庚申滇詩之刻將
 竣予季文揆漢以滇文
 為請余領之夫詩以言志
 文以載道詩文弗闕乎世教
 雖工弗傳雖傳弗久也溯

漢南文集

序

四

自以經四子書推之子史傳記
 歷秦漢而唐宋一千子家
 撰述蒸然輩出要惟載道
 而行斯其傳可久滇闕於
 漢沿於晉宋隋唐否塞于
 趙宋復於元貞于明而久

安長治莫盛於我

大清當此亨嘉之會溥人士沐

浴詠歌酒濡

國家教澤百六十年於經常

多節國計民生人心風俗

以及山川風土賢哲之遺蹟

滇南文畧

序

五

名物象數之纖微豈漢然
無所論述自外於脩道立
教云

聖人耶誠宜搜輯遺文如呂陽

遷之檄異年尋之書揚文

襄薛侍御王給諫之奏

疏張南園昂山父子塗太僕

何北渠葛澹淵之論說楊

宏山李中溪趙雪屏許白

塘包少宰傅忠壯之序記

傳誌合我

皇朝趙士麟王思訓張漢陳沆傅

滇南文畧

序

六

萬行石峰錢澧楊履寬二何其供

三李治民子因培孫翊二周於禮諸人著

作壽誌梨棗以補數

隆平鳥可任其闕焉弗講我

惟是述古之難也惟悻專一

之士拘繩守墨不知帖括外

為何物即有豪雋者流一
聞人述其鄉父達之姓字
猶茫然不識其何代詳其
何里遑論其文以溘文之抑
塞而滅沒者蓋十九矣一旦
起而智任之竊憲搜羅三倍

漢南文集

卷序

七

難於詩也難於天下事要惟
力為其難者近予與香溘詩
之輯幸賴三逸賢士大夫共
襄其成則若舉也蓋以母狗
名母近利母憚勞怨母自用
私心其笑字溘諸君予之後

而事責再成乎於是先檢
舊篋得父兄所遺師友所
集文字若干首緘寄予季
季復藉諸同志博搜得
文字若干首凡所登選每叮
呼於其道為宗輯成四十

漢南文集

卷序

八

好卷亦門別類論次如左
以授梓氏所為奏疏檄書
論議政辨說解序記碑
銘傳誌題跋騷賦駢體云
屬二云近道多而予所極不
能三情者其中表章忠

孝聞揚節義叙戰功狀
侯烈時復酣暢淋漓激昂
感慨幾平鬢顛如生毛
駿俱動可以報君親法鬼
神擊節拍案呼立飲出
何其壯也讀其書論世世仁

梁南文畧

序

九

人孝子之心忠臣烈士之志
有不勃然興起者哉然則
是刻也合真詩以持贈真
人振刷後起由此而取法
乎上因略以致詳惟悴
者可以鼓其意而作其氣

即豪雋者亦可釋其跡
而平其矜矣予季此役
於世教未始無少補云

嘉慶壬戌夏四月陶印

素文典序時年

七十有七

梁南文畧

序

十



滇文序

有九隆髯叟渡黃河歷幽燕越太行雁門華陰嘉峪而返天末也疏華導昆馳思馭氣於八千里外五百年中形瞿而神鑿予過而訝之何老不更事而癖乃爾爾髯叟啞然曰匪獨予今將率子而癖之尤甚吾滇苻哲考義宗經既窮韻府載樵藝林鑿險鈎元惟子是任予曰採片石於蒼峯汲一勺於蘭津不於其若見若隱於幽崖邃壑之為愈乎

滇南文畧

序

七

髯叟曰畧示其端何為不爾於是標質立幹髯叟維勤予則訂從違於余斂齋考異同於萬香海而質成於署司馬張春帆大尹閱十月計得文若干首彙分卷帙用議弁言予曰吾輩滇人所選滇文烏乎序髯叟曰吾輩滇人所選滇文乃仰而窺俯而察綿渺而遠矚也太空之文有倬於霄漢者乎霄漢之倬以雲也大地之文有奇於山川者乎山川之奇巨珍也并鬼之分鬱有佳氣

彩雲繡蔚宣夜而亘天史書紀其瑞泰階卜其平

神鹿白鳳甘露紫芝之祥弗是過也滄麗之淵維

金三品燿燦鏡苾鎔鑑鼓鼎錯陳於禹貢載詳於

益經雜以采石映以瓊英員折以浮江焜蒞以達

海則其流也滇實源之彩雲之下黃金之邱涵煦

磅礴而蒸異才能熊魂魂熒熒焜焜或屯溪谷或

賁天衢為霖為雷為劔為彘浩氣摩空精光希世

於以觀化之成則雲矣弗囊也珍矣弗席也或曰

滇南文畧

序

十二

囊雲席珍毋乃好事甚且在滇言滇可也亦何侈哉予曰然誠有之而獨不聞之寥寥乎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髯叟於是默而不言若有真宰而不知其所為使

旨

大清嘉慶庚申仲春上澣蒙化張登瀛翹岱甫序

於會城西竺庵之南軒

滇南文畧序

全宋文

道無往而不在猶日之容光必照也自非扣槃捫燭聞鐘揣籥之輩蓋未嘗無所見或見之於泰山與見之於戶牖大小不同而要之皆日也文之於道亦若是已矣其無所見者不必皆不言也而言不足傳其

滇南文畧

序

十三

有所見者亦不必皆言也而言無不傳傳之者謂其於道有見也而文實載之故其文亦傳絲是言之天地之文日新人之文亦代出不擇時也不擇地也滇自漢通中國厥後代有作者我

朝治隆往古文德誕敷百餘年來椎髻皆習

衣冠譽髦更嫻文物猗歟休哉一道同風之盛也文揆集滇詩後復與武寧王子心輦臨泠張子春帆錢塘汪子耦唐鎮洋王子序宣昆明余子歛齋文子望山萬子香海蒙化張子翹岱論及滇文出伯兄儀雅所藏暨三逸朋儕所寄合若干篇相與商

滇南文畧

序

十四

擁春帆曰文以明道也煥然日新者非天地之文耶蒸然代出者非人之文耶金碧蒼洱間何為其獨不然漢之檄宋之碑唐之書吉光片羽輝照史冊厥後剖析性理之精微探索經史之體要敷陳政事辨論是非激發忠義闡揚節孝無非行乎其所

不得行止乎其兩不得不止其文也其道也何可聽其湮沒弗傳也心輦曰文運與世運為轉移是文也吾不知於道何如然以一方文獻所繫數百年未舉之事吾子毅然為之吾服子之勤且勇滇南詩文集成吾子可以不死諸君子皆曰韙哉言

滇南文集

序

十五

乎於是別類分門爬羅剔抉翹岱與揆同也參訂校讐心輦耦唐序宣歙齊望山香海任之伯兄論次就正評閱資而授之荆鬪春帆與諸賢士大夫實多力馬梓成始奏疏終駢體得文四十餘卷雖其才分有優絀詣力有深淺詞旨有遠近然皆不畔

於道者終恐不全從詩之例亦謂之略可也

大清嘉慶七年六月丁未穀旦

保山袁文揆蘇亭氏撰并書



滇南文集

序

十六

滇南文畧凡例

一是集之輯不曾備體而為是分門別類者以求古
文於滇莫先於漢而盛覽所著賦心四卷今僅存相
如答書數言即張叔許淑尹珍若而人志乘亦空存
其名其次有呂陽遷答雍閣檄即滇文之權輿然以
檄弁冕全集似非割剝家體式若斷自明始則又遺
古作自不若分門別類仍於門類中第其時輩之先
後為當正不必求備體也

一分門別類始奏疏經史劄子者尊君尊經也繼以
檄上書策議教取其義正而事有關係與夫事之近

滇南文畧

卷首

凡例

一

於公者也其他論書喻解辨考說銘頌贊引序又次
之碑版之文先於遊覽表誌狀述誅文後於列傳雜
體題跋皆以義與事為權衡賦為古詩之流長卿謂
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而乃與駢體並列者
欲後學歛華而就實也駢體殿以賀表者以尊君始
終也

一是集輯成四十餘卷而猶言畧者如王昇麥宗張
維蘭茂表表元明開今蘭所存者惟詩數章其元壺
集鑑例折衷經史餘論安邊策條止庵吟稿山堂雜
稿並丁嵩樵唱集滕檳歸田錄朱鳳東湖集朱克瀛

清庵集朱化孚賁幽吟孫清愍飯盃集嚴恭肅冰玉
集施銓東軒稿雖無徵不信不敢概謂聲消響絕即
楊文襄之闕中奏議石淙稿王純庵趙雪屏楊念爾
劉玉章全集其書尙有留遺以及我

朝王疇五之滇乘見山樓集謝昆臯蘇海門劉殿傳兄
弟李鶴峰衣山父子李厚居本恂著作非盡薄蝕而
滇中皆輒少概見諸如此類可勝浩歎不亦畧而又
畧哉

一是集以文存人亦有以事存文者皆以已往之人
為斷其人之字號爵里行誼已載詩畧者不復重列

滇南文畧

卷首

凡例

二

以歸簡便

一是集出非一時成非一手凡參校諸公有獨出心
裁加之評跋者必於跋尾款識其人姓名其經典揆
登瀛與參校諸公共商一得者亦即列於行間文尾
不復署款有原評可採者逐處註明圈點惟中蔡處
加△△△△每成書一卷隨時質之

高明遠則郵寄所賜批詞悉載格上特為標出庶見
同志苦心其官爵之崇卑科目行輩之先後不及細
為區別惟詳列評閱參校姓氏以明樂善有同心焉

肄雅堂主人識

再揚文襄閣中奏議業經登諸
欽定四庫全書館演處僻遠

冊府之書既難購致遍求無獲友人石屏陳孝廉履和
由江西購獲石淙稿寄予第文少詩多故奏議仍
未即靚止而好古者聞有演文畧之輯爭願先睹
為快因於一二三卷中特留餘地以刊文襄奏疏
如文襄尚有經紀各體並再獲演前輩遺文願與
同志者續鐫補遺一二卷文揆識

滇南文畧

卷首

凡例

三

滇南文畧

評閱參校姓氏已載滇南詩畧者

程槐立齋涇縣人

樊士鑑庚子進士

曹振翎甲辰進士

張度春田夏人

劉堉庚子進士

伍禮彬辛卯舉人

歐陽道灑戊申舉人

劉泌己酉進士

滇南文畧

卷首

姓氏

一

譚綸己酉拔貢

張懋田壬子舉人

項廉善壬子副榜

楊英燦置監生

石先機湖鎬生

夏文廣網庵南甯人

朱昕庚辰舉人

楊自強乙酉拔貢

李培垣庚午舉人

趙泉辛卯舉人

牛稔文盤田天津人

俞廷楡辛丑進士

盧元偉己酉進士

吳詒灃壬辰進士

劉斯灝己酉進士

樓錫裘辛酉舉人

蕭大經戊申舉人

桂馥己酉進士

李度己酉拔貢

葛世寬秋浦德清人

呂述祖城監生

李宏信陰監生

倪憲壬申舉人

楊靈丁丑進士

余萃文壬午舉人

李珍戊子舉人

李緯元章舉人

薛方殷甲午舉人

滇南文舉

卷首

姓氏

二

曾 配 蘇榮坪 何 履和 陳履和 周之鼎 丁應鑾 孫 燾 陳嘉材 梁州彥 劉紹甲 賀錫綸 胡之銓 劉世烈 施紹培 蔣 勤 施 銑 張發潛 朱應宣 王百齡 王萬鍾

錢 衡 李汝誠 許 憲 王 時 余謙吉 劉世忠 武祖壇 陳嘉言 萬寅光 史紀周 李 華 任澍時 蘇 忻 湯 楹 楊元豫 錢 簡 水 衡 陳大高 陸 藻 饒 彰

滇南文舉

卷首

姓氏

三

江 艦 張 序 武次詔 黃鳳彩 施化麟 任慶芝 鄭吉士 劉家齡 陶中鈞 周錫齡 李雲驥 戴瑞徵 周永康 楊清譽 王士煌 王應召 張其統

樊鍾英 孫紹謀 楊 淳 胡芳藻 張 葵 周順年 張瑞麟 劉 城 路復遠 王敏觀 楊文緯 石 暘 李朝陽 韋國儒 韋希賢 潘毓德 外甥水其沂 姪外孫章

卷一 奏疏

明

請移邊牆疏

楊一清

請立皇太子第一疏

薛繼茂

請立皇太子第二疏

薛繼茂

請親祀郊廟疏

薛繼茂

卷二 表

明

謝賜御製聽經筵官講太學衍義古詩表並恭

滇南文畧

總目

私詩

楊一清

謝武宗幸京口私第表畧

楊一清

謝總督三邊表畧

楊一清

謝賜銀圖書表畧

楊一清

卷三 奏疏

明

直陳天下受病疏

王元翰

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真疏

王元翰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疏

王元翰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王元翰

時事日做天聽轉高疏

王元翰

為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王元翰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非人疏

王元翰

防奸大典一旦決裂疏

王元翰

卷四 奏疏

明

陳滇憲孔殷維桑慮切疏

王元翰

滇民不堪苛政疏

王元翰

陋撫生事疏

王元翰

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王元翰

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王元翰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王元翰

巡視疏

王元翰

縣令為民被逮疏

王元翰

為雲貴補吏部司官疏

王元翰

滇南文畧

總目

二

言路重地不宜自滿廉恥疏 王元翰

關便道以利萬世疏 代會試舉人 楊提等奏

王元翰

會參魏璫疏

楊棟朝

請旌揚祖節疏

周良材

題復漕臣科臣疏

何可及

請討賊自效疏

龍在田

卷五 奏疏

國朝

臺南十議疏

王弘祚

滇南文畧

總目

三

臺灣善後疏

趙士麟

賑濟齊饑疏

李發甲

懇建南關奏摺

李發甲

再懇建南關摺

李發甲

請罷川省勸懲增賦疏

段曦

請改土設流當選賢員疏

張漢

請除四川省囑匪疏

張漢

陳州荒旱疏

張漢

議脩聖陵疏

張漢

疏通水利疏

張漢

孝子宜祀賢良祠疏

張漢

乞獎遐陬忠節疏

傅為詩

應詔陳時務疏

傅為詩

卷六 奏疏 劄子

國朝

請減金課疏

劉懋

務農桑敦氣節疏

邵其德

條陳征緬事宜疏

周於禮

易經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張漢

書經堯典帝曰咨汝羲暨和

八句

滇南文畧

總目

四

周書呂刑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張漢

詩經唐風蟋蟀首章

八句 張漢

關風七月流火

八章 張漢

關風七月第八章

張漢

小雅天保二章罄無不宜

二句 張漢

小雅六月三章有洽有漉

四句 張漢

小雅六月三章有洽有漉

四句 張漢

大雅旱麓三章為飛戾天 四句

張漢

大雅靈臺三章虞業維樅 四句

張漢

周頌思文后稷 一章

張漢

春秋夏五

張漢

春秋六月雨

張漢

爾雅釋天第八

張漢

卷七 劄子

國朝

總目

漢南文畧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月令君子齋戒 八句

禮運吾得夏時焉

郊特牲郊之祭也 五句

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四句

性理正蒙太和篇鳳凰儀 三句

通鑑綱目黃帝世紀命大撓作甲子

張漢

張漢

皇帝命伶倫取竹制十二筩別十二律

張漢

賈治通鑑董仲舒勉強學問 四句

張漢

綱目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張漢

綱目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張漢

綱目立石經於太學門外

張漢

通鑑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張漢

通鑑唐柳公權心正則筆正

張漢

續通鑑宋朱子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張漢

等韻摺

卷八 檄 上書 策 議 教

蜀漢

答益州渠帥雍闓檄

唐 呂凱

始韋臯書

唐 異牟尋

明	上王相國第一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二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三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四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五書	薛繼茂
	上王相國第六書	薛繼茂
國朝	條陳南征時事策	黃桂
明		
滇南文畧	總目	七
	賑濟饑民議	楊士雲
	金沙江議	楊士雲
	大理郡名議	楊士雲
	補議	楊士雲
國朝		
	宜祀莊躡議	宋璋
	通海龍火七營議	董玘
	程子碑議	張漢
	廟主議	張漢
	鄉約議	劉經傳

	鹽法議	王芝成
	下湖南各屬教	李發甲
	危九論	
明		
	讀毛氏家史	張含
	騰越要害論	吳宗堯
	法象論	何邦漸
	天論	楊忠亮
	秦律含少論	葛中選
	讀滇志畧	曾化龍
滇南文畧	總目	八
國朝		
	擬理學眞偽論	趙士麟
	黑水論	關禮兆
卷十	論	
國朝		
	岳武穆論	趙元祚
	蒙氏論	趙士蘭
	段氏論	趙士蘭
	王褒論	孫鵬
	滇中兵備要畧論	孫鵬

大極論	張漢
無極論	張漢
夷惠百世之師論	張漢
伯益有天下論	張漢
兩公子讓國論	張漢
四子講德論	張漢
楊震飲醜論	張漢
賜死武后論	張漢
智士論	張漢
刳股論	張漢
滇南文畧	九
總目	張漢
復見天心論	張漢
吳公子札澹臺子羽論	趙淳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羅元琦
撫勦論	萬友正
卷十一 論書	
國朝	
光武論上	錢澧
光武論下	錢澧
王祥論	錢澧
馬援不與雲臺論	楊履寬

慕容恪論	楊履寬
留侯論	闕太和
梁孝王論	闕太和
駁論	倪煥
明	
與我玄金太守書	許鑑
與陳周沐三公書	王元翰
報鄧壺邱直指書	王元翰
國朝	
答刁仲熊書	趙士麟
滇南文畧	十
總目	趙士麟
與王振羽庶常書	趙士麟
答季价藩廣文書	趙士麟
與韓慕廬書	闕頑兆
與商友錫書	闕頑兆
答某翰林書	孫鵬
致廣西撫軍陳乾齋前輩書	張漢
致滇南撫軍楊賓賓前輩書	張漢
報廣西撫軍李穆堂前輩書	張漢
與楊壽亭書	張漢
與萬舒仲書	張漢

寄何天成書	張漢
再寄天成書	張漢
與陳存庵書	張漢
與仲弟書	張漢
與兒子中熊書	張漢
與兒子中函書	張漢
卷十二書 啟 札 喻 解	張漢
國朝	
論行述書	陳沆
寄黔學使孫莪山先生書	陳沆
滇南文畧	
總目	
答蘇撫陳可齋先生書	傅爲訥
與菱湖族人書	傅爲訥
答門人王編修猷書	傅爲訥
答雷翠庭書	傅爲訥
訓兒子熾文萃文手書	余應祥
與嚴海珊刺史書	羅元琦
謝當事慰留啟	羅元琦
再懇歸養啟	羅元琦
與屠生書	周於禮
訓子書	謝清問

與彭竹林書	楊履寬
辭中溪書院啟	楊履寬
與許丹山書	龔錫瑞
致雲南中丞甘公書	倪蛻
答甘中丞塞外札	倪蛻
高宮保書	倪蛻
周總兵書	倪蛻
周文若書	倪蛻
朱雨亭書	倪蛻
廠務書	倪蛻
滇南文畧	
總目	
明	
豹鷺喻	張含
歲旱解	張含
畫後解	張含
卷十三 辨 考	
明	
星野辨	楊士雲
國朝	
黑水辨	王思訓
萬古如長夜	張漢

留祀孔子像辨	張漢
成都草堂寺辨	張漢
象教辨	趙淳
梅蘭村辨	荀國賓
黑水辨	倪蛻
焚書坑儒辨	倪蛻
明	
百濮考	董難
兩爨考	史筆
國朝	
濮南文畧	三
總目	
郊祀考	趙士麟
樂律考	趙士麟
山水考	張錦蘊
魁星考	倪蛻
鍾馗考	倪蛻
揖拜考	倪蛻
卷十四 說	
明	
漫錄	張志瀄
續錄	張志瀄

舉廉說	張含
虎銜魚說	張含
蒼河圖說	楊士雲
述舟	唐堯自
仕學庸言	塗時相
當官	塗時相
捐築說	陳鑑
誠恆敬講義	文祖堯
卷十五 說	
國朝	
濮南文畧	四
總目	
答彭文治中義	趙士麟
復潘明揚先後天說	趙士麟
答汪涵齋二氏說	趙士麟
鐘虛衡平說	趙士麟
選舉說	趙士麟
墨池瑣言	虞世櫻
讀瞿唐來夫子易註要說	高奇賡
容舟說	李毓奇
我軒詩說	趙元祚
緯說	張漢

却說	張漢
字諸子說	張漢
改著古謹言人說	張漢
思字說	張漢
意字說	張漢
智字說	張漢
物字說	張漢
嘉字說	張漢
想說	張漢
三星圖說	張漢
滇南文畧	三
總目	
塾存說	張漢
憂慮說	張漢
用物說	張漢
補拙軒壁箴三則	王思周
治彌直河議	王思周
卷十六 說 銘 頌 贊 引 序	
國朝	
求放心說	余允中
奕說	李鵬舉
宦海說	李鵬舉

八陣圖說	陳綸
爲友人易號隨居說	余應祥
義田說	陳封舜
春秋經說	倪蛻
引經斷獄說	倪蛻
土官說	倪蛻
聲說	倪蛻
雷說	倪蛻
蜂游說	倪蛻
紫葢說	倪蛻
滇南文畧	六
總目	
明	
太元宮銘	李元陽
國朝	
銅雀硯銘	趙元祚
鐘銘	倪蛻
雜器物銘	倪蛻
明	
敬所頌	楊士雲
國朝	
三瑞頌	倪蛻

明	石齋贊	楊士雲
國朝	徐復園教子讀書圖贊	倪煥
	襄陵張枚臣折柳圖贊	倪煥
	畫蘭竹贊	倪煥
明	民事錄引	楊士雲
	進脩日程引	文祖堯
	儒學日程引	文祖堯
嶺南文畧	總目	七
國朝	旌忠小引	傅爲訥
	藏書引	傅爲訥
	讀莊子內篇通說引	倪煥
	鉅釘第四引	倪煥
	重修青龍寺引	段昕
	募修圓覺寺引	羅元琦
明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序	楊一清
	韋秋山詩序	楊一清

明	卷十七 序	
	檀弓叢訓序	張含
	轉注古音畧序	張含
	墨池瑣錄後序	張含
	白泉先生集後序	張含
	空同詩選序	張含
	李何精選詩序	張含
	陶情樂府序	張含
	徵最序	張含
嶺南文畧	總目	六
	薦賢序	張含
	筱才篇	張含
	送楊生廬墓還序	王廷表
	轉注古音畧後序	楊士雲
	蒲兒素林公生祠序	楊士雲
	送邦伯劉公入覲序	楊士雲
	東平振旅詩序	楊士雲
	送余先生知善巖詩序	楊士雲
	江祀篇序	楊士雲
	重刊家禮四要序	楊士雲

送李廷實知都勻序	楊士雲
董氏族譜序	楊士雲
寧邊茂績詩序	楊士雲
重觀滇海序	楊士雲
聚降奏議序	楊士雲
三燕鹿鳴序	楊士雲
送環江俞君赴華陽王府教授序	李元陽
卷十八 序	李元陽
明	
滇南文畧 總目	九
初刻杜氏通典序	李元陽
陳希夷像贊序	李元陽
贈王通守序	李元陽
送舒通守序	李元陽
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李元陽
送味山楊太守考績序	李元陽
代送元岡馬大夫之任序	李元陽
升庵楊太守六十序	李元陽
送趙學使參蜀政序	李元陽
送孫太守序	李元陽

送太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李元陽
升庵七十行戍稿序	李元陽
副使魏材楊公平武定諸夷序	李元陽
平南集序	李元陽
守備陳君善職序	李元陽
看山樓鄉耆燕集序	李元陽
送方伯佐使獅岡陳公述職序	李元陽
送思梅顏君序	李元陽
送莫丹厓郡守述職序	李元陽
送莫丹厓郡守考滿復任序	李元陽
滇南文畧 總目	三
明	
卷十九 序	李元陽
通志序	李元陽
禹山癸卯詩序	李元陽
弁乙未鳴	張合
序貴精集	張合
贈雲撫鳳坪劉公西征緬甸序	許鏗
贈雲撫鳳坪劉公東征羅雄序	許鏗
石屏州舊志序	塗時相
丹鉛錄序	梁佐

繩山俚言序	史旌賢
贈儒行冠帶金德宏徵君序	史旌賢
試田園籍序	包見捷
刻弘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閃繼迪
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楊向春
素吟草自序	楊忠亮
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王元翰
送李賓吾廣文高致序	王元翰
南岳草自序	王元翰
未焚草自序	王元翰
滇南文集	三
總目	
送李懷劬之馬龍序	王元翰
贈江川李達生邑侯序	王元翰
德鄰篇自序	王元翰
卷二十 序	
明	
送李斗野藩伯入覲序	王元翰
贈甯州王侯考績序	王元翰
重錄雪山詩選序	陶珙
國朝	
魚給練奏疏序	王弘祚

論語義序	趙士麟
孟子義序	趙士麟
冢宰陳說巖先生文集序	趙士麟
宮允龍雷岸擬錄詩序	趙士麟
于章雲儀郎詩序	趙士麟
周澹園詩序	趙士麟
寄園寄所寄序	趙士麟
寧儉錄序	劉彬
四書背疑序	袁統
來矣鮮先生易註序	高爾映
滇南文集	三
總目	
等音聲位合象序	高爾映
楊氏齊家條規序	楊培
灑程日記序	李崇楷
偶然草詩序	徐崇岳
卷二十一 序	
國朝	
李象岳同年遊雞山詩序	關祿兆
王廣厚制軍壽序	關祿兆
送王襄雪擢臺垣序	關祿兆
送楊明達之任景東教授序	何其傑

鄉賢詩序	楊永斌
送龍州侯終養序	何其偉
大學疏義論孟考証序	趙元祚
金氏重修族譜序	趙元祚
金華徵獻畧序	趙元祚
瀨南山水綱目自序	趙元祚
廬山志序	王思訓
烏私泣集序	王思訓
吳復古京雜慶稿序	孫鵬
李南山遺稿序	孫鵬
漢南文畧 總目	張
送魏龍山序	孫鵬
徐雲客詩序	孫鵬
洞虛子墨雨樓集序	張漢
羅青堂遺文序	張漢
修家譜序	張漢
撫松吟集序	張漢
嵩陽書院課文序	張漢
煥漣逸叟圖序	張漢
新安呂氏族譜序	張漢
十年吟序	張漢

芟蕘吟自序	張漢
洗心錄等集序	張漢
卷三十一 序	
國朝	
孝鶴編自序	張漢
懸水山莊詩序	張漢
劉蘭谷詩序	張漢
向正存詩集序	張漢
呂宗華使黔詩序	張漢
澤州陳白村詩序	張漢
漢南文畧 總目	張
趙葭涓我軒詩序	張漢
王子京詩序	張漢
送楊明遠任始興序	張漢
送何右明假養序	張漢
儲六雅存研樓古文序	張漢
胡襄參時文序	張漢
笑湖庵時文序	張漢
嚴韋川刑鑿序	張漢
河南郡志序	張漢
續陸氏縣志序	張漢

家史傳記序	張漢
旌表李節婦詩冊序	張漢
毛雲貽制義序	張漢
書日序	張漢
憲智餘草序	張漢
杜舜夫六十序	張漢
徐子健壽序	張漢
周母壽序	張漢
卷二十三 序	
國朝	
吳復古滇海集序	陳沆
杜詩分韻序	陳沆
侍姪弄孫圖序	陳沆
送叔寧介赴任劍川學博序	陳沆
養蒙圖說序	陳沆
贈胡浩然副府序	陳沆
四書文自序	陳沆
送粟太守內轉序	夏冕
三烈紀序	夏冕
送鞏寧使復命序	夏冕
滇南文畧	圭
總目	

送同寅馬學博致仕序	夏冕
時佛山快遊詩集序	趙瀛
咫遊草自序	趙瀛
陳宗五遺集序	傅為詩
平苗紀畧序	傅為詩
陳鶴山詩序	傅為詩
文清要語序	傅為詩
杜公撫彝圖序	孔衍祺
送嚴明府入覲序	羅元琦
張宜軒詩序	羅元琦
屠赤文詩集序	羅元琦
修石屏志序	羅元琦
羅青堂制義序	李因培
卷二十四 序	
國朝	
送勉序	周於禮
送江蒞舫罷試歸養序	周於禮
伯兄仲兄壽言	周於禮
張氏族譜序	劉恬
張翠屏先生文集序	萬友正
滇南文畧	圭
總目	

阿叔伍公崇祀鄉賢序	尹均
重刻關夫子聖蹟遺置序	錢澧
夏綱庵詩集序	錢澧
徐二餘靜寧紀事詩序	錢澧
孫鶴齋重燕鹿鳴序	錢澧
常熟趙氏復元觥序	錢澧
襄平周制軍西征草序	倪蛻
晉寧陵牧事梅花百咏序	倪蛻
李孝廉二十四孝圖詩序	倪蛻
讀書記序	倪蛻
漢南文畧	總目
魯氏家譜序	倪蛻
舒氏族譜小序	倪蛻
彌勒舒煥新婚序	倪蛻
五溪詩序	倪蛻
含山顧元素詩序	倪蛻
甘忠果公傳後序	倪蛻
卷二十五 碑	
晉	
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曇寶子墓碑	
宋	

宋寧州刺史曇君碑	樊道慶
唐	
德化碑	鄭回
明	
單縣遷城碑	楊一清
驃騎將軍沐公神道碑	張志淳
江川關索嶺廟碑	王廷表
巡撫鄒應龍平寇碑	李元陽
雲南平諸夷碑	趙汝濂
選兵靖寇碑	萬文彩
漢南文畧	總目
王太守革寧州鄉兵碑	王元翰
郭夫人虛墓碑	王元翰
貳守袁公德政碑	楊春震
卷二十六 碑	
明	
光祿少卿張公忠烈祠碑	楊春震
參政彭公平叛碑	潘一柱
祿勸錢公惠政碑	傅宗龍
段恭節公祠堂碑	王錫衮
張公革北衙陋規碑	李大受

司李彭公去思碑	楊祐
國朝	
郡伯盧公去思碑	陳士驥
關夫子廟碑	關頌兆
雲龍山準提閣碑	關頌兆
開建水巖洞碑	王立憲
趙總兵援屏事畧紀功碑	何其偉
呂坦庵少司農神道碑	張漢
通海重建三節祠碑	趙城
重修忠節祠碑	陳沆
武定甘忠果公祠碑	倪蛻
朱忠壯公崇祀忠孝祠碑	倪蛻
馬烈女碑	倪蛻
卷二十七 記	
明	
楊氏二孝三節記	楊一清
新建尋甸府城記	張志清
新建趙州城記	張志清
重修崇化儒學記	張志清
重修騰衝司學記	張志清

臨安崇正書院記	張釋
修龍川江橋記	張含
萬松堂記	張含
建木氏勳祠記	木公
桐岡書院記	李元陽
太和縣學尊經閣記	楊士雲
新建楚雄府龍岡書院記	楊士雲
新建楚雄府進士題名記	楊士雲
鶴慶府南供河記	楊士雲
八蜡廟記	楊士雲
大理府重修儒學增置學田記	李元陽
大理府名宦祠記	李元陽
卷二十八 記	
明	
習社祠堂記	孫繼魯
遷建大理府治記	李元陽
南薰橋記	李元陽
大理府學田記	李元陽
大理府學泮池記	趙汝濂

大理府鄉賢祠記	高 崧
昆陽州儒學記	嚴 清
白龍潭記	段尙雲
城隍廟記	許 鏞
建寧經閣記	塗時相
臨安修學記	包見捷
蒙自謙白梁記	包見捷
北勝州題名記	黃 科
永思樓記	唐堯官
梧州義田記	陳 鑑
滇南文畧	
總目	
寧州修學記	王元翰
寧州鄧侯革鄉夫記	王元翰
新建重關記	施堯化
卷二十九 記	
明	
新建玉皇閣記	曾高捷
重修法明寺記	傅宗龍
普照庵記	傅宗龍
國朝	
新置雲南會館記	王弘祚

郡學明倫堂記	劉 彪
建水重修義倉記	劉 彪
營義城隍祠記	王 肅
營義土主廟記	王 謀
拒逆聘記	楊 培
修普應溪記	許賢來
重修九天觀堰水利記	盧 炳
趙平三公援屏建閣記	何其偉
三忠祠記	何其偉
重修城隍祠記	何其偉
滇南文畧	
總目	
三賢祠記	何其偉
郡城張總鎮捐置義穀義銀記	曾 忻
東軒記	趙元祚
鎮沅雙澤泉記	孫 鵬
瞻策亭記	張 漢
景忠祠記	張 漢
甘忠果公祠記	張 漢
改署三皇閣記	張 漢
靜虛齋記	張 漢
代武城縣修學記	張 漢

卷三十記

國朝

河南府修崇聖殿記

張漢

修洛陽上清宮記

張漢

冉伯牛墓記

張漢

會忠祠記

張漢

修南軒夫子宗祠記

張漢

修洛陽關帝塚廟記

張漢

嵩陽書院教思碑記

張漢

留硯堂記

張漢

滇南文畧

總目

三

建社工部祠記

張漢

召伯甘棠記

張漢

吹臺記

張漢

文巴縣記

張漢

記二忠記

張漢

廣濟橋記

余允中

通海修泮池記

趙城

東隣墳記

余應祥

羅文題名記

羅元琦

隴西修學記

羅元琦

納谿三灘掩骼承行勿替碑記

石峰

育嬰堂記

石峰

萬壽宮濟棺會記

石峰

兩事臺記

周於禮

報恩慈悲院記

周於禮

留積園記

周於禮

卷三十一記

國朝

晉義周氏宗祠記

周於禮

武寧普育兩堂記

萬友正

滇南文畧

總目

四

馬巷廳三忠宮記

萬友正

捐置書籍存留晴川學舍記

楊殿榜

重建宋三將軍祠記

涂隴龍

長沙縣修學記

錢灑

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錢灑

王象山廣寧政蹟記

倪蛻

杜使君撫夷圖記

倪蛻

適齋記

張含

石門山記

李元陽

遊花甸記

李元陽

遊雞足山記	李元陽
浩然閣記	李元陽
雞足山賓蒼閣記	李元陽
清溪三潭記	李元陽
翠屏草堂記	李元陽
晉寧州風土記	唐嘉官
鏡湖洞記	曾倬
石屏州名勝記	楊忠亮
卷三十一記	
明	
滇南文畧	總目
阿逆南遊洞記	王元翰
孤山遊記	王元翰
義眉遊記	王元翰
普陀遊記	王元翰
遊兖州城南桃花源記	黃麟趾
國朝	
遊浪穹九氣臺記	徐崇岳
遊火井記	李崇階
遊乾陽山記	張端亮
我山記	趙元祚

坐沐車小記	趙元祚
養山石泉記	李倬雲
巖洞記	張漢
貪山記	張漢
西五縣紀行	張漢
墓園記	陳綸
借陰軒記	傅為許
遊小孤山記	傅為許
仙人洞記	王宇謨
襄陽隆中卧龍岡記	楊顯
滇南文畧	總目
彩虹山記	倪蛻
卷三十三 傳	
明	
顯貞傳	張含
存誠道人楊黼傳	李元陽
陶公別駕傳	唐嘉官
石淙楊文襄公傳	雷懼龍
劉太僕傳	傅宗龍
明方伯朱家民傳畧	失名
國朝	

周烈婦傳	趙士麟
瞿唐來矣鮮先生本傳	高奇映
楊玗雲先生傳	顧順兆
啞兒傳	趙璧焯
卷三十四 傳	
國朝	
范貞女傳	趙節
何母趙孺人傳	張惠可
馬孝婦傳	何其偉
秉燭子傳	趙元祚
滇南文畧	三
傅忠壯公傳	趙元祚
黔國公傳	趙元祚
林啟俊傳	趙元祚
李孝子傳	趙元祚
季氏雙節傳	趙元祚
熊元仲傳	王思訓
李孝子傳	王思訓
節婦成傳	孫鵬
孫筆峰傳	張漢
房東壁傳	張漢

歷烈女傳	張漢
韓烈婦傳	張漢
馬烈婦傳	張漢
馬節婦傳	賽琪
卷三十五 傳	
國朝	
菱湖公家傳	傅為許
阮節婦傳略	劉、慥
姜孝子傳	周於智
梁節婦傳	周於禮
滇南文畧	美
李侯小傳	周於禮
郭節婦傳	周於禮
文西浦小傳	錢澧
王賓尹先生傳	楊履寬
贈指揮儲公傳	倪蛻
王碩人傳	倪蛻
亡友傳	倪蛻
黃隱君傳	倪蛻
孫烈女傳	倪蛻
王母趙孺人傳	倪蛻

方孝子傳	錢青選
楊烈婦傳	錢青選
卷三十六 雜體 題跋	
明	
周侯誅林着中狀	趙惟楷
丁亥紀畧	李思揆
國朝	
徐石公事畧	李崇階
記王子京始生事	張漢
矣賊造叛事畧	張漢
滇南文畧	完
總目	
太湖王氏傳	張漢
草木中人傳	張漢
段豹子傳	李治民
平瘡獄書事	周於智
毛穎後傳	張翼
兩河志	何其傑
明	
禹碑跋	張合
跋楊太史邯鄲才人嫁爲所妾卒婦	張合

華燭引跋	張合
禹山癸卯詩跋	胡廷祿
范滂攬轡圖跋	楊士雲
書待漏院後	楊士雲
書歌嘯集後	楊士雲
題南巡紀畧	楊士雲
題述書賦後	楊士雲
書段湛然募造四面佛疏後	王元翰
畫湛然僧卷	王元翰
卷二十七 題跋	
滇南文畧	罕
總目	
國朝	
虞山寄園帖跋	王弘祚
讀冰如劉先生崇祀鄉賢錄書後	趙士蘭
書孔子七十二子像贊後	張漢
記孔子手書後	張漢
書范獻子退愧不學後	張漢
書曾子固集後	張漢
書閔孝子傳後	張漢
書殉節王內監傳後	張漢

書嚴韋州刑鑿後	張漢
書沈紹衣十六歲後二時	張漢
書杜子美徐卿二子歌後	張漢
書朝川圖真蹟後	張漢
雞栖吟自跋	張漢
書盜母屍耐父事後	張漢
題門入山陰羅二峰琴鶴倚松圖	張漢
題淵明觀菊圖	張漢
羅青堂題辭	趙城
滇南文畧	望
總目	
題滇遊紀程集	陳沆
題張忠定傳後	陳沆
題董文敏蹟後	陳沆
題薇天集後	陳沆
書周岐山孝義傳後	余應祥
可以自問軒跋	余應祥
題朱排山先生所藏陳生香臨涪翁大書後	周於禮
書太子米公有賢館志後	心宗甫
題楊林魯氏先塋志	倪說

崑山徐在川先生疏稿跋	倪說
書黃九烟先生唐詩快選本	倪說
書程鏗江詩後	倪說
卷三十八墓表	
明	
雪山大夫墓表	張合
董母尹氏墓碣	楊士雲
敬庵先生墓表	楊士雲
張豕婦墓碑	楊士雲
官處士及配宗孺人墓表	楊士雲
滇南文畧	望
總目	
給事中弘山楊公墓表	李元陽
參政萬公阡表	包見捷
禮部儒士袁公墓表	潘一柱
國朝	
南和令穆疑元墓表	王思訓
孫節婦墓表	張漢
高祖端毅公墓表	張漢
周大夫長弘墓表	張漢
任壘樵墓表	張漢
楊嶧山墓表	張漢

王孝子墓表	傅爲討
宗丞羅公墓表	周於禮
文母劉孺人墓表	錢 禮
卷三十九 墓誌	
明	
迪公郎伍公墓誌	王廷表
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楊士雲
董西羽墓誌銘	李元陽
副都御史雪屏趙公墓誌銘	李元陽
侍御雲川高公墓誌銘	李元陽
漢南文畧	聖
總目	
副都御史子才唐公墓誌	李元陽
許僉使墓誌銘	塗時相
參議楊台峰墓誌銘	包見捷
國朝	
呂少司農宗華墓誌銘	張 漢
紅衣女墓誌	楊德市
節婦邵孺人墓誌銘	邵其德
季弟婦張氏墓誌銘	周於禮
彌瀘學士業師陳公墓誌銘	錢 禮
業師素懷王公墓誌銘	錢 禮

南池彭公墓誌銘	錢 禮
卷四十 行述 誄詞 擬騷 擬表 辭 賦	
明	
侍御中谿李公行狀	李 選
明	
夏雲先生誄	張 含
祭復齋先生文	楊士雲
祭包少宰文	王元翰
韓節婦軸文	王元翰
國朝	
漢南文畧	聖
總目	
先王父五聚公行述	張 漢
先妣孫太孺人行述	張 漢
仲弟舍先行述	張 漢
國朝	
祭城隍神文	張 漢
祭東海龍王文	張 漢
祭何洞虛文	張 漢
公奠宋南園先生文	張 漢
問石頭文	王思訓
碧曉書院弔楊升庵先生	王思訓

集楚騷	趙 浩
擬漢王褒諫記金馬碧雞表	張 漢
明	
林隱辭爲潘隱翁賦	楊一清
味泉賦	楊一清
卷四十一賦	
明	
滄南賦	俞一精
富盛賦	唐堯官
思友賦	唐堯官
滄南文集	望
山芥棧賦 <small>有序</small>	唐堯官
孔雀賦	唐堯官
忠賦	向于宸
國朝	
蘊齋石竹賦	王弘祚
太和殿賦	趙士麟
卷四十二賦	
國朝	
入表湯平賦	趙士麟
豐澤園賦	趙士麟

喜客泉賦	何其偉
吳龍湖賦	任 僕
指依草賦	張 漢
人獲賦	張 漢
漢檉柳賦	張 漢
吳龍湖賦	何 朗
紫石硯賦	何 朗
卷四十三賦	
駢體	
國朝	
蒼洱賦	趙 浩
滄南文集	望
五位相得賦 <small>以欽命以聖五位相得賦爲韻</small>	李因培
太華山賦	楊永芳
雞羹賦	楊永芳
竹賦	倪 蛻
觀海賦	倪 蛻
朝天集自序	趙士麟
徵刻滇詩啟	王思訓
馬上吟自序	張 漢
等音圖序	張 漢

送何孝廉石民之任遂昌序	張漢
送同年友孫乘九下第南旋序	張漢
尹武庫淡卿致仕詩冊序	張漢
段主事浴川子告詩序	張漢
閩湛庵四六話序	張漢
天中新謠序爲陳建常先生作	張漢
跋吳江兩節婦傳後	張漢
宜良五烈序	倪蛻
題林南溟出塞圖 <small>時從甘中丞行</small>	倪蛻
滇南文集 總目	倪蛻
吳立三傳亡叙記跋	倪蛻
吳立三歲寒交劇本序	倪蛻
蛻影自題	倪蛻
普天同慶賜賚有差謝表	張漢
輪瀾直省條丁緩征逋欠謝表	孫壽
卷四十四 以下補遺	
明	
東西涯先生	楊一清
又東西涯先生	楊一清
東劉用齊侍郎	楊一清

東秀希大少卿	楊一清
與劉郡守書	楊一清
四靈贊	楊一清
七峰贊 <small>有引</small>	楊一清
靳充道瑞溪石硯銘	楊一清
自訟稿序	楊一清
懷麓堂稿序	楊一清
勅賜義民華騰霄墓誌銘	楊一清
誥封一品太夫人麻氏墓誌銘	楊一清
跋都御史藍公生祠記樂祠去思碑卷	吳
滇南文集 總目	楊一清
祭張給事中文	楊一清
祭周君文	楊一清
祭王堯卿文	楊一清
宏山楊先生文集序	李東
送賓川守蕭省庵序	李元陽
贈賓川牧南江胡侯序	李元陽
秀峰書院記	李元陽
國朝	
節壽序	李根雲

請編審仍昭舊規疏	蘇霖渤
永昌府誌序	劉範
萃寄偶吟自序	劉範
自題小像序并贊	劉範
如東錄跋	劉範
卷四十五	
國朝	
遷葬論	楊暉吉
折獄辯	楊暉吉
蠹魚辯	楊暉吉
滇南文畧	吳
總目	
采繫詩攷	楊履寬
草堂集序	楊履寬
張鶴亭美人詩序	楊履寬
于園記	楊履寬
紀夢寄二湯生	楊履寬
沈節母傳	楊履寬
古文尙書攷	王琮
鹽法議	徐昭受
管仲子產優劣論	徐昭受
會澤楊氏族譜序	徐昭受

跋椒山先生集後	丁亦翼
書梁鴻論後	丁亦翼
卷四十六論	
國朝	
滇南形勢論	劉彬
永昌土司論	劉彬
兵論	劉彬
佛教論	劉彬
道教論	劉彬
蘇秦論	劉彬
滇南文畧	辛
總目	
樂毅論	劉彬
韓信論	劉彬
周亞夫論	劉彬
傅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論	劉彬
田延年論	劉彬
晉武帝平吳論	劉彬
謝元論	劉彬
吏論	劉彬
將論	劉彬
卷四十七論	

國朝

王至論

劉彬

崔法論

劉彬

謝安寇準論

劉彬

尹德毅論

劉彬

虞維翰論

劉彬

宋不取十六州論

劉彬

夷丞相論

劉彬

三父入母服圖存疑說

劉彬

尋父入母服制存疑說

劉彬

漢書

得日

三

救時議

劉彬

救荒議

劉彬

重修永昌府志序

劉彬

雲南通攷

失名

劉翁玉鉉傳

趙觀國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煥時亮

涇縣程

槐立齋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南甯周之鼎鎮九枚訂

明

受業保山羅琳美全校

奏疏

女甯楊一清文襄

請修邊境疏

陝西各邊延綏據險甯夏甘肅扼河山

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

惟花馬池至靈

皆受惠。成化初甯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疎。牆墮日夷。宏治末至今。寇連歲侵掠。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草州設營衛。總制尙書秦紘僅修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墜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絃所修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為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鞏州。以遏外援。今河套

若成謀國
開口便自
與人
自高於頂
才大於身

言已往之
失正以見
今日之事
在必行文
極沉鬱頓
挫
有決斷老
氣橫秋

即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

論邊事如數帷闔中物。安邊第一良材也。可與漢趙營平並傳矣。納蘭常履坦原評
自古備邊。以有備有守為上。論形勢合當如此。經營若我。
朝之撫馭北邊。
恩威並濟。措置咸宜。所以百六十年來。中外一家。
邊烽無警。洵周秦漢以來所不逮者也。

請立皇太子疏

薛繼茂

繼茂字懋敬永昌人萬曆癸未進士少刻厲有大志由知縣歷官湖廣道御史慷慨言天下事不少隱諱初並封之議神宗謀於閣臣時王錫爵以為可及旨出舉朝力爭歸咎錫爵惟繼茂疏最和平復上書相國事得寢又疏出滇臬李材於獄旋奉命巡按貴州請增解額五人繼為怨者所中削籍歸後追錄忠直贈光祿少卿為祖訓本極分明議者不宜妄執懇乞聖明虛心細釋以全大信正國本釋羣疑事臣聞君之大寶曰位又聞

滇南文畧

卷一

疏

三

信者人君之大寶一政一令且當信如四時以便臣民之守况太子天下本也册立至大事也節年諸臣遵屢朝事例陸續上請皇上許二十一年舉行中外華夷無不傳誦兩京大小之臣亦恪守明旨不敢瀆擾者謂皇上一言既出萬萬無復易之耳豈期事出意外臨時改移執祖訓立嫡之文創三王併封之議聖諭一下觀者駭目聞者寒心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汝堅不暇致詳祖訓淵微之旨倉忙抗疏無以啟發宸聰使皇上法祖盛心反成過舉而禮部尚書羅萬化等曲為解說謂有嫡有庶萬不可舍嫡而立庶亦甚非祖訓

本意臣恭閱祖訓一書有綱有目立嫡一欵列於法律

項下法律共一十五條首條係皇太子自第二條至第十五條皆言王國之事立嫡本條尤大彰明較著無纖毫可忽何諸臣不加詳察而直為此紛紛也臣請為皇上解之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繼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使報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其三年朝覲並如前式此分明為朝廷之嗣取藩王以繼天位者云爾所謂嫡庶蓋就藩王宗派而辨所謂奸臣蓋指建議迎立庶王者而言若謂祖訓為

滇南文畧

卷一

疏

四

皇太子發則本條之首不宜曰兄終弟繼本條之末不宜曰三年朝覲宮中庶子何為勿動非謂藩王離國而來乎事在宮中何為遣使非謂自藩國遣使而報朝廷乎太祖以神武定天下為貽謀計至深極遠親作祖訓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牘稿其書始成字字句句皆從肝膽中流出豈故為文理隔塞如今之所云耶果如今之所云是分嫡庶於皇太子也則何為不列於首條皇太子之次願混雜於第十四條且無皇太子下文不云若有皇太子須立嫡母所生而又參以兄終弟繼三年朝覲字樣令後人難以解

悟。且御序曰。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其叮嚀囑訓如此。豈失於檢閱。致以無皇太子。有皇太子。混為一條耶。豈翰林編輯。禮部刊行。通不覺其謬戾訛舛耶。本條前十二條。後一條。皆言王國事宜。而以皇子錯簡其中。尊卑之分。固如是耶。則本條專為無皇子。而取藩王以繼天位。方有嫡庶之說。以防爭競。極為彰明較著。故列聖相承。雖皇子不出於中宮。而儲位惟定於立長。豈皆背違祖訓不遵耶。獨武宗無皇子。而取世宗繼承宗祧。兄終弟繼。正與祖訓有合。可為明證。太祖英明神聖。為子孫備萬一之慮。曉

漢南文畧

卷一

疏

五

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惟嫡庶既定。一時諸王。無有爭者。皇上豈無皇子者耶。祖訓昭諸曰。星非若諸子百家之言。可以穿鑿附會為也。皇上試取而觀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太祖在天之靈。必陰啟宸衷。如耳提面命。然自將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譬之炎渴之際。得飲清涼之泉也。孟子曰。讀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皇上即位以來。無一事不期法祖。而建儲一節。關係宗社安危。祖訓本極分明。却乃故為執拗。泥其文而失其意。臣恐聖諭所謂無端受誣。不在陛下。而在太祖也。中庸曰。孝者善繼人之

力破依附
筆端犀利
至於此

志善。連人之事者也。祖宗志事之未便者。子孫且當委曲變通。不可拘泥。况祖訓彰明較著如是。作意生疑。故與相左。傳之史冊。播之外夷。垂之後世。皆將謂聖諭與祖訓相背。而馳何辭以解。在廷諸臣。皆當有讀書不識字之譏矣。故聖諭曰。他日中宮有出。將違祖訓。即將背祖訓。臣則曰。皇子而分嫡庶。是祖訓本文耶。非祖訓本文耶。皇上天縱聰明。一覽自見。不待臣之曉曉也。至若元輔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尤為欠妥。夫禮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也。今本無嫌疑。本無猶豫。而多方遷就。愈益支離。皇后正位中宮。與皇上為敵體。

漢南文畧

卷一

疏

六

天下之子。皆其子也。諸妃嬪之子。皆其子也。蘇斯之詩。美后妃。不忌妬。而子孫眾多。思齊之詩。亦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豈必皆嫡之所出耶。况大明律。凡庶母所生者。以庶母為生母。以夫之正妻為嫡母。是皇長子已有嫡母矣。何必拜認。而後為嫡母耶。矧皇長子初生。已經頒告天下。咸知主器之有人。今一旦引無皇子之條。疎遠臣民。驚疑惶惑。不知當作何狀。萬一藩服動搖。奸雄睥睨。其害可勝言耶。剪桐封弱弟。而史佚進規。舉火戲諸侯。而周祚衰削。王言作令。詩譬之於綸紵。易比之於風雷。自食其言。是為反汗。皇上近來。飭邊防而邊防

案性將時
事痛切直
陳以見冊
立不可再
失臣民之
望

結束進言
正意滿滴
歸原

釋祖訓即
所以引君
當道始終
抱定此意

益弛。修吏治而吏治益貪。禁驛遞而驛遞益濫。正文體而文體益怪。一詔之布。咸謂虛文。一令之頒。旋成故紙。臣嘗私恨竊嘆。今觀冊立明旨。條定條更。無惑乎臣民之玩而不遵也。抑臣聞。平居有直言極諫之臣。斯臨難有扶節死義之士。嗚呼。叛逆。皇上責穆來輔。隨府以不死。而朱維京。王汝堅。抗言救正。又目之為奸臣。非所以定諸臣之趨。而成交泰之美。唐虞氣象。諒不如斯。伏乞皇上。以祖訓為必可遵。以詔旨為必可信。近日諭旨之異於祖訓者。作速收回。免至傳播。仍將王汝堅。朱維京。召回復職。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原欲法祖。本無成心。大

濟南文畧

卷一

疏

七

典既明。浮言自息。正諭旨。所謂光明正大之體。詩稱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忤。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當述之為皇上頌矣。孔子曰。佞者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臣何敢為佞。以欺君父。不過釋祖訓之本旨。破膠柱之羣疑。若臣所言。與祖訓不協。則臣即奸臣。願陛下明告太廟。斬臣之首。以謝天下。臣含笑以見祖宗。亦有餘榮。為此不揣冒昧。直指具奏。無任願越待罪之至。

皇子惟分長幼。繼藩始論嫡庶。疏解祖訓。歷歷分明。啓沃君心。煇煇忠諫。文品當在賈董之間。

輕帶起
為後段責
備元輔張
本

堅義堅卓
逆篇大旨
在此二語

絕學端養
君德可入
禮經

承前疏祖
訓而言心
細手敏

請立皇太子第二疏

薛繼茂

為成命久頒。改期羣情未協。懇乞聖明。及時冊立。以信綸音。以重國本。事臣在年見諸臣。以儲位久虛。疏請冊立。皇上厭其激聒。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斷自宸衷。天下傳信。是聖年。已為改期矣。禮部臨時上請。或有三至。並封之旨。人言崛起。歸咎輔臣。謀國無狀。疏則奉旨云。姑待數年。答諭失詳。二疏又奉旨云。姑待三年。此固皇上以嫡嗣為重。而不以改旨為嫌。臣等敢不仰體。但精遠古今。揆之事勢。終有不容默者。謹為皇上陳述。漢儒賈誼。通達國體。而其論三代有道之長。必曰。輔

濟南文畧

卷一

疏

八

翼太子。是太子為天下安危之本。而豫教為青宮毓德之資。易稱長男。記稱元子。語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載籍所傳。亦未嘗分晰嫡庶。但於太子而立之。早以絕學。端教之。豫以養君德而已耳。自太祖開基。成祖繼體。一代家法。聖聖相承。或於即位初年。或當皇子弱質。無不亟舉大典。慎簡端人。有道之長。媲美三代。其是否嫡之所出。載在累朝玉牒。可以考證。使祖訓立嫡之文。果為皇子而發。則列聖當遵之以待嫡。而早立豫教。何若是之汲汲耶。前禮部主事董嗣昌。請豫教皇長子。早為出閣讀書。以何為名。隨有冊立豫教。於二十一年。一併舉

行之命。非豫教則其德不進。非册立則其教無名。今皇
長子年已十有二齡。情實日開。聰明日啓。導之以善。則
智導之以邪。則愚。譬之滴水初分。可清可濁。置師授學。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臣等前見聖諭。首則曰。長幼已有
定序。末則曰。無嫡立長。一時未考故典。與輔臣王錫爵
等。偶爾晤語。咸謂嫡子雖云有待。長幼本自分明。似不
妨併封。以為講學之地。後釋祖訓。既無皇子必嫡之條。
歷考本朝。又無三王併封之例。臣愚私慮。人有同心。章
疏紛紛。激聒聖聽。皆歸罪於元輔。夫元輔家居。則天下
有二十一年舉行之望。而元輔甫至。則皇上有再待數

滇南文畧

卷一

疏

九

國書也
貴難責善
雙管齊下
煞費苦心
自責亦妙
仍作兩層
重頓映合
篇旨筆大
如椽

年册立之辭。遂至元輔不安。悔悻交集。去食廢寐。日夜
疚心。倉皇失圖。露章自劾。皇上走召數次。敬禮謂何。而
使元輔有不安之意。元輔舍母而來。急公謂何。而使天
下有委咎之言。臣等初見聖諭之時。智疎識淺。不能啓
元輔執奏以成其誤。臣等與有罪焉。孔子曰。愛之能勿
勞乎。古人責子不辨魯魚。不好紙筆。一介之士。且欲其
子之賢也如此。况皇子哉。嫡子一日未生。則皇長子一
日不立。皇長子一日不立。則豫教一日不行。輔導無人。
習與智長。目濡耳染。嗜欲潛滋。皇上愛子至情。出於天
性。豈不欲成其為聖為賢耶。嫡之有無所出。不可知之

情深語迫

前疏責備
諸臣妙此
說言眾論
極是亦妙
仍抱定祖
訓更妙
一齊收拾
筆力千鈞
又回護一
筆總期諫
行言聽耳

數也。皇長子之膺質正開。不可失之時也。特不可知之
數廢。不可失之時。分寸光陰。神禹所惜。陛下每事法祖。
而祖訓有云。朝堂決政。眾論稱善。即與施行。今舉朝人
心。不待會議。皆謂皇長子。決當早立。豫教。知皇上已有
一併舉行成命。及今議舉。可以信詔。令可以慰祖宗。可
以安人心。可以固國本。質之載籍。而不謬。施之輔臣。而
有光。臣等亦可免為賈誼所笑。行一事而眾善備。皇上
何憚而不為耶。臣等非不知皇上。篤眷中宮。慎重主器。
而人心所屬。天意可知。為此不揣冒昧。干犯宸嚴。伏乞
皇上速賜裁察。宗祖幸甚。天下幸甚。

滇南文畧

卷一

疏

十

神宗之所以猶豫册立。欲併封三王者。以寵愛鄭妃。
並及福王也。在廷諸臣。直揭其短。言之桷鑿。無怪其
然。懋敬先生。先則明祖訓。以陳詞。繼則舉豫教。以進
說。於併封之非。只輕輕帶過。且並不直攻宰輔。婉其
詞而行其意。但期事之有濟。此聖人之所謂風諫也。
至此疏入。而尚不動聽。於是知其不可諫而不諫。但
六上宰相書。卒之君相亦不能不從而儲位定矣。夫
臣之事君。願可以懇諫為能事哉。

請親祀郊廟疏

薛繼茂

為聖躬靜攝已愈。郊廟遣代無名。昧揭愚忱。冀光聖德。事臣連接邸報。見太常寺為十月初一日享太廟。冬至祭天。具本請聖駕親祭。俱奉聖旨。遣公徐文璧恭代。臣且喜且愕。喜者何。往時皇上遣官代祭。或為勅火眩暈。或為手足酸軟。明載勅旨。今此二次。未見聖體違和之狀。臣是以喜也。愕者何。聖體既無違和。而郊廟大祭。仍前遣代。傳之天下。書之史冊。將謂皇上不敬天地。不敬祖宗。臣是以愕也。敢以遣代必不可之故。為皇上陳之。今夫人君總攬萬幾。臣妾億兆。號稱至尊。然非君為尊。

滇南文畧

卷一

疏

十一

而天下無復有加之者也。上而有天地焉。君則天地之宗子也。前而有祖宗焉。君則祖宗之後人也。天地祖宗非直尊於君而已也。凡人君之威福玉食。崇高富貴。莫非天地之所與。祖宗之所貽。當一起居一飲食。而不忘天地祖宗之賜。乃可以安於其心。先王深達天人之理。識鬼神之情。制為祭典。俎豆之文。趨踰之節。皆有精意。天子親耕以為粢盛。后妃親蠶以為衣服。不待祭而已。虔矣。是郊焉而天地假。廟焉而鬼神饗。幽明契合。休祥駢臻。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蓋一念誠敬。由心而生。無形無聲。精氣相感。非若

及覆詳盡
依據皆有
精理

有形之物。可使他人致之。有聲之言。可使他人傳之也。

皇上仁孝天植。嗣服之始。郊廟必親。時和年豐。海內禔福。邇年以來。以遣代為常。視如固然。恬不為怪。臣嘗讀祖訓一書。太祖所以教為萬世子孫者也。內言風雲雷雨之神。亦不可以遣官代祭。我朝祀太祖以配天。而遣官以代。毋論天之享否。而太祖在天之靈。不將以為非訓乎。太廟遣官以代。太祖不將謂子孫之視我。不如風雲雷雨之神乎。其不可一也。方初之遣代也。明言聖體違和。即天地祖宗未必見信。而遣官有名以代攝。祝史有據以鳴詞。今無故遣代。豈所謂頭目眩暈。手足酸軟

滇南文畧

卷一

疏

三

者。至今猶未愈乎。天地祖宗。何從知皇上前疾之未愈。諒之恕之。而姑臨其祭乎。其不可二也。中庸述武王之達孝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必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明矣。遣官人臣耳。居然對越天地。揖讓祖宗。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安有人臣而可以冒君父踐其位。而行其禮。奏其樂者乎。一之已甚。况至於再。至於三四。因久假而不歸乎。其不可三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遣官代祭。彼即竭誠致敬。於皇上何與焉。我飲我食。而能使他人醉飽者。未之有也。旨云遣之恭代。乃彼之恭。而非皇上之

抉剔處一層繁似一層入此諫而如充耳真真可解

恭也。玉帛鐘鼓。總屬虛文。其不可四也。皇上之遣代也。猶曰不能親往。而託以致之也。至於飲福受胙。乃天地祖宗所以惠皇上者。酒入遣官之口。胙入遣官之手。豈天地祖宗亦嘗曰託以致之於皇上乎。不託以致之於皇上。則天地祖宗何愛於遣官。而惠之以天子之福胙乎。其不可五也。古云民不祀非族。神不散非類。故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非其所當祭。神必不享也。遣官於天地祖宗。何啻非類而已。天地必曰此非吾子也。祖宗必曰此非吾嗣也。是何人也。者不罪其僭越足矣。而又享其祭。會謂天地祖宗不如泰

濟南文畧

卷一

疏

三

山乎。其不可六也。成周郊天詩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而必曰印盛於豆。於豆於登。印者我也。厥文王之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而必曰肅肅在廟。在者躬親之謂也。今遣官至上於郊壇。而皇上流連於杯酒。遣官駿奔於祖廟。而皇上高臥於椒房。儀文度數。全不相干。意氣精神。貌不相涉。印盛豆登。肅肅在廟者。固如是乎。上帝必不屑於居歆。宗公必難免於恫怨。其不可七也。記曰惟賢者能盡祭之意。賢者之祭。必受其福。蓋幽明感應。必然之理也。今有主人延請賓朋。不自款待。而代之子姪。賓朋必以主人為妄自尊大。視我等為伊

子姪行輩。怒而去之矣。在廷諸臣。及御前寺宦。無故偷安。而情人代事。於皇上必以為欺罔而誅之矣。天地至尊也。祖宗至親也。而屢次遣官代祭。尊者褻而親者疏。非祭之義也。四方之水旱兵荒。內庭之雷冰災異。皆天地宗祖示警於皇上。而况受其福乎。其不可八也。古者與祭之臣。必選於澤宮。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者。而後用之。故其詩曰奉璋戔戔。髦士攸宜。徐文璧者。位列公階。行同市井。猥鄙疏慵之貌。酒色貨利之徒。其揖也如坐而不能俯。其拜也如眠而不能興。果戔戔之髦士。歟。即與祭且不可使之主祭。雖膝行肘步。亦不足以格

濟南文畧

卷一

疏

西

天地祖宗之心也。且遣代之事。自古未聞。惟堯將授舜。以天下。乃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可為法乎。其不可九也。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疎。疎則忘。中庸謂郊社以祀上帝。禘嘗以祀乎其先。明其義者。治國如視諸掌。蓋人君以仁育天下。以孝治天下。以仁育天下。必反其所始。而其意始真。以孝治天下。必實有諸身。而其化始達。故古之為仁人孝子者。隨時隨事。而不敢忘也。今以遣代為常。不惟在遣官。則僭之數。而為贖。在皇上。則躬之疎。而為忘。而以此為訓。何以教天下之為仁人。為孝子哉。其不可十也。皇上聖明之資。仁孝之性。而以

遣代之舉。有此十不可之過。恐天下後世。謂皇上惟知有己之尊。而不知天地祖宗之尤尊於己。此臣之所惜也。今夫人血氣既衰。精神億耗。嬾於交際。惡聞人教。不足怪也。皇上春秋鼎盛。如日之方升。川之方至。朝講久廢。而不御。郊廟屢代而不親。既有風寒暑溼之稍侵。飲食起居之稍違。不為大恙。靜攝數日。便可勿藥。何其久而不出也。此臣之所未解也。夫朝講。猶曰臨臣民也。且不可不勤也。況郊廟何事。而習於遣代。皇上之心安乎。遣官之心安乎。即皇上之心果安於此。遣官不得已而從皇上之命。其對越駿奔之頃。良心發見。必不以為已。

滇南文畧

卷一

疏

五

之當然。天地祖宗。臨之在上。慚惶踧踖。懼有罪愆。方將自禱自救之不暇。而暇代致皇上之恭敬耶。管仲曰。晏安鴆毒。不可懷也。皇上溺於晏安。不親大政。中外隔越。止寄國家咽喉命脈於一紙之章疏。羣臣不得望見顏色。而察於細故。苛於小臣。以示精明。雲南金兩。則辨其賸色之不足。大傷萬乘至尊之體。銓部推用一二廢罪。則株連擯斥。全無愛惜人才之心。欲許倭封貢。則好大而喜功。雖遣官賑貧。亦帝王之小惠。曷若臨朝廷。御講。握數求經濟之宏猷。敬天地。孝祖宗。永迓休祥之景貺。哉古之人君。東封泰山。迨我世宗。遠謁陵寢。報本反始。

不敢暇逸。如此皇上高居深拱。雖天地祖宗。亦不得見其面。諸福之物。未有能坐而自致者也。皇上能因臣之言。反思昔者。步禱南郊。親承太廟者。何心乎。今之屢次遣代。不以為意者。何心乎。必將如天地祖宗之在上。在其左右。惻然而不甯也。仁孝之德。皇上性所固有。特以溺於晏安。而不覺。反求諸已。即自得之。昔漢元帝。酌祭宗廟。欲乘御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請從橋。言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宗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曰。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御史大夫言可聽。元帝從船。不為大過。而薛廣德至欲自刎。

滇南文畧

卷一

疏

六

血汗車輪。皇上屢次遣代於郊廟。所損於聖德。至大而非細。至重而非輕。使且德見之。又不知其為諫何如也。臣受皇上生成之恩。知而不言。於心不忍。恨身躄貴。不能碎首玉陛。誠愧於廣德。輒敢以疏入。願皇上蚤親大祭。以大仁大孝。風於海宇。示於子孫。即誅臣。殛臣。臣之幸也。書美成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詩美宣王。不曰無闕。而曰補闕。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皇上不親郊廟。尤過於闕之甚者。不特一言之失。一事之差而已。臣敢昧死。規於皇上。伏惟留意省覽。臣無任恐懼激切籲仰之至。

愈忠懇愈懇直雖有過激處而論郊祀禮樂皆從制
作本原中出可補祭義註疏也 公奏疏傳播當時
天下咸欽風裁以爲真御史其出按貴州便道歸滇
省覲時嘉定唐叔達時升贈以詩云繡衣持節出長
安南入牂牁路萬盤重箐濕雲常欲雨點蒼晴雪不
知寒登車自掃豺狼跡問寢應彈舞矛冠遙憶樹頭
新酒熟刺桐花下正承歡詩益贈答之佳者亦可見
懋敬先生之屢人望矣惜著作僅存三疏六書不能
無人往風微之感云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涇縣程槐立齋評閱

保山袁文煇時亮

蒙化張登瀛翹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南甯周之鼎鎮九校訂

受業保山羅琳美

徐以恭全校

謝賜御製聽經筵官講大學衍義古詩表并恭和

詩

楊一清

竊惟大學有衍義之書。乃宋儒真德秀所撰。綱目燦然。

滇南文畧

卷二

表

一

巨細畢舉。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盡在目前。古今興亡治亂之跡。如指諸掌。故大學為致治之本原。而此書實大學之羽翼。有功於聖門。有功於世道者也。昔宋理宗謂德秀曰。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便合就今日進。讀講畢致詞。欣然嘉納。元仁宗見大學衍義。謂侍臣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王約節節譯刊。行以賜臣下。至治中。翰林嘗譯之。而進呈。泰定間。吳澄又以此而進講。凡此數君。猶知向慕。故雖時丁末造。亦能粗致小康。至我朝太祖高皇帝。取是書。揭之新殿。兩廡壁門。以代圖書。憲宗孝宗二帝。又以是書。命儒臣日

輪講讀。以廣見聞。垂統之宏規。守文之至善。盛治大業。

實由于此。恭惟皇上。膺極天縱。聖敬日躋。憂勤惜大禹

之寸陰。終始念高宗之舊學。大極典謨之奧。細苞史冊

之繁。能自得師。儼師資之在上。取人為善。恐善道之或

違。乃於出經入史之餘。復有撮要鈎元之命。臣等竊以

聖經賢傳。必證以近事。而後易知。帝德王功。必參於是

書。而後易見。乃援先朝之故事。期補至善之全功。荷膺

旨之俯從。命儒臣以輪講。徹聽之頃。温以降顏。浹月之

開。充然有得。親灑奎翰。賁及黃扉。述其事由。隱然虞廷

惟時。惟幾之訓。發為韻語。藹乎洪範。無偏無黨之音。責

滇南文畧

卷二

表

二

以致君望其輔導。感極而懼。以榮為慚。蓋於嘉言之孔彰。仰見聖心之協一。謹當身率僚屬。非正心誠意之正道。不陳目覩。聖時惟明德新民之極功。是止僭依宸韻。猥進俚言。豈敢步虞廷喜起之後塵。亦勉効周臣矢歌之遺意。臣等無任感仰愧懼之至。謹昧死言。大學有綱目。所貴知後先。吾皇寬聰明。一德惟憲。天四方會其極。正直還平平。西山宋真儒。義行千古前。無欲德乃明。主靜志不遷。一理散萬殊。察見毫芒。願經緯日勸講。寒暑無閒然。從茲進不已。帝德何名焉。臣愚復奚言。祇頌緝熙篇。海嶽自崇深。涓塵効勤拳。

通體嚴重此文自石淙類稿摘出蓋嘉靖五六年間所上也考安甯志載謝表畧三皆摘錄駢語而類稿不載則文襄之文遺失者亦多矣今並附錄於後俟搜羅得關中奏議當另編次一二三卷請高明評閱參校以此表並薛侍御疏綴文襄奏議末以合體例

謝武宗幸京口私第表畧

白首桑榆再際風雲之慶丹心葵藿重逢天日之開五雲馭乎六龍九鼓施於十畝又云卒忤權臣之柄旋投慈母之機罪放清朝甘終身於吠畝治新元祚復起相於洛陽任以股肱委之心腹山公啓事桃李莫收伊尹

滇南文畧

卷二

表

三

阿衡鹽梅無味數載服勞之下羽化安心一時際遇之奇龍顏拭目又云念祖宗創造之艱防國家盈成之患篤事親之心以事上帝謹保身之法以保萬民

謝總督三邊表畧

人非三代何敢希方召之謀業本書生亦勉効范韓之經畧但世平易玩法久慚墮政習因循人安偷惰不大改絃轍無以作新士氣不力任忠良無以奮起事功又恐襄樽俎之談或罔念邊疆之苦持文墨之論不暇謀兵革之難任耳易至於傳說浮言每異於所忌

謝賜銀圖書表畧

人文宣朗光回虞帝之四聰天命尊嚴重溢康侯之三接又云寶篆精工儼千年之蝌蚪奎章燦爛絢五色之龍鸞裁成悉出宸衷報塞甯忘天眷昔張禹誇榮於几杖徒為優老之資魏徵侈賜於佩刀無聞作聖之學相知相遇慨相濟之尤難同德同心感同遊之為盛又云豫雷地奮修為迅發於四方妬風天行渙汗幸施於九有悅而釋從而改異法允望兼收言必聽諫必行膏澤普希下及

滇南文畧

卷二

表

四

滇南文畧卷二終

對文宣

滇南文畧卷三目錄

奏疏

直陳天下受病疏

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真疏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疏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時事日敝天聽轉高疏

為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政本重地不宜忍納非人疏

防奸大典一旦決裂疏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滇南文畧

卷三

目錄

一

疏

一

滇南文畧卷三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願圖

兩先生鑒定

趙州師 範端人參訂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揆時亮

懷甯汪濬源岷雨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石屏蘇榮坪晴莎校訂

受業 盧西張汝源同校

奏疏

直陳天下受病疏

甫州 王元翰 伯舉

頃者伏觀皇上斷自宸衷。沛發明詔。割愛改使。日月重輝。乾坤再造。大聖人之作為。超出尋常。萬萬國家太平。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一

既開奏疏。既廷陳謨。之源殷周。命詔因之。而陳善納。誨較尤切。直迨西漢。而降賈誼。魏徵輩治。安策重農。貴粟十思。等疏出時。政愈做言。者愈多。類諫風。並用無代。茂

之祚。端在此矣。願在上轉移甚神。而在下積弊未滌。恐非所謂上下勤恤共迓天庥也。臣敢以時事最切者。為皇上陳之。一日責法令之行。祖宗立國規模。超軼近代。至今承平日久。兵紀頹廢也。而強不如前代。財用罄竭也。而富不如前代。虛論日滋也。而功業不如前代。乃天下猶晏然者。凡以祖宗法制盡美。如犬牙犄角。用是有亂端卒無亂形也。邇年以來。各衙門苟且遷就之私。牢不可破。一事之來。漫無成畫。及事覆敗也。又無以歸其咎。一官之缺。眾為射的。明知奔競也。猶姑以應其求。至有昨日之令。今日廢闕。而弗問矣。今日之詩。似昨日之

有凡以格君心之非而欲天下之臻於治平也願言者同而效有異者以言述見用與不用耳然自古言路未有盛然胡者而拒諫亦惟明為甚至馮冠觀更

令而實非矣凡此總起於願皮面耳皮面公行法令盡廢尚知有朝廷乎臣愚以為責行者此也二曰專會推之權國家罷中書省設六曹曹各專司祖宗慮為至遠邇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貳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也豈無心切急公內不避親疎不避難者乎此以示公反以濟私使天官秉衡者反旁觀畫諾不如罷眾人會推使權總歸吏部其舉之而當也我得以考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罪况呼要津之地神通畢聚一開分散之門大啓鑽刺之路所係非淺臣愚以為專者此也三曰慎名器之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二

重國家屬世磨鈍惟此名器故繁縷小物也孔子惜之耶官卑僚也明帝難之何況制誥之詞人得片言以為榮者今長篇溢美敘及家世之私瑣屑斐亶大非簡重之體皇命不既輕乎天子稱卿只內閣六卿憲長而已今南部卿貳俯而卿之甚至總戎武弁亦冒而卿之此陵夷之漸大非稱謂之體也王言不既褻乎至若京堂之溢尤可駭異舊制臺省遷轉一內一外內者固優外者即得罪清議亦不為劣兩年以來科臣內轉猶止五員臺臣內轉業已三十餘員其間固多才品卓犖素履人望者亦有借資俸為詞不得不轉者其必欲得京堂

者為其去開府近也然節鉞之寄必兼探聞望之隆壘聖濶濶甚非制也况今日以苟且得官焉知他日不以苟且誤國臣愚以為當慎重者此也四曰廣賜環之詔國運之盛必曰野無遺賢以遺之則朝廷不得用小人進禍亂隨矣頃讀恩詔起廢一款有除永不敘用外一語竊以為過也夫諸臣同一建言得罪謫遣有分別總因觸犯聖怒有輕重今聖怒既霽天度自恢何忍使覆載之中有棄物哉如其人而不肖也則亦已矣如其人而賢也乞勅吏部分別起用盡展其能不然以有用之才使之枯槁巖穴甚為盛世惜也臣愚以為當推廣者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此也五曰嚴奏辯之妄國家設科專司責實天下之利病百僚之姦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人之耳目難遍豈無一二風聞過當近年來一經論劾必紛紛辯援一辯未已繼以再辯再辯未已參以詛詖如此必令言官不彈一人乃為快乎夫刑賞聽之朝廷是非聽之公議若盡待揭辯而後明豈言者俱屬鑿空辯者遂無可議乎惟此風不已小臣倣倣有上書自頌其功者矣又有上疏指缺欲自陞其官者矣壞士夫隄防損朝廷威重臣愚以為當嚴禁者此也抑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其元氣厚而不削神氣振而不弛元氣在一人之天機皇

上既自為轉動。願永監無易。臣不憂元氣之不厚。神氣在臣僚之精神。今日乃無人提撥。恐灰頽積漸。臣實憂神氣之不張。乃提撥精神。則又在吏部與都察院耳。自季戴溫純。二臣去國。懸缺未點。聖意淵遠。為慎重其官。必慎重其人。但此官最為喫緊。况朝覲在即。外察不遠。銓臣憲長。尤不容遲也。臣遠方下士。念亂熱衷。雖不識時務。亦不敢據拾浮詞。如一得可採。伏望皇上簡發施行。或於士風吏治。不無裨益矣。

傳治安策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四

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真疏。

王元翰

臣惟大臣與小臣不同。出處進退。自有法度。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義正詞嚴。蓋明以止之一字。折大臣不割之心。塞鄙夫患失之路。舍此皆邪逕矣。臣頃見首輔沈一貫於求歸疏中。因辯御史蕭瀆議其觀望。遂牽引去位已故三三輔臣自解。臣細讀之。實有以知其據辯之巧。用意之深。不敢不具疏推隱。一一剖陳。其曰。昔申時行。王錫爵之賢。人之譏刺。猶不遺餘力。故王家屏甯抗皇上之威嚴。拂衣以去。人言可畏。勝於天威。夫是非人品。自有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五

公論一貫。率已去之人。形今日之事。已屬無謂。何又顛倒其品。譎幻其說。其於王家屏。不曰僉論之極為推崇。而曰衆口之將有騰沸。以明諍直節之士。加以畏言先去之名。不惟寬其人。且併枉天下矣。其無是非之心。一至此。一貫得君行政。可謂不久乎。方獨相之時。形跡未露。人亦在疑似間。或以為潛移默奪之妙。不假辭說也。或以為希容容之福。視國家如秦越人之不相關也。乃於萬曆三十三年間。忽有挽亂京察大典之舉。保留私人。錢夢臯平生心事。至此盡出。是以公論不平。言者競起。馳書規之。則有應天府府尹徐申矣。公本刺之有南

道御史孫居相給事中陳嘉訓矣。因辯折之。則有吏科都給事侯慶遠。露章彈之。則有候補主事劉元珍。兵部主事龐時雍矣。上書極詆之。則有戶部主事張五典。刑部員外錢一鶚矣。一貫被論之顛末如此。果自取乎。抑人求多乎。夫人之心術各操。學術各適。豈能強引以自寬者。方今皇上方寸炯然。是非洞然而一貫猥以顛倒混淆之說。冀皇上覽而心疑。必將以從來內閣爲人所求多。不論賢否。是非一都政府。身爲射的。如此乎。建言之不足信也。建言既不取信。則言路斷絕。奸宄縱橫。危天下以自安。亂天下以自治。其凶害於國不小也。朝廷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六

以耳目之責。寄之言官。誘之使其言寬。作其氣。猶恐欺蔽不得盡聞。故曰主聖則臣直。彼乃謂人言之可畏。反勝於天威之可畏。是何言歟。且夫建言者。犯忌冒嫌。總之爲國一念。朴忠如人人肯言。正所以尊朝廷也。甯有與主威爭勝之理哉。以爲主之言。而指爲勝主之威。倘非聖明在上。必震怒流毒。箝制衆口。從此誰敢望九閩而吐一辭乎。此禍又不止於人言不足惜之意也。自古奸邪誤人家國者。最忌天子英明。顛倒賢否。以眩瞶其聰明。則真是溷而已有餘地。自古奸邪剝擊善類者。善激天子怒。因憑借機鋒。以恣流其慘毒。則正氣短

而惟其所爲。一貫而無此心。臣所不敢信也。一貫身居卿相。年逾古稀。棄敵國恩。廢滿前。更復何求。惟有脫身早去。以謝天下而已。何可巧辯影射。修腹中之鱗甲。露紙上之戈矛哉。雖然。大臣被人言。卽當決退。朝廷待大臣不可無禮。一貫自杜門以來。屢疏乞休。鴻臚宣諭不出。中官宣諭不出。兩次頒詔不出。乃至加上聖母徽號。大典又不出。雖其處心設謀。或別有他意。然更無復覲顏入閣之理。皇上亦當允其休致。勿使數十疏徒爲套語。則政本地重。而朝廷待大臣亦有體矣。一貫于臣有一日之長。況將去之人。駁之有何風力。唯是非邪正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七

關係匪輕。不容默默已也。

自古兩偶包括全史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疏 王元翰

臣觀自古帝王臨御天下。頌聖稱神。不過聰明剛斷並用而已。惟聰明則是非獨照。而浮議不能眩。惟剛斷則賞罰必行。而疑貳不能乘。我皇上御宇三十餘年。歷世最久。練事最熟。中間公磨小醜。弄兵跋扈。乃斷自聖衷。剿無黠類。而臣下不能借一箸。此皇上之剛斷而運以聰明者也。中間邪正消長。幾經變幻。聖衷始為天下注之。旋為天下割之。而盈廷不敢議其後。此皇上之聰明而行以剛斷者也。今國家大機大計。有一不。定自上。決自上者乎。羣臣望風拜旨。相顧驚嘆。然豈皇上獨用一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九

已之見哉。亦不過採滿朝之公。從天下之是而已。公自生明。而明不容煬。竈公自生斷。而斷不及掩耳。豈其行之屢年。廢于一旦。用之初服。墜于末路。則深居靜攝。有不可恃為常法耳。靜攝之初。猶有默縮天下于宸衷之微。靜攝之久。潛有隔天下于萬里之漸。是故大僚任其缺。而不卽補也。樞稅任其毒。而不卽罷也。臺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卽考選也。章疏任其置之高度。而不卽報答也。廢棄任其淪落空谷。而不卽拔置也。邊事任其恣相破盪。而不卽禁核也。紀法分義。任其頹蕩凌亂。而不卽整頓飭刷也。方今時事孰大於此。乃諸臣至。焦唇敝

齒。不得一報。可皇上果違天下。以自用付時艱於東流乎。為深居不出。似於明決之中。勢必借持重之術。計旦暮間。有不可測之恩威。不踰時之法令。無俟臣言之畢矣。惟是持重之過。皇上藏於無原。天下卽於無原中。出沒其機緘。皇上運於無形。天下卽於無形中。窺借其蹊徑。明為阿附之私也。乃借會推之大典。以蓋之。詰之曰。吾為大典重耳。而呼應之敏捷。何其神實為臭味之投也。故假皮面之謾語。以掩之。問之曰。吾為國體惜耳。而御掃之肝膈。已若告彼亦一露章。此亦一露章。語近踵襲。而歧徑遂判於燕越。此露章亦不報。彼露章亦不報。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九

兩見遲疑。而公道決不勝私情。豈非進退存亡之一大機括哉。臣讀史見齊威王封卽墨。烹阿大夫。而齊國大治。卽此推之。浮游之口未必真。公共之論乃為當。又況乎以不毀為毀。巧用其毀。以不譽為譽。巧用其譽。此尤不可方物也。苟不稽眾口。採輿論。安知不以冥冥決事。誤天下蒼生乎。夫進退者。人主之操柄也。臣下不得而干也。是非者。言路之職掌也。皇上亦不得而罔也。進退而下符於是。非治世之休徵也。是非而上忤於進退。亂世之弊孔也。今日之事。在皇上縱有矜憐之曲庇。以顛倒進退之權。在臣子不可昧其目。昧其心。以變亂是

非之實。在皇上甯可洞燭未徹。持猶豫之見。自有白黑較著之時。在臣子不可閃爍不光。重幽遠之疑。以養邦國。殄瘁之禍。凡此皆為皇上深居不出。故正出者。旁溢者。勢必雜進。不知真小人之門。固多荆棘。似君子之門。亦有陷穽。附真小人者。固為小人。附似君子者。亦非君子。士君子以中立視身。不黨報國。肯俯仰於人哉。臣願皇上定極思。動乘秋爽。視朝日進。閣部大臣商榷急務。令科道官得隨朝見。面陳天下利弊。是非皇上從中決發。數年美政。一旦舉行。數年弊政。一旦改革。如大明當天幽闇。悉耀不然。昔人謂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則天

漢南文畧

卷三

疏

十

下事可知矣。臣五年庶常。七月給諫。非不知緘默取榮。依違免禍。然薑桂之性。葵藿之心。自分已定。苟持議論。佐國毫毛。即捐頂踵。碎身骨。所不辭也。

朝廷有進退天下有是非進退之權縱可側是非之實必不可變此等謔論非學識俱到者不能道也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王元翰

高皇帝稽古建官。監於胡惟庸之失。遂罷中書省。設部院。分曹頡頏。事皆朝廷總之。不許臣下奏立丞相。著為令。嗣是又以吳伯宗宋訥等進殿閣。學士亦不過備顧問而已。沿積至今。閣臣貴重。地望之隆。崇。晉注之殊。特百僚不敢望焉。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矣。朝紳士庶莫不指曰某相公。是無宰相之制。併有宰相之名矣。以一身係中外之重。此何等地位。而可不極其選哉。頃者皇上一日之間。並罷沈一貫。沈鯉。二閣臣。舉動駭異。其間是非可否。當罷與不當罷。舉朝竟不敢言。皇上不

漢南文畧

卷三

疏

十一

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也。輔臣朱廣揚請廷推。至再至三。臣思廷推在。則爰立伊始。一進一退之會。實一否一泰之關。所謂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語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茲正皇上論相之日也。乃今天下士風深巧入神。法紀廢弛殆盡。堅行不典之弊政。苟且賄賂。視為當然。力戰難枉之公道。倒置是非。必欲取勝。是誠何等時世。尙可令政府重地。援引邪類。以誤國耶。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不廷譽者。其人必君子也。陰晦柔忍。為宵小所引拔者。其人必小人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槩矣。是故今日之舉。宜以才識為最。有才

為中主說
於大段處
亦合如是

識而中實端潔者其上。也才識不足。不失為忠實端潔之品。其次也。故不惟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卽盜虛名而闡大體者。更有覆餗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涸推。卽才足稱而實不能容者。亦有負轅之慮。又必兼南北而用之。合內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生才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南。勿狃私見重北。蓋納牖遇巷。南人所長。而長材大器。多出西北。可不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內外。立賢原不以方起家翰林者。宜倍用一人。取其德性閒鎔。以備顧問。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鍊。以備緩急。豈可使空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也。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况國家殿閣名臣。不從中秘發跡者。固多也。可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在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必當眾口之議論。乃爲真不得不公也。會推必坐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不嚴也。故是役也。非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神斷於毀譽之外。幾何不輕軍國於一擲哉。凡此皆重始進耳。及夫簡用之後。更欲仰藉天語叮嚀。勅其同心輔政。一德迓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成心使畛域愈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同舟。道願必協力。若左右手。始可望濟。假令鼓楫柄杪者。復

分馳異轡。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持廟堂而與清議爲敵。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人病百虛之人。惟賴清議一綫。不斷保爲生氣。而庸醫者嘗試。復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其救之用後。而盤踞堅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如救之事先。而斟酌去取。黜邪若脫距之易乎。臣嘗取毛舉細故。以塞責。茲日擊大典。如舉之而當也。臣僉題以成美。如舉之而不當也。臣敢特筆以從事。然總之無如皇上睿鑒妙簡。得天下第一流。佐今日中興治。自無庸臣等喋喋。而子孫黎民。尙亦有利矣。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進一君子。天下受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禍。泰否關頭。係於宰輔。自古皆然。

時事日微天聽轉高疏

王元翰

伏惟國家有朝常而亂政則多變。變而任其變。變亦習以爲常。祖宗有明法。而流弊則陰蝕。蝕而忘其蝕。蝕必終歸於盡。我皇上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初猶處晦以觀明。處靜以觀動。近年以來。精神別聚。厭玩士夫。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也。君臣壅鬱。上下猜疑。大機大害所在。相顧推委。夫情急呼天。誠可格主。雖諸臣苟且相師之過。乃皇上之自爲社稷計。則亦大左矣。易曰。上交而其志同。上下不交。天下無邦。無邦者。雖有君臣。廟社而亡國之形具矣。故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西

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頃見輔臣朱賡。以缺官要政。揭至再三。不蒙報可。雖閣中近日密揭。煩碎不持重。然陛下詎可概置不問耶。周書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三孤。貳公宏化。寅亮雖聖神在宥。未有舍公孤而能獨運於上者。自二閣臣去位。會推不下。臣仰窺聖意。豈以曩之所故。卜敦請而來者。皆犯天下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人之不足任耶。不知從古有君斯有臣。在選之得人。用之何如耳。廢辦閣三年。尙未睹天顏一面。皇上試思從古有此君相否乎。當亟簡二三輔臣。商榷大政。同心濟險。今日之第一義也。不然人失心

此一段言
損簡輔臣
以資心膂

也
此一段言
任卿貳以
重股肱也

此一段言
重科道以
廣耳目也

督厥疾爲狂。閣臣非人主之心。膂乎臣所謂痛哭者。此也。六卿憲長。總天下之政。以歸之天子。一官曠則一曹無所乘成。今六卿強半成空。懸缺至數年不補。或以卿貳置。豈兩曹牽拽支吾。成何體統。今去大計羣吏。期不過數日。而冢卿與總憲。猶未點用。將來事急時迫。苟且那借一人。以了此察事耳。不知冢卿百官之統。總憲風紀之標。苟漫然以不端之身。臨於其上。何以謝天下。服羣吏乎。至若省直監司知府。皆宣擇承流之人。今一監司必手縮。數符各知府。或攝自佐貳。夫專屬無人。則責任無著。利所在。競焉攘臂。害所在。托言代庖。是皇上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五

吉授人一官。實與人以兼官。朝廷潤省官之羨。百姓遭被劫之慘。於國計民生。兩不利也。人失股肱。厥疾爲痲。內外諸臣。非人主之股肱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祖宗設立科道兩途。即古之諍臣也。列聖相承。靡不備員足數。蓋人各有口。然後朝無伏好。今南北臺省寥落。而被召者。皆鱗集闕下。積年累月。會不得沾一命。以吐其奇。以至解館分留。閣中大事。不宜無故而自亂。常期陛下。豈以其中亦有科道。故爾遲遲乎。夫既召之。又姑置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使士大夫得一官等登。天失一官。若喪命。此衰世消磨英雄之餘。烈皇上何見而出此。

此一段言
起舊臣以
舉賢才也

御史代天巡方風厲一時若閉門枯坐仰屋與嘆重巡則固無此例報命則相代無人威令不行於強弩之末舉劾漸更於盈篋之投事久人頽上下紀綱陵替殆盡人失耳目厥疾聾瞽科道非人主之耳目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廢棄諸臣淪落山谷蓋亦有年雖奉詔起用未見彙征本朝天順開尙有安車蒲輪辟徵咨治今何忍培植有用之才使河清難俟天霽無期若再數年不起竊恐少者壯壯者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則大可惜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得勿動而有悔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為我守也茲者班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六

此一段言
精簡閱以
備戰守也

白二酋敗盟犯順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劫刺耳國不患外警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告急轉借內請弗應平居則凍餒釀變有事則又安有死綏之志哉幸賴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治道而有世道無人謀而有天意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故二百餘年安瀾淨氣小警輒殲犬變不潰豈盡一人之威靈哉京師列十二大營兵十餘萬計餉每年二百餘萬可謂費矣陛下試問此十萬眾能戰者幾何不過數百而已其餘則今之班役市棍負販是也或以空籍而支實糧或以一人而冒兩餉

此一段言
省封事以
開言路也

輓東南膏血養此無用羣蠹欲因循之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禍立見萬一卒有緩急可驅此輩為陛下出死力衛神京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皇上既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所恃與臣僚往來者獨此章疏耳數年臺諫者惟正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禁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降出宜行遣若是非不問是者既不見之施行非者亦得乘以搖惑言路斷矣皇上得非厭封事之多乎宋任伯雨為左正言半年上一百八疏尙不足救宋之危亂則謂今為緘口可也故今之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於時事第存此一段議論以盡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七

此一段節
用理財愛
民以培元
氣也

吾職耳世道可知矣是故封事者發蔽破奸人主之利刃也不行則不利一旦有奸人朋比颯颯誰為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敦信信以保位故國無邪教府無淫貨我皇上權稅之使徧天下民間轉壑炊骨賣子市妻以供無底之谿壑怨氣上通致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為名猶未蒙有分毫之捐賜方且借停止以悅眾何嘗明示止罷之日期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政借回祿以剝萬民也善政之行猶必數年一更况虛政可堅行不變乎此其於守財為不智於出令為不信

此一段親
親朝神
本也

於保位為不仁。竊謂當離心叛德之時。亟宜為易職改
茲之舉。臣豈敢阻皇上之則哉。蓋留不盡於閭閻。政所
以保已得於符藏也。不然財能潤人。亦能食人。如有宋
覆轍。城下之盟。搜括白輸。赴虜營。亦可醜矣。故與其
為人散。毋甯我自散乎。詩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易曰。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臣所為痛哭者此也。皇上蒞政初
年。符廟必親。朝講時御。然萬曆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
後。異矣。三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又異矣。所以然者。
郊廟之庭。絕跡。則天地祖宗血脈。不相聯貫。朝講之席。
生塵。則伏機隱禍。壅蔽不得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
下無事者。青宮教範。宋臣至欲選端人正士。與之起居
內殿。今皇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屢疏不報。親昵宦官。宮
妾。疎遠賢人君子。何以遵做聖人。周練世務。雖天質粹
精。不無虧損智德。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若是則且
無以貽子謀矣。此太平大本所係。臣所為痛哭者此也。
皇上試一深思。必有惻然於衷者。臣願請皇上乘此一
陽來復之後。盡掃前失。亟下哀痛罪己之詔。頒行天下。
如輪臺煖閣。時一召見大臣。商榷時政。又使臺諫諸臣。
得面陳可否。吾廢之。吾能用之。吾取之。吾能舍之。吾塞
之。吾能通之。吾弛之。吾能振之。此君道之至樂。何嫌何

真南文畧 卷三 疏 六

疑而不為也。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又曰。
冥豫成。有渝無咎。今已陂矣。已往矣。已成矣。尚不能艱
貞。而渝改乎。故曰。明主治。庸主治亂。既已亂矣。又何
治焉。臣於昔日。恭遇上聖母徽號時。仰瞻天顏。豐粹舉
止端凝。出語二三同志曰。諸公可勿慮。主上英明。森發
福祚。無涯。我輩自不及於亂。各相慶幸。有如今日。所為
迷而不復。日甚一日。則又竊虞有不可知。不可忍。言者
則乎其閒矣。用是哭泣不已。繼之以血。他日勿謂臣等
不言也。

真南文畧 卷三 疏 七

此疏分十段讀總起一段總收一段中條陳八段無
句不淚無字不血具漢汲公之懇直兼蕪長公之詳
明置諸忠宣奏議中真無愧也

為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待至當疏 王元翰

頃者輔臣朱廣以獨力不能肩重揭請皇上點用二三閣臣天語溫慰有枚卜閣員朕知道了之旨矣臣等復何說焉惟是靜聽月餘未見動定審時度勢則枚卜一節方今喫緊急者會推一節又枚卜喫緊急者推而當也仰體皇上慎重之心天下於此卜熙明之會推而不當也愈堅皇上輕玩之心中原未免有陸沉之虞臣意既謂之會推當於臨推之時九卿各陳所推之人取裁于冢宰商訂於科道酌量可否允協物論然後落筆呈請賢也與眾共登不肖也與眾共棄豈不至公而至當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或乃今之推法則大可異矣臨時一推漠不相聞各書所舉矧乎不技雖冢宰秉衡不得而去取監視科道推有逐班畫諾竟不知誰為誰舉則亦何取於會推為也日者南都缺吏部司官推至五六人不為不多而江北絕不許一人與名豈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不放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者入人盡出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當香緝之謠故一司官缺得一正一陪足矣何必人人闖入以滋奔競一巡撫缺得二三才望足矣何必盡數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夫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聖天子有

何成心繼自今當一身肩任採不厭博收必拔尤豈散

權以示公眾政以脫擔使一兔在野眾夫引滿而人心士氣為之大壞也若乃會推閣臣此何等事今何等時中外想望之切天下治忽之關在此一舉尚可邪正並進以倖中哉節見臺省次第論列明刺暗指不堪爰立者亦既彰彰乎人耳目此豈求多於諸臣政慮會推不當恐一時誤及之也往者二閣臣去國之初即有詐捏揭沈鯉密薦李長春揭帖傳播長安故為倒置以亂聽聞及托病托差者雄心示退以希大物聖明在上可雜投而襲取乎蓋才品自不容掩國事甯堪再誤地位優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崇則副答難稱其職天下多故則任用必極其選與其黜後而攻擊傷體何如事先而阻塞倖門固非好持人之短長也臣記萬曆十九年九月吏部尚書陸光祖一本寫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內言蘭谿新建不宜內降入閣辦事有祖制決不可廢內降決不可啓等語隨奉明旨云原不為例後還著會推未幾蘭谿新建一以庸鄙敗一以奸貪敗矣蓋內降既斷不可行而勢不得不預防於未然之會推也今諸大臣中不乏老成端亮天公矢慎同咨同謀舉天下第一流挽國家方蹶運仰奉皇上美意俯答天下公心如是臣等之言亦贅疣

矣雖然會推時不貴多而貴精不利緩而利速如舉非其人臣等不難露章以冒怨如舉得其人仰懇皇上就中卽賜點用若復遲回不決而日再推幾員來者則小人繇此進君子繇此退矣何也天下止此數人首事猶存公道况邪人常巧正人常拙一推不效萬技畢投是皇上明藉邪人以巧逕又揃其拂而張其局引類連茹賊害正類天下之事去矣

會推示公利用在斷說來極勸懇懇懇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非人疏 王元翰
竊惟會推一節臣等先奉聖諭吏部折衷眾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卽行糾正勿得點後纔說欽此蓋恐誤推點欲臣等言之方推聽之卽點至哉言矣乃本月十七日得旨會推閣員六七十人屢掛彈劾如侍郎李廷機者又列名其中正明旨所謂未點糾正時也夫廷機之有今日臣知之久矣微詞諷之矣法語折之矣多言攻之矣俱不蒙處分皇上試思從來南北交章卽在位者猶當罷斥矧未用者而可闢入乎諸臣與彼官職不侑德怨超然何若羣鷗競逐一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雀毋亦謂人如廷機叨散秩或可而居要地則必播惡辦瑣務或可而斷大事則必債輾故朴忠激切防其舉引今日豈其不幸言而中耶夫相天下者必相識相度相才兼然後堪平章軍國廷機之識非相識也才非相才也度非相度也必欲以小廉小勤似忠似信妄覲大柄竊意國家縱乏才亦勿令爲歇後鄭五所笑耳往者災異譴告部上修省一疏舉朝方意發洩時要言回天動上乃竟緘默支吾以青衣角帶塞責公論至今鄙之近日青宮輟講經二年餘舉朝切切不甯彼若恬然事外之人不敢發一語奏請該部職有大於此乎望其緩

急擔當不可得矣。聶雲翰故良有司也。直言觸忌。正宜借為益友。竟憾恨刻骨。乘察典中之鬱抑。以死戕賊。善類此其一。班遷轉。可屬悍然紊序。致銓部數為往返。牢不可回。今司官甚為不平。安望異日以人事君也。私狗亂法。此非先兆乎。若乃風聞可異者。被論時。輔臣朱廣造問。流涕叩首乞哀。不虞司官從旁共見。班揖時。答語倉皇失措。又有時對人曰。吾輩當隨世以就功名。夫隨世淫沉之術。今宦套大病。廷機入之膏肓。二事果真。近於無耻矣。即以大體較之。現今南北交章。彈墨猶潤。若彈者自彈。用者自用。脫再有奸邪向用。人知言不濟事。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轉相結舌。是用一廷機。而二百年來言路從此斷絕矣。會科道推閣員。明資糾察。酌為去取。如十人與之。而一人否之。縱意見不同。自當從否去名。以防奸也。昨者諸臣互為推諉。不肯書名。相持日久。竟以原單粘上。勿問賢否。則糾察無損益於會推。是用一廷機。而會推之臺省。又可不設矣。噫。廷機而果賢也。言出多口。猶當少俟。論定以存國體。顧可犯清議。拂公非而收之哉。臣生平自矢。不忍以曖昧點人。不敢以影響射人。如廷機者。濫盜虛名。密授衣鉢。似乎剛勁也。然硬于下御。而軟于上承。若謂執持也。乃得之鴻毛。而失之九鼎。此其在寅清。

之狀。且足為典禮之羞。若復據變理之尊。豈不貽廟社之禍。臣故知其斷斷乎不可相也。伏冀陛下。即賜罷斥。更加議處。于無所指摘諸臣。亟賜點用。勿復遲疑。則政本得人。股肱有托矣。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舉。之以清議。錯之以公非。則官人之要道也。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防奸大典一旦決裂疏

王元翰

臣不才。遭遇大聖人御世。神明英斷。迥出近代。若嚴旨之下。遂養安緘。默置大故。大獎不發一言。曾犬馬之不若也。本月初四日。廷推部院諸臣。臣見吏部右侍郎。又首推黃汝良。南禮部右侍郎。首推全。天敘。臣竊訝之。按祖宗制度。會推大僚。凡被人言。犯清議者。不得列名。防小人之進用也。今汝良。天敘。方南北交章。何旋効旋推。以壞祖制。濶清議乎。臣謹列其一。二顯著者。頃汝良為南科道所劾。展辨輔臣朱慶。稟擬有黃汝良。以文學協詹等語。汝良不平。日有一邊無一邊。蓋指有文學。無德行也。及後次辭疏。見有才守字。而後快。夫臣子得王言。以文學褒之。可稱榮幸。乃猶不足。而侈然以顏閔游夏。自居。反之甯不內愧乎。况被言不思引咎。輒造播流言。一置江傾。兩晉江。以同縣三侍郎。獨揚道賓。免於議論。謂道賓謀居宰揆。指授言官。露章。其實誣道賓。以自解。拉道賓。以自全也。豈有方正言官。肯捨自己名節。代人傾括人乎。今日觀之。孰高張。孰抑鬱。孰真去。孰不去。孰為孰傾。可自見矣。此市井抵賴之行。何忍於大臣中見之。天敘為人鄙薄。不齒於名流。居鄉立朝。無一善狀。如南臺省所論。賊職關節。種種復籍。其他風聞。不暇毛舉。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夫少宰何官。寅清何秩。前推禮佐。尚不敢濫列。今固衷然而首舉也。如以為調停並用。自當俟議論少定。豈可重私情。輕變一定制乎。執筆推轂者。趙世卿也。蓋思持正精詳。主爵秉衡者。楊時喬也。勿事一意。忍受天下事。無兩可而有至是。如始倨而後恭。外拙而中巧。歸非而又似是。歸是而又實非。其何居焉。然會推之壞。非自此舉始也。前推閣員時。臣參駁李廷機。不報。政本之地。時開頑頓之端。其流不致於盡決隄防不止。今廷機緊隨朱廣出矣。伏冀天語明諭。令其滌慮洗衷。以仰副特簡。使臣等之言不中。則國之大幸也。抑國家紀綱法度。廢弛殆盡。賴有清議一脈。匡綱紀法度之不逮。今政本之地。動與清議水火。一事也。清議以為是。廟堂心知其是。而必反以為非。一人也。清議以為不賢。廟堂心知其不賢。而必反以為賢。蓋不顛倒則邪正相形。不便已私。故排抑擒縱。識者久為扼腕。不圖今日者。大開混推之途。刻斷糾駁之脈。使言路不禁。而結舌羣小。借公為私。門凶禍而國莫甚於此。緣皇上靜攝日久。近來多為閣臣分過。下之布設已密。機局已成。乃反旁觀晦迹。遇大利害所關。與清議有悖礙者。致皇上自任其事。恩利歸於下。而下又逃壞清議之名。咎過歸於上。而上不覺壞清

滇南文畧

卷三

疏

三

下而。下又逃壞清議之名。咎過歸於上。而上不覺壞清

議之害流傳已久。通國抑鬱。若非皇上破此關頭。臣愚恐太平無日也。臣與言及此。非不知言出無濟。而適以速二臣之用。但不言則壅蔽愈甚。臣心實苦矣。

朝廷與清議為敵。大端有二。一則宰相剛愎而顯悻之剛愎。之臣中聰明之主為最易。一則言官過矯而激成之過矯。之言投任性之君則尤烈。韓魏公諫垣存稿序云。願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旨哉。臺諫之箴銘乎。

滇南文畧卷四目錄

奏疏

明

陳滇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滇民不堪苛政疏

陋撫生事疏

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巡視疏

滇南文畧

卷四

目錄

縣令為民被逮疏

為雲貴補吏部司官疏

言路重地不宜自獨廉恥疏

關便道以利萬世疏代會試舉人楊提等奏

會參魏培疏

請旌揚祖節疏

題復漕臣科臣疏

請討賊自效疏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楊棟朝

周良材

何可及

龍在田

滇南文畧卷四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揆時亮

餘姚翁元圻載青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石屏羅觀恩汝勤校訂

受業 保山陶世臣 河陽謝繪杏 全校

明

奏疏

陳滇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王元翰

臣惟天下大勢猶人一身京師心腹也中原肩背也滇黔手足也手足受病心腹為之不甯焉頃者雲南土酋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先分兩層 岩開隱注 貢金權稅

阿克郎舉突發破州屠邑殺知縣焚會城可謂烈矣而

臣策其無能為也其志在扶復故物擄掠飽即屬去耳

尋甸夷孽大理保等通謀馮險至圍郡城殺指揮刃土

官可謂慘矣而臣策其無能為也其志在效鳳賊所為

以得官耳今據撫臣陳用賓捷報疏官兵甫集賊克即

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藏矣蓋不走江外而走克梯意

者江上有兵截其歸路若腹背受敵一戰授首而大理

保等聞克賊敗遁自必破膽奪氣亦一戰可下此么麼

小醜原無足比數之賊當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其死

命即長驅之日猶一鼓可殲其烏合今一旦猖獗使二

叫不說破
貢金權稅
此文家畜
勢法

至此始漸
漸逼緊
大聲疾呼
痛心疾首

一矢著的

又縮合無
能為

心愈悲而
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請減矣而例更增離心結怨使

百年來生聚樂土倏忽灰燼地方之破壞者不可卒復
生靈之遭戮者不可再生如之何哉近聞臨安徽江新
興普我一帶羣盜蜂起劫掠城市燒掠村屯晉甯與河
西等州縣至土封城門出入幾斷大小凜凜莫必生命
而眾口同詞咸怨參軍張名世謂前河山交趾之役抄
奪土司捆載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而江右與四川
兩省人民被害尤多嗟嗟凡此無辜赤子身為良民既
苦有可驅迫化為賊盜其有真賊盜又為將官庇護反
戮良民此盜之所以日多也臨安一路之賊皆名世一
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由則弊政公行一方皆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二

不祥之氣天日遠遼小民無控訴之門監司上官也嫌
遠多從規避甲科正途也選任竟無一人紀法蕩弛因
循養亂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其最為害者莫如貢
金權稅二者滇池不通舟楫貨物有幾乃大稅之外有
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朝廷得十有司攘五府庫收全
百姓賠半髓骨俱罄追剝無已是以室室空虛人人喜
亂聞會城劫焚之日多乘圍縱火蓋有不盡出於賦首
者故今日大可慮者誠在此不在彼也皇上試思民不
堪稅而後焚探監今探監既焚矣而徵權不罷貢金不
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請減矣而例更增離心結怨使

此段方是
上疏正意

語必透宗

又縮合賊
無能為

由用兵帶
出地志亦
逆知天下
從此多事
矣

王師定滇
實由三路
克捷以此
見聚洲非
空言無補

賊會借為師名即二賊撲滅而虐政不滿滇之為滇未
可知也我皇上富有四海何難捐毫毛之利撤去權稅
并復貢金原額為滇民續殘命乎明詔一布歡聲如雷
此無所驅彼無所借賊必有縛而獻之者若猶冥頑悍
鬪則元氣已固人心不搖更遣一名將提兵搗巢如總
兵劉綎威名素為諸蠻憚服使其將師壓境不出一月
可懸數賊之首於樊街矣若雲南去京萬里往來之途
僅僅黔中一線倘中原稍有緩急則鞭長不及馬腹滇
黔兩省必斷為異域如唐宋故事臣計滇省西有金沙
江可一葦直通四川馬湖東有西粵路由普安至田州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達金陵可以達荆襄計
莫便於此者或以兵與暫歇事定之後亟宜嚴限疏關
勿空為話柄則入滇之道中由黔東由粵西由蜀水由
江四途並進百脈貫穿此梗彼通諸會不剿而自失其
負固之勢矣

元氣人心正本清源之論也兵機地志尤見經濟之
宏至筆之條暢文之樸茂全是胎息戰國策西漢文

滇民不堪苛政疏

王元翰

重頓即以
振起全篇

臣鄉僻處西南。夙稱樂土。承平日久。紀綱頹弛。官貪民
做。虐政堅行。武定之變。絲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
黠如鄭舉。為和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
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扶
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為
滇。尚忍言哉。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
惜也。我皇上深居高拱。不遐棄遠方。出金錢五萬。轉餉
萬里。又念揀焚拯溺。需人至亟。留舊按臣周懋。相點新
撫臣薛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四

此段以用
大臣小作
收束

礦稅賴其苦心。實多。臣等痛一方湯火。禍患迫膚。不敢
以其身在事中。掩其平日惠民之政。若謂以閭代閭。恐
相成相恤。則天威在上。眾論在下。輕朝廷以重桑梓。恐
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綎。臣前疏薦起者。蓋傳聞二
賊連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煩。前所輸金錢。立盡
。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聞書報部科。賊首阿
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鄭舉亦將目下受擒。渠帥既殲。
則脅從易散。將安用劉綎為哉。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
賊之死生未定。料必烏竄獸匿。杳無蹤迹。以臣愚見。只
須留千人設購。攜黨即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養生息。

此段以用
兵論將作
波瀾

大落懸

說明主意
即就時事
層層批駁
搖曳多姿

此段痛切
言之以見
必當與民
休養生息

要言不煩

此所謂行
仁政猶解
倒懸也

取東嚴密

而已。然臣之所憂。不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之商
賈。漢池不通舟楫。買運徵未。百姓包贖。髓骨俱盡。至甘
心。天子使臣投之烈焰中。此而尚堪稅耶。例金額止三
千地之所產。猶不足數。乃因為民請命。反加。千數
年於茲。初猶括瑤銷釧。今則鬻子。市妻。繼之以命。此而
尚能如例耶。臣惟皇上自興礦稅。以來。民間之膏血。無
日不輸之內帑。民間之怨氣。亦無日不積之內帑。亂敗
紛至。揚榮焚。高淮逃。陳增死。梁永幾不免。損國威而辱
君命。使天下萬世。謂皇上英明。執往代。乃多此一事。為
聖德累。雖寶貨邱山。何益哉。現今滇中干戈滿地。骨肉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五

塗野。民不因避稅而成盜。則必懸辦金而附賊。臣謂風
賊縱平。不可云滇無事耳。我皇上聚寶十餘年。理窮勢
極。何不少厭。賭茲亂形。沛然罷權稅。復金額。則滇不見
前日剝削之苦。而惟知今日寬卹之恩。轉危為安。易
也。若嗜財難割。以臣言為迂。恐險遠滇方。易為分裂。安
能惟我魚肉。而不動哉。天下之治。常繇近以及遠。天下
之亂。常繇遠以及近。不可不慮也。

國命係於民。民命係於財。財盡則相率而亡。命
矣。至于亡命。又何事不可為。尋卒以前之暫寄內帑
者。為救患術。用雖盡而無濟於亡。真何益哉。故主崩

之禍烈於瓦解讀先生膏血數語不僅長太息已也

陋撫生事疏

王元翰

國家設巡撫官授以節鉞一方之安危實倚之故必得老成俊偉之人然後可勝遺大投艱之任如遺譏清議顯掛彈章寅緣據位甚且強顏保留地方官員若兩廣總督戴耀福建巡撫徐學聚則奪職留身頑鈍污穢諛宇宙間一大蠹也此外有妄議開疆啟屬國攜貳之志堅意割地貽西南深遠之憂則遼東巡撫趙楫貴州巡撫郭子章其生事誤國臣敢為皇上陳之朝鮮為本朝屬國世稱不侵不叛之臣曩者遭倭殘破廟社邱墟皇上不難勞中國士馬金錢兼其弱而拯其危則國朝之卵翼朝鮮可謂肉骨而生死朝鮮之銜感國朝矢之世世子孫無敢忘耳縱彼國中適有少長嫌疑議立未定朝廷自諭以大義使其處分趙楫何乘此移揭部科欲取而郡縣之乎此語一播則朝鮮君臣惶恐掩屢朝字小之恩解遠人忠順之漸實楫之一揭階之禍也楫敢出此大言以欺人不過見地方兆亂防人識其無能不義不智大詐大欺臣謂趙楫可逮也土舍安堯臣越據鎮雄致蜀撫兵備奉旨歸黔此固知有天威也前征播微功以知府官之待之可謂不薄在子章正宜曉之以天恩誓之以國法割斷了局乃徒陰陽其間二月開臣

青螺作論
往往翻案
破經裂閑
四字固難
免其揭也

見其報堯臣歸。懇請恩授職。疏尾屢千百言。不為安隴
註家諳。則為士婦慮。岑寂。至以千餘夷民重遷為辭。且
曰。目下保無他虞。日後不能無慮。是明為堯臣樹幟。得
隴竊歎。日子章意指若此。堯臣豈肯休乎。乃鎮雄不久
報警矣。五月二十四日。果見蜀撫喬璧星揭。為違旨聚
叛。殺命事。內言安堯臣使渣多等。抄殺鎮雄夷民。逐隴
正名不得承立等因。夫自二月至五月。目下乎非目下
乎。抗旨弄兵。有虞乎無虞乎。伏機于前。而發難于後。且
揚揚幸其言之中也。况子章放肆無忌。尤無人臣禮。其
貪婪負販之行。縱賊戮民之狀。臣姑不毛舉。近見其新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八

著三論。刊印傳京。一日宰相論。陰頌沈一貫。朱廣。一日
秦晉論。末為楚府辯冤。皆以魏媚為主。不知羞耻。而婦
寺一論。尤屬可恨。明指人主當與廷臣隔絕。一切大小
臣工。俱不必接見。惟一意親就宦官官妾。乃相保無事。
病狂喪心。反親近仁賢之案。蓬主上堅臥之心。固宮闈
專房之愛。舞文搖尾。破經裂閑。不顧天下萬世唾罵。臣
謂子章可斬也。伏懇勅下會議。如臣言不當。先斥臣以
謝。二臣如臣言實。中乞將趙楫。郭子章。盡法究治。仍望
亟出詔旨。二道。一論朝鮮。勿為疑懼。朝廷決不用邪言。
論安疆臣兄弟。恪恭保節。不得自取夷滅。庶邊境知朝

廷舉動而帖然無事矣。

指事類情確當平允不得議其矯激也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九

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王元翰

國家之有吏部尚書。厥任至重。自李戴去位。懸缺未補。統均無屬。頃該部以尚書缺請。奉聖旨會推急務。待點尚書。右侍郎來說。其尚書遷再推一二員。弁前推的併寫來看。會推事。但秉公推舉。務在得人。不必推避。欽此。臣仰窺聖意。慎重茲官。欲會推諸臣。矢公矢慎。勿使匪人濫竽。臣忝言官。值此大典。不于未點用前一別白陳之。則朝廷安用三緘之諫。議為哉。兵部尚書蕭大亨。筭樞日久。貪聲大著。以致債帥充斥。武備廢弛。邊事決裂。大可寒心。前內察欵列皆實錄也。猶夜行不已。望蜀日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十

切乎。未有懸車聚溷之身。可儼然列於六卿之首者。而太常少卿申用懋。職方無狀。為科臣徐成楚劾。劾回籍。未幾復補職方。士論譁然不平。說者謂能却苞苴。門稍清楚。然却之京邸。受之吳門。何其巧于受也。近且挾貴無算。用謀深遠。則大亨之貪肆。使國家之神氣素。實用懋之入幕。誤之也。南兵部尚書孫鑛。一味乖張。滿腹兇狠。妖帖一事。既不能彈之于先。又不能善之于後。芟刈良善。慘不忍聞。搖動根本。幾危社稷。良心稍露。多命何辜。况其立論偏邪。制行堅僻。必欲與公論為敵。善類為讐。此而猶聽其親顏而據位乎。未有濫殺召變之人。可

依然立于百僚之上者。而太常少卿唐鶴徵。趨媚莫可。方其諂。傾險莫能喻其毒。鄉評詆其賣友。而致遺書以絕交。公論鄙其縱奴。而投稅監以致富。科道萬國欽王德完。前俱露章。何愧適多年。一旦營復敗甑。說者謂其老諄不足辱白簡。乃名器何物。寅清何秩。可使鴟梟與鸞鳳同鳴也。則孫鑛之酷殺。使國家之元氣傷。實鶴徵之運籌成之也。此二臣者。當論罪奪官。何得與援晉秩乎。然臣于侍郎楊時喬。猶有責望焉。時喬清廉端謹。臣竊服之。曩者。枚卜閣臣。時臣等連章。直指李廷機不堪。變理時喬。以平日交好。竟列其名。以請。等即對人悔恨。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十一

至形之疏云。彼都人士。咸謂數人被論當去。今人言紛紛。至矣。異類仍。則臣之言不幸驗矣。夫冢宰喫緊。不讓閭臣。天下大事。豈堪再誤。敷陳清議。昭事一人。使不得混進而倖點。則時喬報國之忠大矣。不然。平日既與正人。為仇事。權在手。則必中傷。善類國家之禍。尚忍言哉。臣於諸臣無嫌隙。惟採輿論。感時事。非好持人之短長也。

直是兩大扇文字。有韓潮蘇海之勢。結處反振全局。透過一層。尤得力。

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王元翰

臣惟事有利害。勢有緩急。後其急先其緩。規其利不顧其害。則國不舉焉。頃者大工之役。鼎建三殿。與殿門中外。臣民所為。効終事。誠至願也。而臣以為殿門之工。小而易就。况百物具備。所欠者柱梁而已。以分稅之半。與鳩庇之材。不出三十七八年。閒可巍然。樹萬國之觀。瞻誠不容已者也。至於三殿工大。而費不啻十倍於殿門者。如我皇上以礦稅之設。原為大工。慨捐內帑。數百萬金錢。以助工乎。其興也勃然矣。若猶未也。臣竊謂三殿之工。雖二十年。絕口不言可矣。何也。殿工非協濟於各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此段言直省之不能協濟

此以下皆言產木地方之不堪坐派

直省則坐派產木地方。今留都江浙大水。稽天禾苗浸沒。而中州赤地千里。流離滿道。夫此皆財賦隩區。朝廷外府也。被災重大。盜賊叢生。則協濟之不前。可知四川派大木板枋二萬四千六百一根。塊。照往例。該用銀四百萬兩。湖廣派木一萬九千九百七十根。塊。該銀四百二十萬兩。貴州派木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根。塊。該銀一百九萬七千九百一十兩零。大約三省派木。共五萬六千餘根。共銀九百三十萬餘兩。在川省湖省。雖有料價。料銀賦罰事例。積穀與缺官薪俸茶鹽等課。俱議留用。貴州止有先年商人土司。未經交木。應追還官銀四萬

此言礦稅積弊之累

民如是見濟派兩難

此言邊餉尙匱不必再興土木

此亦必驗之言

九千四百兩零總之三省所留所得纔十之一二其餘

七八百萬金。盡欲加派錢糧。併取給於他處之協濟。乃今楚中又以水患告矣。方議賑給。安能取必留十年之

稅銀。可坐得六十萬金也。黔中自供不贍。原無錢糧。可派蜀自遭播役之後。瘡痍未起。凶荒相仍。髓骨俱竭。聞

大縣派木百十餘株。小縣二三十株。大縣加派三四千兩。小縣千餘兩。今就大縣而論。罄所派之銀。尚不足

市大木十株。况其餘乎。即一縣而各縣如是也。即一省而三省如是也。則坐派之不前。又可知。國家有礦稅以

來。天下之財半入大內。半歸羣小。上不在官。下不在民。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百姓僅存者皮骨也。尙可以三殿浩大之工。重累此不堪。協濟與坐派之民。故况九邊兵餉。缺至一百餘萬。舉國恐禍生旦夕。罔知所措。而殿上頂石一顆。計西山轉至長安門外。約用腳價萬五千金。而出土去粗之費。不與焉。是以一頂石不差。可救一鎮乎。四頂石不差。可救四鎮乎。該部議止頂石不轉。誠有見矣。伏乞皇上蚤需明詔。暫停三殿。曉然與天下休養生息。則歡聲雷動。天變可回。不然朝廷之停採不下。有司之追呼不已。恐三殿未必成。楚蜀之閒。騷然多事矣。臣愚感時計事。區區一念。在工言工之懼也。委曲詳盡。經國遠謀。

以三變引
起紆餘而
來

總軍重頓
一篇主腦

肯緊語

雙峰突起
宇扶風霜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王元翰

臣聞變不虛生。亂必有兆。竊見本年以來。災異叠奏。南
詔。衙門則兵變矣。吳楚江浙則水變矣。京師七月一日
地震兩次。地變矣。頃見南部科各上八月十四日晚忽
聞天鳴。如風水相薄聲。如泄水聲。良久方已。直至九月
初二日後始收聲不鳴。二百年來。言未會有。占者曰。臣
強主君憂。百姓勞。况留都為高皇飛龍之地。戊申歲又
洪武改元之始。以地以時。可思可懼。蓋陰盛陽消。小人
盤據。君子屏退。國步危亂之徵也。何也。君子陽類。小人
陰類。陽氣不足。故天鳴。陰氣有餘。故地震。水滂兵連禍
滇南文器 卷四 疏 四

頃宥有致

士氣人心
國家之本
故首先揭
出留三詔
在後非徒
為文體爭
勝也

沉痛

若不指明
勝於申王
諸人則伯
舉為廷狀
矣

中鋒懸腕

而竟處與若霖之必不可去而去。天實有意使從前奸
狀。自若霖而發耳。參政姜士昌入賀。疏刺朱廣李廷機
此忠義所激。廣巧借註籍。使廷機出手。以降三級處矣。
臺臣朱燾申。抹士昌天下直之。乃降罪不已。而票旨扭
解。何以平士氣。范汝梓疏請出講。已久。與部臣鄭振先
直發廢廷機權奸狀。兩不相伴。乃處汝梓黨。附振先疏
中。何以服人心。臣嘗謂皇上御極以來。政本之局屢變。
輔臣新舊代更。大抵意念相左。一時趨附者。未幾褫斥
觸忤者。未幾起還。惟自申時行傳之王錫爵錫爵傳之
沈一貫一貫傳之朱廣。皆臭味契合。或隨言隨處。或隨
滇南文器 卷四 疏 五

慮隨。雖剛復陰忍。彼此各有專用。乃好惡拂人。先後
一揆。即時用一二虛名之士。以塞人口。要不過色厲內
荏之徒而已。陛下三十年作養之人。才一半。掃除於時
行錫爵之手。一半。禁錮於一貫朱廣之手。如鄒元標。顧
憲成。趙南星。錢一本。高攀龍。遂中立。薛敷教等。皆抱經
邦濟世之才。補袞救時之器。使之徜徉山水。國家不得
藉其用。不亦大可惜哉。臣等司開一推起。則賢如于
玉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驥。黃正賓等。反不列名。而肯
名義。陷正人如周元暉。忽焉離奧。深愈致公論不明。善
類喪氣。夫此正人君子。乃天之篤生。憐惜也。皆逐之。

之老之死之傷割天心莫此為甚則天安得而不鳴也
 地安得而不震也水安得而不滂也邊地安得而不犯
 順也朱賡慮此可知燮理明驗矣為今之計直有引身
 退避可以息羣言平眾怒且賡雖媚嫉猶不似賊臣沈
 一貫之殺機慘忍反覆借妖書題目害沈鯉郭正域全
 家為正人君子痛心切骨何定欲踵一貫之賊私狼籍
 而後行哉微獨此也今天下紀法蕩廢兵食空虛兵卿
 蕭大亨賊穢如山鸞爵使鬼視糾彈如鸛雀之過前如
 此巨奸不拔皇上何以詰兵戎左副都詹沂柔若無骨
 儉以濟貪止知說分過錢全匪揚清激濁如此巨蠹不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去

聲大而遠

以二大變
 對三變奇
 警極矣卻
 仍收合三
 變章法細
 密

罪已求言遣使四出問民疾苦庶幾反災為福不然恐
 新舊逐臣決不能見天日國家決不能抹空虛天心決
 不肯悔禍人情決不得甯帖臣故敢以收拾人才為今
 日之第一義也乃臣更有極慮二大變又不在此天地
 洪水邊地焉視官如命笑罵繇人不知止足不知廉恥
 者大小臣工之變也一人言之弗問舉國言之弗問天
 下人言之弗問甚至天告地訴而亦悍然弗問者近日
 主上之變也有主上之變斯臣工之變因之矣有臣工
 之變斯天地洪水邊地之變因之矣故念亂者僉謂挽
 聖意與臣工之變難挽天地洪水邊地之變易也雖然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去

皇上為祖宗守疆宇當全而歸之值此災異頻仍臺省
 敢言之時翻然勃然於一切章奏裁閱批發於一切地
 非邪正決定用舍則一轉移可回諸變而造無疆之慶
 矣夫何難哉

暢所欲言意則拳拳懇懇局則正正奇奇極章奏之
 能事盡臣心所當然若遇賈鼂董陸蘇諸公必引為
 知己

巡視疏

王元翰

本月初六日據稟稱東華門外北六舖至七舖城牆坍塌三十餘丈將六舖寄住答應長隨吳相家人馬尙武房被城倒打死等情臣等驚駭於初七日親到地方踏勘臣惟變不徒生必有所召事天以實不存虛文今自閏六月十日以來陰霾蔽日大雨傾注門闌爲沼秋禾沒溺而長安門外巨浸洪濤城牆稽天家家啼號詢之父老皆以爲目所未見此誠國家二百年僅見異常之大災也五行志曰皇之不極厥罰恆雨書曰肅時雨若又曰王省惟歲總之雨乃陰象陰氣盛而被陽故雨不時而恆若我皇上智勇天錫何難作肅以樹極惟是目前喫緊政務當斷不斷當行不行如撤權稅以暢天和補僚缺以佐天工答章奏以宣天鬱下僉報舖商以消釋天戾人心企望之深卽天心仁愛所在乃其最要者又在嚴忠邪之辨分良佞之品稽之節目之大察之毀譽之隱使忠不溷而爲邪佞不亂而擾良則真憲天聰明披雲睹日天不回祥而反霽者未之有也不然禱祀祈晴一切崇飾浮文臣恐上帝至神無益也

於天人合一之理看得透澈故言之真切乃爾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六

縣令爲民被逮疏

王元翰

臣惟人主御世惟賞罰二柄故賞必當功罰必當辜當功則人知勸善當辜則人知畏威頃者陝西稅監梁永誣奏咸甯知縣滿朝薦刼貢殺人等事致干聖怒逮繫至京中外衙門連疏抹解業數十上皇上豈以諸臣相黨救故概置不報乎臣竊以爲過也夫永奉命權全陝之稅朝薦亦受命牧百里之民我皇上原爲大工不忍加派於民始有礦稅之役是故撫卹百姓者爲忠剝削百姓者非忠奉行朝廷德意者爲忠假借朝廷威靈實自己谿壑者非忠凡永所爲罪狀擢髮難數與高淮陳增楊榮號爲四兇自知惡極生變欲飽載脫身甘心朝薦不誣以刼貢殺人不能動激上怒也朝薦一書生耳筮仕爲郎上有郡守有監司有撫按凡事稟成刼貢何事截殺何罪至冒然爲之耶今西安士民劉恩藻如玉等扶挈哀籲心目爲酸又聞緹騎入秦時萬眾遮遶見朝薦荷械就道哭聲震地絕騎等亦爲之掩面墮淚可知朝薦平日治行必有戀戀於秦父老子弟者豈平日不得罪於小民一旦輒無憚於君父哉永敢於欺罔不知視皇上爲何如主永罪不容誅矣况朝薦繫械至京朝廷偏護之威已伸若朝薦覆盆不獨三秦樂生之心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一

頓喪實刑倒置。所係誠非細故。臣願皇上推伴送梁永
之心。以寬釋朝薦。使之感厲盡職。則徵回稅使爲民保
全。縣令亦爲民百惡歸之梁永。特恩出自一人。於不忍
加派小民之初心。益光昭於天下矣。
外礦稅內厥衛明之敗政也。兩地任內監明之鴟梟
也。毒民剝商於不生甚。且誣官以必死。則無所不至
矣。先生於厥衛僉商內監橫噬情形。歷陳四疏。亦忠
憤淋漓云。

爲雲貴補吏部司官疏

王元翰

臣惟國家用人。惟銓司最重。以銓司乃用人之人也。故
內外齊收。遐邇兼舉。會不以一方一隅見遺者。蓋爲本
地之人。習知本地之才品。借其斟酌而薦之朝廷。然後
下無偏枯之歎。上有公普之利。祖宗規制。所從來矣。雲
南貴州僻處西南。解額雖少。合之每年八十人焉。進士
雖少。合之每科常十名焉。其間文物之漸濡。與山川之
苞孕。豈無精明恪慎之士。堪佐銓敘。而不負天子之任
使者哉。故以雲南吏部。就臣所記憶者。成宏間。則有張
志清。授文選郎。歷官至戶部侍郎者矣。嘉靖間。則有趙
汝濂。授考功郎。歷官至副都御史者矣。張合。授稽勳郎
者矣。正德間。有身都宰輔。兼吏部尚書。出入將相。爲安
攘名弼者。非楊一清其人者耶。我皇上御極初年。位登
冢宰。清品重望。迄今爲士林景服者。又非嚴清其人者
耶。由司官言之。昔何以接踵。今何以絕響。由大臣言之。
既可以爲閣臣冢宰。不可以爲司官乎。此臣之所未解
者也。自萬曆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吏部一本。爲兩廣
雲貴缺司官一員。其時推舉者。會用升李延大二人。是
役也。推舉之人。雖盡出廣東。然題請之語。猶並書雲貴。
臣思侍郎楊思喬清真公慎。此舉必不草草。或者將次

第行之耳。但奉旨至今又幾二年。日月云邁。酒鬱殊深。地方有賢才而見遺朝廷。有缺典而不舉。臣叨言路。不吐一言。梓里亦安用臣為哉。臣敢借箸畫二策。一欲一次舉兩廣。一次舉雲貴。使其更番而有定序。彼之不得如此。猶此之不得攙彼也。一竊聞驗封一司員缺可補。欲於兩廣之外。更為雲貴添設司官一員。誠為至便。不獨無礙於兩廣。且無妨於雲貴也。說者曰。若是雲貴不。太便宜乎。臣以為不然。何也。添設之後。如有人有缺。則推而上請。如有缺無人。則懸而待後。惟以人而就缺。不以缺而就人。此又於添設之中。絕無偏勝之弊者。蓋合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主

東西南北之士。以共事一人。何地皆賢。何地皆不肖。萃耳目手足之力。以同衛元首。何可獨用。何可獨不用。士氣不平。人心不服。所係誠非細故也。伏望勅下該部。從公斟酌。於吏治不無少補矣。

人非習處。無由知其賢不肖。此祁老大夫所以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也。彼見一薦牘。而指為樹黨者。固昧於達視其所舉之義。然一當軸而援引私人。則亦邪正所由分。又不可以不辨也。

源學處卓
準為傑分
疎處紆餘
為妍直是
漢儒託疏

二段筆筆
轉折筆筆
頓宕天然
對峙妙手
空空

欲擒故縱

言路重地。不宜自獨。廉恥疏。

王元翰

臣惟科道為朝廷明目達聰之官。廉恥為士人安身立命之本。故寡廉鮮恥。不過士大夫之罪。而其弊能使國家覆亡。何者。廉恥從良。心而生清。議。廉恥而重。昧良。心。則輕清議。輕清議。則決閉檢士。而至於決閉檢。有何君父分。道而亦何所不為哉。頃者。天地神明。默啓宸斷。忽下考選科道。一時諸臣。發奸指佞。搜廩批根。可謂際不諱之朝。伸敢言之氣。乃其間有吏科給事中。喻安性。四川道御史管橋。其人大可異焉。安性為權門護法。人久知之。乃當朱廣正橫擅之時。特加以廢弛字樣。而沒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主

打之矢。突及中璫。成敬何也。臣豈謂中璫必不可糾哉。蓋糾中璫之心。非也。逐拙而為用巧地。使宮府貫穿。借解嘲以收強援。安性之詞。似正。而其計則太巧。而毒矣。稱璫官無行人。久薄之。乃托詹沂有實受之請。及侍郎楊時喬以驟進見。誦含沙之口。遂中時喬。何也。臣豈謂銓部盡不可駁哉。蓋駁銓部之心。非也。干人而為傾人地。使薰蕕不辨。假建白以圖反射。橋之疏自壯。而其迹亦太章而險矣。此兩人者。亦考選中人也。諸臣痛恨其敗壞。或顯刺而斥名。或力詆而誅心。甚見之交章。列之公疏。臣意兩大具血性。必閉閣恩過。杜門求歸。以聽皇

以提筆作
轉筆

鈍頓熟軟
供盡蒼生

此段文頓
挂淋漓筆

酣墨飽意
則痛哭流
涕長太自
矣

上處分乃今述其所為安性則扯原參諸臣痛詆以自
 雄橋則借二三公惡入疏而求勝悻悻揚揚良心至此
 而喪清議至此而窮矣夫臺諫議論人者也非議論于
 人者也臺諫而被論其輕重非狀止有引身決去以俟
 公論之定若橋而塗面于身橋之中他日何以糾劾奸
 邪安性而強顏于瑣闥之地遇事何以論列國是豈不
 褻臺諫而輕言路也二臣不自惜臣甚為臣衙門惜也
 年來政本鏡頭大臣熟軟臣嘗私語同人曰觀此景象
 異日必有被參而公然不閉門者人以臣言為過然臣
 此言方意數年後驗之不料今日目擊之矣方意大僚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五

中有也不料小臣亦用此法矣方意他曹中為之不料
 言官亦作此備矣嗟嗟無良忍愧衰世頹風今聖明在
 上公論嚴明安用此無忌之輩為哉伏望皇上發下諸
 臣參駁之疏將安性與橋亟為罷斥以為言官不知耻
 之戒則用舍決而仕路清矣若不論是非邪正一概留
 中使諸臣身進言塞國家不得收一人之用雖下考選
 亦何益之有哉

科道為朝廷明目達聰之官廉恥為士人安身立命
 之本臺諫議論人非議論三人皆可作諫垣箴銘

關便道以利萬世疏 代會講舉人 王元翰
 臣等惟利不百不舉害不十不更蓋權利害輕重而為
 行止者也雲南雖僻處西南高帝手關列聖漸濡迄今
 支物聲名形勝貨財稱西南上游雄鎮也乃往來之道
 僅僅黔中一線羊腸鳥道百舍重趼四閱月後始達神
 京兼以貴州一帶盜賊公行虎狼竊發經於其途者莫
 必生命宦於滇中者多規避以去人心灰冷法令疎闊
 至於臣等計借觀光必破家蕩產一遭垂翅難再戒行
 茹苦負痛尤有不堪言者此其不便商賈貽害仕宦流
 毒百姓大非天下為家萬里賓王之景象也查得雲南
 別有新路一條絲廣西府入廣南府絲廣南府徑入西
 粵田州絲田州至富州至三江口可以水道下留都可
 以陸道達湖廣常德不惟寬夷足容九軌且較之走貴
 州者捷近數百里誠為至便也臣等思此途一開有五
 便士大夫往來商賈出入舍險就平舍遠就近其便一
 貢金貢石一切賫奏不必西涉長江東涉嶮嶮其便二
 貴州素乏錢糧賴滇楚蜀三省協濟以故每至入觀年
 分驛遞罷苦不支至移文雲南布政司願開新路如此
 遂開則人多紓新路貴州物力民命大半節省其便三
 苗賊充斥皆垂涎商賈負誠商賈既紓新途自阻絕諸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五

苗窟穴不待剿賊而賊自無盜賊息地方免跟捕賠償而民亦安其便四雲南遠出貴州所以唐末五代有宋皆不與中國相通者爲其止此一路紆迴於萬山中也天下萬一猝有緩急而窺伺之徒以丸泥塞貴筑之阨要雲南自斷爲異域矣如新途開則東道者絲貴州西道者絲西粵聲勢相聯西梗則東通東梗則西通滇可世爲國家藩籬滇存則黔亦可長存一舉而永固兩省土地其便五有此五大便而不卽概行者或者錢穀不敷心志不協故耳不思滇每年協濟貴州不下三四千金那協濟以關新途三年可得萬金又或微加派於通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六

省之錢糧或裁減於永昌開養之兵餉皆可從長設慮以堂堂富有之天下豈難得三四萬金成千萬世之大利哉眾擎易舉一勞永逸何必狃於小費而縮手不爲也臣等身經其苦公見其利敢昧死瀆奏原非爲一身一省之私也

前四便亦就當日形勢而言後一便實爲萬世經理滇黔之要卓識宏議可抵宏山開金沙江書

會參魏瑞疏

楊棟朝

棟朝字夢蒼劍川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南禮科給事中有直聲此疏入觸閣怒削籍歸後起吏科遷光祿寺卿

今日之天下中外亟稱多事矣東北之烽燧不除西南之咽喉復梗而物怪人妖風霾地震種種不祥之狀是天之以亂徵告也無非欲皇上翻然修省以成安攘之治然陛下自登極以來視朝講學起廢用賢堯兢舜業之念誠足以超絕前代而鞭駕後王又何事足修省不意有妖穢不祥之戾氣凝結肘腋如憲臣楊漣所參之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七

道盡奸惡心事文之取勢特佳
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真

魏忠賢者夫忠賢種種罪狀漣疏臚列甚明臣不敢再爲掇拾以瀆天聽獨討忠賢一刑餘微賤小人耳何以仰承皇上之知遇而故愴倦念及之又破格而寵賚之至如此其極也蓋以皇上幼冲之日忠賢以服役之小節効有微勞實非其本心也其希望有今日也久矣然使稍知敬畏邀雨露之涓滴偷狗馬之餘年詎非忠賢不世之奇遇奈何目不識丁腹饒有劍凌假而結客氏以固寵。浸假而布爪牙以恣焰。內而宮禁倚類。惟所生死矣。外而朝廷臣民。盡皆側目矣。至於阻滯老成。禁閉正直。知有一己之喜怒。不知有主上之天下。與祖宗之

這實於虛
頓注入古

眼如炬筆
如椽直是
秦漢文字

錄案

法
處科最合

極類控之
妙

總收映前

法制據其若狷欲逞之狀誠有臣子所不忍言所不敢
為陛下聞者乃忠賢自明之疏曰孤臣懇直而陛下之
慰忠賢也日勤勞績著任事過直又日是欲屏逐左右
使朕孤立於上嗟嗟使忠賢而得為懇直則古之亂臣
賊子皆得以懇直自鳴又使忠賢在陛下左右而始不
為孤立是畜豺狼於几席而置蜂蠆於腹掌間也豈可
不大為寒心耶且其鑿鑿無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留
都藉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搜公帑如龍旗如蠢袋
據所頒式樣工料挾要銀五十六萬貨緣之奸黨仗為
冰山鉅萬之金錢盡入私囊裁減或多則羣小必向而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八

詠曰曾於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
相計曰必急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嚴旨下來夫宮禁
何地也票擬何事也宵小且大言無忌敢於玩弄是陛
下密達之處為忠賢壟斷之所詎可謂無外人之知覺
也今近而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惡璫
魏忠賢者是可予奪生死人也。是得竊票擬之權而大
臣小臣惟所斥逐也。從此而趨趨逐臭者。選非分之求
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邊疆自此日蹙。盜賊自此
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詎非忠賢一人為一世禍。禍作
崇哉。惟祈陛下以楊漣一疏。逐加省覽。勅下法司。嚴加

詢問。並查織造各項錢糧。有無冒破剋減情由。如果情
理未真。則諸臣當伏妄言之罪。如日研究得實。則或誅
或遣。自有聖明英斷。並有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為忠賢
貸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小臣必不分鬻。人情之惶
惑盡消。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世而下。將頌聖天子一番
勇斷。一番振刷。而朝野臣民。且其欣躍於清明之化理
矣。

不必再臚罪狀。總與上之省覽前疏與楊忠列同此
赤膽也。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請旌揚祖節疏

周良材

良材永昌人萬曆丙辰進士官郎中

臣猥以草茅末品蒙恩拔為進士。遭際甚隆。捐糜難報。矧官方之未試。詎私情之敢圖。惟是臣祖母茹苦實深。難以殫述。今臣身叨通籍。而令祖節尚淹。負祖母困頓半生之真操。而辜皇上磨勵一世之雅化。臣幾虛生於天地間也。敢冒昧直陳。伏望皇上試垂聽焉。臣祖母張氏。係永昌府原任賚陽縣教諭張松室女。十六適臣祖周科。惟時臣祖係諸生。肄志舉業。臣祖母荆布操作。鬻女紅以供讀。其中遭回祿之變。更翁姑之喪。拮据辛勤。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良亦苦矣。無何臣祖既於一筭。抑鬱成疾。竟不祿焉。臣祖母時年二十九歲。晝夜號咷。飲食竟不入口。瀆於危者數次。猶以臣父呱呱黃口。死無所歸。乃免從眾論。稍延喘息。族中伯叔。冀圖家貲。惡之。改適言。飾媒誘。甚至形之聲色。以相激觸。臣祖母捨地悲號。聲啞掌腫。以死自誓。竟堅忍操持。撫孤成立。居孀者四十四載。而沒齒蓋七十有四矣。臣父暨叔。孤貧無倚。自立為諸生。以及於臣。得延一版書香。皆臣祖母水漿所貽也。臣伏觀皇上至仁篤親。大孝錫類。則臣區區烏鳥私情。諒皇上所必矜憐。而展遠之者。伏讀大明會典一欵。民間寡婦三

十以前守節至五十以後不改者。許令旌表。又一欵。令後節婦。但係風憲官。覈實到部。雖有病故者。亦惟旌表。欽此。又查得原任戶部郎中王浩。禮部辦事進士潘一柱。俱以祖母苦節陳情。業蒙皇上俞允旌表。臣祖母少而早寡。較與二臣祖母同苦。逝而待旌。又與二臣祖母相符。前有可稽之令。典後有可援之事例。為此輒敢冒昧。哀懇於君父之前也。伏乞勅下禮部。轉行本省。巡按御史查勘。如果臣言不謬。苦節有徵。特賜旌表。則臣燕烏隱念。已伸於報親。而犬馬微忠。得專於報主。而於皇上孝治天下之遐思。維風之大化。亦有裨矣。臣不勝戰栗。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栗哀願待命之至

至性纏綿聲淚迸溢

按疏稱明會典今後節婦但係風憲官覈實到部。雖有病故者亦准旌表。是節婦身故旌表之例。自明已然。我

大清發政施仁。必先獎獨視。明尤盛。乃邊遠士民。不敢請。即請之。而有司必以身故。駭飭甚。哉。奉行德化。非學優而仕者。不能也。蒙化。張登瀛。祖母范守節

四十四年未蒙

旌表迨登遺 舉孝廉乾隆六十年會試留京不忍祖節

之泯具呈 禮部以不由本籍具 題駁飭再呈

再駁至攀尙書與始達復經堂訖再四始批准咨

查經本省巡撫核 題

允旌典撰 胞伯母邵二十六歲稱未亡人哭夫喪明無

嗣守節亦四十年生前以夫死不再嫁為經不欲

沽名却鄉黨請

旌歿後鄉黨間遂以例不得旌為詞湮歿者六十餘年

嘉慶丙辰紀元

詔天下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典撰 親族復有以伯母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邵節言者撰 適在藩垣掌書記案查白鹽井王九

章妻張氏為天守節身故於雍正十一年得

旌於乾隆五十年因援例以告於攝邑侯漢軍吳公繼

善達之郡伯無錫稽公致申 布政使海鹽陳公

雲岩核詳

大中丞萊陽初公願圖具

題報可夫忠孝節義根於心著於艱難之會若人於

此等處尙欲沽名則其所為忠孝節義者亦偽而

不誠然使死忠死孝死節死義之人遂湮歿無聞

亦有司之過也因讀良材疏附識三事以為採風

者告並為吾黨諸君子告焉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題復漕臣科臣疏

何可及

可及字元升。劍川人。萬曆己未進士。歷官太僕寺卿。仍巡浙。離其任。知縣及為御史。巡漕時。皆有惠政。能聲至。巡離。值海嘯。鹽場漂蕩。以狀聞。蠲免二十餘萬。兼題修海防。商民賴之。歷任九載。題請八十餘疏。年四十六。退居林下。事父及繼母。至孝。友愛昆弟。周恤鄉黨。以詩文自娛。崇正。癸酉。大飢。領所儲作糜。賑濟州民。賴以全活者甚眾。當路咸以為典型云。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滇南文畧

慨自逆璫竊用國柄。至殺予奪。惟意欲為兵馬錢糧。一手握定。又遍布其羽翼。散處中外。而在京在邊。幾成兇豎之世界矣。臣適以趨運之役。遭其逆黨。崔文昇。李明道。盤據漕河。恣行威福。魚肉文武將吏。無所不至。臣性懇拙。恥與共事。彼方叱馭至通。臣先疾驅而南。彼方期會於津門。臣先星馳於淮上。從茲恨臣日深。伺臣日密。臣幾自危。人人為臣共危之。然臣惟知殫犬馬之勞。辦米粒之事。躬催八千餘艘。趨至關通。抵通之日。值我皇上撤回二豎之日。十數萬官旗。聞命自天。歡聲若雷。人人俱有性命之慶。如潞河一區。黃童嬉而白叟遊。無不

遂歌巷舞。再生堯舜之世也。臣今謝事。有日。伏蒙皇上

不以臣轉輸罔效。加之罪譴。又命巡鹽兩浙。臣可無言。漕然一時共事道臣。及各縣官。有無辜而遭二豎之冤。抑者。臣既深知。而不一揭其覆盆。以剖白於今日。非所以仰體憐才之聖心。好生之大德。而忠於皇上之職分也。其一為原任天津兵備副使楊廷槐。臣於去歲正月。至天津。料理凍船。催空復載。深得道臣協心之助。祇以強項不屈。見忤於李明道。遂抹殺其生平。誣以門戶。而削奪橫加矣。其一為原任江西崇仁縣知縣崔世召。措据服官。願若能聲。該縣漕米。亦久徵貯水次。祇以免運。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滇南文畧

遼糧不廢。官旗之欲捏稱未完。然六月初旬。已報開行。崔文昇。漫無稽查。輒併糾參。削奪既非其辜。提問禍且未已矣。其一為原任直隸淮安府沐陽縣知縣。今故何大進。該縣漕糧。業經推官秦毓秀。盤驗足數。米之有無。捕和。臣竟未聞。亦未確有証據。祇憑貪弁。展印橫索。素之口羅織成疏。削奪不已。又行提問。致何大進懼禍。叵測。隨畢命於投繯。此又二百數十餘年。漕中未有之變局。未有之奇冤也。當今聖明在御。日月之照。無冤不洗。雨露之濡。無枯不澤。有如三臣。其死者已。齋志沈幽。不能起九原。而肉白骨。被奪者。雖垂首甘廢。猶幸撥雲霧。

而觀青天。臣既爲皇上耳目。又明知局中始末。臣若不
言。無有知而代之言者。臣此時不言。後若有知而代之
言者。臣愈不能解於隱忍。而不忠之罪更大。故不避謝
事已久。終冒昧言之。況道臣楊廷槐。訪冊已經列名。啟
事科亦不違。第據其守正不阿。挺然於惡豎烈焰之日。
無俟咨訪。當速優起。至崔世召何大進。雖止卑微。邑令
而受折有據。處非其辜。奪者子之死者。恤之匪獨昭曠
蕩之皇仁。亦所以信漕之功令也。抑臣因有感於起廢
之宜先。無如諸臣交章所薦者何也。皇上自有起廢之
旨。閱茲四月。時非不久。薦廢幾滿公車。屈指正人君子。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儘自不乏。今各疏俱在御前。某係某所同薦。某係某所
獨薦。用所薦之人。明示汲引之公。因所薦以核其所薦
之人。又杜濫舉之端。其於起廢思過半矣。臣非專言薦
舉而廢咨訪也。蓋訪冊之註雖公。而登之薦。刻尤昭然
與天下共見。銓部持此用人。啓事益爲有據耳。臣今陛
辭。在卽不能與酌議之末。而臣有所知。焉能知而不舉。
如科臣章允儒、陳熙昌、陳良訓、楊棟朝、吳國華、正氣獨
持。錚錚有聲。梧掖臺臣姚應嘉、蔡國用、喻思恂、劉廷佐。
吳之仁、田景新、陳以瑞、風采素著。凜凜不愧柏臺。或以
恥附奸樞。或以力觸逆璫。或以地方波及。或以無端劾

午皆受門戶之橫誣。道逆璫之摧殘者也。其科臣楊棟
朝人知以系忠賢。緹差被處。不知更有留都不拜逆嗣。
乃其被處之故。若一味恬介。從來不解趨炎。臣與科臣
同里。知其平生最真。故特拈出。以附於不避內舉之義。
伏祈皇上省覽。將楊廷槐卽與優起。崔世召酌量議復。
何大進仍恤以原官。併免提問。科臣陳希昌等。乘時擢
用。楊棟朝應卽不拜。祠諸臣。揚其風節。或起以南垣。或
優以北省。統祈勅下。該部施行。

謹惕於盡職。恐負罪於不忠。言官自應如此。要惟本
領足故言之。眞摯乃爾。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請討賊自効疏

龍在田

在田石屏土官舍人以討水西賊安效良等戰功歷官營都司崇禎二年與吾必奎收復烏撒八年流賊犯鳳陽詔徵雲南土兵在田率所部應詔擊賊湖廣河南頗有功擢副總兵十年三月擊擒大盜郭三海十一年九月大破賀一龍李萬慶於雙溝進都督同知明年三月大破賊固始斬首三千五百有奇張獻忠之叛也熊文燦命在田駐穀城過賊東突諸將多忌在田讒言日興及文燦被逮在田亦罷歸還至貴州擊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平叛賊安隴壁十五年夏中原盜益熾在田上疏請挈天兵討賊帝壯之下兵部議寢不行乙酉八月吾必奎叛在田奉沐天波檄會甯州土州祿永命協勦擊擒之未幾沙定洲作亂雲南府明年定洲攻在田不下移攻甯州等陷楮峨在田走大理又明年孫可望等至貴州在田說令攻定洲定洲迄破滅在田歸里卒事載明史

臣以石屏世弁因流氛震陵奮激國難捐貲募精卒九千五百戰象四戰馬二千入楚豫破賊賊不敢窺江北

慶寢滇兵有力焉五載捷二十有八忌口中阻逼臣病歸自臣罷親藩辱名臣辱陷臣妄謂討寇必須南兵蓋諸將所統多烏合遇寇即逃乏餉即謀滇兵萬里長驅家人父子同志非若他軍易潰也且一歲中秋冬氣涼賊得馳騁春夏即入山避暑養銳而出故其氣益盛夫平原戰既不勝山溪又莫敢擾師老財殫蕩平何日滇兵輕走遠跳善搜山臣願整萬眾力掃秦楚豫皖諸寇不滅不止望速給行糧沿途接濟臣誓捐軀報國言而不效甘伏斧鑕

語語樸誠語語激壯事雖未行迹在田前後戰績如

滇南文畧

卷四

疏

三

用之當非僅託空言也

滇南文畧卷五目錄

奏疏

國朝

滇南十議疏

臺灣善後疏

賑濟齊饑疏

懇建南關奏摺

再懇建南關摺

請罷川省勸懲增賦疏

請改土設流當選賢員疏

滇南文畧

卷五

目錄

請除四川省囑匪疏

陳州荒旱疏

議脩聖陵疏

疏通水利疏

孝子宜祀賢良祠疏

乞獎退風忠節疏

應 詔陳時務疏

王弘祚

趙士麟

李發甲

李發甲

李發甲

段 職

張 漢

張 漢

張 漢

張 漢

張 漢

張 漢

傅為訒

傅為訒

滇南文畧卷五

雲南叢書目錄卷五十九

萊陽初願園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兩先生鑒定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義烏樓勳奏對李恭高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保山袁文接聯亮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同纂

條

奏必數月始能上達。迨部覆奉

旨。必數月始能下頒。臣不揣冒昧。據陳管見。惟願天末
士民。俾蚤沐王化。一日地方。蚤受一日之賜。更念
臣鄉。惟臣受

恩獨先沐

恩最厚。而臣鄉之利病疾苦。亦惟臣知之極真。痛癢切

膚。誼難緘默。謹列十款。敬為

皇上陳之。

一重鎮之宜建設也。滇省崇岡巖嶂。漢少夷多。唐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二

鎮以章。舉宋鎮以王全斌。元封梁王。明封黔國。從
來必藉居重馭輕之勢。以收建威消萌之功。況數
年寇氛梗塞。今日

聲教初通。為善後計。宜

簡任重臣駐鎮。以資彈壓。恩威並用。使新服官兵。及諸
土司。不但革面而兼革心。庶一勞永逸。遐荒可享
寧謐之福矣。

一田地之宜清理也。滇省田地。共七萬一千六百六十三
四頃零。其計夏稅秋糧銀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三
兩零。此外鹽課銀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二兩。礦課

商稅魚課牛稅。共銀四萬二千六百兩。正雜二項共

十六萬一千兩。有奇。僅足供本省兵餉官役俸食

科場祭祀驛站等項之用。並無分毫起運。止有貢

金二千五百兩。解京。又屯田一萬一千一百七十

一頃五十四畝。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

二石零。自逆寇盤踞十餘年。開無藝之徵。派每歲

加至十餘倍。遐荒赤子。皮穿見骨。今幸獲覩天日

亟宜清理田地。革除橫徵虐政。庶水火子遺。登衽

席矣。

一八丁之宜稽核也。滇省戶口人丁共二十三萬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

七千四百丁零。共編銀四萬六千四兩零。數年來

老弱者勉供耒耜。少壯者抽補行伍。致令耕田鑿

井之民。日荷干戈。黔粵楚蜀之界。筋骨疲於驅策。

性命懸於鋒鏑。青磷白骨。號雨悲風。今既入版圖

疇非

威朝赤子。宜察其戶口人丁若干。殘缺若干。見存若

千壯丁。可補若干。應納丁銀若干。不致以見丁包

亡後。不致以殘丁任重。徭庶流離轉徙之眾。樂歸

故土矣。

一莊田之宜確察也。前黔國公沐英。世鎮滇省。子

孫相沿將三百年各府置有莊田歲抽租稅名曰籽粒皆係沐府差官自行催收不載有司冊籍值茲地方初定此項錢糧易為奸徒朦匿宜察沐府經管錢糧老成舊員令呈出底冊某處額有庄田每年收籽粒大數勘驗確實轄某府者即責成某府徵解藩司庶銷錄顆粒咸得充兵餉之用矣。一委署之宜慎重也滇省距京甚遠法網原疎每每不肖有司趨利如鶩視民如讐小民疾痛痾瘵置若罔聞今數年來一苦於苛派再苦於抽調翹首循良撫綏不啻救焚拯溺若待部選官員必俟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四

經年始到勢不得不暫資委署宜察其年力精壯正途出身者遴選委用任事之後廉能者題以實授貪暴者立為糾參庶官知法守而民免益深益熱之嗟矣。一人才之宜鼓舞也滇省自罹兵燹士子不親詩書久矣今幸逢聲教之通時不願奮功名之會若將鄉試入學即照新歲名數為額恐遐荒士子方慶荆棘之途開旋嘆薪樵之路狹將何以廣文教而振士風也仍宜照察舊額以示鼓舞俟三科之後酌量裁減庶士心

踴躍歌詠詩書十餘年戎馬之場復變為文明之地矣。一紳士之宜矜宥也滇省地處邊徼山窮水盡一值兵戈阻隔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數年來鄉紳舉貢或為寇用者不過畏逼於虛罔聊為偷生并借以保全父母妻子之性命耳若一概擯棄恐與盛世赦過之令未符宜寬其既往嘉與維新除明朝

宏仁矣。

以貪酷革職逐回不錄外其餘有年力未衰尙堪器使者酌量錄用庶遐荒紳士共仰赦過之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五

一土司之宜安置也滇省土司有土知府知州知縣有宣慰宣撫安撫長官等司名目不一明初開關因投誠有功授官錫土令其自耕而食所納錢糧名曰差發銀較民地甚輕數年來為寇罔所脅遠者派金以養賊兵近者派人力以驅爭鬪土司地方財力交困今既改過投誠自是望恩甚切宜察某土司官職該管地方仍令照舊料理輸納錢糧一切逆寇苛派悉與蠲除庶土司安百姓亦安矣。一新例之宜暫寬也滇省土司種類不一俗尚各

殊有以布纏頭椎髻者。有以繩編髮長披者。投誠之初。心懷疑畏。若一概繩以新制。恐阻向化之誠。除漢人士庶衣帽薙髮。遵照

本朝制度外。其土司暫令各從其舊俗。俟地方大定。然後曉以大義。徐令恪遵。新制庶土司畏威懷德。自凜然共奉同倫同軌之式矣。

一經制之宜詳察也。滇省設有文官衛官。有土官事權各有攸分。職掌不宜相混。聞數年來。逆寇變亂成規。恣意顛倒。有以州縣而改爲郡城者。有將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六

土司而改爲流官者。經制紛更。而體統莫辨。軍民混雜。而賦役不清。今

本朝每事必察會典。規制期於盡善。宜確查舊制。各循職掌。卽有因革損益。俟人心大定之後。再爲斟酌。而更張之。庶官吏有經制之可遵。而軍民知法紀之可守矣。以上十款。卑卑無甚高論。皆關切

唐鑒勅部議覆施行

滇省經制於今大備。土習民風。漸仁摩義。承平百數十年。矣。然開創之初。此疎斷不可少端。簡公之彌承規畫。於斯見一斑云。

臺灣善後疏

竊惟日今

國計之大者。莫過臺灣善後一策。往者羣醜肆逆。海宇沸騰。

皇上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拱

宸陛。蕩滌萬古。溥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千古之盛烈也。而又

睿慮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遠過百王。臣之至愚。何

能仰贊高深萬一。然芻蕘之言。至人擇焉。故不揣固陋。敢披陳之。臣備員通政。有同官今僉都御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七

史臣陳汝器。向久在閩中。臣諮詢之言。臺灣情形甚悉。臺灣乘風揚帆。一日可至。否則越日甚近耳。此地方千里之廣。土著之番人四十餘社。雖所處遠近不同。然皆可漸馴而化也。漢人戶口。則號稱殷庶。厥土膏腴。五穀無不可藝。產佳錫。山林樹木甚蔚。取鹿於野。取魚鹽於海。不可勝紀。誠天區也。夫澎湖一隅耳。明時曾守之。況臺灣之大哉。臣愚以爲宜做廣東瓊州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兩縣。以治其民。設一總兵以鎮臺灣。設一副將以鎮澎湖。以千里所產。供駐防之需。芻蕘糗糧。不

議論賅洽。前包倭寇。後伏海警。皆不能逃。其範圍。

可勝用。卽稍稍協濟。餉亦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減。如明時倭人紅毛。飄突之患。可以建威而豫消。勸農。設學校。數年後。不特休養生息之眾。可埒爲外藩。卽詩書禮樂之化。亦可漸興。而比美於內地。一統無外之宏規。孰大於是。若不籌所以善後。恐承平日久。巨鯨大鯢。復窟於其隙。又煩廟堂之區畫矣。但流官資俸。與直省不同。三年卽與遷。文移之往來。不宜拘以程限遲速。則人人樂赴。且無尾大之慮。如_臣言可採。伏祈皇上睿鑒施行。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八

明晰曉暢。達於從政之言。

賑濟齊饑疏

河陽李發甲

竊照山東六府被災。特重我

皇上宵旰焦勞。勤恤民隱。

手諭在廷大小臣工。卽發帑金百餘萬兩。截留漕米五

十萬石。覆遣八旗官員親赴濟兗東青登萊等府。

按名賑濟。不使失所。

德音一沛。山左之民歡聲雷動。仰見

皇上天地爲心。

睿鑒周詳。不遺纖悉。_臣何敢再瀆

天聽。惟是六府之內。地方千里。正中原腹心襟帶之區。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九

數百萬生靈實爲我

國家之元氣。_臣聞自入夏以來。陰沴異常。麥秋無望。

蓋至槐頭柳莖。水草榆皮。無不攫取爭啖。老弱幼

穉者半爲疰瘡。少壯強勇者乞食他鄉。又聞白晝

通衢已有剽人而奪之金者矣。彼其苟延旦夕之

命。而計緩須臾。無所依賴。不暇顧惜耳。又聞賣妻

鬻子。止博百錢。搗葉磨根。難充一飽。甚有人相殘

食之慘。此情真大。可憫也。凡此赤子。饑餓迫之於

前。死亡繼之於後。卽慈母不能保其子。而謂此童

蚩者能坐以待斃乎哉。_臣又聞山東之民有就食

江南者矣。有就食江西者矣。有就食湖廣者矣。有就食河南直隸者矣。一離井里。皆成餓夫。目無故舊。身鮮分文。日則行乞街市。夜則投宿寺宇。甚至地方不能容留。有驅之曠野。驅之境外者矣。當此顛沛流離。啼饑號寒之際。若不豫為補救。則轉瞬隆冬。凍餒來歲。青黃不接。不填於溝壑。即聚於萑苻。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也。我

皇上至德涵濡。聲靈赫濯。萬無狂逞潢池之事。然從古致治保邦。在於幾先。毋待事後。未雨綢繆之計。不得不鯁鯁過慮也。臣愚以為亟請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十

皇上勅下該部。遍諭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凡遇災民入境。著各該地方官。加意查明。著緊存恤。勉給糧粥。併令安置得所。再有養至來年秋成。送回復業。凡若干名口。從優分別獎勵。則已逃者可望還鄉。待斃者得甦殘息。庶幾上慰

皇上已滿已饑之懷。再如河南湖廣浙江江西山西陝西福建直隸及江南之邳泗盱徐等州縣。間有水旱災傷。經各督撫彙報業蒙

皇上發粟煮賑。蠲免錢糧。各省災民均霑。曠典猶慮其中有逃散就食者。亦宜行令所在官司加

意查明。勉招存養。俱俟來秋。沿途各官捐助路費。送河復業。如此則我

皇上如傷懷抱之仁。得以廣被。無告流移困苦之眾。不致相煽為非。民命存亡。盜賊生息。舉判於此。我國家所以杜絕株萌。培養元氣。億萬年無疆之歷服在是矣。

輯災民以防亂民。經濟之大也。而藹然排惻溢於言下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十一

懇建南閩 奏摺

李發甲

洪惟我

皇上振興文教。八表同風。愛惜人才。一長必錄。是以戶

習詩書。多士蔚起。未有如

今日之盛者也。惟湖南七府二州所屬。距省或一二

千里。或三千餘里不等。每逢三年鄉試之秋。遠隔

入百洞庭之險。又值溽暑炎蒸。暴風陡發。波濤騰

湧。舟楫傾危。歷來應試諸生。屢遭覆溺。自臣三月

任事以來。據各屬貢監生員等。紛紛呈訴。湖廣分

設撫藩。雖與陝西江南相。原無分閩之例。但陝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

西盡屬陸地。江南止隔一江。俱無洞庭之險。湖南

府州縣衛學。多於湖北。額取新生。亦多於湖北。而

湖南赴試入闈者。不滿三千名。湖北將及萬人。祇

緣洞庭危險。風濤不測。以故裹足不前者。十有七

八。情詞激切。籲請具

題分閩。臣查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內。經前撫臣趙

申喬

題請分閩分額。又於五十一年六月內。經前撫臣潘

宗洛再行

題請。俱經部駁。未蒙

俞允。臣何敢復瀆

聖聰。但湖南洞庭險隔。臣昔身經其地。每遇七八月秋

水時。至一派汪洋。士子赴試。實有性命之虞。與陝

西江南水陸無阻者不同。我

皇上好生之德。如天含覆。創千古未有之

盛典。照臨中外。無隱不周。無思不服。湖南士子既皆

踴躍功名。又復畏顧性命。仰祈憐才惜士之

聖恩。各願公捐三年廩膳。科舉盤費。及歲貢旗匾。舉人

會試脚價。各項銀兩。於長沙府設立科場。現有明

藩舊址。地勢寬敞。建造有餘。倘費有不給。各學紳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

士情願按名再捐不費

國帑等情。但事屬分閩

大典。應否繕疏具

題。臣未敢擅便。伏乞

睿裁。批示遵行

絕大興作文亦立言得體

再請改建南闈 奏摺 李發甲

臣查得想建南闈一案前據湖南士子屢陳洞庭

危險籲請分闈臣因關係制科

大典未敢造次陳

題恭即具摺請

旨蒙

皇上御批即當具題臣隨欽遵繕疏具

題今禮部等衙門以科場定例年久不便紛更議覆

奉

旨依議臣何敢冒昧再請以滋罪戾惟是恭逢我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古

皇上振興文教培養人才事事超越千古如鄉試屢經

廣額會試分省取中

萬壽遇旬加科苗獠一體科貢弁兵許應武試以及文

入武闈武入文闈凡茲

曠典亘古所無何嘗拘於定例況湖南士子因洞庭

危險覆溺甚多籲請分闈願共捐三年廩膳等銀

興建貢院不費

國帑此種迫切情狀實出萬不得已更有不忍以定

例拘之者曩年

聖駕巡視河工憫念洪澤湖風濤危險設立救生椿全

詞有體要
所謂官順
而事成也

活無數生靈遐邇感戴今洞庭之險十倍洪澤萬

難立椿惟有分闈一策可以保全士子之性命是

即洪澤湖之救生椿矣

聖恩浩蕩莫大於此乃前撫臣趙申喬具

題於先既格於部議撫臣潘宗洛繼

題於後復格於部議茲臣先奉

俞旨然後具

題仍復格於部議若非洞庭十分危險士子迫切呼

號何至前後三撫臣疊

奏不已伏思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古

堯舜之主在上臣身任地方凡有益於士民有益於

國家者例得備悉入

告今分闈一事上以廣

聖主好生之德下以救士子覆溺之危且於制科

大典倍見昌明若因部議而不再遞下情仰達

天聽則臣負

主恩厥罪滋大除繕疏會

題外臣謹具摺專差恭捧賞

奏伏乞

睿鑒特賜恩允施行 較前摺尤懇摯周密

請罷川省勸懲增賦疏

安甯段 職晴川

題為請酌川省勸懲增賦之議以收實效事竊臣
邊省書生備員言職智識短淺莫能仰贊高深而
感激奮奮於凡事之有關於國計民生者時刻思
維冀得一得之愚以備

聖明採擇今見四川巡撫年羹堯請立勸懲官員之法
以清隱漏以增賦額一疏該撫屢經題請緣督臣
不畫一具題屢次駁回臣因細閱原疏內開四川
錢糧原額一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百兩零今康熙
四十九年現徵錢糧止有二十萬二千三百兩零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夫

僅及原額十分之一民閒視隱田漏賦竟為常事
到任以來令民及時自首已及二萬六千餘兩又
察訪民間之隱佔不自由官借首糧之名需索民
錢以致首報無多宜立勸懲之法五年之內各州
縣增及原額之四五分者准其即陞不及二分停
其陞轉不及一分者降級調用豪釐不增者革職
知府與州縣一例處分等語臣竊以撫臣為川省
錢糧計持籌之念甚殷報効之志甚銳可謂實心
任事矣但其所議勸懲增賦之法似未深思長慮
求其萬全而無弊也夫川省自明季兵燹之後荒

粹然儒者
之言文筆
亦極宏逸

殘已極我

國家平定以來生聚教養數十年地方日有起色然
究竟土廣人稀故錢糧額數雖屢經清查增報而
康熙四十九年現徵錢糧總及原額十分之一即
以撫臣之加意催查增至二萬六千餘兩亦不過
增現糧十分之一爾今議於五年之內增及原額
十分之二是已增現糧一倍也更至原額十分之
四五是又增現糧之三倍四倍也誠恐五年期迫
增報無多縱有賢能之員勢必羅不及分數之奈
處倘有司顧惜考成希圖陞轉或且抑勒首報甚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七

至履畝清查胥吏緣以為奸地方轉滋其擾此亦
事之未可定者伏思我
皇上治登上理凡有與創事宜惟期愛養民生不尙近
功不圖速效今春清查丁口一案特下不必增丁
益賦之
聖諭仰見我
皇上藏富於民至意況川省邊荒之地正宜休養又何
必急於增賦而立勸懲之法耶且撫臣立法之意
專在於清隱漏而未會計及於墾荒田川省田待
開墾人須招集務施以寬大之恩雷其有餘之利

使閭風者欣然於樂土之可適。今若定考成以督責。限分數以催查。則有司只知自便其功名。而不顧民生之利賴。又誰復願耕其野乎。是勸懲之法。未必不有礙於招墾也。愚以為川省錢糧隱漏。不可不清。而勸懲可以不立。只宜嚴飭有司。實心勸首。如紳士里民。有有田無糧。隱匿不報者。查出照律例究擬。倘有不肖官員。借首糧之名。需索民錢。抑或通同隱匿。私與奸民分肥者。撫臣查出。立即參處。則官民皆知所畏。而首報者必眾。至有司清查之法。惟令因地查報。不必拘分數之多寡。隨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六

報隨增不必定取盈之年限。官不急迫以病民。民自鼓舞以就墾。則清隱漏與墾荒田。並行不悖。積以歲年。糧之隱者漸出。田之荒者盡墾。民生日裕。國賦日增。豈但及原額之四五而已哉。將有以收樂利雍熙之實效矣。緣見撫臣勸懲官員之議。未能萬全。而無弊。故敢竭一得之愚。冒昧條奏。如或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條分縷晰。剛不茹而柔不吐。是陳善之良規。亦經國之深計。晴川先生風節於此可見一斑。

正本清源之論

直切中有韻挫無限神情

不獨馭吏粗然

請設流官宜揀賢員疏 石屏張 漢蓋存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閱邸報。見雲南總督張允

奏請猛緬改土設流一案。以猛緬土司奉廷徵骨肉相殘。貪淫兇暴。民不聊生。乞改流官。以避水火也。嗣經部駁。夷情反覆。或非心服。將來恐復叛亂。反致滋擾。該督復

奏。民實不願復設土司。求歸流官管轄為善。亦揣情形。改土設流。亦未為不善也。而竊有所慮者。不慮夷情之反覆。慮將來揀發流官之不良。當揀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九

賢員為撫綏。慎勿揀能員以滋擾也。然而賢員難矣。生長滇陞。稔知雲貴土司殃民。無所不為。乞設流官。夷情所願。然每見初設流官之地。官視夷民為可欺侮。或用漢奸簸弄。往往肆虐。不啻土司。故避水火者。有益深。益熱之恨。致釀禍端。而流官身家亦被慘辱。曩者威遠昭通諸地。會有其事。非盡咎夷民之反覆也。以愚見。凡新改流官之地。請

飭下督撫。務揀賢員。新附之眾。加意拊循。為省其刑。輕其徭。薄其賦。平其訟。無受私賂。顛倒是非。一反土

跌醒

吾後長圖

司之所為。民孰無良。未有無故反覆。自招罪戾者。至於城郭。為立營陣。關塞為設。汛塘加兵。控制兵亦勿令擾民。民亦須時為論導。不許輕信。漢奸惡。憑狡生事。端則萬里之外。樂業安生。懷

聖天子之德化。仰

聖天子之神威。自可久安而長治也。臣謬有所見。妄瀆

聖聰。伏乞

皇上一併飭議施行。臣謹

奏。

滇南土司之禍。撫馭之得失。具載焉。再來滇考誠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

籌邊之龜鑑也。竊見嘉慶己未以來

繪音慎揀良吏。無取能員。萬方百姓無不感泣。月槎侍

御。此疏得為治之要。亦足覘此公經濟云

兩兩對舉
入手已扼
一篇之要
以下如迎
刃而解

請禁四川省囑匪疏

張漢

奏為風聞。匪竊惟治國在於安民。安民在於除暴。語曰。狼莠不除。嘉禾不生。安民之道也。又曰。槎葉不剪。將尋斧柯。則杜漸防微。亦不可不為豫計也。臣聞四川省有暴民一種。綽號囑子。擾害良善。不可勝言。臣曾道過川中。親見其事。近聞為患漸烈。聞有聚黨山中者。四川介在邊陲。地險民悍。尤不可不思患而預防。臣是以鯁鯁過慮。不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按囑子一種。多是福建、廣東、湖廣、陝西、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

籍之人。遞竄入川。結成惡黨。各州縣皆此輩盤踞。大概居無定所。每於州縣趕集之區。占住閒房。時於集上。糾眾行強。酗酒打降。非賭即劫。殺人非槌。即及甚至火人房屋。淫人婦女。常有其事。貧者之民。莫敢誰何。有司亦懼凶強。只圖無事。萬一民不得已。告愬有司。一經緝拏。則此縣逃之他縣。積年累月。不獲到案。無可如何。本地住民。近來亦有附入其黨者。巡撫藩臬諸臣。未必不下檄防範。而奉行不力。未見寧謐。此則四川養癰之大患也。合無仰懇

識論老到
筆亦生辣

皇上。勅下川撫。轉行守令。佐雜嚴察保甲。倘有生事行

兇。令各有司。道緝務獲。正法示眾。株連者。卽行遞解。原籍重者。充配極邊。漸孤其黨。以殺其勢。亦不至勦伐太急。激成事端。嗣是關津隘口。務令弁員嚴加盤詰。亡籍可疑之人。必不許輕入川省。以杜後患。亦綏靖邊方之道也。伏乞

皇上聖裁施行。臣謹

奏。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故亡業貧民趨之若鶩。最易藏垢納污。月榷侍御。此疏可謂深謀遠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

慮後三十餘年。周海蒼司馬。上言。囑匪之害

上爲嘉納。特調福制軍。督川查辦。民困稍蘇。嘉慶丙辰。紀元後。楚北教匪突起。勾結川陝匪徒。肆出搶掠。擾及豫。壞致勞。據仗猶狼奔豕突者數年。比歲來。賊勢漸窮。平定當在旦夕。然所費耗已多月。榷所謂。槎葉不剪。將命。初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請賑河南荒旱疏

張洪

竊惟督撫大臣。司一省之民命。禦災捍患。宣上德而達下情。是其職也。臣聞河南昨歲以來。荒旱之食。被災州縣。官履行捐。稟巡撫雅。該撫只令州縣官設法。各捐養廉。賑濟州縣。頗爲苦難。夫州縣養廉有限。卽全捐亦屬難給。量捐何補。時自河南來者。皆謂今年荒旱。野多餓殍。民皆鬻賣子女。竟成人市。苦更難言。聞河道屢以爲言。而雅。以會報豐收。堅執不行。入奏。是誠何心。揣雅之意。豈謂一經摺奏。塵上憂而費。國帑乎哉。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

皇上至仁如天。愛民猶子。江南水災。不惜數十萬金錢。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河南旱災如此。豈

皇上獨惜金錢。不恤民命。而雅。乃坐視逃亡屯膏。欲怨竊恐養癰成患。寇盜充斥。將來塵

皇上之憂費

皇上之金。尤不可數計。豈封疆大臣。宣上德達下情之道乎。曩者河東總督田文鏡。與藩司陳。在河南時。濟惡殃民。不可勝數。匿災一事。民尤切齒。及至饑民無賴。逃食湖北。湖廣督臣邁柱。忽行摺奏。

世宗憲皇帝初。頗駭疑。及遣人私訪。河南十七州縣皆成

巨津人屋殆盡如此欺君害民之事雅□又尤而效之河南之民何大不幸至此而尤奇者昨聞戶部右侍郎阿里哀御史胡定奉

命湖南審事道過河南雅□星夜出京兼程回任密令州縣嚴飭鄉保不許一饑民當路匿災更爲巧密臣忝備言官有聞必

奏況事關人命尤難顧避嫌怨不敢不冒昧直言伏乞

皇上遣人私訪倘臣悞聽涉虛干罪何辭如果情形是實河南數百萬生靈之眾得撥雲霧而見青天矣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奏

此摺入 附侍御即日奉 召命隨總憲諸城劉公兵部侍郎吉公馳驛前往河南查辦是晚出京直抵陳州勳幣金二千餘金散賑四十餘日回京復命雅巡撫旋奉

上諭解任來京候旨按此可見月桂侍御爲敢言之臣而 高宗純皇帝堯舜斯民不忍一夫失所之心納諫之美尤昭著於天下後世今嘉慶六年夏六月雨澤過多京畿蓋溝橋永定河河水泛溢淹沒民田無數直隸省七十餘州縣皆被水災我

皇上 一閱奏報即派九師四出查勘賑恤普免被災處所錢糧不措銀糧數百萬並將不能先事預防之總督河道等官逮治發往河工効力仰見我皇上聖相承徽恤民實爲千古罕有謹因讀張疏附錄其事如右

天

請脩太昊聖陵疏 張漢

竊惟開天明道首自伏羲臣昨奉 命查賑陳州恭謁聖陵仰瞻規制閎濶荒頽特甚臣退查郡志陵自唐貞觀年始禁樵採建隆初年詔置守陵之戶乾德元年詔三年一享以仲春月祀以

宋末逮元廟宇蕩然無遺矣明洪武初駕幸陳州致祭舊制復新自後屢頽屢脩至流寇復毀康熙

英配祀徽宗政和中增配金提芒二臣禮制以備宋末逮元廟宇蕩然無遺矣明洪武初駕幸陳州致祭舊制復新自後屢頽屢脩至流寇復毀康熙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十二年奉 詔修建經今五十一年年來每遇 國家大慶

詔修歷代帝王陵廟有司率以工用浩繁詭報完好是以因循至今日頽日甚今者幸逢

皇上特詔勅修禮制攸宜而臣不揣庸陋妄抒愚議敢爲

皇上陳之查陵廟左右累列道院歌臺未合帝王之制須查核撤毀勿庸再建致靡金錢至殿宇城垣應准禹陵之制修飾閎麗堅好乃壯觀瞻工成之日

應查六佐配祀且恭請

皇上御製碑御書匾額敬懸正殿行見

宸翰輝光與義畫昭垂萬世真不朽之盛典也臣更有

請者孔子舊稱文宣王自

世祖章皇帝欽定天下學宮皆書至聖先師臣曩謁孔林

見元時所立舊碑尚書文宣舊號於學宮木主未

為畫一碑材亦不堅好臣昨歲六月曾行捐

奏當仍書至聖先師恭請

御鑄鐫刻石上凡一切石鼎石案務修精好未蒙

皇上明訓臣復不揣再行賡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奏

奏伏候

聖裁竊以伏羲開天立極首出之聖皇也孔子道集大

成生民未有之至聖也我

皇上躬承道統先後同揆議禮制度考文無一不當倘

臣言可采

勅賜施行敬聖右文之盛典俱得昌明於

聖世真永垂萬年而不刊也臣謹

奏

堂皇冠冕黼黻隆平之事之文

請疏通江漢水利以濟民生疏 張漢

竊惟王者貴穀重農必先水利水利興則蓄洩有

法旱澇無憂我

皇上念切民依凡水旱時厲

宸慮直隸營田水利正行

勅查妥議以濟民生凡以期於可久也湖廣水利亦

有必待疏通者臣嘗道過湖廣畧聞梗概請為

皇上陳之臣聞楚省交於江漢荆郢實當首衝宅壤最

為窪下計沿河大堤南岸自松滋六百餘里北岸

自當陽七百餘里漢隄江隄共計幾三千里俱係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奏

民築民修其間最險之處若沙洋若高塘難以攷

舉而修築弊端亦難言盡又修築不堅水發即潰

屢潰屢修民力幾何此則人民受累之源也計楚

水大者曰江曰漢曰洞庭三者緩急相濟迭為利

用者也查大江發源岷山出三峽下發陵州約寬

十有餘里洞庭居大江之南方八百里容水無限

湖水倘增一寸不覺其漲江水即可減四五尺昔

人於江上流采穴口下流虎渡口楊林市宋穴調

絃等口各殺江流導入洞庭而復達於江故水勢

寬緩而無患今也僅存虎渡一口江水一發陡高

數丈無路分灣田廬即為巨津此江水為害也漢水自嶓冢導漾東流而下襄陽自安陸府上河寬十有餘里安六府以下至寬不足一里更下漢口其窄益甚船每截流而渡江高漢弱阻遏逆行潛汚諸邑於是數受其災矣查漢水上流有操家口相傳羊祜運糧舊岸隄形尚存其水東流過天門縣入二台大松等湖其湖居天門之東雲夢之西漢川之北應城之南支分潰口派出五通傳為漢水故道眾水通流今白口操家口盡淤水無歸注此漢水為害之源也雍正二年鍾祥縣隄潰如雷迅發西城不浸者三版民無可避田廬蕩然居人云此隄無十年不潰計鍾祥一邑今已九潰矣他如京山潛江天門諸邑地處下流隄若隄潰則如頂灌足耳昔年潛汚士民具呈申訴請以築隄之夫供疏河之役官不允行民無如何為今之計欲平江漢之水必以疏通諸河之口為急務矣查江水支流其下流當先疏者五通口調維口邇而上之當疏宋穴楊林市與調維合流又邇而上當疏虎渡口彌陀寺又邇而上當疏宋穴與虎渡合流再疏北岸之便河郝穴令江水從長湖了

角廟合注則黃潭隄不築而自固又復龐公渡則監城可以無虞疏新隄之口與新潭之淤則江漢之水於是互為取濟矣漢水支流則疏白口操家口而沙洋之一包三險可以無憂疏泗港而潛汚可以無憂疏通順河而潛城復舊可以無憂再疏小里潭竹筒河與天門縣獅子等河而低窪諸邑乃可安堵而無其魚之慮疏河所以為急務也若夫築隄必取土於內地內地日低故河日高河日高則水勢日險患日深是以江漢不疏終非底定之本積淤不濬終失利導之宜此則楚民之隱憂也夫三楚富饒夙甲於天下諺云湖廣熟天下足一歲兩稔吳越亦資之今或稍逢水旱即倉皇無策致居民不免於貧困雖不得盡委之河隄之累然逐年估計既苦派費之繁多潰決無時又慮身家之莫保豈非河隄之為累乎昔年湖南巡撫陳誥洞察楚為澤國阨於江漢甫任即復調絃口隨親詣踏勘江則欲導之使南漢則欲導之使北頗為利濟之宜旋內陞去任未及施行而止臣夙有所聞此其大畧也臣思古者江淮河漢水行地中然後人居乎土其實治水行其所無事也後世詳

於治淮河畧於治江漢故江漢時有汎濫之虞不知楚有洞庭較淮河洩水為便疏河口亦行其所無事也臣因據所見聞不揣冒昧上達宸聰伏乞

皇上

勅行湖廣督撫大吏委員一一詳查倘言屬可行不特全楚久安即武昌新修隄岸費金錢至數十萬者亦借是以永固矣臣謹奏

源源委支分派別是熟悉水經而有利導之用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

者古語云有治法無治人是事雖未必可行然亦具見經濟

請祀孝子賢良祠疏

張漢

竊惟百行莫先於孝國家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雖一介之士能盡孝道必請褒嘉凡以廣孝治也臣所聞雲南昆明縣人已故工部右侍郎許希孔生有孝行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聞希孔方十七歲母病醫不效密剖右股肉和羹進母病尋愈踰歲母病復大作復剖左股肉和羹進之病劇又刺右股血寫疏達天乞以身代病竟不起希孔痛幾絕自是以後中鄉會試以及遷官念父母不見輒涕泣希孔蒙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

皇上天恩由翰林拔至侍郎凡八年亦勤慎盡職纔有祿俸不自私殖即給族黨及親戚寒生初顯時人情所難里人稱之乾隆癸亥冬聞先塋患水請假脩墓奉

特恩給假不開缺事竣即還任不料中途病咯血抵家四日卒卒前一日口授其甥為遺本本成勉掖起敬閱讀至上負

君恩下辜祖德二言泣然一痛而逝臣讀家狀而悲之竊念請恤之時未悉孝行而剖股墓廬亦例不予旌以臣愚見似此忠孝倦倦之臣或

勅入鄉賢長祠春秋祀之俾遠省人士知忠孝人倫之重風俗不無有裨亦仰見我皇上孝治天下之盛心也臣不揣冒昧上達聖聰伏乞

皇上勅下督撫核察施行臣謹奏

集成先生居官勤慎不露鋒棱故民無得而稱聞羅宗丞竹園先生於部科中每見其奏疏嘗稱其能持大體至其純孝微月槎此疏鄉里後進亦不知也蓋其後人式微嗣之有無不可知故泯泯如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

此侍御此疏可謂發微闡幽極矣又疏尾註云後雲督請入鄉賢然則君子亦貴自脩而已又何必求人之知於後世哉

乞獎遐陬忠節補行謚典以勵風教疏

建水傅為謚

臣竊以人臣報國之心不辭險難王者勸忠之典首重易名明季殉節諸臣贈官賜謚者甚多滇南僻壤名節自勵蒙難不屈者亦均得贈謚載入史傳獨有遺漏未獲謚典者臣案得趙謨雲南昆明人天啓丁卯鄉舉性端方有勇力知龍泉縣事值白蓮教倡亂苗蠻乘間竊發謨率勇士勦平之誘擒劇盜安撫流民功多可紀以卓異擢御史屢進謚言崇禎甲申闖賊陷京師謨率家人巷戰罵賊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

不屈俱被殺事載史傳省志臣自幼時即聞父老稱說其忠義大節及平生軼事輒為悲愴感涕想見其為人及筮仕京邸同鄉同官者每考殉難遺蹟共申祭奠追仰風烈臣幸遭逢盛世蒙

皇恩簡拔自詞垣特受言職竊思生爵死謚實獎善表忠之大典而褒死者於前所以勸生者於後也今考趙謨遺事其殺敵致果致命迷志與張巡之嚼齒穿齦顏真卿之握拳透掌英風義烈勢難相似而身後之名未顯竊慮年深日久湮沒不章幸遇

我

皇上旌獎忠良。表揚幽側。千載一時。伏懇

勅下禮臣議覆。錫之彝典。俾遐荒士庶。知忠烈之報。異
世餘榮。既慰忠魂。亦勵臣節。其有神風。教諒非淺
鮮也。

堅潔樸老鏡有餘韻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四

應

詔陳時務疏

傅為訖

竊臣一介孤寒。生長遐方。至愚極陋。忝列詞垣。荷
恩簡擢。授以言職。感激愧厲。夙夜靡寧。近日雨澤稍愆。
致屢

宸念下

詔旁詢仰見

聖主視民如傷。求言若渴。之至意。臣雖無知。敢不殫竭

微忱。庶効千慮之一得乎。我

國家重熙累洽。百姓言昇平之福。幾及百年。休養生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三五

息宜乎家有蓋藏

聖上復時下蠲租賜復之詔。民生其閒。可謂至樂。乃平
時雖見豐亨之象。小有水旱。輒虞匱乏者何也。天
地生財。祇有此數。生齒日繁。爭趨華侈。衣食婚喪。
越禮逾分。廢棄產業者日多。此耗財之一也。生業
既少。漸多游手。聚而賭博。流為盜賊。攘奪剽掠。為
閭閻大患。此耗財之二也。又有惰民。謬附縑黃。及
天主回回等教。不耕不織。取給於民。此耗財之三
也。生者不加多。而耗財者日加甚。求民之無患。貧
不可得也。況益以水旱饑饉。雖多方支補。僅僅救

大氣盤鬱
胎息兩京
不獨洞明
利弊

其旦夕奚足以爲經久計乎。臣不敢遠引唐虞三代。卽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一則吏治蒸蒸。幾致刑措。一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恭儉之徵。仁義之效。果何所設施而致此與。其君臣間早作夜思。必有先定規模。而後從事者矣。

皇上憂勤惕厲。四年於茲。德澤所施。薄海咸被。而民生未厚。民俗未淳。水旱多虞。盜賊滋熾。是蓋有司奉行不力之所致。然臣竊謂規模不先定。故未免難施而寡效也。今爲治之急務。不過數事。臣請爲我皇上條列陳之。一曰去奸民。夫爲政以養民爲先。奸

源南文舉

卷五

疏

三

民不去。良民不可得而養也。

皇上御極以來。首崇寬大。是誠爲政之本。有司奉行不善。以因循姑息爲寬大。

世

宗憲皇帝十三年。整肅之紀綱。漸漸廢弛。至於奸宄

心貪。顯公行。剽竊橫溢。善良被害。夫養民猶養禾也。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殖。奸匪不去。則善類不安。今以姑息養奸爲寬大。何異以滋培稂莠爲養禾。此實不善於用寬。而非寬之爲弊政也。臣願

皇上整肅紀綱。使人人有震動恪恭之心。一洗因循怠玩之習。而行之政令者。必以去奸民爲首。去奸民

必以弭盜賊爲首。弭盜賊必以嚴保甲爲首。今保題奏績者。皆以能行保甲爲實政。而盜賊未清。則是保甲之行。未得其實也。誠能善行保甲。得古人比閭族黨之遺意。如程子爲晉城令。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殘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放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此卽保甲之實政。固不止於弭盜已也。若弭盜之效。尙未能臻。而以爲善行保甲。豈非欺罔之大者乎。臣請

源南文舉

卷五

疏

三

者不次薦擢。以風勵天下。若有怠玩不能舉行。及名爲舉行。而行之不善。反至滋擾。爲閭閻害者。飛章劾奏。以示懲戒。則姑息養奸之習。爲之一變。而寬大之政益彰矣。一曰端風化。

皇上以孝治天下。已端風化之原矣。而民俗未能遽易者。則道之以德。尙未齊之以禮也。夫禮制於未形之前。刑禁於已形之後。今之爲吏者。必至既犯而治之。雖有懲創。亦已晚矣。臣竊謂當如宋之政和。民間禮及朱子知漳州。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民。從宜從俗。各適其便。而無失乎敦本正俗之

意使自生其沛然忠愛之心。其於風俗人心固非小補也。昔張子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月吉名鄉人年高者。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法。此卽端風化之實政也。一日清獄訟。蓋獄訟之繁。理獄訟者繁之也。古者三刺三宥三赦之法。皆定以簡孚。歸於欽恤。近世比例日增。而獄訟日煩。吏緣爲奸。民無定志。每省州縣以上。不下十數大員。皆受民詞。皆理獄訟。小民健訟。鼠牙雀角之爭。縣未斷結。已訟於府。府未審理。又訟之督撫。司道府親

滇南文界

卷五

疏

三

提而縣無權。司道親提而府無權。督撫親提而司道又無權。是以疊相爭勝。不至於督撫之庭不止。愚以爲止訟必清其源。而聽訟當執其要。令民有爭訟者。據實書牘。准則卽與斷理。不准則批還原牘。不服則再控。毋許更端。始終不准。聽持原牘。赴控上司。不持縣牘者。不得告府。不持府牘者。不得控司。違則坐以越訴之罪。果有冤濫。則親訊而直之。原問官坐以枉斷之罪。至於司斷不服。則控之督撫。自非大冤。必係大奸。務嚴加鞫訊。以時題請。不得等諸泛常也。徒罪以上。始聽決於督撫。則

事有統會而不煩矣。一日去冗蠹。天下舞文壞法。竄政害民。未有若吏胥之甚者。天下莫不知之。而不能去也。內自部院。外至州縣。無一不叢弊於吏胥之手。雖有賢能之官。能稍清其流。而終不能清其源者。何也。蓋有官不能無吏。古者庶人在官。下士同祿。府史胥徒。設有定數。漢推擇掾吏。亦有辟除小吏。至爲卿貳者。則胥吏雖微。亦與天家之詔。稱原未嘗以徒隸無恥待之也。後世流品既分。爲吏胥者。不得列清途。刀筆健猾之輩。作姦犯科。而官長或爲持短長。或曲相庇護。至令奸猾之吏

滇南文界

卷五

疏

三

得以成案爲上下。使官長無從致詰。以利害相恐嚇。使小民不敢支吾。及至事發。官吏俱廢。而彼之囊橐以充。又或巧爲避脫。卸罪官長。彼反得趨然事外。無他。上以徒隸無恥視之。彼亦以徒隸無恥自待也。臣之愚竊謂宜做成周府史胥徒下士代耕之制。稍優其食。量擇其人。兼用漢時推擇掾吏之意。使約正里長。每鄉選舉一二人。畧有身家。稍習吏事。定以年限。果有勞績。給赴考選。分限資格。卽爲銓敘。舞弊者。置以重法。斥退者。永不復用。如此則異法自重。州縣之弊。可以稍清。至於部院書

吏得以上下其手者。由官長不習吏事者多也。堂必委司。司必委吏。故吏得絲以爲奸。若司官慎簡。賢能。嫻習吏事。不假手於書吏之彙案。則宿弊自清。又有學習人員。及筆帖式等官。以吏事爲考課。使漸漸習熟。量能授職。則書吏不過奔走執役而已。其弊又不若州縣之難去也。一日申法禁。欲振紀綱。必先法禁。最宜禁者。莫如賭博。游惰之聚。盜賊之囿。實由於此。

世宗憲皇帝嚴加禁止。業有成效。近來法紀稍弛。此風誠恐復熾。當益加禁絕。其類如打降白拉等。皆賭博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四

之曹也。歌闌酒肆。鬪雞走狗。吏胥所役之所聚。皆賭博之地也。是必善行保甲者。始能搜剔而禁絕之。蓋卽奸匪之所伏。不可不嚴行禁緝者也。賭博不除。則盜賊亦不得而盡。此其利弊灼然可知已。至如奇技淫巧。蕩上心。雕文刻鏤。傷農事。爲國計者。自宜禁止。然禁之易。以滋弊。必視上有以化之。則禁乃易行。如漢文帝躬行節儉。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良地之衣。則民風清樸。衣食滋殖。故欲禁奇淫。當自宮禁始。欲禁雕文刻鏤。錦繡繁組。當自織造始。此亦有關風化之原。非徒恭儉之美。流

萬派歸墟
不刊治道

示千古也。蓋風俗侈靡。非一朝一夕之故。民間物力有限。靡衣媮食之費。卽治生養老之資。故導之以五禮。卽當糾之以八刑。使知不孝不弟不嫺不睦之警。則雖欲恣其賭博聲色之娛。亦或有顧養而不暇及者。又當爲鄉飲酒禮。鄉射之舉。使之有所慕樂。而不以讀法講令爲煩苦。所謂王道不遠人情。適協乎禁民爲非之義矣。以上五條。皆坊民正俗之事。奸民去。獄訟清。則民安其生。始得盡力於南畝。明禮教。申禁令。則民知勤儉。始不習爲浮靡游食之徒。去冗蠹。則追呼不擾。而耕桑所出

滇南文畧

卷五

疏

四

始得以仰事俯育。厚生正俗之務。莫切於此。而用人行政。以立萬民之綱紀者。實皆操於皇上之一心。皇上之求直言。至誠至切。雖懸韶設鐸。諒不是過。而臣王奏對會議。往往摸稜兩可。揣摩迎合。卽如禁酒一事。遠近皆知其難行。而議者輒依違其間。迄無定見。微皇上聖明洞鑒。一切罷去。則民間之受累無窮矣。又如關稅減而物價猶昂。則所減或未盡其實。當查順治康熙年間。收納之數。而酌其中。其落地稅已奉

旨查免而徵收如故。必有所附會以網利。至於旗民。屢賜帑金。而生產未裕。必當爲之計長。久使各自謀生業。與齊民雜處無異。則士農工賈皆足爲生。不待賜與而自足矣。夫堯湯水旱。古今常有。而桑林躬禱。至以六事自責。臣願

皇上懋聖敬之心。泯怠荒之漸。則精誠之至。自必上格天心。風雨以時。年穀時若。庶徵之應。必無或爽矣。更願

皇上於奏疏之陳。權度於心。勿徒恃臣工之議。覆以爲去。取實見於事。勿徒爲採取之虛名。而終於廢格。更令在廷諸臣。如翰林部屬等官。各殫忠忱。矢謨

東南

卷五

疏

呈

入告公聽。並觀益廣。明目達聰之用。則制治保邦。萬年鞏固。四海之內。無不被

盛德而頌休聲矣。臣言可否。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涸意發高文。非徒自矜蹇諤者比。

滇南文畧卷六目錄

奏疏劄子

國朝

請減金課疏

務農桑敦氣節疏

條陳征緬事宜疏

子易經是說易有太極是坐兩儀

書經堯典帝曰咨汝羲暨和 八句

周書呂刑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詩經唐風蟋蟀首章 八句

滇南文畧

卷六

目錄

關風七月流火 八章

幽風七月第八章

小雅天保二章菴無不宜 二句

小雅大田三章有渰萋萋 四句

大雅旱麓三章鸞飛戾天 四句

大雅靈臺三章虞業維樑 四句

周頌思文后稷 一章

春秋夏五

春秋六月雨

爾雅釋天第八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滇南文畧卷六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桐城吳詒澧

保山袁文典

國朝

奏疏劄子

奏免金課疏

奏為恭懇

天恩俯免荒課以廣

滇南文畧

卷六

劄子

一

皇上如天好生德同堯舜數年以來

恩給蚤沛普天率土無微不照無弊不除

激歡呼乃臣更有請者竊惟雲南永北府地界金

沙江舊傳明季有淘金人戶每戶金床一架額徵

金一錢五分遞年約徵金十四兩五錢零添平二

兩知府規禮三兩通共徵金一十九兩五錢零遞

來金漸不產從前金人戶久已散亡今間有淘

金之人俱係四方窮民借此餬口去來無常或一

日得一二分或三四日竟無分釐是以額徵之數

不能依例上納倘課頭抽緊淘金者即潛散他方

雲南叢書集部卷六十九

河陽郭 雲自題

保山袁文典 雲自題

蒙化張登瀛 雲自題

楚雄劉世 雲自題

昆明 孫紹謙 雲自題

永北劉 雲自題

有司以正課不敢虛懸督責課頭以淘金人盡散無可著落只得將江東西兩岸之夷獮按戶催徵以完國課間有逃亡一戶又將一戶之課攤入一村相仍積弊苦累無窮况二村夷獮並不淘金乃至賣妻鬻子賠納金課嗟此夷民情何以堪臣生長永北知之最悉近奉

特旨豁免麗江之夷丁課鶴慶之跔丁課六詔編氓恩同再造永北荒金賠累更苦於夷丁跔丁臣躬逢堯舜小民疾苦不敢壅於上聞為此摺實冒昧瀆呈伏祈

滇南文畧

卷六

劄子

二

聖主一視同仁俯賜蠲免則沿江兩岸夷民永戴皇仁於生生世世矣

南中自有金坑寶井久為厲階小民無門控訴得此一奏剴切詳明感

至心以甦民困俾益桑梓不少有關治道之文千載不刊

趙州後學許憲誠

務農桑以厚民生敦氣節以勵官方疏

保山 邵其德

竊惟固天下之根本者民維天下之風俗者官民生不厚雖有教化弗行也官方不整雖有綱紀弗振也自古帝王御世縱極久安長治之模而於斯二端恒殷殷念之者誠以一夫不耕或授之餅一女不織或授之寒而庶司百職之分布於邦國者或有一簞簋不飭廉隅不謹之人即有累於大法小廉之治也周公作七月之詩所以言民事者甚詳而其要總以預衣食為急孟子言王政亦惟諄諄於匹夫匹婦之業豈非以富民足國之道舍農桑更無他術耶周官以六計弊羣吏而事事冠之以廉夫所謂廉者豈惟是潔清自矢如岳武穆所云不要錢而已乎不怵於害不疾於利不屈於威武而中正嚴肅之操卓然自立於舉世委靡之日夫而後可謂之廉也則氣節之說也我

滇南文畧

卷六

劄子

三

國家

列聖相承治隆化洽山陬海澨皆煖衣飽食之人析圭擔爵皆秉德廣心之士洵可謂上媿唐虞遠超三代者矣而我

廉字包得廣認得真發前人所未發

皇上治彌圖治之心猶日孜孜弗釋

諭旨屢頒時以厚民生勵官方為急務臣愚以為開其

源者尤必節其流用其才者必先成其德夫引之

於美利所在而不知取者必非人情農桑者自然

之美利也苟有可耕之土可蠶之地而又加以長

吏勸課之勤人誰弗忻然就者惟是積終歲之勞

獲一朝之利而賦稅取之豪右侵之習俗之奢華

又耗之所獲幾何而堪如斯之剝蝕乎薄征歛懲

兼弁禁侈靡惟在守土者因地制宜為小民籌萬

全之策乃為善耳所謂開其源者尤必節其流也

滇南文畧

卷六

劄子

四

至於內外臣工才具雖有不同德性本無甚異筮
仕之初莫不以古名臣自許迨其既也或奔走於
權要之門而恬然不以為恥或巧肆其貪得之術
而詡然自以為能故往往有以二三之德畧其肆
應之才者豈盡人之無良哉彼見諂諛貪鄙之夫
時登薦牘而正大潔清之士或罹彈章於是舉平
日之所自許者而一旦變易之亦無足深怪矣誠
使為大臣者於屬吏之賢否鑒之明而別之公果
有介然自守之操淡然無營之量即上達宸聰而
不次遷擢之人孰無心而不樂以氣節相高乎臣

故曰用其才者必先成其德也。要之農桑之利。責
在有司。而督撫不得其人。則有司之賢否。未可信
也。氣節之敦。倡於卿尹。而信任或非其人。則卿尹
之舉錯。未可憑也。是在我
皇上之知人善任而已矣。

不肯危言放論。而原其從來。極其流弊。俱見剴切
詳明。按庶吉士無建言之例。此疏當係館課存
藁。因其論議筆力皆佳。故收之。

滇南文畧

卷六

劄子

五

條陳征緬事宜疏

督義周於禮立屏

臣聞滇省莽匪不法。侵擾土司邊界。我

皇上軫念遠黎。

特命大學士楊應琚管理雲貴總督馳驛前往接辦軍

務。

聖謨指畫。雖萬里之外。瞭如目前。最爾小醜。不難剋期

撲滅。惟是臣士著嘗。為元江普洱大道。於苗情

地勢。略有見聞。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臣竊聞制苗之法。要在先散其黨羽。而欲

散其黨羽。要在安插內地苗民。不使竄入賊夥。而

滇南文畧

卷六

劄子

六

後以苗制苗。則事省而易為功。臣訪聞此次莽匪

之起。約六千餘人。其實係莽匪約計一半。此外江

西湖廣及滇地流民。以開礦失業附之者。不下千

餘。近邊獵獲脅從者。亦不下千餘。是賊少而民多

也。臣愚以為必絕其竄入之路。而後脅附之眾。可

以解散。近歲滇省米價少昂。雲南省城每市石一

石。賣大制錢十五千文。合銀十三兩五錢。每倉石

三石。合市石一石。以倉石折算。合銀四兩五錢。臨

安。激江兩府米價少減於會城。然亦不下三兩餘

錢。滇省邊界民少。苗多。苗性輕剽。易動。偶有小災。

及有軍役安插不善。或致滋生事端。當雍正九年

十年間。威遠地方苗人小擾。臣時年十二歲。略有

知識。又熟聞鄉老之言。知當日由威遠同知劉洪

度撫馭失宜。激成事端。其後元江新平。普界內

丁左。魯魁兩山土酋楊昌奉。李本。施文恭等。乘間

竊發。幾兩年始定。今莽匪之起。進兵仍由元普一

路。自元江至普洱。路涉三江。曰小江。曰阿墨江。曰

把邊江。三江瘴毒。二月中旬。以至九月中旬。倍於

常時。惟普洱府城無瘴。由普洱而思茅。由思茅而

普。應以至小猛羊。橄欖壩。九龍江。皆屬瘴鄉。而普

滇南文畧

卷六

劄子

七

箴隘口瘴毒尤甚。是以軍行處必兼調土練。以土

練能悉山險。耐烟瘴也。土練調自近地。實係熟苗

得其心。則可為官軍前導。而失之。或致入賊。非撫

之有道。不能使樂趨事而盡其力。臣愚請

勅下督撫大吏。督率有司。凡米價少昂。及軍役調練之

地。設法撫恤。使內地苗民安插妥協。其奉調土練

並恤其家。使無內顧。然後可盡其力。內地既安。則

江廣流民。及脅附之眾。望風解散。亦可隨宜撫勸

如此。則莽匪窮蹙。而撲滅尤易為力矣。臣荷

天恩。簡用。備員臺省。軍機密勿。何敢以風聞之說。冒昧

演陳惟是臣土著隣近少有見聞不敢不據實奏
奏愚昧之忱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熟諳邊情筆致堅潔

虞尚文畧

卷六

劄子

八

原評
一句道破

見得真勘
得透

原評
的確不易
性理精言
以理生氣
理即生於
氣中他人
見得到亦
說不到

國朝劄子

繫辭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張漢

晉王弼曰夫有必始於无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
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况之太極者也
朱子本義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
太極者其理也

原按太極只是一實理貫而通之一言蔽之矣理本無
名字之曰太極太之為言甚也此理至中至正至精至
粹至神至妙無可復加無可得而形容故強名之曰太
極然則無窮盡無方體者太極也萬物盡天地老超然

虞尚文畧

卷六

劄子

九

猶存再造天地萬物者亦太極也伏羲文王未嘗言太
極孔子創言之邵子所謂畫前之易其即此乎由畫前
之易推之兩儀四象八卦胥出其中矣大傳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即易也所以一陰而一陽者道體
之所為也語道體之極至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
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實無兩體太極不雜於陰陽而亦
不離於陰陽太極生陰生陽是為以理生氣陰陽既生
太極即陰陽而在是理即生於氣中然則萬物一太極
也物物一太極也月印萬川處處皆真之喻最為得之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即指太極而言乎若夫

原評
一。概打通
確是一個
轉到聖人
亦照合
原評
父注無極
之層

原評
如此會悟
誠駁周子
去極圖諸
公真夢謬
也

漢志所謂太極。函三為一。則是以天地人三者為形氣。已具而渾淪未判之物。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亦是。指兩儀未判為渾淪之物。道又別是一空懸之物。已分。道與太極而為二。不知道即太極也。邵子謂道為太極。以流行言之。心為太極。以統會言之。則二而一之矣。雖然太極之理。中庸備之。大本與敦化。太極之全體。達道。與川流。太極之流行。推之至誠之不貳。不測。止至善之。止仁。止敬。止孝。慈。信。皆是。通書云。誠者聖人之本。誠即。太極。善惡即陰陽之義。故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也。至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則是謂無形而有理。猶曰無形而至。

滇南文畧

卷六

劉子

十一

形無方而有方。曰無極者。非有駕空鑿虛之見也。曰無。極而太極。亦豈有疊床架屋之說哉。蓋夫子之言。有者。贊易則至易。易無方體。是以曰有。周子之言。無者。作太。極圖則至太極。太極有朕。兆。是以曰無。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曰。天何言哉。无極之妙。周公孔子已引。而不發矣。易其至矣乎。

融會性理諸書以挾其精。參之莊老與漢志以核其。真層次。剖析理如雪亮。後幅貫串中庸頭頭是道。末。引周孔無聲無臭與無言。尤人所未曾道。原評。認定天地萬物莫非實理所為之旨。故能確鑿言之。

閱大精深豈淺學家所能夢見

滇南文畧

卷六

劉子

十一

得子屬

考据精確

雅勘盡致

昆刀切玉
語語恆心

書經堯典帝日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張漢

臣按史記五帝紀黃帝起消息正閏餘是定時成歲不自唐堯始也至堯而加精密焉故堯元年定四時二年置閏法編日載之大抵古聖人因日之出納以爲一日因月之晦朔以爲一月因日不及天而指二十八宿以誌之以爲一日之所懸爲一度因月與日會必二十九日有奇而分日躔之度以三十度有奇爲一辰於是辰有十二次星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中贏縮

滇南文畧

卷六

荀子

三

進退非人所能深知者已於作說成易推步而觀測之期於敬順乎天而不敢少謬是以命官分職以敬授人時爲大端首命羲和爲至重之事也於是既命仲叔攷星中以定分至必三百六十五日有三時而後天與日會是知天與日會必三百六十五日有三時而後成歲五日三時而乃言六日者見羸故舉羸也而日與月會不過二十九日有奇則積十二月之會不過三百五十四日而止其所餘尙十一日有三時故又命羲和以置閏之法使之朔望必從月而中星必從天補月之不足答天之有餘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使分

時正令善
的是生人
之本

字字皆有
根柢語語
俱能咬破

言考据之
學者當奉
以爲圭臬

定時成歲
總爲釐百
工庶績
起見筆大
如椽不徒
侈陳博麗

至卽有後先而總不越仲冬之內則時定歲成班之百官因時布政平秩平在不失其宜庶民從之東作西成皆明其候而安其事矣臣又按閏字之義正韻說文謂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周禮謂閏月居門中終月也蓋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爲閏數固然也易繫辭所以謂歸奇於朞以象閏五歲再閏而註則云凡閏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畧舉其凡夫歸奇於朞以象閏者奇爲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朞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而成閏也五歲再

滇南文畧

卷六

荀子

三

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也皇極經世曰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年再閏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是則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爲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其閏法黃瑞節及章歲積日圖詳之不能備悉也總而論之修齊治平者爲治之道敬授人時者爲治之法聖人治天下不出此二大端堯典命官首羲和以此以故百工允釐而庶績咸熙也豈爲區區推測之數學耶

博大精深可當注疏

漢文書

卷六

劄子

古

虛舍大意起

嘉字透前字透

更參得活

以經釋經醒快之至

書經周書呂刑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張漢

臣按周書嘉師祥刑之言而嘆王者之於民何其忠厚
辨側之至而仁之不可勝用至於如斯也夫犯罪之人
如物之有豹虎如禾之有稂莠而王者乃謂之嘉師刑
罰之施鋤強誅暴近於不祥之器也而王者乃謂之祥
刑此何以故蓋嘗考之古聖人而得之矣古聖人之於
刑也下車以泣之祝網而出之三宥以却之眚災以赦
之寧失不經得情勿喜以視民為嘉師之故故知迫於
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人性則未嘗不善也焉得不以為

漢南文畧

卷六

劄子

古

嘉乎以弼五教以成三德長王國承天休用之者以馨
香之德而衍無疆之慶則刑又未嘗不以為吉祥穆王
命侯之言孔子所以錄之於書乎夫孔子論治亦謂政
刑之效淺於德禮夫非謂有德禮而政刑即可盡廢也
德維生長辟之春夏而政即載德以行禮維肅殺辟之
秋冬而刑亦準禮以定王者不能廢政刑又以濟夫德
禮之用也治世之大權缺其一其何以行之乎而臣又
聞刑禮兵後世分之而為三古者用之則祇遍於一觀
呂刑曰折民惟刑而必曰伯夷降典有道焉存於其間
矣蓋禮者禁於將然所以杜刑之原惟實直清之訓即

將刑禮兵
之所以通
於一處一
一指點歸
重刑措有
書有筆
再結祥刑
燕晴欲飛

士師惟明克允之本也。而立政篇無誤庶獄之下。又繼以克詰兵戎。又申之以蘇公之敬獄。則知大刑用甲兵。命士明刑。臯陶之祇厥敎者。即可以外制夫苗頑。而有干羽之化。是惟欽恤之仁。以用兵而禁暴戢強。久之五刑可措而不用也。而天下林林而總總者。皆比戶可封之民矣。由是推之。召公聽訟甘棠之下。去後人猶懷其仁。古循吏治獄多陰德。可卜容駟之報。且有致獄中禽鳥來巢之瑞者。胥此道也。是則謂刑為祥也。豈不可哉。嘉字祥字。意義精實。從此體會入微。推勘透徹。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義。均在個中矣。

滇南文畧

卷六

劄子

六

原評 蟋蟀不暑
原評 竊然而來
探思字如
探睡得珠
心靈手敏
原評 蟋蟀不暑
原評 竊然而來
探思字如
探睡得珠
心靈手敏
原評 蟋蟀不暑
原評 竊然而來
探思字如
探睡得珠
心靈手敏

詩經唐風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張漢
臣按是詩。朱子謂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之所。為作也。詩小序則謂是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閱之。反復詩意不甚合。世儒多議朱子刪小序。如此詩豈得謂小序可盡從乎。竊嘗讀詩而想詩人之思焉。夫人之心。惟思為善動者耳。而勞苦之民。多思思則善心生。不必觸物而始動也。而未必不觸物而始動。以彼蟋蟀其網已甚。人之所不經意者也。而里諺有云。促織鳴。懶婦驚。幽風所紀。亦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噫。是皆聞其聲而動其思也。彼唧唧者。豈得謂之惡聲乎。由是推之。記載八蜡。歲終合聚之祭。所謂謹其歲終之用。以為來歲經費之資。賜乃今歲之懷。用鼓來歲東作之興。養終歲之餘力。以舉來歲當為之務。與百姓同其憂。抑與百姓同其樂者。不即同此蟋蟀詩人之意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也。辟諸其弓。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竊於是得牧民之善道矣。嘗試論之。弓久張而不弛。猶斯民之久勸於其事也。久勸則力

滇南文畧

卷六

劄子

七

原言
配合五常
的當引二
事亦切

原評
結飄然

窮矣故不使久張者先王之仁久弛而不張猶斯民之
逸而無事也久逸則志怠矣故不使久逸者先王之義
而臣又於詩好樂勿荒之戒念及良士之瞿瞿見詩人
之智焉燕飲為樂見詩人之禮焉蟋蟀有時燕飲亦必
及是時又見詩人之信之不愆也天生蒸民不具見有
五常之性乎昔者季札觀唐風謂思深而憂遠非令德
之後不能若是印段賦蟋蟀以見志趙武以為保家之
至胥此道也君子誦其詩而有懷焉陶唐氏之遺風猶
在人耳目間也

小中見大天趣機神極開闔動盪之妙

滇南文畧

卷六

劉子

六

總貫全詩
力能扛鼎

提挈有神
牽一髮而
全身皆動

原評
通易道論
奇而法

原評
章章俱以
十月終亦
切

詩經幽風七月流火 八章 張漢

臣按此詩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
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瞍朝夕諷誦以教之所為作也讀
此詩具見星日風氣冰霜之變焉多識鳥獸草木昆蟲
之名焉且知衣服飲食居處男女生人之大欲焉以耕
以織內外男女之職焉于是且見祭祀燕享之有禮焉
養老見孝敬上見忠焉鄭康成又謂殆及公子同歸為
幽風以介眉壽為幽雅萬壽無疆為幽頌三義兼之是
其言詩已廣大而悉備也臣三復詩意廣以大而又復
見其精以微也為此詩者其知易道乎統而論之陽月
稱日陰月稱月一陰一陽之謂道其大端也首章冠以
七月為否卦至三之日為泰四之日泰且大壯又否泰
相循之大端也二章三章亦由七月至蠶月三月當稱
五之日而亦稱以月故兩咏春日以明陽也是此二章
皆由否而泰之義四月純陽當稱六之日而亦稱之日
月是猶十月純陰嫌于無陽亦稱日哉亦陽止也四月
秀萋一章止于十月是由純陽而止于純陰五月斯螽
動股一章止于十月是由一陰而止于純陰六月食鬱
及奠一章止于十月是由二陰而止于純陰九月築場
圃一章止于十月是由五陰而至純陰其于改歲為尤

滇南文畧

卷六

劉子

九

原評
終以萬壽
亦奇

原評
取否義無
人見及
篇中提頓
唱嘆處尤
覺神與理
融

尤高妙

亟由是計及其始播百穀又由陰之陽之義也卒章二
之日鑿冰冲冲是由二陽而純陽又由一陰而純陰至
于十月一歲之中一陰一陽之謂道備見天地大始終
而循環無端至于萬壽之無疆也不具見有此義乎然
而周正建子不始于一之日而先之以七月是太極以
前陰合陽之義而總之以七月名篇意取乎否周公居
東之時所遭者否有不得已於此者作易者其有憂慮
乎然則爲此詩者其亦有憂思乎文中子以幽詩爲變
風而變而不失其常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老成之謀國于是乎有苦心矣仰子謂詩有詩之

滇南文畧

卷六

劉子

三

易此之謂乎于是益信易爲五經之源也

援易斷詩絕無牽強湊合之迹固是學深亦由善悟

情致盎然

原評

實暑對

一筆貫五

原評

忠孝對

文情濃至

幽醴深厚
亦見推波
助瀾

詩經幽風七月第八章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
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
淅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

張漢

臣按七月之末章幽民於農圃飲食之既周而舉祭祀
燕享之禮因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奉羔
酒而祝君壽是何尊君之殷親上之誠藹然有情以相
愛而肅然有禮以相敬也首章于疇發粟烈之日慮無
衣褐之謀思所以備寒矣此章於是日鑿冰納凌以節
陽氣之盛又思所以備暑首章于于起舉趾之日有事

滇南文畧

卷六

劉子

三

南畝野無奧草國無游民矣此章於是日獻羔祭韭有
祀於司寒而又欲其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九月肅
霜欲速畢淅場之功者蓋以吾民怙君之德共思圖報
於萬一也幽民於是聚族而謀曰十月獲稻爲此春酒
以介眉壽所以孝吾老於其家也是月淅場之後獨可
無朋酒羔羊忠吾君於朝乎於是積前爲公子裳爲公
子裘與夫獻豸于公之心至是而悉竭其忠也以彼草
野未嫻稽拜之文以彼懽呼未叶咏歌之節惟有羣躋
堂焉酌而祝之前爲公壽而質而言曰萬壽無疆而已
矣蓋禮始諸飲食斯時之民亦樸而亦文先王先公之

原評
禮樂對

原評
詩畫對
原評
詩中有畫
如在圖中
悠然不盡

禮教於是乎備矣。鄭康成謂公子同歸為邪風春淫介壽為邪雅。朋酒祝壽為邪頌。則夫擊鼓吹邪樂教亦於是其成矣乎。昔者宋儒張栻入侍經筵。奏以七月之詩繪成圖畫。令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令人人皆知衣食之艱難。使不狃習於侈汰。其意良美。由今以思。亦不待夫圖繪也。但取其詩而陳之。慨然想見先王先公之遺民。近者遠者。旋者倪者。秀者麗者。趾相錯者。肩相摩者。而執觥者而執羔者。濟濟公堂之上。萬壽之稱。人人同詞焉。蓋已歷歷如繪。尚宛然在人耳目間也。

漁南文畧

卷六

劉子

三

真令人目不暇賞。後學周順年識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ing faint text.

一篇王意

原評
先注五詩
配仁義禮

智信亦的

擊之忱
曲折而達

詩經小雅天保章。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張漢

鄭康成箋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朱子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

臣按。人臣之於君。頌禱為忠。愛之至。頌不忘規。尤為忠愛之至。竊觀成周之世。君臣交儆。相與有成。令人喟然興歎。而不能已也。彼其時。君燕臣以示慈惠耳。而以其善望之。臣言尤懇至。為歌鹿鳴。示民不佻。冀忠信可以學禮也。為歌四牡。將母來諗。冀篤親可以興仁也。為歌

漁南文畧

卷六

劉子

三

皇華。咨諏咨詢。冀善道可以廣智也。為歌棠棣。俾知兄弟之大義。為歌伐木。俾知朋友之有信也。臣之於君。醉酒而且飽德矣。頌君德者。徒以鋪張揚厲。獻媚貢諛。而卽以為忠愛乎。天保詩人。以故頌禱詳於天授。而必繼之曰。戩穀日登。無不宜。蓋欲天於君。思啟而行。翼之俾成君德。以為受祿之地。如其不假易也。然而罄無不宜。亦良獨難矣。嘗考諸詩。宜君宜王。宜兄宜弟。宜民宜人。宜其家室。宜其家邦。是凡人君出於身。而加於民。發於邇。而見於遠。必無幾微之不合於道。乃曰受祿之不誣。是以天祿取數之多。極之於百。而無少靳也。九如之

原評
九如為箴
義新而詞
古語亦上
情擊亦上
千秋金鑑
蘇之家法
九如箴與
前段五德
遙遙相映
謀篇絕佳

收束典重
餘音繞梁

頌擬諸形容又不可以數計矣臣愚以為九如之頌由
百祿廣之罄無不宜之義當以九如之箴廣之今夫山
之為性宣氣產物願君如之德洽好生也大陸日阜既
高且厚願君如之治致隆平也山脊日岡是為山綱願
君如之四方為綱也大阜曰陵峻極於天願君如之履
高益慎也融而為川濟下流謙願君如之與道為體而
不息也月哉生明上弦就盈願君如之持滿有道也旭
日始旦出地就明願君如之日進無疆也信彼南山億
萬斯年願君如之仁壽以其靜也受命於地松柏獨正
願君如之樹德莫如滋也彼君人者實有可以受祿之
真南文畧 卷六 劄子

地其於祿也天顧不取諸其懷而予之乎易曰視履考
祥其旋元吉履旋即吉祥也書曰嚮用五福有曰好德
德即福也君人者修五事以立皇極之體立八政以成
三德之功乃胥天下而錫之福哉
寓箴規於頌颺情真而語摯博會之工亦似應作如
是解是何等才華

令人想像
不盡
剖析明快
層次說來
便有如此
效驗

詩經小雅大田章有滄斐斐興雨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 張漢

臣按大田諸詩先儒以為闡雅甫田之詩祈甘雨以介
稷黍穀士女且祈報介福于農夫大田之詩祈興雨祁
祁雨公田而及我私且祈報介福于其上成周之世君
民一體所以相賴相報者何其懃擊而無已乎竊讀幽
風七月之詩而既見斯民尊君親上之誠矣曰為公子
裳曰為公子裘曰獻豸于公曰躋彼公堂稱兕觥而祝
萬壽小民之奉公也亦可謂汲汲矣然未有未雨亦見
其急公者今夫公私天下之大分也公爾忘私人臣之
真南文畧 卷六 劄子

純熟西京
賈董乃能
有此樸茂
文字

勤若有神

獨親不獨子也。民且知義也。未有義而後其君。則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當于是感而立應。而民力普存。百穀用登。不取諸其懷而予之乎。昔者孟子論井田。謂周徹兼助。于無可據中求其據。乃引此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則農夫竭其力以助耕。所以別野人也。豈惟以力。卽一祈雨。而尊君親上之心。亦汲汲乎向之。是得道者多助之至。至于如此之順也。抑上有以感之乎。大田詩。人可謂善頌善禱矣。幽雅也。亦可謂之善頌哉。

全力逼接換出好義用情四字的是切實註腳隨卽
瀕南文畧 卷六 劄子 三
撰出順字以見陰陽和風雨時觸發最真非尋常頌禱也故後文隱隱結出一感字 後學周順年識

如印印泥
如犀分水

原評
以各得之
性領起

原評
對焉魚別
入字妙思
妙句

詩經大雅旱麓三章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張漢

臣按是詩小序云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故有是作。朱子則謂君子卽文王連前後數章意推之。亦以咏歌文王之德。為飛魚躍。鄭康成謂焉者鵲類。鳥貪惡者。飛至於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魚躍于淵。喻民得喜所。抱朴子則謂焉在下無力及至乎上。奮身直超。飛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朱子集註王其說謂焉魚順化於天淵各得其所。文王化成於天下。莫測其妙。是以焉

瀕南文畧 卷六 劄子 三
魚與君子飛躍興作人道固有取爾也。鄭康成訓遐為遠。訓作人曰。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之義。朱子則訓遐為何。訓作振作。謂豈弟君子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之意也。今夫人與物之並生於天地也。有各得之性焉。焉吾知其能飛也。而不自飛也。有飛者有飛。飛者魚吾知其能躍也。而不自躍也。有躍者有躍。躍者夫非有所作而致其情也。若夫人則上不在天下不在淵。貌焉中處者也。而有聖人焉。使之而後變。則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由關雎麟趾之意。及於有德有造之流。固皆遵善而不知。而化行俗

原語
妙筆

原評
妙語

原語
頭頭是道

原語
雨打芭蕉
尚遜此脆

原評
又廣又天
又精又微

原評
作陪更切
更工

美人才眾多。即兇宜之野人。亦有干城腹心之譽。則待
 文王而興。亦不失為豪傑之士也。不恍然一鳶飛魚躍
 之象。在其目中乎。乃子思引之以言道。則又曰。言其上
 下察也。為此詩者。其知道乎。竊由程子喫緊為人活潑
 潑地之言。一致思焉。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又有言不盡
 意者。引而不發。躍如也。按子思引詩。言文王之德之純
 即天之所以不已。然則飛于天者。不獨鳶。可以悟覆物
 之道。躍于淵者。不獨魚。可以悟載物之道。且豈弟君子
 作人。尤出於壽考。久道而化成。又可以悟成物之道。如
 此者。豈必見而章動。而變而為而成乎哉。於是想文王

漢南文畧

卷六

劉子

三

之德之純。正浩浩其天淵。淵其淵也。中庸言至誠所以
 專舉一文王乎。抑聞詩人之於君。有頌有規。旱麓之詩
 戾于天而躍于淵。王國之克生。王心之所以寧也。參以
 小雅鶴鳴之章。間於天而潛于淵者。詩人之誨王欲求
 賢于未仕也。亦欲儀刑文王以作人哉。
 參破機關觸處皆成妙諦。想下筆時亦具有鳶飛魚
 躍之樂。
 後學周順年識

詩經大雅靈臺章。簾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
 於樂辟靡。
 張漢

毛公傳曰。水旋耶如壁曰辟靡。所以節觀者也。鄭元
 箋注。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
 倫理乎。鼓與鐘。於喜樂乎。諸在辟靡中者。言感於中
 和之至也。朱子注曰。辟壁通。靡澤也。辟靡。天子之學
 大射行禮之處。旋即如壁之說。蓋本之毛公云。詩又
 曰。錫京辟靡。張子以為靈臺辟靡。文王之學。錫京辟
 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故朱子曰。此言
 武王徙居錫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再攷禮記

漢南文畧

卷六

劉子

三

王制。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頌宮。鄭元箋曰。尊卑異名
 辟明也。靡和也。天子於此學。明禮義。和道德。使斯民
 明達而和諧。頌之言班。所以班政教。言諸侯於此學
 中。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民淫。又為一解。一
 曰。辟靡員如壁。實以水。內如覆盆。外如偃蓋。頌宮半
 無水。夏天子重屋。諸侯宗廟。殷天子廟。諸侯世室。故
 魯頌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為諸侯之學。朱子注曰。此
 飲於頌宮。而頌禱之辭也。孝經鉤命訣。天子臨辟靡。
 親割牲以尊三老。五經通義。謂天子立辟靡。所以行
 禮樂。宣教化。導教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

乾隆四十
九年。詔
於園子監
築倫堂前
作辟雍園
橋五十年
春上臨幸
命大學士
司成講經
義百官諸

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
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頌宮。頌者判也。白虎通亦謂天
子立辟廡。行禮樂。宣德化。辟者象壁。圓法天。雍。壅也。
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又曰辟。積也。積天下之道德。
壅天下之殘賊。是說或近鑿焉。桓譚新論。謂王者作
圓池。如壁形。實水其中。以圓雍之名曰辟雍。言其上
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則說亦與毛
鄭同。班彪奏曰。大學明堂辟廡者。禮樂之府。詩書之
林也。大哉辟廡。其制由來舊矣。
臣按。今園子監。在京城之良隅。元至元六年。勅建。明洪
武改北平郡學。永樂都北京。改園子監。俱未建置辟廡。
臣觀天下郡縣學。皆有泮池。園子監獨無辟廡。園橋謂
何。况釋奠祭茅菜。以蘋蘩告誠。鄭元注。菜即芹藻之屬。
正合魯頌薄采之義。義同學校者。不可不講。我朝崇
儒重道。敬事聖人。可謂極至矣。今復詔大成殿。蓋
易黃甃。敬聖之典。復何遺議。而臣伏觀。皇上嗣位以
來。百政具舉。無不酌古準今。躋三代而出。漢唐之上。臣
愚以為辟廡。先王之制。於義亦當復古。如或臣言可采。
乞詔下集議。於學宮前。規形濬鑿。用以象教化之流
行。俾圓橋者。有所感發而矜式。亦人文化成之一端也。

滇南文畧

卷六

劄子

三

原評
的當明析
體大思精

詩經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民莫匪爾
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張漢
臣聞之。萬物本乎天者也。人本乎祖者也。王者冬至祭
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者也。
人成形於父者也。王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
成物之時也。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
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
曲。故於季秋之月。復有大享之禮。天即帝也。郊曰天。所
以尊之也。故配以后稷。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
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也。故配以文王。文王親也。配文
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而
郊祀者古禮。而明堂則周制。是為周公以義而起之禮。
以今攷之。思文之詩。尊后稷以配天之樂章也。我將之
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章也。顧或者曰。文
王之德之純。故頌以文。后稷亦頌之以文。此何以故。曰
稷固大文之始也。稷播五穀。必五穀熟而民人育。乃能
以敬敷乎五教。是后稷之文。裁成而輔相。物開而務成。
非經天緯地之大文乎。攷成周之時。武有功而文有德。
故其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而溯肇周之始。宗有德

滇南文畧

卷六

劄子

三

能算則大
夏大之至
也則夏聲
與訓夏為
中國義原
和通

而祖有功故其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有周世
德之作求于以成一代尙文之治即以衍卜年八百之
祥皆稷有以啟之乎抑攷之傳曰金奏肆夏樊過渠所
以享元侯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
名渠即周禮文九夏之三呂叔玉則謂肆夏時邁也樊
過執競也渠即思文也故鄭康成箋夏為樂樂之屬有
九歌大夏者稱夏是則肆于時夏是陳其功而歌之陳
常于時夏是陳其久常之功而歌之左傳所云此之謂
夏聲者也而朱子訓夏為中國是為正義今誦詩者遵
朱子之說云

滇南文畧

卷六

劉子

三

層層搜剔字字起枝總由筆妙也

原評
一句握要

勒得透徹

原評
應慎字
一句開後
半篇文字

春秋夏五 桓公十有四年

張漢

臣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甚矣夫史之當慎也
夫人即聰明勝古人亦何必與古人爭勝况聰明又不
逮古人乃以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者妄出
臆見以增之是雖補亡訂誤欲成信史以釋後世之疑
而反不足取後世之信使後世不得見古人之真則亦
未聞聖人之訓也即如春秋桓公十有四年書曰夏五
豈非經之疑有闕文者乎夫以時冠月聖人所以因時
而建正也乃夏而僅繼之以五不成其月也以數冠月
聖人所以計次而加閏也乃五而不繼以月又併不成

滇南文畧

卷六

劉子

三

乎數也在夫子以作者之聖當述者之明亦何難援筆
而增益之使人灼然盡釋乎其疑而不留人以擬議而
子於闕文而因之以存疑此何為乎蓋天下事有吾見
聞所不逮者書闕有間不必今人之是而古人之非古
人所不必增與不能增者則亦聽其為斷簡而必不可
妄增之以亂聖經而欺後世豈非所以致慎乎臣於是
推之五經語孟以及羣書其闕疑者正不可勝數也按
詩書儀禮間有逸文春秋禮記及孟子荀子所引之詞
亦有小異者孟子有中外十一篇今存中篇七篇逸外
篇四篇王允荀子引其語今不可考矣經有補闕文者

無此一香
推波助瀾
直是作夏
五帖括矣

源評
攪歸夏五
仍以孔子
語結

禮經闕樂記房庶以亡樂記而補之不以列於經詩闕
笙詩六章東晉補白華亦不列於詩周禮闕冬官河間
獻王以考工記補之或以為冬官不止考工之事且以
于先王之典罪之余壽翁輩采五官中有合冬官者補
之或以裂章句垂舊典譏之即朱子補大學致知傳董
槐葉夢鼎輩謂還知止物有本末二節次子曰聽訟節
即致知傳朱子多此一補也欲以補經或以失經之真
矣若夫尚書有古文今文汲冢之分論語有齊論魯論
古論語大學有古本石經孝經有古文今文開有同異
如此之類不知書亡於秦火之後而有異同乎抑自秦
源南文畧 卷六 劄子 語

原評
語奇而法
層層扼要
君民兩三
者舉成一
串精思曲
筆善達其
意以下迎
勿而解矣

春秋六月雨 僖公三年 張漢
臣按雨者百穀之天也雨所以生百穀者也百穀者百
姓之天也穀所以生百姓者也君心者百穀之天百姓
之天也君心所以生百穀以生百姓者也惟人君有恤
民之心故肅時雨若上應天和百姓乃有生生之象洪
範天人之際其應捷於影響春秋之美魯僖公其以是
乎攷春秋于僖公二年書冬十月不雨穀梁傳以為不
雨者勤雨也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明君之恤民也
三年書春王正月不雨傳以為不雨者勤雨也書夏四
月不雨傳以為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
源南文畧 卷六 劄子 語

原評
語亦備二
句傾起下
雙承

原評
旁引無不
照合

原評
歸到僖公
一旬束住

雨也。推之說命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詩美郇伯則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史稱孔子相魯三月，不禁而止。不令而行，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而莫不興起，以雨為澤，無非此意。即霸佐管子謂五政得時，春雨乃來，術士所言天早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早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早求諸政，政清而俗阜，言亦可取焉。無非恤民之意也。是皆春秋所以美魯僖公之義歟。

以經解經語必透宗詞無弗達其純粹處可擬董江都天人三策

滇南文畧

卷六

劉子

三

妙悟

恰當

爾雅釋天第八：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涇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張漢

臣按：天干地支古有歲名，伏義定四時，又起於甲寅。尚書載堯以來皆用甲乙子丑之屬。紀歲爾雅所註歲陽歲名，又別相傳爾雅作自周公列於十三經。說文註其

滇南文畧

卷六

劉子

三

義與甲乙名義有合者，闕有不合者。嘗以甲乙之義推之，按甲曰闕逢，又闕逢又焉逢。淮南子以為鋒芒欲出，擁遏未通之謂蓬蓬者，盛貌也。乙曰旃蒙，又端蒙。臣謂端緒也，物生必蒙，即草莽鴻蒙之義。旃字無解，以為音近端而誤。臣謂旃旗曲柄，用以旃表士眾，即表著其蒙昧之義。又乙如曲柄，亦可象形會意也。丙曰柔兆，又游兆。徐廣以為游桃。臣謂柔與游皆水之性，丙火盛而水肇於此，即陽根於陰。五月一陰生之義。舊注謂火為言委聚也，陽在上，萬物垂枝，故曰柔兆。臣謂柔與游同，桃即兆字之誤也。丁曰疆圉，又疆梧。梧讀語謂強壯也。

圍垂也。守圍在外垂也。臣聖者也。亦初固吾國之義。故月
 在丁亦曰圍。謂之梧亦。魁梧壯大之義。當讀音戊曰
 著雍爾雅注著讀卓。臣謂五行惟土可居。任故人稱曰
 土著。土性和平。人任之而雍和也。己曰屠維。又祝犁。月
 令注己之爲言起也。又已止也。臣謂屠與祝皆斷也。維
 與犁皆連結也。斷其連結。即己字之義。有謂己爲著雍
 戊爲屠維。或以字相似而誤也。庚曰上章。又商橫。臣謂
 庚爲西位。昧谷曰入處。上章者日復東上而明也。曰商
 者西方之音。橫者橫於西對乎東。庚庚橫。漢文帝大
 橫庚庚之兆。即此義也。辛曰重光。辛亦解新昧谷曰入
 漢南文舉

卷六

劉子

義

原評 的解
 原評 的解
 原評 的解
 原評 的解
 原評 的解

謂三月夫主夫有執之之義。徐緩也。夫而又緩。中和之
 氣也。已曰大荒落。姚察云。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
 也。臣按已釋名。已始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是荒始而
 落終也。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即其葉牂牂之義。未
 日協洽。又汁洽。汁即協字。李巡云。陰陽化生。萬物合
 也。申曰涇灘。又汭灘。又苒漢。孫炎云。萬物吐秀。輕柔之
 貌。非也。臣按申屬七月。天地否。天一生水。水爲水之君也。
 不應天爲難。難者。又莫不之。非身其皆水內也。漢者
 水之氣。雲漢明則不雨。天又不應地也。酉曰作噩。李巡
 云。萬物皆落。枝葉之貌。非也。臣謂噩訓嚴肅。周文噩噩
 漢南文舉

卷六

劉子

義

昔人注釋不一間有強解者想上古必有意義今以臆解之或亦無舛錯存以質之達者自記謹按歲時一一配合字字細緻有此妙解其義乃定邵陽歐陽道遠識

自漢以後爾雅有注唐列之於十三經後世因舉業習帖括惟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爲先務並五經亦不講矣遑論爾雅月槎先生再入詞垣晉侍御爲經史劄子進呈並序經學纂要而再三致意於經以應試存亦以應試亡思深哉何其憂之遠也歷觀各劄子中時有君家千秋金鑑錄遺意此篇則專主解經所

漢書文畧

卷六

劄子

四

解與近世卻二雲學士所著爾雅正意多合然不應獨訓釋天一則其卽所謂經學纂要乎抑另有其書乎考先生著述甚富以無力授梓多散失其家惟存醫硯堂駢體集唐刻本揆既購求得詩集選刻其一卷今又得其文集十八卷於石屏州嘉慶辛酉選士鄧吉士均簡家因亟爲依類選刻並誌數語此篇後以見先生表章經學之功爲尤大且以明均簡收藏之功亦不可沒云

滇南文畧卷六終

滇南文畧卷七目錄

劄子

國朝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月令君子齋戒 八句

禮運吾得夏時焉

郊特牲郊之祭也 五句

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四句

性理正蒙太和篇鳳凰儀 二句

滇南文畧

卷七

目錄

一

通鑑綱目黃帝世紀命大撓作甲子

帝命伶倫取竹制十二箛別十二律

資治通鑑董仲舒勉強學問 四句

綱目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綱目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綱目立石經於太學門外

通鑑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通鑑唐柳公權心正則筆正

續通鑑宋朱子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等韻摺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滇南文畧卷七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兩先生鑒定

南康盧元偉西津評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國朝

劄子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

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

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滇南文畧

卷七

劄子

一

按古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為三墳。墳大也。言大道也。

三墳者。山氣形也。鄭樵曰。伏羲本山墳。作易曰連山。大

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神農本氣墳

作易曰歸藏。其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

氣。黃帝本形墳。作易曰乾坤。其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

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入之。為六十四。此書漢以後

無傳矣。書所自出。杜子春注周禮曰。連山伏羲歸藏黃

帝。鄭元易贊及易論。又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

易。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歸

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雖有此釋。然

德清葛世英孫溥參訂

保山袁文典鑒時亮

蒙化張登瀛題

昆明武祖壇學齋校訂

石屏鄭吉士均簡

蒙化姚鳳鳴岐山同校

張漢

亦無所據。先儒無取焉。攷帝王世紀曰：庖羲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神農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漢書又曰：重易六爻作卦，下篇孔子為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入更三聖代，歷三古，周易正義則云：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辭，說與帝王世紀不同。周禮三易之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非文王始重卦可知。伏羲已重卦，名尚未備，僅有八卦之名。朱子於乾卦下本文云：三奇之卦名之曰乾，是以八純卦之名為伏羲所命。至屯卦

漢南文畧 卷七 劉子 二

下無說而於繫傳稱名則以為卦名，是以六十四卦之名為文王所命也。又按世譜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知周易稱周易取岐陽地名，文王作易時猶是殷世，故題周別於殷所演易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因代以題周也。先儒兼取鄭說云：即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羨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無以異也。臣又按古歸藏今存六十四卦名，又缺其四，與周易不同，如需作溥，小畜作毒，畜大畜作毒，畜艮作狼，震作盞，升作禰，剝作僕，損作員。

咸作誠，坎作榮，謙作兼，遜作遂，蠱作蜀，解作蒌，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奘之類，不知何義，或者隋劉炫偽造連山，薛正註歸藏亦出偽造，有此名目，而鄭樵信之以為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十五策，周易四十九策，數異而理無異，馬貴與則皆之以歸藏，漢志不載連山，隋志不載，劉氏偽作北史，已明言之矣。而明楊慎又據桓譚新論謂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則漢後二書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亦未可盡信也。三易之名，臣嘗以臆斷之，連山首艮，山取艮，連山即兼山之義，歸藏首坤，即坤以藏之之義，首艮或謂

漢南文畧 卷七 劉子 三

無父子不知是取人生於少男之義，尊陽抑陰，故不言少父而言少男，首坤或謂無君臣，不知無極之前陰含陽，母孕長男為復，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即此義，易則合日月二字為字，以象陰陽，易緯乾鑿度謂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易者其德，變易者其氣，不易者其位也。朱子正義尚言交易變易，崔觀劉貞簡並用三義，是則易者易也，音為難，易之音義為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質也。考証羣書得其異同，故隨筆所到，無不著然以解。

渾括簡老

欲抑故揚
頓跌有致

醒極趣極

序次井然
若網在綱
有條不紊

接軸緊

禮記曲禮上曲禮曰毋不敬。張漢

臣按禮記傳聞孔子既歿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而存之或錄舊禮之儀文或錄變禮之所自或兼記夫體履或雜序夫得失編而錄之為記也漢世河間獻王得之劉向序之戴德戴聖馬融鄭康成之徒遞有傳授互增刪之至宋儒則以大學中庸尤精粹升於四書次論語乃以三千三百毋不敬之一言足以蔽之故以曲禮為記冠然則禮者敬而已矣冠以敬者其深達夫禮之本乎雖然未明夫禮之序也記冠曲禮先其小者次檀弓次王制次月令以下多雜錯而失序不謂有眷而有真南文畧

卷七

荀子

四

中三段閱
深肅括無
此種手筆
不可以解

此種按法
純乎史漢

經禮曲禮
雖然各當

綱先目後
凡書皆當
如此看而
況於禮
獨出見解
亦存心得
非同穿鑿
取求嚴重

起禮運次焉推禮行於事禮器次焉驗樂所以成樂記

次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經解次哀公問次燕居問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或疑經解儒行非孔子之言緇衣為公孫尼子撰亦不必泥也爾乃設為祀典次郊特牲次祭義祭統大傳施於慎終次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詳矣君子嘗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深衣投壺男女冠笄昏姻所有事也則次冠義昏義推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凡此合之為經禮分別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合之為曲禮綱真南文畧

卷七

荀子

五

先而目後記不已秩然有序而不亂乎臣亦嘗博採經籍所言如孝經說禮器中庸春秋說禮說漢書藝文志皆稱三百而後三千故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賢人履之周禮重本故宗伯序五禮吉禮為上儀禮為末故先冠昏而後喪祭以此義準之然則曲禮不必冠其前可也聖人之經非小儒敢妄議亦非小儒敢妄更然而參考舊聞或有意義為修禮者存其說焉極力翻駁妙在援經為例使人無容置喙至其序次井井綱目秩然所謂讀書能得要領者

一錢見血

微斯可入
却是監題
之廣

明晰

原音
歸到十一
月
精理名言

分醒論

禮記月令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甯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張漢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會陰陽而生者。當裕其生生之用。則當養其始生之幾。復卦陽之始生也。天生於子在亨之半。是太極以前陰氣含陽。在一陽未生之初。故十月嫌於無陽。稱曰陽月。於七日來復。天地之心始見。君子尤加謹焉。月令著十一月。君子齋戒以安其性。處必掩身。身欲甯。去聲。色禁嗜慾。以安其形。所以謹心身之事也。又曰事欲靜。謹官府之事。必如其兢兢者。以待陰陽之所定也。而臣嘗謂夫古人之言養也。易有之。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齋以洗心。戒以防患。無時而不然也。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擾爾精。無使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伊訓則戒三風十愆。秦醫和則謂天有六氣。淫生六疾。至於政事。書亦謂臨下以簡。非必十一月然也。然而順時令以戒謹。於十一月尤慎。是月也。天氣至。此而翕閉。不大翕閉。不能大發生。是雖鱗者介者羽者。毛者蠕者。俛者皆知潛淵。墜戶以蟄。待啓為陰陽之爭。恐戕生也。况僕虫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乎。易曰。先生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及月令塗闕。廷審。

漢南文畧

卷七

劉子

六

待陰陽之所定也。而臣嘗謂夫古人之言養也。易有之。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齋以洗心。戒以防患。無時而不然也。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擾爾精。無使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伊訓則戒三風十愆。秦醫和則謂天有六氣。淫生六疾。至於政事。書亦謂臨下以簡。非必十一月然也。然而順時令以戒謹。於十一月尤慎。是月也。天氣至。此而翕閉。不大翕閉。不能大發生。是雖鱗者介者羽者。毛者蠕者。俛者皆知潛淵。墜戶以蟄。待啓為陰陽之爭。恐戕生也。况僕虫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乎。易曰。先生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及月令塗闕。廷審。

原評
應上一束
二岩

原評
抑陰扶陽
亦分晰明

原評
又一岩

吹葭六管
動飛灰古
人制作原
有精義

門閭謹房室。省婦事。築園圃。以助天地之閉塞。此所以養微陽之初動。而不使妄動。乃以裕初生之幾也。或曰。君子之為此。將勿細聰掩明。守寂致虛。為清淨無為之學乎。此又不然。曰。動極而靜。靜極而復動。君子慎動之道也。姤以五陽遇一陰。故齋戒以待寡陰之所成。復以五陰遇一陽。故齋戒以待陰陽之所定。其道同。然而特寡陰者。恐陰之成。所以抑陰。待陰陽之所定者。求陽之成。所以扶陽。故冬至賀而夏至不賀。必有其道矣。而易及樂春秋說。則謂冬至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夏至亦然。鄭註以為疑與止聲之說相反。臣愚

漢南文畧

卷七

劉子

七

以為不相反也。聲音屬陽者也。黃鐘為八十四調之首。仲冬氣至。則應所以宣養六氣與九德。故聲以宣陽氣。使之寢壯。所謂金以聲之也。夏至子與午。應作樂助陽氣。以陰勝。故有五之舉。若君子止聲色。所以養一身之形性。故養微陽與微陰。皆戒之二者亦並行而不悖也。夫何疑耶。直切了當。語語透宗。

禮記禮運吾得夏時焉

張漢

鄭元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

已伏下文之根

可見賈生莫是王佐之才

錢案

一語斷盡

夏后因之商建丑周建子寅丑子應日右旋示不相沿也秦旋而建亥地支之尾倒之為首漢初猶尤而效之賈誼上策易正朔最為特識文帝不用漢武太初乃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兒寬議建寅為歲首綱目特美之是知孔子觀夏道得夏時者取時之正與令之善也厥後曹魏改建丑者二年偽武周改建子者十一年唐

真南文畧

卷七

劄子

八

肅宗改建丑者一年皆不久而復至今沿而不變幾及千年然而三正之建議者互殊漢孔安國鄭康成謂周并改時與月程伊川朝安國謂改月耳時未改也蔡九峯謂時與月俱未改特以子月為正朔之旦元儒吳伯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遷吳淵穎汪克寬諸子多駁之以漢儒為是蓋斷之春秋也因是知時月商不改於夏周盡改之矣不然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昭公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冬至乃在正月二月乎孟獻子謂正月日南至可以有事上帝可驗之禮經者也且謂周不改時月則春秋書昭公七年四月之事當在二月昭公書三

應上不相沿講得沉

春秋紀事而不遵周正是先無王矣何貴於作乎

真南文畧

卷七

劄子

九

十一年十二月之事當在十月聖經說矣桓公八年十月雨雪成公元年二月無水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又何必特舉以紀異乎易臨卦八月程子注為建未孟子七八月之間早朱子注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以為夏九月十月是說得之然春秋用周正晉紀事又有用夏正者左傳紀僖公四年十二月之事經則書五年春書九年十一月之事經則書十年正月晉書十年冬之事經則書十一年春想傳或援晉史經則必用周正也劉知幾乃謂諸國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抑又非矣大抵周用十一月紀正而日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易正示不相沿雖改子建而巡狩燕嘗猶用夏正蓋布政不遠月令特易乎朔以新此一理謂以夏時冠明月曆矣此一王之統孔子春秋書春王正月即改正自周授時自夏之謂至於詩經正月繁霜是夏四月純陽為正非屬正朔之旦毛鄭朱子皆注建巳之月若二月初吉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六月棲棲又以夏正言之殆見之詩歌可通用夏正春秋紀事必遵周正也然則周官仲春逆暑仲秋逆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之文亦迭用之義不必以周禮晚出為附會之書也然臣反覆詩意正月即注建子月霜太繁亦可憂二

見地分明
言之鑿鑿

以照應收
束作餘波
了無痕迹

月即注建丑下二章日月方除亦歲除之候四月維夏
周正以為孟夏六月徂暑即注建巳亦往而之暑之時
亦豈不可通乎載觀夏書息棄三正之言蔡氏亦謂子
丑寅送建唐虞以前亦有之邪風創國偏方亦有十月
改歲之說是一之日二之日逆行時王之制十月改歲
者邪人之候其後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周正
時與月俱改洵無疑矣即以後世觀之曹魏叡改元景
初建丑以三月為夏四月武后改元天授建子以十一
月為正月俱未聞不改月也何獨疑於周耶

考據詳明論古有識

滇南文畧

卷七

劉子

十

以周禮為
主

可見禮必
緣情而制

古今通義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
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張漢

臣按郊祀始虞書肆類於上帝后土統之分祀天地見
周禮秦祀白帝漢祀黑帝漢文用新垣平之言祀渭陽
五帝三代之禮失矣漢武定三歲一郊郊名本於周然
亦用方士之說也漢成帝定南北郊亦未復郊祀配祖
之禮光武置郊兆於雒陽合祀天地配以高祖唐宋因
之宋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時蘇軾主合祀劉
安世主分祀詔從分祀然亦三歲一郊祭疏則怠矣明
太祖仿周禮分祀後以風雨不時改合祀郊以正月嘉
靖大禴祀典用夏言議復遵周禮是時廷議何斷斷然
多歧也按禮記郊迎長日之至程子以冬至為氣之始
說本周禮易說三王之郊一本夏正建寅月迎長日者
以建卯晝夜分而長日至非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郊用
辛以陽氣新用事是說得之鄭康成闢其說謂冬至郊
是魯禮三王郊皆夏正魯不得郊天故以建子郊示先
有事之義說亦非也又謂周冬至郊以建子為歲首無
迎一陽之義夫建子非迎陽然則建卯迎長日日已長
又何待迎耶攷虞書肆類於上帝以受終值上日故祭
告若巡岳柴非盡正月周四月庚戌柴望時值武成故

滇南文畧

卷七

劉子

二

經緯史
探驪得珠

引証天然

見理透徹
故侃侃而
談旁若無

原評
更醒

原評
叔向一語
甚是

通篇如老
吏斷獄絕
不涉一影
響絲於有
有成竹故
紛紛聚訟
不難一掃

祭告亦非定四月柴也說者又謂周正建子故冬至郊

今用夏正則地先天食於禮不可夫一陰一陽循還無

端天開於子得不以冬至郊且今孟春先祈穀於上帝

正董仲舒郊必正月上辛先百神而最居先之義先後

之序固在也或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不得專屬

陰說又拘矣禮記社祭土主陰氣君南鄉於牖下義取

答陰且南郊就陽位未兼以陰屬天也若夫冬凍夏隔

困於躬祀之說陋而不足辨矣至明太祖改合祀謂事

天地如父母禮當合牢而食未達尊無二上之義也天

地氣自交泰尊卑定以乾坤地不與天匹故王者父天

母地但稱天子受天命知天必特祀而尊地專社祭地

亦伸其尊矣郊主日配月月且不日匹况地之於天乎

袁黃又曰昊天有成命是祀天地之詩知爲合祭攷國

語叔向謂是詩祀成王未有祀天地而頌君德者朱子

遵之小序故不必泥也至謂虞書武成柴望並舉殆虞

方受命禮未詳定周初軍興變禮之說爲通至若霍韜

小人無一至於此

詆分祀因詆周禮爲劉歆王莽瀆亂不經之書則侮聖

言矣玉通以周禮爲王道之極韓愈以爲文王周公之

漢南文畧

卷七

制子

三

而空

義正詞嚴

漢南文畧

卷七

制子

三

原評
從樂籠起

原評
入舞

柳絮迴風
無此旖旎

原評
前言因風
而歌因歌
感風此言
德化即南
風引孔子
尤有據
原評
又開泛言
風更轉南
風轉解阜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張漢

臣按音生人心者也。樂者音之所由生。感於物而後動。樂者天地之和也。大樂與天地同和。而道亦與其政通。竊嘗遐想中天。企懷帝治。彼其君。擣弦而理。南面而立。十二州之上。維時薰風自南。以詩言志。乃拳拳致念於下民。且以爲吾民而親之也。解民愠。如惡已惡。阜民財。如好己好。以愛心感者。音如其和。以柔乎而聞樂。可以知其政。治世之音。又如是其安。以樂也。竊嘗推之。舜之登。爲是歌也。其因南風而爲是音乎。抑因感乎南風。

淇水文集

卷七

劄子

古

而風如其薰以時乎。殆因風而爲是音耳。然而大樂與天地同和。韶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鳳獸且以儀以舞。而謂聖時風若詎不感而即應於擣弦之餘乎。噫。此聖人志壹之動氣也。其諸先天而天弗違者耶。又聞之孔子曰。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爲音也。如寒暑風雨之動物。然則謂舜德化之披拂。即南風可也。不更會於無聲之先乎哉。今夫風之爲物。無有形者也。在易巽爲風。柔而善入。無形而有形。形之用。黃帝風經則曰。風者天地之使也。又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禮說則謂風萌也。足養物而成功。以故王者順八風。

原評

以下引風
汎汎不窮

而皆挽合
解阜爲重
不脫本旨

歸重民上
立言得體

層層收繳
餘音鏗爾
冷然而善

行八政以當八卦。而風不鳴條。即聖人在位之徵。又况南風爲長養之風也。尤切解阜之意乎。由是以推。詩有雅頌。首之以風。亦取風以動之之義。彼太史采之以觀列國之政。被諸筦絃。以爲移風易俗之徵。此物此志也。師曠吹南風。且知不競。况上而神聖如舜者耶。三代以來。因風以賦卷阿。覺有虞之遺風。猶在成周之宇宙。自是以還。楚王之賦雄風。漢高帝之歌大風。漢武帝之歌秋風。謂風之變可也。風斯下矣。亦曾致意於下民否耶。至於韶樂。紹堯而作。以教胄子。又以外賞諸侯。彼功德之極隆。足以集衆樂之大成。而帝巡四岳。八伯八音四

淇水文集

卷七

劄子

五

會下胥貢樂而上以韶賞之。賞必德盛而教尊。而五穀時熟者。不猶然解愠阜財之心乎。若夫韶遺在齊。齊君一既發而徵。招角招之音作。不失爲民爲事之意。君子謂泱泱大國。風猶競也。况緼瑟歌風之聖人耶。聞樂知政。老嫗能解妙。從風字得。聞繪山繪遠。繪水繪深。讀之。猶令人神往。帝世後學。周順年識。

原評
和字爲骨

考據精核

原評
渾合自然

實能詮出

所以非演
空腔
一面闡發
一面照應
眼如炬筆
如椽
原評
志氣二字
有証據
有遺音
原評
以氣一動
志陪鳳凰

正蒙太和篇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張漢

臣按樂者天地之和也樂至盡善盡美則與天地同其和以和召和至靈之物應焉籥韶九成所以致鳳凰之來儀也宋儒張載以爲志一動氣之應理固然歟而臣竊攷鳳凰之爲物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天下之物之至文者也鳳凰之爲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天下之德音非猶凡鳥之音也然而其來也必應夫大樂此何以故蓋仁近於樂而鳳凰於鳥則爲仁鳥也樂屬乎陽而鳳凰則陽之精也相求者以同氣故

漢南文畧

卷七

劉子

六

相應者其以同聲乎然而鳳凰之來載在史冊者亦數數見矣說者謂三皇之世至於庭三代之世至於門周室則至於其澤德彌饒則至彌遠德彌精則至彌近其至也亦視乎君德而分而總之以和召和非宇宙有太和之象亦不能無因而至前孔子有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此物此志也天人相與其際甚微夫固在乎擊石拊石五音未奏之先矣因是論之黃帝聽鳳鳴爲律本少昊因鳳至爲歷正成王感鳳至爲琴曲是則氣一動志之應也帝學作六誡而鳳下舞虞舜奏九韶而鳳來儀則志一動氣之驗也由是以推伏義觀龍馬而畫卦

原評
又推四靈
等無非是
此理

到底不懈
章法渾成

獲神龍爲龍書未宣氏與蒼頡帝堯俱因靈龜作龜書神禹因龜文敘九疇亦氣一動志之應也而孔子春秋成而狩獲麟孝經成而虹化王又豈非志一動氣之驗耶聖人作則大順有徵彼在郊椒者在官沼者四靈皆可以爲畜也以和召和之應豈不信哉

精理爲文秀腴成采

恰是聖人德盛化神之應驗視漢世之言符瑞者不啻霄壤矣

漢南文畧

卷七

劉子

七

通鑑綱目黃帝世紀命大撓作甲子 張漢
臣按上古歲名甲乙之屬字亦有解解亦有未詳者嘗
以意釋之亦自有義甲字說文謂物剖甲而出 臣謂口
為四方象地形中南北為直東西為橫其下一直生萬
物之根本在底下也乙前漢律志奮輒於乙乙屈物生
輒輒又物蕃屈有節欲出也 臣謂春神句芒乙象句芒
之形又乙為鼠二月來應乙之義丙 臣謂屬火炳著之
義下壯也強也說文夏時萬物皆丁實又丁蓋尾象形
借為歲名戊茂也巳月令注巳為言起也說文巳中宮
也象萬物閉藏謂形庚更也陰氣更萬物也辛者萬物

滇南文畧

卷七

劉子

六

之辛生金味所以生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陰始
戌時而秋壬說文謂壬位北方也史記律書壬之為言
在也言陽氣任養萬物之下也前漢律歷志懷妊於壬
癸正韻癸者歸也於時為冬方在北五行屬水史記律
書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前漢律歷志陳揆
於癸說文本作癸象水流入四方之形爾雅月在癸日
極亦此義子說文滋也華也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
以為稱也 臣謂子屬水天一生水故天開於子丑說文
紐也萬物厄紐未敢出壬癸東至牽牛陽氣牽引萬物
而出牛者冒也地雖凍能引萬物而生牛耕植萬物者

以初祖為
証據函蓋
一切

從生物言
獨見其大

也子引丑故從牛丑象子初生舉手 臣謂天子地丑天
地交可生物矣故物字從牛從勿勿月字陰也猶男女
交而生子則女也陰也舊說物惟牛大故從牛物豈無
更大於牛乎寅說文物始生蠃然也寅韻也本作寅徐
錯曰蠃擯斥之意又正月陽氣上銳而出於寅日所擯
也 臣按寅字上象人首與肩下象人足中田象人
腹如甲未生之象正應正月其體而含生人生於寅也
韻同贖人膠蓋也舊解不牽強乎卯晉書樂志茂也又
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
屬兔曰明視兔吐也明月之精望月而生辰萬物之蜚

滇南文畧

卷七

劉子

九

然也音振振美於辰軫物大而軫軫然 臣按東方震當
作振巳律書言陰氣盡也四月陽氣出陰氣已藏萬物
皆藏文章故巳為蛇象形前漢律書振美於辰巳盛於
巳釋名巳也始出有所為畢巳復還而八也陰中陽故
萬物見於巳巳者物畢起也巳音讀矣為正午陰陽交
故曰午愕布於午十母為丙午得陽氣著明也午物滿
長衰於未未說文味也六月百果滋味已具果老於未
象形未木重垂枝之形前漢律歷志謂未味也味曖於
未日中則昃向幽昧也申爾雅釋名申萬物皆成其身
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史記律書七月律中夷則言陰

勝開陰闔
理亦宜然

氣用事申賊萬物。謂申中從日中一直由上申下如
日下伸也。酉南呂陽氣旅入藏為酉。酉物老收斂也。說
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徐錯曰就成熟也。又廣
韻飽也老也。時則訓云仲秋之月招權於酉。釋名酉秀
也。萬物皆成也。按卯為春門萬物已出故卯字中開酉
為秋門萬物已入故卯字上閉酉者閉門之象也。戊說
文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氣入地五行土生於
戊盛於戊。戊從戊中一橫可會意也。亥該也該闕於亥
陽雜陰氣藏寒也為萬物作種也。謂草曰芟木曰核
皆此意。八初生日孩子。以由亥及子也。故亥又曰仰壯
滇南文畧

卷七

劉子

子

於子云。
象形會意曲引旁泰妙能渾合自然是解鈴好手
據理注釋不雕不鑿當與白虎通之言五行並傳不
朽

通鑑綱目命伶倫造律呂

張漢

帝命伶倫取竹嶢谿之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
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又制十二笛以象鳳凰之鳴
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鷓鳴亦六。以此黃鍾之宮
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生宮商角徵羽之聲。
白虎通曰黃鍾黃中和之色鍾動也。言陽氣動於黃
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大者大也。呂者拒也。陽氣欲出
陰不許也。呂之為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大簇大亦
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夾鍾夾者
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姑洗姑者故也。洗者

滇南文畧

卷七

劉子

三

鮮也。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仲呂言陽氣
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
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林鍾林衆也萬物成熟
種類衆多夷則夷傷則法也。萬物始傷被形法也。南
呂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
無射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
終已應鍾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按十二律之義白虎通詳矣。他史所著又謂十二律
之數以管而得十二律之名以鍾而定鑄鍾以寫律之
聲為八音之綱紀。是四律最尊故特列之。黃者以中色

讀書得閒
故議論皆
精妙入神

喻中聲也。林者萬物至未而茂盛如林也。夾者在中之謂時維仲春四仲之首也。應者窮上反下聲與氣終始相應也。稱呂者三呂者侶也。助也。大呂助陽生物。仲呂助陽長物。南呂助陽成物也。鍾懸之列自北而南。三呂中位獨在南。故曰南呂也。不稱鍾呂者。五大族。族奏也。古人金奏所用。蓋於時則雷出地奮。威德並行于律。則木行商聲。仁義並用。故大奏尚之。姑洗萬物始生。孤穉而洗潔也。蕤賓正陽之時。萬物相見。如賓主酬酢。禮容蕤蕤也。夷則則生物既盛。平之以法。無射者。陽律終則厭。意欲無射也。臣竊惟十二律之義。古人有未盡發者。

滇南文畧

卷七

劄子

三

嘗以臆解之。按陰陽律名。遞間而下。鍾與呂。又遞間陽律而推。陽不言鍾。而十一月獨言鍾者。當是大音希聲之時。金以聲之為始。條理之義。十月應鍾。即應之而成。條理之終也。是時一陽初動。天元而地黃。當名太玄。乃曰黃鍾。即太極以前。陰含陽之義也。大呂者。古人定六律。六同呂。乃古篆日字之誤。太族亦作泰族。泰乃正月本卦。天地交而萬物生。如子及孫。曾成族黨也。姑洗。姑字從女。屬陰。洗者滌之。殆盡也。蕤賓。史記律書謂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是時五陽尚存。何謂不用事。竊意蕤然下垂。象形屬陰。會意字從豕。豕十月

原評
蕤賓復主
前解不易

評
應鍾首段
黃鍾已註
明

建亥六陰自一陰生也。賓不必拘賓敬之意。蓋陰為外。六陽忽生一陰為姤。姤遇也。非所望而卒然遇之。非正如賓至也。若陽則為內。六陰中忽生一陽。畢竟是主為復。內外之義明。賓主之義亦明矣。林鍾。固曰茂盛如林。然二木交摩而生火。季夏火尤旺。鍾從金屬。秋正三伏。庚金之義。無射。月令訓射為飲。言陰斂不出。臣謂射亦可讀石。如以矢注射。九月陽剝殆盡。或無注射以戕賊之也。若夫夾鍾。仲呂。夷則。南呂。舊解明矣。大抵天地之道。陽尊而陰卑。故三月屬夫。一陰在六陽之上。陰孤欲洗而盡之。九月屬剝。一陽在六陰之上。陽孤勿射而戕。

滇南文畧

卷七

劄子

三

之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又有扶陽抑陰之道焉。聖人合樂而名律。亦此物此志也。
直探古人未發之旨。注解詳明。疏櫛靈通。

說歸孔子以見所言之當行

資治通鑑董仲舒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張漢

臣按董仲舒漢儒之最醇者也。漢武建元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仲舒三上策其勉強于學問行道之兩言。世尤誦之。先儒以為是得統於孔子者也。臣嘗衍其說而曲喻之。今夫學猶殖也。不殖將落。善問者如攻堅木。先易而後其難。則有由游以入之機。是乃孔子好學近知之旨也。仁辟諸其器也。重有弗舉。舉必勝之。仁辟諸其道也。遠有弗行。行必致之。是乃孔子力行近仁之旨也。而勇出乎其中矣。勿如漢武卒不能行其言。

滇南文畧

卷七

劉子

舌

也。竊攷綱目。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漢文始行之。嘗得至言之賈山。治安策之賈誼。亦有智囊之晁錯。漢武踵行之。而使相江都者。得正誼明道之儒。封平津者。乃得曲學阿世之士。何如莠之亂苗。而卒不可以區別也。夫以君德論。漢文德賢於漢景。漢景猶賢於漢武。以儒術論。仲舒學醇於賈誼。賈誼才亦勝於賈山。晁家令與平津侯。則申韓蘇張之故智。正詔之所當罷者也。用之乃在此不在彼乎哉。今夫人君之為治也。視任德與任才而已。彼至言與治安不愧直言極諫之臣。然言亦激憤。或非宰相之材。漢文即不以相。不失恭儉仁慈。

俯仰古今概當以慷

之君若夫漢武則雄才大畧之主得董仲舒不以相而巡遊無度一切土木征伐株刑培欵及神仙巫蠱怪誕不經之行。不惜殫精竭力而圖之。雖表章六經。儒術之效安在乎。而臣嘗易世而論之。假令仲舒在漢文之時。以天資粹美之君。濟以學問力行之言。治當不入於黃老。雖一時以詐以力。斷斷一庭。而仲舒可以化二王之驕。詎不可化絳灌晁錯之流。賈誼在漢武之時。激憤當益深。平津之嫉當益力。然而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典禮樂。以立漢制。司馬遷兒寬。議而能行者。安知賈誼之言不即用。君臣相遇如此其難也。由是以觀。上求直言。

滇南文畧

卷七

劉子

舌

極諫而下媮合苟容。以諛其主。臣大有負乎其君。臣直言極諫而諫不行。而言不聽。又君有以負其臣。是相需殷而相遇疎也。主聖則臣直。臣直而主愈聖。主臣貴相與有成哉。

以董子之醇而漢武卒不用其言。主臣相遇至此難言矣。後幅翻出議論識見特超一結。尤令人神往不盡。

通鑑綱目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張漢

臣按鑑書宣帝詔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嘉統一也。先是漢武表章六經。鑑書置五經博士。又書置博士弟子五十人。皆特嘉其尊經。至此會議。而經則加精矣。故石渠。蕭何所造。入關時得秦圖書。胥藏於此。宣帝亦於此中藏秘書。下礮石為渠。導水。故為閣。號。帝。月。去。詔講經於此。是時琅邪有某。叩賀。嘗從京房受易。帝問京房名。求其門人得賀。故立梁邱易。尚書。則有夏侯勝。漢南文畧。卷七。劉子。三。

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昌傳勝。為大夏侯。勝傳從父之子夏侯建。建又傳歐陽高。由是有大小夏侯之學。故立夏侯尚書。春秋。則有魯人穀梁赤。孔子以春秋授于夏子夏。授赤。赤為經作傳。授荀卿。卿授申公。申公授江翁。後榮廣大善穀梁。以傳燕千秋。宣帝好穀梁。故授千秋為郎。立穀梁春秋。其辨五經同異。則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嚴彭祖論公羊。尹更始論穀梁。折衷於經。以求其當。經學至是炳然光於日星矣。臣聞之。經釋名徑也。典常也。言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

用也。然經之名何昉。世儒多疑之。按孔子曰。行在孝經。又記有經解。有離經辨志之語。莊子亦曰。六經聖人之陳述。則是經之名由來久矣。或者乃疑經解。非孔子之言。子雅言不離詩書執禮。以及樂。晚而繫易。易教精微。子所罕言。又晚成春秋。未嘗以之立教。孟子七篇。亦無六經之名。秦焚詩書。漢除挾書之律。亦未嘗曰經也。至漢武乃日表章六經。時用董仲舒之策。乃立五經博士。因樂經亡。故只稱曰五經。五經之名。自是著於史。石渠異同之辨。所自來也。由是經學遞傳於後世矣。縷析詳明。

漢南文畧

卷七

劉子

三

通鑑綱目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張漢

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

臣按三代後書遭秦火漢興而經學始明然高帝有安事詩書之言文景治雜黃老經學亦未盡著武帝表章六經經學乃明嗣是孝宣又命儒臣石渠授書明帝乃有白虎觀之議漢世所以多明經之儒也嘗竊考之經

滇南文畧

卷七

劄子

三

之名何昉或曰自漢然考之孔子有經解有行在孝經之語記又曰離經辨志莊周亦有六經聖人陳迹之言是經名不昉自漢矣疑者又曰先王造士詩書禮樂四術而已孔子雅言亦不離乎是晚而學易亦罕言之晚成春秋不以立教易則易掌之太卜春秋掌於史官未施國學故韓宣子至魯乃見易象春秋自孔子贊且脩之乃見于世且經解亦疑非孔子之言曰易教詩教未嘗曰易經詩經教也以此為經之據可乎若夫五經之名古來亦不一其稱也白虎通以為易詩書禮樂後人益以春秋為六經今乃定易書詩禮春秋為五經或者

真是如此

早被明眼人看破

又謂周秦時已有經名故漢武表章六經用董仲舒之策立五經博士樂經亡因稱五經漢文黨遺司馬相如授七經又後漢張純通七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唐貞觀以明經取士以易書詩三禮三傳為九經益孝經論語為十一經又益爾雅孟子為十三經今所傳習者是也然而明經之儒紛紛聚訟支分派別又難言之矣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亡齊魯韓毛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文中子嘗言之鄭樵亦謂秦人焚經而經存後人窮經而經絕似乎不得為過論昔人因謂後人解經者有三儒者之經尚矣韓愈蘇軾

滇南文畧

卷七

劄子

三

陳少南輩文人之經也張子韶輩禮學之經也臣愚以為不止此有元虛之經則楊雄王弼之徒是有術數之經則焦京孟梁之徒是尤有舉業之經今秀才應試之文是經以應試存經又以應試亡矣何也秀才為科名始讀經然專一經他經不齒及而所謂專經僅擇可以命題者勦襲坊間之膚言以為弋取科名之計兼習五經者涉獵尤為不精夏侯勝曰士如明經授青紫如拾地芥是古人取科名者未嘗不重明經也只如今秀才應試之文則經學亡矣且夫窮經將以致用非沾沾口耳之學之可以畢乃事也王世貞有言漢儒之學多援

見解獨得

原評
敷語扼要

經以飾事。宋儒之學必推事以就經。援經飾事有遠而
誣者。然於事濟也。推事以就經。有通而當者。然於事不
必濟。濟者。漢有雋不疑。其誣者。至劉歆之佐新莽。濟者
宋有司馬光。程朱之徒。其不當者。至王安石之誤。宋是
不大為可鑒乎。士人治經。能于廣大精微者。博採而研
究之。深之身體。而力行。推之行道。而濟世。經學庶幾大
著於聖明之世矣。
分處具見源委。合處具見體要。

滇南文畧

卷七

劄子

三

通鑑綱目春三月立石經於太學門外

張漢

臣按漢靈帝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
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太學門外。學者摸寫。車日至千
餘乘。世謂之石經。攷古文、篆、隸、藝文志。謂太史試學童
以六體。六體者。古文、奇字、篆、隸、書、繆書、蟲書、顏師古
則謂古文。孔子壁中書是也。篆、隸、皆秦使程邈所作。篆
有大篆、小篆。隸書起於官獄多事。書去煩。以從簡易。主
施諸徒隸。故曰隸書。一曰佐書。蔡邕善此三體。故命書
於石。是時五經殘缺。學者樂於取正。又得摹此三體。經

滇南文畧

卷七

劄子

三

原評
馮常經學
罪人元劉
之叛經學
之危也

原評
可歎可歎

學與字學並行。綱目書之。特嘉其尊經也。自是以還。石
經四書於綱目。梁天監中。書曰魏補三字。石經攷是時
屢遭離亂。石經尚無缺。魏馮熙常伯夫為洛州。毀之。建
浮屠。遂大頽廢。祭酒崔光遣官守視。命博士李侑等補
其闕。會元。又劉騰之叛。中寢其事。事未遂。亦書於綱目。
亦以嘉其尊經也。梁中大同元年。書東魏遷石經於鄴。
陳太建十一年。書宇文周徙石經於洛陽。唐文宗開成
初。書國子監石經成。無非特嘉尊經之意。自是石經不
見書於綱目矣。臣曩日出守河南。嘗謁開封郡學。見東
廡置石經三枚。兩面書。多周易。尚書。字多剝蝕。三體皆

具按石經自唐皆置在洛陽何今日殘碑遺於汴意宋時郝汴又輦置汴京綱目或未之書也攷魏遷鄴時碑五十二洛陽志則謂太學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時已減六枚今此三枚果蔡邕所書耶臣又考他史蔡邕丹書六經無三體之說魏正始中三體書六經古文則鳥跡科斗篆則史籀李斯胡毋敬隸則程邈也晉永嘉入洛劉曜焚毀過半世說新語注有云嵇中散寫石經于太學又聞魏世宗補石經唐天寶刻九經於長安五代孟昶刻九經朱子論語引石經乃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存意今所存者淳化之遺

真南文畧

卷七

劄子

詔

耶夫物以少則見珍且石係聖經亦當詔置國學中列之周宣石鼓之南俾諸生肄業其中者皆得攷訂其遺文且識篆隸古書不同於近世好古博聞之意可以慨然而興矣是乃石經之幸書之亦史冊之光也於石經源流異同無不瞭然心目後段結歸已意尤見特識

入手處已自立竿見影

重揚一筆已包得下文在內

詮發正面自不可少

原評卓識卓論

通鑑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張漢

臣按人臣之事其君也以忠為期而忠非真媚獻諛詹詹婦寺之為忠也人臣之忠其君也忠不能不諫而諫又非沽直名以揚君過如折檻批鱗之所為也集古人嘉言懿行以養成君德不失堯咨舜傲之意三代而下諷諫有如張九齡古大臣之風具在焉九齡當開元之世為君所信而能諫之是故賀千秋之節在廷皆寶鏡為壽九齡所進獨千秋金鑑錄若九齡者乃所謂真鑑而能壽其君以可久者矣竊以鑑論武王鑑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曰見爾前慮爾後書

真南文畧

卷七

劄子

詔

則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詩則曰殷監不遠曰宜監於殷鑒所廢也孔子謂周監於二代鑒所興也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鑒也宋神宗取以名資治通鑑則與廢具焉鑑之時義亦大矣顧鑑有有形者有無形者萃三品之精以為鑑而粉以元錫摩以白旃瑩其光可以察毛髮有形之鑑也萃寸心之精集為書以鑄人使之如刮垢磨光而能明明德於天下無形之鑑也然鑑之有形徒得其影耳若取古人之言行見之形容者師為言行而大有其形容則又非徒得其影也其壽於世不可以年歲計矣今夫天下之物金之壽為

兩兩對勘
令人手髮
俱殊

一論主意
精穴在此

最久若夫。錢毫楮以及竹帛鉛槧之質。其易朽者。且
然以金鑄物。有時而毀。以織毫所紀之言行。遞相傳寫。
閱人世。以至於無窮。則與金之壽為尤古。彼有唐之世。
進鏡者。不知若而人矣。以若所進。即得軒轅以來。辟邪
照膽諸神物。較常鏡。其直不費者。至今不知銷鑠沉埋。
歸於何有。即其鏡尚存。至今人得而寶玩之。其於治世。
亦終無補。而進所為金鑑錄者。人悅其名。而傳誦之。以
為考鏡得失之林。其時之貢媚獻諛。以奉其君者。如彼。
旁引曲喻。詳陳興廢之原。望其君。以與道致治者。如此。
彼其君能察納雅言。賜之書。以大褒寵者。在此。不在彼。

滇南文畧

卷七

劄子

言

又如此。有唐至今。未及千年。猶令人想君臣相與有成
之心。昭然如鏡之可見。其感發而興起。正無窮期。是又
後人之鑑也。
發匣透徹。斷制精嚴。乃使貢媚獻諛者。無從躲閃。

原評
所關者正
所包者廣

妙解

原評
以上唐心
正
原評
以下虞筆
正

通鑑唐柳公權心正則筆正

張漢

臣按人君者。天下之主也。君心者。人君之主也。人君之
主天下。主以一心之正而已。君心正。則正身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如立之表焉。胥匡于正。孔子謂身正不令而行。日修身
在正其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是皆以正心為本也。孟子則謂大人格君心之非。君正
莫不正。而人不足適。政不足間。亦原本而言之也。而溯
其道所自出。則自堯舜開之。堯舜辨人心道心之危微。
精一以執其中。亦執其正而已。而王道之無偏無頗。胥

滇南文畧

卷七

劄子

言

守是達其用。唐柳公權心正筆正之諫。殆于是得之。而
對君者。未賜其旨。臣竊述所聞。故一一焉。廣其說也。夫
公權豈獨心正之論。未廣其說。即筆正之說。亦未暢其
旨。臣又一一推廣之。聞之。字心畫也。得之心而應諸其
手。則字由筆生者。以有字。筆生之義。而臣謂筆古謂之
筆。臣以六書象形之義。臆解之。當為五指持筆之象。則
夫持筆。未有不從其正者。周武王之銘筆也。謂陷水可
脫。陷水不活。其銘現也。亦曰邪心。謔言無得汗白。夫文
亦治世之所尚。而陷溺于文。即陷溺其正。而入于邪也。
持邪心之戒。于直筆之時。而帝王御世之大權。見焉。推

原評
又深一層

之而闢正言。行正事。用正人。行正道。無不出于其中矣。觸類而通之。劉宴之正字。謂明字未正。朱子謂正心誠意。生平所學。唯此程明道。謂非欲字好。卽此是學。意在筆先。不又可求之無字之表乎。公權得運筆之本。宜其以書名于世。而格心之道。又有古大臣之風。宜穆宗改容而嘉與之也。古者人臣以藝諫。又何事不可托諫耶。心正筆正。推廣言之。如抉萬斛泉源。滔滔不竭。是何等思力。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劄子

三

原評
上進兼密
直窮其密
芝頂

續資治通鑑宋朱子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張漢

臣按朱子之事君也。可謂堯舜其君者矣。堯舜以十六字傳心。先之以人心道心之危微。而後精一以執其中。誠意正心之大旨也。孔子祖述堯舜。有曰意誠而後心正。是卽天德王道之樞。孔子傳之曾子。聖經而賢傳之。曾子傳之子思。則曰忠曰誠。子思傳之孟子。曰思誠曰求放心。而其告齊宣也。亦以攻邪心爲先務。胥此一中之道也。朱子直接堯舜孔孟之傳。不自欺。是以不敢欺。其君生平所學之四字。十六字之心傳也。可不謂堯舜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劄子

三

原評
轉入厭聞

持論正大

其君者乎。而無如人之聞之而生厭也。夫正心誠意。人亦何故而厭聞哉。今夫正心誠意。聖主之所不厭。庸主之所厭聞也。庸主卽不厭聞。而庸惡陋劣之臣。恐人以是告其君。必詭爲上所厭聞而阻之。君於是不得聞誠正之言矣。彼其時。孝宗猶宋之賢主也。聞朱子之言。亦何嘗不嘉納之。恐後而彼時之臣。何以必謂上厭聞而阻之耶。今夫人心之在人身。辟諸兩間。其天也。辟諸天下。其君也。方其心發而爲意。辟諸天。則太極之分陰陽。辟諸君。則宮庭之出號令也。陰陽毗而風雨露雷之不時。號令乖而禮樂刑政之不當。是卽不正心誠意之明

原諫
推而廣之
無不本乎
此

原評
結冷

徵以故學聖人者。意則不厭其誠。心則不厭其正。君不厭聞。告固不厭其詳。君即厭聞。諫亦不厭其爭。荀曰。姑舍安所學而從我。我即舍而從之。豈幼學壯行之初心乎。臣又由朱子之言。廣之。唐柳公權之諫其君曰。心正則筆正。宋藝祖亦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猶此正心之首也。由是聞正言。行正事。友正人。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天地所以位也。汲黯之諫漢武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程子論貞觀之治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猶此誠意之旨也。由是至誠無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而博厚而高明。至誠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天地之所以參也。正心誠意。詎朱子叔論。以博上之厭惡。事君若朱子可矣。為人臣者。徒望色承顏。以博君上之容悅。不進善言。以成君德。而致之於堯舜。朱子之罪人也。吾豈不知彼生平所學何學。以為上所不厭聞。而日告其君者。又何事也。正襟而談。聲聞數百里。讀之使人神旺。

漢南文畧

卷七

劉子

美

進等韻摺

欽惟我

皇上聰明睿智。文武聖神。

盛德著其日新。多能本於天縱。

御書煥采。會禹碑義畫之奇。

聖藻盈編。邁展露薰風之咏。近復釐定樂章。

勅修律呂正義。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德。集大成。

故樂集其大成。微臣謏陋。何補高深。然臣竊聞等。

音亦關律呂之義。不揣冒昧。敢為。

皇上陳之。按等音之學。未知緣起何人。較沈約多一全。

漢南文畧

卷七

劉子

美

聲備調五音。配宮商角徵羽之數。五音所屬。又各調五音。演有二十五圖。裁三十六母。為二十四母。以配二十四氣。橫讀成韻。直讀分母。十三韻。配十二月。以一韻象閏。韻分平上去入全。為五聲。以全聲會四聲之歸。全聲即為下平也。又有林氏益長。參定此圖。分五音為開承轉合。謂開為上平。承為下平。轉合即生去入兩說。次序微殊。合調頗叶。漢中釋氏演梵。多習此書。臣少時粗通其說。嗣入史館。學譯。圖書蒙。

聖祖仁皇帝。賜清文鑑一書。得聞二合三合之音義。與

張漢

等音無異是時

聖祖仁皇帝

勅大學士李光地纂修邵子經世韻書有音無字者以

國書填注字字皆叶臣竊做此意以二合音填注等

音又以等音填國書下經緯成文亦無贅牙之

弊覺熟此等音便讀國書熟於國書亦於等

音為便竟不待反切得音真而法亦簡捷然臣不

能灼見的知恭請

宸裁訓定倘音韻尚不乖舛所

勅下律呂正義館以備採擇臣謹

滇南文畧

卷七

劉子

罕

奏

五方風氣不齊故聲音各異然其實不外於宮商

角徵羽牙齒舌喉唇也自韻學失傳解人難得以

訛傳訛雖老師宿儒猶多失悞然則等韻之學其

可忽諸

滇南文畧卷七終

滇南文畧卷八目錄

檄上書策議教

蜀漢

答益州渠帥雍闓檄

唐

貽韋臯書

明

上王相國第一書

上王相國第二書

上王相國第三書

滇南文畧

卷八

目錄

呂凱

翼牟尋

薛繼茂

薛繼茂

薛繼茂

薛繼茂

薛繼茂

薛繼茂

薛繼茂

費桂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明

條陳南征時事策

國朝

上王相國第四書

上王相國第五書

上王相國第六書

賑濟饑民議

金沙江議

大理郡名議

補議

國朝

宜祀莊躡議

通海龍火七營議

程子碑議

廟主議

鄉約議

鹽法議

下湖南各屬教

宋璋

董玘

張漢

張漢

劉經傳

王芝成

李發甲

滇南文畧

卷八

目錄

二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石屏朱奔齋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煥

餘杭俞廷楡

蒙化張登瀛

保山袁文典

昆明錢恪立

保山袁文典

保山袁文典

粵漢

檄

答益州渠帥雍閻檄

呂凱

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仕郡五官掾功曹建興元年雍閻等聞先主殂駭點滋甚降吳受遣署

滇南文畧

卷八

檄

一

武侯之重

於當時如是

武侯之重

永昌太守命數移檄水昌時蜀道隔絕郡守更

易凱恩威內著素為郡中所信因與府丞王伉

率吏民閉境拒閻二年不下會諸葛武侯南征

閻為高定部曲所殺武侯至南中上表曰永昌

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

閻高定逼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埋臣不

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

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其後子孫三世

為永昌太守李雄破甯州諸呂獨不附世稱其

賢張南閻漫錄苗田林公俊弘治間分懸至並

賢張南閻漫錄苗田林公俊弘治間分懸至並

為永昌太守正德中子方為正陽遷

亭侯之名今凱墓在永昌金雞村

天降喪亂奸雄乘機天下切齒萬里悲悼臣妾大小莫

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

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

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

勤民事隕於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於江浦何足

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

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親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

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

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

滇南文畧

卷八

檄

二

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親未萌受遺託孤翊

贊季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迹

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相

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耶竊

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不

發憤忘食故畧陳所懷惟將軍熟察焉

義正詞嚴勵之以功名恤之以利害漢季文猶有西

京淳實氣象可想見季平之節義也

唐

書

貽韋臯書

南詔異牟尋

異牟尋世為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海中。使者至不

為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

新無由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

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

天禍蕃廷。降孽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汗。皆尚結

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册封

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納舌逼城於闐。

滇南文畧

卷八

檄

三

敝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

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為我有。

此四忍也。令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侍衛。因知懷惡

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媼生

實汗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為吐蕃

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跋首領竝蒙誅

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

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

知中夏至仁。業為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

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給

後幅辭議
模懋自異
宋元人文
字

百情懷惡相戕。異牟尋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戍
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
所在。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為強。此西南隅不煩
天兵。可以立功云。

世為唐臣。南詔何負於唐。唐負南詔也。唐究何負於
南詔。實邊關之負。南詔以負唐而致唐負南詔也。未
陳調度吐蕃。極有兵謀。

滇南文畧

卷八

檄

四

上王相國第一書

薛繼茂

職聞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閣下文章氣節海內傾屬。而聖意眷注亦無過於閣下。得君心。負人望。皆非常之功之資也。建儲一事。久為闕典。王許二相公。以去就爭之。不能得。閣下為太老夫人。篤於烏慈。一旦單車就道。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人。亦謂閣下正直精忠。素為皇上嚴憚。此來正逢前旨許立之期。事與時會。是又天以非常之功。賜閣下也。故入京之日。舉朝欣喜。相率遠迎。趙張二相公。計亦有因人成事之幸。俄聞進揭。側耳好音。聖諭忽頒。大失羣望。論旨援引祖訓。題目重大。朱

真南文畧

卷八

檄

五

維京王汝堅。請以前旨從事。致犯聖怒。賴閣下回天救釋。改成為民精神。亦無不知而感者。職偶查祖訓。則與論旨大悖。恐綸綍之音。為天下萬世非笑。冒昧具疏。亦已投揭於閣下。待罪數日。未蒙處分。士論紛然。聞有歸咎於閣下者。蓋御劄到閣。人皆知之。閣下即時獨斷。草論回覆。亦人皆知之。雖欲不歸咎於閣下。而不可得矣。謀國忠而不濟於事。用心苦而不諒於人。昨見閣下人言朋興之疏。內云一時應對。故典未詳。則所代論旨。不合祖訓。人亦諒閣下為無心之失。但查得律許檢舉。凡九卿等衙門。事有違錯。上本認罪。即改正行。况事關宗

社非他可比。而祖訓森嚴。尤非他書可以斷章取義。率合附會其說。今有三皇子。而引朝廷無皇子。兄弟及

之條。此其所差。奚啻天壤哉。致使聖意決而不改。皇長子危而不安。禮部畏而不敢奉詔。舉朝人心。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雖三尺童子。亦知論旨出閣下。皇上亦且藉口於閣下。以有辭於天下。萬世書之史冊。其謂之何。此非小小差錯而已。君子於天下事。實見得是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今實見得非猶可及。止合無為太祖。屈為皇上。屈照例認罪。以塞天下之口。以沃皇上之心。正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

真南文畧

卷八

檄

六

其更也。人皆仰之一時失誤。不足以累閣下。而休休有容。善則歸君。過則歸己。益足以成閣下之美。認罪之後。定有溫旨。即從容調護。委曲維持。務祈皇上早建東宮。以救論旨之失。而成非常之功。如其不聽。完璧而歸。全節令名。毫無所損。職一念朴忠。所以為閣下計者。無出於此。不然。則干犯祖訓。關於聖孝。損君德而傷國體。壞時事而搖人心。他日皇長子不無銜於閣下。矧論旨云。姑待數年。中宮失寵。中外共聞。豈能夢蒼龍據腹。履大人迹。而生子耶。人謂瑤泉申相公。曾有密揭。言皇長子不當立。申相公不利於皇長子。而設計以愚閣下。又合

久出入司禮監亦行此議賣女嫁禍果有之否不可不察。職早年讀閣下事君能致其身之文。想望若景星慶雲。又見閣下以名之必可言。主器莫如長子等題。試天下士知閣下倦倦以此爲事。非止今日。今偶以失於檢閱。大爲公議所不與。若不認罪。請正是始則無心而爲過。終則有意以遂非。雖人置一喙。安能自其心於天下萬世。倘他日册立萬一有不可料。此之歸咎閣下能當之耶。職深以倉忙應對爲閣下諒。以生平事業爲閣下惜。又以異日隱憂爲閣下懼。冒昧秘密且啓。伏惟閣下恕其狂而留神裁察焉。

滇南文畧

卷八

書

七

欣之以功。悚之以禍。既服其心。直挾其過。荆石相國。得不心折乎卒之。並封中止。東宮早建。扶國事於未兆。弭大獄於先幾。先生六書之力也。並存之。

上王相國第二書

薛繼茂

承翰諭。併賜到密揭五本。仰見閣下謀國盛心。可鑒天地。欽使索報甚急。一時應對委難。致詳於故典。皇上遂執爲口柄。以有辭於天下。節次旨意。不曰謗議疑君。則曰奸臣當斬。然而祖訓實有不然。夫官員有缺。可懸之以待補。東宮爲天下根本。亦可虛其位。以待嫡母所生。乎無感乎言者之紛紛。雖聖怒方嚴而不止也。閣下當此之時。既欲挽回於內。又欲調停於外。然聖意已決。而不可挽。則外議益激。而不可調。君臣相持。恐將來釀成詔獄。如世宗議禮故事。流禍縉紳不小。人言噴噴。皆歸

滇南文畧

卷八

詩

八

咎於閣下。職竊慮之。卽欲爲閣下解。而不可得。前伏讀謀國無狀。人言朋與大疏。乃知爲一時應對之言。不覺距躍起舞。以爲閣下回天之力。此實機括。閣下忠於謀國。何罪之有。而職敢以認罪爲言。蓋聖上執著祖訓。非人言可回。亦必以祖訓解破。方爲對症之劑。古之賢臣。爲法受惡。周公不難以其身利其君。閣下屈尊認錯。明言其爲倉皇具奏。豈惟見諒於人。而聖意必將翻然悔悟。既許照例改正。自可設法。因敗爲功。其力較易。不然則言官所陳。既一概留中。不覺聖上何由知其爲錯。而改之耶。閣下一日不言錯。則皇上一日不知非。皇上一

曰不知非則東宮一日不得立職恐遲立東宮其事不
小。而更改祖訓其事尤大。官文書且不得增減。祖訓何
物。豈臣子所得紛更。失今不明。直錯到底。人孰諒閣下
果爲倉皇之誤耶。何其知而不改也。來諭欲職於朝房
一會。以白其心。職爲閣下今日計在不必急白其心。而
當勇於認其錯。認其錯者。正所以白其心耳。密揭中雖
微引咎。所望另爲一疏。援引會典。卽以照例認罪乞恩
改正爲題。將祖訓本旨及聖諭。所以不同於祖訓處。明
白分割的見其所以爲錯。決應改正。庶可昭然傳示中
外。洞釋羣疑。閣下旋乾轉坤之機。在此一舉。不然恐他

人執閣下爲成心。誣訓非屬倉皇。則人言旣出。閣下雖
欲認錯而不可得矣。聖旨云。朕意已決。臺翰云。事尙未
定。或別有區畫。非淺近所能窺。而與其委曲幹旋。不若
直截認罪。易於寤主。古大臣謀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者。上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者。
次也。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抑其次也。總之成
天下事而已。職新進小臣。曷敢與聞廟堂之議。惟是見
東宮建立爲甚重。祖訓誤引爲匪輕。人言繁興爲可畏。
閣下生平事業爲可惜。芹曝之私。不忍自外。乃不揣冒
昧。妄効其愚。若閣下直懇勤倦至意。則職敬之信之已

素不待捧讀臺揭而後知也。感冒風寒。給假註籍。輒再
以書對。臨啓無任悚息。

君旣不知非相。又不認錯。外議益激。而不可調。勢不
至釀成大獄不止。先生見得到。更說得盡。諒哉。回天
手段也。

上王相國第三書

薛繼茂

職至愚極。無所知識。前倭情一疏。願皇上召見閣下。鄙意實以便面請東宮。近見建儲未成人。言蜩起。咸委於閣下。草論不協祖訓。職爲閣下謀。甯可得罪於朝廷。不可得罪於公議。及今虛心認錯。上可以悟於主。下可以諒於人。中可以白其心。三王併封。猶可及止。人言不待辨而自塞矣。事屬大嫌。無有敢爲閣下告者。輒恃生平嚮往之素。披瀝於閣下。並及所聞別事。其言有無。先入閣下。當自知之。狂夫之言。不識果可採擇與否。昨承諭卽夕。具章來日。不敢進閣。事關重大。更冀詳慎。勿卽

漢南文集

卷八

書

十一

以鄙言爲是幸甚

甯得罪朝廷。勿得罪公議。卽所謂一時之功名有限。千秋之清議難逃者也。想見正笏垂紳。古大臣立朝氣象。

上王相國第四書

薛繼茂

建儲一事。稔知閣下竭盡苦心。昨讀首揭。欲皇上攬權獨斷。此閣下引掖微權。將順至意。主欲不動聲色。但皇上已明許二十一年舉行。只宜明請册立。使不得痛心回口。惟閣下以密揭進議。故皇上亦以密議商量。待旨忽。須雷不及掩耳。此職前書所謂謀國忠而不濟於事。用心苦而不諒於人者也。及恭接節次聖旨。一則曰此正祖訓所謂奸臣本當處斬。一則曰日本當處斬。以嚴祖訓。則皇上所執。明係朝廷無皇子一條。所云須立嫡母所生。非嫡母所生者。雖長不得立。其朝廷卽斬奸臣

漢南文集

卷八

書

三

一句繫在此條之內。恐非如閣下來諭所云。嫡長子爲皇太孫之意。甫納鄙言。卽騰大疏。真古大臣開心布公。集思廣益。高誼誠近世宰相之所難。然以職愚見。三款中獨中款最爲喫緊。首末二款。不言尤爲直指。言之亦見虛懷。閣下多方斡旋。不吝極力引咎。至誠感動。天聽當回。若再有密諭。伏乞閣下專申前中款未盡之意。併請召還涂杰。王汝堅等。以服其心。而平縉紳之氣。亦改錯之一端。職三上閣下書。皆小价所寫。隨卽焚稿。不敢以告人。疏稿密封。繳上。事嫌之際。未得躬謝。伏惟鑒亮。申明中款。乃非疑謀。召還王涂始。平士氣。懋敬先生之用心。良苦矣。

上王相國第五書

薛繼茂

頃見縉紳咸謂祖訓一書不啻六經閣下出身翰林係講讀官決無誤失之理明欲更變祖訓侮弄君父易置太子有欲以重大題目加閣下者職竊謂事不可激期歸於成不能爭之吾君便當謀之吾相閣下之失亦須閣下自救之即日具書不顧交淺言深之忌求成國事非有他腸正恐犯顏獲罪過蒙鑒納屈重露章心迹已明人言已塞皇上英睿不無悔心之萌急乘此機議舉大典以身之去就爭之則閣下一生出處光明正大忠孝兩全再詳皇上所執姦臣當斬及立嫡不立庶二語

滇南文畧

卷八

書

三

繫在朝廷無皇子條項下聖意明非泛據他條前小疏頗窺其旨願閣下再進一揭備細分割解破疑惑不必言尊翰中皇嫡孫字樣反為皇上別開蹊逕藉口閣下高明練達豈大事糊塗者內使逼守回奏適遇在宅自陳或者天故以此啓皇上悔悟之機授閣下挽回之柄亦未可知萬望閣下努力

事不可激期歸於成不能爭之吾君便當謀之吾相此懋敬先生所以六上書而不憚煩也調停大事一毫血氣用不着非有道者未易辦此

上王相國第六書

薛繼茂

閣下記錯疏上青天白日心事已昭然於天下後世矣連日答旨未下私心踧踖寢食靡甯為皇上難於批答再陳愚慮承教方知已有諭旨倉皇捧讀皇上亦已顯然知其為錯矣外廷之議只恐三王並封又諭旨云姑待數年無期册立今改俟二三年則册立有期人心亦慰且旨中有置朕何地一語是皇上不忍專歸咎於閣下而有分任其責之意既皇上嫌於錯之一字則將他疏之無辯明祖訓字樣而辭意和平者於無意中偶一發下禮部覆議竭力請立必不得已則姑如外議以聞

滇南文畧

卷八

書

四

月之年不行吉典為辭仍明許次年册立近限庶無改正錯誤之行尚有從諫轉圜之美在閣下委曲調停之職茂愚陋何知敢當下問天威方霽閣下秉機苦爭自是回天能事必完此一件相業而後可以言去宗社幸甚

此書中一段所謂納約自牖也

國朝

條陳南征時事策

雲龍黃桂月軒

越局簡而

竊以南緬為天下膏腴之區。夔夷所宅。人柔而多詐。富而無壽。其地氣使然也。漢諸葛之南征。在乎羈縻。而不留不處也。迄乎明代。思氏莽氏。屢為邊患。或一聚數十萬。或一戾數十年。鄧子龍攀枝花之戰。以寡敵眾。大破緬虜。而其後猶不能靜。陳用賓是以有八關之築。我朝百餘載來。滄溘激清。不驚烽燧。乃有木匪不恭。負強於彼方。為眾酋所畏。阿瓦之王。既先失位。木邦之主。播

滇南文畧

卷八

策

十五

八關之築。原虛糜而無用。當時英宗堯已非之。

遷他鄉。而內地諸土司亦多晏安。委靡疎於防備。彼乃得以愈恣其橫。虎視哀牢。借譽聘戈。官軍禦之。又鮮勇畧潰。走死傷。殆不勝紀。而入關遂為豺狼道路矣。雖曰小醜。有干體統。是以天威震疊。聲罪致討。勢在難已。我公仔肩萬里。披圓察形。經畫已定。豈復儒生之迂。所得而參其議論者。且以蒙古之強。亘古為中國之憂。哲后英主。莫有能控制者。我皇上神武所奮。一舉而臣服之。藐茲緬方。曾世見云。惟是北南異勢。孰此處彼。抑又不能無柝鑿焉。雲南二十

一句開下

語請地理

通達時務之言

料事揣情。明若燭照。文氣亦極。曾達

萬之秋。糧民食無餘。倉儲甚少。一有荒歉。鄰省之糶難來。則軍糧先已可虞也。是故緩征之說。可以行於北者。未可以行於南。計南征者。利在乎速。而欲功速成者。在乎多算而已。蓋緬可量而未易勝者也。以彼聞有征勦之聲。協而謀者必眾。則亦強者主之。弱者不得不附。志未必同。力未必均也。率族如林。皆其村寨。頑民驅冒鋒刃。假鋪設也。恃有殺手千騎。勁弩毒矢。專於行劫而已。未曾抗兵對壘。猝然而來。猝然而去。不能離其巢穴者也。故元明之世。緬數為寇於內疆。亦未聞其能拔一城踞一郡也。此其可量者也。然而未易勝者。瘴毒不可以

滇南文畧

卷八

策

六

遠進也。江險不可以驟踰也。野濶人繁。各種散居南海。為大門左交趾而右西洋。雲南一面。特其後戶。以雲南之一面攻之。此明時故智。頻歲征緬。卒鮮制勝。即有制勝。不過得其遁歸。而止。藁根未絕。息而旋作。無長策也。况茲木匪之強。兼併諸緬。家於木梳。而阿瓦之海濱。以爲憑依。木邦之厥姦。以爲羽翼。彼方挾三窟之狡。我乃張一面之網。則其利而進。不利而退。綽有餘地。又安所得悉根株而拔之。拔之未克。難留處也。我歸則彼出。我入則彼又歸。彼且疲我於道。而悞之於瘴。中兵損帑耗。百姓困於久役。饑饉亦且相仍。成功未果。而滇先受其

跌得緊
策是奇策
文是高文

一氣趕注
又提開
論胸中有
數萬甲兵

點睛

抗弓挽強
用箭用長

病此一面之緩攻所以不為征緬之長策也則何不為
兩道並進以操全勝之局且緬之所依者水也征緬之
勢利用水軍閩粵到南海不過一月之程可發水軍一
萬定以抵緬日期俾雲南先悉而斯時之緬賊聞風而
慙度亦無兩全之術蓋其肆然作逆輕視官兵者一意
外馳而初無內顧之憂也聞水軍將臨其前而能不急
於內顧乎急於彼則緩於此而後雲南之軍易於措手
然又在乎得其要焉地之利在乎新街人之利在乎沙
兵新街為入緬要口必先取而據之嚴壘固屯期於不
拔所以資我之水道而扼彼之咽喉不可失也沙兵為

滇南文畧

卷八

策

七

緬賊所憚其人勁而狠攻戰無退却惟禮其首而惠其
眾則萬數可得而致多多益善不可忽也據定新街則
糧船無患多聚沙兵則先鋒可恃於是雲南之軍與閩
粵之軍按期而相望一由新街順流而下一由南海溯
流而上料莫之敢禦者制於兩軍之對待為勢也兩軍
既會深入木梳沙兵之悍水師之能當乎前滿漢土兵
之盛交奮於後亦未有不搗其巢而馘其酋者矣木匪
既鋤則厥姦全屈而阿瓦自定木邦自甯何也除其殘
而諸緬服也此兩道之所為力而成功可速即根株可
拔也若夫兩道為大師所壓則自顧難於保全不待深

二語更上
一層乃見
王師之大

入其地而已哀懇

恩赦願永納款者但使獻出漢姦即以此止戈為武此則
甘雨和風中外樂業尤善之善者矣區區愚忠意蓋如
此昔魯女憂國曹生謁君事非分內而引以為慮亦有
見非妄誕也如蒙不棄芻蕘細流兼收施之於事或有
所補則幸甚幸甚

緬自乾隆初年為木蔬酋囊藉牙所篡已非復莽緬
之舊囊藉牙死其子惜駸襲性兇狡三十一年犯邊
欽派大臣督師征之未克三十四年特派大學士
傅忠勇公經畧軍事月軒先生為是策以進或云時

滇南文畧

卷八

策

六

先生年老遣子弟齋策至永昌見軍容之盛不敢進
然證以當日忠勇籌緬之事如調用沙人復奏調福
建水師造戰船由老關屯大江直下大獲全勝亦多
有與策相合者又按滇考通志明萬歷二十二年巡
撫陳用賓駐永昌籌邊築八關後用金騰道余懋學
計募得閩人黃龔使暹羅使與得楞內外夾擊由是
緬亂擺古殘破自此不敢內犯則先生請用福建水
師兩路並進之說實有所本非紙上談兵迂疎無用
者比也再查我師凱旋後數年擒駸死傅子齋角牙
乾隆四十七年齋角牙為其下孟魯所害國人殺孟

魯而立孟隕五十二年悔罪投誠進貢我

高宗皇帝至德柔遠赦其既往册封為緬甸國王

今上御極之嘉慶元二三等年以來緬為暹羅所侵
兵敗地削益恭順考之往古驗之常今則兩道並進
水陸夾攻誠籌緬之要策若再脩復用賓屯田之舊
於隴川芒市間則兵精糧足藩籬益固滇其永無緬
患矣

明

議

賑濟饑民議

楊士雲

邇者諸路水旱饑殍載道河北畿甸之民尤甚將有相
食者有司日夜以聞命下廷臣議戶部權羨餘工部計
度用其勸殷實度糴流胥吏等第學校輸貢斯皆鑄釜
計耳其何以紓目前之急而活嗷嗷待哺之民哉譬之
救焚拯溺胡可遲緩聞議在京出太倉米二十五萬石
通州二十萬石揭榜通衢分官監糶禁豪右之侵越定
市肆之價額弊固不能盡祛而利亦以溥矣雖赤手無
錢之人不得沾倫合之利然米價既落凡有旬月毀石
之資者視翔貴之日所糶必倍莫不皆有生意人莫眾
於京師京師既糶則近京諸方米價亦落河潤之利孰
謂不九里哉又議外省災傷重處遣大臣會監司督守
令設法賑濟其法亦不過發廩勸分減常平之值嚴閉
糶之禁而已雖遠近抄刷所及不能皆徧而里書簿籍
所報不可皆憑亦利七而害三者也固不可以其害而
謂其無益也嗚呼是固今日救焚拯溺之意亦云善矣
愚竊以為聖明在上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旬旬救
之而奚暇計其費用之多少乎譬之氓庶之家置田墾

集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於水旱之年放欠負給牛種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今日故也况有天

下子萬民而不計其後乎愚竊願京師糶米之外量發丙幣之錢令使臣領之轉付有司細刷編民之饑者賑之惟於給散之際措置得宜則其利亦溥蓋京師畿甸之民兵有月糧猶可自給而無錢入市填死溝壑者獨編民耳而可不為之惻念哉外省災傷重處許於上供數內量為截留或十之三或五之一視災為差以廣儲羅備給散則其利又不止七而已是二者雖待豐歲還官因實以與之亦可也如是而又命內外使臣監司切

真南文學 卷八 議 三 責長吏必體德意居其部內生活多寡定為殿最黜陟以之務核實迹不事虛文吾知百萬眾之命可活於時月客散田荒之患非所憂矣雖然此則所謂急則治標者也若夫緩則治本者願醫國者自是其留意焉幸甚謹議

仁義之言藹如一結尤得體要

歷歷指諸掌中

金沙江議

楊士雲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蕃界共龍川犂牛石下名犂水訛為麗東經巨津寶山二洲三面環麗江府東經鶴慶受漾工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受桑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青蛉弄棟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受龍川江諸水又東經武定北受元謀西溪滇池螳螂川羅次富民諸水又東經東川西入瀘瀘部過烏龍山受尋甸牛欄江谷壁川齒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鹽井建昌會川越嶺諸衛合瀘水受懷遠宜遠越洪雙橋長河瀘湘大洞魚洞羅羅打冲東河熱池

滇南文學

卷八

議

三

諸水又東經馬湖府受泥淇大小汶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合大江此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瀆者也按史漢武帝遣馳義侯開越嶺郡尋遣郭昌等開益州郡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閭擒孟獲遂平四郡定滇池皆先奪此險也始通西南諸夷歷晉遞隋通壅靡常至唐蒙氏世為邊患至晉龍極矣屢寇黎雅一破黔中四盜西川皆由據此險也遂基南詔亡唐之禍宋太祖鑒此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棄此險也遂成鄭趙楊段氏三百餘年之僭元世祖乘革囊及筏渡江進薄大理擄段智興破此險也遂平西南之夷國初梁王拒

命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征討神幾妙算悉出聖裁論頴川侯等曰闢索嶺路本非正道又在西北蓋謂此也。歷代出其背後險而捷近天兵當其吭前險而懸遠且屯且伐獨難於元始收戡定之功故班固謂皆恃其險乍臣乍驕范蔚宗謂馮深阻峭紆徐歧道宋祁謂喪牛於易患生無備誠確論也。夫雲南四大水惟金沙江合江漢朝宗於海為南國紀天設地造本為天下用也。歷代乃棄諸夷資其桀驁雖建立城戍斬斬自守時或陷沒豈知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脈絡禹貢於每州未必曰浮某水達某水入某水逾某水蓋紀貢道達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帝都著天下大勢以水為經紀也。就謂滔滔大川可浮可達反舍而陸乃北至永甯東至鎮遠不亦勞乎。禹貢薄四海各迪有功夫一勞久逸暫費永甯執事之議詳矣。為國家慮深且遠矣。所謂計費吝賞貢效護言斯固古今之恒態不可成天下之事者也。然雄傑見同必有繹之者。續神禹疏鑿之績恢四海會同之風息東西兩路之肩。拊滇雲百蠻之背昔為絕險與區今為掌中腹裡。皇明大一統無外之治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在於此。凡有識者咸目望之庶幾見之。惟執事留意幸甚。 派源窮流釋史經經宇宙間有數文字真所謂不廢

江河萬古流也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四

大理郡名議

楊士雲

謹按郡名以地以人。以物以因事取義。古也。大理之名。奚取焉。僭也。僭宜黜而不黜者。宋元失之也。大漢。大唐。大宋。中國帝王。有天下之鴻號也。即大夏。大商。大周之義也。段氏小醜也。安得而僭之。自開羅鳳僭號大蒙國。曾龍改號大禮國。厥後鄭買嗣號大長和。趙善政號大天興。楊干貞號大義甯。皆效尤僭稱大也。段思平遂僭號大理國矣。偽國號與偽紀元。偽諡正同。此而可與孰不可與。宋以段和譽入貢册。大理國王元虜段興智置大理路。是與之也。奚可哉。昔吳楚嘗僭稱王。春秋書荆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書楚書吳書人書子於越亦然。正名也。大一統之義也。國初仍宋元之舊。而未有以是請者。請奚不可。而亦因之者。豈一時不暇計歟。抑將有待歟。自古削平僭亂。未有以偽號為郡名者。洪惟我高皇帝混一區宇。首正嶽鎮海濱。山川城隍。不經之號。逮我皇上。中興復正先師孔子先賢先儒。不經之號。兩正千古之謬。皆絕無曠。有。有關於天下萬世之綱常者也。大理郡名似亦千古之謬。有關於天下萬世之綱常者也。而可弗正乎。考之歷代史傳。古記舊志。自開羅鳳迄段思平。訖段祥興。其偽國號某某。偽紀元某某。偽諡某某。昭昭簡策。僭竊明甚。

倘或可以上聞。則請郡名黜僭竊於既往。正名實於方

來。洗污穢於前朝。揚清明於今日。不獨一方之快。天下萬世之快也。亦春秋之法也。或曰。今天下郡名若大名府。大同府。寺名若大理寺。亦皆稱大。何也。曰。魏大名也。本諸左傳。大同川名也。本諸地理。大理法星名也。本諸天象。所謂以地以人。以物以因事取義者也。非帝王鴻號比也。載稽諸史。蒙氏在唐。最為邊患。雖竊稱大。象大禮。唐之號。令惟以南詔命之。史亦以南詔傳之。似猶有春秋之意。段氏在宋。元盜據王土。抗衡中國。巍然以大理僭稱。宋元亦巍然以大理稱之。史亦以大理傳之。豈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春秋之法哉。况又以名郡以稱號於天下萬世。失春秋之意遠矣。因修郡志。考郡名。謹議以竣。事亦無關緊要。然從名分說來。所見自大

補議

楊士雲

按宋史外國傳曰大理國卽唐南詔也。夫宋之大理卽唐之南詔。宋段氏大理之僭稱大。不猶唐會龍大禮之僭稱大乎。鄭買嗣大長和之僭稱大乎。段思平僭號在石晉天福間。宋太祖削平海內。鑒唐禍基於南詔。棄而不取。故大理竊據一方。不通於中國。不傾於鴻臚。至徽宗政和間。段和譽遣李紫琮等入貢。制以和譽爲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夫節度使之授是矣。大理國之僭可輕乎。使當時如唐制。仍爲南詔。豈不名正而言順乎。議不出此。遂使大理淫名僞號。僭稱於宋者三百二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十年元因之稱大理路者九十餘年。國朝因之稱大理府者百八十年矣。此宋執政之失。亦史官之失也。夫脩唐史者。宋也。豈不知會龍大禮之僭乎。脩五代史者。宋也。豈不知買嗣大長和之僭乎。宋脩本朝實錄。獨不知段氏大理之僭而封之。而傳之不著其僭何邪。視唐史爲南詔傳。五代史爲雲南驃信。爲南詔蠻。得其實者何如耶。視諸外國傳。國名亦以地。以人。以物。以因。事取義。無僭稱大者。何如邪。噫。謬也甚矣。惟朱子通鑑綱目。特書南詔僭號。又特書長和求婚於漢。獨不書大春秋之筆。萬世之法也。長和不得稱大。則大理不得稱大明。明

矣。似應疏請於朝。革去僞號。更制郡名。正宋元之失。俾春秋之法昭昭乎。大明嘉靖之間。統紀尊嚴。名實罔亂。不亦難乎。否則爲蒼山洱水之羞。甯有極乎。以永昌先事例之。永昌。東漢郡名也。國初爲府。洪武王申省府。改金齒軍民指揮使司。金齒在郡南千餘里。夷名也。嘉靖壬午。撫按連章合疏。革司復府。仍漢舊名也。夫以永昌舊名。歷漢晉迄今。革而可復。然則大理僭號。歷宋元迄今。因而不革。可乎。况大理僭號。不可不革。尤急於永昌舊名。不可不復者乎。斯正春秋之法。大復古重矣。古之義。明徵不遠。失今不議。不可不手。愚既爲郡名議。以附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於志復贊此。以備觀風者采焉。

補前議所不及。筆尤酣暢。

國朝
議

宜祀莊躡議

宋士璋

士璋字文遠晉甯人歲貢任保山訓導

滇之疆域夏殷以前俱無可考至周之末楚威王使將軍莊躡將兵潯江上畧地巴黔以西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沃野亦方三百里肥饒可耕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奪巴黔中鄴道塞不通乃還南中以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其子孫遂世守焉其後築苴蘭城以居夫滇固荒微也其俗椎髻編髮或有邑聚或攜畜遷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徙自躡至滇爲君長諸蠻苗帖然警服其因地制宜變通教訓之道當必有可觀者惜乎其不傳也卽其變服隨俗以爲治則其體順人情不拘苛細亦概可知矣是以終躡之世未聞有叛亂者迨漢武時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而隄爲以南牂牁以西騷然煩費不復躡之舊矣躡之先爲楚莊王苗裔秦既滅諸侯徙天下豪傑於關中原景昭二姓皆楚族姓也俱在行中當其始也虎狼設詐懷王不返迨其後也項羽肆虐義帝旋亡不惟承統者已皆漸滅而遷處者亦寂寂無聞躡奉先王之命提一旅之師立勳

於異域傳及於子孫太史公曰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惟滇復爲寵王非功德及人何以得此今日之滇非復歷代之滇也冠裳文物幾與中州埒矣溯厥晨初躡功顧可忘哉以愚論之躡宜有專祠垂祀於不替亦滇士人民報本之端也今會城內外琳宮梵宇指不勝屈以躡開拓之功獨闕於廟貌蓋不能無深感焉

老當

按祀躡之議其說已久野史引史記前漢書云楚威王使莊躡畧滇因其衆自王後十餘歲秦滅之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若躡自威王時畧地至此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是淹久又其後十五年頃襄卒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王負芻五年而楚滅又十五年而秦亡何止十餘年乎後漢書云襄王時莊豪王滇或云豪卽躡也舊志官師本史漢首稱莊躡又取後漢書謂豪爲躡裔其實後漢書與注皆無此說明正德間巡撫議祀莊躡或言躡曾爲盜遂止按賈誼甲屈原賦曰謂跖躡廉注楚之盜曰莊躡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躡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

既政之亂也蓋楚有兩莊躑一莊王時大盜一莊
王喬孫爲將軍開滇總之頃襄爲是威王爲非莊
豪爲是莊躑爲非遷固旣訛以頃襄爲威王又惡
知不訛莊豪爲莊躑耶志當以後漢書爲正但莊
躑名舊志相沿已久今仍之而附辨於此○愚謂
野史援據確鑿允堪傳信惜勝國議祀時無有以
此說進者今有文遠之議益不可不參以野史之
辨也

通海龍火七營議

通海董 祀文山

先是吳三桂。說乞沐氏勳莊。因設管莊於河西。管莊李
國棟。計誘通海軍丁爲莊佃。許免其役。將七聖廟通河
分疆界牌。改移十街。時通海官吏畏威。莫敢誰何。龍火
七軍營。混附河西自此始。康熙二十九年。知縣魏盡臣。
據通海土民公呈。詳請清復舊疆。至四十五年中間。忽
東忽西。又忽而平分。案牘充棟。究無確斷。至今卒歸通
海者。以地本通海故物。河西固不得而強爭之也。考通
海設禦之初。列屯有八。內外各四。其屯於內者。負郭之
東。日附城。北日湖外。南日矣伽。西日慶豐。卽龍火營一
帶也。他若近署。幾境之軍屯。在河西境之何官屯。戴聞
營。譚家營。以及甯州曲江之前後兩所。皆禦兵之分隸
外境者。故列爲外屯。由是以論。七營之在通。與附城三
屯一例。非他境之糧附而地不屬者可比。故判七營者。
只當較地。不當較軍民。蓋以軍爲言。則外境之屯。屬於
通者尚多。而以地論。則七營實通海附城近地也。藉令
當日就近裁併。不過裁外四屯耳。若七營可裁。則附城
諸屯皆可裁。通其無寸土矣。故十六年間。更茲案者十
數官。勘茲土者十數次。然直通者什之九。而直河者僅
什之一。其始也必斷歸通。而後如山之案成。其究也必

盡斷歸通。而後如山之案定。雖然通之地歸矣。而河人之費。終不能保其不生。何也。界牌甫立。旋即擊碎。碑字未久。漸就漫滅。一也。新附百姓。趨逸避勞。喜歸河不喜歸通。二也。七營界內。斷歸民戶。率以非軍爲辭。樂就河西。籠絡如天神廟之七十九家。負固不服者。所在多有。葛藤不斷。必滋蔓延。三也。以河之素強。其非通敵也。明甚。萬一有狡黠如蔡令者。復起而興。平地之波。通之民力已疲。必不能與之爭。七營一去。戶寡差繁。其不能支必矣。善乎貝制軍之言曰。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欲息兩縣之爭。甦萬民之苦。上以節無益之經費。下以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奠有永之金湯。誠莫良於歸併一法。當日吳太守議之。貝制軍卽毅然行之。其調酌兩縣事宜。甚詳且悉。可以經久無弊。而惜乎其不果也。昔人有云。愚民難以更始。而樂於觀成。天下事必人人盡悅而後爲。豈復有可爲者乎。夫歸併之議。始於河西知縣張象賁。迄今卒不能行者。皆河西人士撓之。若論通海今日之民情。雖裁通歸河可也。通民之困憊。尙忍言哉。短夫不已。重以長夫。長夫不已。重以站馬。站馬不已。重以折價。夫通舊無額。設站馬也。民間畜少。不足供驅策。勢必議價。而其後遂併行於長夫。夫有數而價無數。嗟此窮民。衣敝鞋穿輪。

差動經旬日。既奪其耕鑿民之財力。幾何兩項所折價。月不下數百千錢。其不足者。至鬻妻賣產不免。雖經諸臺使屢次嚴革。而陋例相延。牢不可破。若不急爲軫恤。行見蚩蚩之衆。非填溝壑卽去鄉井。豈復有百姓哉。今日者。舊疆已復。爭訟已息。者近二十年。諸臺體皇上如天好生之意。軫念民依。而司此土者。仁恕明廉。洞悉民瘼。夫馬之累。半減於昔。通民漸有復甦之望矣。然樂夏日者。常畏秋霜。未來之慮。在所不免。是尤望於後之蒞茲土者。

非河人之必爭。通民之樂就。河也。非通民之忍就。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河勢迫之以就河也。率土之民。敢此疆而彼界。避重就輕。蓋有不忍言者矣。文山太史純孝。至性受知。仁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程子碑議

張漢

原評
千古不易

辨得醒斷
得老

原評
有來歷

更見其大

宋儒三程子墓。在洛陽之府店。漢下車不數月。即展拜。正。攏。墓。石。無。有。不。知。纍。纍。誰。為。三。程。之。墓。也。瞻。顧。惘。然。退。而。謀。記。其。墓。復。營。置。三。牌。石。昨。賢。裔。兩。博。士。書。來。錄。其。封。爵。有。洛。國。豫。國。公。之。號。與。子。意。不。符。子。謂。三。程。夫。子。有。宋。之。名。儒。也。聖。門。之。傳。人。也。後。世。人。主。追。爵。以。顯。其。魂。身。後。之。寵。榮。也。非。大。儒。之。意。也。儒。者。不。右。爵。而。誦。賢。故。孔。子。亦。書。曰。至。聖。先。師。天。下。郡。縣。學。官。無。異。曰。至。聖。羣。聖。之。會。萃。也。先。師。則。萬。世。而。後。自。天。子。下。逮。匹。夫。皆。屈。弟。子。之。列。者。也。夫。聖。至。天。子。亦。屈。為。弟。子。而。師。之。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不。愈。於。尊。為。王。公。而。天。子。猶。得。而。臣。之。者。乎。令。程。子。不。書。賢。而。書。爵。將。勿。孔。子。必。書。魯。司。寇。或。隆。其。追。爵。必。書。大。成。至。聖。文。宣。王。而。後。乃。極。耶。孔。子。書。至。聖。程。子。當。書。宋。儒。不。再。議。矣。或。曰。孔。子。書。子。程。子。必。書。其。號。何。說。歟。曰。孔。子。古。今。一。至。聖。也。三。程。子。則。不。得。不。別。其。號。程。子。沒。時。文。潞。公。彥。博。已。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則。書。號。為。宜。然。則。孔。子。不。書。周。三。程。子。何。以。書。宋。曰。孔。子。萬。世。之。師。由。周。以。來。之。所。同。也。非。周。所。得。私。也。程。子。則。漢。唐。宋。元。明。為。儒。孔。多。是。不。得。不。書。宋。然。則。何。以。不。書。先。賢。曰。儒。與。賢。小。異。名。而。同。實。者。也。未。有。儒。而。不。賢。者。特。親。炙。聖。

門書賢私淑書儒以小別及門之意又何議乎議定漢乃手書碑石曰宋儒程某某先生墓僭附漢名其旁漢何人斯敢附程子以傳蓋仰止之意也書寄兩博士存其說焉
漢人議禮即說理乃有此明快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原評
禮字作骨

廟主議

張漢

楷當

老潔似公
教

先是木主沿爲例。皆書先遠三代昭穆宗親。愚參諸禮未協也。愚議始祖有耑主。乃以明一尊。昭穆別二主。二世三世以下。左右以次及之矣。書始祖當書石屏。以記始遷之自。謂始祖尙有祖。出自蜀中。非天子不得祭。始祖所自出之祖。亦當存之。以志追遠報本之意也。始祖書爵。以明貴也。敬不書諱。以明尊也。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妣亦並書。禮乃備也。而昭穆不詳。書考妣。以及其宗支。又統同於辨異之中矣。親之既歿。稱曰考妣。而書曰親。又何稱乎。若夫別子初爲大夫。祭當不祧。我曾

漢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王父官太僕。初開張氏之先。常有特主。以示貴。妣王淑人不書。又統同羣妣。昭穆之內矣。議定。敬告先靈。改署其主而祀之。非敢謂知繼述之義。亦禮以義起而已。
暨義嚴肅叙次簡老頗似禮經註疏

鄉約議

劉經傳

經傳號石渠石屏人。乾隆庚辰進士。由翰林院檢討。晉山西道監察御史。屢佐文衡。知名當世。事有今視之甚輕。而古視之最重者。鄉之有約也。在官視之甚微。而民間視之利害甚鉅者。今之鄉約也。考周官六鄉六遂之法。鄉大夫以下。有州長。有黨正。有族師。有閭胥。有比長。遂人以下。有縣正。有鄙師。有鄉長。有里宰。有鄰長。俾之遞相糾督。民間之紛爭者。子弟之頑梗者。鄉里之奇衰不衷於正者。皆資董戒。風俗之醇。胥由於此。今鄉約之設。猶是物也。自司其事者。從而隸役之。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三

其又甚而隸役之點悍者。且得而指臂之。魚肉之。而其選愈輕。而其人遂不堪問矣。是故衣冠之族。以承充是役爲玷。而鄉里之舉報。亦不肯過問。卽少有家賞。例應出身。急公者皆恥之不屑。必百計資緣以求免。惟是無籍游惰。欲因以爲奸。則又資緣求充。而里黨之中。劣矜秀監。素無行檢之徒。借之以舞弊營私。遂使民高受害。莫可究詰。吾鄉近事。其尤較著也。意惟於資緣求充者。屏而絕之。以謹無良。資緣求免者。焚而進之。俾明大義。其于悞公擾眾之弊。庶有豸乎。夫主持公道。大君子之心也。維挽頹風。鄉先生之責也。不辭固陋。以備芻蕘。或

於吏治不無小補云謹議
顧名思義理亦宜然

雲南鹽法議

浪穹 王芝成 梅村

鹽有官私鹽法之弊所由生也。井各有銷鹽之地。地各有解課之額。私充斥則官堆積而課無所出。在他處猶可。遇私販之塗以疏官引。惟雲南山路叢雜。遇之為難。按戶銷鹽計口授食。自吳三桂謀逆。始作偽。雍正年間已推。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後。謀利者踵行之。因照額徵課。而短秤昂價。攬土苛派之弊。叢生夫鹽之有官所以別乎私也。官之異於私。由於銷鹽徵課之各分其地也。凡人購物。利賤而惡貴。官貴私賤。而欲使之反其情。按地銷鹽。假手胥役。而欲使之平其價。此雖繁設。利條重立。刑罰於是有所不能矣。止弊之道。貴正本不

貴持末鹽之弊。既因分官私而起。曷若泯官私之迹。不必按地銷鹽。而使之自然流通。何以謂泯官私之迹也。各井銷鹽。有額。則課。即有額。原毋庸。稱。各計通省課銀之額。攤之於各井。每井應徵課若干。又較各井竈戶所煎。醃水之厚薄。酌其中以為常。按額分派。每竈戶徵課若干。課銀納自竈戶。徵解俱由井司竈戶。輸課之後。所煎之鹽。聽其銷售。所售之數。與納課之數。無論盈絀。總以派定之額為斷。亦如商代之貢法。樂歲與凶年。一致課銀。既徵。買者不拘何井。賣者不拘何地。買賣之數。不問多少。與市肆之貨。同如此。則無鹽非私。實無鹽非官。官省防制之勞。民鮮催科之累。以通省

之鹽供通省之食。任其所之而無阻。官民兩得其便矣。不見夫田畝之稅乎。計上中下而科以賦。業田者照額輸之。田中所出。雖轉相糶糶。不必指某穀爲官。某穀爲私也。或難之曰。竈戶納課是已。倘課既納而鹽不能售。奈何。答曰。鹽之切於日用。與薪米等。惟不蒸薪食米之人。而後可以不需鹽。非然則鹽不能不需。需不能不買。買不能不於井。而何慮竈戶之不能售乎。或又曰。人情樂趨便利。鹽不分井。則買者爭向附近之井。彼僻遠者。何望。答曰。便利固人所樂趨。貴賤亦人所必較。少者貴而多者賤。物之情也。附近之井易銷。必致於少而貴。貴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鹽

則人將不憚遠求以圖賤矣。且僻遠之井。獨不可移。其鹽於輻輳之所以求售乎。或又曰。課銀責成竈戶。而買之多寡。聽民自便。倘買鹽之數。不敷納課之數。竈戶爲定額所苦。將逃亡而不爲矣。奈何。答曰。往時分地以銷。民間食官之外。尚購私鹽。今官私合併。所食豈反從減。食既不減。課豈不足。竈戶之煎而售之。亦如織者之貨。計及然。但以理而論。正可罕弊。而私無課。梅村尙未。其布帛陶者之貨。其瓦缶世不能不資而購之也。方將利之所。在人必爭。無利。則視如民途矣。爭爲竈戶。而何逃亡之有。或又曰。凡爲此者。所以杜短秤昂價諸弊也。今以井司竈戶主之。其弊豈不生。自井司竈戶乎。答曰。諸弊之生。由於各有應銷之地也。既不

分地。則此井所售不公。人將改之。他井竈戶欲鹽易銷。亦其情。井司欲課易徵。豈肯生弊。以致買者稀少。使課不能數利不能獲哉。

滇鹽之累民。自按戶計口。始至餘鹽行。而百弊叢生。不僅短秤昂價。攙土苛派。且近井遠井。地方受累。亦各不同。難以枚舉。總之爲累已極。梅村心存利濟。爲此議。十餘年後。至嘉慶丁巳。而迤西各州縣愚民與刁民。逞忿羣起。公然鬧公堂。縛胥吏。扶目洞。時搶人。放火。假公濟私。肆行報怨。雖事駭聽聞。亦物極必返也。迨己未某公欲蓋前愆。從屠觀察述濂議。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鹽

奏改章程。竈前竈賣。不發薪。本民運民銷。不分口岸。每鹽百觔收課一兩。適初大中丞。書制府先後蒞滇。洞悉民隱。復奏當如前議。試辦二三年。期於裨益。國計民生。卽永以爲法行之。甫數月。庶民稱便。終年里閭。無胥役之擾。衙歌巷舞。因歎梅村名位卑微。似碌碌無所短長。乃身歿而其言竟驗。今中丞以親老。奏請內用。滇行猶謂新定鹽法。民已順軌。特慮他日。井官不得人。竈益走私。課額不足。將有起而議更章程。復爲民累者。予既感其愛民之深。

復思梅村文有責井官稽餉計課意是亦禁私之一道足以濟良法之用者抑或按鍋收課禁絕攙和或徧河東鹽池環以城垣時其出入或調劑貧乏之窳而舉殷實之戶爲之長於酌銷引之遠近而不繩以同價之章程於脚重課輕餉淡薪艱之井則課仍其舊課重脚輕餉豐薪賤之井則量增其引因地制宜按月收課凡有餘悉聽其自售不問則窳亦何樂於走私第此必慎選井官嚴立勸懲禁包首增公費示體恤未有舉不失職官不易方拔廉能振淹滯黜不肖毋姑息好義而事不終者如此而課猶不足則直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鹽

以民隱籲懇

聖主酌減課額卽以課攤之地丁我

朝

聖聖相承視民如傷當此肅清吏治之際

皇上無不

思於遠人納諸在宥也深固國本共畏民岩

國課其永裕哉滇民尙亦有利哉

附錄新興李選士本芳應 初大中丞觀風鹽法議

云夫滇鹽固必有變通之法去其太甚歸於自然而

已矣何者額自官餘課因已利短科加征層層剝削

此餘鹽壞法之甚者也離庫積壓不下百萬七十餘城未完報銷此虧墮之甚者也川粵陞之私鹽充斥昭東廣開等處此碍官銷之甚者也每鹽百斤泥沙半滴煎窳小家墮煎整萬市衙一舖公欠數千此窳舖侮法之甚者也日夜催科民無貧富焦頭爛額吏無貪廉補苴張皇此又官民苦累之甚者也五甚有一未除則舊法不行新議亦滯除此五甚而煎銷買運一聽諸民患不在民之不便又在課之難裕蓋因有私鹽而後課不裕因課不裕而後改章程原欲期於盡善也不知井私之弊猶伏則私鹽不在他而卽

滇南文畧

卷八

議

鹽

在井何者舊日舖販井官相識胥吏故交窳戶素熟則易行私一引數鹽商省引需鹽多銷售窳獲便益則又樂爲私井司受賄通融窳商差役姑寬祇圖肥己則又放縱行私萬一鹽銷引滯此時征商則人莫稽征窳則事無據將計戶而笞之抑盡人而誅之乎必不能矣課之難裕一也滇無充商鉅戶往來求息大半僅謀朝夕三迤產鹽之地二十一區惟安甯井隸近東迤餘皆遠在西南遠近異域則省費異脚貴賤異價難易異銷有無異息前却異心至於前却形而鹽之通塞見至於通塞見而課之盈縮不可知矣

此其難裕二也故莫若給引之時就權買某井鹽即以時調劑其課遠井稍減近井畧溢遞遠遞減遞近遞益視商報某處人買運某井計其價刷即註明井口則無論西人移販西鹽東人移販東鹽皆不能偏盡其利如此則遠近皆持平彼此皆獲利持票負販者自不招而來矣且鹽既益行則商販出而與私梟爭息竈戶出而與私鹽爭奇而川粵陞之私鹽亦可漸自絕矣然而防範尤不可不條陳便宜也其要在於得人得人而理其術有九其廣昭曲東開等邊宜精選知理法之營弁嚴飭邊防堵緝外私入境不可

堵則酌量徵稅如其引數其井官宜剛正廉明精細勤慎之人不時整頓有犯必懲懈馳者問之其井司親身駐井宜責成憑驗照票留心核辦不得使鹽浮於引其井役巡胥宜檢忠直自好之人多給工食以養廉取且必遞更遞換以杜熟則瞞漏夥串勾通之弊其附井有司宜監督井員以防贓賄營私公然走漏之弊能出首者賞之連給者同坐其舊日舖販宜嚴查從中把持鹽窩買放之弊其給引時宜嚴禁書役不得任聽加秤勒索生方阻攔故意延遲其專政衙門宜隨時核計某井發引若干繳引遲速有無走

私之處認真辦理其總發總收宜秉公持正不得於各井藉端漁奪於各販謀已侵牟此行新議之尤便也夫然後商便民便而課亦無乎不便矣今以通省計之歲銷鹽三千七百一十萬餘千觔零計十二萬三千七百餘引當得三十萬餘三千六百四十兩零課况殷繁戶口行銷必有倍蓰此數者則一百四萬餘千百零之數無難實貯實存年清年款矣新議之可行者此也故曰歸於自然也不然恐棄九便以就二難十年之後害有過於五甚者矣自知荒謬臨穎悚惶

國朝
教

下湖南各屬教

李發甲

不佞德薄才疎。撫綏是邦。夙夜悚惕。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貪廉。雖精白此心。而耳目未廣。安能盡知所賴。藩臬監司。及守令以下。有位君子。啓我顛蒙。匡其未逮。時時以大君爲不可欺。以小民爲不可虐。凡窮簷之疾苦。狐鼠之憑依。一切有關利害之處。不妨次第開導。見之施行。其有居心仁恕。教養斯民。實心實政者。益加勉勵。用底循良。如有外飾仁慈。中藏峻刻。不飭篋篋包苴。公行草菅人命。置民瘼於不問。任意行私者。痛改前非。遷善遠罪。翻然自新。不佞寬其既往。嘉其將來。必不刻繩其後。使之無地以自處也。倘執拗不改。以朝廷之憲典爲不足畏。以上官之條教爲不足遵。嚴酷乖張。貪污敗檢。肆無忌憚。以致穢跡彰聞。國法具在。當不能爲之曲庇也。彼時此身。一敗萬事。瓦解身家性命。父母妻子。付之東流。言及此。則亦何憚而不肯爲清正之官。顯親揚名。上不負君。下不負民。爲名教中之正人也。哉。凡我有官。孰得孰失。何去何從。試自思之。若不佞憑藉高位。誅求有司。受暮夜之遺金。辱聖明之任使。恣

滇南文畧

卷八

教

聖

雖傲慢。激揚樹私。則是表既不端。欲求影正。罪更倍之。祇此冰蘖一念。硜硜自守。非飾詞以聳聽聞也。天日相臨。願與諸君子共訂之。讀此教有笑。比河清之意。先正典型也。

滇南文畧卷八終

卷八

教

聖

滇南文畧卷九目錄

論

明

讀毛氏家史

騰越要害論

法象論

天論

泰律含少論

讀滇志畧

國朝

滇南文畧

卷九

目錄

擬理學真偽論

黑水論

張含

吳宗堯

何邦漸

楊忠亮

葛中選

曾化龍

趙士麟

關頑兆

滇南文畧卷九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錢塘 蕪湖唐參訂

天津牛稔文盤田評閱

保山袁文揆時亮

保山袁文揆雅論次

蒙化張登瀛題

明

呈貢孫 肅壽光校訂

論

讀毛氏家史

保山張 含 禹山

於戲合忍讀毛氏家史。邪宏治間。琢菴公蹟於禮部。困於京。吾翁官吏部文選。訓曰。含汝知交。人滇。惟毛君用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一

此文係讀 豕史與他 論稍異且 係同時人 故叙及交 情 寫琢菴氣 節精光異 采上通星 辰 是論是贊 典重如奔 鼎圖書

成彥秀微君奚交汝哉。汝哉既公拔於禮部。官吏科於南。吾翁由卿寺戶侍於南。舍侍公石交於若。若吐膽語。弗回蒙。是故知琢菴。惟吾翁與含最。公性靈合道。種學績文。重古諫者。不惜橫分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凡仇秩於疏。妨重大體。勇汎海之蛟。鯨不及鱗。鱗聚當道之豺。狼不及狐狸。凡奸人盜名驟顯。要客怙寵增焰。必疏省察。按實不辭飾。渠黨陰陷。炫計不蔽。不撓諫道。屹屹不衰。陋而隨時。嘉靖間。吏科於北。一旦議大禮於庭。執經不與時合。罔恤殞躬。恐道廢則經弛。經弛則襲百世之疑也。甯死不屈志。不壞諫道。不壞臣道。不壞所學。古謂

紹合道字何等身分何等力量

更同傳而傳確論因讀家史故並及其子章法極細

其死不虛然哉夫享而盈其量者覆德而淺於報者昌天矣不昌毛氏後公與新都太史同難公死於國太史逐於滇逐者克化滇人嚮道敏學死者克式鄉人崇節洞義古君子重於鄉重於天下然哉然哉曰逐日死同重於滇天與人與人哉天哉其同重於道哉公死於國而完名葬於鄉太史終歸紫極而數皇猷道或不行願老於蜀名哉名哉動天地光日月凌千古耀百世史同傳而傳也同傳而傳也公有子沂好學不放守業不淫肖父克譽門閥益崇天其篤公於子微公世積而公滋弗茲滋沂享其滋而滋後人於滋滋曷窮已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二

當時議禮諸臣援證既未允極進諫又失之過激身獲重譴貽譏君父誠有如後人所議者然其心皆不忍孝宗無嗣故撼門哭諫百折不回其節義原不可掩琢菴之同杖斃尤為可憫禹山始終以見道許之篤論也文體簡嚴古奧直追周秦亦禹山集中不可多得之作
按毛公名玉字用成昆明人幼刻厲讀書母憂其銳恐致疾玉每夜輒以衣障燈默讀登弘治己酉賢書初上春官不第僦居燕市與四方名士講業十七年乙丑成進士以脩孝宗實錄奉使滇黔訪求遺事

報命投行人考選南禮科給事中值察典論劾四十餘人皆當陞戶科左給事中條上備禦諸策以憂歸服闋補吏科諫止逸幸居庸危詞慷慨武宗動色中貴由烏思藏往遺沿途橫索御史林有年以前劾得罪下詔獄玉上疏極諫得寬旨嘉靖初大禮議起玉同毛紀毛澄等跪門哭諫世宗震怒被廷杖者一百八十餘人玉以六科之首創更甚血肉糜爛數日卒燕士白衣冠相率送其喪為文輓之穆宗即位追贈光祿寺卿所存奏議十卷俱切中國是玉自幼孝於繼母終身無倦容人咸稱之詳載明史列傳子沂嘉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三

靖庚子舉人後官知州楊升庵成滇多居高曉雖因山水佳勝實因琢庵里居在彼不忘患難之友也今升庵集中贈琢庵父子詩尚存惜琢庵 奏議盡歸消蝕矣故附載其顛末如此
附錄楊升庵題給諫遺像贊云丞提甲科職司諫議性慤而剛色溫而厲冠服裝我威儀棣棣抗疏清時直節勁氣奮弗願身獨立不懼仁成一朝名香百禩鐘鼎勒勳汗青書事嗚呼先生誠有以繼忠鯁於往節而激譽謔於當世

騰越要論

吳宗堯

宗堯字協卿騰越人嘉靖癸卯舉人歷官馬湖

同知補延平所至有聲終養歸嘗從淇甘泉蔣

道林講學學者多師之輯郡乘二集

騰越以彈丸黑子之地孤立西陲四封之外羣夷蟄集

所以彌憂固圉者宜先講畫也易謂設險守國夫險之

未足猶且設之况有自然之險或以委之夷或不知懲

其阻或鄙而外之或以滋他族而窘我封域承平不能

虞卽有妄動將若之何所謂委之夷者金沙江是也金

沙與瀾滄三水皆源吐蕃入南海號南中徑流而金沙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四

江之大且十倍瀾滄極邊有此固天所以限夷夏也沿

江之內多有可堡可砦之所如畫江阻險而於江內有

所建設統之州衛則界限明而侵盜遏騰之形勢不期

重而自重矣國初重臣經畫者謂三江之外宜土不宜

流三江之內宜流不宜土於此限斷以別土流以分內

外其辭嚴矣然昔論江南形勢者必得江北之地而後

江可守築三受降城者越河之外而後河爲用况可以

內地而委之夷乎經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內地且然

矧於邊徼騰之疆域東南北境雖亦夷落然皆馴狎熟

夷接壤伊邇未有混併掩取之患惟西界以荒遠之故

久遭湮塞考之里麻長官司溯金沙江而後達是騰所

至西日里麻則騰境蓋上於江之濱也正統間兵克麓

夷聖之江外惜師旋後麓賊殘孽仍據孟養江內之地

漸爲侵據循習既久不復知金沙江昔爲我界也

我險夷得居之圍衛單弱益與夷近且緬酋洞吳熟於

舟楫沿江而上可抵茶山倘有竊發潛師躡境奄忽而

至有不及知者矣剝床以膚烏容緩視或曰其地多瘴

非可以華人居也夫賓川之牛井里永昌之上江十五

直皆瘴區皆夷氓也編之里甲役之驛傳律以國法官

儀不聞有違戾者如處置得宜卽其地因其人寬其法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五

薄其賦會長舉仍其舊而惟漢署其名羈縻約束彼且

歛趨而競至也奚不可哉所謂不知懲其阻者瀾江是

也麓夷之叛也上江刀招漢作其腹心嚴柵阻江固其

扼守以潞爲之限也夫潞固多瘴素爲夷居本朝仍其

故俗不以宅華人善也仍其故俗終不知變則善而未

之盡也何也藩省郡邑猶人之四肢百骸榮衛灌輸然

後脈絡暢而強固臻潞界永騰之間咽喉所寄命脈所

關騰爲永屬非此不達永爲騰援非此不還脫有非常

一掣橫江扼險乘塞遂孤絕於外往以么麼小醜如刀

招漢者助賊阻據雖大軍雄武不免於挫兵至於此

是謂陷地久莫知變。是謂遺患。考滇西郡邑通衢。率皆
華其人而漢其法。雖不無諸夷錯雜。然皆僻處山谷。惟
雲南縣賓川州之間。尚有蠻蠻居於赤石崖等甸。永昌
騰越之間。尚有百夷者。居路之沿江上下。經途喉舌之
地。顧容休離異類。隔於其中。故二處所鄰。亦各搜其慘
焉。麓賊拒命。則刀招漢為之驅使。安鳳煽亂。則赤石夷
四處劫掠。論徙戎者曰。非我族類。則其心必異。非往跡
之足徵乎。赤石崖等甸。已於白崖賓川各置督捕府。患
已差弭。此可謂處置得宜。為潞之計。須置一千戶。所以
永騰衛中分調金齒騰衛二所土伍城郭而守禦之。使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六

其親附於我。忘為夷之陋。安為夏之美也。且境非遐壤。
入非勁族。潞江安撫司原領於府。而馴服已久。可以令
從禁止。其為首左服。漆齒雕題之習。浸訓浸化。潛消而
默奪之矣。惜正統以來。不思變置。因循至今。夫變潞夷
置官署。豈惟騰賴之永昌非此。則有拊其背者。聞國初
麓川屠永昌城。亦自潞江上江而入。蓋永昌之東南。施
甸鳳溪諸夷。頗稱驍悍。故寇之入。不自東南而自西北。
經畧郡政者。自籌之審矣。變潞夷之說。豈待騰人發哉。
所謂鄙而外之者。茶山里麻是也。二長官司。額有歲辦。
州常遣人征之。視之若屬久矣。彼域於西北。為騰後倚。

洞若觀火
紛若列眉
有此卓識
快論方許
籌邊

地雖崎嶇。無平原廣甸。然重岡峻壁。巖谷深阻。易為依
負。其人皆尋傳蠻也。性柔而力健。柔則易制。健則可兵。
以此之故。羣夷雖強。莫之敢犯。昔齊晉招徠江黃。臣服
羌戎。卒收犄角之勢。二司據金沙江上流。夷類悉在其
下。如撫之有道。用之有方。尤騰之勁輔也。四夷即欲妄
動。虞彼之躡其後矣。非心亦且少戢。其可鄙而外之。以
遠夷例視。漫無聲教之及哉。所謂滋他族而窘我封域。
者。南甸是也。接壤騰南。僅二十里。故曰封域。蓋騰之一
甸也。勝國時。騰衝為府。南甸隸為州。故騰舊屬。國初經
畫者。謂三宣撫司與騰最近。屏翰賴之。其設官自宜撫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七

而下有同知。有副使。有經歷。有把事。有驛丞。各有分地。
而參撫其事。皆以華人世官為之。有十夫長。有百夫長。
各有分地。而稱頭目。皆錄夷人有功者為之。夫其副倅。
其首領。悉用華人。分攝所部。散其權而少其力。既不得
而自私。又不得而自肆。彼此相角。莫敢擅專。故可以指
臂使之。重臣行部。旬旬走謁。今同知而下。盡以計滅。謂
其有罪。則有罪者誅矣。錄其子孫可也。子孫若無錄。其
族姓可也。族姓或不當用。別有署置以代之可也。庶夷
酋無以成其自擅之謀。不失我昔經畫防閑之意。今千
巖舊設屬官。固自若也。獨使南甸。悉同知副使。經歷。把

事之地而兼有之何哉兼而有之權無所分動無所制
得以專擅自制故益驕恣而不可令小有隙釁怒目相
攻薄聞譴讓掉臂長往招之不來論之不聽微拂其意
不為閉羅之說即為阻兵之謀夫地不崇朝判為夷壤
割所舊屬而殊別之已不可以言知昔之經畫者不得
已而為權宜之計雖用夷酋宣撫仍用華人為副以參
制之猶之可也今又併此而泯焉鄰壤異類二十里外
即威令不行是尚可以為治乎作事貴豫用機貴密有
位君子慎圖之

有本領有作用甯邊要策也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八

係捨舌劍
捫紙起稜
使聰聾百
味奚辨行
文之痛快
醒辣無逾
此藝結處
筆破餘地
令人背芒
顛泚
援據最確
坐實立象
萬萬不能
稍易

法象論

邑文廟設至聖及顏曾以下十四賢像。逮遼庚寅制命
撤去聖像。而諸賢具存。萬曆丙午新學宮。士人僉謂聖
師洋洋如在。不可令諸賢虛侍。復奉聖像于上。余展謁
之餘。載稽經史。象者像也。因作法象論。其文曰。天。上地
下。本昭然有象。至其所以為貞觀處。乃不見其象。日照
月臨。亦昭然有象。至其所以為貞明處。乃不見其象。聖
人固同天地。而並日月者。其生也。踐形沒也。遺神亦原
自有象。至其至德妙道。所以贊化育而參兩間者。乃不
見其象。古者大道晦於春秋。天柱折而地維傾矣。日月
蝕而旦晝暝矣。仲尼獨生其間。繼往聖開來學。闢乾坤
再造。揭日月重光。俾春秋以還之人。復得共觀天日。則
江漢秋陽之輝。固萬世之人所欽慕而快覩者也。自哀
公十六年。泰山一頽。十七年。即廟祀於魯。當其時。羣弟
子以有若似聖人。尚欲以事孔子者。事之。蓋想望德輝
期一覩為幸耳。以事有若之心。推之。必肖像於魯廟。繪
塑之像。應自此始。沿歷古今。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緣
象與思。因瞻起敬。亦猶之觀天地而瞻日月也。孰謂聖
人而可以無象哉。國朝嘉靖九年。命天下學宮撤去聖
像。改王號。蓋起於大學士張公聰之建議也。夫孔子在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九

昔稱聖稱師耳。至唐開元。宋祥符。元大德間。加以王號。唐諡文宣。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至本朝成化。又加以八佾之舞。是皆有加無已之心。尊禮大聖人也。然而上推聖人之心。亦不樂有此。則王號之去。不足為聖人損。去之誠是矣。至其周末相傳之遺像。儼然生氣在。人間借非及門諸子之力。萬世而下。又烏識聖人之真哉。且殷宗物色求賢。其形惟肖。周廟有緘口之金人。句踐以良金鑄范蠡。則宇宙之有肖像。其來已久。抑又明甚。瓊大概謂像乃佛氏之夷俗。夫佛入中國。則漢明帝始耳。今撤吾聖師之象。任佛老之象。其象則曷若去佛氏之邪。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十

象存聖人之正象。以為天下人之瞻仰。耶。嘉靖八年。甫敕令禁中撤其佛老象。止存孔子象。奉之。此我肅皇帝慕聖人拒佛老之本心也。何不不移時。又轉而為聖禍耶。璵發之。世宗行之。天下尊時王之制。電逐雷驅。宮塔遂無聖人之跡矣。間有留聖像而蔽之以屏簾者。有移聖像而奉之於別所者。又有守令賢明。士大夫正直。不為一時承教。順令師賢之像。居然並存。不但曲阜白鹿岳麓之無恙。又皆人心之良。不忍於聖師處也。蓋使昔也無像。則觸目無形。既會有像。則其神如在。目擊如在。之神毀而棄之。其不仁甚矣。且天地曷言無象哉。蒼蒼廣

不仁二字
斷得確

運人所共見也。借令天地無象。則斯人之所戴者何物。所履者何物。所被而照臨者何物。是安得託元虛幻杳之說。泯滅聖人。不死之身。使天下之人。戴天不見天。履地不見地。又若障翳其明。而不見曦暉。瞻影耶。是蓋有難為解者矣。我太祖洪武初。凡天下祀典神祇。多更易其封號。獨孔子仍前代之舊。蓋尊禮聖人。不以制限也。三年。又以孔子祀象。設在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像。因定擬為高案。其邊豆簋簠。悉代以簋器。未嘗以立像為不可也。永樂八年。勅天下學宮。凡繪塑先聖先師衣冠。悉如古制。蓋俾瞻望聖賢者。如見其真氣象於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十一

當年亦未嘗以塑像為不可也。正統三年。又禁天下不得祀孔子於佛老官。蓋不使與二氏並列。均之意在尊崇聖師。象而則之也。此誠為闢邪崇正之道。亦未嘗謂聖師祠象之非宜者。自春秋至本朝。上下二千年。中間哲后名臣。未易悉數。而唐之韓愈輩。宋之二程輩。又最稱發明聖道。積千載之緒。斥二氏之非者。豈無有識先聖立像之非者乎。即本朝列聖相承。真儒輩出。自嘉靖而上。聰明特達。樹偉稱奇。號理學名臣者。亦不為少。又豈無有識先聖立像之非者乎。乃歷代有高賢。無此議而議。獨起於張公瑄。豈二千年宇宙間。人品識見。竟無

有及璉者耶。至肅皇帝。銳然行之不疑。而舉朝自御史蔡貫等。一辨其非。而見斥中外。遂寂寂鮮公議。蓋必有由矣。不然。如近日部郎唐伯服。建議於十哲中。雖幸我再求進。南宮適宥于賤。其說非不近理。而今上猶以先朝定制。不復更易。何當日以去聖號制聖像。言一出而行之。決耶。世宗御制。又有曰。我太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宮。又陰去其立像。止令設其木主。又曰。至我聖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夫太祖皇帝。開創之君也。當時在廷諸臣。皆弼亮開天。議禮制度。考文之臣也。若果孔

滇南文舉 卷九 論 七

子之像當去。豈不能遣官明示其事。而願為陰去於辟雍耶。若果出自上意。則往日又何為高其案。以就像耶。又何不申論當去之意。願詔中外。盡去之耶。蓋緣改建南雍。未及立像。原無撤去之命。璉特借以為解耳。且成祖既因元人之舊。不忍去矣。我世宗皇帝。豈不能體文皇帝不忍之心。竟忍於去之耶。在世宗為祖。祖在張璉為非聖。而以己之非聖。成其君之誣祖。罪可勝誅耶。考漢初廟祀闕里耳。至文翁立學宮於成都。設古禮盤坐像祀之。晉王右軍摹寫。傳為禮殿圖。晉顧愷之有闕里行教像。元魏刺史李仲璇。又繕聖像。立十賢於克。則

大禮議璉言尙有可採特惡其善以圖宮貴排傾異已又不能格君心之非以至於與獻入廟稱宗故無

所逃罪於天下後世耳然當其時門鐸已先見及而明告璉以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厥後及貽書勸其召還議禮諸人養和平之福惜乎

像在唐之前已有之。非創始於元。又安得借口於元。以為薄聖師解也。使璉也。果欲建名世之業。則為國家為生民。一切安內攘外之計。及一切闕失之典制。非無可建白者。獨奈何區區搜剔聖人之名跡。快然一毀之耶。又不陳於入官之初。而顧踟躕言於議大禮之後。耶。此其故蓋不能不令人惑也。世宗御制。又有曰。除待該部集議外。茲朕不得不辯。亦不得不為輔臣辯。璉也。為名牙也。為議禮也。非諛君也。非滅師也。夫事于天下大義。若果至公至當。則亦何嫌何疑。何待於辯。而肅皇帝必拳拳為璉辯者。想皇心昭昭。蓋亦有未安處也。嘉靖初

滇南文舉 卷九 論 七

考與獻之意。在廷諸臣先後並爭之。而張公璉自觀政以來。獨主稱帝入廟。去本生之議。力排羣論。大禮一成。皇心用慰。張璉自部。轉瞬入相。籠眷隆加。真一時遇合之盛矣。然異議雖皆屏斥。而天下人心。各執一是。則張璉猶在毀譽間也。故至嘉靖九年。復建孔廟之議。璉若曰。國家大禮。我既破前代之失。折衆言之非。定不易之制矣。倘不更取典禮之大者。變而更之。則無以證前日之是。茲復裁定先師禮制。是衆人所共否者。我則是之。舉世所共可者。我則非之。使古人大禮。文大制度。皆自我損益訂證。而又藉申於大義。以著非常之績。今日

遠不能從也。此其所以爲張桂也。與誅心之論。

之行是。則前日之行益見其是矣。天下何能更置喙哉。故托尊聖之空言。爲忍心之實舉。假廟廷之大議。附掖揭之成功。榮寵熾。可必信於君。權力盛。可必行於下。惟時海內人士。即知其微。而憾其忍。亦仰承帝命。忌憚威權。又鑒於大禮之覆轍在前。遂無復有明目張膽。相繼爲聖師力爭者。是天故使張璠非聖壞禮之心。迹昭然於天下後世耳。而宇內猶存一二師賢像者。是亦焚書之後。幸存尚書於壁間也。夫千百年祠而象之一旦委而棄之。不但非百年以後之人心。恐亦非當時及門弟子之心矣。且借天地無象之說。固可以虛土聖人。倘更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古

借天地無言之說。則此世界中。又可灰燼六經。耶。瓊之相業。自謂表著者。此二大事。不知只此二事。已得罪天下後世矣。自古朝廷之舉動。有得失。則草莽之評品。有是非。使一令出。而當時不一遵行。是宇內無一王之法。使一令否。而厥後杳無公議。是宇內無三代之民。孔子爲生民以來一人。萬世而下。推尊景仰。尙慮不及。乃今以千百年遵禮之遺像。湮泯於一人之私議。竟作斯文大難。久之不察其微。又多襲其借口之說。模稜附會。不復有識聖願之願。是人心又將與聖神並淪。涉矣。可勝慨哉。昔陸雲去而浚儀爲之繪形。司馬沒而朝野爲之

畫像。彼於一賢人。尙戀戀不忘。如此矧吾大聖人哉。古今天下士。皆孔門弟子也。當日獨蔡侍御輩。爲聖人一鳴。而甘棄其官。悲夫。大都天下奇變。必數百年而一見。商鞅壞井田。秦皇焚書坑儒。張璠議禮毀像。皆宇宙間之奇變也。井田不可復矣。書則至今存也。議禮則至今定論也。人心終不可泯。當必有爲聖師惜。爲天下人心惜。俾天地昭而日月明者。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古

按洪武初。司業宋濂上孔子廟堂議畧。首言遷神南面之非。次言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鼓。無像設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省像。失神而明之之義。又禮樂多不合古。請皆更定。上不喜。謫濂。天順間。林鶉知蘇州。孔子廟像剝落。鶉言塑像非古。太祖於太學。易木主。遂易之。或疑其毀聖像。鶉言此土耳。豈聖賢耶。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像。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木主。然其他郡縣如故也。嘉靖九年。夏言請更郊祀。諸議並文廟設主。時璠爲首。輔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任璠承諭。纂修祀典。主言諡文宣。不足爲聖人。輕重諡號。無喻言大成之言。出孟子成爲樂之一終。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於聖德無諱。

此論更錄

設像非古非祀聖人法十二邊豆入僧惟太學可行
郡縣皆用爲僭並配享從祀諸多更正上下禮部翰
林會議編脩徐階言天子王祀孔子設像袞冕章服
承襲已久臣聞愛其人者杖履猶加珍惜况先聖遺
像國家廟祀孔子宮牆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邊豆
與天子同今八佾十邊蓋猶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
復司寇之舊彝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初制帝
覽疏不憚瑄語階若叛我階言叛生於附階未嘗附
何言叛階由是被黜爲延平推官帝自著正孔子祀
典說頒賜羣臣瑄復爲孔子祀典或問上之上嘉焉

淇南文畧

卷九

論

六

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
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
邱明以下稱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王祀之並
釐定兩廡及崇聖祠配饗諸子改稱大成殿爲先師
廟由是觀之易主之說已發於宋濂撤像已始自林
鶡且當時夏言亦爲此議而天下後世如貫階邦漸
輩皆歸咎瑄良以其議禮于進惡之以人廢言也我
朝定鼎推崇孔子邁於往古廟祀奉木主仍明之舊仰
見

聖代帝王議禮制度考文因革損益之妙用可以爲萬世

法順治間豐潤谷應泰編著明紀事本末亦以孔子
加封王拜於帝爲僭稱先師爲禮廟祀設像爲褻易
木主爲禮是文之選特因其議論風生筆情廉悍取
備一格且以見天下事初始爲難與夫士君子立身
一不當則言必招尤行必招悔可不慎與
先生家學累世相承我里文風開宗於此按先生子
若孫一入名宦一入鄉賢盛節高風載在志乘炳如
也三復斯篇益切景行之慕 同里後學楊元壽謹識

淇南文畧

卷九

論

七

天論

石屏楊忠亮

楊升庵引
莊子言六合之外
人存而不論
論即長春
言世間之
事尚不能
究况天外
之享劉伯
溫言天有
極乎極之
外何物天
無極乎凡

有形必有
極理也極
也是聖人
所不能知
而痛詆邪
子天依地
地附天
地自相依
附朱子天
外更須有
驅設甚厚
所以固此
氣之說為
吾儒異端
聖賢之學
切近思

太初之始。元黃混并。中有大主宰。太極是也。太極者理也。理非懸空。附著於氣。理與氣分析不得。滲漏不得。合下便是。天下無無理之氣。無無氣之理也。未有天地之前。氤氳而體無不具。既有天地之後。瀰漫而用無不周。所謂理氣不外乎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摩盪。兩儀立焉。水火木金土生焉。萬事萬物皆本於此。天有四正。天有四隅。聖人畫之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自卦爻象象之義著。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日月者。陰陽發見之最盛者也。經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各有次舍。而日月五

淮南文略

卷九

詩

天

外之求天
謂直切了
當後人更
不必論天
矣。然歷代
天文志言
渾天儀為
制歷明象
者所必宗
有言天如
雞子地如
雞子中黃
孤居天內

陽五行皆具。新盡也。火傳也。不知其盡者也。時行物生。謂之常。一闔一闢。謂之變。常有時而變。變者終不失其常。風雷有震盪。日月有薄蝕。惟其以終古不易者為體。則震盪者且歸於清寧。薄蝕者竟復於常新。此所謂貞觀貞明者也。皆太極理氣之所為也。太極者。象數未形而理已具之稱。形器已陳而其理無朕之目。至神至妙。難以省發者也。先聖先儒。言理氣。言動靜。言陰陽。言卦象。言五行。言日月星辰。言南北極。言周天度數。既剖析無餘矣。至天地立體處。終日戴天莫測。所以高終日履地莫測。所以厚。何易其難而難其易也。邵子以十二

淮南文略

卷九

論

九

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自此以前。又不知幾闔闢矣。天地有氣。則有數。數窮則氣變。而氣終不窮於數。有理則有氣。氣更則理晦。而理足以提其氣。總之太極之理。氣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也。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地以甯。君則明。臣則良。民則安。物則阜。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更元應會。泰者否。通者塞。至於否塞之極也。天之清而峻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蕃衍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

時雖撰作
澤象不加
法甚術改
徐漢天使
地居天中
天動而地
止以上應
聲度至元
嘉十七年
又作李澤
天以自青
黃豆巴珠
為三家星
其日月五

星悉居黃
道以天
運而地居
其中者矣
有言陶弘
景嘗造渾
天象高三
尺許地居
中央天轉
而地不動
者矣是推
測之法古
今不廢而
後明其體
則理氣之

論

卷九

論

三

人之性獨悖逆焉。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渾沌者。水也。啓天地之開闢者火也。混混沌沌。不知幾何時。有氣焉。噓動而煥育之。若引若躍。若鼓若鑄。而天地立焉。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日月星辰著為天文。南極北極。巨為天樞。水火木金土布為五氣。積塊石砾。累為地形。九河四海。滙為地脈。人以為天之下。地之上。懸絕於太空之中。詎知天依地。依者依地之形也。地附天。附者附乎天之氣也。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故夫天地也。地也可以清濁分。可以高下分。而必不可以形氣分也。何也。其理為太極之理。其氣為太極之氣。其形為太極之形也。日理日形日氣。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凝結於此。即天道幹旋於此。就是處分出去。任他東西南北。低下之疑。極停勻。極堅固。極周徧。翕合得緊。擔荷得起。自且及暮。自始至終。自頃刻分秒。以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無一放懈。無一逗漏。故曰天行健。日月五星隨天左旋。南極北極。握其樞。任其輪轉。天不與地不壞。正以此爾。然是氣隨天邊行。不是平轉。皆斜而逆轉。譬如人身氣脈。從嶽頂下丹田。從丹田度尾閭。從尾閭而上背脊。從背脊而達嶽頂。以下逆轉迴流。捉吸攢簇。人之所生。生也。天無軀殼。元氣旋轉而成。有元氣即生五行。

說尤未可盡非也是。文但取陳言之近於理者。駁其謬妄者。且以為人。事以或人。事異矣。梨亦存而不論。可也。如數。乘上羅紋。

向見天機秘要著一圖繪大地山河毫無滲漏內以人身筋絡脈絡分註之。最為明晰。殊與此論相表裏。

論

卷九

論

三

之氣。天邊一派。敦龐而不可量。凌競而不可避。固結而不可解。清直活脈。流動充滿於東西南北上下之間。雖地之形。至博至厚。此氣足以承之。載之。天如卵白。地如卵黃。氣即卵之白者。非水也。頓牟掇芥。磁石鈎象。猶日氣相感也。斯則氣相生也。陽燧見日。然而為火。方諸見月。浸而為水。不見則不浸。不然。此則無待而生。生不窮也。世擬之以為氣乘水而浮。非也。又云。表裏有水。夫水者。天地之脈絡。為三江。為九河。為五湖。為四海。所以載之地也。振河海而不洩也。有尾閭以洩之。沃焦以消之。風日以損之。即有沁入於地者。仍復為竅穴。為湧泉。為陂池。為湖蕩。復轉而與河漢通。自地而生者。還自地而用地。之下。皆如礦如釜之石。礬也。且氣屬火。水為陰。譬之釜甑。炎炎浮浮之氣。以水沃之。則火氣熄。而陽光滅矣。天何以旋。日月何以轉乎。至謂日入地中。亦不解之甚。日月皆如彈丸。太陰太陽之所聚形而著者也。一入地中。必為山河大地之所遮。必有窒礙之處。日尚可施光於月乎。尚向西沒。東升而出。入有恒乎。嘗微索之。海自有岸。地自有畔。自畔岸以外。上下四旁皆天也。皆氣也。天之行以氣行也。其左旋也。日月五星隨之而不息。動於不自知。運於不自己。約之束之。而地不覺其苦。鞭

之策之而天與日月星辰不覺其疲萬古如一日也此皆太極陰陽五行之所為也。或曰上下四旁都是天都是氣把這地圖合在中。或不必行氣也。得其實四方之氣如一蒲蕪。雖把地裹在中間。若使繩約不緊。畢竟散失。故又要使箇氣力緊緊纏定。如人之脈絡呼吸有常。四體方纔無病也。且以晝論天之上。大明之宇宙也。地之下。九幽之窟穴也。向夕天道日月左旋而入於西。地之濕者。有以燥之。寒者。有以煖之。暗者。有以明之。此亦循環之理。生物之機。若地下有水。則氣散而行。度皆阻矣。安能運造化之神哉。世儒之言曰。天開於子。地開於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三

蒼蒼溘溘中却自栗栗藹藹

六經亡樂。儒者惜之。然其聲則充滿天地。備於人身。終古不忒。審聲之法。古聖人神而明之。微露簡編。或亡或存。後人知一昧二。安排牽合。不可通解。而古樂遂以難言。選於童年。即受聲學。冥心體究。忽遇其全。始知聲音直體造化之撰。樂特一事。字特一形。度律均鐘。又特樂中一法耳。瀟漫宇宙。盤旋空虛。過耳皆樂。出口皆聲。入身天地。交和互應。千古法則具存。非待湊合。畧說其概。有體。有要有機。有用。何謂體。聲者。氣所為也。形者。氣所結也。以氣明之一。氣出入得體。二。遲疾。交出。入得體。四。開合。交出。入遲疾。得體。八。伸縮。交出。入遲疾。得體。十六。開開。合合。交出。入遲疾。得體。三十六。伸伸。縮縮。交出。開開。合合。交出。入遲疾。得體。六十四。小分也。總一聲之變也。以一聲橫步其直。長短疎密。得幹體十二。餘得枝體六。其一十八。六十四。交出。入遲疾。得體。一千一百五十五。直體也。總一音之變也。以一音縱量其周。充誦大小。得翕闢之體六。六交。一千一百五十五。得六千九百一十二。二周體也。總一氣之變也。統之以○○○○○○○○○○復統之以○。則太音之希也。翕闢出入遲疾。開合伸縮。十事的相對的。的各別口可轉以告人。耳可決以自

秦律含少論

河西 葛中選 澹淵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三

明凡過耳之聲盡此矣。若極而辨之六虛內外中邊端末其位也。交適抱箕出動其時也。發收行止遷別其節也。來往擊拍點弄拊拵其度也。高下中正險峻奔侈達微厚薄其形也。正側清濁大小長短剛柔周疏其體也。參兩乘除奇凡倍半其數也。氣味色性意識其質也。經緯連對分合輪次其象也。陰陽盈虛消息其氣也。喜怒哀樂思慮其情也。交變圓通容入過融其神也。各各有則極天下之至辨矣。何謂要元者氣之衰元無不有宮者音之元黃鐘者律之元黃鐘之宮其音含少則元之元也。中者氣之樞中無不在宮為端中角為正中羽為

滇南文集

卷九

論

音

末中和為中中黃鐘為端中姑洗為正中應鐘為末中中呂為中中○為側末中幾於無聲開之合為規中伸之縮為衡中黃鐘之宮其音含少則中之至要也。藏者藏之息用者常顯用者常藏音藏和幹聲藏尼射枝聲藏○不藏不足以息其機也。餘者氣之贏大者常極則小者常贏聲餘於側有六無餘不足以見其大也。易者移中易位之用專則如體直則相易故宮角相易黃姑相易開之開開之合相易伸之伸伸之縮相易含少則易而為直者也。變者摩盪之用三存一以該生體則錯出二自倍以別生體則對出音聲相交無不爾也。應

者氣之收聲則應也。每十八而一應六十四應而成一千一百五十五。此依永之本立韻之體也和者氣之叶音則乖也。每五音而一和一千一百五十五和而成六千九百一十二。此轉注之本叶音之祖也。實者用之真聲十八用實十六音一千一百五十五用實一千二十四氣六千九百一十二用實六千一百四十四六音側未各六十四古今皆不用則止於五千七百六十倍之即一鈞之數也。復者氣之本六千一百四十四復於八八復於一一復於虛強而名之曰太虛也。極深研幾極天下之至神矣。何謂機無聲非動則無動非聲矣。自混

滇南文集

卷九

論

音

闕以至消隕自昆侖以至隣虛中間大小相函剛柔相摩誰非動處一動即具六千九百一十二之完體而鐘磬絲竹等特破體之一物矣。無動非圓則無圓非聲矣。相摩相函之間屈伸往來回薄震盪誰非圓變一圓即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之別戛擊搏拊等特動之一事矣。無動無生則無生非聲矣。自天地以至萬物凡一切有種之類一切種類各具小體無非聲生一生即具六千九百一十二之體而一吹一息特有生氣竅之一鼓矣。何謂用無聲不交則無交非聲矣。自至大以至至細自至隱以至至顯重重交羅緣生無性皆聲之生者機矣。

無聞不虛則無虛非聞矣。重重交羅之中一無所注。是皆虛體。則同聲茂不感。同感茂不應矣。夫體則聖人之所不能為也。要則聖人之所必察也。機則聖人之所不能達也。用則聖人之所不能離也。天地設位。萬物吹息。聖人成能。是故卦也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則用體之一也。筮也者。幽贊神明。以成天下之亶。則用機之一也。寂然待感。歸神理性。則用夫用也。奇偶三而畫則兩支十二。而干則十。經脈十二。而辨氣味色性。則五。天地之數五十五。而筮則四十九。音六而調則五。聲十八。而律則十二。所以用藏也。正聲藏二而律則顯二。所以

真南文著 卷九 論 美

宗藏也。甲木行而合則配子。膽木氣而時則起子。少陽游部而流注則居首。震橫圖居左中。而圓圖則居東北。含少本角。而動則成宮。含少位中。而動則首出。黃鐘之宮。中季夏於音律則為元黃鐘之宮。倍之大至雷震滅之。細至蚊蚋。而管用九寸者。於人為不概不究。皆所以用中也。肝得脾數。而以脾形名肝。黃鐘角聲得姑洗官數。而以黃鐘角聲名黃鐘之宮。所以用易也。聲必依承。聲應相保。所以用應也。六書轉注。所以用和也。聲十八而律歸十二。所以歸餘也。明乎此聲音昭昭乎。進於象矣。衍之為圖。經緯方圓。無往不合。而即物可徵。被之於

真南文著 卷九 論 美

器。爾素形寂。可正其度。而即耳可辨。以之立調。主音則如黃帝清角。舜徵招角。招師曠清商。清徵。可即類以見音。主聲則如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鐘。歌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鐘。可即類以見聲。若合音律。則如周禮圓鐘。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及函鐘。缺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可倫音律。大合樂以之度曲。古詩篇篇可讀。字入律。而一無齟齬。呼之寒朝。大小長短等形。類而見之。氣竅可以得聲之數。呼之洞中。大小清濁等韻。類而應之。空響可以得聲之倫。呼之空山之側。遠近遲疾等變。類而見之。虛空可以得聲之所。及按法自呼。欲汗而汗。欲遠而遠。方外六字之訣。取聲猶舛。按法同。呼欲雨而雨。欲暘而暘。動天地尤速。綿綿出入。則起火符。養胎息。取先天之氣。尤真。以之設卦觀象。并氣而著。知其至神。以之紀歷。年月日時。各有音聲。而天地之終始。可步以之翻譯。則象胥鳥言。獸言與西方梵唄。可以法譜。不必借子。从口以混華書。以之格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之觀三家之會通。可以直入圓門。順游性海。回聲音自然之用哉。若以之參古法。作者之意了。了後世

樂名

黃鐘之宮

別黃鐘之宮

候氣

聲律經緯

聲律周直

參兩
隔八相生

言聲樂之得失亦因之以見蓋聲之全體見則全用彰質之而一無可遁非懸空說理也。然後知樂名皆取黃鐘成是黃鐘商。商是黃鐘宮。商是黃鐘羽。夏是黃鐘和。合少則黃鐘宮之至妙也。然後知樂重黃鐘之宮。呂覽言黃鐘必言之宮不一而足。考工記與氏為量亦曰聲中黃鐘之宮。至班固漢書去之宮二字。而其法遂失矣。然後知黃鐘之宮與黃鐘有別。月令仲冬音中羽律中黃鐘。季夏音中徵律中蕤賓。復言中黃鐘之宮。則自有黃鐘之宮。以為之元也。然後知聲律所中是聲之應。非氣之候。六韜具有其法。漢志候氣取之易緯。而實起於

漢南文畧

卷九

論

天

文聲折數
國語七律
淮南和謬
黃鐘之長旋宮
京房律名五音圖
百括六十律
正聲正數
耳辨連聲
應音

衛墳篋以穴為節者。乃古人文聲之法。折五音之周而合其蕭也。然後知國語七律。是黃鐘太簇合管。其用七聲。夷則無射合管。其用七聲。有合七律。則鄭譯用龜茲樂。以附會七均。尤乖謬矣。然後知聲有六。其用五。淮南子姑洗生仲呂。比於正聲為和。是和音也。音體中所有也。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聲為謬。是實音也。亦音體中所無也。三變之說荒矣。然後知宮商角徵羽。各有黃鐘。各自為之。是律各有屬。各自足用。不相役也。然後知旋宮者。乃自宮之為旋。非相役之為旋也。然後知五聲十二律。字乃聲律之母。其用至於六千一百四十四。皆足以貫之。京房別立執始去滅四千八名。以義辨之。妄矣。然後知五音圖各不同。其圖九分之十二律。由黃鐘宮生之也。然後知宮商角徵羽。各十二律。括於宮之十二律。宮之十二律。括於商鐘宮之一律也。然後知宮律之六十聲。乃六十律之第一聲也。然後知音律皆以九生。其數自同。六十聲之一二四皆正聲正數。非變也。然後知呼吸具有全聲。口竅之開合。應舌之進退。一一可以耳辨。以舌牙唇齒喉辨之。非真也。然後知連聲有四。如衡無聲。不然。謂有入無入之分。及一入而為三。三者皆未嘗轉聲以別之也。然後知連音有四。如規一如四

漢南文畧

卷九

論

天

聲之自然呼之即得今之四等拘於齒舌上輕唇虛立三三等則非真也然後知四聲者聲之步沈約分平聲以宮徐景安以上平為宮下平為商入為角上為徵去為羽段安節以入為商去為宮平為羽上為角上平為徵姜夔又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特未定也然後知聲有字母之法若等韻中泥疑敷知徹澄則為重母見下端下精下與徵上來上日上明上各缺一母照與穿同行審與日同行幫與滂同行明與微奉同行則為多出又心邪之外有二母幾於無聲古今不出此皆有聲應可正若吳幼清謂羣當易芹非當易威封缺

韻南文畧

卷九

論

三

華嚴字母

中原雅音

三寸九分

五

羣危宜增何所見而云然也然後知古入度律有法管包十字不過依倣七音字母原無定執况有一字一律二律三律之不同且以一管盡二十八調包八十四調古法不若是之捷古人不如是之苟簡也然後知聲有輕重遲疾之謂也若同音而以意輕意重之呼分韻則輕重之變遂無定矣然後知反切一以音和為正若門法之多為攝而立則切削不可遍解矣然後知字以目學聲以耳學古人或因聲填字或因字命聲總非作字以生聲今以字義求聲失則遠矣然後知經世聲音圖之不當彼其法一依等韻稍次之耳等韻有如是之外

淇南文畧

卷九

論

三

經世甯得獨是彼非真知聲律故立此用實欲明而不能明也然後知華嚴字母之法是中國舊法而二合三合則古人已用之如不可為匠之乎為諸而已為爾者焉為旃何不為曷書已具之矣然後知轉注之用極於無窮今之叶音必歸有字之音有母之字則音且不諦直為古音恐未然也然後知北音無入起於傳習非遂不可轉周德清以入聲派入三聲直用填辭推其原亦為簡管度曲之便乃以是為中原雅音何其謬也三百篇同未始無入韻也然後知呂覽三寸九分而乃三寸九分五與律書八寸十分一用法自五誤為而遂不可解亦不知三寸九分五即具八寸十分一之用矣然後知李文利王邦直黃積慶瞿九思各主三寸九分者非是其測律之法一以六三升降排如算子一以九疇分合湊如旬餽真杜撰矣然後知師乙所云上下曲止偃勾乃五音之形抗墜折稿矩鈞乃歌之象端繁繁如貫珠正聲應相保之妙非重重浪疊之謂也然後知天地實用之聲止於六千一百四十四除反聲相近者止三千八百四十聲盡中國字書可填者止一千八百八十五餘一千九百五十五則無字也然後知天地間有自然之韻三百八十四合及聲為韻二百四十而止若寬

之而合遲疾爲韻一百三十四也可再寬之聲分開合爲韻九十六也可再寬之而分六音卽爲六韻也可沈韻比之參錯多矣然後知聲多字少反切難盡有韻無母者就遲疾合用轉法有母無韻者就四聲合用貫法四聲俱無字者卽開合合用約法則天地之聲一一可填矣由前言之聲音可別由後言之古法今法可明皆一徵以自然之妙不敢臆說也

鑄鑄天地萬物上下古今權衡秦漢唐宋元明諸子無微不入無疑不解橫豎說來一歸自然真有續經手段宇宙間聲律一道應有此樸實確鑿大文也讀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三

此論可以悟先生泰律全書矣按先生泰律十二卷外篇三卷共十五卷內關四清斷卦數通二條所望于留心好古者訪初印原本而足之古歛程瑤田精考据著通藝錄又歛西方成培著香研居詞塵一書行世皆於音律一門剖析毫芒惜不能取而參讀之耳補唐汪庚錄

讀滇志畧

化龍寶川州人字爵未詳

曾化龍

滇南僻在荒服屬西南夷說者謂邊隅叛服不常梗化難治今以歷代野史李景山虞集生等志畧觀之滇非難治也三代以來漸通中國漢初已置益州郡領縣三十四矣蒞茲土者體朝廷懷柔之心以又安邊土則滇雖遠在遐荒安知不與中華之文物並儷乎乃志畧所記治亂之因皆由於長吏之滅咎張喬斬奸滑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曾長咸悅李知古以重賦戮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民情不大可見誠歷觀往事皆當宁處置失宜邊帥誅求無厭罪蓋不專在夷也馭夷者不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良可嘆也由今以思自漢以來果有能如武侯之服其心者乎果有能如梁毗之金不取者乎則貪賂以致叛重賦以戮尸淫虐以致亂恐不止一史萬歲李知古張虔陀也治亂之故概可知矣吾故曰滇非難治也

著治亂之機歷歷不爽極有關係文字按班史地里志特紀風俗於政教獨詳蓋如此

滇南文畧

卷九

畧

三

擬理學真偽論

國朝 趙士麟

道猶路也。天下萬世之所共由。非私也。理即禮也。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錄而然也。學者效也。未知未能而效法乎前人之已知已能。非有異知異能也。理本自直。學無可偽。堯舜授受。首揭一中。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將以求此中也。文王武王。緝熙執競。亦求此中也。我門言仁言孝。兼言中。性反無殊之要。一以貫之之旨也。此其道載於六經四書。其于羣生之倫。蚩蚩之眾。此心同。此理同也。無聖愚。無豐嗇。無內外。無斷續。求之本心而自足。何有理與學之名。真與偽之分歟。奈世遞降。

漢南文畧

卷九

論

語

而人心漓。邪說行而聖緒隱。不得不賴於闡幽啓鑰之人。周秦以前。勿論已。漢之時。其臣如江都相董仲舒。之天人三策。足與春秋相表裏。其言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直探闡奧。後儒宗之。而為人廉直。進退容止。非禮不行。無偽也。大中大夫申培。以詩為教。謝絕賓客。終身不出。左內史倪寬。事伏生。受尚書。帶經而鋤。以廉退自將。博士毛萇。善說詩。時去古未遠。躬行意多。諸儒俱無偽也。鄭康成。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尚書。學問博洽。辨論英敏。生平學行。咸無可議。宋儒論說。資於漢儒註疏。十嘗八九。乃以訓詁經生目之。

道統根性
學是千古
內聖外王
樞紐此以
性學隸人
所亦足創

噫亦邁矣。龍門王通。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其行也。方其動也。義門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瑋。輩所蘊蓄。皆具其師一體。即房杜李魏。又皆表表於有唐開代。未可以偽目之也。唐之臣如贈禮部尚書韓愈。原性原道。師說佛骨諸篇。皆與衍宏深。與孟子相發明。以佐佑六經。其言詞醇乎其醕。功不在禹下。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相傳之詳。且正如愈者。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愈一人而已。人謂唐無儒。何哉。諫議大夫李翱。是時士並學古文辭。溺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道。翱獨求端於性情動

漢南文畧

卷九

論

語

靜之間。以發誠明之旨。作復性書三篇。陸參見而歎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人止稱愈。而不知翱何歎。唐自中葉。佛老顯行。儒道逾未。愈銳然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爭四海之惑。屢踰屢振。嗣是而後。天下競於聲偶。為利祿資。視昭明所輯。文選為六經。未益漫漶。噫。學術關乎氣運。益令人思愈與翱之功。大也。宋之臣如知南康軍周敦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胸懷灑落。霽月光風。作易通太極圖。標無欲。誠神幾。以學聖。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洛閩。百世之下。孟氏之後。數真者。舍頤其誰。御史程顥。充養純粹。清越灑然。時稱孟子

於法言之後。作定性書。識仁說。倡明絕學。發渾六經四書奧旨。一時及門之士。遂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據其上。神宗。劄子論五霸之辨。使得君行道。自有可觀。此正學也。秘書省郎程頤。天資端嚴。學造純醇。有功斯道。與兄同。兄德性寬大。規模廣闊。頤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亦正學也。崇文校書張載。所著西銘。推極於知化窮神。東銘。嚴覈於戲言。戲動正蒙。一書窮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一番拈動。光彩如新。亦正學也。洛人邵雍。資高識明。所著皇

海南文畧

卷九

論

美

極經世。發前人所未發。有功易道。蓬華環堵。躬爨養親。清明坦易。鄉里化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造其廬者。程顥稱之曰。雍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其所造。可謂安而且成人。但見其明於易數。遂以數學自之。殆又淺矣。崇政殿說書朱熹。前賢稱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然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厥雜。舉四書六經。表而闡之。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為全書。流布天下。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

以干正。其功大矣。知荆門。單陸九淵。其學求端於心。其目。橫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所入與朱熹微有異。同承相。其。大。稱。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時。以。禪。詆。之。推。委。熹。矣。程。門。第。子。如。工。部。侍。郎。楊。時。除。書。局。謝。良。佐。崇。政。殿。說。書。尹。焯。監。察。御。史。游。酢。壽。安。張。繹。教。授。呂。大。鈞。寶。文。閣。侍。制。呂。大。忠。太。學。博。士。呂。大。臨。諫。議。大。夫。朱。洵。庭。皆。於。心。傳。有。得。清。德。重。望。皎。如。日。星。無。一。僞。者。楊。時。在。鑿。酒。疏。奪。王。安。石。配。享。尤。為。明。勇。他。如。胡。瑗。教。授。湖。州。稽。條。備。具。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首。稱。焉。博。羅。主。簿。羅。從。彥。劍。浦。李。侗。崇。安。胡。安。國。吏。部。侍。郎

海南文畧

卷九

論

三

張。栻。國。史。編。修。呂。祖。謙。建。陽。蔡。元。定。子。沈。閩。人。黃。幹。戶。部。尚。書。真。德。秀。崇。政。殿。說。書。何。基。永。嘉。陳。埴。之。數。子。者。或。與。熹。為。友。為。弟。子。皆。同。時。共。肩。斯。道。有。倡。子。和。汝。之。功。張。栻。義。利。之。辨。祖。謙。重。遠。之。思。元。定。明。陰。陽。消。長。之。幾。達。古。今。盛。衰。之。理。黃。幹。以。志。堅。思。苦。之。資。造。明。睿。端。莊。之。請。於。熹。尤。為。功。多。漢。世。讖。緯。九。流。之。習。唐。士。釋。老。詞。章。之。支。苟。楊。以。來。孔。墨。並。稱。或。以。為。性。惡。或。以。為。性。有三。品。或。以。為。善。惡。混。孟。子。七。篇。例。以。子。書。河。南。二。程。起。而。表。章。之。朱。子。又。取。程。氏。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

益以明備。闢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闢。諸賢之所同為。才異者也。厥後日為偽學何耶。至於元之廣善。大夫劉因。金華許謙。昭文館大學士姚樞。集賢殿大學士許衡。歸溪金履祥。皆表表者。而衡尤著。衡專以小學四書為修己濟人之法。不尚文辭。務實行。是賾繼朱熹者。衡也。無傳也。明則贈禮部尚書薛瑄。其學為開國一代之冠。以復性為宗。表易詩書禮春秋之旨。闢學庸論孟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奧。論諸經傳義。四書集註。或問。小學之精。溯堯舜以來。至孔子及周程張朱相傳之統。悉鑄較寸量而出。言言粹美。且極廣大。包括無遺。其言其行。昭

漢南文集 卷九 論 美

昭在人耳目。此正學也。新建伯王守仁。資稟高朗。天泉證悟。良知本乎孟子。人以新說訾之。非也。南頓功烈。錫耀入寰。非全體大用。本末兼該。曷克有此。從祀亦宜。其門人若徐日仁。錢德洪。鄒守益。王畿之流。有足多者。正也。非偽也。若夫霍州學正曹端。穎異專靜。造詣深醇。翰林修撰羅倫。奇偉之節。樂善之誠。粵東布政陳選。孤忠特立。百折不回。禮部尚書章懋。斂華就實。既博復約。處士吳與弼。涵養德性。師道尊嚴。處士從祀胡居仁之自任。又從祀翰林檢討陳獻章之純正。吏部尚書湛若水之深造。參議賀欽之默識。吏部郎顧憲成。倡道東林。正

學表儀。左都御史曹于汴。進禮選。義內直外方。翰林待詔。求知德之內篇。外篇。皆與辭微。贈刑部尚書呂坤之。廉潔守正。至于殫精耽道。如侍御史馮從吾。持論侃侃。如贈太保高攀龍。臨難不苟。如兵部尚書呂維祺。理學忠節。如大理卿鹿善繼。皆知學聞道。錚錚卓犖。於六經四子之著。多所裨益。稽其生平。真而無偽者也。偽學者。內無格致誠正之功。外鮮修齊治平之用。恒言本來無物。而未免競刀錐。恒言萬物一體。而未免介睚眦。恒言戒欺求慊。而躬修不逮。暗行多虧。恒言明體達用矣。而尚口喫噪。揆施罔效。絕意仕進矣。而微衷不可

漢南文集 卷九 論 美

皆。不不求聲譽矣。而名高欲其在己。甚至獨行踽踽。不可一世。持論矯矯。未去伎心。終南可以捷徑。何妨下帷。鑿關清風。足以噓物。不難惡衣惡食。又甚者。談王說霸。酌古準今。高極於無始。細入於無倫。其大者。罩天地。範三九矣。乃徐視其履。不厭人心。日足身口。自相背而馳者。又比比也。如明季附東林者。峻其門閥。高自標置。入者賢之。出者排之名。曰清議其實橫。且利以相軋。勢以相傾。操持國是。俾人無所措手足。止別門戶。罔恤人國。究竟未必盡小人者。肆其荼毒。而偽君子之受禍。獨慘。尚可言哉。其在今日。皇上聖學淵深。直接堯舜一

中之傳宗正黜浮。凡庠序育材。師儒講習。莫非六經四
子之書。粹然一出於唐虞周孔。濂洛關閩相傳之正道。
又明並日月。洞及幽隱。何所容其偽欺。夫世固不乏清
修之士。若迂腐之儒。曲謹之夫。既不合於時宜。乃自好
而講學。或爭理於毫芒之間。或互攻於異同之介。此不
過意見之偶偏。淺深之異致。無關於真也。并無關於偽
也。一本於開幽啓鑰之人。句下有
於是非手有真有偽六字存案
就明白顯易處說。不高談性命。至評臨諸儒。俱有根
據。後半論偽學。亦即心之發端。身之進退。指點垂戒。
結束化去。門戶標榜之見。初學得此。亦入德之門也。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學

中窾要以
下層層駁
辨俱歸入
此二語甲
裏。真氣
勢亦自條
暢。淳厚可
與王鳴五
倪說翁二
辨鼎峙。

難於自棄
之西北直
出梁之西
南二語已

黑水論

國朝 闕 顧 兆 通 海

天下之大水有三。曰黃河。曰長江。曰黑水。其源出於西
南。匯而入於東海。分而入於北海者。江與河是也。其源
出於西北。逆而入於南海者。黑水是也。從前論黑水。穿
鑿附會。諸家臆說。蓋未嘗斷之經矣。禹貢大書曰。華陽
黑水。惟梁州。梁州。即今全蜀及滇地。東距華山之陽。西
據黑水。及特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秦地。接於蜀
西。據黑水。雍梁三州。皆以黑水為界。經謂導黑水。至於
三危。入於南海。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
明矣。九州輿圖。黑水出雍州。汾關山。汾關。在崑崙北。周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學

文安辨疑錄云。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
之。此與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流
入南海。其說有合。葉榆。李中谿。乃以瀾滄江當黑水。謂
瀾滄之水。由吐蕃西北來。迤邐向東。徘徊雲南郡縣之
界。至交趾入海。新都楊升庵。亦主此說。又有指潞江為
黑水者。紛紛無據。不知瀾滄所出地名。在鹿山石。在雍
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若黑水遠出。汾關。上流已濶。澄
若重冥。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自雍經梁。獨來
獨往。瀾滄。潞。四分之。一。此水三倍於瀾滄。李氏以瀾滄
為黑水。吾未聞瀾滄盡界梁州之域。况遠瀾滄雍州耶。雲

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等。流至緬甸。徑越南海。非謂麗江。本馬湖之金沙江。蓋名為大金沙江者。意即界雍梁二州入於南海之黑水也。曩訛三危山在麗江後。漢西羌博駐三危山。在金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應云至於三危。三危在南裔之地。據時黑水。其云至者。或在黑水將入南海之處。緬甸江頭城。望見江中有大山。山峰四塔。極其秀聳。得非所謂三危乎。今自其雍梁。走水流入南海。可見者言之。瀾滄江受西洱河。勝備洞。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即水下流。海客船多會易於此。潞江一名怒江水。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星

經註云。瀾江流出永昌界。經芒市。至木邦。地名喳哩江。木邦以下。即可通舟楫矣。黑水南流。經蠻莫。受騰越界外大盈江。土人名為大金沙江。自此處始。江至蠻莫以下。地勢平衍。瀾河十五里。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即此江也。江中產綠玉。黃金。紐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間出白玉。瀕江山下。出琥珀。江畔有寶井。舊志以琥珀綠玉出瀾滄江。何其謬耶。總而論之。黑水出西北界。雍梁入南海。其源甚遠。故其流獨大。南至宣慰之鐵壁關。江勢平濶。金寶叢生。則大金沙江之名。所從來也。潞江流出永昌。至木邦。為喳哩江。在大金沙江。

之東。瀾滄江流出。順界至姚關。為錦龍江。又在潞江之東。夫瀾滄之水。源雖出於吐蕃。距滇不過千餘里。其深迥大理。蒙化。順甯。永昌。而入南海。僅界梁州之西南。不能道界雍州也。明甚。說者以瀾滄當黑水。謂瀾滄為梁州西南境內。入南海之水。則可。謂馬貢雍梁界之黑水。則不可。故論黑水者。莫若以經為斷。經之黑水一也。雖惟梁同此水也。區區執滇以求黑水。豈非狹視宇宙之山川。而不能廣所見聞哉。試以山驗之。中國山勢。向脊大抵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漢。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於南海。

滇南文畧 卷九 論 星

大經大緯。燦若日星。張機南金沙江源流考。謂潞江瀾滄江。至宜慰地面。皆可舟可航。異日問交緬不貢之異。則此三江者。同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粵之祥。荆江也。偉哉斯論。吾得取而並識焉。以經為斷。直截了當。黑水為大金沙江。王疇五倪蛻翁皆主此說。而微有不同。滇與蜀。即古梁州。為此言者眾矣。而蛻翁之解。華陽黑水。惟梁州。則以華陽為雍州。華山之南。而引禹貢梁州境內山川。證滇不合。謂滇實漢所置之益州。惟今蜀地與隴西漢中。為梁州存參。

滇南文畧卷九終

滇南文畧卷九

四四

滇南文畧卷十目錄

論

國朝

岳武穆論

蒙氏論

段氏論

王褒論

滇中兵備要畧論

太極論

無極論

滇南文畧

卷十

目錄

夷惠百世之師論

伯益有天下論

兩公子讓國論

四子講德論

楊渡飲醜論

賜死武后論

智士論

剖股論

復見天心論

吳公子札澹臺子羽論

趙元祚

趙士蘭

趙士蘭

孫鵬

孫鵬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趙淳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撫勳論

羅元琦
萬友正

滇南文畧

卷二

目錄

二

滇南文畧卷十

雲南書畫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高陽李輯丞綬亭參詩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整時亮

夏邑張 度春田評閱

蒙化張登瀛魁偉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建水劉宗凱竹坡校訂

國朝

受業 濠西周永慶 保山陶世弼 全校

論

岳武穆論

昆明 趙元祚 我軒

開口卽下 斷語論贊 有高屋建

嗚呼武穆純乎忠者也。其遭暗君奸臣而卒不能成功。以全身者。武穆之不幸也。後之論武穆者。或曰班師之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一

領之勢

詔下。何不矯詔滅金。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粉身碎骨。萬死甘之。吾赤心報國事畢矣。此何異局外觀者。見有撓者。憤其局之不終。而曰何不左手止人之撓。而右手終吾之局。然後從容以謝人之撓我者乎。安知局不可驟終。而人之撓之者。將裂柝毀子。引吾右手而斷其指也。尙容吾終局而謝過乎。夫以武穆之才。其滅金必矣。然朝矯詔而夕滅金。度必不能。卽用兵神速。亦必俟之數月。然後可以卒事。而一日之間。金牌十二。今日不奉詔。明日之金牌且百至矣。莫須有尙可成獄。而擁兵違命。將欲何爲。報國之心。不能驟達。而尙方劍

審時處勢 透闢異常 卽以本傳 質證更醒

一落千丈

寫得武穆 心思出才 見武穆是 聖賢一路 上人

起結一致 老極

獨不可封來乎。此武穆之所熟計。而知不可一日以留

者也。恨公之未知權者。亦儒生事後之論耳。至謂班師之後。何不解兵歸山。絕口不言世事。復自將兵以救濠州。又受副樞密之命。又與張俊同知楚州。閱軍。以致張俊之忌。秦檜之怒。遂罹奇禍。得非自貽伊戚乎。人之爲公惜者。是已。夫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盧公豈不能爲乎。然而金未滅。仇未報。此身一日尙在。遑遣二聖。恢復中原之心。不肯死也。雖奸人惑主。百端沮我。而刺臂之心。冀得一當以報朝廷矣。故人爲公處。則欲其智。而公之自處。則樂於愚也。班師之後。正其愚之不可及也。故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二

曰武穆純乎忠者也。其遭暗君奸臣。而卒不能成功。以全身者。武穆之不幸也。此文分兩段讀。前論矯詔滅金之必不可行。後論解兵歸山之實不忍爲。忠武心事昭然。如揭筆之爽利。自是眉山一派。王鳳洲論單辨前一層事。奉詔班師之順義。忠武隱衷。當時事勢亦歷歷道出。王觀濤以爲持議絕純。云附識於此。

蒙氏論

趙士蘭

士蘭昆明人康熙乙酉舉人官知縣

蒙氏虎吞六詔不過滇西之境天寶末蠶食於東新丁
 落溫僅增二部曾未有囊括全滇也奈何以奄有九有
 之大唐當之一蹶於羅鳳再蹶於會龍竟至不可支耶
 而乃逼媾天孫無表不臣此彝夜即自大亦何以一至
 於是即唐有用人行政之大失而么麼小醜又遵何德
 哉嗚呼天之開闢滇西蓋大有不得已焉者已其始也
 三百年間之中國罷於一寇其後也八千里外之荒裔
 絕乎九隆天非縱而後誅也作不善降之百殃人自釀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三

之人自食之而氣運因之一變也吾獨怪化死豎臣之
 手若子若孫及其宗八百人不勞一卒不費一粟而同
 膏鉄鎖則唐之亡臣之孫獨操刀焉抑何巧也君子謂
 蒙氏之得去於新丁落溫其弗東也夫
 極似歐陽五代史論妙在含逸致於簡古中 豎臣
 鄭買嗣故鄰回之孫也

段氏論

趙士蘭

段氏亦楊氏之續耳而段綿楊促者一暴一安故也乃
 若王斧畫河世多惜藝祖之過慎詎知不願殺一人以
 利其土謂之仁守在四彝謂之法藝祖所為蓋甚大而
 甚遠也其後崇禮敦教聖人建極中朝而既奉擯置之
 方樂慕王風叩關通使時而入貢時而求書不啻迫於
 鋒鏑視唐之皇皇然以待鴟張豕突之弊而莫措者為
 何如也且終段之世會彝相安不聞禽獸其行致于天
 王之怒此皆藝祖之生人以天不但容人以地者哉說
 者謂蒙甫滅於大理段復興於石城使南中不早沐乎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四

華夏之盛為氣運之深憾者其論最達然天道人事對
 待流轉而就滇言滇每自外而內勢必滇西塞極而後
 通於東滇東塞極而後通於文明之中國石城固用塞
 於段之始基乎然足慰光華復旦之後望者即在此
 王斧畫河藝祖之過慎良有之而宋三百年之委弱
 不據實摩於此中和參贊帝王之生人也生人以天
 豈典則與政教所不及則民物之生直自生之耳並
 不可比於老氏之清淨無為者以其隔膜絕不關心
 也此篇總之為事後論耳作事後論則南渡以還河
 北尚非吾有况於梁南其陷覆轍於天寶必有甚矣

而焉知唐以黷武而亡宋不又以修文而存乎矧朱之遠過於唐者無藩鎮節度之擾焉知以空談失西北不又以息民得西南乎息民者馭澳之要策而宋得之矣且藝祖定鼎之初正段楊篡竊之會有可取之機能守之術而甘心置之良可惜也至於塞極而通尤非確論滇塞於洪水不塞於禹疏塞於商之季世不塞於周之會同塞於嬴秦不塞於漢武塞於吳魏不塞於武侯越裳車里則猶滇之邊荒耳聲教之通先於漢文教之通先於唐藝祖所為非遠大也況從而甚之乎論者誠不能不為藝祖惜云

王褒論

昆明孫鵬南村

漢兩司馬及蜀人王子淵。皆以次使滇。皆文人。腐遷則有西南夷傳。長卿有答盛覽論賦一篇。褒所傳祭金馬碧雞神文。載在漢書。夫褒諫議大夫也。以五鳳三年持節往求二神。遂有是文。顧竊有所不滿於褒者。宣帝夙好神仙之術。方士因以益州金馬碧雞之神。可禱祀而致。言於上。上惑之。乃遣褒嘗致之。顏師古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是言金碧之形。而非馬與雞也。何神之與有。無是神。則疏以止之可也。乃以一往塞其責。毋乃近於諛奉之為。褒有諫議之責者。忍令吾君不民社之重。

而日與方士從事虛無耶。借曰有是神也。神亦何能呵護於吾君哉。况世傳阿育王二子。一得金馬於滇之東。一得碧雞於滇之西。各主其山。死而為神。則神亦蠻夷之子耳。以皇皇中國之君。撫有四海九州。其尊也至矣。褒不能輔之朝四夷。衛百靈。而代往求二山之神。是褒將屈至尊而禮蠻夷也。二子果聰明正直者耶。必笑褒愚矣。當日益州刺史王褒。以褒所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聞於上。且言褒有軼才。上徵褒至。褒作聖主得賢臣。頌其言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豈非以致君明聖為期乎。又曰休徵自至壽。

考無疆雍容垂拱永享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照
嗑呼吸如喬松渺然絕俗離世哉明以宣帝好神仙而
從容風議欲返其邪妄歸於正道而止蓋自始進即思
以此諫其君矣奈何始終以文為優戲即甘泉及洞簫
頌為太子喜為後宮貴人左右誦讀奚為焉至此為其
君往求神遠歷蠻道轉無一言以諫止如諫議何何諛
奉之為也是時蠻叛漢使數閉崑崙明褒不能至其地
弟就蜀巴郡醮祭移文頌之以此蠻不知褒來有求也
設竟至金馬碧雞二山下蠻必知之豈不輕量朝廷而
謂中國無人哉大抵褒功名之士也以功名為重者多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七

不復言氣節此褒之所以不能諫也抑負褒之薦引矣
即以文也褒文固不能與兩司馬並稱而此醮祭數言
亦清麗富與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衰等四子之文並傳
古之論于淵者或以為才不勝學或以為辭長於理
讀醮祭移文亦講德論之侈陳天符故薰心瑞應耳
南村責其不能切諫而近於諛事之為極正大極平
允

此論婉而多風具有特識 耦唐汪庚識

自此以下
至末也統
論地利險
安大勢

滇中兵備要畧論

孫鵬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而未雨綢繆在山川要
害之處尤當急為之所滇古西南彝於唐為南詔自古
戰爭崇岡巖嶂激澗縈紆西北拒吐蕃東北際黔巫東
南達桂交西南扼緬甸城郭人民彝居十七時恬則蟻
聚有事則獸奔人自為區勢難統王公設險於斯要
矣豈可一日不備哉而備之之要莫若先防外彝諸關
口滇有附滇而不為滇有者西之緬甸東之交趾儼然
稱國逼窺南壤而漢彝雜處之郡州縣外尚有為滇
有而仍為滇有者軍民宣慰使司六宣撫司四安撫司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八

一長官司二十一編置於騰永景蒙之外至九十里之
遙顧事里老撾其東已與臨元接稍內又有孟良孟定
鎮遠三府孟連鈕九二長官司皆在元江景東順甯境
內其屬順甯者有三猛曰猛緬曰猛撒曰猛猛更與永
昌相錯又有灣甸鎮康二土州極西則茶山里麻大抵
諸彝環繞雖皆供賦以額為滇藩籬然亦屈於威德不
敢不臣究也擲山立寨假箐為巢稍有警動即生異心
所立關口不可不整肅以防之致諸葛武侯侯之南征
也夫軍由越嵩入李恢由平彝縣按道向益州部隋史
萬歲平巽既帥眾從越嵩進經馬湖番山自蜻蛉川過

時方征西
藏故作者
以麗江永
北為要而
敘中甸形
勝獨詳今
緬甸交趾

雖納貢然
備預之道
永膺順普
為要開廣
次之不可
倫廢也

仁

弄棟次小勃弄。六勃弄。至於南中。元征西南彝。烏蠻白
蠻。鬼蠻。諸國。命太弟忽必烈。專征分三道進。大將兀良
合台。帥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只烈。帥東道兵。
由白蠻。太弟由中道。至滿陀城。留重輜。過大渡河。行山
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晏當路。從慈嶺。即今麗江府。白
蠻。從四川。今曲靖府。中道。從越嶲。今永北府。由此觀之。
則麗江。曲靖。永北。三口。皆昔日進兵之地。尤為緊要。防
之宜密。前陳軍門。以緬數。入犯。築八關於騰衝之邊。曰
萬仞。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
漢龍。每四關設一守。備戍之。今尚嚴戍否。進交趾。古惟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九

此論鄉兵
鄉兵本古
良法第必
得賢長吏
能安民撫
民不擾民
者而後能
行之耳

曲尋。久鎮總兵官矣。其他臨元有鎮。開化有鎮。永順有
鎮。楚姚有鎮。昭通有鎮。普洱有鎮。鎖鑰長城之寄。已塞
羣醜覬覦之門。而各協。又備設於廣南。廣西。元江。騰越
尋甸。諸口之內。則彈壓之下。已立建瓴之勢。第干戈久
息。關山之險阻。多虞。豁谷之防維。漸緩。保無有扼吭而
長驅者乎。所當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從地之紀。以峻藩
簡人之良。以制險。而苞桑始鞏。於磐石兵於此。備矣乎。
未也。滇據金馬碧雞之勝。南北雖隘。東西最長。三標坐
鎮於內。九鎮五協。犄角於外。官軍至五萬三千五百九
十名之多。所以暢天威。整軍容者。已足壯六詔旌旗。壁
壘之色。况有警。則各土酋之兵。皆可調用乎。然吾聞唐
府兵番土之制。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猶
存古寓兵於農之意。宋有廂兵。即有鄉兵。廂兵者。諸郡
之鎮兵也。鄉兵者。士民團練之兵也。如河東。陝西。有弓
箭手。麟州。有義勇之類。是也。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
建籌邊樓。率戶三百取一人。使習兵。焉緩則治農。急則
荷戈。時人謂之雄邊子弟。威南詔。滇至今。有兵快之
目。有民壯之名。有守城軍之制。而事已廢弛。請於正軍
之外。郡州縣之內。鳩集鄉閭之勇者。蠲其徭租。給以弓
刀。令管轄佐貳官督帥。於業農桑之暇。時時團練。以

伍兩卒旅之規。以備有亭。用則民間既無游閑流爲盜賊之人。而國家亦得收精兵之用。然則鄉兵也。豈不與正軍相表裏哉。且也兵之所恃在器。而器之所用貴精。晁錯曰。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秦人銷兵。鑄而武備盡弛。滇產金銀銅鐵鉛。以及硝黃之物。所以爲軍器之用者。無所不有。不必取給於他省。而軍器卒不備。備亦不能精。其故何也。一則制具日久。豈無缺壞。未見遣官造補。一則滇工匠原拙。所造不精。古者軍器有監。有庫。有作院。弓曰神臂。曰床子。弩曰九牛。曰八牛。箭曰八陣。曰滅指。刀名斬馬。鞍名邊樣。甲名偏換。皆能精至。近世一變而爲火器。有鳥銃。有西洋子母大砲。銃數裝換點放。極其便捷。敵發一矢。在三十步之內。我發一銃。在二百步之外。未及交戰。先殲其大半矣。及至近前。我之弓矢。劍刀。又足以制之。炮火一發。轟地震天。敵早盡於數里之外。有未盡者。冲冒前來。而鎗刀弓弩毒箭之可恃。復然。邊方城野。若留心兵器火器。修造備置。一如法。雖敵兵數萬。不足懼也。請查滇省見儲軍器。計軍分給。而藏其餘者。於官若干。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不窮。所給者或壞。則計年告換。所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十一

藏者或損。則按年漸修。又於每歲軍局所造。必揀選良工。如昔人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之類。減其數而責其精。有不堪用。則罪其主者。如是則軍器皆精。而可用也。軍器既備。則戰陣之法。不可不熟習。於平日。李白曰。平沙淺草。千里在目。土不成。水不成。谷馬肥人輕。往來電駭。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扼。草木蒼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或。飛鳥不能渡。徒走相搏。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夫然而論兵。於滇與論兵於他省不同可知也。滇高山而險。無百里之平川。卽諸蠻夷之所恃者。亦以山林川澤。奇倚草伏木之威耳。其外來者。無論也。卽此叛服無常之蠻。萬一多故。其何以應。夫用兵之道。雖不可執一。而論然如。山深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敵人伏兵。險路或拓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探馬。一時搜索不到。敵出我不意。或哨兵探馬。誤闖入敵人伏兵之中。爲其所陷。不及報我。我冒然而進。與敵相遇。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當此險山之要。首尾難援。百步之間。前後莫救。豈容不先爲之防。惟用連珠倒捲之法。如飛天蜈蚣之勢。敵來攻我中。則兩山出兵夾攻之。彼攻在左之營。則右營出馬爲援。彼攻右營。則左營出兵

滇南文畧

卷十一

論

十二

此論名將
馭漢要畧

通篇大關
鍵在此數
語凡治兵
者宜知之
不獨為漢
言也

為援彼退則我攝其後後營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布
營更番迭戰敵勞我逸則敵人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
矣設防我後則以退為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同敵亦
難以邀截倘遇大江關隘之地我必先留兵把守豈肯
輕進使無歸路之理攷古證今谷戰行營斷無有過於
此者滇之將軍其數講此而訓練之乎若夫常山蛇之
勢八陣圖之制六花陣之號亦不可不知而滇之精此
者何人也馬謖之語武侯曰南中恃其險遠今日破之
明日復反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
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夫服蠻彝之心不能以不戰

而服也請即以武侯之南征為戰守之程可也尉繚子
曰使什伍如親戚辛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
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必如是而兵始謂之
備不然徒有其器械與規模柯益之有以是而西問罪
於緬甸東責貢於交趾威加七十二城諸甸八百媳婦
諸國地扼其險人握其樞按雉堞規犬牙警烽燧制勝
朝廷威傳絕域將集風雨勞臣之畧而使海隅日出皆
稟朔獻琛也兵豈可一日不備哉

侃侃而談詳密浩瀚絕非書生隅見韓擒虎每與其
甥李衛公言兵輒歎曰可與論孫吳非斯人而誰

漢南文畧 卷十 論 三

一句斷定

言極

言太

言無極有
而字一轉

看書如雪
下筆如刀

步步緊快
著著爭先

太極論

張漢

或問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謂之曰無不
幾鑿空以為言謂無極而太極不幾琛而叠之強增之
以所本無乎曰非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周公言之天
何言哉孔子言之三聖已啟周子矣無極而太極一言
盡之曰無形而有理而已矣今夫極之所以得名以星
春也而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率取諸此然以物喻
物實無形狀方所可指以示人故易大傳以至理有類
於極於是取極之名係之曰太謂尊而無極非他極比
也周子又恐人等于他書開字之例求之形狀方所故

又曰無極而太極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有方謂之
太極所以指天地萬物之根而無極者所以著無聲無
臭之始也然無聲無臭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則自
無中說有乃知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以
其無氣與形而無不在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
萬物之理而無氣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是動靜非太
極而所以動靜者太極也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
謂動靜便是太極之道又烏可哉夫陰陽一太極精粗
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男
女一太極萬物一太極故曰此之謂易而三極之道立

漢南文畧 卷十 論 古

有無二字
析

頭頭是道
前前歸源

焉。實則一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便是陽。之太極。靜便是陰。之太極也。夫子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先從實理而言之。而論其生則俱生之理。太極不仍在陰陽之中乎。特夫子贊易則主易。易無體。故曰有周子圖太極。則主太極。太極有朕。故曰無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虛元。不能為萬物之母。故朱子謂造化之樞紐。陰陽五行。一太極也。謂品彙之根柢。男女萬物。一太極也。而通書所言誠者聖人。之本誠。即太極。幾善惡。即陰陽之義。人心之至誠無息。皆是道也。推之五經四書之所言。何

一不備於是耶。

館謀擬作蓋本性理所言。或不免註疏氣不能翻空見奇其實。此題於何處翻空見奇乎。取其言理精實。愷亮不塵障而已。自記
動靜非太極。而所以動靜者太極。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之道。不可數語及論。有無處與易有太極。劄子皆發前人所未發。較房氏易傳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說尤精透。正惟其本注疏為議論。故能精確透亮如此也。陸份宗後學 九龍謹識

卷十

論

五

無極論

張漢

或又問無極之說。周子翔言之。然吾先聞之老子。有曰。復歸於無極。柳子厚曰。無極之極。邵子亦曰。無極之前。所云無極。可與周子別乎。且無極而又云。前者何在。曰。老子以虛無為教。以有無為二。周子以實理為教。以有無為一。柳子無極之極。則與周子近之矣。至邵子所言前者。是就先天圖上言循環之義。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生陰。復坤之謂。乃無極之極。無極之前。非無極也。然三家無極。皆就氣言之。周子則以理言。而亦不雜於氣。是又不必疑矣。

卷十

論

六

或謂無極而太極五字。欲增損一字可乎。曰不可。是言無形而有理耳。不知宋修國史者何故。乃增之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夫彼曰。自無極。則無極又在何處。曰。為將謂有力為之乎。是以諸儒欲求改國史。以增此二字。恐大有誤於後學。為道術淵源所繫。不可以不爭也。獨是太極一圖。周子所自作。非得之陳搏和放與穆修者授之。程子最為秘傳。觀潘清逸為周子志墓。自見至朱子而圖說尤精切。朱子於是蓋終身焉。而陸氏兄弟與朱子爭辨。以此林栗張貴談排擊朱子。亦以此。吾又不知其何見也。噫。亦惑之甚者矣。至明而來。知德國太極形

與周子小異而循環互根之義頗不謬於周子吾有取焉。

按緯書乾坤鑿度引列子太易無也太極有也太易從無入有聖人知太易未形故曰太易朱子釋無極而太極為無形而有理雖仍其說其實至當不易彼駁周子者自張橫渠南軒浮峰陸子靜兄弟以下至近時毛西河實繁有徒或謂得自穆脩种放陳搏以上溯之魏伯陽參同契或謂得自鶴林寺僧壽涯或謂得自高僧清溪或謂太極無形圖於何有或謂潘清逸誌墓周子集無全文不可為信或謂為墨翟言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七

或謂真二氏之書紛紛叢聚訟無已良由宋人倡為道學道統之名欲推倒萬古以上之智勇致後人羣起而議之又欲推倒宋人且有爭道統之論也明楊升庵素詆宋儒至其論太極本無極喻以大塊本無塊元牝本無牝惜朱子語不及此使陸子聞之未必不服又因孫承節論無極致礙於聖人欲無言之教為逆知後人之弊差為平情之論是亦可見學貴是非不謬於聖人即可守先待後孔子云擇其善者而從之孟子云願學孔子斯言也已為後人周行之示矣然則太極圖何必爭其必出周子過於主持朱

陸門戶乎若夫為言有無類乎二氏之說者其亦未知二氏之學先竊取周易緒餘與夫孔子絕四示顏子四勿之旨而直等於老氏曰孔子吾師之弟子釋氏曰孔子吾師之弟子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吾願遊於聖人之門者皆難為言哉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六

步論

由孔子轉
出夷惠重
謂因病之
業曰字使
通篇皆筋
推脈動

切論

一筆進進
數層是謂
蕭括

得頓再振
以手轉折
妙讀一歷

夷惠百世之師論

張漢

師也者。世之藥石也。因病而藥。猶因材而教。世不廉有
頑病。世不立有憐病。世不敦有薄病。世不寬有鄙病。求
良藥石焉。曷師孔子。曰。師夷惠。勿乃取法乎上。其說又
非乎。孟子曰。此因病之藥也。夫世有智者。廉者。勇者。藝
者。已成其材。而不免有病。孔子以禮樂治之。此中人以
上之教耳。以頑懦鄙薄之夫。未成其材。遞引而文之。以
禮樂。譬諸人有病未除。遞議補益。不能伐病。適以滋病。
若夷惠者。豈非伐病之師乎。夫世有夷惠。伐病之師也。
朱子方之。其為藥也。薑桂大黃。世有孔子。伐病而復補。

益之師也。朱子方之。其為藥也。參苓芝朮。今日為頑者
儒者鄙者薄者。移之以夷惠。再進而為智廉勇藝之材。
而後乃今文之以禮樂。於頑懦鄙薄。治以清和。又不壹
於清和。乃無隘與不恭之病。而引而上之。有夷之清。清
且得仁。有惠之和。和而能介。上而進之。乃可以至孔子。
蓋廉而不矯。立而不爭。敦不失於厚。寬不失於綈。孔子
之德也。師夷惠者。姑伐其病。凡以云救耳。遽以聖人之
德。概望之天下之人乎哉。又况聞其風在百世之下。又
非必親炙之久也。親炙者。與聖人與居。與之俱化。顏冉
之徒斯可耳。竊比類而求之。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

此論又切
與上朱子
照應
跌醒

總結又開
轉結又緊
快

聖人欲治二國同歸於道。亦有數焉。存於其間。齊之病
強治強者。需鍼砭以伐之。強胥平。魯之病弱。治弱者需
梁肉以衛之。弱胥起。黃蘊生。魯為此言。嗚呼。可以得師
夷惠之說矣。或曰。夷有君。病且暴。惠有弟。病且盜。親炙
者。又謂之何。曰。此下愚不移。病之在膏肓者也。雖有扁
鵲倉公。望之而却走矣。世有孔子。過化存神。而時君不
能用其言。向魑陽虎之徒。不能飲其道。互鄉終於難與
言。聖人亦奈之何耶。

不呆寫夷惠身分。只從聖賢因材而教。處兩兩對勘
層層透發。而夷惠之身分。自見筆情。廉悍洵足辟易

淇南文畧

卷十

論

二十

千人

伯益有天下論

張漢

益掌火。皋陶明五刑。有謂五臣中用殺者不當有天下。噫。豎儒之論。婦人孺子之識也。天地春生。不廢秋殺。聖人體天道立政。非如酷吏之爲。而天道報施本乎德。非人所能究也。而皋陶子孫有其國。益之子孫未嘗不有天下。三代後。秦起西陲。秦固益後也。競以地。卒一六國。趙宋亦益後。起中原。地不競。乃篡周。都梁有天下。說者謂益烈山澤。致秦有焚書坑儒之禍。抑又烈矣。咸熙三月。火是亦冥報。說亦不然。宋之世。真儒輩出。而理學明。較漢唐爲盛。又豈焚書坑儒之餘烈乎。嘗論帝王之有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三

引孔子斷以中庸

一駁緊拔而快

重全倫

以詳購立論

兩公子讓國論

張漢

季札子臧。兩公子之能讓者也。孔子均取焉。而不以躋於泰伯仲雍伯夷叔齊之倫。或者亦起而議之。吾以爲未盡誅賊之義也。當閻廬負芻之變。二子皆有誅賊之權。又其身皆負君人之才。誅其賊而君之。君子當不以爲亂。准以周公誅管蔡之義。亦變而不失其常也。吾亦嘗尙論古人。賀泰伯仲雍伯夷叔齊之遇矣。彼諸子灑然而去國。以主祀者得其人也。脫不幸值閻廬負芻之輩。弑中子季歷而有之。彼句吳首陽之行。能忍視其篡逆而置之。不反而申討賊之義乎。且泰伯仲雍夷齊之固讓。以全倫也。非矯節以沽名。亦非避亂而懼禍也。二子不幸。不際泰伯諸人之遇。得以行權而曲全其仁。又不能行周公竟誅管蔡之權。委曲而直達其義。致先人世守之祀。竊於亂賊。而尋殄其身。是可謂至德者無得而稱。而求仁得仁者。毫無所怨於其心乎。吾嘗過吳。求延陵之墓。今適曹國。而弔子臧。蓋其遇畧同。然不能無遺議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中庸不可能也。二子之謂乎。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三

春秋責備賢者律以中庸之道二子何辭

四子講德論

張漢

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為作傳以明意。設為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邱子。互為問對。名曰四子講德。文學問虛儀。遭平世而久懷寶。顯名建功為甚難。虛儀曰。自達何由。文學告以遊譚於公卿。虛儀以為無介紹。文學又謂苟有至道。介紹亦何為。虛儀曰。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意以為自達之難也。文學謝曰。敬聞命。於是歷彼西州。遵二人焉。乘輅而歌。彼二人者。設為浮游先生。陳邱子。是也。文學詢所歌何詩。二子對以中和樂職宣布之詩。蓋王褒為益

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蓋有見於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上並應。屢降瑞福。而為此詩。是詩三篇。蓋頌也。文學曰。吾子何樂於此詩。大凡樂在感人心。忠臣導主志。亦何必於咏詩。浮游曰。是何言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刺史來宣布詔書。作詩歌以咏之。亦臣子於君父之常事也。陳邱子見浮游之言。切恐二子慚。曰。先生詳之。刺史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德。二子雖望計沮議何傷。願謂文學曰。願二子措意。虛儀曰。吾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文學之言。欲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釋復集。乃始講德。文學謂成

原評
以上節序
四子講德
原評
二句已見
大意

連設四喻
無鋪排之
迹第覺其
沉浸醴郁
逼真西漢
文字
稱唐虞三
代亦是匪
奴惟燈
先叙納諫
之美漸漸
逼緊

康之世。君子之德。與臣之力也。虛儀謂太平之功。非一人之譽。有君無臣。春秋刺之。乃陳暴秦之失。而揚大漢之為政。天符人瑞。咸章以明也。文學既聞天符。又詢人瑞。虛儀於是侈陳漢時奔走貢獻。權所來附之大化。二客乃醉於仁義。飽於道德。仰歎而悅服。愚嘗閱此論。其詞駢麗。浸近六朝。冗不暇詳。稟括其意。心竊少之。為此歌者。其意何居乎。文學謂忠臣導主志。不必咏詩。吾終聽之。爰是亦設微斯文學。難浮游先生之言。其言曰。甚矣此詩之善頌也。為此詩者。以聖主得賢臣。頌除官為諫大夫。既以司諫。崇頌則諛。竊嘗聞之。木不從繩。墨終

屈曲不得其直也。玉不忍攻。錯終瑕疵不得其瑜也。邪者無仇於獬廌。而見必觸之。其性正也。佞者無傷於屈軼。而遭必指之。其氣貞也。是以聖明之世。上殫明目達聰之誠。下副設鞞懸鐸之意。歷姚姒子姬之代。陳謨訓。誥命之篇。君以容而臣以微。憂太盛而危太明。臣之大幸。國家之大幸也。降而三季。風斯逸矣。黃圖焚而忠臣戮。象魏伏而抗言誅。秦師失決。二陵於其始。楚驥作放。三閭於其終。垂棘入而虞不臘矣。屬饒賜而吳其沼乎。吾子生不諱之朝。承直言之詔。上嘗止輦而受言。亦嘗避帷而可奏。未聞批鱗者誅。肯鯁者斥也。是時君方勤

亦用一筆
托起倒轉
有力氣亦
厚瀚

收束嚴密
亦古峭
原評
仍挽上大
意

士木肆征伐。數巡遊。尚株刑。多措欵。好神仙。或巫覡。信
譏。佞如彼。當諍亦孔之多矣。吾子乃侈陳天符。鋪張人
瑞。勿乃為佞。而多見其不智耶。夫天符人瑞。聖主之世。
非盡不言也。吾聞之禮曰。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
配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
下治。是則先王備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乃為大順之
實也。乃今備陳天符。浸至金馬碧雞。以為神。則矯舉之
淫祀也。鋪張人瑞。浸至昆明習戰。以關驅。則窮兵而贖
武也。吾子乃曰。君術明而臣道得乎。請風。吾子為至言
之垂戒。為治安之陳言。正誼明道。為江都。不厭其迂。補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誦

關拾遺為淮陽。不斥其惡。吾知儒之迂也。君必重之。臣
之惡也。君必恕之。而言必聽。而諫必行矣。諫則行膏澤
下於民。諫不行致為臣而去。

人臣司諫。尚頌則諫。二語簡要。自是諫臣之言。文亦
有西漢人氣味。究非六朝駢儷之語。原評

子淵作義。則一味頌美詞。則過於繁縟。何義門謂為
西漢文之最。卑者月榪設為此論。直令子淵無處容
身。尤為痛快。凡為諫官者。宜各書一通。置於座右。

以孔子為
斷

死傷勇伯
起之謂子

一駁醒快

仍不脫孔
子

楊震飲醜論

張漢

事有賢智之過。而不衷於中正之道者。孔子無取焉。夫
行至孔子。可以止矣。以孔子所不必為。而務為之。則過
矣。無為貴賢智。况夫生死。人生之大節乎。昔者孔子相
魯。墮三都。不能已。三桓之亂。齊以女樂歸。而竟接淅而
去也。陳恒弑齊簡。沐浴而朝。告其君。而卒不能遂。請討
之志。盡春秋所載。口誅筆伐。而亦卒莫之何也。而史載
楊震極諫。安帝為孔母王聖修第。為樊豐所譖。詔歸故
郡。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
上。司嫉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復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誦

何面目見日月。而遂飲醜。而卒嗚呼。楊震其殆可以不
死乎。今夫奸臣嬖女。日月所不當照者也。而尚照之。夫
亦何傷於日月。震不過不能誅奸嬖。而遂謂無面目見
日月。而必速死。而後快。將謂孔子不能誅僭亂。亦必飲
醜。而後即安耶。直哉史魚。以尸諫。為彌子瑕也。尸諫而
感悟其君。亦卒以退彌子瑕。震雖感大鳥集墓之祥。帝
亦卒感其忠。直詔祀中牟。舉二子為郎。以廕其後。不知
於王聖樊豐何如也。勿乃死而亦無濟乎。大抵孔子之
道。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無自醜之道也。朱子曰。屈原
之忠。忠而過。屈原之過。過而忠。雖孔子復起。不易斯言。

矣。吾於楊震不能無遺議焉。

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即引孔子為據，亦正亦切，當令伯起心服。

時至東漢，較春秋益凌替矣。伯起若不死，將先固喬而受奄人之辱，然千秋後世卒不以固喬之死為辱者，是亦妖壽不貳，順受其正之道也。然則伯起真可以無死哉！

漢南文舉

卷一

論

三

父母兄弟立案

言之已甚誠然誠然

韓母之盡四字寫得幽盡中宗知此則無路待幸后

賜死武后論

張漢

周公於管蔡當誅則誅之，齊處替暎之殺人，孟子以為當竊負而逃，邊海濱而處，可以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大義滅親，於兄弟則可，於父母則不可。古之聖人亦各行其權也，必不能執一而賦道矣。而胡致堂之論武后也，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復位，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討罪人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天子復位，即以武后至唐宗廟，數其大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以立，嗚呼！何言之已甚也。范睢之

漢南文舉

卷十

論

美

之事矣
滅諸武之
宗自是處
此事緊要
關頭

之為君罪不當賜死乎曰帝在房州綱目不弔武氏為君也不弔為君而天地之經立不啻數武氏之大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也猶不足幸乎若夫武后之惡武濟之為中宗者滅其宗可也

於兄弟則可於父母則不可二語已定一篇之局以經字為骨權字為眼後便縱橫引據不離其宗非以翻空見奇也原評

人君不幸處人倫之變如魯莊秦政唐中宗其事皆同其失皆有過不及之差非深明春秋之義者何足與於斯善乎月槎之論中宗幹母之蠱滅諸武之宗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三

春秋之法也

智士論

張漢

往予次朝邑訪程濟故事邑二老生為予言甚詳謂濟徵時與同邑高翔各言其志翔曰願為忠臣濟曰吾欲為智士後卒如其言金川門之變濟預知其禍上書留京師卒陰奉讓皇帝南行曲保其君無恙老而還官濟曰今日吾為臣之職盡矣又言濟有仙術嘗司教蜀之岳池寢食俱在朝邑後年九十餘老而遁去不知所終今邑亦無後予喟然歎曰其愚不可及也濟乃自居於知乎吾觀古今之為人臣者殫心戮力必需知而善避艱危巧圖便利亦以知而失故知或不忠知用愚以成也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三

其忠甯武子之所以難也而濟所處有尤難者與高翔同歸於忠而知而愚愚而忠則濟所獨也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為濟者不亦難乎雖然為翔亦不易也
昔人謂金川門之禍宮中火帝崩出亡之事且莫須有吾甯信其有以伸志士仁人之氣智而愚愚而忠程濟宛然一甯武子也

語論定
跌宕有神

纒刻

虛提一筆
以下層層
轉折直逼
出天不可

解

仍抱中庸
斷
借行原以
振聲發憤
不得不推
勸盡致取
題之祥全

割股論

張漢

孝者中庸之道也。聖人止於孝為人子者。以為子鵠賢者過之。乃有割股之事。割股不得為孝乎哉。曰。孝也。抑又過矣。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子之道也。不忍親之死。而忍於傷其遺體。令親知其情。必有大不忍於中者。是以不忍生其忍。以忍動其親之不忍也。可謂之孝乎。以是為孝。古聖人必有為之者。聖人不為。則孝之至可知矣。且夫割股者。至誠格天地之事也。吾聞親知及人知之者。親必死。不知者生。然亦有親與人皆不知。而亦不能生者。又何說乎。將謂子之心未誠乎。抑親之數有不可逃者乎。吾謂割股可以格天。勿論知不知。似皆予之生。若不可以格天。勿論知不知。亦皆無所補。何以不知乃生。知即不生。有不知亦不生耶。不識有人知之而亦生否耶。此其天殆不可解矣。或曰。割股者存之以勸孝。夫聖人之孝。不可以勸孝。必以孝之過立孝之則乎哉。適因蕭田陳行原而論及之。甚矣行原之孝也。而當進以中庸之道也。夫三尺之童。動於至性。至情之良。欲採其親。雖死不顧。較世之據大位而漠不顧養。何如也。行原其可敬也。夫割之而親死不可救。卒毀毀。獨立而無依。行原亦可哀也。夫。

淇南文畧

卷十

論

三

在洪宏頓
推處

精切不刊有關名教

淇南文畧

卷十

論

三

復見天心論 乾隆丁巳 召試博 張 漢

以經註經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而廣大悉備也。聖人之言。豈不誠然哉。自伏羲以一畫開天。而易為五經之原。邵子衍之為皇極經世之書。元會運世。胥出於是。而皇帝王霸。配乎春夏秋冬。則古今之文。亦統於一畫之中矣。吾竊於是見天心焉。今天無聲無臭。人之所不能測也。莊子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則天心烏乎見之。而吾謂有所以見之。天地無心而成化。而亦未始無所謂心。所謂心。即易所謂太極也。以其主宰謂之帝。以其不測謂之神。以其性情謂之乾。以

漢南文畧

卷十

論

三

備解

其形氣謂之天。天包乎地。故不必言天地之心。尚言天心焉而已。見易已詳哉。其言之矣。然而三聖不言太極。孔子言太極。孔子不言無極。周子言無極。邵子則先天一圖得之。陳搏朱子信而表章之。而剝復之機益灼著。則七日來復。得天根月窟三十六宮。都是春之說。可以補入易傳矣。且夫所謂復者。在子之半推之也。伏羲所畫之易。在太極以後言之。周子所謂無極。在太極之先言之。邵子所謂太極。在乘陰陽之際言之。則夫無極之前。陰含陽。太極之後。陽生陰之說。所謂畫前元有之易也。以元酒方澹大音正希之時推之。而黃鐘者萬事之

大學言獨
中庸言隱
微孟子言
端周子言
幾悉心體
會皆一貫
也
履霜堅冰
蓋言慎也

漢南文畧

卷十

論

三

權輿悉出於是矣。六陰盡而一陽生。為地雷復。為冬至。六陽盡而一陰生。為天風姤。為夏至。推之隔八相生。以黃鐘生林鐘。為律取妻。以林鐘生大簇。為呂生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一日如是一歲如是。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之言。不已括章節紀元之要乎。哉。而周靜宣夜渾天之制。與夫馮相保章之說。皆可畧而不論矣。雖然。易之為道。變易之道也。旁通可以悟學。於六爻不遠。復諸說得之。王弼主理。程子避其說。亦以明來復之象也。然弼言理而雜於元虛。則所謂復者。乃老子復歸於無極之義。豈禮義之正本之孔子者哉。以

漢唐註疏程朱精理

一語論定
隨手轉折
亦肅括亦
精警

信手揮灑

却總是兩
路夾寫

頗上添毫

趁勢遞下

吳公子札滄臺子羽論 趙州趙淳龍溪

吳公子季札佩寶劍過徐。徐君欲之。季亦心許之。未獻也。既還。徐君已死。乃解劍掛其墓而去。滄臺子羽齋壁。渡河。兩蛟夾舟。求之。羽曰。吾壁可義取。不可強奪。拔劍斬蛟。毀壁而去。趙子曰。是二事者。皆矯情立異。以好名者也。夫君子之為一事也。斷之於中正之理。無近名。無過情。亦無不及情。如是焉而已。過讓則近詐。過激則近愚。均非中正之行也。寶劍有用之物也。以之衛身。可以之贈人。可獨不當棄之於無用也。彼季子者。其果寶此劍為衛身者耶。雖徐君不可得而欲也。欲之不可得。而獻也。徐君果得贈者耶。慷慨而贈之可也。不必其心許而姑待也。又况還轅而其人已死。其墓已封。而直為曩者隱而未吐之才。腸俠氣必解。劍而棄之。墓使死者而有知耶。固不得而持其柄。如其無知耶。又安用此劍懸於墓上為。且安知其不轉盼為他人所取也。昔者華歆管甯。鋤園得金甯不顧。歆取而揮之。人因議歆。安知其不俟甯之去而私取之也。又并議甯。何不轉無用為有用。為散以濟貧而已不與焉。亦不失其為廉士也。延陵之事。似有類於此。彼子羽者。得毋聞其風而興者耶。其齋壁渡江也。不知其有為耶。其無為也。當夫蛟之夾舟。

千迴百折
無一語不
近人情

更逼得緊
趁勢挽合

理反跌一

筆乃放鬆
去路純乎
古文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美

也生死判於須臾耳。為子羽計者。吾知身之可愛。而璧之不足以寶也。則投之垂矣。即已有斬蛟之能。則將不復畏風濤之險。完璧歸國可也。奈之何而復毀之也。昔禹渡河。黃龍夾舟。禹色不變。視如螻蛄。龍亦弭耳而逝。未聞投璧也。子羽如以蛟之欲璧為非義取。而不可以輕與也。則雖吾無斬蛟之能。亦唯有抱璧以沉已耳。而既斬之。而又毀之。則是吾與蛟全無是璧也。則是棄其璧全於棄劍也。惜乎子羽失之激。勇有餘而智不足也。夫二子者。皆當世所謂賢人君子也。而二事之任心好異。乃如此。欲不謂之逆情以求名。其可得耶。抑或紀載之失實。未可盡信。吾姑闕焉。

挂劍投璧二事。皆後人以訛傳訛。記事者。據而書之。欲以誇張。徃哲反以污蔑。賢人夫子。不辨其誣。祇窮其非。亦恐後世。誠行借為口實。非不滿古人也。門人識

頗似史家合傳體筆路全自國策得來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石屏羅元琦

原評
直窮病源
令人猛省

原評
元氣淋漓
一往不竭

從來善持身者。貴審乎本末輕重之衡。善觀人者。即決之本末輕重之際。知為本則在所重矣。知為末則在所輕矣。苟鶩其末。失厥本。是之謂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善乎裴行儉之論。王揚盧駱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誠以一言而揭士林之龜鑑也。今夫兼三才之謂儒。備百行而為士。上資為邦國之楨。下繫乎蒼生之望。前以紹曩哲之執。後以啓奕葉之薪。傳士之見重於天下者。甯惟是搦管拈毫。尋行數墨云爾哉。乃士人束髮受書。即溺志於詞章。及稍嫻翰墨。遂謂為文陣雄師。詞壇宗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毛

匠互相標榜。凌轢一切。而不知已為識者所深嗤而竊笑也。蓋有超軼之品詣者。必負恢宏莫圍之襟期。有卓犖之英姿者。必具精瑩不磨之朗鑑。故猝投以艱鉅而不驚。驟試以盤錯而裕如者。幹局宏也。洞矚物理之幽遐。深悉古今之蕃變者。神解定也。其人類皆器宇深沉。才識韜斂。喜愠不形於色。得失不介於中。擅甯靜淵醇之德。杜飛揚浮躁之端。故能致遠經方。流鴻樹駁。迂解祉於無窮。垂動名於汗簡。當其晦跡幽潛。窮廬歌嘯。時已足以決遠到者。皆於器識覘之也。至若染翰摘詞。以雕蟲篆刻為工。即振擲地之金聲。播揆天之麗藻。亦祇

均見本源

層層接人

補筆更周

紙上精粗。筆端枝葉耳。而乃矜勝於尺牘之間。競奇於字句之末。峻其位置。岸然自負。豈知氣浮者必躁。才露者必傾。智淺者必蹶。譬之涓滴之流。易盈而亦易涸。峭削之峯。多峻而亦多危。欲其蘊涵而不竭。凝固而不搖也。烏可得哉。然則先後之間。本末輕重之數。從可識已。夫士之優於器識者。則亦非偶然矣。必素裕讀書養氣之功。殫格物窮理之學。不以嗜好攻取。攫其心。不以榮悴亨屯。役其志。則規模氣象。間即臻堯舜動華。祇若浮雲之過太虛。播伊呂動庸。不過性分之所固有。所蘊宏狹隘。自不得而囿之。所見超猥瑣。自不得而眩之矣。而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美

昔規模文藝之末。以誇耀為耶。且文藝亦自有辨。倘能根柢經術。沉酣典籍。臚陳政治之得失。剖析學術之純糲。則敷文猶近於務實。苟徒儷紅媿白。繪句繕章。逞月露風雲之詞。撫禽魚卉木之狀。則亦不足當有無之數矣。矧優於器識者。未有不工文藝也。而即文藝亦可以決器識焉。古來鴻儒巨公。非有意獵弋浮華。與詞人較短長。而及其發抒事理。陶寫性靈。揭黼屨之詩。謨闡性天之秘。論迥非操觚家所可比。是故其文博大昌明者。其人光明而俊偉。其文沉雄醇茂者。其人深潛而篤實。其文超軼俊爽者。其人卓邁而朗徹。依類以推。毫髮不

夷則器識之有裨於士。願不要哉。總之植其本。無不可。以該末而競於末。必將撥其本也。此持身之定衡。亦鑒物之極則。士宜審所重矣。

蕭陰集原評

名論不刊古誼可鑑讀此作養可知矣

絕大議論絕大文章 齊筆山

人品心術學問經濟一以貫之 楊鏡湖

宛然一篇南宋文字

滇南文集

卷十

論

堯

斷李慶眉
發政數行
冠以盡之

二議新聲

一落千丈
強
坐失事機
致令生靈
塗炭真可
痛恨
冷刺

論屬首定
罪當加五

土司撫勦論

阿爾萬友正

明季軍政廢弛。內權操於官。豎外掣肘於中。樞行間節制於監紀。平時坐大。暮癩發則彌縫消弭。尚且察責間有一二任事者。無不瞻顧結靛。動輒提問待勘。匪伊朝夕矣。普名聲么麼小醜。抗顏逆行。釐金魏閣。以襲土司。遂焚李象山之屋。繼而過餘。連營斃象覆師。巧詞撤兵。終則嬰城固守。反開吾會。大軍全沒。秦太守反括民間財帛以餌之。豈復知有天日。成何世界。既不敢請兵征勦。一味招撫。土會窺破局面。逞志跳梁。侵佔一方。莫之敢問。爾時叩關談兵。非同孟浪。三鄉牽制。非無佐勇

滇南文集

卷十

論

早

而師不應餉不給。委彈丸於虎口。臥地場於巢穴。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膺。而痛當事之憤憤也。幸而會以淫虐病斃。寡婦孤兒。內外離心。正當張吾三軍。滅此朝食。事機之來。聞不容髮。乃巧裝計。醜毒斃之功。附會大義滅親之文。公然入告。置何為反於不問。而賞功內臣。又至矣。由是妻猶艾。肆無顧忌。十八代鎮撫之威。竟為涉賊三脅而走。前之授以副總夫人。誰階之厲。明社既墟。流寇縱橫。阿迷一片土。城平人戮。與臨安一萬七。以萬七千數。百生靈。謂非死於主撫之日。求撫之謀。而何故者。相傳名聲。辯罪。有公車者。與會家人。藏銀入都。

設語法得
取夷之法
可稱老吏
斷獄

羣下諸公議共執之懼而潛遁可見當日人心無不共
憤主撫之非夫狼子野心終屬化外順化可以虛文羈
縻蠢動則務在剿滅一涉姑息流毒曷止覆轍具在可
不懼哉

就明末滇事說來可長可式當與倪蛻翁土官說參
看

滇南文畧卷十終

滇南文畧

卷十

論

罕

滇南文畧卷十一目錄

論書

國朝

光武論上

光武論下

王祥論

馬援不與雲臺論

慕容恪論

留侯論

梁孝王論

滇南文畧

卷十一

目錄

駁論

明

與我玄金太守書

與陳周沐三公書

報鄧壺邱直指書

國朝

答刁仲熊書

與王振羽庶常書

答季价藩廣文書

與韓慕廬書

錢澧

錢澧

錢澧

楊履寬

楊履寬

關太和

關太和

倪蜕

許鐵

王元翰

王元翰

趙士麟

趙士麟

趙士麟

關禎兆

與商友錫書

答某翰林書

致廣西撫軍陳乾齋前輩書

致滇南撫軍楊賓實前輩書

報廣西撫軍李穆堂前輩書

與楊壽亭書

與萬舒仲書

寄何天成書

再寄天成書

與陳存庵書

滇南文畧

卷十一

目錄

與仲弟書

與兒子中熊書

與兒子中函書

關禎兆

孫鵬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新建杜 鈞藕莊評閱

保山袁文煥時亮

國朝

論書

光武論上

昆明錢 禮南園

光武帝廢郭立陰。後世以為口實。至有疑於棄糟糠錢子。曰帝誠有無堪解免之過。而論者亦未得其情。方未

滇南文畧

卷十一

論

一

高唱而入
以下議論
替見疊出
所謂盛題
之腦也
一荷字定
案
文心可以
抽絲筆力

起兵時曾經授室與否。於古無考。見自起兵納陰於南陽。後乃於河北納郭。是陰之進。本先於郭。雖不聞正其為嫡。而早其艱難。糟糠之謂殆近焉。及定天下。郭以有子。陰讓之得立。既乃以過廢而立陰。本末具載。范史。嗟乎。婚姻之禮。廢而多人道之苦。其帝之謂也。哉。方其納陰。既未正其為嫡。其後納郭。又不正其為嫡。蓋干戈槍攘之中。一以荷道行之。而郭之納。尤荷之荷者也。以結劉揚焉耳。所謂寵愛。皆出於有為之為。實則眷眷於陰之心。迥非郭所可並也。眷眷於陰之心。非郭可並。而既有天下。陰方無子。不得不姑抑其心。以伸有子之郭。使

所以廢錢

虛落以起

下文所謂

引而伸之

篇類而後

正論

斷制森嚴

放髮一筆

更妙

再扼定禮

字收束緊

雙收處推

波助瀾

滇南文畧

卷十一

論

二

陰卒無子。亦付之無可如何。無如陰又有子也。此時欲終伸郭。而無可解於納之非其本心。此時欲終抑陰。尤無可解於陰之早共艱難。以此二者。膠轕寤寐。郭之所謂。固不待郭之自過矣。夫立后以爲母儀。建儲以爲國本。狐狸而狐指。以帝之明。甯不自惜。而卒不自惜。豈獨郭適罹其苦。帝固已不勝其苦矣。向使講於婚姻之禮。方其納陰。即正其為嫡。郭雖有子。不得躐而上之。抑或納郭。即正其為嫡。陰雖先進。豈得擠而下之。此事明白顯易。何至天下既一。猶然疑於所立耶。惟其不知此。故納陰既荷。納郭尤荷。立郭偶依於義。廢郭甚害於義。郭已正其為嫡。豈果有大罪顯惡。必不可以全其始終者哉。故覈其本末。以見禮之於人。一撥其本。枝葉之害無窮也。要其於郭也。未可擬於棄糟糠。而其於陰。亦不得託之求故劍也。
初吉終亂。猶且不免。况本原之未甚正乎。此先王制禮。所以爲正性命之理也。論括大易。
人皆知廢郭爲非。而不能扶發寵陰。納郭原委。故說來。都成公家言。似此議論。斷制如春秋。推見至隱的。是史才後論。亦不可少。受業邵陽歐陽道瀛謹識。

光武論下

錢 禮

或觀錢子之論光武請之曰。凡子之語。其於郭亦幾近矣。於陰蓋失半也。郭之所以卒廢。陰之所以卒立。色焉而已。娶妻當得之語。誰出乎。子謂其早共艱難。共艱難者。實許時也。曰。是則然矣。然而帝固非湛於色者也。少艾之慕。人情類然。非上聖不免。帝雖天授。豈上聖比哉。當未得志而有是語。正無足怪。即其起兵而納陰。吾亦不敢謂之非以遂欲。自是之後。涉險經危。伯升既死。度舉鋤宇宙更匪異人。早夜焦勞。柳沐風雨。向時意趣。霧釋冰解。歸於何有矣。凡人將遂其欲。限於力之不及。局

淇水交畧

卷一一

論

三

於勢之弗便。帝於此猶有一分未忘。或當王郎子變時。窮促自保之不服耳。外此何所不可哉。且銅馬赤眉之徒。恣為不道。斯民不能自有其妻子。所在皆然。既而咸為帝有。美婦人經涉目中。將十焉百焉之不啻。何不聞其或一染也。以此知帝誠非湛色者比也。且當廢立之際。陰年亦幾長矣。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帝唯是不為二三之德。卒冒天下之不韙。奈何將與湛色者同日道耶。大抵帝質美而未學者也。故於道時有出入。其語樊崇曰。本故妻室無所更易。是一光武也。及語宋宏曰。易妻又一光武也。然聞宏對而釋然。是

光武之所以卒成光武也與

湛色自是疑案。此番推勘。斷不可少。

兩論筆情。於風馳雨驟中。亦復含蓄頓挫。置之老蘇。

大蘇間。正無多讓。

淇水交畧

卷一一

論

四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餒於心不敢飾於言。君子尚無尤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雖惡始而美終。論者猶許其晚蓋焉。以觀王祥。何大不然。與祥一隨時轉移人耳。不幸而致盛名。顯位。盛名顯位。累祥。祥累盛名顯位。亦其勢之所致。與請言其略。以漢季風俗之美。祥生其時。所謂麻中之蓬。不扶自直。凡盡於門內者。固亦有實致之力。非假途託宿之為。泊乎曹氏得志。力與節義之士為難。一時從風而靡。莫不低首下心。惟其曲折進退。是時之祥。已不覺與之俱。而於移矣。比及出仕曹氏。其年

漢南友畧

卷十一

論

五

將百喙莫以解脫。典午得國。又稍有人。則又將曰。向苦人之冒我也。今亦鳥用此報我者。勢必從而賤之。或又曰。未盡也。未盡也。實以報我者。動皆與同。是猶自致其身者也。姑以報我者。時又示異。是兼自藏其身者也。勢將不止於賤之。雖百喙又奚解也。雖然。尚有一說。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使祥於將死。深悔既往。痛自詬責。使其子孫。凜凜然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則後之君子。雖不能恕其半世之已甚。尚未必不矜此一念之猶明。奈何作書貽誠。列為善目者。六而獨置忠於不言。甚矣其心之餒。甚矣其言之飾。求其晚蓋之萬一。亦無有也。

漢南友畧

卷十一

論

六

嗚呼。當曹氏為所欲為。亦自以為子孫地耳。豈知四維不張。乃速滅亡。仲達實北面臣之。而即師之。子孫復何冀幸耶。吾故表祥之路。以為轉移於時者戒。且以為轉移時者戒也。

持論森嚴筆力更為道健

王祥畢竟是未嘗力學人名節大義非學者不辨

扼定祥一隨時轉移人主腦層層推勘包羅無限

事非胸有智慧珠未能貫串若此

數語監題
之臆已定
此案

馬援不與雲臺論

楊履寬

旌暉私也。避嫌亦私也。王者持天下之道。惟其公而已。矣。不可以其戚我而冒功。獨可以戚我而掩功乎。古之聖帝。不以天下私其子。不旌暉也。古之賢者。稱其子不為私。不避嫌也。蓋嘗考伏波將軍之從世祖定天下也。鋤先零。守隴西。出塞漢。平交址。不在吳鄧賈下。五溪之征。卒於王事。世祖用梁松語。收其印綬。藁葬城西。賞不酬勞。此忠臣義士所為長歎也。既而明皇帝即位。追雲雷之經綸。緬龍虎之應求。永平三年。詔圖二十八將。南宮雲臺。上列首鄧禹。次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滇南交畧。卷十一。論。七百八十一。

有此一波
交氣便覺
注洋

自涉於私。君子以是病明帝矣。說者謂馬氏子弟多驕蹇。觀將軍戒兄子書可見。是舉也。或者馬后辭遜不欲長其父以侈其族耶。然以是而保厥宗祚。可謂賢后也。以是而閉塞功忠。帝不可為明主也。夫王者以公持天下而已矣。避嫌之過。其所以異於旌暉者幾希。筆極明淨。論亦平允。以私掩功。千秋沉寃不滌。得此可為伏波吐氣。考據精核。議論雄傑。大是史才。許憲識

滇南交畧

卷十一

論

八

慕容恪論

楊履寬

作論主意
其辭大而
遠

羽父之於
魯隱公是
其明證

豈得倒

更緊

子讀史至慕與根欲為亂以告太原王。王正色斥之。因語吳王垂垂勸太原誅之。太原不許。既而根譖太原於可足渾后。幾殺之。賴燕王明幸得免。竊歎自古亂賊之傾覆。而君子處之。誠不可以不明且哲也。方與根之謀於太原也。意未必傾大原。既而謀不能逞。夫獨不念太原專錄朝政。苟明徵其罪而誅之。其將何以自免。則其反刃於太原。亦勢之必至也。春秋之義。無將則必誅。則垂之勸太原。亦豈為過哉。太原之言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變。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斯亦不通

滇南文畧

卷十一

論

九

達國體者乎。惜乎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幸而瞻鑒其忠耳。不幸而信之。而用以禁兵殺太原。身則已矣。其如此孤嫠。何以周公之聖。二公成王之賢。流言不利於孺子。且不能以無疑。又况瞽何如主。評何如臣。事幾之來。閒不容髮。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三復斯言。君子之處亂賊。必有道矣。

為姑息養奸者。痛作鍼砭。是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此有關世教之文。可以傳矣。丹山許憲識

虛呼

盤旋作勢

頓挫

大落墨
振起

肯綮語

收束承接
純是史漢
筆法

留侯論

闕太和

太和字保和。通海人。乾隆甲午優貢。

初子房欲為韓報仇。散千金產。使力士擊始皇。博浪沙中不中。求之弗得。當是時。子房一燕丹耳。始皇即被擊而死。秦豈遂滅哉。夫報韓之仇。非滅秦不可。乃志於一擊。何其拙也。其後羣雄並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往從楚王景駒於留。欲共滅秦。道遇高祖。遂決所事。蓋至此。而所以揣摩天下之時勢。洞觀斯世之情變者。已胸有成局。算無遺策矣。此皆博浪一擊。大索十日之後。反而自思。得力於十年之沉伏磨鍊者。為不少也。故卒能

滇南文畧

卷十一

論

十

相高祖。誅暴秦。滅強項。而取天下。子房可謂善謀矣。雖然。吾謂子房智有餘。而學不足也。夫一代治亂得失之故。一代開創之君若臣。始之都關中。後列爵封功臣。同姓。即宜如三代法。多建國。遠近大小有差等。同姓視親疎。異姓視勳勞。以頒爵土。同異相制。小大相維。於是急求抱道博學之士。搜經攷典。斟酌損益。以定一代制度。凡田邑學校。軍旅朝貢。后儲爵賞。刑罰邊徼之屬。有法有戒。綱明目精。上有大賢以輔天子。其次以輔各國。如卿命於天子之制。法立而人守之。功臣可全。子孫可安。教化可興。三代可復。漢雖千年可也。蓋秦氏之禍烈矣。

想當然耳

正論
春秋責備
賢者

無限低得

層層解脫

層層逼緊

筆酣墨飽
跌宕多姿

映合

確論

抱先王舊跡而逃之荒濱絕谷。體道藏身以待來者。其人必不絕也。彼藏壁埋冢。安知非四皓二生之輩。漢無求之者。且疑其繼暴秦之未必不襲秦暴。肯負簡載。牘斤非指弊於天子之庭哉。甯搔首向天。沉伏而死。以俟不可知之百世耳。高祖雖不忘聲色。而天才英悟。可進於道如薙何。刀筆無足議。子房慨然興起。擇主而事。有名世自待之思。言聽計從。君臣相得。可謂千載一時矣。奈何不一長策。使漢法不立。禍端百出。三代竟自此不復也。豈子房當秦禁學。但得所為太公兵法。黃石異書。讀之故能戡亂。而不知致治與。或曰子房但為韓復仇。

淇南文學 卷十一 論 三

漢業得失。非可責之。則誅秦立韓之後。即可歸韓。不當更為西都滅項之謀。討布時。不當猶任傅太子之職。或又曰子房者。老氏之學。高祖常疑而薄。子房故默而晦。夫能以其術輔人以取天下。不能以其術輔人以治天下。然則老氏之學。不足貴也明矣。子房惟知有餘而學不足。故高祖亦但用之以取天下。而不用之以治天下。觀其用叔孫通陸賈。可見矣。謂子房善用高祖。而非高祖之用子房。吾不信也。嗚呼。子房者。管范之流與。

漢高之王信越等。原非其心之所樂為。故自殂醢。韓彭以後。黥豨。敖箱諸人。以次夷滅。蓋惟恐其滅之不

速夫豈肯求賢人以輔其國耶。迨同姓諸王既封。高祖亦倦勤已。且其識見本不及此。故一時制度皆屬草草。使子房能為復古計於請封留。或高祖思猛士誦陸賈新語。時言之度亦可行。然此乃周孔之經綸。非管范之流所能擬議也。文情豪宕。沉雄自當。於長公後特樹一幟。

淇南文學

卷十一

論

三

情字伏案

輕輕籠罩

援照比擬

似列名家
言實天理
人情之論

潔如眉列

探屢得珠

層層推勘

一往雄快

之氣馳騁

行間
定案

梁孝王論

闕太和

梁孝王武之請為帝嗣不得而敢使人殺天子之議臣
 袁盎等十餘人可謂橫矣而其罪則不至於誅橫者皆
 可不誅乎曰他人則誅之在旁則貶爵削地可也逆則
 亦必誅矣周公之於管叔是也蔡霍從逆則蔡之降之
 罪亦不與管叔均孝王之橫其罪尚不比於從逆而可
 誅之乎田叔之對帝曰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伏法
 而太后不食不寢憂在陛下斯言過矣夫王橫也非叛
 也叛者固必始於橫而橫者尚未至於叛聖人不窮人
 於未至之罪况其母弟乎况王之橫太后庇之實帝啓
 之封之四十餘城可也出入同車葦不可也賜金錢百
 巨萬可也賜天子旌旂不可也且其言曰千秋萬歲後
 傳之王傳王非帝本心不過溫語慰藉一時且欲借以
 歡太后耳帝不先妄為此語梁王必不取以為請太后
 必不得以為說即令太后本有此意必令帝傳王而帝
 日非薄弟而厚子也慮異日大臣異議子孫生心反以
 生亂而階禍且致後人並議上累太后太后何說之辭
 惟景帝不明於事母愛弟之道而妄為之言太后是以
 除寶嬰之籍而得為之說梁王是以恃太后之愛而陰
 行其刺而王之橫極矣豈非帝有以啓之哉觀帝令按

滇南文畧

卷十一

論

十三

新餘卓犖

餘霞散成

綺

懸巖勒馬

有一髮干

鈞之勢

斷制語尤

簡勁

捕行刺人時聞韓安國之言即出羊勝公孫詭殺之畏
 帝有怨望之心而使人說后兄王信以求解後即上書
 請朝負斧伏闕則王之驕橫非由性成而其漸有自可
 知已假使景帝之封梁王也為之擇賢者傅相之歲時
 期晏戒以吳楚之亡故曰勿犯驕恣無干禮法無私養
 容無藥邪惡敬慎爾德世守厥國梁王之橫固無自而
 生太后雖愛憐少子亦何至食寢欲廢也哉是故人主
 之愛弟有方而事親有道

得史公之潔似柳州之峭

滇南文畧

卷十一

論

十四

溫陵田位公作嚴子陵論多駭刻之言。蓋惑於一著羊裘便有心句也。蛟先生讀而駁之曰。夫論人者必觀其世。徵蹟者必求其心。若使執一隅之見。詆訾前賢。此於道誠邪郭矣。而謂詡然以堯舜吾吾之說。例人於一律。詎得為定論乎。昔王莽為新都侯。孽子受封。植根甚淺。其諸父羣從。皆驕倨偃蹇。不知下士。莽於是大反其所為。卑躬折節。收羅嗜利不軌之人。以行其篡奪之私。其時如劉歆。楊雄。號為大儒。而鴻漸之翼。趨而為用。蓋奔競之端。於斯為盛。光武起自田間。驅除郡盜。其將相諸

臣皆功名之士。鄧禹耿弇輩少年際會。雖蹟之邪正不同。而其於思附希榮一也。士君子脩身行道。固當為天下後世法式。嚴先生親見衰風。而不以身範之。將任道之謂何。觀其與侯霸書云。懷仁慕義。天下悅。阿諛順志。要領絕。是豈真未聞聖道之言乎。乃謂初至時。必當欣然下榻。執手言歡。是以眾人論先生耳。烏足以見先生哉。且光武之才。不逮高祖。其賜霸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言。下險。驚秋霜凜然。是真可與陳堯舜之道者乎。至於被服羊裘。投綸齊澤。皆偶焉耳。而後世輕薄之士。輒以此為指摘。獨不知先生非忘心於

世者。特以時不可用。則豈翫然自守其志而已。故先生聖人之徒。非希世盜名者可比。當兩漢廢興之際。振勵名節。以為士先。卒之漢末。諸賢如郭泰。黃憲。申屠蟠等。皆清風百世。照耀今古。實皆先生有以開之。其為有功名。教不愧孔孟。而田子論其率民。而由於恃亂。曷不一觀其世。而論其人乎。故曰。舉田子之言。皆非定論也。

論古而過於駭刻。必致後人譏議。嚴先生當故人為天子。不肯希榮求仕。各行其志。其清風亮節。誠足以開漢末郭黃申諸人之先。有足多者。彼一著羊裘。便有句。視先生為終南捷徑。一流人。誠小兒強作解。

事語。然必謂先生因光武廢郭后。賜霸書。言下險。驚遂見機。而作亦非先生本心。光武雖瑕瑜各不相掩。概失其為中興令主。先生果有用世心。則孔子於佛。辟召尚欲往。何不可一出。而圖君子設使光武果存心險。驚必不肯聽先生之去。而成其名矣。善乎范文正公言曰。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論子陵於光武者。當以文正為得其當。

明

書

起便陟峭

石屏許 鐵白塘

與我玄金太守書 宿蠹一空夜眠帖席恨無班馬之筆為頁二千石續一

後傳抱歎何如通以做同年冀建齋去世一十七年或

欲列諸俎豆而疑於矛盾某念髫年時見建齋豎立不

與凡流伍假令不仕於朝亦必以孝子名其里第如清

獻今慮人議為鄉賢者皆鄉宦而人不足重不知孝子

如清獻為鄉宦則不得不為鄉賢朱紫陽不重於沈既

濟及從祀孔廟至今仰之如泰山北斗亦在具隻眼者

滇南文畧

卷二

書

七

自能排眾

論特忠其

不肯耳肯

字下得妙

落筆嚴重

栩栩欲活

妙於措詞

盡其人之生平也

見用焉未可知也輟讀不既兢冰之至

著語無多而建齋之賢與求表章之意已達筆氣備

峭力爭上流不似今人連名公呈長篇累牘尚不能

直入自老

從來做成

不朽事正

非谷易

契緊在此

亦鑿於王

斧之畫大

渡河也

無真則黔

亦下

中繁

反覆申明

語尤至切

與陳周沐三公書

王元翰

做鄉開路西粵事久而未定今幸奉有明旨聞黔中亦

移文滇藩欲闢途以蘇黔苦為滇計者只金錢夷境當

議鄙見謂成此一段不朽事自不當惜費或加派錢糧

或裁損兵餉或借孝廉坊金之半或借康生兩月之糧

聞商賈亦願捐貲而某等叨宦各捐俸一年設處數萬

金若無難致在台臺一裁酌無不欣從至於經過夷境

示之以恩威壓之以天語誰敢自干於化外者論今日

之事朝紳交贊滇黔欣慰大抵謂此路闢萬一卒有緩

急彼咽此通負固失勢滇可世為國藩且滇遠出黔後

滇南文畧

卷十一

書

六

滇不斷絕黔亦倚而長存所謂途成萬世之利也往來

道路之便舍險就夷與黔中省費息肩猶其小者耳其

黔路舊驛不必封塞兩利俱存協濟額金暫宜如故為

便伏冀閣下垂念遠方使滇土異日不斷為異域滇民

異日不淪為異類實在一內斷一引手而已彼淺見浮

言豈能為知者惑也

粵西路開至今享其利豈知當日聚洲先生既代會

試舉人具奏復不憚詞說殷殷致書於撫按鎮守費

盡苦心而事亦卒能成者為公非為私也然則天下

為私之事烏能動人哉

嫉奸而召
諺惟直指
鑒此心跡

報郵壺印直指書

王元翰

不肖無足比數。惟嫉奸惡。貪其天性也。補官三年。京邸破囊。老母弱弟。在家時為怨責。出都以來。行至衛源。暑甚。又以獨女疴瘵。哀痛生疾。暫依棲於北門。敝宅數間。石田數畝。正如一窮措大也。乃以生平最惡之事。而羣小即以此反中。奈之何哉。執事節筆千尋。不肖於班行中。已識其不凡。隨按細論。益深警服。今當是非混雜之中。鋒鏑縱橫之際。猶俯諒王生。若謂賜無他。而罪可滅。此之交情。另眼求之。古人中指不多屈矣。絕覽邸報者。久忽友人持一幅來。又請不肖居輝半載。華屋腴田。半溟南支畧

卷十一

書

十九

入其手。嗟嗟。謗固至此乎。去國者妄比於冥鴻。而下石者。不忘於騎虎。但事久論定。或終不至於隕高明之鑒。坂未可知耳。敝鄉兵燹之餘。台臺霜飛。雨潤萬里。外始知有朝廷恩威。伊誰之功。則溟人有口碑在矣。激昂慷慨。頓挫淋漓。尺幅中具有方丈。

國朝

書

答刁仲熊問河洛圖書

趙士麟

足下不憚萬里遙。而詢河圖洛書之義於僕。以僕為知道乎。悞矣。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皆可。以畫卦也。然大易止自一。而十之數。洪範止自一。而九之數。其孰為河。孰為洛。悉無明指。故後人疑之。漢孔安國及關子明之說。劉歆。邵康節。咸因之。劉牧始兩易其名。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吳四兒。三震。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八卦之本於九。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蔡元定兩考之。仍其舊。朱子極邵子之大。盡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後人雖欲議其說。而不可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敘時。洛書固可以敘時。亦可以畫卦也。按其中。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未嘗不相似也。且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河圖猶洛書。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洛書亦猶河圖也。河圖有十。而無十。故八卦皆用九。洛書缺十。而含十。故九時亦具十也。程伊川見免。謂亦

溟南支畧

卷十一

書

辛

可作卦乃知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間也不然大傳謂庖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說又何以則易豈獨以河圖而作哉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超然獨契故畫出如此程子所謂知一倍法一言盡之而子謂畫前有易可謂深明造化之源矣世儒不察以爲聖人畫卦必靠圖書遂深求隱僻豈知易理者意言而讀易貴得其要而已明陰陽造化之理察盈虛消息之故得進退存亡之道自強不息敬義交脩其於易也庶幾矣善哉崔文敏公曰易舍文而後畫治

漢南古文界 卷十一 書 三

外道而衍數圖象之繁也易之荒也此深知易者也 讀書得要說理如數家珍體裁亦自朱子出來

舒卷自如 落得緊

罕變而喻 有拳頭天 外之致

君房言語 妙天下

與振羽王庶常書

趙士麟

五官皆有效於身而最捷則耳目稱焉蓋百物雜陳萬續相喧求其見色能晰聞聲即辨他官不能也故曰捷也雖然耳之用較目之用則又多外何也夫目非不可炫而赤白則難淆耳不可欺而亂真者常至是以千聽不如一觀也僕聞於鄉人之來都者言足下有行鹽於敵之說僕曰足下遠大人也豈肯爲此瑣屑之事於閭黨之閒乎無也後人人言之曰聽之與賭之與曰雖聽猶賭也以其有之故道之也僕爰是願札相聞不過曰有則止之無則察之之意云爾今日無之深愧向者相

閩之誤而益信于聽不如一觀也昔有吳中人西行而渡於河梁之人從旁而指渡處其入舟又切切語以藥

枕之具甚悉已而問之吳人也大梁人竄入岸葦中不敢出吳人入葦引其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然爲吾則忠矣足下其以吳人之視梁人者視我可也勿固責我曰夫夫也徒任耳者也

婆心如揭願天下拒諫人緣一通於座右則裨益非淺鮮矣 丹山許憲

振羽名翰宜良人康熙庚辰進士政庶常後請成襄城有袁成四子時王時五皆有贈振羽詩才士也月桂謂振羽被罪因玉降嗟徐達乾劫其官藉致致今觀此書當未必然

答季价藩廣文書

趙士麟

少宰二書
如陳軫解
處善用比

喻足令觀
者解頤

深情別調
氣息更覺
古茂

春秋列國諸名卿欲延譽於當時。顯名於後世。則辭命之力居多。故孔子重之。吾兩人惠顧前好。時被訓辭。余雖不敏。敢不式克承之。今讀來翰。知素心人所貴在神交。不在區區書牘之間。節情通曲。膚語遊揚也。故發之佳咏。藏之心版。乃悟向者。則淺鄙之見也。昔有二人友。密其一之越。其一販重遊於燕。販者見客有南轅者。為道之越人。長相思之雅。勸懃懇懇。刺刺不休。歲以為然。之越人則否。後十年而會於吳。燕來者讓之曰。奈何忘我之越人。徐指已服曰。此非君所贈乎。吾思君未嘗

卷十一

詩

三

一日去體。又探懷出一孟。曰。此為君物。吾日夕用之。誌每飯不忘君也。君則笑。有送燕人。迺傍徨駭視。錯愕者久之。啞啞無以應。始愧慙前刺者。皆空言也。如服如孟君詩之請矣。無已。則為誦少卿之什。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遠望悲風至。念子懷悠悠。無已。則又為誦典屬之章。曰。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笑笑。引證確切。想見素心人神交莫逆。處覺口頭文飾者。終遜之如此。關切世道。方不徒作。丹山許憲識。二書具見。少宰善克已。亦善規人。

與韓慕廬宗伯書

闕頑兆

癸丑春。應循二弟福兆公車。頑文受知於又樸夫子。孤經溢中。恣願撤去。孝升夫子甚惜之。榜發。長安驚傳。先生名號。重其人也。亦重其文也。舍弟驚材附驥。頑不以舍弟捷南宮為榮。而以與先生同門。聲價且十倍也。老父老母。金臺雙祝。詩序。鉅筆。煇耀至今。曩舍弟臥病。頑留滯客邸。蒙惠佳稿。咀嚼之餘。羈愁頓釋。是冬買舟南來。泊聊城。依又樸夫子十數日。道及先生遇合之奇。因歎頑運數偃蹇。一升一沉。豈非天哉。三齊之士。奉大文而誦之。風氣自此日上者。又樸夫子為之鼓吹也。頑

滇南文畧

卷十一

詩

三

什襲大文於兵戈擾攘之際。愚兄弟生還里門。得出以教及門子弟。先生起衰之功不小也。癸酉於制軍署。伏讀孝經衍義。綱舉目張。驅經駕子。每段發明。至精極當。尼山第一義。如揭日星而使之上。排江河而使之下。致君堯舜。興起庶民。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其在斯乎。仁義之途。廓如也。愚見規矩孝經衍義。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反經而經已正矣。甲戌以來。土氣益靡。文風益弱。支離蕪蔓之習。先生得無憂之深任之重耶。

婉至

四子書中
隨口指點
此外俱有
餘音

寄商友甥書

闕頑兆

樂只之詩。何以稱民之父母乎。父母之心。天地生物之
心也。為民上者。要時時提醒此心。莫教物欲掩蔽。靜而
獨處。動而接事。自家體驗一番。滿腔中既和且平。粹然
生意。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便是父母之心。擴充將去。承
上使下。安常濟變。行所無事已矣。尊翁在署。嚴君也。令
弟明孫不離左右。孝友慈和。豈非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乎。聖學不明。熱中利祿。既博一官。儼然尊無二上。訥訥
之聲。音顏色。父母兄弟。口不言而心已薄之。他可類推
也。愚覽唐書。李德裕節度西川。經畫維雅。吐番情形。燎
若指掌。是今日之榮經。即當日之咽喉要地也。商賈往
來之際。亦不可忘弭戩消患之謀。見遠圖大。則留棠陰
於榮邑。亦當有後人歌之頌之矣。為民父母之心。貫通
於千百年。即天地生物之心。無有間斷止息也。詳細玩
之。勿以其迂濶而置之。

養成生機在在皆春。古今循吏大都學問中體驗獨
真耳

真南文集

卷十一

書

三

答某翰林書

昆明孫 鵬南

兩以書讀。篋毋乃迂甚。然足下以骨月待僕。僕敢泛愛
及之。足下才地俱高。相期在千古。不在一時。前見為時
文。取料甚夥。近數年。芟落浮詞。字字真切。如甲子擬墨
首作。是僕所不能為也。文之善變如此。豈非天才而詩
則未變。詩。聲音之道。與文不同。以氣味為高。以體格為
貴。常有字句甚工。而卒不可語於詩者。氣體卑也。太白
之高。高在氣味。少陵之貴。貴在體格。詩之源流。不可不
知。詩之法度。不可不講。詩之宗派。不可不分。詩之取材。
不可不慎。唐詩以情勝。宋詩以氣勝。氣之不如情也。審
矣。太白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開口即以大雅自
命。大雅者。正始之音也。豈徒以詞即以詞。亦必擇其言
尤雅者。十三經尚矣。次亦必取諸子史。他無可採。譚友
夏庸庸無足論。鍾伯敬才氣橫絕。然以尖新為宗旨。亦
非正派。李空同拾人餘唾。不能自吐心得。李于鱗貌為
唐詩。而其中亦無有物。作詩不得其路。愈作而愈不成。
少陵云。晚節漸於詩律細。真之詩律失傳久矣。君詩有
料而無法。想入門未經指授。以聰明自為鋪張成局。人
亦道好。遂不復進以深研。請於杜集中細細求之。其法
自在。又請古人書。須從無字句處直取精髓。徒醉其糟

真南文集

卷十一

書

三

始何益且古體之法更難於近體此談龍集之所以出也前言條貫者亦因其精而藥之非謂一條貫足以盡詩也亦有條貫而非詩者月桂先生詩筆似平而詩之講究備知不盡言者何故也僕老矣日就荒曠不能窺見古人閭奧竊聞諸大人先生者其畧如此以氣味體格取詩又云氣勝不如情勝須從無字句處直取精髓語語透宗然將空同于鱗一概抹倒亦未免苛刻也

原評
留心後進
前輩中所
少故可感
激
跌宕頓挫
氣度端凝
映前作收
極合法

致廣西撫軍陳乾齋前輩書 張漢
漢仰閣下者三十年矣少讀其文不獲見其人今得第
謬廁於史官閣下又膺節鉞之重地分瀾絕無由得奉
其聲光比吾滇總制乏人 廷推閣下自謂得親奉顏
色又 旨未命不果滇人士不得被其休漢之所歎恨
也然則漢親承顏色當在何日耶龔承閣下加意同館
諸後進疏請出已俸相助漢向在庶常蒙其賜時 勅
習國書甚嚴歷附同人鳴謝未及嵩函中心耿耿嗣聞
新庶常又蒙優恤奏請令督撫諸大臣蠲資佐俸入所
不足違時人所好尚獨慙慙懇懇於 天子文學之巨
事未遂而海內之士聞風者無歎息感激至欲泣下噴
噴謂仁人之言利未及而已博也昔鄭當時推轂多士
皇皇惟恐後歲計薦者勿慮數十人呂文穆夾袋記士
人姓名朝薦者多取袋中以對天下之士以為依歸後
世聞者猶有生不同時之感豈私二公哉士信於知己
而物各從其類聲相應而氣相求也閣下撫粵西數年
來宣 天子德化福惠一方待士復三吐三握如百不
及吾黨作郡縣者皆欲仕於粵西蓋不以邊徼荒服為
僻而以爭庇宇下為幸有閣下而呂鄭兩公又在今日
可無生不同時之感矣漢不計荒陋言瀆感會少申贊

仰如在親炙。鄙言附呈。明教無任惶恐。不宣。
士信於知己。物各從其類。二語尤為釋褐初登仕版者。箴銘解此。則無光範三音之失。

氣息醇厚

原評
唯江陰可
語此

千古名言

候淇南撫軍楊賓實前輩書 張漢

吾淇距京師八千餘里。地瘠而民貧。地瘠則財賦所出不饒。民貧則生理不裕。又催科之烈。繼以輓輸。則民生蹟。閣下撫淇。我淇人額手交慶。謂千載一日。人無毫穉。咸欣喜欲狂矣。往聞閣下治三輔郡。既廉且能。布政黔南。政亦如之。我天子倚重元臣。俾撫吾淇。士柔遠能邇之化。由最近達之最遠之邦。閣下引而長之矣。又閣下文章司命也。厠館職者。夙仰聲光。往往比於泰山北斗。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亦各從其類耳。邇來館職之臣。罕持外柄。又以為閒言散暑視之。直不啻贅疣。淇中又寥寥不過數人。聲氣益不振。遇閣下則聲益加長。如憑高一呼。眾山響應。俾爾文學者。得吐氣揚眉於階前。盈尺之間。抑亦吾黨之榮也。至淇人士。頗知向學。若作養不勤。則奮發無地。學不加脩。請勅郡縣學官。時勤講貫。或助之學殖。俾操觚者得崇尚實學。不安小成。而人人奉閣下為師。為聖天子右文之助。人材蒸蒸日上。蒸然出矣。

賓實先生撫淇去今七十餘年。其風節惠政。故老猶有能述之者。即其罷官待罪時。淇民每日為具餼脯。一端可見其澤之入人者深矣。月榷言人之願奉為

師非阿私所好也

淇雨公畧

卷十一

詩

三

頌揚不傷
煩歸重吾
道可行亦
有身分

原評
果是要旨
妙在鞭進
一層令人
自思

報廣西撫軍李穆堂前輩書

張漢

漢不侍閣下左右垂三年矣。夙仰閣下文章風節，傾絕一世。嗣聞巡撫粵西，經畫益著，清名亦益烈。後生小子，每互相師，倣信吾道可行，不擇於時宜。聖天子倚重京師，浩穰之區，又有總制之命也。頃閣下假道中州，漢又拘職守，相距三百餘里，不獲出境郊迎，扼趨鳴賀。中懷日益切，漢往在京師，辱閣下深知多蒙獎植，猥以不材出守外郡。於今且三年，雖經自守，欲奮跡清時，然頗不得志。當途又無特達之知，妄欲脫穎而出，增秩賜金下。聖書褒予，當在何日乎。漢猶記出都時，閣

滇南文畧

卷十一

詩

三

下遇於朝，論漢有曰：為官不必計金之有無，與爵秩之升降，祇到處便要為一名宦。夫宦詎必為名，然為吏者時不忘此意，吏不患不循良。三年以來，書銘座右，每謂同人勸誡無如此數語。既簡且切，然而名宦難為。河南郡名宦尤難，攷郡志名宦如虞司徒、契商周以來，伊傅周召畢公、君陳、甫侯、申伯、曼哉、莫可企已。其次如吳公、董宣、召信臣、羊陟、李膺、袁安、汲黯、李燾、劉昆、皇甫規、馮異、賈逵、卜式、尹翁歸、卓茂、郭璞、潘岳、褚遂良、宋璟、狄仁傑、郭子儀、杜如晦、李泌、韓愈、韓休、趙普、王曾、寇準、陳堯佐、文彥博、歐陽修、宋庠、錢惟演、司馬光、范純仁、蘇軾、蘇

引莊子翻
出文局不
平
自陳治行
不嫌其俗
筆簡老而
意真樸故
也

轍范祖禹游酢趙抃梁灝之徒皆赫赫史乘世熟姓名者其不甚著名有功一郡之臣猶無慮數十輩不及殫述莊子曰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而漢文謂尺澤之水雖不大潤不以小潤廢灌溉也年來承前守搏噬之餘曲加煦沫民猶易見德歲亦屢熟倍他郡不失今名皆閣下之教也漢辱閣下深知故敢竝報餘不瀆陳

中幅未免敷衍後段不以小潤廢灌溉即到處要為名宦意一語故自勝人千百

滇南文畧

卷十一

書

三

原評
能處才便
可言理學

原評
正講理學
之時

原評
退老通病

與楊壽庭書

張漢

某身知交垂二十年矣始接教時謂吾鄉之士屢有一人二十年以來并未又見一人如閣下者天下所少非才也夫人每有才而無處才之才是即無才閣下多才而又有處才之才亦若未嘗有才焉某所以傾心而悅慕也夫豈在今日哉顧其亦有處才之才才苦不贍又見才之地每不欲急耀其才是以不達罷郡以來自謂用世之志今將已矣竊喜不牽世網則世故少及艾以還嗜慾衰疏則性亦定於道復不遠於是厭詞章之學退而讀六經五子之書毅然欲求聖人之道不意閣下

滇南文畧

卷十一

書

三

忽有以啟之也自古退老之輩不得志於時往往逃空虛率歸諸釋反清淨率歸諸老習吐納使久視長生則歸之神仙虛無卒速之幾少入孔孟之門將老而卒叛去於道終何歸宿天假之年道或有進是則區區之夙志也廣州辱教謂朱子適於聖人之正路也然循序差遲王文成之徒亦自捷悟同歸於聖道則一又謂道學必兼事功高忠憲所論善體用原一如斯慧悟吾黨所少夫儒者學匪頓悟即聖門顏曾諸子彼其聞道亦各因其性之所近循序而成文成向為石門呂氏詆斥過苛其實循自然之知推而極之亦朱子所謂虛靈不昧

知皆擴而充之愛之節非一知愛即畢乃事數語可將世之爭良知駁良知諸說掃盡

筆妙如圖

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因其發而遂明之也。即以孩提所知為良知。則知愛親者仁之端也。知皆擴而充之矣。愛之之節。又豈一知愛而即畢。乃事耶。至論天德王道。具在聖人之書。言道學者。非謂褻衣廣袖。貌為養高。無用之儒也。世儒分分成兩節為兩板。講學時已遺一半。將充其學。不過老氏楊子而止。於是世儒遂謂宸濠之役。朱子當之。未知孰勝。夫朱子不能擒宸濠。所講何道學之為耶。試觀孔子知禮無勇。齊以為言。一行攝相。而誅奸墮彊。反田却兵。勇皆從容。而中道所謂夫子之得邦家者。詎智足知聖之虛言耶。儒者用世。才有優絀。或有濟有不濟。然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遺一半。即為道有缺。古人三不朽。終為閣下望之。竊恨地相遠。不克時親。几席之列。冀閣下或時賜教言。孺我聰明。俾得少窺闕奧。道在吾黨。或者相與有成也。

自命不凡愛人以德情兼而有之

滇南文畧

卷十一

詩

三

原評
真原本之論

此種境界
正自未易
造到

與萬舒仲書

張漢

昨歲京師晤教。又匆匆分手。於心不忘。成都李司馬來。始知履任新政。可施。傾耳聽之。漢聞漢世課吏。曰廉曰平。夫所謂平。則所以理吏事者。正自多方。乃克底於平。而不過非無能者之所能也。後世課吏。易平曰能。而吏治變矣。且夫吏治亦須自讀書中來。非不學無術能吏之所為也。漢嘗謂經為律。春秋則為例。四子書為律。綱鑑諸史則為例。亦原本之論也。所患授以政不達者。出諸誦詩三百之人。亦或緣飾經術。致悞蒼生。而莫之救。則書又可燔廢矣。有體有用。為吏須用讀書人。存乎其

滇南文畧

卷十一

詩

三

人耳。麗江以來。讀書凡二十年。正濟此時之用。吾在郡署。柱有一言。讀書得無味之味。處事以不能為能。可為知己告也。聖廟時。吾屏中得第者十人。吾兩人在耳。玉山甥。氣度學問。華殿舊史。才辨聰明。造物者靳以年齒。不竟厥用。豈親戚交遊之私痛乎。吾於是有望於足下者深也。

吏治亦須自讀書中來。五經四子書之教人者。至矣。然世有拘迂執拘。拘種種人。讀書不化。因而悞人家國。事如王荊公方正學。皆明鑑也。近世因二三迂儒。不請世故。直省遂有中書毒之日異哉。豈五經四子書

皆毒人者哉應以塗太僕當官一篇證之

淮南文畧

卷十一

書

三七

聲情畢出

欽述雨人語一明敘一暗敘最合法

泰山巖巖氣象

妙論

忠告

寄何天成書

張漢

邸報至存庵又蹟。廣器售真器不售。天下事固有然者。主試事敬亭趙太史還京師。語其都人以不得存庵為恨。一時存庵名噴噴。都下余同年友多詣予問其人。余謂似固余畏友也。頃之太常孫義山過余亦惜存庵快。快如有失。義山之言曰存庵。滇人之杰也。余欲伊售非私之。欲售而致之京師。商摧古文辭。上下今古為吾黨之光也。既又曰存庵奈何不售。存庵不售。豈名者造物之忌耶。吾聞滇士性狷介。不事奔走。使存庵稍自貶抑。存庵早售矣。且敬亭余鄉人。出京時余語以必得存庵為快。失存庵勿令見我。奈何敬亭竟失之。亦旋以罷官去。予甚惜之。余曰名者造物之忌。事固有之。聞存庵近日不諧於滇人士之中。吾里尤甚。予才遠不逮存庵。人忌之。尚見於顏色。忌存庵勿怪也。至欲伊稍自貶抑。則大不可。夫人甯不售。不貶抑也。昔歸震川屢試不第。人多詆之。卒得志於時。以文章名世。存庵今之震川也。異日必有知者。余即以不自貶抑。決其必售為語。存庵慎勿以不售自貶抑也。義山以余為知言。

夫人甯不售不貶抑二語可泣可歌可舞。可以盟幽獨。可以對大廷。可以贈人。可以教子。其視不自貶抑。

淮南文畧

卷十一

書

三七

質樸中自
饒清致

原評
蘇子尺牘
中有此

善以取譬
見長而氣
之疎古情
之真摯非
有書有筆
不能以交
勉意作結
尤見深厚

而竟不售也。固已不啻其售而遠過於售彼蒼者。天
其能貶抑此物。此志以求售乎哉。彼世之甘貶抑而
仍不售者。吾不知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再寄天成書

張漢

得伯甥玉山及兒子中能捷報。名次復相比。心甚喜。王
山尤逮重慶。祖若父見其成。喜逾尋常。倘先父母在今
日。見內外兩孫。早年得科第。喜更何如。漢幸有子。又傷
先父母不逮。嗚咽不能已。辟種樹人。選嘉樹。植沃土。日
灌泉水。恐風雨損折。急欲見其成。不能及人。沒世十餘
年。樹已合抱。下可覆百人。過者庇其蔭。扳枝食其實。慨
然想種樹人。不可得見。輒不能為懷。撫今溯昔。風物互
殊。漢為人子。亦何能無感也。然厚自培植。勿蹶其本。傷
其枝。則先人不朽。至今日。如在。漢所青望。惓惓無已。姊
夫教諸子。以是語。語之餘。不登於簡。

真而且醇。其妙得之六一

滇南文畧

卷十一

書

三

當頭一棒
頂門一鍼

一路頓挫
以養其神
陡折一筆
跌宕奇矯
無前

落筆淡而
倚突接又
妙

寄陳存庵書

張漢

君子用世。爭窮達不爭早。冀早達者無期必達。而即得
達。然而早矣。積儉而泄。莫問其究。晚達者亦亟求達。不
得速達。世人以為終必不達。亦竟得達。達而晚矣。然而
達矣。而積彌厚。而流彌長。均達也。晚何負於人哉。吳人
與閩人之品物也。吳人問閩人曰。君何取橄欖。曰。回甘。
吳人笑曰。待伊回甘。吾楊梅甘已多時矣。噫。戲之耳。回
甘。詎出下品耶。僕反其說。以謂晚成與速化。佳惡竟誰
過。畢竟楊家果。不如味諫多。蓋有味乎其言之也。衡州
之役。喜可知已。此行進而無前。超擢將不可追。吾尤喜
郡有衡山。得探禹穴。歷岫樓。祝融諸勝。為大快適。竊論
五嶽在域中。足下得衡。僕得嵩。華殿得華。未審誰當得
泰。與恆。五嶽爭高。為鄉里佳話也。近續河南郡誌。摭拾
遺事。已刊木成冊。乞一言弁其首。非不可他請。以吾滇
有人欲為引重。借傳不朽。望之望之。
前路健拔。後路夷猶。無心求工而不失為工之作。

滇南文畧

卷十一

書

四

與仲翁書

張漢

頃讀常棣詩。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甚矣哉。兄弟以聚為樂也。舊解孺如孺子之慕父母意。予意未愜。安溪李厚菴之言曰。一飲一食。兄弟共之。孺子之樂也。無妻孥離間之意。故於兄弟耽耽焉。必也。儻遊豆而飲酒。常樂如孺也。此意得之矣。人生兄弟聚首。常在少時。比長。勿論無妻孥離間。致損一體之懽。即以宦。以商。以旅。以遊。離別久而一胞之出於焉。萬里。蘇子瞻兄弟。晚歲往復。倡和無非此意。見至性之藹然。不離別不深知之。自吾復出山。忽又閱七稔。女兄及我兩人。浸且耄。及生既不

真南文畧

卷十一

書

聖

辰少不能結父母之緣。或結兒女子緣。差可自解。而又皆趨庭多故。目慘心裂。佛家所謂結緣不知三生石上。何惡劣至此。齒暮之人。謂子死不憂。實屬矯情。然忍痛苟生。乞假年以終殘局。以待幼弱之成。或亦達見。興言及此。詎曰得已。以詩見志。寄女兄及吾弟。不嫌同詞。用寫孺子時情懷。未罄欲吐。

原評
餘波猶雅

原評
聖訓

原評
先德

原評
家書難如
此浩瀚純
乎古文

與兒子中熊書

張漢

得家書知近况。蒼逼吾甚喜。兒子輩不悅可知矣。憶吾少孤。無人扶植。又素不諧於親黨。數年貧且病。家欲中落。幸鄉舉。又兩躡南宮。始得第。道路之艱。用度之難。子所親嘗。兒子輩不知也。假令天不厚吾。即驟予以金貲。至家累巨萬。備百物以爲用。無不得於其心。非惟兒子輩驕奢有綺紈之習。即予亦徒忝參養。無所成就。蘇明允所云。車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矯詐飾修。足以欺罔君子。爲鄉里之大盜者。予惴惴懼矣。且吾萊君公登第時。家猶食粥糜。清節至今。吾世父猶能誦之。卒有田廬。貽子孫。較坪中進士起家者。獨久天齋。吾財天欲縑。吾之世也。又誰謂天終齋吾之財耶。邇者。皇上試諸詞臣。以天將降大任。命題吾與。試文雖庸廓然。皇上所以教我大可知矣。以故予官京師。清貧自守。服食居處。不異諸生時。用是凜凜體。皇上明訓。抑以趾萊君公之美也。昔願長康。喜倒食蔗。人問其故。曰。漸入佳境。余生平最喜此言。書懸廳事。能苦者始能甘。此物此志也。小子不以予言爲迂。則學進矣。

真南文畧

卷十一

書

聖

至性至情之文能如此。賜達警練更難得。

與兒子中函書

張漢

得爾書言近况甚苦。爾之所苦。吾之所樂也。五味中惟苦不宜口。故童子往往嗜甘。以甘得病。必以苦藥之。未有以嗜苦得病者。苦何負於人乎。傳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家留侯亦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以故古之賢母。丸熊啖子。以苦其志。古之廉吏。亦茹藥飲冰。以為苦節。由是以觀。其甘如薺矣。而誰謂茶苦乎。吾見知此。可以苦矣。可以不苦矣。可以由苦而甘。而長不苦矣。不然。苦不能甘。即甘將復苦。吾苦心人也。故出苦口論之。

昔人評八股文以典淺顯為貴。吾於斯文亦云然。

滇南文畧

卷十一

書

四

滇南文畧卷十一終

滇南文畧卷十二目錄

書喻解

國朝

論行述書

寄黔學使孫汝山先生書

答蘇撫陳可淵書

與菱湖族人書

答門人王編書

答雷翠庭書

訓兒子端文李文書

滇南文畧

卷十二

目錄

一

與嚴海珊刺史書

謝當事慰留啓

再懇歸養啓

與居生書

訓子書

與彭竹林書

辭中溪書院啟

與許丹山書

致雲南中丞甘公書

答甘中丞塞外札

陳沈

陳沈

傅爲訒

傅爲訒

傅爲訒

傅爲訒

余應祥

羅元琦

羅元琦

羅元琦

周於禮

謝清問

楊履寬

楊履寬

龔錫瑞

倪蛻

倪蛻

高宮保書

周總兵書

周文若書

朱雨亭書

厥務書

明

豹鷲喻

歲早解

晝後解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倪蛻

張含

張含

張含

滇南文畧

卷十二

目錄

二

滇南文畧卷十二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發詩亮

光州徐森南村評閱

蒙化張登瀛題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昆明余謙吉尊六校訂

國朝

受業保山徐石璠全校

書

論行述書

陳沈

沈字存庵號湖亭石屏人雍正甲辰進士歷官

衡州府知府晉吏部員外卒張月槎侍御極重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之有古文制義業經梓行傳世

真是不朽
至詣使撫
拾與故談
墓懷金者
對之汗下

古人傳誌狀碣諸體主於文質事核如寫生然肥瘦長短妍媸之狀恰肖其人不可以粧飾失真至於稱述母德尤尙樸率有舉家庭一二細瑣語彌見大雅者惟其情景逼肖耳歐陽永叔龍岡阡表字字從胃腑中流出真意諱如千載下讀之猶爲感動唏噓何處更著經史古文一字自近世行文者以富麗爲工於是古人成句排續無遺而真意始漓矣體裁始乖矣文質事核不刊之論也然非至情至性人曾腑中安得有真意流出

廉吏可爲
而不可爲
一至此乎

寄黔學使孫莪山先生書

陳沈

省來諭愈增歎息世間事最可怪者一遇親知作宦便思分甘染指即其人介介不汗著在眾目而饒口迫蹙如追宿負至囊無可解而猶不肯止蓋旁觀之觀觀多而清吏適以自困類如此矣明墨刪及擬作諸刻真後學津筏又聞書院訓課勤於館師黔風自當日上然尊衙自奉清苦亦宜節勞自愛以副海內相知者之望世情了然古誼藹然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二

寫自己身分亦高

振筆直書
津津樂道
不失古人
規勸至意

答蘇撫陳可齋書

傅為評

天子眷顧東南。念江蘇要地。得人則治。非人則擾。卿班中特簡足下。畀以封疆重寄。足下體九重盛意。潔已率屬。休養備至。激揚無偏。一本靜鎮之衷。出之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殆近之矣。竊與二三知己。私相擬議。謂大吏者。羣吏之表形。端則表正。孟圓水不方。安得如足下十數人。分布天下。澄清海宇乎。如許者。質陋學薄。所謂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何足多少。足下愛忘醜而稱逾資。撫膺自訊。慚汗滿顏。惟砥礪自克。不負相知之期。許已耳。比飽管世故。亦且學為通達。而臨事倔強。猶昔復不作。懲羹吹壺之態。非矯情而為之。蓋素性然也。傲居無事。據梧而瞑。以墨為稼。以紙為田。以古為徒。覺熱開場之閱。歷虛浮而寂寞中之意味。深長也。昌黎謂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者。或以是歟。來書籌及人才。此古大臣事君第一義。夫人才者。與天地氣運相始終。自古未有無才之代。亦未有不作養而收得人之效者也。江南人文之薈。培養全在大吏。僚屬紳士中。苟有一善可稱。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量。朱子云。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亦此意也。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氣味似湯睢州先生答人書。意切而神凝也。雷翠庭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四

敦睦之意
油然藹然
更妙在三
行可作一
句讀以氣
勝也

申明修譜
是正意

與菱湖族人書

傅為許

獺祭魚而入澤。豺祭獸而入林。物本天也。人則本祖。不念木本水源。是無祖也。無祖是無人也。無人是不如物也。許會祖入滇。今六代矣。地隔萬里。時踰百年。我祖我父。每當春露秋霜。瞻望東南。與思菱湖。悽愴怵惕。以不得歸。故土拜祖。考與我族之伯叔昆弟。周旋於昭穆。助祭於簋豆。為憾。顧許曰。是在子矣。志之不敢忘。許蒙祖宗純佑。濫廁科名。遂躋清班。羈縻京師。願莫之遂。當是時。我祖俱上壽。我母中壽。我父捐館已二十餘年矣。未幾。祖父母繼逝。心竊痛之。思母情切。告養得旨。因念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五

我祖我父之有志未逮。而責望於許者。事大以重。曰此其時乎。當買舟南下。由燕而豫。而齊魯。而吳越。直抵豫章。入菱湖。瞻拜宗祠。妥侑先靈。大會和而聯一脈。想列祖在天之靈。應輾然以喜。我祖我父亦含笑九原。許數十年鬱結於中。茲乃酬厥永念。厥維艱哉。至於族譜之作。上紀祖宗世次。下合宗人流遠。所謂親者無失其親也。修之者以三十年為斷。蓋三十年為一世。倍之則二世矣。二世不修。則六十年之閒。天道人事。變故迭出。先世事蹟必忘。宗人支派必紊。文獻散失。無由考証。况轉徙者千里萬里。南北西東。世長子孫。各為祖禰。五服之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六

內相視如秦越人。甚有不知祖所自出者。可不謂大哀乎。我傅則猶猶版築。自商之高宗。暨明莊烈帝。已四千年。世系雖可考。閒有殘缺。菱湖之譜。實至我高祖而止。歷今百有餘載。視六十年倍之矣。予懼考証無由。子若孫如秦越人相視。并不知祖所自出也。昔我祖我父每念此慨焉。太息許雖不言。亦隱以斯責自任。今欲自我高祖以下十代。續而修之。釐而正之。以慰先人志。但許擊魯南歸。不能久羈故都。其歷代舊譜。及未序入者。照支派行輩名號。一一錄清。無混無漏。許攜歸纂修。以既厥事。擬秋初從張家灣泛舟而南。約畧歲杪。可與族中

老幼晤言矣。一切事宜。到日悉心請教。肅此先聞。

引喻而入。一氣舒卷。極頓挫極編密。所謂情深則文明也。

答門人王編修猷書

傅爲註

予入山海關十七年矣。歸省者二年。赴京候補者八年。又歸省者七年。今老矣。無能爲也矣。每登响叮。煥山絕頂。遙望醫閭。東海纖烟障目。渺茫天外。又念渡遼所拔諸士。幾人無恙。幾人騰達。絕無消息。如子之邁往。實予心之所愛慕。而溯洄前得書。知已側身詞館。文策皆秀雅。可誦不勝欣喜。明儒羅念庵先生及第時。外舅官太僕卿。謂公曰。喜吾婿幹此大事。公正色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賀克恭先生爲戶科給諫。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焉用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七

任爲。卽日執弟子禮。師事白沙。既別。肖像懸室。中事之終身。噫。此二先生者。可以觀矣。子家於滇池南瀘水之曲。有先人敝廬。可以蔽風雨。有薄田可耕。堪具饘粥。養老母。讀經史。訓子弟。又有沈約苦吟之癖。得詩千餘首。至世俗嗜好。一無所能。可不謂拙哉。願吾子努力自愛。鞭近裏切己之學。以羅賀二先生爲法。他日樹立。當自不同。時調幸甚。

文有道氣可謂載道之言 吳香亭

絕妙起手以下皆文生於情

一無所能四字高雅絕俗

交誼之深

答雷翠庭書

傅爲註

歸滇三載。遺繼爲難。兩辱書。尊感彌篤。回憶在日下。從諸君子後。歡聚燕談。許最下劣。足下愛許特厚。許視足下如師。今能稍自樹立。不墜淵海。足下之力也。雖形隔萬里。而神注夢寐。未嘗一日不在左右。然終無人夾持功夫。便鬆懈無力。心實懼焉。靜中檢點。家庭內有許多不盡分處。有許多不可對良友處。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何可得哉。足下視學於越。以身示教。文學士習。自當斬然一新。兼得迎養晨昏。忠孝備至。視許之得一失。一相去。何啻什伯也。葛山回京。蘭谷亦回京。靜山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八

脫然歸去否。萬里天末。不得一消息。諸增眷念。忽聞宗五之變。傷心愴神。百端交集。夫數君子者。未及十年。而離合生死。沉顯晦如風雲之變幻。百出不可窮詰。因悟天道人事。盛衰乘除之故。固然無足怪。詩生乎無多嗜好。凡兵農禮樂。天官地理。識緯之學。下至醫筮卜算。書畫博奕。歌曲命相。射工擊劍。走馬。皆不能有毫末之技。獨好吟詩。以咏歌先王。今始學爲古文。又自悔空言無當。實用益。并力五經四書。及小學五子書。門外人呼馬呼牛。不計也。昔管幼安在遼東。言忠言孝。勸人爲善而已。觀其置器井旁。以杜爭汲。頗有調亭感悟之法。則

轉移風化
是何等事
無怪不可
對良友者
多也

士君子處世安可無有轉移風化之能至不能轉移人
復恐為人轉移而閉門靜坐絕無毫髮之益於鄉里則
平日之所學所行可知我猶未免為鄉人也
從離羣索居証驗躬行未之有得真讀書人語文氣
亦自鬱勃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九

見得到說
得出簡而
能該勝讀
語錄多多
矣

訓兒端文萃文手書

余應祥

應祥字同聲昆明人雍正癸丑進士官江西定
南縣知縣乾隆丁卯科同考試官歷任八年有
惠政卒於官邑人思其德立祠祀之

人貴自立要能立於道義之中道義者立身之大防也
然必知之真方能有以基其始守之固方能有以暨其
終且欲求自立則持身涉世閒擾者必多奪者必眾歷
之乎得失利害禍福生死之途鮮有不移其初者洊至
援理而入於欲推欲而附於理更益之以才智慮人
假不歸遂入於不可知之途而不悟危哉危哉將何能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十

以自立哉其謹識之

不過數十言而立身行己之大親切著明公之生平
可鑒此吾師斂齋先生昆仲力學誨人中規中矩所
出來也 門下晚學生雲龍揚名颺謹識

與刺史嚴海珊先生書

羅元琦

憶昔僑寓燕臺。借浙西友人論文道。故即聞茗上有海珊先生。為博雅君子。樹幟騷壇。心向往之。甲戌春。嚴霽如明府。自省歸。見示應鴻博試卷。始知良牧南來。極為手額。計省試在。即自必獲覲清輝。一聆塵誨。然又慮峻其位置。凌轢一切。亦望顏色沮耳。比踵謁。即聯席款語。忘其奔陋。示以周行。若以為可教。而娓娓不倦者。始信古今來具開山手。裕正法眼。藏者即未有不婆心。引掖現身。而為說法。于以扇六義之宏風。作詞人之領袖也。及惠詩刻。受而卒讀。則格律謹嚴。波瀾壯闊。尺幅中眾體賅備。而於司空表聖所謂返虛入渾。積健為雄。又曰如鑛出金。如鉛出銀者。尤為昭合。所見較勝所聞。豈僅若崔信明。楓落吳江已耶。秋初。暑易門鐸。獲蓮權宰斯邑。喜不自勝。竊謂天假其緣。得以昕夕追趨。既聞緒論。而進謁之餘。懇懇款款。挹光風霽月之襟懷。聆懸河驚筵之雄辯。天空海闊。亦復牛毛繭絲。坐臥春風。倏焉心醉。簿領雜沓中。神識豫暇。如是仕學兼優。夫復何媿。台騶遽返。引睇為勞。玉海金山。彌殷企慕耳。琦幼習制舉業。省捷後。學為詩。然罕所師承。汎濫三唐。於格律神韻之閒。未能窺古人堂奧。遇觸景聯吟。賓筵唱答。不過刻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十二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十二

篆籀蟲誠有如楊子雲所嗤者。迨計偕北上。歷覽山川道里之險易。周閱都邑宮闕之崇闕。以及憑弔遺墟。盱衡曩哲。興會所寄。吟詠為多。然往還二萬餘里。為期百有旬日。其閒叱馭奔馳。艱辛萬狀。閒有興懷。亦僅馬上殘吟。郵亭短什。求其工稱。蓋亦難矣。夙昔既鮮。愜心之作。性復疎惰。不自收拾。一二剩草。藏棄篋笥中。未敢示人。第念韻語一事。已成痼癖。幸觀哲匠當前。倘任臆率。情不一考。証得失。是護疾而忌醫也。竊欲序列叢殘。繕錄就正。耿耿寸私。慚懼交并。極知持布鼓。過雷門。不足供高明一噓。然使自外繩削。甘同朽木。又私心所大慮也。

世用布悃悃。妄塵聽覽。餘惟心切不宜。辭旨懇到。波瀾老成。海珊固是浙東名宿。而崑圖推獎。企慕中自許。却是。不凡。賽筆山。激昂感慨中。復頓挫跌宕。宥歐公梅聖俞詩序。如是如是。

謝當事慰留啓

羅元琦

本月初二日接讀鈞函。以琦願請歸養詳册。制府交還。未邀俞允。猥蒙溫諭。欵留曲加獎藉。恭誦之餘。感激涕零。伏念琦賦質謏劣。濫竽民牧。本乏肆應之才。徒抱拊循之願。自托蔭德。宇敬挹高深。景模楷之在茲。竊步趨而未逮。極蒙閣下誘掖。矜全。推心置腹。受恩以來。銘切肺腑。正叨鴻庇。敢戀烏私。無如熾景之祗。憤彌深。遠道之嚙指更甚。手書頻寄。實遲暮之堪驚。慈線密縫。悵歸來之何晚。是以冒昧。瀆陳。激切待命。方且撫躬以滋。疚。乃荷畧分以推誠。在消埃初。何當於淵崇。而海岳每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不遺於微細。苟其身非木石。孰不感效。馳驅矧目擊。民艱。遠味急病。讓夷之大義。然身羈官守。彌增遠游。倚閭之深悲。愧未能國爾忘私。亦竊恐因循貽悞。此其所中夜悚惕。旁皇達旦者也。久已倖邀燭照。尤冀曲鑒葵衷。琦現馳赴四鄉。查看秋禾情形。擬於望前詣省。親聆提命。再罄愚悃。

抒寫至性。任筆所之。所謂文生於情也。劉石渠

歸養一。作情詞懇至。可與令伯陳情表並傳。費筆山

以其至性發為至文。雖動天地泣鬼神可也。楊鏡湖

情以懇而擊筆。以曲而達讀。至感景一段。不覺潸焉淚下。如讀陳情表。

上制府楊再懇歸養啓

羅元琦

竊琦因父母年邁。於去歲七月。援例陳請。蒙閣下慰留。飭辨地方賑務。琦恪遵鈞諭。匪勉供職。弗敢以私懈公。今災務甫竣。而地方元氣未復。災異頻仍。正宜竭慮殫精。以圖報効。曷敢復戀烏私。惟是琦父母日薄西山。僅生琦一子。睽違膝下。已十有二年。頃接家書。琦母春閒抱恙未愈。嚙指心般。常恐不及見面。兩地懸切。神魂飛越。若再因循戀職。竊恐無益地方。貽悞職守。今夏叩謁崇轅。面陳衷曲。疊蒙溫諭。誦擊。不僅身受者感激涕零。即旁觀亦為動色。使情非最迫。勢尙可留。決不肯自外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四

生成甘心引退。實緣作吏之日尙長。而奉親之日已短。再依違於仕途。必獲罪於名教。徬徨五內。刻難自安。倘弗鑒此。愚誠。恕其迂直。則跡或類於偷安。而咎更深。於負德。冒昧之愆。萬無可追。伏惟閣下純孝性成。厚德載物。凡欣托宇下。無不洞燭幽微。恩宏再造。而琦猥以疎。邀被恩尤重。敢祈廣錫類之鴻慈。宏教孝之鉅典。准予歸養。豈惟末吏霑恩。亦且邊隅式化。琦任內一切倉庫錢糧。俱經料理清晰。毫無虧缺。懇請委員接任。俾萬里羈員。早侍庭幃。生生世世。當啣結高厚於靡既矣。

二啓整散兼行。有六朝遺意。

與屠生書

周於禮

某白屠生足下。七月盡。辱惠手書。知已就館。武安賓主相得。從此讀書養性。守分待時。館俸雖微。節之可以謀養。即此亦是成已成物。下手工夫。所謂小用之而小效者也。勿急勿急。僕行期定於九月初開。生書云將復來別者。計武安距汴五百餘里。跋涉多費。深為不宜。且僕固無以為生益也。唯自分以垂老病廢將退之身。得與試事。乃於生有一日之雅。生又不遠千四百餘里。省僕來汴。忘其固陋。而叩以身心性命之學。僕豈可無以塞生意哉。僕幼習章句。以文自鳴於邊遠下邑。不為苟同。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五

亦欲徒制勝時流。博為名高而已。辛未釋褐。謁吾師合河孫文定公。一見許以正人。教以讀書。僕請讀書之要。則曰。翰林詞章口耳之學耳。無益於人。取學庸論語。熟復玩索久之。自然有得。六經皆我註腳。固屬陸門過火。語然持此意。讀古人書。體認身心。轉覺親切有味。注疏斷不可束之高閣。古人口講手畫。灼有淵源。非後世鑿空談名理者比。但須自信主張。使能開拓見聞。滌蕩身心。不為雜而偽者所炫耳。師訓真切。言猶在耳。唯僕自恨心氣粗率。涵養功疎。又放於酒。溺於書。以致負性傲物。釀成宜耻。皮不合時宜。媿負師門中夜慙汗。然自維

孫文定不
愧讀書正
人

廿餘年聲華場中。尚不至競逐時趨。汨沒本來面目。則吾師初見一言獎借。有以發其蒙而堅其志也。今老矣。將結茅萬里窮山。教子弟。勉以生平所不逮。固無以為生益也。則還以師之所望於僕。而僕病未能者。為生勗之。

亦古樸亦疎宕。酷似昌黎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六

數語為通
篇標質立
幹即是做
人一生標
質立幹處
醒醒夢夢

再提陸族
開中二段
議論

精理名言
此馬伏波
所以願其
子弟學能
伯于高也

曲盡人情

訓子書

河陽謝清閣 有堂

吾家世儒業自祖燕峰公以來百有餘年甲第相承皆
先世積德所致近余資歷中外又三十餘年汝曹生而
溫飽不知涉世艱難恐習漸驕奢日就蕩廢因命汝曹
先後旋里省墓讀書勤農以敦本睦族為務汝曹言歸
數載年踰弱冠做秀才食餼有室生子矣亦知戒逸習
勞乎古人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
善則惡心生夫人至於惡心生則亦何事不可為矣汝
曹自束髮受書余即教以立品制行之道經書所載夙
所誦習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余處萬里外一言難盡惟

滇南文集

卷十二

書

七

望汝曹制行先自睦族始蓋人本乎祖自遞世代承枝
分派別亨因互形積而愈多然祖宗視之皆子孫也朱
范文正公設義田以濟困誠為法良意美子今勉效芳
規汝曹能因而振作各從其心與力之所能盡而絲協
余志將親吾之所親而親者食其厚親吾之所疎而疎
者亦滋其厚厚吾之所厚而厚者愈增其厚厚吾之所
薄而薄者亦同歸於厚惠族之心敦本之誼固同一道
也且與文正公同一道也其他鄰里鄉黨故舊之家不
可以寒暄易節周急之義聖門所重惟當知人無論貴
賤未嘗不負氣節豈可周之無名必量其境遇所適才

尤見用意
忠厚
家庭訓誡
不禁反覆
叮嚀於文
理亦收繳
嚴密
用成語收
住極樸極
老覺通體
皆言盡而
意不盡

力所長委曲成全使受無作容則彼我皆心安理得矣
自奉必須儉約暇則讀書開卷有益功名但委心任運
不必汲汲求進至於交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尤不可
以不慎顏氏家訓云父兄不可長恃鄉里不可長保惟
自立乃足貴汝曹尚慎旃哉
質質樸樸說來理足氣厚令人掂撲不破適如其人

滇南文集

卷十二

書

六

荅彭竹林書

楊履寬

有心人別其隻眼

增選中實有不可為訓者胎誤後學不淺非栗亭苛論

從病根處痛下針砭選雜怨深真過來人歸

賜書教以浪升沈之跡。其意至公至平。但寬曩所以為是言者。竊見近世尊官貴人。於此道絕少詣極。一旦登高而呼。彼其人自以為道在是矣。加以門生故吏。揄揚稱美。家李杜而人蘇黃。每一披其籍。輒欲作數日嘔。曷可勝道。至於選家。雖以竹垞感舊。歸愚別裁。雅自謂因詩存人。不因人存詩。然其中合韓非於老子者。蓋亦多矣。居常竊論。歸愚諸選。惟明詩別裁為佳。唐詩別裁原選。尚覺稍雜。至於增選。乃其不肖子弟。不知而作。欲以此射利。異日者。此書而不傳。歸愚子之幸也。此書與原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九

選並傳。有識者尚能辨取。設不幸原選不傳。而但傳此書。末學無識。而忽遇惡風。飄墮羅利鬼國。吾不知其所稅駕矣。至於國朝詩。乃一切為聲氣交遊所縛。而不得自主。大約異日有為歸愚子功臣者。出存其五之一。而其真始見也。寬常持此論。前在長安。頗為荔扉苔上所訶。歸來噤不敢言。今敢為竹林言之。亦恃惠子之知我也。至於同時之人。則毀譽之局方新。是非之衡未定。况今日者。人取言學而競相高。以名迄無人自知其不足者。此例一開。緣情而入之。則選雜據理而斥之。則怨深。故甯以俟諸他日之元晏也。此則寬之微旨也。寬始

亦是知言

此波絕佳

一片苦心

為此意在總三邇人文作一全書。但交遊既寡。即或有謀面之人。而留心此道。則更加少焉。默數東述。惟關槐村可託。其他則雖風流自賞。然大約皆詩酒聲色。便自命為名士者。不知其人而妄託之。徒費楮墨。何益。惟竹林足下。交遊過寬十倍。倘其出全力。仗助。表章前哲。吾黨蓋均有責。亦不得謂是乃寬之事也。如更得若簪巖者。而共仕之。此事庶有濟耳。然以寬揆之。竊恐好事如吾輩。大難大難。昔人之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饑寒可為拊掌也。陽瓜可另擇人付之。其他郡邑。則共致其思焉。竹林得其人。當以告寬。寬得其人。亦以告也。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二十

如是酌而行之。其塗方廣。至於所知之人。而果有心者。則又備道其意。旨所在而轉以屬之。使其更托所知。互為推廣。誠能地得一人。亦斯事之幸也。今欲刊布徵詩。啓則近於招搖。計惟有如此為妥。倘其有以教我。則幸甚。

前半稜角峭厲。殆亦有激而言之。後半一片婆心。正說側說。反說宛轉。說彌見其用心之苦。不刊布徵詩。啓一層尤為先得我心。惜栗亭與竹林俱早世。並其所徵獲之詩文。亦不可得見。讀此書。真覺百端交集。

宛轉關生
歎歎動人

為人師者
不當如是
即此接尤緊

不是故作
身分讀書
人窮不失
義原應爾

辭中谿書院啓

楊履寬

竊以作育人才。固司牧之盛心。成就後學。亦儒者之素願。某何敢專。已自封。不思竭其聞見。為後學津梁。但在已情事。實有不容不辭者。敢畧陳之。某有母年過七旬。愛憐少子。客歲所以得應聘館於外者。伯兄中丁酉科舉人。某在家。問衣寒。燠視食。早暮。今伯兄計偕北上。某一家內外。別無昆季。雖老馬之智。不敢讓人。而烏鳥之私願。從其好。况乎缺一已之溫清。欲以作多士之楷模。亦非所以為教也。此其不容不辭一矣。又自客歲授館後。生徒屬集。至庠舍不能容。某仰體仁恩。深懼負託不

漢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效。每日未明求衣。漏三下不得就枕。積癆成疾。馴致委頓。至今未痊。自知任重材輕。不克負荷。欲為一辭之退。不待三禩之加。此其不容不辭二矣。且某自為諸生。足跡不入公門。比捷鄉闈以來。歲時膜臘。一刺往還而已。固不諳夫世情。尤恥事夫干謁。謬蒙前署郡伯。物色風塵之外。用砥奔競之習。委掌書院。不知某迂僻性成。不慣趨走。以草野倨侮之素。入伺候顏色之場。動見訶責。深為不便。撫心自諒。惟守原憲之貧。庶完汲明之節。此其不容不辭三矣。伏惟俯鑒私情。准其解館。不勝感激之至。

文亦平正。竟似八股中三扇格。而人品學問。氣骨畢露。行間登之以見栗亭。非僅詩人也。

漢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與許丹山書

趙州龔錫瑞著

伏讀來翰。並晉巖詩存稿序。辱教良深。諷誦再三。感愧無已。竊謂足下之待人太厚。然未免賁飾以阿其所好也。瑞之詩。不過猶東坡所云。候蟲時鳥之鳴。呈之几席。如聽嚶嚶之聲。啣啣之響。鳥耳。乃云可張吾軍。以當中原旗鼓。可傳之名山。以為後學津逮。信斯言也。是使瑞不復敢作詩矣。夫上古之人才。學皆本於心性。未見有以詞章而可語經綸參贊之業者。後世之儒。多不從源頭上講求。少有所得。往往作為一家言。而為之友者。因相與標榜。曰此可以張吾軍也。此可傳之名山。以為後學津逮也。不知文藝特一技之末耳。黃陶庵寄弟書云。狀元乃三年一人。有數百年一人者。有千古一人者。其意蓋以人不能為千古一人。亦當為數百年一人。即所謂學本於心性。有經綸參贊之業者。而後可為不朽也。詞章之學云乎哉。由是言之。即使瑞詩可為一家真末之末矣。矧僅僅比於候蟲時鳥之自鳴。自己無足為損益者。而亦居之不疑。以為可序可存哉。誠哉足下之待人太厚。未免於賁飾以阿其所好也。然瑞竊有以窺足下焉。足下生平於書無所不讀。其見大其量宏。於人本無所作好惡。而曲成之懷。則取其長而護其短。故一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見瑞之詩。即不禁序之存之者。似又絕非有所賁飾以阿其所好也。是瑞以詩名。得列於古作家之後。亦不為不幸也。設使瑞自志學以來。能不屑屑於雕蟲篆刻之為。以數十年劇目。惟心之精神。用之於心性。本原絕大之地。其功候所馴致。與現在可序可存之詩等。可知足下亦必不僅以詞章一技之末相目。必以上古之人才相許。不更為大幸矣乎。雖然。近仲小海有言。人生一世。留得幾行筆墨。被人指摘。便是有大福。分人不然。草亡木卒。誰則知之。而誰議之。噫。何斯言之沉痛也。是今日足下之序瑞詩。存瑞詩。誠瑞之幸也。即後之人。因足下之序之存之。有起而指瑞詩。摘瑞詩者。尤瑞之幸也。瑞又何嘗不可謂之大幸矣乎。然則自今以往。瑞愈不容不敢不作詩矣。嗚呼。計瑞之得交足下。近三十年。情好如一日。當時為兩人作之合者。竹林栗亭也。今兩人皆已下世。此序與書。俱不復能相質。是可慨也。夫明是謝人作序文字。反從大處說來。歸重於書無所不讀一段。又隨手翻出自志學以來一段。極開闔動盪之致。餘波亦復紆折。情生於文。宋體中之有結構者。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層次分明針線細密

自命不凡
然卻不是
說大話
依人籬下
原非得已
果能決計
去之亦是
概事

自起手至
愈也一大
段紆餘俯
仰不憂不
支不激不
隨氣骨風
神面面都
到

尚曠之致
可想亦是
自信得真

致雲南中丞甘公書

流寓倪 晚 頓首

某自某能無似。束髮出游。亦竊不自揣。思有以表見於天下。既不可得。乃謝儒冠。事賤牒。幸不棄於賢豪間者。列之賓筵。然某雖甚不肖。亦不欲為常人俗客之所為。冀舒初懷。足以利物。惟是從人針線。不無依樣葫蘆。時以老母在堂。濡首甘載。違養之後。決計去之。從賈人子遊。孤雲斷蓬。落落世意。初不料前年冬。荷公知雅。取而廁之座客之中。凡愚心所存。揚大夫已一一達之白聽。矣。歲月不堪。把翫。忽忽便經兩載。燕雀門關。徒糜廩粟。曾具寸箋告去。尚未得請。旋因師命。而馬暫留。今卒乘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已行。精糧漸發。疊疊之心。亦云小盡。但生稟單贏。心血不裕。近日小有動作。輒怦怦不能支。誠恐年齒衰頹。意思零落。思慮不到。債事必多。貪戀苟容。倖圖非倖。非某自待之本心。亦負公見禮之盛意。二者交失。甯不懷慙。又何如縱之山林。使全其麋鹿之性。之為愈也。至若詢於芻蕘。昔賢所尚。綈囊走介。倘不鄙遺。某有不悉。竭其愚以對者。有如此日。夫裨諶之智。謀野則獲。使某徜徉於山巔水涯。恬養真適。涵其聰明。或當清問下垂之時。應機所發。靜則生明。又未必於公無小補也。昔貞定有王先生賢。而隱於農。然明識卓見。如燭照數計。當事有

從對照生
情筆致委
折

不能決斷之事。每令人馳問。而先生乃輒一二言水釋凍解。當時諸王公鉅卿。豈不願招延羅致。而聽其蕭然隨畝者。蓋不欲失先生高尚之心。亦知猿鳥曾襟。不斬畜乎樊中云耳。某謏劣暗昧。誠不足當王先生萬分之一。惟望公推好賢樂道之心。以昔人之所以待王先生者待某。則某幸甚。昨已面陳其愚。恐尚不足以聳大人之聽。故退而述其私。干犯威峻。伏惟鈞照。異日移家後。另容詣謝。從此釣水探山。詠歌閒遊。皆公餘庇也。某載拜。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具此曾襟氣骨而筆墨足以達之。晚翁直是幕道中第一流人物。當日節臺諸公禮賢下士之雅。亦可想見云。

詞勝意正
不啻暮鼓
晨鐘當頭
捧喝洵足
以彌縫其
闕匡救其
失也

載復立軒甘公塞外札

倪說

四月二十九日接到覆札云閉門種菜是英雄退步弟
便輪此一著嗟乎惜哉言之錯矣夫國家委之以大柄
奇之以軍事托之以腹心即當不避險難爭先奮往
上抒聖明西顧之憂亦且下圖勳業以增先哲光燭時
竊邊愚見之疏若先事而陳則勝算前機必邀睿照
而乃因循不果坐失詩謨抑且顛倒因人浮言是聽今
萬里挽輪賜環無日惟應策駕鈍之前車挽桑榆於未
路閉門種菜是豈罪臣之所可妄覲者乎勞謙終勉為
國自勵不宣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七

亦廉悍亦頓挫寥寥數語無限風義所謂獅子搏兔
亦用全力也此無論非三語掾所能即求之學道中
人亦不可多得

致高彰之宮保移節專撫江蘇書

倪說

伏自節鉞東旋寸心縈戀每想古人待士之隆不意俯
垂庸劣非分之榮甯忘有報惟惜年齒既衰不克有所
振勵常用自愧於心耳敬接黔中所發書情致斐亶即
鄭公之於杜甫無以過之益深感激靡有涯涘昨閱邸
抄恭聞新命專撫江蘇皇上知人則哲特沛榮
綸仁公制帥之崇再兼旌節此古今盛事而為三吳士
民之深幸者也脫本吳民望風荷戴忻慶之餘竊有所
願念昔江蘇賢使者向推睢甯儀封二公睢甯純粹平
正化行而民不擾屬吏皆蒸蒸向風甯勉職任無至霜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六

推論二公
處亦明習
政要通達
時務之言
先說高公
似睢甯次
說地方風
俗本不好
轉而說到
為治者之
不盡善又
將睢甯贊
嘆一番直
陳頌法以

飛白簡者此睢甯之治之大也儀封清介有節操與睢
甯同而隅執多疑翻異獄事不能輒了官吏或因此而
行其謔語者有之矣此儀封之治之窄也故二公俱係
正人君子而其體用之間不無小異竊惟仁公忠信廉
介寬仁惠和不減睢甯懿德久已孚信遐邇但吳風涼
薄易生是非故持節於茲者往往恃深機鉤距以圖勝
之遂至上下之情睽離不洽即儀封亦稍存此見不如
睢甯之擴然大公為不可及也願仁公一惟睢甯是法
則吳民雖陋而秉彜好德較易感孚豈惟頂戴恩施永
以勿替且變澆風為淳俗亦即在大匠爐錘間也已脫

移風易俗
望之是善
於立言勸
人為善處

受知最深無所為獻謹以二公往行上呈伏惟仁公必
有取於是言也古云墜露增流微塵足嶽持此寸心仰
希照察

以雕甍望高公是何等推重妙在以儀封兩兩相形
而箴規之意自在文氣亦疎密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无

復福甯鎮周總兵善長書

倪 峴

承兼節海壇清風息浪滄溟奠安甚盛甚盛垂示欲試
造八輪船於海洋用之飛輪激水止息以機當迅捷過
於他船否某知識不加於人猥承下問竊以此船利為
寇不利禦寇者也利於湖不利於海者也何以故昔宋
賊楊么盤踞巴陵曾造輪船恣為劫掠舟師討之賊勢
不敵即鼓輪飛入港汊官兵無奈之何也師退卻又飛
輪出追以此為其勝算者久矣岳武穆知之潛使人於
上流以樹木草根橫礙其港汊於是飛輪阻不能行公
遂就擒且海水鹹澁與湖水不同輪必多滯又湖風柔
於海風海浪動於湖浪行使輪樞自有攸異況島嶼之
間板沙礁石或致當礙礙輪苟一輪或違即七輪俱廢
以前事揆之利為寇不利禦寇者也今理推之利於湖
不利於海者也伏惟器用以適宜為貴不宜於用造作
徒勞擗茲事理迨難於行執事不以某之愚拙儼然垂
詢心以為不可不敢不告也

謹鈐要畧藥石良箴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切中近日
沉痛之病言之

亦切中近日
於採買之
益民艱尚
未說得暢

未然也。諺云：失主報官，餘財未盡是言也。以盜賊但害於時，而拖累必延之歲月，且或贖贖者，反從事主推敲，並致通村藤蔓，以是畏官甚於畏盜，相踵成風。非惟寒家不認，鄉鄰悉與彌縫，官固不得而知，盜則因之無忌，且上下各衙門快捕，從而詐騙，又復多端。此養癰貽患，縱盜殃民之甚者也。苟不豫為團結，力刷弊端，恐遇事終異報。官盜賊無由可弭，又何能定民志於無虞，無擾乎荒歉之年，民貧無賴，豫事而圖斯為最計。而滇中備荒之政，全然不講，民間既鮮蓋藏，公廩亦存儲時一且時逢旱澇，年失順成，則拯饑濟餒之所需者，何所從濟。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而遞來向來官倉糶賑，在當時亦是塗飾耳目，異日買補更益民艱。宜踵古人備荒之策，為民生久遠之圖。如朱晦翁社倉有法，呂叔簡留餘有規，合二美而調濟之。擇善而固守之，使世無不足之天，民有長康之慶，民志定而俗厚風淳，此亦必然之理矣。祖舉四端，思過半矣。神而明之，以求必當，是在君子之力，行勿怠耳。某以愚鄙，因見執事父母斯民之心，薰然如春，故敢進其蕪言，以塞清問。幸勿謂此老生常譚，而付之無所短長也。於弊政古今一轍，原不能盡除，惟在為治者因時制宜，未去其太甚，晚翁所舉四端皆甚之甚者也。父母斯民

者宜各書此文一通置於座右

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四

復當事論廠務書

倪 峽

凡採取五金之處。古俱曰冶場。今音訛曰廠。按周禮。司徒職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古冶場之所自始。而今礦廠之所由名。然今天下之廠。於雲南為最多。五金而外。尚有白銅、硃砂、水銀、烏鉛、底母、硝磺等廠。大小不止百餘處也。今承垂問。不暇縷陳。請言銀廠。歷考載籍。雲南之廠。肇自明時。管理者為鎮守太監。其貼差小閹。皆分行知廠。今迤西南北衙廠。尚其遺也。初亦不立課額。以漸增至三萬有餘。逮嗣老山空。礦脈全斷。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兇聞以此課款。迫令攤於民田。廠俱封閉。以後或開或閉。聽民為之。至康熙二十一年。滇省蕩平。廠遂旺盛。嗜利之徒。游手之輩。俱呈地方官。查明無碍。即准開採。由布政司給與委牌。謂之廠官。繁縷壅坐。先馬執爿。居然官矣。於是擇日出示。開爐試煎。每用礦砂。不計多寡。煎單之際。廠官課長。呵頌各私投塊銀於內。以取厚汁之名。因即宰牛祀山。申文報旺。此名一傳。挾貨與分者。遠近紛來。是為米分。廠客或獨一人。或合數人。認定峒。日。日需峒丁若干。進採。每日應用油米鹽菜若干。按數供支。得獲銀兩。除上課外。分作十分。鑲頭峒頌。共得一分。

峒丁無定數。共得三分。廠客則得六分也。若遇大礦。則

廠客之獲利甚豐。然亦有礦薄而僅足抵油米者。亦有全無礦砂。竟至家破人亡者。此關乎時命。亦不可必得之數也。至上課之法。則品定礦。勛入爐煎。單成汁。較定三拍。以鉄為之。如戩盤而有柄。上拍可兩許。此為解上官課。中拍可五錢。是廠官養廉。下拍可二錢。係課長及諸役分支。商民所開之廠。大概如此。至於踴獲大廠。非常人之所能開者。則院司道提鎮衙門。差委親信人。擁賞前去。招集峒丁。屏辭米分。獨建其功。並不旁貸。雖獲萬兩。亦於商民無與也。然有本有利。諸無怨辭。當其時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廠未陞課。又極興隆。是絲絲入扣。官民皆優裕有餘資矣。及康熙四十七八年。貝制軍始報課二萬七八千兩。至今二十餘年。陸續增至七萬兩。先以年多缺額之故。裁去廠官。分屬府廳州縣管理。以便參處。嗣有存庫公銀一項。年年撥出補額。已數載於茲矣。雲南銀廠始末。頗盡於此。然雲南之廠。雲南之害也。廠分既多。不耕而食者。約有十萬餘人。日糜穀二千餘石。年銷八十餘萬石。交係舟車不通之地。小薄其收。每憂饑殍。金生粟死。可勝浩歎。故唐憲宗詔曰。銅可資於鼓鑄。銀無益於民生。天下見採銀坑。並宜禁斷。蓋亦見及乎此。已且近廠

層層推助
意極懇華
語極透徹
非病癡斯
民懷抱不
能為此言

之地食物必貴盜賊必多雞犬不甯蓋鹽告匱此則民
之害也煎煉之爐烟萑黃菽豆洗礦之溪水削損田苗
此又民之害也有礦之山概無草木開礦之處例伐鄰
山此又民之害也藏亡納叛不問來踪大隱巨兇因之
匿迹此又民之害也舍其本業走厥為非剪緝賭錢詐
騙無忌此又民之害也流亡日集奸匪日滋劫殺勾連
附彙索保此又民之害也至若郵遞厥文供億厥役種
種尚多亦無一而非為民害者是資於課者無多而害
於民者實甚而謂百姓樂於地方有厥者豈其然乎今
承清問謹將悉知之利害具陳惟鑒照而加之意焉

滇南文畧

卷十二

書

三

洞悉利病言之鑿鑿當與重農貴粟書並讀
銀厥為雲南害非一日矣今生齒日繁逐末者益眾
雖欲禁而封閉之惡得而禁之愚謂莫若儘採舊廠
廟老山空則檢行封閉不准再開新廠礦盡人散其
庶幾乎再抽課之法陳存庵有言據其盛旺之日立
為定額則後不能繼必至貽累無窮惟隨多少而收
課則上無遺利下無苦賠善夫

語意亦從
黔之驢化
出而奇警
過之

深沉剴切
鬼斧神工

正論

結二句亦
奇亦正收
合喻字

明

喻

豹鸞喻

張含

越有秦豹者測元辟穀行年七十色若嬰兒忽遇餓虎
嚙而食之有單鸞者悅內而嗜物力能搏虎行年未三
十而有消渴之病以死夫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鸞猛
於外而病攻於內養可恃乎猛可恃乎故曰死生有命
雖然君子其脩身乎脩身而後可以言命矣且鸞悅內
而嗜物則毀性毀性而病攻於內病取也此理之恆也
豹測元而辟穀則怡神怡神而虎嚙於外嚙變焉此理

滇南文畧

卷十二

喻

三

之外也死一也甯豹若然孔之所為厄遇也顏之所為
短壽也故君子言脩不言命永昌昔有虎穴嘉靖甲申
乙酉丙辰丁亥穴開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歲
不閉甲午乙未猛虎嚙人不避賢豪困陷於阱陰見當
路脫焉而升茲丙申穴不閉是故君子常患於豹小人
常患於鸞
於諸子中絕似郁離

明

解

歲旱解

張含

亦是從檀弓翻出筆墨而立意在上下祈慎雖早猶豐令人讀

之悚然

滇南文畧

卷十二

解

三

丹圻郡旱或告郡守曰曷遷市不雨曰曷祈諸山川庶神不雨曰曷觴諸土龍哉不雨或又曰夔巫克擊銅馬者厥術神亦不雨守欲刑巫巫曰惡刑我惡刑我早由允陽肆商苟下上祈慎則早六七年罔害民不饑雖旱猶豐旱由吏賊民怨肆災匪天此弗咎厥躬而刑巫巫夷之術也曷能格天誠責雨於巫是猶乘權適海豢牛冀翼惡可得惡可得守怒曰巫護我巫護我此利口也

速刑無赦刑已卒歲凶民裁而饑守亦以貪糴敗

立意絕類晏子而審粟特甚故不肯作含蓋語垂誠深矣

寫時令古香古黠

肅括

千古名言轉語亦似王濬樓船指石頭城風利不得治

畫後解

張含

丁酉歲元月。駟見。實霜爰始。馬山外史寓滇見武舉錄。暗而解曰。於乎。錄斯馬已乎。且聞選之才也。孰以應武。古文武一道。後世而歧。然創國守國。選舉用人。雖制畧不同。而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四方雖安。不可忘戰。在易。坤則有戰。師則有執言。謙則有侵伐。有征邑。豫則有行。師。睽則有張弧。同人則有伏戎。坎則有執事。萃則有戎器。兵戰不可忘也。故曰。治兵銷兵。講武偃武。皇祖攘夷。安夏文武並用。列皇遵祖。繩憲咸率。此道。皇上潛靈聰哲。洞昭文德。罔際武功。文武固不偏廢。嗚呼。木行惟文。

滇南文畧

卷十二

解

四

金行惟武。春序文。秋序武。經事文。緯事武。觀曰。文。匿曰。武。東西相反。而不相無。文武之道。復何邪。天以生物為心。罔弗肅物。生曰。仁。肅曰。義。天弗能無春秋。國弗能無仁義。堯舜弗能廢金。草安不忘危。思患預防。道也。夫士貴養。弗養弗充。若以今之所養。而欲求為古之所用。殆從邱敦而度。高乎秦山。峻。汎。溢。而測深乎重淵。無是理也。滇古西南夷地。漢置郡縣。時。民。稱。易。治。曰。狂。狂。曰。獠。獠曰。熊。熊。今。推。結。管。長。由。邪。行。橫。作。將。不。選。才。乎。固。敢。望。上。古。中。古。哉。決。拾。史。鑿。者。博。圖。籍。註。周。易。選。得。是。人。乎。周。伐。獵。統。後。邊。鄙。無。備。壁。壘。不。營。卒。不。振。滇。古。者。建。

無語不痛
無意不熱
結語點題
雅猜

五長之地奮武之衛也。選龍編不庭不津。聖皇赫斯怒。
將命將總師而問馬。今也選矣。選者果將乎。備者果兵
乎。竭膏脂而應粉飾乎。宗慙以畫狡。猊取林邑。斯籍是
哉。著畫狡解。

文尤奇雋 升庵先生原評

以今之所養求爲古之所用難矣。此等議論非小儒
能道。文亦有先漢氣息。題目設想尤妙。

滇南文畧

卷十二

詩

學

滇南文畧卷十二終

滇南文畧卷十三目錄

辨考

明

星野辨

國朝

黑水辨

萬古如長夜辨

留祀孔子像辨

成都草堂寺辨

象教辨

滇南文畧

卷十三

目錄

一

楊士雲

王思訓

張漢

張漢

張漢

趙淳

荀國賓

倪蛻

倪蛻

董難

史筆

趙士麟

趙士麟

張錦蘊

明

百濮考

兩巖考

國朝

郊祀考

樂律考

山水考

魁星考
鍾旭考
揖拜考

倪蛻
倪蛻
倪蛻

滇南文畧

卷十三

目錄

二

滇南文畧卷下三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

兩先生鑒定

夏邑張曰新撰斯參訂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藝時亮

江甯胡

鐘蘭川評閱

蒙化張登瀛題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會澤吳 晟宇光校訂

安甯 張根培增補 李文瀾錦川全校

明

辨

星野辨

楊士雲

按班固志天文曰紫觜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志地理曰東井輿鬼秦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一

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又西南有牂牁越嶲益州皆宜屬焉紫觜參魏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乃汝南之召陵滎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許偃陵河南之開封中牟武陽之酸棗卷皆魏分也是班自異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今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今秦之分野是謐異於班矣故杜佑議二子甚為乖互未知取舍何所準的然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為實沈費直起井

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為鶉首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張衡並云紫參魏益州益州入參七度越嶲入紫三度李淳風以自畢至東井為實沈魏之分野屬益州是又異於班矣洪容齋謂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平僧一行以東井輿鬼鶉首也初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至河右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為越嶲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牁古秦梁幽芮豐畢駘扛有扈蜜涇州須庸蜀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二

羌髻之國東井居兩河之陰自山河上流當地絡之西北輿鬼居兩河之陽自漢中東盡華陽與鶉火相接當地絡之東南鶉首之外雲漢潛流而未達故狼星在江河上流之西弧矢犬雞皆徼外之備也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徼外夷皆占狼星是又詳於班矣近蘇伯衡氏猶以為疎遠而著論有異同焉夫合梁於雍地相近也連實沈於鶉首次相近也兼參伐於井鬼宿相近也矧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其占測以河山為界而不主於州國此一行之所獨究者也分野指列宿所屬之星上古書已亡列辰

紀天運日躔之度舍歷家取證因度舍所在而妖祥見焉。則所屬之地亦可徵矣。此蘇氏伯衡之所辨者也。載考星經。太白主益州。亦主畢猪。北斗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候之。丁亥為永昌。癸亥主輿。鬼鎮星主東井。天市垣二十二國有梁巴蜀。女下十二國有秦楚晉五車星。西南星主焚惑。魏也。西北星主太白。秦也。春秋文耀鉤曰。雍州屬魁星。梁荆屬開星。元命包曰。參伐流為益州。太乙家曰。明堂為益州。經緯之星未嘗不相屬。占驗之法未嘗專於一也。姑述所聞以俟知者。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三

國朝

辨

黑水辨

昆明 王思訓 承齋

以祁連山開隔辨雍之黑水非梁之黑水說頗近理

亦辨得透

讀書得開想見古人留心處

梁雍皆以黑水為界。諸家考証互異。鄺道元謂其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入於南海。樊綽謂其為麗水。程氏謂其為西洱河。蔡傳主之。李元陽謂其為蘭滄江。張機謂其為大金沙江。按張掖河出祁連山。流至甘州城。西與弱水合。名曰黑水。南至肅州鎮夷堡。遶合黎山麓。北滙於居延海。流入沙漠。是為雍州極北境。滇為梁州極南境。中間祁連山綿亘千餘里。山南瀆水。湟水自西而東。二水之南為黃河。走東北。而二水入之。黃河之南有洮河。亦走東北入河。又南積石山。河州二十四關。悉崑崙之脊。而秦嶺之岡也。高大蜿蜒。東西且數萬里。岡脊以北之水。皆曰河。以南曰江。一行所謂兩戒也。黑水出張掖。豈能飛越而南。即使汎流。亦不能汎數千里。復出入海。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言黑水。雍州。西界也。其于導雍水也。但云弱水。不言黑水者。何。弱水與張掖河兩源也。至甘州。滙為一河。曰黑水。言弱水。即言黑水。弱水既西。黑水既西也。既西不復南矣。其于黑水也。復言導者。何。別梁之黑水。非雍之弱水也。果梁之黑水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四

雖是想當
然語論地
勢論理証
以禹貢導
弱水導黑
水自是兩
源

源出張掖則經文當統言導弱水至於合黎入於流沙
經三危踰於河入於南海矣既言導弱水復言導黑水
是二水也其言餘波者何餘波卽下流也入於流沙非
入於南海也然則雍入流沙之黑水非梁入南海之黑
水明矣麗水今北金沙江也出吐蕃黎牛石下經麗江
府循姚州武定達馬湖入江不入南海西洱河發源罷
谷山流經浪穹合蒲陀江至大理府滙爲西洱河卽葉
榆水也遶府西南穿石穴出點蒼山後至蒙化界會漾
濞江入於蘭滄江蘭滄源出吐蕃麗石山下入滇境首
過蘭州故曰蘭滄由麗江府經永昌蒙化順甯景東元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五

也特不可謂源出張掖耳或疑三危山在雍州西境與
南金沙江何涉然必謂三危山在雍州西境又與南海
何涉自吐蕃距緬崇山不可紀極三危山或逸其名亦
未可知今大理雲龍州三崇山壁立萬仞舊志曰古三
危山也謂必在雍州西境耶鄭氏曉曰韓苑洛言雍梁
二州是兩黑水不相通觀此知源出張掖合弱水爲雍
之黑水則知源近大宛流入緬甸爲梁之黑水矣不然
雍州之平涼甯夏俱有黑水蜀之叠溪亦名黑水滇地
有黑水祠皆可臆指遷就而聖王畫野分州之大川大
絡不復分明豈非禹貢之罪人與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六
與張機關東白倪說翁說雖微有不同然皆主大金
沙江較程氏蔡傳李中溪楊升庵說爲正

一起如旭
日東升陽
光普照

辨得醒快

篇論

萬古如長夜辨

張漢

言有出於過譽者。雖以之奉聖人。亦為未當。所謂阿其所好也。聖門之推尊夫子。曰生民未有。曰集大成。如是焉止矣。有為之說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夫自伏羲黃農堯舜以至周公。道已如日月之經天矣。今日萬古如長夜。將無先孔子而生諸聖人。皆不得為聖。而毫無補於世乎。大抵先孔子而聖。道已如日月之經天。至孔子集其成。則如日在中天。無纖毫微雲點翳。較光明焉耳。知足知聖者。當以子言為不謬也。

崇論閱議。至當不易。若萬古如長夜之說。揆之至聖。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七

心亦未安

留祀孔子像辨

張漢

前明嘉靖中。詔天下學宮。盡撤孔子像。改祀木主。聞洛陽諸生孟大知。不忍毀像。衰經痛哭。力爭留祀。在滬東書院時。以為知禮。漢始入院時。見其像。垂旒端拱。不識為聖人。以問博士。博士曰。是即孔子遺像。孟生留祀於此者。伯魚子思在左右。兩像今亦存。漢下拜。慨生歎曰。甚矣。孟生不達於禮也。孔子曰。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不可為也。夫聖人既沒。其人與骨而俱腐朽矣。後之人必合土寫像。酷肖其生人而祀之。勿乃不智乎。且夫學聖人者。欲肖其行。匪欲其形之肖也。即合土而適肖其形。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八

猶為不智。況溫良恭儉讓之形。未易克肖者乎。伊川程子以為。人子於親。不宜置影堂。以幾微不肖其形。即非吾親。無以申吾孝。況夫聖人。可以臆寫其像乎。改像置主。雖聖人復起。議不能易也。史載武王載木主而征。由來舊矣。其諸異乎。釋道置像。敬之適所以褻之者乎。又況易世而後。塵封色敗。亦復寢尋剝落。祀典荒缺。存其像。褻益不可言。毀之適以敬之。詎如明初。洪武命軍士射孟子木主。不使配祀。錢唐抱主受射。而願為孟軻死者。比乎衰經痛哭。何行之過激也。即今伯魚子思分庭抗禮而坐。父子之禮何如。孟生殆未之講乎。至改像置

主當時或於火於水於土。今亦不傳。然禮以義起。以人生而死之禮葬之。擇諸高原。人跡不至之處。使藏其神。不封不樹。上告聖人在天之靈。或無恫乎。世有智者。或不謂不達於禮也。

引程子人子不宜為其親設影堂立論其義極精。然以古者祭必有尸與設裳衣之義揆之。亦不忘其親者之所為。記所云思其居處笑語志意與夫俊見。憫聞不隱。隱有一像之說存乎。則像祀固未可厚非也。愚謂一代之典章如國家議禮制度。沿勝國之舊。詔天下學宮祀孔子以不主自應從同。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九

以明禮之義。若夫郡縣書院義學及里閭家塾。卽肖聖像而祀之。以著天下後世敬慕聖人誠意。且以肅觀瞻。起敬起畏。馴化善良。未始非正人心之一助耳。近世如天主回教有寺廟。並木主亦不設。則又惑人之甚者已。

原評
卽隱射寺

個中人語

筆力亦矯

辨得極嚴

一駁亦有

筆力

是誠宜有
尚祠
原評
掃寺

成都草堂寺辨

張漢

天下事有於人不幸。於山水有幸者。觀韓柳大蘇之請。粵楊用修之謫滇。杜子美避亂蜀中而信。而未始非其人之幸也。吾則以為人之所好。各有別焉。韓子好闢佛。蘇子好佛。柳杜與楊未嘗闢佛。亦未嘗好佛。嘗於其論著見之。而吾竊觀諸子美其所為詩集。始以招提終以金仙。或亦有意於詩句參用佛典。亦往往得精語。或者又以韓子贈僧序文為解。而吾又以為韓子贈僧。其文亦非篤論也。韓謂僧有墨名。而儒行者。夫既無父而飯佛。尚謂為儒者何。行而曰校。其行則是。是牽佛而假以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十

儒之名。徒以文詞重也。設程朱諸子。必不語此。成都之南有浣花溪。草堂之故居也。後人跡其址為寺。浮屠居之。署之曰草堂寺。夫旣草堂。胡為乎寺。寺與草堂名大不倫。是竊草堂之名。據其地以為寺也。蜀人念子美。胡勿尚祠而享之。或者尚祠恐易圯。借浮屠之力。經理之。乃可久與。循是為例。韓柳諸公。粵滇有尚祠。亦必假寺而存之。而古之賢人如蘭亭。朝川。午橋。綠野。諸勝跡。亦非寺不能以傳久也。夫亦烏可訓哉。我過草堂。竊覽烟水之勝。一一証子美所為詩。慨焉如見忠愛之意。彼於其寺。固可無問也。不然據草堂而為寺。吾恐後世有

謂草堂原有寺子美當日借寓之如彼王播之流又謂子美去蜀或捨宅與僧如彼陸慧曉之義則失其實矣是故不可不辯亦無甚大關係特不使諸禿奴藉口則子美之身分自見

虛尊

理實氣充
一噴一醒

妥貼排界

原評
以人道律
神道其誕
妄不駁自
破

象教辨

趙洎

地果有獄乎地獄果有十王乎獄具果有剝燒春磨劍樹刀山乎宋司馬公蓋嘗論之朱子嘗闢之矣然或有言曰韓擒虎蔡襄寇準死作陰司閻羅主於傳有之於是佛氏之說益行而受天子命出治府州縣往往像其形於東嶽宮牆城隍廟廡以治鬼而劍樹刀山春磨剝燒之畢具以懲惡而警愚也嗟乎其亦無識之甚矣夫為長民者豈盡不通書史而明大義與惠迪從逆之理誠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而憐者猶知不懼又況於形銷神散之後而欲其戒儆於

幻夢嗚乎末矣且夫焚炙剝剔者獨夫之虐焰也蛇牢水獄劍樹刀山者南漢劉鋹之淫刑也大鑊長鋸剝確雖鑿者北齊高洋之無道也而謂十王用之以治鬼則閻羅亦暴不道也而淫刑以逞矣鬼其可得而服乎會謂上帝好生之心而能容之乎況其所像善惡但以長齋禮佛之能否當之而倫常不與焉道民者應如是乎則何若取古昔之為惡獲報而最著者像其刑而併刑其事如殺人父兄人亦殺其父兄欺人孤寡人亦欺其孤寡曹瞞首燒甕卒於以身受元禮後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豈非曾子所謂出爾反爾者耶其報之慘切又奚待

幹旋處說
理尤當

辨得透徹

道盡世情

收亦簡嚴

於有形之地獄刀山也。然則卽有十王亦不過於冥冥中默扶夫福善禍淫之正理。而等其遲速久暫焉已矣。夫人主之法律固受之於天而非地下之可得而故爲重者也。地獄變相之說皆佛氏假設以炫俗而驚愚。但舍其生前之果報。徒言魂魄之拘囚。則知者疑而不信。蠢者信而不畏。且權濟目前之急。子孫不恤。身命不顧。何有於無知之魂魄乎。善者日忘。惡者日肆。此言階之厲也。

不必做阮瞻作無鬼論。但將報應之理說透。就史事指點一番。足使悟者悲啼。迷者手自捫。可稱扶持世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三

教之文

梅蘭村辨

苟國賓

國賓字未詳。武定人。貢生。

普渡之西有村。俗曰未朗。稽之古志。實梅蘭也。以江側山谷多產梅蘭。受此稱爾。子別業村中。而考而易之。有客過而語曰。茲梅蘭也。子知之。子易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已乎。予曰不然。君子待人以雅。不以俗。期人以博。不以陋。昔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蓋辨物正名。當遵孔子啓蘊發隱。宜崇穀梁。號從中國。故去矢胎。大鹵伊緩。而從蚡泉。太原善稻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因慨滇處天末。山川名號多誤於方俗之訛。物類地形。嘗因循於傳會。如烏樞雪山。而爲五竜。碧雞高峽。而爲高橋。麓曠之爲祿。臙。呂閣之爲呂。合金浪巔之爲丁。當山。瀾滄江之爲浪。滄江。又不止梅蘭之爲未朗耳。方言既誤。傳說增訛。豈雅博同文之義乎。因注而識之。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若夫別業清冷之致。登臨覽觀之美。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或寄之吟咏。發諸嘯歌。此中懷所樂也。何可以語人哉。穠艷饒有古香。必傳之作。本升庵出之。然雅潔自

不可掩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五

黑水辨

倪說

天下地勢雍最高。梁次之。雍北而梁南。故黑水自北而南流。以入於南海。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今之四川皆華陽地。西河即黃河。以冀州言。故曰西河也。水經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蓋雍梁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故經又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細釋經文。黑水自三危而北為雍界。三危而南為梁界。此一水而為二州之分者也。張掖今甘州燉煌。今哈密地方。左傳所謂瓜州三危。在雍州經內。自為雍州之山。若以雍州無苗。而疑於三危既宅。三苗不牧之說。則又可想而得者。虞書曰竄三苗於三危。孔傳云三危苗裔。初時遷播。未定攸居。及洪水既平。三危既安甯而可宅。三苗亦大得其秩序矣。神異經曰。西荒有人饕餮。淫佚無度。是曰苗民。按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即三苗也。然則三苗雖新竄。而苗民固西荒之舊種也。與甘肅志云。肅州之西北有黑水。其流遐遠。莫窮所之。今嘉峪關外。有合黎山。經曰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杜佑曰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世稱瀚海。番呼戈必。故凡弱水也。合黎也。黑水也。三危也。皆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六

在張掖酒泉西北而南並燉煌。惟黑水在梁雍合界。故朱子曰。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不經中國。蓋深有見於此者。張機大小金沙江源考云。大經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即大禹所導黑水也。極北遐遠。不聞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筏。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殆西羌域也。不可深考。相傳上源乃近大宛國。今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名大盈江。夷人方名其為金沙江。滇人相稱大金沙江。若以別流出馬湖之金沙

滇南文畧

卷七

辨

七

江耳。自此南流。經宦猛。莫敢。莫郎。至猛掌。有一水西來入江。又南下昔朴。怕鮮。猛莫。猛外。經蠻。莫。蠻法。魯勒。孟拱。遮。龍。大。葛。蒲。山。峽。小。葛。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鬼。哭。山。憂。撒。大。約。自。蠻。莫。以上。山。聳。水。陡。自。貢。章。順。流。不。十。日。可。至。緬。甸。下。流。經。溫。板。有一。水。自。騰。越。龍。川。江。經。隴。川。猛。密。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於。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又名。流。沙。江。皆。大。金。沙。江。也。猛。戛。馬。噠。喇。至。江。頭。城。江。中。有。大。山。極。秀。聳。山。有。大。寺。又。有。水。南。來。入。江。又。經。止。即。龍。大。馬。草。底。馬。撒。躡。馬。入。南。海。至。是。江。海。瀦。為。一。色。矣。其。江。至。蠻。莫。以下。地。

滇南文畧

卷三

辨

六

勢平衍。潤可十五餘里。經南江益寬。流益漫。緬人操舟如履平地。云云。聞嘗取經文而細繹之。集眾說而並考之。黑水自於雍州之西。繞梁州之西南。經夷地里麻茶山。蠻莫孟養。以入於南海。有原有委。確然可見。而訝駭。該。運。目。拘。方。互。指。瀾。潞。二。江。以。原。出。吐。蕃。為。據。金。沙。以。麗。三。危。為。証。最。可。笑。者。洱。海。之。葉。榆。滇。縣。之。神。祠。皆。得。而。掛。謬。於。其。間。亦。不。瑣。陋。之。極。致。矣。乎。吾。得。請。而。明。辨。之。潞。江。發。源。雍。望。番。名。哈。喇。烏。蘇。經。由。怒。人。之。地。而。入。雲。南。境。故。曰。怒。江。水。經。為。漏。江。潞。怒。同。音。漏。轉。音。也。雖。源。出。於。吐。蕃。流。歸。於。南。海。而。去。梁。雍。也。遠。與。經。文。不。合。或。云。吐。蕃。呼。黑。曰。哈。喇。水。曰。烏。蘇。是。蕃。稱。與。經。合。得。不。謂。之。黑。水。乎。曰。是。俗。呼。也。今。北。方。盧。龍。亦。黑。水。也。亦。可。得。而。証。經。乎。瀾。滄。即。漢。之。蘭。津。亦。曰。鹿。滄。俗。又。訛。為。浪。滄。其。源。出。於。吐。蕃。今。為。阿。墩。子。外。之。查。牙。鹿。石。山。下。離。劔。川。州。纔。數。百。里。耳。源。近。而。水。小。離。雍。而。遠。梁。凡。以。瀾。滄。為。黑。水。者。謬。矣。洱。海。發。源。雲。南。境。內。葉。榆。清。水。而。黑。是。何。言。歟。金。沙。江。番。名。穆。魯。烏。蘇。發。源。犛。牛。石。下。經。營。中。國。以。入。於。東。海。樊。綽。云。西。夸。之。水。南。流。入。於。南。海。者。有。四。其。三。為。麗。水。者。妄。也。麗。水。即。金。沙。江。而。以。江。旁。有。三。危。山。指。為。黑。水。不。益。謬。乎。滇。池。在。會。城。西。外。發。源。

融山之麓。去城十餘里。匯為池。西流不二百里。即合於金沙江。乃謂舊有黑水神祠。故謂之黑水。然則有東嶽廟者。皆可謂之泰山乎。夫如是。故瀾潞金江。俱不可謂之黑水也。彼遠出崑崙。上流已濶。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水色不變。獨往獨來於梁雍之交。番縹之域。崎嶇萬里。以入於南海者。舍大金沙江。其孰與歸哉。按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沙池。是金沙江之名。又因於釋氏者矣。並附及之。

援据處元元本本論辨處風發泉流有屈注天潢倒連滄海之勢。

焚書坑儒辨

倪 蛻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廷尉。燒之。所不去者。醫藥。下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史之所載。焚坑事止此。然觀李斯所奏。但不許藏於私家耳。若博士所職。如後世中秘書。固不燒也。漢祖破咸陽。蕭何收秦圖籍。此即博士官所職者矣。是以六經俱存。凡所闕失。或經兵火所殘。遷離散落。秦

固未嘗合公私所有之書而盡焚之也。雖云偶語詩書者棄市。殆亦姑設重典。以坊與防。民云爾。魯邦絃誦。黃石素書。以之為罪。豈僅區區偶語已哉。且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所不去者。而今先秦之舊。不盡皆存。則又何故耶。至於侯生。盧生。方士之流。本非儒者。又以妖言犯禁。獲罪。扶蘇諸生誦法孔子之諫。亦泛指微詞。實不為侯生輩出脫。迨于始皇自除犯禁之四百六十餘人。而坑之。焉知非悟於扶蘇之諫。而止加罪於妖言惑眾譏議逃亡者乎。是時也。孔鮒。叔孫通。伏生。魯二生。皆號儒者。而亦未與秦坑。以是知始皇所坑。皆妖言誦上之人耳。

而豈儒哉夫一日而坑五百人即曰非儒甯無慘烈較
之子產不毀鄉校者其相去何如哉雖然漢之黨禍唐
之清流其罪伊何而誅鋤迨盡此誠坑儒比秦為甚柰
何不以坑儒之罪罪之乎古來史家俱以好惡之私為
用故於惡者多甚辭秦始皇之焚書坑儒是也於好者
多恕辭蜀先主之興復漢室是也讀史君子尚其察之
作者蓋甚漢唐黨禍故藉秦以形其慘酷毋信其為
始皇辨寬也然亦可謂有胆有識矣

明

考

百濮考

太和董難西羽

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
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逸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
百濮爾雅南至於濮鉛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蚘
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吾南
土也又云廩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棉濮文面
濮折腰濮赤口濮黑焚濮周書王會篇下人以丹砂註
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余按哀牢
滇南文畧 卷三 考 三
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順甯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
用麕尾末椎其髻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及文面
言其飾也木棉即攀枝花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纈言其
禮俗也赤口濮人調舌為音若鸚鵡然言其舌聲也黑
焚其色多黑言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相近今譌為蒲
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概名曰濮亦甚謬矣百濮
所居連壤余又以夔音按之濮字在夔音亦合一屋韻
蒲字在夔音亦合七虞韻夔語稱其人為濮而不稱為
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為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如
鄆筒之得名以此驗之益彰彰矣今之論百濮者既不

得其地又不得其音。雖近濮地者，尙爾懵然。余因稽之載籍，證以方音，作百濮考。

援據確疏，解釋地辨聲絕，非影響如斯學識，方可作攷其筆力，則叅之太史以著其潔也。

兩爨考

史筆

筆字未詳南甯人嘉靖甲午舉人官通判

按臨安志載陶氏說郛云陸涼爨府君碑載爨氏出令

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河南因邑為氏為

鎮蠻校尉甯州刺史唐書云西爨自言本安邑人七世

祖晉甯太守中國亂遂王滇中舊志載自曲州靖州西

南昆州曲輒晉甯喻獻安甯距龍和城為白爨自昆陽

新興甯州威楚耐龍雞和彌鹿升麻步頭為黑爨滇既

久不通中國諸蠻各自為酋長如建甯以東則有東爨

烏蠻西爨白蠻又其東有東謝發南謝蠻東謝之南有

西越蠻皆在牂牁與古之間其西為昆彌印漢之昆明

以西瀾河為境在蜻蛉弄棟之外名號不一有徒莫抵

蠻餘望蠻白水西洱蠻永昌蠻其在越雋者說與唐書

有松外諸蠻其酋帥各居一方不相統轄今按滇考

小異又稱南安落蒙路南逐獠獠等居師宗晉光熙中

李雄並越雋遣李曠寇甯州建甯祠祀志有晉以爨琛

爨暹皆降於雄於是爨氏始出甯州刺史王至宋以

為興古太守遜遣將軍姚崇同深大破李曠

爨龍顏為甯州刺史祠位見存考南中志載有五部都

尉亦列爨氏以爨為同樂縣之大姓又有爨泰爨習爨

量爨谷爨能俱稱豪使為時珍用事甯州道絕爨昔爨

深之後以方土大姓自為君長宋元嘉中爨松反叛刺

史徐備討平之其後爨龍顏任宋為龍驤將軍封印都

侯按之爨道慶作爨大傳稱梁時土人爨瓚據曲靖

天基碑即陸涼府君也

瓚因侯景之變刺史徐文盛入討瓚遂據有牂牁興

古等郡朝廷不得已授瓚甯州刺史瓚死子震嗣

唐書琬既死子虞翫分統其眾隨開皇初遣使朝貢命韋世沖以兵戎之置恭州州州則之命當在遙授刺史之後也時益州刺

睿疏謂遙授刺史。真考隋開皇中梁肅討蜀王業于之疏請開南甯州上未之許惟置益州總管以祠祀志有魏以夔雲為甯州刺史。通志夔雲任魏為驃侯。通志又謂隋以夔翫為昆州刺史。唐書稱隋開皇初夔子震翫入朝文帝誅之。真考隋開皇十七年夔翫降以爲昆州刺其後入朝被戮子沒入爲奴。又云唐高祖卽位以翫子弘達爲昆州刺史。至是兩夔始納貢。奉父喪以歸。至太宗時又遣使擊西夔開蜻蛉弄棟二縣。貞觀二十三年內屬以其地爲傍望監求叩五州。隸郎州都督府。永徽中罷郎州置戎州都督府。以西夔歸王爲南甯州都督。居石城。真考事在貞觀初年。襲殺東夔首領益啟政父子。真事在咸亨二年。徙共範川崇道口。進日用兄弟。居安甯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路頭路。築安甯城。羣亂。真考天寶初越置府東夔通安甯因開步頭築安甯城。賦役繁重。羣蠻震駭。於是南甯州都督夔歸王昆州刺史夔祇永州夔守懿懷州大鬼主夔彥昌南甯太鬼主夔元宗詔蒙歸崇道等攻殺竹靈信並築城使者破安甯。元宗詔蒙歸義討之以歸王之子守隅爲南甯都督。真考歸義遣大必等赴安甯歸王及崇道等懼率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李必欲乘此以威東夔。激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東夔諸酋並起。乘此以威東夔。激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東夔請於朝。以其子守隅仍爲南甯都督。歸義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後閣羅鳳使陽牟利以兵脅西夔。徙戶二十萬於永昌東。夔賴南詔之勢復振。徙西夔故地。與

滇南文畧

卷三

考

注

管與懷玉討之屢戰皆捷斬其酋彌于禿摩蒲鬼主並小勃弄酋長遂破降承顯於更置戎州

峰州爲鄰。貞元中置都督府。領羈糜州十八。世與南詔爲婚。真考崇道守隅仍相攻討。不置歸王妻請歸義爲朝收還其女崇道尋亦被殺。於是諸蠻日弱。南詔日其強。雲南以東之地漸入版圖。說與文亦大同小異。其種分七部。又有三大鬼主。曰勿鄧曰雨林曰豐。皆以助章。舉破吐蕃。功進封郡王。然亦或叛或附。與南詔終唐之世爲雋州黎雅邛蜀邊患也。又志畧載段思平舉義。東方黑蠻松巒皆助之。元世祖賴其兵。眾下交趾。是南詔亡而東夔尙在。亦遼何道而然歟。唐賈絢嘗作兩夔王碑。世遠言湮。不可復見。意其中載兩夔必詳。迨皇明混一海宇。征南將軍西平侯遂元孽。而始曲靖兩夔。遂無聞焉。由今觀之。卽兩夔一出。合尹子文之後。一出安邑。果信而有徵。亦不過較鄒回喻士珍差勝。以視粵之趙佗。洗夫人。越之錢鏐。能保境庇民。以尊中國者。迥不侔矣。若唐之閩帥。皆如趙孝。祖章。舉高駢。盧耽。則兩夔又烏能與南詔比。而禍唐哉。余固畧述兩夔始末。以俟讀史者論定云。

滇南文畧

卷三

考

美

咸陽黔甯二王經營於前我
朝奮武揆文王范諸公又安於後豈易臻此聲名文物
之盛哉後之覽者應有感於斯文

國朝

考

郊祀攷

趙士麟

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命官也。列爵也。畫疆也。分井也。陳網而布紀也。皆在所急。而莫急於制禮。禮之大者。朝會也。燕饗也。車服也。等威也。慎徽而敷典也。皆在所先。而莫先於祭祀。祭祀之大者。禘嘗也。社稷也。聲歌也。鼓鐘也。左昭而右穆也。皆在所重。而莫重於天之與祖。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

真南文書

卷三

考

三

引犬傳

一斷

論鄭注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大傳禮。不王不禘。禘宗廟之殷祭也。郊所以祭天也。祖不可以先天。而禘先乎郊者。郊止於祖。而禘上及乎祖之所自出。故先舉言之耳。然則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悖矣。沿至隋唐。昊天上帝與感

生帝二禮常並行不廢。唐杜祐作通典亦仍之。明堂則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有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太乙之祠。而以古者郊與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註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威靈仰。或以爲耀寶魄。襲方士緯書之荒誕。天之名義。且垂異如此。則其他節目。註釋雖復博贖。而失禮經之意遠矣。豈知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即也。即圜而高。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即者。北郊之即也。即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圻北

滇南文器

卷三

考

五

郊之圻也。以之瘞埋。燔柴以升烟。瘞埋以達氣。其牲角。爾粟其牲體。全豚其羹。不和其器。犧尊疏布。霏桴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其藉滿越。藁秸其樂。歌黃鐘太簇。奏大呂應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輅。素車其旗太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摺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秦則謂天好陰。兆於南山之下。謂地好陽。兆於澤中之圜。即漢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河東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駢駒龍馬。三切侈靡。元始之間。謔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

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儀制度。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廢廢殆盡。鄭重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爲六天。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隨意曲說。前後乖違。宜王肅諸儒。引經傳以排之也。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爲一。而並圜即於郊。似矣。然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爲五帝。則又非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爲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秋則明堂。冬則圜即。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

滇南文器

卷三

考

三

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朱子曰。古者天子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明初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乙五大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洪武十年。陰雨爲

合祭之議
本於願臨
蘇軾分祭
之議本於
范純禮
劉安世

災太祖因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天地猶入父母父母不可異地而處於是合祀天地於南郊之一壇而以屋馬列宗相承皆以太祖太宗配則是泰壇明堂為一制也郊祀宗祀為一體也其去古蓋益遠矣嘉靖九年夏言抗疏請復分祀之禮中允廖道南助之上命百官集議於時蔡昂等四人主合祀汪鉉等八十二人學士張璠等八十四人皆主分祀雜引五經諸史條晰合祀之非名郊祀議隆慶以後復有所更我

世祖章皇帝混一海宇創制立法皇上繼而承之黜方士之說之非採有明集議之詳神而

真南文畧

卷三

考

三

祖

明之酌而準之肇闢仰於大饗殿之南每歲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雲雨風雷從祀肇方澤於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祭地以五岳五嶺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以宗配之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每歲春分行朝日禮秋分行夕月禮其大饗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定制四郊盡善盡美千萬世莫可易也

古來郊祀之議所以紛紛不已者始於鄭氏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之分至有宋而分祭合祭異見爭持延及於明卒無定論善哉息闕蔡氏曰明儀文可以定

沿革之制求名義可以訂議論之實而其要則享於克誠不知明德而已矣此論殊晰

真南文畧

卷三

考

三

樂律考

趙士麟

今言樂者必曰元聲也。古樂也。何其幽以遠也。精以深也。至求元聲則僅求之制管候氣。葭灰黍粒。求古樂。僅求之鐘鼓管磬羽籥干戚。與夫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又何其淺而膚也。然則將安求乎。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夫律止和聲可知。和聲即制律之本。若求作樂之本。則歌永言也。又進而求樂之本。則志是也。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之動。心即志也。此元聲之始也。故律呂之道理。協天地。情通鬼神。妙合萬彙。要莫非心為之通。聲為之感。氣為之調也。昔者宓戲作易。

真南文畧

卷三

考

五

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是為律呂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矣。唐虞夏商。因之。代有音律。至於周公建官。乃命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漢興。令張蒼首治律。歷至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而司馬遷作律書。義始著明。其說曰。

律者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成熟萬物者也。古之聖人。本人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鐘既正。則琴瑟笙竽。依類而正。合而奏之。黃鐘作而林鐘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諧。夫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為元。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以九十為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管又不專以九寸者。馬遷氏之說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鐘。終仲呂。而為十二律。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

真南文畧

卷三

考

五

者京房氏之說也。建蕤賓。實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為上生。隔八為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宋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蜂起。雖班氏較為精密。要皆揣測乎影響之際。琴綸乎簡冊之閒而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鐘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闕。八百一十分之損。而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

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隋氏之樂獨奏黃鐘。王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誡也。何妥與鄭繹交相詘也。范鎮與劉幾迭相排也。卽溫公之於蜀公。考亭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病其太濁。私減銅劑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毀舊鐘而不得。乃陳其已敝者爲樂工。一夕易之而傑勿之知。魏漢津定崇甯之樂。制器不成。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津亦勿之知。又惡用是。嗚呼。者爲也。因之近世。

滇南文畧

卷三

考

五

常若大呂而下。自三寸以上。至於八寸七分。毫釐忽如珠聯櫛比。無不巧爲湊泊。以求合而爲宮商角徵羽。一百二十調。而經緯錯綜。縱橫反覆。無不合於圖書造化。如必欲多爲聲調。卽剖而爲京房之六十。析而爲歐陽秀之百四十。有四釐而爲錢樂之三百有六十。此亦無難也。天下理而已矣。此以黍爲方分。彼以黍爲圓徑。此以爲律生尺。彼以爲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芒一釐之際。至聚訟不解。是何爲乎。究而論之。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同。易知也。叫嘯啼呻。皆聞於天。而爲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氳欲均觸乎物。而爲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瑯之爲同。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謂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隱亦繆矣。凡謂古樂未亡者。非求盡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八風。而平六氣。不難何也。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周濂溪。程明道。張橫渠。朱考亭。咸有論。雖止論其理。而未備其事。以其事不過一伶官之爲耳。故子語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傳曰。知孔子豈

滇南文畧

卷三

考

五

有敢談然則止論理而不究其數與器與聲可乎日窮其奧。雖聖人不能精而語其數。則樂工所同習。伶人之善者。自能調之。無過清。無過濁。無過高。無過下。而疾徐輕重得合焉。即元聲也。倘執儒者之所論。則不合者。反往往見多。故曰聲依永。律和聲。律乃和聲。聲本永。言言本於志。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大舜聖人。命夔止於克諧。止於無奪。即是大樂乃好事者自說其說。奇其數。屢出屢變。其智豈更出舜夔上哉。徒見彼此互攻。屢代聚訟。而卒無一定之論。總由不知樂極平常。故標精微也。倘知之。則禮制固理。義起者不可謂非禮。古樂是樂。

滇南文畧

卷三

考

三

即俗樂亦不可謂非樂。何以見之。君尊也。臣卑也。父坐也。子立也。兄先而弟後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禮制也。或賢書進而君拜。子有故而父立。弟爲尸而兄敬。此義起者。心之安。即禮之行也。今有人作樂於此。心氣和平。聽之者欣欣然有喜色。聞韶何以過是。又作樂於此。心志悖逆。聽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雖后夔搏拊鳳鳥飛翔。何關於治亂乎。求元聲者。尚其求之心哉。

心平則氣和。氣和則元聲出矣。求之心志深得樂律之本。篇中雜引諸儒足資考據。

口講指畫。即淺即深。氣息亦非唐宋以後之作。 耦唐

山水考

蒙化張錦蘊允樓

按滇中地輿。一山兩水盡之。欲知山之支派。當察水之源流。水流北則山脊向南。水流南則山脊在北。尋水則山見矣。今考滇南之山。當以麗江劍川之老君山爲鼻祖。相傳其來脈。肇自葱嶺。其詳不可究問。至麗劍之西。則特結老君山。崔嵬磅礴。直入雲表。高數百十里。上有仙迹。龍池。蒼鹿。白鶴。佳木。葱鬱。異草。芬馨。人不能陟。其巔也。秋夏之交。紫燕羣集於巖。巖以數萬計。相傳老君西出函關。係接真於此山。以是得名焉。其中支透迤東。向爲鶴之西山。劍之東山。延袤至觀音山。一支西向爲

滇南文畧

卷三

考

三

浪之標山。至鳳羽爲羅坪。側首東南。結搆點蒼。洱水潑水。交合界斷。其脈止矣。舊有遊滇者。論滇中山水。謂點蒼爲鼻祖。諸山皆發源於此。彼蓋不深究也。又有謂由天生橋渡脈於蒙。斯言益妄。天生橋。片石也。原無根。紆詎得謂脈從此度乎。中抽則自觀音山。至佛光寨。綿延於浪穹。鄧川。海東。趙州之左。至定西嶺。分一支於西。爲蒙化。其東至定邊。西界止。其西則綿亘環行。由南而東。爲無量山。直奔景東。隨瀾滄江。派衍爲南彝諸山。而莫窮所止。大約竟趨南海也。由是西嶺之東。則爲白崖。雲南縣之北山。至大波耶。轉安南關。至普湖。則爲沙橋。呂

合楚雄之南山。又東至廣道。舍資則北轉為祿豐。祿豐草舖一派之北山。而姚安武定則北山之支也。其南一支出新興。由河西通海至臨安。沅江一帶以遞交趾而至於海。東一支則至潑江。北轉為蛇山。南向而結省城。下曲靖出東川。以遞貴州。由是而北下。則之楚之越之吳。由是而南下。則之粵之閩。可推而定也。古人稱滇為兩池。蓋謂其山脊逶迤。或轉而南。或折而北也。今老君山之北流為金沙江。山脊以北之水若鶴慶。賓川。楚雄。姚安。武定。所屬之水皆歸之無越山。而北流者。老君山之南流為瀾滄江。若劍川。浪穹。鄧川。雲龍。趙州。雲南縣。滇南文學

卷三

考

弄

蒙化。景東。祿豐。臨安。沅江。所屬之水皆歸之無越山。而南流者則滇山發源於老君山。兩水夾流直送中州。夫固有條不紊。燦若鬚眉者也。今山水具在。可按而稽焉。水淨沙明

魁星考

倪 蛻

史記不官書曰。魁枕參首。註謂北斗第一星也。春秋緯曰。瑤光第一至第四為魁。魁首也。元亦首也。貢舉元魁之等取此。而士子趨鶩進取者。每欣此二字而涎之。然而無有畫圖也。南宋末年。有畫工牟利。每於鄉試時。輒以單幅繪一鬼。獨立於飛魚之上。曰。獨占鰲頭。挑其左足。傍植標竿。鬼乃右手捉筆。左手握鋌。士子見之。輒歡喜。售得以為嘉兆。此亦因魁字。鬼從斗。獨立劍也。挑左勾也。飛魚者。假作鰲也。以鰲如大龜。不雅觀。故以飛魚易之也。筆鋌言必定魁也。亦隱謎之為巫祝之禱。工匠

滇南文學

卷三

考

罕

援据精確斷制正大

鍾馗考

倪 蛻

相傳鍾馗之畫。起於唐元宗。開元間。講武驪山。還宮。夢大鬼制小鬼。命吳道子畫之。此見唐人題吳道子所畫鍾馗卷。宋葉中舊符之後。熙寧五年。令畫工模搨。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像。唐逸史載明皇晝夢鬼藍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除天下虛耗之孽。詔吳道子畫之。按周禮。冬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註鍾馗。椎也。為椎于其杆上。明無所屈也。又云。齊人謂椎終葵。終鍾葵。馗聲相近。即鍾馗也。又姓有終葵氏。又爾雅釋草。中馗。菌疏。大者名中馗。小者名菌。又終葵。菜名。又淮南王佗子名鍾葵。後漢有李鍾馗。楊鍾葵。即鍾葵。隋將有喬鍾馗。慕容鍾馗。北史堯暄。本名鍾馗。字辟邪。又官鍾馗。段鍾葵。張白澤。本字鍾馗。宋宗慈。姝名鍾葵。唐亦有張鍾馗。按此則鍾馗之名。唐已前已有之。其終葵首。本於方言。而人取以為名者。大抵是借鬼神之名為名。以取厭邪之謂也。然曰明皇之夢。出自妄誕之說。即不應道子有畫。傳至宋時。刊印頒賜。意古人取鍾馗為名者不少。則此終南進士。既姓鍾。因名馗。亦或有之。至宋時之賜。義取於除天下虛耗之孽。而必於除夜。

真南文畧

卷三

考

聖

者猶夫送窮之意云爾。至字之終鍾中葵馗。古字聲近。則通不足怪也。又思此名必始於大圭之首。天子重器。自足辟邪。所謂鎮玉者是也。漢玉有剛卯一物。世甚重之。可以為小兒佩帶。厭驚。當是此類。然後世之繪鍾馗者。日新月異。已弁道子之本來而盡失之矣。又何人物是非之足辨也哉。是以號州之終葵石。殿七族之鍾葵氏。馬融之鞶終葵。俱付之不論可也。

此文字雖無甚關係。然足以為考據之一助。

真南文畧

卷三

考

聖

揖拜考

倪說

周禮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又九拜中肅拜。鄭云。但俯下手。即今時揖也。此三揖禮。今尊官於僚屬參謁時用之。微寓分別等威於其間。云說文曰。以手著胷曰揖。蓋即今之拱手也。禮婦人吉事雖有君賜。則肅拜。凶事則手拜。注云。肅拜低頭而已。手拜手至地也。此跪時行禮。故或但低頭。即東書肅拜也。或手至地。是凶事不飾。故可手至地。古婦人首多盛飾。只可但低頭。以免傾欹。端肅之謂也。史。袁渙見魏

滇南文畧

卷三

考

星

祖。獨高揖不為禮。此蓋舉手而拱也。是卑幼不可施於尊長者。故曰不為禮。今懶散不行拜跪。猶云不為禮。又鄭食其見漢祖。長揖不拜。今之捲手而揖。俗曰唱喏者也。周禮。春官。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日空首。四曰振動。五日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報。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注云。稽首。頭至地。多時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也。頓首。頭叩地。即舉。平敵自相拜之拜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此三者。正拜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王動色變。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常拜。

皆拜手。惟喪禮以顙觸地。無容聖人恐其過於野。故必兼之以拜手。奇拜一拜也。君答臣下之拜。哀讀作報。報拜。再拜是也。肅拜。但俯下首。今時揖是也。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其儀特欲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漢時婦人之拜如此。近東書欲衽拜是也。又肅拜者。答卑幼之禮。直躬端肅。微下其手。猶今婦人立拜也。大抵今時男子平推手而拱。即肅拜。女子立以手著胷而小下之。亦即肅拜。但古男子亦俯下手。今女子微曲其膝。此稍不同耳。明代宮人見后妃。尋常一叩頭曰小拜。歲時令節。乃以手著胷肅拜行禮。曰大拜。夫叩

滇南文畧

卷三

考

星

頭。即頓首重拜也。顯反。輕之何哉。蓋叩頭簡便。而肅拜嚴重。日用常行。取其簡便。今士庶家。則並不敢行肅拜於尊者矣。儀禮。婦拜。扱地。謂拜首至地。猶男子稽首也。新來為婦。盡禮於舅姑也。內則。凡女拜。尚右手。右陰也。尚謂右手在上也。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手拜亦然。為喪主。則頭亦至地。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立拜。始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非也。本註。凡拜。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俠拜。蓋主立拜言也。今南方婦女。皆立而叉手屈膝。以拜。北方婦女。見客輒俯伏地上。謂之磕頭。以為重禮。禮之輕者。亦立

而拜。但比南方畧淺耳。然今則南方立拜甚淺。而北方反深。屈其膝。咸深拜矣。揖拜之儀。男女有分。古今有異。大抵亦只在深淺上下坐立之間。分吉凶輕重等威之辨也而已。然迂者或傷於儻。試達者又失之疏。儻與疏皆非中也。故備徵諸經傳。而作揖拜考。

揖拜之禮。古今通行。儀節雖殊。斷未有不相彷彿者。蛻翁學古有獲於此文。亦見一斑。

滇南文畧卷十四目錄

說

明

漫錄

續錄

舉廉說

虎銜魚說

蒼洱圖說

蓮舟

仕學膚言

滇南文畧

卷十四

目錄

當官

捐築說

誠恆敬講義

張志清

張志清

張含

張含

楊士雲

唐堯官

塗時相

塗時相

陳鑑

文祖堯

滇南文畧卷十四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吳縣潘芝軒

湯陰張志學

保山袁文

明

說

漫錄 按漫錄續錄各十卷義同說部茲選其尤精者

論將

容齋謂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岳少保以母憂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一

去官累辭起復之命朝廷用呂尙書張淵道掌其軍岳

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郢有旨復故

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旨子考齊東野語記淮西之

事甚悉詞意與此全不同宋史論斷亦謂淮西之舉岳

飛在營張浚惡飛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今謂岳憂

兵柄一失不容再得則觀岳應張之言按本傳岳應張

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都督以正問

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帝屢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足明

其本心豈有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之念又朱子亦曰

岳亦橫終恐難制汪浮溪藻與容齋同時其言亦概岳

於張浚而不別白又概謂之齷齪常才又獨言岳軍中

游手竄名而廩者最多。夫朱子之論岳，多得之張敬夫。敬夫之言，多得之於父浚。宜無怪者。然觀朱子以只憑渠家文字，草成張魏公行事，與他書所記多不同，為恨。則大賢之改過不吝，可類推已。至如容齋與汪所言，則何怪高宗中無所主，而賊檜之敢於殺岳乎？以岳之忠誠才猷，據後世事定後觀之，誠所謂天下之奇才豪傑。無閒言者。而當時洪汪皆列侍從有名，猶所云若是。後數十年，朱子猶所云若是。則君子一時不值明君，而欲人盡知其蘊而不究，且欲一時是非之必定難已。

漢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二

古來非常人功太奇，志太銳，名太盛，往往疑忌傾陷。

之相乘而莫慘於岳忠武。霖子珂，額天辯，誣錄天定集兩書之上，烏能已。已獨惜當代諸君子亦竟為時論愚者何也？此古人所以有請于上帝為世道生賢人君子，又默相前途不令其抑鬱困頓之慨也夫。

筆鋒犀利而妙有餘韻，酷似老泉。

范增非人傑辨

東坡論范增為人傑，蓋本漢高以蕭何、張良、韓信為人傑，即繼以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則漢高固以人傑許增矣。此東坡所本也。容齋只據楊氏之論，謂增非人傑。

謂坡論未盡。夫增之為人，尊以亞父，則留言計不用則去，且又能逆知漢高之志不在小，終能覆楚，非人傑其誰能之？予少嘗作增論，惜其不能佐梁，聲秦之罪以伐之，而假立楚後以爲漢資。今思之，亦不止此。蓋羽有蓋世之勇，增負開世之智，羽既尊已，謂以智佐勇，而天下無餘事矣。殊不知羽雖勇，一人之勇也；已雖智，一人之智也。顧再不思，求天下之勇智以爲勇智，此其所以失之信平輩，而更不聞薦一士也。其志業無成，所蔽在此耳。使增非傑，漢高肯溢美之於身後耶？觀朱子以豪傑可王猛，則增以人傑稱不爲過。而容齋踵楊氏爲說過矣。

漢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三

定增人傑數語確，當不移至責增兩層皆坡公論所未及。自恃智勇而不更求智勇，以致志業無成，詢爲確論。使容齋復生，當亦俯首。

讀漢書

田蚡、竇嬰、灌夫之事，武帝令嬰於東朝廷辯之，意已有在。使汲黯、鄭當時就韓安國之論而執之曰：夫當罪不當誅，當罪罪其暴橫，不當誅推其孝勇，有其酒失如此，執之以復，武帝得人任其斷，自可以復太后而免夫之誅矣。若疑如此，恐太后怒，怒亦武帝可據廷臣以爲辭。

而解之矣。觀其怒一時之不敢言曰。吾弁斬若屬。是一時之臣。不能深探武帝微意。而不肯任怨也。卒之太后不食。而弁嬰誅之。是乃羣臣成夫嬰之誅耳。當時固不足論也。以汲之勁直。而持亦不堅。惜哉。觀史當如是。則武帝奉母之私。英明之見。不俟欲族田蚡已可見矣。又安國之既廢。以五百金餽蚡得之。安國之說。固有持兩端以陰右蚡之意矣。太史公於此不及。而於安國傳始發其隱。此其所以為良史與。而觀者至今不解此意。亦猶汲鄭之不解武帝意也。

武帝微意乃於二千年後讀史者得之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四

著書

昔在京師。得大學士瓊山邱公澹。所進大學衍義補觀之。適一客至。曰。觀此見其大病否。予以未悉對。則曰。此書於事理治具。無所不該。獨於宦官通不及一言。蓋不逮源流至論遠矣。豈止落第二義哉。後悉觀之。信然。則客猶未究其立意之失也。蓋真西山所行者本也。本正則凡措諸天下國家之事。凡常變遠近大小精粗。皆不待言。而其多亦非言之所能盡也。乃欲列目開條。以盡之。其事殆未可畢盡。而已拘隘失前賢之本意矣。復首論聖神功化之極。為補前書。自以為備。殊不思見道造

理之言。雖異。然見道者未必全背於道也。觀邱所著鍾情麗集。雖以所私擬元稹。而浮狠鄙褻。尤倍於稹。所撰五倫記。雖法高明。而譁浪戲笑。尤甚高明。乃以此論聖神功化之極。不亦違乎。合而論之。不過欲人知其學博。而幸其名傳。非真以道見之著作者也。所以其書必欲進必揣近侍喜。斯朝廷刻之。故不敢論及宦官也。

瓊山衍義補始之以格致誠正之要。終之以聖神功化之極。中列吏戶禮工刑兵。以盡天下之務。總百有餘條。亦經世致用之書。未可厚非也。第於闕炤之時。不列宦官。伸明祖訓。其非骨鯁。可知律以見道固不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五

書法辨

史綱如曹操書死之類。所以補綱目書法之未盡。亦甚有見。獨綱目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史綱易見為訪。殊不知此見字。不特尊亮能自重。表昭烈下賢。亦本於尊。豈願見之。此人可就見之義。以紀實也。可謂盡書法之善矣。史綱獨易見為訪。欲輕其詞。以崇貴勢。其意必以為本王訪于箕子之訪。願不思武王時為天子。箕

子時爲亡國臣。書訪足以盡其實。孔明高臥。其事豈比箕子。昭烈時爲漢臣。其尊豈比武王。而以求異昧其實。可乎。耶生平博學廉潔。好勝而躁。崇勢而隱。於此益可見矣。

辨得直截了當。至好勝而躁。耶生平正坐。此病非苛論也。

武侯論

嘗疑武侯昭烈欲復漢。而不知桓靈寵任閹宦。賊害忠良。盡失天人之心。非成哀之比。及讀呂溫武侯廟記。則溫固有此論矣。但溫欲武侯諭民曰。我欲安時。非爲漢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六

也。此則不可。蓋昭烈固漢之子孫。不當叛漢自便。以求成功。此武侯所以有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之說。蓋其君臣之義。亦庶幾明道不計功之識矣。若如溫言。明言桓靈不君。我則爲民。義士先已輕之也。此其君臣所以痛恨之意。正在於斯之難。武侯豈無溫之見哉。至司馬公論昭烈。只以族屬疏遠爲言。而以南唐比之。其乖誤已甚。朱子固正之矣。然論者只辨其非疏。則又非盡理之論。蓋人君之命由於天。得天本於德。故天佑民歸。皆以一德。昭烈雖不能純一於德。然在當時。比之操權。可謂有德矣。雖非漢之宗室。其志

在匡時。其才堪過操。固君子之所當從而後世之所當與也。豈可校其親疎哉。若以疏而黜之。則見存之劉嬰。其視光武孰親。則當賣光武以奉嬰。而不當自立矣。通鑑既知不貴光武奉嬰。或立劉氏之親。且賢者。顧可以昭烈於漢爲疏遠。而比之南唐哉。在當時。則漢不當復勢。不可復在昭烈孔明。則當以復漢爲義。而不計其勢之難。溫豈足以知此。

在昭烈孔明當以復漢爲義。在天下正統當以昭烈爲歸。漢子孫一層有德。一層志與才。一層末引光武作証。直令呂溫無從置辯。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七

子西

朱註問子西。謂卒召白公以致禍亂。按史記。白公勝太子建之子。平正之嫡長孫也。建爲費無忌誘平王。奪其妻而欲殺之。故出奔。勝時又未有罪。較之昭王之生。其出尤正。子西既遜昭王而立。以爲君。則召白公亦天理之難泯。又恐在吳爲楚患也。此不足爲子西病。乃以此爲孔子所外。恐未然。若直以其不能革楚之僭王。又納鄭賂爲之起兵。以致白公仇之。而作亂。事理豈不實。子西豈可辭乎。

援据勘斷極爲平允

論賢

史綱論劉靜脩不仕元與其退齋記之譏許衡仕元義最明正至以靜脩作渡江賦為幸元滅宋且謂劉生長燕北為見聞習染所局如廬擊之徒謂宋為淮夷此殊不知靜脩矣觀靜脩有詩云世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又云都無三百年間事寡婦孤兒又被欺則其非宋取國之不義已有素矣此渡江賦之根柢也宏治中刑部潘員外府作孔子通紀後記而及於靜脩亦以過江賦為疑遂與內江劉檢討瑞計以為謙脩必別有所見而不能剖劉以問志瀆曰此何難剖之有劉異

漢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八

六語如老吏斷獄何等確鑿嚴明

而求其說曰靜脩之節決不事元故退齋之記作靜脩之見尤不足宋故過江之賦成此其識見精峻造詣純深可與夷齊伯仲耶窺見其一而妄擬之固非矣潘不得其道而委於不可知不亦誤乎劉謂有中筆而惜潘不及聞此云

過江賦論者謂其幸元滅宋遂為靜脩先生疑案兩庶從祀因而中止非也靜脩因宋亡之之易而慨宋興之非試問黃袍加身時讀史諸君子能義未否其見不足宋其節不事元心事昭然如揭伯仲夷齊靜脩確評也具此識力方許尚論古人

光武

漢光武於兄縯恩禮極薄蓋始謀者縯也結豪傑者縯也創洪業者縯也其見殺於更始而不哭有以也及卽帝位謂宜首加縯封而褒示天下然後封其子孫可也顧遲迴至建武十二年始因封諸子而贈為公又至十七年公皆進王而始贈為王觀寇恂勸耿況不奉王郎亦曰昔王莽時所難獨有伯升焉今大司馬劉公伯升之弟可扳附也况遂奉光武則縯之功澤亦自可見而避錄其功又絕無特異昭宣之典至於劉盆子之兄恭殺於劉輔遂為之捕王侯賓客坐死數千人朱鮪等殺

漢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九

縯及降竟不行殺縯之罪夫恭之功之親視縯何啻百十何於恭之仇報之如彼而於縯之仇忘之如此律以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戰之經則光武薄於兄甚矣

錢南園侍御亦有光武論上下二篇錢論縯之以道此論正之以經其筆之森嚴亦同均堪不朽

轉注訓

志瀆幼讀解曰轉注如考老之類假借如令長之類竊疑令長以國法之字多故可言類若考老則不見其類也殊不能自決近見王栢正始之音引長為長長行為行行為轉注而以考老之訓為非極為有理乃知許慎

以考老之類為轉注。以令長之類為假借者。真諫也。四書大全小注亦漫取之。不復致察。况初學之士哉。或疑如此。則轉注似假借矣。殊不知假借如豪能二字。本二獸也。假借之言人之有德有才為豪為能也。假借於本字無義意而借用之。轉注於本字有義意而圖別之。故不同也。必如是。然後轉注二字之解方明。轉注者。轉其聲而圖注之也。且考老之類。今除二字。其類何在。乎。此見宋人之學。猶精深於今。今人為舉業所限。一得登科。再不事學矣。何由能精博。蓋四書大全之成。彼名一時者。亦只據許慎之謬。而不及王柏之說。則又無怪乎。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十一

今之為舉業者矣。

訓詁明快可正說文之誤。劉彥和所謂要約明暢可為式矣。

張魏公

宋人嘗擬張浚於孔明。周密及他書辨之明矣。復有一事如私汪伯彥之引進。而與秦檜奏復其官。不知孔明可為此否。又秦檜既罷。黃龜年等論之。其姦著矣。其乞扈從不許。高宗猶在疑似之間也。因浚始召赴行在。浚初不過以檜從汪伯彥學。而浚為伯彥所引進。故也。私意盤結基禍如此。乃欲復讎中國。其可得乎。浚復言與

心共事。始知其闇。非初不知如胡安國也。溺於伯彥之舊。而昧於公也。亦非真知其闇也。後為檜逐。而方有此言也。史信浚知檜闇之言。而不察浚以私昧之於始。此豈浚之本心也哉。檜之姦惡。而才足濟之。夫豈闇者若日闇於立和。不肯復讎。以異浚見。亦其姦之至者。而願以為闇。豈得其實乎。宜乎檜能傾浚。而中高宗之意也。浚之起檜於前。王次翁之保檜於後。其揆一也。私意盤結基禍如此。八字凜然森於斧鉞。

論人物

臨川吳氏謂張留侯、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公功業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十一

不同。而同為百代殊絕之人物。遭時雖有異。易地則皆然。此皆根本宋儒成說。以立論。而非真知四人者也。蓋武侯之出處與學力才識。殊非三公所能知。亦非三公所能及。此所以謂之三代以上之人物也。假曰不然。則請質之三顧方起。與相從於留者。孰重。子弟死義於國。與倡王諸呂者。孰教。孰得才。由於學。學由於靜。與事黃石以智計名者。孰正。身都將相。而取信天下。與事女主。而取愧於姨母者。孰優。以益州之地。而振動中國。司馬氏畏服。以世與舉中國之大。而困於西羌。以幣獲免者。孰愈。或曰。此所任有專否也。曰。所任有專否。正由於所

蘊之不同。所蘊之不同。是以隨時以就功名。而出處有不及。此正在所由之學術未精純。而所養之才力未充大也。使三公處漢末。不免仕吳與魏。必不仕吳魏。亦不過少優於法正蔣琬輩而已。何以同諸武侯哉。或又曰。留侯功業。大程子稱其有儒者氣象。識者嘗以並論。恐不可少。則曰。程子取其去之知。而言其學其正。固非武侯比也。須深思方得之。豈可襲人言以自誣哉。故曰。吳氏之言。皆踵宋儒成說。以立論。而非真知其人也。

鋒穎精密亦見稱心

禪受

王莽篡漢。則假之周公之居攝。其攻翟義。則全擬大誥。然當時皆能識之。後之者亦不復可見矣。曹操之篡漢。則假之堯舜之禪受。且貽謀於不。專擬唐虞。當時唯豪傑斯能識之。後之者自晉宋齊梁陳東西魏北齊後周隋唐五代宋。罔不遵其制。然則操之姦雄才畧。優於莽者。此亦可見。使操不值昭烈武侯。與吳之君臣。其一天下也。無難事矣。予嘗為之論曰。昭烈武侯不幸而值操。操不幸而值昭烈武侯。不然。邪正雖殊。德力雖異。均可以一天下矣。

論創而確

卷十四

說

三

微子

或問朱子以武王既誅紂矣。時微子為紂兄。又賢立以為君。夫豈不可。朱子不答。愚以為使武王如或人之見。則武王不足以為聖人矣。蓋聖人之心。大觀無我。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天之至紂。已絕商命矣。武王奉天。敢昧此意。以利其名哉。又當時八百之諸侯。同奉周矣。武王復立微子。則八百之諸侯。可能聽武王以立微子哉。借曰聽武王而立微子矣。則四海之民。雖紂者可能帖然而安乎。況已誅天子。再復臣位。雖以武王之聖。能處之無嫌。而周之公劉后稷之業。子孫百世之計。九州四海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三

之亂。有不自我而作乎。或曰。觀書經理商士之文告。則民猶思商。自蘇氏以為在周為頑。在商為良。遂沿習莫考。夫不靖者皆紂之黨也。溺紂之荒淫逸樂。以有位於朝者。何啻飛廉輩數人而已哉。此其黨與實繁有徒。所以誘惑齊民。又不可勝計也。乃指為在商為良。豈不誤哉。夫民則去惡歸善也。士則假善恣惡也。若以為真而與之。則亂從茲起。不但公劉后稷不血食。而貽禍罔極。武王殆亦宋襄之流矣。天命人心之去。聖人精義入神之大用。於斯焉。在此豈膠固淺見所能測乎。或疑莽操懿溫之賊。得斯說而肆。是不然。公私理欲誠偽之不一。

同而已。嘗疑朱子之不答意。蓋在此。眼如炬筆如椽。純是學孟子文字。

分羹

漢高分羹之語。先儒以大義非之。至永新劉公定之作宋論。亦引此以恕高宗和金為母為可哀。而不可非。皆不足以究漢高為智之大。用權之精也。蓋其所以敢為是言以欺羽者。必其內能陰結項伯以有恃。而史失載也。觀伯自受珠夜去之後。而范增劍舞之計。俱沮破於伯。而終易姓受封。則自太公呂后被執之後。漢高有不陰通伯而求其保護者乎。伯既可恃。則為此分羹之說。

滙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古

以老羽乃所以全太公呂后也。合羽欲烹太公而伯止之之言。並觀之。則分羹之言。亦與伯預通之矣。卒之太公呂后自歸。非漢高用智行權之善。能及茲乎。而後世竟不識也。親由身也。身有痼疾。久則致死。其人只知愛身。而不敢針砭毒藥。恐不能愈。而速致死。其子知用毒而可得生。則仁人君子。是其父子。是其子乎。即此可見漢高之善於救親矣。而顧非之。豈不迂哉。苟以於親不忍為此言。此正迂儒之常談。而宋高宗之見也。曷足以救其父哉。如我皇朝已巳之變。所以不與也。先求和而一意戰守。乘與自反。其有得於用智精而處權當矣。使

漢高日為哀求。祈請而無項伯之用。則太公死於羽矣。安望五日一朝之慶哉。

千古疑案得此辨雪。使人心目頓豁。

紀傳

史記於項羽為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晏。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一時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眾亦尊以為君也。可見故史記據實而為記。而漢前亦無議之者。又可見漢世人才風俗之正。猶近古也。至班固始改為列傳。然則羽當時行事。果與張耳彭越輩埒乎否也。況羽有誅秦之功。其視朱

滙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古

溫篡唐。不啻鵬鷗之不伴。歐陽五代史。猶以溫為本紀。謂紀實善惡。自見。曾不以羽紀為是何哉。班固好諛。遂啓後世之曲筆。殊不足取也。若謂推尊本朝。則如司馬禎氏列為世家。亦可已。然遷史紀之矣。而不曰楚。不曰霸王。而曰項籍。至漢則曰高祖。是其輕重之間。亦精矣。世知尚遷史。而不知其識正見精。遠出好諛之班固動稱曰史漢班馬。故少別於此。俾有識者裁之。

續錄

通鑑

以歐陽列朱溫本紀。比例則遷史之得自明。

宋司馬公之爲通鑑也。神宗爲之製序。將繼春秋。詔萬世之公。故當時令自選文學之臣。隨官修纂。至一十九年之久。事極重矣。心誠勞矣。任甚專矣。其間舛誤。如後人所評。朱子所正者。不待言矣。子獨怪孔明爲入寇。昭烈爲僞。蓋習鑿齒及晉之武帝。明帝。中心之明。尤者不可掩者。何緣謬戾。忍心至此。近見東坡爲作神道碑。乃知出自晉安平憲王手也。是故論操取天下於羣盜。非取之於漢室。夫以操之姦雄。當時孫權曰。老賊名爲漢相。實則漢賊。理甚明。以昭烈爲族屬。疏遠絕之。自中山靖王至昭烈。不十餘代。司馬乎。至東晉。宋。齊。梁。陳。隋。唐。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六

五代。至於宋。比之昭烈於靖王。孰爲疏乎。何自巳視所出。則百世尤親之。爲人所出。則十餘世亟絕之。又晉武比之乎。尤親且尊。而宣帝創業。爲尤尊也。其稱孔明不少。間忍以寇賊書之。以欺愚後世。編年之史。欲法春秋。孔子修春秋。豈以出宋。冒甚。邇爲宋一曲筆。不公乎。通鑑以出自晉。冒千年而私蔽盤結。謬戾乖刺如此。而朱子作綱目。以正之。猶不敢盡發其私意。之悖理害道如此之甚。一則以清修。向正。二則以神宗之序。先達之尊。抑以俟真知是非者。發於後世耳。故敢畢言之。以終朱子未言之意。夫以百世之道。任諸已。則以百世之公論。

見於書。今通鑑以公百世任諸已。而用已不經不公之偏私。成其書。所以立論修辭。崇獎姦凶。顯非忠義。褒隆篡弑之賊。抹殺君臣之義。心只知系出於晉。而盡忘昧是非之至公。又昧五世而斬之禮制。知祖乎。而不思孔子商之。曾何嘗是紂。而非武王周公乎。大禹鯀之子。何嘗是凶。而非堯舜乎。曹操父子。創爲禪受之名。敢爲篡弑之賊。其貽後世。以盡削蔑君臣之倫之義。歷南北朝隋唐迄宋。千年不能正。直至我朝。肅清海宇。其姦謀始革。其爲亂臣賊子。尤出羿莽王莽之上。乃欲緣字之私。以獎進之爲正。統爲中國君。謬益甚矣。若以博洽。聞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七

亦有是者。無亦更正其大謬。如冠蜀漢。帝曹不紀。武后黜中宗。削四皓。論薄昭之類。與夫前輩所論之錯誤。通改正之。而著其私。不沒其實。則於當今文教大興之世。君臣大倫之義。士子趨向之間。公論是非之正。亦非小補。初讀之。其氣似激靜。按之。其論最正。或曰。溫公見之。當何如。曰。歸過於已而已。曰。溫公竟不復辯乎。曰。溫公而辯。則非溫公矣。矣。末後補出通改正之。而著其私。不沒其實。此正南園爲溫公補過也。

論字

我朝之字中開各有優劣不同大較具一體以成名者
詹希原宋尅宋燧宋廣沈度沈琛王英解經釋之暉朱
孔易任道遜姜立綱柯暹黃滿張弼李文正字名於世
然其善者亦具一體之字也求具體之微詹希原與宋
廣可法二宋法鍾繇二沈本虞永柯適而俗張法旭而
未神若蔣朱黃以下又以字爲官與詹異矣李爲輔臣
成化未宏治中天下慕之雖吏寫公移罔不法然非也
唯篆書古勁可師法焉其行草楷字無足取耳若居今
之世以韓昌黎爲據而以羲之俗書姿媚爲談以自便
是妄人也自漢以至三國易篆爲隸易隸爲行爲真爲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六

爲法晉而失之遠矣行書王至矣不可有加矣平生論
字如此
此論明初越化治止諸家之字學也足供博雅者鑒
衡云
論詩
予幼好詩長不能精熟而憂愁無聊以自遣故在京師
或以作詩許之然近體律詩予初以其可默記而易完
多爲之或曰此晚唐詩也纖巧格卑不足尙也識之逾
年出所作曰粗豪學杜而失於杜也又識之再逾年出
所作曰明白似宋詩無取也又識之再逾久而出所作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六

草而篆隸閒用於銘誌文顯而中字明而法矣乃借韓
之說而卑字之妙則必復井田而後稅必種巢而後居
乎則何以異於俗媚其行草之善者而以篆隸爲古也
隸字漢可法唐不能及已今篆隸不用唯真行草三種
通行天下真又有大書小楷二種大字宮殿公家寺廟
坊牌人家廳堂圍亭扁上用之皆歐顏虞柳而務爲光
媚想於魏晉已失或有法朱子者謂之爛柴筆然却不
嚴重尊貴矣而寫官字求官者又太俗故以詹希原爲
可法也行草亦各名家而宋廣有晉意故以爲可法而
張弼次之若王英解經又次之行如李文正公亦自以

則曰晦而不響也再久求其教則曰律始於唐盛唐至
矣求其入曰涯翁盛唐之的也因誦習之矣後何仲默
以詩名則曰涯翁與論詩深服其見而追悔前作夫仲
默固非妄者卒載其詩與論於集中若不足於杜以爲
詩發於性情真切於夫婦三百篇皆本之以爲情而杜
少此及觀何作又字句通模唐人亦非三百篇之比矣
至於近體亦學杜愚以本夫婦之情以爲詩楚騷故由
之矣唐之善於古詩者亦由之矣其辭哀怨可以感動
人心然無其情之實而效其辭之婉則亦朱子所謂不
病而呻吟者雖或有感動亦如今之戲文隨感亦隨泯

矣。此漢晉以及隋唐。以夫婦至情為辭。所以一變為淫。艷者多矣。若杜雖少夫婦之情。而忠君愛國憂世。包括古昔。渾厚悲壯。亦足以感人。不必由夫婦之情。而有總括夫婦之至情於內者矣。然此皆以古體言也。若律體七言八句。或頌美哀挽。送別寫懷。詠物遊適。閒逸仕宦。隱遁行役。時多尚律。律欲格高而不卑。句響而不叫。謙意巧而不雕刻。字健而不生澁。語奇而不怪異。深沈而不隱僻。純熟而不腐爛。明暢而不炫露。用事如天成。不為事所累。鍊字如固有。不為字所使。律體可以善矣。世談陸放翁。律熟而格卑。陳無已。嚴整而過刻。蘇擬李而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三

不似黃師杜而不典。蓋不止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也。予於詩自幼好之。今年八十而竟無成也。因書以告學詩者。

何仲默經阮亭議明月篇七絕一詩已成定論。南園與仲默同時而一意尊杜。不為阿好溢美言。可想見前輩之識力超卓處。末論七律語語精要。半谷昆季皆能詩。而禹山卒以詩傳。讀此論知家學源遠也。

論性

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道性善。故程朱以性善為主。而以相近為論氣質之性。頃余布政。作性書寄子。專以

孔子相近之說為主。而以孟子程朱之論為備。子細玩之。余說良是因為推之。則朱子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亦微有先氣後理之萌矣。若只如孟子言。人性皆善。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已有不同。而况其下乎。故知性當兼理氣說。孟子以無不善為性。是推原所以然之理。而以堯舜得氣之純者證其理。原無不善也。

天地純是一氣。濶綸理非氣。則無所附著。不離氣質。不雜氣質。自是論性根據。

五德訓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三

朱子訓仁義盡矣。而禮智信又不同。宋儒訓復不類。夫五德根於性。而統於心一也。若以心之聚事之文。訓禮以心之明事之別。訓智以心之實事之貞。訓信。或於仁義之訓亦有符。而於五德之根於性。統於心。發於情形於事。措於躬行。達於功業。亦可以舉心性之全體大用。而畢盡之矣。不知是否。姑以釋童習之疑。免白紛之誦。理解真足。可為朱子功臣。

豫子

豫讓事知伯。小學取之當矣。而又有議其既受知伯國士之遇。使知伯族滅於趙襄子。有負知伯國士之遇者。

初見此說亦疑之後熟思之非也。當時豫子為臣於知伯。知伯或首禮以國士而久漸疏。或禮待隆而言不聽。或欲去之而勢莫得。或方俟其改而緩之。或逆規其敗而法不可逃。或前知其亡而義甘與死。皆不可知。况為家臣。又非大臣任國之比。受其士。遇亦無久近常暫之期。而豫子報之以死。而立萬世人臣之義。朱子取之於小學。以明君臣之義。極是。而儒先之議。又如此。可謂吹毛求疵。洗垢窮癢矣。故自訟子之過疑也。

難

觀此則知王漁洋國士橋詩未免過中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三

論語記鄉人饑窮服而立於阼階。朱子據周禮逐疫解之。而又斷以意曰。饑雖古禮。而近於戲。此恐未然。按月令十二月紀曰。命有司大饗。則此實先王政令之大者。高誘注曰。大饗。逐盡陰氣。為陽導也。與土牛同義。今不戲擊土牛。送寒氣。而戲饗之。導陽氣可乎。據饗之本義。當取高注為主。以原其始。次及周禮之逐疫。以廣其用於人君奉天子民之政。最要且切。今不推原導陽氣之始。意遂以大饗逐疫之善政。為近於戲。則於周公所制之禮。孔子所行之事。皆背戾矣。由是增以無所不用其敬。恐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之。說救之。殊不

思大饗之禮。創于古昔。聖王導陽氣以順時。令孔子信而好古。上律天時。故於鄉人饗朝服而立於阼階。蓋聖人喜古禮之猶存。順天時之必謹。而身則不可以隨鄉人。追逐喧呼。故易朝服立於阼階。蓋動即陽。靜即陰。朝服即陽。常服即陰。立即陽。坐即陰。皆導陽氣以律天時之義也。高誘注明白如此。而朱集註乃如彼。顧非訓詁字義之小失。而關係周孔之道。古聖王奉天之治。甚大。故敢犯不韙。而願為朱子之忠臣。

元巖

可為死於句下者。下一鍼砭。故讀書貴融會貫通也。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三

隋元巖柳述承隋文帝召我兒來之命。又復審之。答曰。勇也。此時便當知關係非小。即請文帝即召百官。勒兵守諸宮門。然後出詔。立勇廢廣。則俄頃之間。天下定矣。顧不知此。遂致殺身亡家。使隋祚斯焉以亡。此固不暇論。而天下之禍。荼毒生民。不知幾千萬萬。其失只始於廢述二人。才不能應變於倉卒耳。世之為大臣者。可不念諸。或謂此係隋之運數。何尤二人。審若是論。則人皆委之氣數。而人事可盡廢矣。又何取於大臣哉。嘗見述有傳。而巖獨無。甚疑之。後看至列女傳。華陽王楷妃之節。始之巖有女。如是而巖竟殺於隋煬也。隋人懼禍。不

立嚴傳唐遂因之可哀也六

此宋呂正惠之所以立鎮王繼恩明左忠毅之所以唾楊忠烈立借諸大臣請李選侍移宮也述嚴不學無術烏足以與於此

南園少農學術正大故其論性命之學獨有根柢議論千古人物洞見事情卽論詩論字雖小道亦有可觀惜著作皆散失是書已載列四庫全書內不可以近說邪而忽之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語

筆筆轉筆筆蓄非沉浸于史漢者不能

舉廉說

張含

於戲舉廉黜貪重於高位。邇開撫監司方獄之於滇會之郡邑之吏也。急於舉廉。緩於黜貪。然以廉舉者不旋踵而以貪敗。舉者之敗。貪者之冒也。嗚呼。不黜貪何以表賢。不舉廉何以警惡。苟貪者得官焉。則廉者改行而貪者益固矣。嗚呼。司舉者可不慎歟。可不慎歟。嗚呼。不黜貪而舉廉。則所舉者比比以貪敗也。則宜嗚呼。此末叔道衰。上以譽取人。下以譽爲術。而妄生羽毛者。亦比比焉。此固天下之恆弊也。吾亦怪夫滇之地遠甚焉耳已矣。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語

要言不煩得半山之簡峭

虎銜魚說

張含

春秋推灾度云四方煩擾眾氓失恩則虎銜魚也禹山
 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停
 都見漁石公暗謂蒙云前之甘歲監司鮮以昧著近鮮
 以不昧著方嶽滋倍焉况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
 墨鄙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也
 監司而昧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嶽而昧殆翟服而嫪者
 也銅墨而昧殆千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也之
 昧鑽穴踰牆今也之昧連闔洞房昔也之妓叔孫僑如
 今也之妓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
 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昧惟恐人知今茲之昧
 惟恐人不知昧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
 為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
 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義莊而論諧

通篇造語純乎莊列

錢塘張錫謙

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美

大癡寫正
峯全神俱

蒼洱圖說

楊士雲

蒼洱之景嶂巒萬疊戴雪腰雲如列屏十九曲時於後
 者點蒼山也波濤萬頃橫練蒼黛如月生五日瀝於前
 者葉榆水也按水經註弔烏縣東有葉榆水西漢於此
 置葉榆縣今俗名洱水夏秋之交山腰白雲宛如玉帶
 昔人題云天將玉帶封山公五月積雪未消和蜜餉人
 頗稱殊絕峰峽皆有懸瀑注為十八溪溪流所經沃壤
 百里灌溉之利不俟鋤疏春碓用泉不勞人力石家金
 谷園最誇水碓此地獨多剗山取石白質黑章以蠟沃
 之則有山林雲物之狀唐相李德裕平泉莊命曰醒酒
 石香山白侍郎命曰天竺石好事者往往取為窻凡之
 玩郡之方位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蓋與海臨之
 西湖洪永之西山嘉之峨眉齊安之聯臯滌之瑯琊同
 一快麗若夫四時之氣常如初春寒止於涼暑止於溫
 會無穢穢凍粟之苦此則諸方皆不能及也且花草蔬
 菓迥異凡常島嶼湖陂偏宜臨泛一泉一石無不可漱
 可坐風帆沙鳥晴雨咸宜浮屠鉅麗玉柱標穹傑閣飛
 樓連幢萃影翠微烟景蔭蔚葳蕤千態萬貌不可為喻
 至其地者使人名利之心消盡崇聖鴻鐘聲聞百里諸
 峰鐘韻遞為連屬滄波漁火滿地星辰峽壁澗峰植圭

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圭

攢劍時有隱君子。誅茅其中。殆又山水環抱。形如弛弓。弓弦交處。是名兩關。天設之險。兵燹不及。水東磨崖。題云。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客三千。故與區奇。旬世稱樂土。云。願僻在西陲。非宦遊莫至。今標二十四景。庶遊者按譜而往。得以徧觀。乃知此外別有勝處。非二十四所能限也。

一氣說下。如出岫春雲。恣態橫溢。令人應接不暇。直可括之曰蒼洱志矣。文筆簡賁。而意趣正是玩味不盡。錢塘張彩識

述舟

唐堯官

五龍生。醒塵鞅之愆。而治舟於昆明湖之濱。若櫓若帆。若柁若楫。若維若檣。若篙若篷。若楫罔不備。飭蓋將寓。慮於舟。飄泊自放。而世之理亂。污隆。一切置不問也。有涵虛子過觀焉。而謂之曰。媿哉舟也。可以喻政。抑知宋大夫之所以治甯者乎。五龍生曰。五湖之淼。蠡也。浮之湘。沉之澳。平也。游之。余潔身高蹈。不詭於時。蓋返廊廟之志。而寄之烟波。弢經濟之猷。而托之綸釣。庶幾躡蹤蠡平。以竟餘生爾。吾惡知宋大夫。又烏知大夫之政。涵虛子曰。夫執物以泥形者。局士之知也。觸類以通方者。神明之鑿也。昔人論政。有以農喻者。子產是也。有以車喻者。韓非是也。有以烹鮮喻者。老聃是也。柰何政之不可以舟喻哉。竊睹宋大夫之政。中而不倚。直而不阿。非屹乎其檣之不撓乎。弭其所受。可則舒。否則歛。非翫乎其帆之不靡乎。截乎其所守。勁乎其所趨。非壯乎其柁以殿犇乎。正於動。介於修。不激不隨。非堅乎其楫以填浮乎。某也。良擇而麗之。某也。弗良。迸而遠之。非固乎其維而莫之脫乎。敏而不懈於理。非勁乎其篙若檣之莫折乎。謹重以弭其豐。非縶乎其篷以卻雨乎。峻整以消其侮。非崇乎其楫以捍濤乎。五龍生聽之。瞿然而未之

敢信也。一旦遇元邛生。駕舴舺而來。與之敘濶道。故因以涵虛子之言質焉。元邛子曰。余居陽城。密邇郡治。披和風而沐膏澤久矣。顧知宋大夫而不知大夫之政。知大夫之政而不知其政之象於舟。五龍生曰。請言其畧。元邛生曰。大夫之治甯也。吾見其不官不陵。豪彊屏跡耳矣。而不知其橈屹也。見其大剽小剖。恢乎游刃之有餘地耳矣。而不知其枕壯也。見其不滯不磷。頽風鎮靜耳矣。而不知其磴堅也。見其蠹政咸敷。吏胥不敢橫肆耳矣。而不知其維固也。見其雍決勞解。事靡不綜耳矣。而不知其權若篙勁也。見其荒蕪闢隄。堰治固圉空耳矣。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三

矣。而不知其篷纜也。見其枹鼓不驚。閭閻安業耳矣。而不知其楫正也。五龍生曰。有是哉。大夫之政似舟也。涵虛子裏言而挾其奧。元邛生表言而揚其懿。表裏孚而治化章。甯人允攸賴矣。藉令治滇者咸若人。滇不安衽席上哉。然二子之言。譎矣而未悉也。往余從先朝議公。宦遊淮楚。涉洞庭。舟逗三日而不進。已復北游下瞿。唐過荆門。舟亦逗三日而不進。何者。非具之不飭。而風之弗便也。故舟行匪難。飭具爲難。飭具匪難。得風爲難。具飭矣。會大風至。乘之以破浪衝濤。越江汎海。一瞬千里。焉往而不利哉。涵虛子曰。大夫蒞甯。三載滿挾腹上部。

兩臺揚之。主爵最之。天子褒之。是風起於青蘋之末。而颯颯鳴鳴時也。少選擢郎。畫省遷憲。藩垣不大。風至而一瞬千里時哉。五龍生曰。日坐菰蘆中。與鳧鷖魚鼈爲伍。不知大夫之政之若是也。它日晉位鉉台。彌輔中。與比庸於傳說。昔之舟楫乎商室者。今舟楫乎明廷。舍大夫奚涓哉。余方艤舟於金沙之涓。而日以望之。寓言中比類精切。起結照映。處彌復筆情。駢宕中二段。尙嫌于複。淵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三

仕學庸言十則 選二則

塗時相

時相字揆宇石屏人萬厯庚辰進士歷官南京太僕少卿閣臣張位薦其方正敏達其守大名府時置常平倉遍給牛種在任五年所轄州縣積粟至數十萬朝議推為廉能第一神宗賜錢謝病家居後巡撫陳用賓以征伐議加稅充餉公上書力爭語甚激切天啟辛酉尚書御史等請以相常平倉政績下直省為郡縣式詔令頒行天下所著有仕學庸言養蒙圖說

立志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三

人之有志如舟之有舵也如弩之有機也如軍之有主帥也故三軍之師必紀律嚴而後師旅克振萬斛之舟必桅舵堅而後利涉大川千鈞之弩必持機密而後發矢如破非是則師必終凶舟必傾覆弩必虛發存主廢動輒得咎矣可乎哉夫士誦法孔孟者也孔子由十五以至七十從心不踰矩莫非志學之功孟子論士之事必曰尚志其所重可知矣記稱男子生而懸弧矢以射天地四方以志其所事是古人以志為訓蓋自赤子時固已明示其標而預為期待所以發立化行志士後先而德業輝映也近世風會日趨於下習俗易染毋論無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三

志者自甘暴棄陷溺其心即在度越之士亦不過刻勵詞章奮庸科第自喜為能得志行道誇耀塵寰而立志之學則概乎未之有聞豈知吾人一身宇宙內事皆吾分內擔當負荷匪異人任吾即遜謝不敏獨奈何沉酣於勢利之場隨時俯仰日與尋常庸俗人伍甯不為有志者所竊笑哉抑吾嘗聞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冷道德寥寥矣凡所謂功名乃古之所謂富貴何也為其假建樹以博名高借勳庸以圖厚利所求純誠則未也夫功名且然况下而志於富貴者乎是在辨義利於下學之初決從違於立志之始聖賢德業日進無疆每兼思齊以為念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務俱立達以為心動關名節綱常不狃於見小欲速慮周天下萬物不徇於一身一家大著眼孔咬定牙關立定脚跟可常可變可貧可賤可生可死如是則此志毅然常伸倘有何紛華利害足以奪其守而動其中而操持有不堅定識見有不高明建立有不超卓者乎昔王沂公平生之志不在温飽正色立朝為宋名臣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先憂後樂四字終身所志之二公者士林赤幟也有志者取法於斯則亦庶乎其可矣 卓有生氣

今天下承平既久。災異頻仍。海內民不聊生。日甚一日。矣。說者每病於吏治之未興。此誠知言也。顧監司守令。相臨相與。夙稱一路福星。故一舉措興除。動係生民休戚。而人心世道之正邪。隆替。往往因之。固不可置而不講。然其中有虛文。卒不可挽。習俗。牢不可破。積弊。頓不可除。機關深不可測。古道竟不可行者。夫惟有此五者。日拘掣。掣肘於上下之間。所以時官俗吏。未免隨世。以就功名。乘機以肆漁獵。而志士仁人。鮮有能自振者矣。請更僕言之。蓋上官為百司綱紀。惟所令如其所好。斯

可以立標準。而一遵從。夫何章程禁論。三令五申。外若示人以簡約。森嚴凜不可犯者。藉其實。殊大謬不然。乃心之所愛憎。一視餽遺之豐。齋奔走之勤惰。以為青白眼。彼善宦者。竊窺其微。思所以得歡心。而保名譽。孰不陰為阿奉。剝削承也。其掛之紙上。僅空言耳。滔滔天下。皆是也。誰為中流之砥柱耶。弊一。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民之所重。在養與教。今則簿書叢集。訟獄繁興。歲一考。成季一比較。上之所以課殿。最下之所以程功能者。惟此足矣。外此而田里桑麻。社倉學校。皆可收之所有事。然地值衝繁者。日不暇及。甘心怠棄者。視為虛文。一任

其荒蕪傾頽。付之罔覺。求其憫念民生。先正務者。誰與

故一遇凶年。公私告匱。人才風俗。不逮先民遠矣。弊二。

宦於斯土。一切公費。豈能不取之民。顧常祿而外。有中

正之則在也。年來里甲條編。橫征有禁。長民者若羈驂

驅而縛之足。乃巧取羨金。濫科納贖。藉以潤囊橐。而充

餽遺。凡此無非為自己富貴功名計耳。夫宿弊不除。是

以衙門積蠹。因緣為好。百姓膏脂。暗抽盡也。弊三。中丞

部使。日計羣吏治狀。達之銓司。以憑黜陟。蓋知人安民

意也。然自監司守令。下至委吏抱關。其間賢不肖。常居

半矣。故大吏即巨慝優容。置之不問。所為掇拾。僅么麼

之曲細耳。中亦豈無質朴少文。筮仕未諳者乎。必預為提撕。引救。俟其不悛而後去之。未晚也。乃日惟伺察。隱過而暗地中傷。恐非罔則刻矣。甚至假私意以作雌黃。聽讒言而為好醜。以至實心愛民者。反懷讒畏譏。而會不一展。逢迎貪酷者。竟違道干譽。而冒列清華。機關叵測極矣。弊四。古之為吏者。約已裕民。誠心直道。所以昭儉德而示和衷。晚近頹風。日趨浮靡。一交際也。而取盈數千百金。猶復元黃克滿。一宴會也。而動費中家之產。更作水陸奇珍。至於語言詢及閭閻。則見以為迂濶。僚友少規過失。則疑以為排擠。蓋繁縟日熾。而實意寢微。

令人一入其中有混同而不敢為異。諛佞而不敢忠告。習尚如此。人奈之何。不窮且盜。而人心魑魅。將何底止。耶。弊五。夫吏弊多端。大弊有此五者。若夫表正倡率。著力挽回。惟在廉能。撫按監司。倡率郡守長吏。仰思朝廷付託之重。俯察斯民艱苦之情。美意相承。流通貫徹。如奸尚直從簡質。逢迎者必懲。正事首先為民。乖張者不錄。弊竇果能痛洗。貪婪者不容。以辨賢否。則嘉善而矜不能。以處同官。則省彌文而傾肺腑。信能行此五者。將風行草偃。人人莫不向道回心矣。苟其心不實。其身不正。而徒欲以法令繩下。苛責於位卑祿薄之夫。無惑乎

漢南文畧

卷十四

說

美

文移申飭如山。竟無裨於民瘼。絲粟也。噫。古人有言。本原之地。在朝廷耳。所望廟堂之上。持廉秉正。部司臺諫。公論不私。且又重素絲之風。表清白之吏。庶幾由內及外。速於置郵。天意可回。民生有賴。太平可俟矣。

自古吏治以六計四善二十七最為良法。然承平日久。一事偶弛。其流弊遂不可既。極揆宇太僕。是以痛切言之。敢為太僕先生再進一解。曰。欲救弊首當作。養人才。朱子學校貢舉私議可法也。

諸事已不可及

捐築說

陳鑑

鑑字虛白石。屏人萬厯丁未進士。歷官廣西左江道。副使以廉正著見。瑞禍起。致仕歸。念環屏多賊。土城難以捍禦。慨捐多金。改建磚石。後賊起。攻城不克。人賴以全。康熙年間。屏人建三賢祠祀之。

世俗驕語豪華。莫不疑之。駭之。或心競焉。曰。噫。舉世膏潤。五兩半通。所至金如粟也。浮石子。憮然曰。夫仕宦安從得多金哉。朝廷設官。食祿視秩有差。士君子服采奉法。若農之有畔。焉仕宦安從得多金哉。鑑守蒼梧。自愧

漢南文畧

卷十四

說

三

未能狷介。如古人。惟是積薪之俸。五稔不遷。蚤夜悚然。不敢益過子孫。曾勉力為梧新學宮。作西門甕城。建公署。置餘田。墊井泉。散冬衣。拯鯨寡。設藥局。施棺槨。置義田。積義穀。闔屬計七千餘石。概不糜公。歸而節約家食。所省得二千金。為屏倡築鑿。議大中承閣會泉公發帑金三千。屏縉紳士民共捐財力。而屏於是有城。屏當六詔幅員。盡處尾大伏莽。耽耽可虞。是盜藪也。不揣一簣之功。殊非過計。但重賞逆乎多藏。先倡浸乎近名。昔人云。無為名尸。無為事任。是役也。滋人疑。啓人讒。既則多口隨之。而鑑弗顧也。夫人苟有一段自信處。甯必報途

見道處誰
則知之
爭可傳文
亦可傳

人剖心相示即嘗慨先民胡白虎自謂清不及乃公在
畏人不知愚謂有一念芥蒂於中則畏人不知政無
優劣吾信吾心焉耳或曰阿堵無實恆情所難處也世
固有品秩賞彙倍徙子者子似不情如子守梧梧人口
碑尸祝至今弗護子洵無多金且深藏裕後不愈於滋
多口哉浮石子曰天運乘除疾於轉轂請屈指從來仕
宦無二三世不敗之家異日吾子孫產盡而屏之城堞
歸然不賢於一敗塗地者乎且予起家寒素竊祿將二
十年數椽足蔽風雨甌窶足裕饋粥鄙性簡淡聲伎禮
華漢不相涉近營菟湖島習頭陀淨業矢以布蔬終天
年泊如也所謂子孫賢師吾儉以此裕後不已腆乎容
唯唯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美

天運人事看到平處不肯積財知散財願體酌宜見
得大處不徒散財能用財如浮石子真能用財者矣
夫人負六七尺軀血氣心知偉然男子受役於財亦
可悲也至有素封之家其積也權母子如析毫其出
也供酒色如揮土此又鬼神之巧於翻覆而斷斷不
令作義舉者也

通首無道
學理障氣

病根扶得
痛快

利筆

只誠恆敬講義

呈貢 文祖堯 介石

從來聖賢相傳原無兩樣學術只為後世變為異學流
為曲學膚淺為章句之學所以又有道學理學之名其
實學道之外更有何學學者但當究其實不當博其名
舉世只為博名大家掩飾習為假忠孝假節義假道學
假文章竟至久假而不覺所以人心從此壞世道即從
此亂總只因把讀書作文與立心行已認作兩樣是以
出之辱吻與見之著作未嘗不與聖賢相符及至考之
行事乃實與聖賢相悖且從而寬解曰於今末世只好
將聖賢誦法以扶吾儒體面安能便實落做得聖賢嗎

滇南文畧

卷十四

說

美

呼學至此人心安得不壞世道安得不亂獨不思學而
至於聖賢不過完得生人的道理始不愧於為人不然
則流為匪人且與禽獸不遠矣世安有不能為聖人為
賢人而能不淪入於匪人者哉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矣可見道只有個仁與不仁出於此即入於彼
原未嘗於仁不仁之外又有個道理可以聽人寬假吾
輩當思若不能為聖人為賢人便免不得墮於匪人原
未嘗於聖賢匪人之外又有一個人品可以聽我游移
大家務把做聖賢的道理身體力行實落坐將去其要
只是一個誠字何為誠表裏如一而已必如是始不染

欺世盜名之病。然這功夫。又不可。或作或輟。更要知一個恒字。何為恒。始終如一而已。必如是。始不染半途而廢之病。二者之病。前乃是欺偽之病。故萬萬不可犯。後乃柔弱之病。人人易犯。何也。士人一聞為聖為賢之學。未有不欣慕而勇往者。但只是始而迅奮。漸漸寬緩。久而懈弛。從前一片決裂剛腸。每每墮於末路。此舉世之通病。獨有一主敬之法。可以救藥。刻刻將身心在道理上檢點。不可纖毫放肆。此不放肆三字。初時言之。似覺淺近。及實實在身上體驗。不特縱恣不檢。始謂之肆。即一毫念頭。忽畧。便謂之肆。何者。肆。敬之反也。稍稍忽畧。便流入於驕慢。而不自知也。不特驕蕩不收。始謂之放。即一毫雜念萌動。便謂之放。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必要把心上雜念。忽念盡行除去。方是聖賢戰兢惕厲之心體。方能自慊。方能到無人而不自得之境界。這功夫。若不是反躬實踐。如何做得。古人云。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子亦云。為學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此先生流寓婁東時。與婁之士夫生徒講義也。當時之所。以翕然景從者。重其躬行。非徒言教自非然者。取未人語錄讀之足矣。何取於此哉。

滇南文畧卷十五目錄

說

國朝

答彭文治中義

復潘明揚先天後天說

答汪涵齋二氏說

鑑虛衡平說

選舉說

墨池瑣言

讀羅唐來夫子易註要說

滇南文畧

卷一五

目錄

客舟說

我軒詩說

諱說

郊祝說

字諸子說

改畧古謹言人說

思字說

意字說

智字說

物字說

趙士麟

趙士麟

趙士麟

趙士麟

趙士麟

虞世纓

高俞映

李毓奇

趙元祚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蠶字說

想說

三星圖說

蟄存說

憂患說

用物說

補拙軒壁箴三則

治彌苴河議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張漢

王思周

王思周

滇南文畧

卷十五

目錄

二

來陽初願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錢塘張 翥補裝參訂

靖江劉斯灝南厓評閱

保山袁文 際時亮全纂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南甯湯 楹對廷校訂

國朝

受業 保山王應召 同校

說

答彭文治中義

趙士麟

中之時義大矣哉。混沌初開。虞廷拈出此字。為千古心
法治法之宗。後來聖賢。說出許多好字。曰性。曰命。曰道。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一

口德。曰仁。曰義。曰誠。曰敬。曰善。曰一。若無此字。不能無
繫。舜姬孔。以此字聖。易詩書春秋禮樂。以此字經。言
乎其體。則無定位也。言乎其用。則無定義也。合乎大始
而無始。貫乎億萬而無終。握之一掬。而不見不足。包乎
萬德。而不見有餘。執一則無異於刻舟之愚。狗萬則有
同於雕形之苦。聖人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以其盡性至
命。篤恭無為。故能躋乎中之域。而得其執之妙也。噫。至
矣。

妙在不詰不疏渾淪說來而中之表裏體用皆見

筆致委婉

理解真切
足破羣蒙

直探天根
月窟非同
尋光掠影

復潘明揚先天後天說

趙士麟

足下不以僕不學。同仲熊問先天後天之義於僕。夫先
天後天微旨也。僕則安知。雖然。何可以無說。夫伏羲八
卦。邵子所謂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邵子所
謂入用之位。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天對待以立其
本。而所重在乾坤。後天流行以致其用。而所重在震兌。
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
闡先天之體。故義文八卦。布列雖有不同。然皆造化自
然之象。而非人力之所能為。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
文王非有加於伏羲也。若以先後天之易參之圖書。伏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二

羲先天之易。固以河圖為本。然未始不與洛書相合。文
王後天之易。固亦本之伏羲。然未始不與洛書相符。雖
然。此但據先後天圖而言之耳。陳瑩中曰。先天之學。心
學也。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又曰。畫前有易。畫前之易。
太極非乎。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在河圖
洛書。皆虛中之象也。太極為理之原。圖書為數之祖。今
人以象數為先天。伏羲八卦。亦象數也。此又不可不知。
認得真太極。則先後天都在裏許。有對待自有流行。
故曰。先後一揆。體用一原。然象數固不可忽也。

答汪涵齋二氏說

趙士麟

二氏言虛言無言空言寂言不二皆竊吾儒精要之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無思無為空空屢空之義與夫寂然不動之說一以貫之之旨倏見于經自二氏以之立宗。吾儒遂恬然棄之又從而諱避之一言觸犯羣駭為禪徒守書冊而泥典要執形器而守方隅豈不惑焉。蓋吾儒至虛而妙天下之實至無而盡天下之有至空而一天下之紛至寂而通天下之感如無極而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自身心性命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與鳥獸草木之宜裁成輔相之大範圍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三

曲成之用可傳天下為法後世辟之太虛之中萬變紛紜而實虛也。萬象呈露而實無也。疾風迅雷齊施並作而實寂也。陰霾曠露橫交直塞而實空也。二氏之虛則竟虛矣。無則竟無矣。空則竟空矣。寂則竟寂矣。且滅矣。且天地萬物皆幻矣。又欲養生欲坐化往來不已輪回超脫又何虛何無何空寂之有哉。

非創解實確論也。二氏並虛無空寂亦不可得而有。尤駁到盡處。嘗謂二氏亦從顏子四勿入手其言虛無空寂亦欲竊附於聖人之絕四焉。夫二氏固非正學然道猶足以善世如漢文好黃老之學而天下治若釋氏之原俗則甚矣。

按王漁洋

尚書香祖筆記六吏部侍郎趙公玉峰官浙江巡撫嘗開濬杭城市河代貧民償旗債萬餘金浙人至今戶祝之近日名臣也朱竹垞太史驛書亭

集亦有咏公開杭州城河二十四韻詩云武林古澤國十八澗九溪當年宋官闕溝水流東西陳迹漸已湮深谷皆成蹊民居日湫隘編竹兼苕蒨猛火一燎

鑑虛衡平說

趙士麟

乙亥嘉平熊太宰素九公題鑑虛衡平四字於銓部之屏。示訓也。植公也。肯哉淵以深也。廣以大也。是之謂知要。知要即知道。知道則知天矣。夫天生斯民而欲其理也。則建之以元后焉。元后承天子民而欲其理也。為之衆建庶官焉。至於澄敘官方。甄別流品。進退天下賢不肖之大權。則責之統百官。均萬民之冢宰。冢宰官人者也。於此任耳。則蔽任目。則炫任已。則偏任人。則罔任資。則滯任法。則細任智。則愚任術。則窮沉羣天下之人才。羣天下人才之衆。咸輻輳而畢集於闕下。出千百人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四

之心思智力以圖急售旋冀速化得則曰例也。否則謗焉。蓋人才之直亮誠慤者十而一。瓊巧脂隨者十而九。故一人偽。九人不能測也。一人真。九人相與疑焉。賢人在前。邪夫乘之。毀玉為珉。譽蕘為荃。則澄之也難。人才之生也。在一鄉。千而拔。在一國。百而拔。一在都會。十而拔。一其選益精。其才益寡。摘微瑕則無完璧。遺寸朽則鮮良材。虞舜重瞳。不能兩視。魯輸雖巧。不能枋作。以是不真。又失之於隘。則敘之也難。聚鳩不出枋榆。跛驢不涉太行。其力歉也。大鵬之圖南。赤驥之千里。其神完也。神龍不雲雨。人不知其化。寶鏡不出匣。睹者不動容。

原悲酸百
室流塗徹
大小屋簷
井愁難躋
女丁配夫
王相願但
槍懷吏治
狗目前執
能防禍梯
中丞溢世
才利器剽
水犀下車
命丞倖故
道資考積
率錢具香

則甄之也。難。蝴蝶不與。蟋蟀齊鳴。綸綌不與。貂裘並服。批大窾。解大髀。非利刃善技。曷賴焉。卓犖逸羣之才。馳驅千里之氣。舉四海而加之。遺艱大而投之。倍加快愉。則別之也。難。國家以孝取人。則割股無完膚。以廉取人。則僵臥無肥澤。終南可以捷徑。則掛冠接踵矣。微車可以延譽。則鶉衣百結矣。夫賢豪應當世之務。必積而後信。久而乃章。而欲取效於尺寸。驟觀夫厥成。則進之也。難。盛名難副。重任難勝。責育能任。干鈞行百里。未咫尺而氣逆足。盤人弗勇之矣。后羿古之善射者也。百發而百中焉。人稱揚之。連發數矢。而或遺焉。人非之矣。然而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五

鳴露脚沙
雞啼祝融
勉其取婦
子方安栖
方知濟時
榮不在枉
頭際公之
治水術豈
獨過白圭
泉清原際
平名與石
伯齊我家
由拳城問
巷多蒿藜
願公祛墨

丙聖外王之道。人主執飭御繁之理也。皇上敬天則郊丘有祀。宮廟有祀。有祈穀之典。有報謝之典。恤民則養老有詔。蠲租有詔。有賑饑之令。有蕩平之令。身處宮庭。宥密之中。慮周四海九州之外。天下有不可勝窮之務。而咸取報於一日二日之間。緝緝熙熙。履道之微焉。穆穆懸懸。會道之原焉。為而不有。動而能靜。成垂拱之治者。虛也。平也。譬之於天。陰陽之流行。四時之轉移。萬物之化生。輪輪駢駢。而未始有息也。然而於穆之神流者。自流不與俱流。移者自移。不與俱移。化者自化。不與俱化。何哉。為而不有。動而能靜。惟虛與平故也。況官人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六

更如決濁
永泥上以
答。天子
下以甯羣
黎今讀公
鑑虛衡平
說真有醇
儒氣象大
臣風度知
漁洋竹垞
二公非阿
所好也又
嘗讀公綵
衣堂集其
敗歷中外

政蹟彰彰而日以講學為務其仕學兼優者與

選舉說

趙士麟

治天下之道首在用人。用人之道不外選舉。選舉之法有古人之而得今人之而弊者。世降之殊。人情之偽。不得不然。貴有以變而通之。宜優而優。宜嚴而嚴。因時制宜。即權得經。未可以一格拘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州長黨正族師閭胥各申其教。此成周盛時鄉舉里選之法。所由隆也。由是以鄉學所教之士。論其秀而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謂之俊士。此二等皆謂造士。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而升諸

漢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七

大司馬焉。是之謂進士。今所謂進士本於此。其名雖同而所以進之之實則異矣。讀國語齊桓公丙政之法與漢高孝武二詔而察以王制司徒選俊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之事。視其賢愚升沉舉切吾身。故其為法甚備。其教人也。尚賢以崇德。而又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進賢受上賞。而又蔽賢蒙顯戮。賞罰相須而行。故不敢視為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之罰。非不與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日衰也。漢武初董仲舒對策。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

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此貢其吏民之賢者耳。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元平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廉科始此。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漢制舉士。其目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畧相類也。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一人。此因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輒行之。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何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樂辟雅拜。有可以為詭

漢南文畧

卷十五

說

八

衆虛偽。武坐左遷楚內史。此西漢已嚴坐舉主之法。光武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光武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此徵舉之始。高祖輕士。嫂罵一代之動。如蕭曹者。皆起於掾吏。不事廉隅。故西漢一代士多頽然。鮮有節概。王莽默移漢祚。死節者寥寥。光武起於諸生。親屈帝尊。以風高節。而後此遂成風俗。廉頑立懦。代有其人。然而醇厚之風。則遜於前矣。九江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明經之科始此。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

法。文吏課。賤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已失設科之本意。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為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西漢舉賢良文學。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謀。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後亦從而試焉。則從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長水校尉樊儼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多少年能報恩者。者。

漢書文畧 卷十五 說 九

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此可見選舉失實。古今同慨也。漢有任子法。原於祁奚。內舉不避親之意。其不可任者。不之任也。至唐之門蔭。則照品與級而已矣。宋真宗時。以門蔭授京官者。詔於國學習經書。以三年為限。學業試或未精。且令習讀。猶有古法遺意。漢兼行武舉。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如李廣。趙充國輩。皆出於此。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有中正。是時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材。士庶。故委中正銓次等級。憑之授受。請免乖失。及其弊也。惟能知其閎闊。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去下品無。

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梁陳。北朝至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制。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與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為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窮理義。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宋制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

漢書文畧 卷十五 說 十

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試詩賦。雜文。各一策。五帖。書。墨。義。各若干條。令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神宗熙寧二年。用王安石議。更舉貢法。能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六年。頒安石三經新義於學宮。有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義。廢而不用。又黜春秋。試為斷爛朝報。不列於學宮。夫崇甯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咸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其論似正矣。然經之所以獲尊者。以有荆公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蘇黃之酬唱也。羣儉借正論。以成其姦。其意豈真以為六籍。優於選固。李杜也。

王巴山所謂其業尊其道大秦漢以來未有盛於斯文者也

哉雖然制藝雖非古欲議以荆公之故而廢棄之則未能何也以其所研窮者天人性命之理所闡發者仰觀俯察之道所敷陳者古今民物之情所精察者治亂安危之故六經四子之書原本以究極三綱五常之大扶持以表彰堯舜周孔之心傳出乎其中即班馬董賈之文章亦出乎其中矣未可曰此後世庸淺之為八段之習古先聖王之良法精意所不存并未可曰此童子操觚盡胸中之活套經生捉筆僅紙上之陳言也詞賦易擬帖括可襲鄉舉里選可飾偽而行私舍此別無他道也真洪武初舉舉鄉會兩試後停之旋復之不得已也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十一

我朝初仍明舊至甲辰科去經義改策論旋又復之亦不得已也由此即千萬年以後欲取士舍此末由蓋天下大矣人才衆矣仕進之途艱矣資緣之術巧矣苟無試驗之方防察之政糾舉之法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偽日滋賢否不可辨是不得不假試文之事以為草謬之法即不得不棘闈不糊名以立祛弊之防所謂因時制宜即權得經不得已也誠能振舉其法且頒戒飭之詔而加謹於學校之教慎擇主試之人而嚴其罰并嚴監試安在不可得人致用屢代科目豈少名公卿耶此所謂宜優而優宜嚴而嚴不得已也舍此別

無他道也

以制藝定科目以科目為選舉說得體用兼該精深博大極有關係 前半大葉疎枝而浩瀚之氣亦絕類北宋名手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十一

銀池瑣言

虞世璣

世璣字虞山昆明人由薦辟授光祿寺署丞歷
官通政司右參議工書法供奉 內廷蒙 眷

顧康熙二十一年致仕歸年八十六卒

夫字孳也經緯二儀而損益百代也是故字畫繇心
注手手注筆濡毫伸紙直洩太極元聲書象為形於以
位三綱定五常天文人文斯有以立極而歸極字之義
大矣哉繇此而書良有法也古人垂憲有體有則上古
結繩而治自河獻圖洛出書包犧畫卦蒼史制字於是
書契興焉三代經籍孔子書比干季子碑字本古文嗣

滇南文畧

卷五

說

三

秦書八體尚繇宣稱大篆漢章游芝諸草蔡邕八分三
國鍾繇真書晉衛夫人李氏右軍將軍王羲之繼而美
之唐天寶楷書定代沿同文攷說文閣齋草韻諸書帖
有明神宗所訂漢以迄元名翰輝赫者自君及臣百
二十五人明人雖未與亦統言之大抵多善草行楷書
僅寥寥不數家續魏晉之風耳近世攷文業益未學之
聞之文章雖好書札為先書不為文之本而學者所宜
雅尚乎况書之法古亦猶問渡之須筏爰咨其筏於前
津可乎使幽齋別墅有明窓淨几矣乃硯宜澤潤滌覆
惟勤墨貴精良汲新研善紙當後勁筆任先鋒惟第一

在筆則選材尤要圓健尖齊大小合轍得則轉運有神

不得亦強弩之末矣至夫臨池只坐儼對大賓展幅揮

毫亟在端正一心止水兩肱張翼臂臨几而不貼几几

承習而常離曾左腕伏几同氣協力右腕懸几當機秉

衡舉指擗管拊中二指職司鎖鑰食指專闡持中無名

砥柱迴瀾小指承奉效劬則虛拳實指直擬空中懸干

鈞錐偏倚不容毫髮指掌齊空活勝揚前舞三尺劍變

化妙在須臾其用力緊鬆疾徐躊躇滿志還往於筆腕

外別有蓬源所以大膽發筆意在筆前小心布置字居

筆後規矩勿失乎古若過於莊翻掩天資之秀氣槩要

滇南文畧

卷五

說

四

逸乎今若一曠蕩泛入凡俗之流是以熟而求生其於
生而求熟也顧獲以喻法畧資講求一點依法生萬法
從點起則作點一二三四各重其倫作畫橫縱短長均
循其序左撇長而有度短而有往勢各健逸如錐畫沙
石波長而疊豎短而宕揚體各輕堅如印鈐泥勒與短
畫異致弩非長畫同施喙露鋒含鋒挑立趨卧趨其俯
仰咸有照應鉤左包點對待鉤右颺彩聚精其卷舒動
有準繩統鉤趨之芒毒逾蠍刺波磔之銳利能解牛也
策筴懸崖之險掠揮猗蘭之標硬弩出干城之環珮飛
鏢雄細柳之威風其轉摺屈伸發鋒斂彩之元就中別

賦性靈臨書鬼神不能測其奧造化不能奪其機自亦莫我知也莫我不知也於戲字體無窮敷陳匪易聊集眾法之大槩用廣六書之發揮其若一時乘輿之書趣領太然非法所及祇於立之求中之作力能入穀斯細妙手惟風簷燥拂神疲氣驕自非作書之所宜也若夫結構左小齊上右小齊下同大同小有唱隨友恭之方一上一下有戴履履載之體向而不牽背而不違有絲欲斷絲斷意聯小務疎而有密大求密而能疎雖曰勢若貫珠偏忌勻如算子橫書縱察俯作仰觀點點畫畫貴在圓潔字字行行妙在整齊其閒天地萬物君臣父

淇南文畧

卷五

說

五

子兄弟朋友夫婦之道自光凝於筆陣之端矣及夫篆工於體古而畫勻隸巧在勢莊而氣逸行書流動無礙草書飛騰莫測各亦靡容少瑕惟指書謹守其律而特嚴耳總之理有如斯而其心手相應穎楮相恬之口功又奚異於棘闥探藻面壁參禪獨得之微在獨悟之頃非孜孜口授克既也欲登筆海之彼岸先棹短筏於長濱儻果致遠而升堂當自焚筏而無泥僭引瓊言以就正竝以請質之古人

本朝書家首推張得天外惟姜西溟與之齊名虞山名雖不彰然其所臨二王楷法精妙如神惜乎所傳

罕矣

書喻筆陣正楷難攻迹肇羲倉學擅王鍾法先洗硯汲新研濃紙展端潔筆選純羊首務執筆中控前衝拇左食右名禁後從把筆四直持躬九容拳空指實心正氣雍禁離筆尖寸二為恭腕知運筆提起中鋒揮毫大膽布置羅臂筆前用意筆後橫縱點畫撇捺輕重各庸橫直長短指意殊宗轉折勁迅挑超緊鬆往縮收展撇利鉤鋒鈎禁痴長冗戒腫慵結構疎密體勢猶龍妙乎瞬機應變舞劍聽淙全用活法最忌龍鐘爾迺丹臺決勝黑豕屏踪紫泥耀彩鸞鳳聲嗒

淇南文畧

卷五

說

五

功高八陣名書九重 此家蘇虞通參小筆陣圖說也通參臨筆意贊於前接書此說自跋數語後書王端簡跋皆楷寫捐為一帙圓健秀勁鍾王遺法也惜近不多見想散佚久矣許錄於末以公同好云 張登 識

讀瞿唐來夫子易註要說

姚州高爾映雪君

此以心字
作主心為
剛柔之本
心清知剛
柔則能貞
勝貞勝立
則能以易
為心而四

聖可續也

此專論取

經首易而易尊註能使先聖之心大白於天下而天下之心灼見乎先聖則人將捨已而以先聖為心此教之所由隆而風俗所以還隨也義皇奇偶畫卦包括陰陽之蘊無文字而欲人盡曉然厥維難哉迨復演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已知文字必不容已矣文又名名自定也命辭自正也周逐爻立辭孔象之象之聖賢覺世憂民之心誠有諸諸乎其不憚煩者緊說序雜烏容已已然則易遂如日經天乎何以自輔嗣迄晦庵莫不賈聰明脩制作而象之晦蒙如故瞿唐來夫子作錯之

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七

綜之扶以中爻而象始著象著而易益彰使人觀象玩占自得諸語言文字之表瞿唐之功誠不在禹下矣其文萬千餘言領其大要惟教人遏欲存理使吉自我作悔吝默消無過貞勝之一言是則博而反約不待占卜而始知者也蓋應事接物不外剛柔而心為剛柔之本無欲而清則知柔知剛動罔不滅此貞之所以勝也貞勝立則可因瞿唐而以易為心則四聖可續教有不墜而俗有不離者哉

易何取乎象耶凡人觀物則興懷亦如攬鏡則修容故曰吉凶以象告既觀象而知吉凶未有冥意焉避凶

象學者由來註以觀象由爻象以尋理可以悟吉凶消長之道進退存亡之理也

此以註經讀經雙提並讀而歸重在讀經者置身於三百八十四爻間而體認極真是其入手扼要處

而趨吉者也畏欲防邪將相是賴宋儒欲掃除象數而專言理夫理寓於象猶神藏於形形滅神將焉附象去理豈獨昭遂疑序卦為邊見雜卦為錯謬迷則無所不礙曷足推乎瞿唐來夫子錯之綜之取以中爻象乃畢露於爻中每就文王卦名取爻象以參考之雖三代秦漢而後其事亦無不脗合者以至近而一身自少至老去就俯仰利害禍福如容在鏡纖悉靡遺然非象則易無出尋非註則象無由入甚矣來夫子之有裨於後學也

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六

善註者以經註經不以我註經善學者以我讀經不以經讀經偶舉一端如乾坤錯六子皆錯四正四隅自然交錯此陰陽之必然上經三十下經三十四數不均也及其綜之則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數却相勻非中爻不備亦要也爻止於六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是皆以經註經故序卦雜卦具見聖人深意徹即無所不通也後之學者苟不以經讀經置身於三百八十四爻間莫不有我之位置二何以譽四何以懼剛何以勝柔何以危待君子何如而揚廷有乎待小人何如而不惡而嚴體認極真養之純熟德性事功融合如一靜有自得動只隨機豈必遇事設筮然後知吉凶哉余觀東漢黨錮

元祐鼠逐逐其言動豈非君子揆諸象自未執厥中
謂不以我讀經可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小人自遠
雍容廟堂又安海宇豐亨豫大不亦休乎

易為君子謀至勤懇也六十四卦大象皆曰君子以欲
君子學聖也如乾文言先贊聖人究歸君子勤懇如是
孔子潛龍也祖述堯舜則飛矣志在春秋亢且悔矣可
見六龍只是一龍飛非獨升亢亦非貶特在乘之因時
剛柔迭變耳聖人可學而至也

以我讀經即以經註經惟來子有之雪君先生可謂
知來子之深矣非經學純還不能作是語

客舟說

李毓奇少類

有客貧而好遊舟居十二稔其友往覘之破冠敝履糲
袍裕如也叩其囊曰無迹其舟窈然虛也友曰子出遊
貧也貧而不殖不亦累乎子嘗艇去而波駛矣及其來
匪毋如故豈良賈深藏歟彼某某者亦猶子而客者必
其去空艘來泮牛後子遊先子休矣子蓋久於客者必
有獲客賸而弗答其友卒然曰吾賀子遠遊歸語子子
不答毋乃倨乎客曰嘻窮達命也我無營焉子弗知宜
也坐我明告子我甚念人之生最難知也百年暫也我
適以我之暫有者遊於客也舟利涉也惡用殖為我自

賦形迄今空空然我也我何有焉我竟不知我之為誰
也夫既不知我之為誰我何不可暫假一舟而暫為我
有與斯世並遊也哉昔人以大地喻舟當矣我亦舟中
一客也則萬有罄為我殖視日月之斡旋而為舟師者
也斯蓋遊心於物者有然矣若夫其大無外其細無內
包天地化古今萬有不齊而為舟者則又以道為舟以
仁義為殖一旦見售於聖君賢相濟蒼生之沉溺救社
稷之傾頽同遊乎熙熙皞皞之域斯又必得諸博濟之
君子而為舟師者也我無力焉我殆以身為舟矣是身
又為我載神之具神我也我即以神為客以身為舟合

五行爲殖。無極爲海。元氣爲風。動則遊焉。靜則止焉。聽其所止而休焉。我又並不知我之爲客。客之爲我。而舟師者之爲誰也。我何累焉。歌曰。貧不害性兮。遊不云貪。袖清風而獨往兮。抱明月以孤還。矧贅疣之足累兮。胡不全其所天。迨客去而舟亡兮。乃神棄而身捐。歸吾身於鳥有兮。泛虛舟以徜徉。其友聞而喜恍而悟曰。吾今知有命矣。乃再拜而去。客復瞑然。

亦規撫南華經。鷗冠子。御自清逸有致。

選用十數則字而不覺其複

我軒詩說

趙元祚

詩者聲之章也。凡有聲則皆有章也。則皆詩也。上則天籟。下則地籟。大則龍吟。小則蛩語。喜則鸞鳴。悲則猿啼。盛則鳳鳴。衰則麟泣。達則風蕭。窮則蘭操。昌黎云。物不得其平則鳴。亦有得其平而鳴者矣。六一云。詩非能窮人窮而益工耳。亦有窮而未工者矣。性靜也。感於物而動。則生情。情之發則有聲。聲之暢則爲詩。發乎自然。元音也。止乎當然。正音也。煽於不自知。激於不自禁。縱幻離奇。而洩於聲之餘者。變音也。擊壤鼓腹。詩也。賡歌揚扈。詩也。雅頌。詩也。風騷。詩也。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迄於今。亦詩也。詩不是一人。人不是一格。古今不同世。人物不同遇。即一人之身。欣戚榮悴。交錯於前後者。不同情。而欲以操觚之見。擬唐擬宋。擬諸古人。是自忘其面目。而假衣冠於他人也。夫中晚之不可爲初盛。猶初盛之不可爲中晚也。猶皇古之不可爲中天。後世之不可爲三代也。猶朝夕之不可強而易也。故昨日之詠是物。非今日之詠是物。是物之感於此處。非是物之感於彼處。詩非詩有所以詩者也。吾聞介葛盧識獸音。公冶子識鳥音。蔡中郎識竹桐音。鍾子期識山水音。余則何音乎。姑存之耳。

雖不脫前人窠口第透悟後說來自機到神流耳

皇朝文畧

卷十五 說

三

起結禮字
作子子禮
莫大子忠
孝結語老

諱說

張漢

古者不獨避君父諱。下至交遊戚黨。亦有入門問諱之禮。令人不講久矣。或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諱不宜避乎。曰。對師宜避。臨文不諱。師也者。尊近君親近父。心喪三年而無服。與君父小別。有子曰。泰山之於邱垤。子貢曰。他人之賢者邱陵也。孟子曰。為高必因邱陵。聖門諸賢。誰不知避師之諱乎。後世奉聖人為師。過聖名則別音曰某。既有臨文不諱之意。又得尊敬夫師之禮。如是而已。至於為詩。有直用聖人諱。習為固然者。如劉琨曰。西符涕孔邱。王績曰。詩書傳孔邱。韓愈曰。柄用儒術。崇邱軻。王維曰。黃帝孔邱何處問。杜甫曰。孔邱盜跖俱塵埃。李白曰。歌鳳笑孔邱之類。噫。又不敬甚矣。是不可為訓也。或又曰。臣於先帝諱。可不避乎。曰。宜避。子於父前。不言祖諱。臣於君前。可言先帝諱乎。人臣奏對。及士子科舉。將進御覽者。避之禮也。若夫晉人有不避諱。反以諱為戲者。則吾不知之。噫。傷禮甚矣。諱可為戲乎哉。吾謂戲先帝諱不忠。戲人父諱不孝。

向讀唐詩至李杜諸公。直用聖諱。處心知其非特未有見人議之者。月桂此文。有關禮教。不小結尤警快。

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三

却祝說

張漢

歲已亥子商垂四十友人欲徵詩祝予壽予謝之曰子
 烏忍用祝哉人生具度則祝禮也予不幸兩尊人棄我
 去誕之日思身所自出嗚咽不能忘又叨仕版祿不及
 養也如二人何抑人世所謂祝吾鄙之久矣文詞詩歌
 不過托紳袖荒誕之言其次不出吉祥語引達官貴人
 為重以炫耀閭里宗族持是贈之我甚怨其不我愛也
 友人強之固辭如前說不獲已乃告之曰祝非此之謂
 也無已有一道焉今夫祝欲永其人云爾也永其人必
 祈其入道明德立揚名譽於天下斯不朽乎其若徒

滇南文集

卷十五

說

三

祝以年齒雖得百年之壽亦未免為鄉人齒之有餘道
 與德之不足也烏用是而祝諸適以辱於世為告同人
 求所以壽我者友人曰奚為壽曰頌不如規臣於君且
 然矧乃朋友不為規乎其頌之也祈規我之言我拜受
 焉聞之忠孝廉節生人之大維也立德立功立言所謂
 三不朽與天壤俱敝者也祈我同人採摭古人嘉言懿
 行有關於此者錄以教我如面命之不為子厚幸乎且
 子年四十即書古人年四十時嘉言懿行尤使子誦之
 有學與年進之想自此而進凡十年三祈言贈人以言
 愛人以德其請異乎世之祝之者夫以頌為祝不過百

年以規為祝則有萬年之壽是不深於祝乎友人曰謹
 聞命吾祈所以祝吾子者
 深情高致自祝勝人祝矣

滇南文集

卷十五

說

三

取義諸說

張漢

因張弓取
義歸重五
常筆伏矣
刃得妙

凡為人子
者當書此
語於紳
帶字乃合

余張氏黃帝子青陽生揮為弓正王祀馭星因氏余名
諸子以張弓取義伯子曰中熊次中的中熊中鵬中鏡
中熊冠於家未及字旋補學宮弟子舉孝廉來京師請
字字曰驍仁中熊請其義余曰子欲知命字之義乎禮
天子射候圖熊九歌騶虞為節騶虞者何文王仁民之
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春田之際詩述其事以美之
歌此詩言當推好生育萬物也仁者仁之本想生意存
焉吾有取爾矣因字中的曰正持可以明義內志正外
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於記有之字中鵬曰慎梅詩曰

卷十五

說

三

序寶以不侮明有禮也既字中鵬以貫雙復字省度書
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省者智也中鵬字曰貫
堅古人蹲甲而射洞貫七札貫堅又信之義也人秉五
常而生失五常不得為人余既期子以命中之材必期
不失五常之性無愧為人以無愧為人孫為人子厚相
期許之義也至號竹孫竹瞻竹依竹生竹存又嚮往先
曾大父策君公小變其字義心之所志以曾大父為鵬
也

五常生人之性顧名思義勿忘斯言
取義精實老泉名二字說後一文字而已

改署古謹言人說

張漢

洛陽周公廟中庭祀周公其左楹合泥寫像頌立一人
前置木主署磨兜堅三字予初入廟不曉已而悟曰是
當是太廟金人之事以謹言事相類故訛耳攷西陽雜
俎鄧城殷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刊其腹曰摩兜韃摩
兜韃慎勿言謂疑與緘口銘相類朱子亦謂磨兜堅秦
人座右三字銘不言即金人之事也洛之人妄署其名
以陪祀勿乃不協乎予議改署古謹言人始當蓋孔子
語也至像不合金為之尚失本義雖然仿其意而已嗚
呼人能謹言百世祀可也沉重之以孔子乎不謹言者

卷十五

說

三

即日奉金人而祀之又何益也
水音聲正希

奇妙

原評
就田發出
議論從振
苗脫出

思字說

張漢

思心之田也。象形會意。思從心田。田者人得之以生。思則人心所自生。亦人得之以生者也。几席之間思及之。萬里之外思及之。萬世之上思及之。萬世之下思及之。九天之上思及之。九地之下思及之。有形有聲思及之。無形無聲思及之。思區宇宙以為田。出之方寸之中。造物者殆以思為生者機乎。嗟乎。人冥然不思。猶石田之荒而不可耕也。邪。其思者如越畔而不可治。若夫思之不精。則鹵莽而耕者。以鹵莽而報。滅裂而耕者。亦以滅裂而報。吾不知之矣。

滇南文畧

卷二五

說

三

大舍細入妙義。環生收束處。直是暮鼓晨鐘。發人猛省。

設想迥不
猶人說來
皆在人意
中

原評
又進一層

意字說

張漢

意未明而聲已具。扣而後鳴。音斯發焉。辟諸人心。寂然不動。而感焉。遂通感焉者。其意乎。意字從音。意以虛而行。其斯如鐘焉。以虛始能鳴者。意乃無音之音。其即所謂無聲之樂乎。竊嘗攷之。聲音之道。與心性通。記所謂以何心感者。其聲云何。即感而遂通之意。吾謂視心與音。猶二之也。即意即音。故君子恐懼乎其所不聞。

奇峭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三

有証據

妙解

又妙

又妙

氣象萬千

智字說

張漢

智從知。從日。天下物莫智於日。取明無不照之義。心在人中。日在天中。可以通其說。猶明字從日月之義也。或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何獨於日取之。曰。月無光。借日以爲光。言日而月統其中矣。且日明於晝。月明於夜。人亦多智於晝。夜則寤寐半。必覺焉。而乃始有知。又況盈虛晦朔。以月較日。有不及之時耶。若夫日亦有薄蝕。且陰雲翳焉。辟諸不智者。氣拘而物蔽之。不得謂是非之心。人不皆有也。且智於五行爲水。水內照也。於四時爲冬。冬斂藏也。有斂藏。乃有發皇。又不用其光。乃以全。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三

筆精銳而局濶大

物字說

張漢

物從牛。從勿。說文謂物莫大於牛。非也。夫物莫大於山水。去牛或相千萬。說文可爲訓乎。予謂牛從丑。從勿。勿古月字。牛屬地。月屬陰。生物之始也。或曰。物生於天。何以言地不言天。言陰何以不言陽。不知天成象。地成形。物麗於地。父受氣。母受形。子生於母。且太極以前。陰含陽。雖循環無端。若以陰始也。野古好字。開子闢丑。而子女生。而人生。子女。只言子從天也。生字上從牛。下從一。從天。一而地二也。大抵古人造字。六書皆有所本。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許慎說文。間有可訓。後世有述焉。王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三

晰義精當

安石字說。多有不可解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爲其鑿也。

蠹字說

張漢

人之生也直。天命之矣。而不善直者。不學蔽之。孔子勿取焉。吾嘗喜吾性之直也。而不喜吾性之不善直也。吾性之不善直也。而亦不能貶吾性之直也。以狗不直也。亦何取吾直而稱之。然而直子終自勉也。昨偶觀字說。得蠹字。乃三直並立之象。吾取之。吾往為內史。期直。筆出為刺史。期直。識。今為御史。期直。言。而愧未盡能直也。於是別為號曰蠹史。示自勉之意。古之遺直。彼何人哉。吾舍斯人。其誰與歸也。

假字說以寫身分妙在微而婉

漢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三

原評
警句
退出想字

原評
又妙

警句

原評
又妙

原評
警句

想說

張漢

子往在京師時。有一人來言於庭曰。嗟夫。彼造物者。何子我如是之薄也。吾適遊五都之市。奇珍百貨。無物不有。而皆非吾所有也。吾欲取之。無其名。吾欲竊之。有其慮。彼造物者。能禁吾之不能。禁吾之不想也。吾子謂之何。其友人聞其言。撫掌而笑曰。吾子之欲富。生於想。彼造物者。何待子如是之厚也。吾遊五都之市。珍奇百貨。無物不有。皆吾所有也。某某貨數百。吾付某某司之。某某貨數千。或至數萬。吾付某某司之。吾時之市。陳而觀焉。既掌守出納之有人。而穿者。齋者。蠹者。朽者。吾可不問。吾可以淡欲富之心。而享其為富之樂。子謂吾之想若何。吾聞之。笑謂友人曰。吾子之言。猶有想哉。吾亦試設一。想。傾五都之市。奇珍百貨。無物不有。皆吾所有也。吾不私而有之。某某貨數百。吾已於某某子之。某某貨數千。或至數萬。吾已於某某子之。吾時遊於市間。彼某某者。皆迎而致之。環而德我。我終無德色。彼造物之予我如是之厚。造物者。與五都之市之人。胥如是之厚也。我既不尚富而有其患。吾又若用富而有其名。子謂吾之想若何。有問一友人聞其言。作而言曰。是說也。非吾所聞。命造物之予我厚。不以

漢南文畧

卷十五

說

三

又妙
小評
原評
二句奇悟
碑機

其有奇珍百貨也造物之予我薄不以其無奇珍百貨也。吾試亦設一想。匪直五都之市之所有。非吾所有。卽一室之內。一器一物。附吾身而備用。亦非吾所有。以皆吾身以外也。吾直空富。而無其實。吾並不用富。而得其名。吾之心。無想。無想。斯無富。子謂吾之想。若何。時相與一笑。既而嘆曰。人生之想。何判然如東西之相去。各不相近。而各有說焉。是說吾不知就勝。

終不下斷語爲妙

空中設想海外奇觀。可作一子。男中能識

若以三花供養佛時。卽當作想身諸毛孔一毛孔出。

洪阿文畧

卷十五

說

五

無數華雲。運想擬意。供一切佛。一一佛上化。成華臺。諸佛受之。於十方界。施作佛事。供養香等。亦復如是。

原評
據理不妄
附一段
說上結

三星圖說

張漢

予一日欲作三星圖。進畫史。授以意。畫史伸紙。便欲作。意世俗所謂福祿與壽者是。予曰不然。吾所謂三星。蓋漢東方朔。唐李太白。宋蘇東坡。是畫史駭其說。予告之曰。是三子者。益神仙中人也。而亦有爵祿之寵。游戲殿庭。時復放浪山水。流連風月。以文章名於後世。其實孕育故星之精也。畫史究其義。予曰。史稱方朔生而歲星不見。太白自母夢長庚而生。白故名。又聞東坡沒後。有道士爲國醮。奏事。述良久不起。甦乃奏曰。時見奎星奏事。上問爲誰。曰蘇軾。此三子者。謂非精星之所孕育。牙今

洪阿文畧

卷十五

說

五

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回生人生物之理也。古之達士。奇人亦多感星而下生。不獨郎官上應列宿。卽如張子厚。感孤生。蕭何感昂生。漢雲臺諸名將。上應二十八宿。雖荒誕無考。然事亦或然之。三子者。非星之精。下墮人間。烏能兼富貴神仙。而文章奇絕天下乎。吾竊慕三子風流曠世。一見他無比數。故圖而禮之。以問畫史。視世之福祿與壽。當何如也。

設想奇用筆淨

蟄存說

張漢

倍然

藏亦有此九等

枕上孔子之藏

聖門顏子終於藏者也。孔子子其可以行何哉。曰。藏其可以行者也。其諸異乎。耦耕荷蕢之流者。雖然行固難。藏亦不易。反魯正樂。在陳思魯之狂士。此孔子之藏也。知孔子所以藏。顏子可知。孟子謂禹稷顏子同道。夫亦非謂彼顏子者。已有簞瓢。不計人饑。已有陋巷。不計人溺。徒閉戶以聽鄉鄰之闢者。孔子之子。類淵則祇言其因應無心之妙。未及言其所以行藏之具也。而世之所謂行吾嘗笑之矣。上之不過務功名。其下則徒求榮利。求榮利則患得患失。以為容悅之計。用焉究未嘗行也。

淇南文集

卷十五

說

三

一路蜿蜒而來大起六落結穴此處雖非洞天亦是漏地

選焉曰。我殆為徒貧賤者。時復愛悅山水。著文章自娛。然而無聞聖人之道。無所以藏者也。無所以藏。不得言藏。故取蟄虫咸俯之意。吾以存吾身焉。

疏警字通篇以藏字托出篇末原評

亦從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奪胎而本聖賢行藏立言不自非薄並不妄自誇誕故妙

淇南文集

卷十五

說

三

營句起亦
老層層剝
入必尋本
領
提附人神

的於子
病根無藥
可治

又視北一
層喚醒普
天下才人
學人

憂患說

張漢

憂患者生人之藥石也。故孟子曰：生於憂患，愛患何以生？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奚以行乎患難？曰：死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奚以修身？夫亦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斯已矣。嗟乎！患難之來也，雖聖與賢亦奈之何哉？以韓退之、柳子厚、蘇東坡之徒，而不免於卒不至中其讓而死也。而吾謂韓、柳、蘇子之徒，不弭患難，適招患難，或以才自張，或以名自重，或以氣自亢，或以議論自見，而動涉譏諷，猶畏影者，日中與影競走，走不止，影愈不滅，豈憂患自全之道乎？上之仲尼之陳蔡，有其絃歌；周公之風雷，有其几几；文王之姜里，怡然演易；大舜之井廩，恬然鼓琴。噫！是固所謂死壽不二，修身以俟之者矣。以彼日月，亦有薄蝕，而卒光明；以彼大虛，亦有雨雲，而卒清霽。適來適去，作如是觀，亦從容以俟之而已。故君子不幸遭患難，少言慎動，不言言必柔，不行行必孫，即老氏守雌，非聖人正學得之，亦有濟。嗚呼！此治患難之藥石與。

熟讀經史飽歷世故之言，難得發為文章，一氣旋折，豪無飽有之迹，傳翰邦識。

漢南文畧

卷十五

說

元

原評
二語慘甚

用物說

張漢

天生物為人用也。物何負于人哉？計人生多用草木，所謂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者也。然傷草木之命，尚無所知，而亦當愛養搏節。若鳥獸虫魚之屬，其膏血可飽，其毛草可溫，其毛羽皮甲齒角可用，殺無窮之物，命供無厭，之人心難為物矣。然則如佛氏之不殺乎？曰：愛養搏節，裕生生之原，而亦以養仁體也。仁心為質，儒者之言。

漢南文畧

卷十五

說

早

補拙軒壁箴三則凡存心自責立志等十一則今選三

王師周

師周字沛南鄧川人諸生夙負大志每以著述自許有滇南俗畧續畧獻畧五經四書文稿詩餘各種今年遠僅存然觀三箴知先生之留心學觀治河議知先生之留心經濟惜乎其隱而不彰也學謙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自古聖賢皆從惕勵戰兢中得也試觀泰山高矣而泰山之上復有天可知德業雖高更有高於我者滄海深矣而滄海之下復有地乃知學問

漢南文畧

卷十五

說

聖

雖深更有深於我者舜所為問及芻蕘工瞽禹所為懸韜設鐸子故教子路以持滿之道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滿而持之道也他如趙括以滿獲咎子玉以驕見殺王融以心雄膽肆被誅丁敬字恂恂欵馮開之平懷順受隨榮遇焉此又惡盈福謙之理也蓋惟謙則能虛己虛己則能受萬善所以成歸也惟謙則量寬量寬能容百事所成宥也故君子不傲人以不知不悅人以不如不敢求勝人以居人上虛懷善下所以德業日進學問日臻人受之天佑之諸福所以畢萃也

精理名言

從對面看
印得人鏡

若夫不謙者未知而若已知未能而若已知能道理無窮將自限也即遇事錯悞親長教之將不從也夫橫恣不忌而理道日蹙人棄之天惡之勢不至敗名喪身者幾希師周明不越尺寸識不解半言敢妄自驕傲不學謙以求益乎嗣是當思芻蕘工瞽皆名理所寄貴賤尊卑皆受敬之人勿炫已長勿忽人卑謙冲自矢庶幾德業日進無愧為人已乎若爾縫世故拜望殷勤巧言強笑徒飾其文而不盡其實是又為諂諛者也豈謙之道也哉

去驕

漢南文畧

卷十五

說

聖

天道惡盈鬼神忌滿山以高崩谷以卑穩此驕之一字最為凶德也師周退息自思未嘗有意驕人乃遇親朋委靡者輒忽之遇議論不合者輒爭之或聽及官家違政或言及親朋小過與瑣屑之事輒大言鄙棄之凡此皆驕人之甚者也細尋其根幸皆稍解得書中二字不能深自韜斂遂肆放無忌不自知其日流於驕也豈不知天下惟有真才者必不矜才有真學者必不誇學君子所為玉韞珠藏智深勇沈也嗣是言語要簡默遇人要謙恭舉動要收斂氣度要凝定勿蹈前轍庶幾焉

學忍

則歷有得之言

聞之放下一心火能燒萬頃山若是乎不忍之最為害事也。蓋忍能化大事為小事。化有事為無事。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彌縫憂患。孰貴於忍乎。且夫事之當怒而不可忍者。非君之敵。必父之仇也。非甚大奸。必極惡也。不然。小人多矣。安能盡人而怒之乎。拂意之境廣矣。安能逢境而怒之乎。不平之事兼矣。安能觸事而怒之乎。若以爭名爭利而怒。是鄙夫也。以疾人小過而怒。是斗筭也。以輕我侮我而怒。是能上人而不能下人也。以家處之微忿而怒。是分爭自我。以兆不祥之端也。況乎多怒者多敗。憤於事也。多怒者多辱。構

慎南文畧

卷十五

說

聖

人怨也。多怒者火炎焚吾骨也。多怒者肝強尅吾脾也。然則一怒而敗事傷生。如是人可不平心靜氣而忍乎。師周尙其服膺焉。
三箴皆人所易犯。平平說來足令觀者劇目怵心。故登之以冀吾徒共稟名言。各自克治。餘箴亦皆聖賢緒論。有功後學不淺。

明若列眉
例注疏字
亦有手法

一句開下
二層確中
情弊

治瀾直河議

王思周

治水之法。備於禹貢一書。而其要無過於濬其源。疏其流。使汎者伏。而逆者順。疏與濬固互相為根也。然相其勢之所宜。濬與疏亦有分用者。此史起之治漳。鄭國之鑿涇。李水之壅江。白公之於涓。信臣之於南陽。師其法而神明之。亦莫不真安流。而臻美利。鄧州之瀾。直河當州直注。灌溉之利。霑萬姓。國賦攸關。實鄧州之大命也。河源罷谷。迤邐百數十里。又合衆流。匯於浪穹之泚尾。怒捲泥沙。自蒲陀陸建瓶而下。歷數年而沙淤石積。兩堤相峙。若岑。環州之廬田濕處。其下河悍則氣張。夏秋助以霖潦。石支右絀。經數載而必一潰。潰則堤下屬沙。邱全川為澤國。此瑣尾難堪。流離者將什之半也。司牧蒿目時艱。於每年夏秋之交。率里民照里堤。掘河沙以築河堤。此不用濬而用疏。洵救時之良策也。而民每偷安而塞責者。一以勞逸未均。蓋鄧州之羊塘里。以地遠無堤。而因堤者。因悉入其糧於其里。他如崑崙元保。昔年以糧少而攤堤。今糧增數倍。而堤如故。則無堤之糧約居四之一。一以司牧知一州之事。理煩治劇。勢難日夕親臨。則督責未嚴。而玩忽自生。偷安塞責。實二者之弊也。故治之之法。當先照糧均堤。而均堤之法。又必

慎南文畧

卷十五

說

聖

救弊二層
亦極簡易

凡事不外
理足則
事可行
亦佳

推助亦不
可少

視堤之險。穡沙之厚。薄為乘除而勞逸均矣。土司政簡。事約。莫若委堤沙之事。即以堤之修廢為黜陟。則責有優歸。而督責嚴矣。挖沙之期。必定初春。以彌月為限。不妨農事也。堤皆沙壤。水漲多冲塌。復責里甲延堤植柳。固堤根也。勞逸均則樂盡其心。督責嚴則不偷其力。率盡心竭力之萬民。以疏三十餘里之河沙。而又期於春初。以便農事。植柳兩岸。以固堤根。用莫安流。直反手矣。而說者曰。開兩關以洩水勢。此保堤良策。抑思閘尾未洩。徒開閘以震盪。兩川雖不潰而已如潰。況所洩不幾。終不免於其潰。則開閘之與堤決。適相去以寸耳。爰書

滇南文畧

卷十五

說

聖

所見以備採擇

先生此文去今二十餘年。導河之法。後皆師之。不二年而開東西兩關。當時以為得計。勞民費帑不可勝紀。未幾年而沙堆石積。兩關均為虛設。愈以見先生之識高見遠云。門人李大受識
詞達理舉亦修河良法

滇南文畧卷十五終

說銘類贊引序

國朝

求放心說

奕說

宦海說

八陣圖說

為友人易號隨居說

義田說

春秋經說

滇南文畧

卷十六

目錄

一

引經餉獄說

土官說

聲說

雷說

野蠡說

紫葳說

明

太元宮銘

國朝

銅雀硯銘

余允中

李鵬舉

李鵬舉

陳

余應祥

陳封舜

倪

倪

倪

倪

倪

倪

倪

季元陽

趙元祚

鐘銘

雜器物銘

明敬所頌

國朝

三瑞頌

明石齋贊

國朝徐復園教子讀書圖贊

襄陵張枚臣折柳圖贊

畫蘭竹贊

明民事錄引

滇南文畧

卷十六

目錄

二

進脩日程引

儒學日程引

國朝旌忠小引

藏書引

讀莊子內篇通說引

館訂第四引

重修青龍寺募引

募修圓覺寺引

明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序

章秋山詩序

倪

倪

楊士雲

倪

倪

楊士雲

倪

倪

倪

楊士雲

文祖堯

文祖堯

傅為訥

傅為訥

倪

倪

段斯

羅元琦

楊一清

楊一清

滇南文畧卷十六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永安李 獲亦斐參訂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 接時亮

通判劉 境爽亭評閱

蒙化張登瀛 魏傑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南甯何 暄煦蒼校訂

國朝

昆明陸 芝秀三同校
景東王 萬鍾玉成

說銘頌贊引序

求放心說

余允中

允中字惟一昆明人歲貢生平崇尚理學教授鄉里學者多宗之選蒙化訓導未之任卒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一

渾言其理 一層

證緝熙二 字得未曾

有 教學者一

層 舉古聖賢

一層 通體皆是

以經解經 故自深透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夫心苟不放。則何待求。放而求之。談何容易。要須識得平旦之氣。不隨且晝。猶亡。我固有之。非由外繇。故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則如朱子釋緝熙二字。謂緝為繼續。熙為光明。學者果能時時檢閱此心。敬以直內。使此心炯然不昧。便是熙。至於操之則存。時時不昧。便是緝。熙如是以檢其心。豈有求而不得者。古聖賢皆由此存養省察。至誠無息。積而至於仁義禮智。根於心。而時發於外。則心之體用。既全於止至善也。何有此會子獨得孔門之心。傳而子與氏。又有以發明其旨。以教人者也。到此境界。功夫

收合教學 考又一層

實難。學者未能驟至。而不可不有以知之。知之不可不求之也。求其放心。非學者入門第一義哉。於心境理境。確鑿言之。實是中有所得者。南園錢澄希賢希聖之學。易而難。難而易。到底不可畏難。學者入德之方。不外乎此。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二

奕說

廣西州李鵬舉 考齋

或說李子曰。子何其好奕也哉。荒時而廢事。勞力而墮功。置其心於無用。精其術以何庸。且古人有云。以劫殺為名。不仁。以攻取為心。不義。子何獨好之深也。余曰。然顧余非其術之好好其道焉耳。夫奕小數也。而至理存焉。方圖動靜。古人言之善矣。抑未盡其理也。夫奕之為道。與用兵通。古之知兵者。言之矣。曰以正合者。以奇勝。又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兵不厭詐。奕豈厭誦哉。嘗試實之。有如四隅既列。主客攸分。高低已判。勝負未形。而有人焉。能整以暇。好謀而成。或列未成。而預犯其鋒。班超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三

之所以探虎穴也。或勢已盛而遂乘其隙。張巡之所以擇往亡也。或彼所必爭而姑緩之以怠其謀。韓信之所以渡陳倉也。或彼所不意而暗據之以奪其隘。鄧艾之所以入陰平也。或所救在此而反攻乎彼。晉文所以伐衛而致楚也。或所取在彼而故爭乎此。晉師所以假虞而滅虢也。是故胆之性者。或守近而忘遠。志之貪者。或得寸而失尺。意之廣者。或舍己而圖人。見之狹者。或廢百而守一。是故於其所不懼。可以觀勇。於其所不貪。可以觀智。於其自守固。可與審時。於其進取。可與度勢。且子獨不聞謝太傅以賭墅而敗符堅。寇萊公以縱博而

渾肱劉亮
公孫叙器

威燕葡操勝算於帷幄之中。應大敵於談笑之際。又何必煦煦以為仁。子子以為義。況余聊以適情。未嘗留意。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亦曰為之猶賢。敢云君子不器。而必專心致志乎哉。然時不再來。寸陰必惜。獲子苦言。良吾藥石。粵稽古人。東坡之賢。獨不解此。政復雅人高致也。

老子五千言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以為譚兵而作此篇。借奕明理之奧也。而假兵以言。即以兵論而上。下數千年事。已收入一局中矣。雲程識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四

如環乃見文人諧謔之妙才。如袁中郎方許作廣莊也。耦唐汪庚識

源委分明

文氣淋漓
而意味仍
自含蓄細
釋之又足
以破涕為
笑

官海說

李鵬舉

天下之海有四。而其水悉匯於中國。則為官海。海之大。不知其幾萬里也。其源與苦海通。又西達弱水。深不可測。其支由愛河溢為學海。云相傳官海中多珠玉錦繡之屬。能浮槎而往。所獲較經商者輒數倍。故往來者若鶩。馬黃頭郎鄧通。常失足溺死。漢遂封為錢神。永鎮斯海。海上颶風忽起。波濤萬丈。又有夜叉羅刹等怪。含沙射人。凡過海者。必以血食祀之。小心恭謹。屏氣屈躬。惟恐忤觸。猶懼不免。馬得以安穩達岸者。十無一二也。是以山林隱逸之流。視為畏途。終身裹足不敢近。近時海

真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五

藏頗竭。而海關之法愈苛。少有溢取。每賈奇禍。故識時之士。掉舟而返者。所在多有。惟富商大賈。四海之利。漸微。往往退而求諸官海。嘗不惜傾家以游。而時亦有風波之患。然則人之覆溺於斯海者。不可勝道。而乃有終身浮沉不出。如長樂老者。果遵何術哉。

此為據津為寇及營利干海沉溺。不反數輩人說法。若宜海盡風波。則傳說濟川不及范子扁舟矣。雲程識

山林隱逸及識時之士。皆免颶風羅刹之禍。不知其為愛河中人。耶抑學海中人。耶。至富商大賈。傾家沉溺。固非學海津梁所能拯救。然亦有由學海入而流

連忘返。迷失於苦海。漂沒難普渡。奈何。糊唐汪庚註

水者恐我佛慈航亦

真南文畧

卷十六

說

六

八陣圖說

昆明陳繪明齋

諸葛入陣圖。在蜀夔州魚腹浦。壘石為之。縱橫皆八。仿於河洛。綜以易卦。象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門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前列二十四小壘。形如偃月者。乃天衝也。所謂先出游兵以定兩端。而陣中變化。則以天地定位。大將居中。龍飛而奮。虎翼而進。雲從以興。風發而迅。如鳥之翔。如蛇之盤。紆折勾連。元妙莫測。四頭八尾。觸處皆動。戰則為陣。止則為營。千古陣法。無是過也。後李衛公之六花。蓋宗於此。而足以與唐惜乎。昭烈不用。而有號亭之挫也。尤有奇者。劉夢得云。當江水泛漲之時。滇南文學

卷十六 說七

水淨沙明。結句悠然神遠。

雖巨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而先生小石之堆。行列依然。迄今數千載如故。噫。真神也哉。

說理如數家珍。太阿在手。刺刺自如。

大落墨

是太極西。銘正理非。同莊列曠。達

為友人易號隨居說

余應祥

余友有志於為善者。始號惕齋。持之十有五年。而得肝鬱之疾。吾為易以隨居。人曰。易有之。執其隨。往吝。詩有之。無縱詭隨。以謹無良。隨之為義。未必善者。子於是乎。何取。余曰。子之所云。善者何拘。子有心於善。而兢兢為之。其為善也。小而有分數之可名。且其不善之時。乘而不能禁者。交戰雜採。紛紜於彼此。從違之間。幾何不去。善而即於不善。而卒之。艱危桎梏。維繫拘攣之。而不敢不為善。此兢兢為善者之未必皆善。而且至於病。病而不能為也。且而不見夫天之生物。地之成物。乎無端而有。無端而無。贏者毛者。壳者。枝者。屹者。流者。夥者。其縱其橫。其齟其齟。其處其伏。其穿其屈。始之終之。縈之。縈之。衰之。殺之。錯之。揉之。任一氣之卷舒。而莫知所以使天地而一一為之。則三年而成一葉。力有不勝。而為之亦難。惟其不物於物。而無物之不物。乃能隨物之自物。其物而天地因以物其物。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吾友奉此以終身為善。其將進矣乎。一首頌蘇之文。南園錢禮。

卷十六 說八

八

義田說

陳封舜

封舜字未詳鎮南州人雍正乙卯科舉人官知縣

何以聚人曰財。況聚族乎。余家自始遷祖均祥公。以軍功授州倅世職。繼繼繩繩。十有六代。蓋四百年於茲。鎮南稱望族焉。子姓繁衍。析產而居。榮枯豐吝之殊。致亦勢所必然也。夫天下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詎以祖宗同氣。數百年休養生息。噢煦而貽謀之親。親願隔膜視之乎。今幸博一第。食祿皇家。握百里之符。慚無報稱。按九族之譜。時切解推。且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九

雞和貧瘠。十居七八。而陳氏宗族。竭蹶於餬口者尤多。從來孫叔敖之子。不免負薪任彥升之兒。至於衣褐路。人悲之矣。用是蒞陵四載。存節養廉。六百金封寄來滇。置田百餘畝。歲可收租五六十石。計本族遠近約二百餘口。小康者不必急需。食力者勉強自贍。其貧窶艱難者。不及百口。議於每歲四月初十日。恐悞栽種。十二月二十日。恐難度歲。開倉接濟二次。大口十六歲以上。一人分穀三市斗。小口十五歲以下。半之。老病孤寡則倍之。大槩一年必需租穀三四十石。目前力不充裕。欲速反不成功。定於乾隆十七八九年冬。散一次積。至乾隆

二十年以後。四臘兩月。照數相濟。可以源源不匱。雖屬一杯之水。莫救軍薪之火。然而田飛白鷺。無策以糶土。牛鄰獻椒花。乏術以送窮鬼。假此升斗。聊濟燃眉。我本

支之老成者。其曲體而助理之。古文而多排偶。未免釋氣。然事則千古不朽。張惕庵先生已登之雜錄。因收以為鄉人矜式。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十

春秋經說

流寓倪 蛻蛻翁

即指伯禽
以後弗皇
以前之史
而言至當
不易
此段言夫
子所修之

春秋係自
隱桓以至
定哀時事
揭出述而
不作大旨
深合聖意
疏解筆削
二字以是
非子奪歸
之史臣此
聖人所謂
知我者其
准春秋乎

春秋者魯史之舊名。周公之遺典。自伯禽而後。弗皇以前。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載焉。魯為秉禮之國。史書較列國為最優。天下以為觀法。故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申叔時論傳。太子曰。教之以春秋。凡此諸文所說。皆指春秋之已成書者而言。至隱公而下。世道衰微。官失其職。列國之風不采。本國之史無徵。赴告行言。藏於故府者。詞命繁蕪。簡牘散亂。夫子憂之久矣。適獲麟之是感。慨大道之不行。於是與左氏史臣。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七

提唱入神
議論亦發
前人所未

發明左氏
得失燦如
指掌

連環照應
一唱三歎
中有無限
妙義不止
收束嚴密

千古鐵案
豈止懸之
國門不易
一字

會謂聖人之心。如天如地。而忍為之乎。此夫子修春秋如是矣。至於左氏魯之舊史。受學聖門。又親與修經之事。見夫子因策書成文。上明王道之正。下備人倫之紀。一遵周公之制。以為後世之法。然其發凡言例。史書舊章。學者未能悉會。所以博採簡牘。眾記作傳。釋經舉凡。隨例所發。裁成義類。皆證夫子述而不作。竊比老彭之素志如此。非謂出於夫子新意也。然已於解經不合處。未免有揣摩而曲為之說者。後儒紛紛焉。能免於臆測也哉。惟知春秋原無成書。夫子纂修而為史。其策之所無者。聖人不增也。策之所載者。聖人不改也。至於應去。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七

應留為非為是。聖人一出於至公。而無所容心也。傳則求諸簡牘。證以傳聞。雖主釋經。小有異同。讀者固不容執簡以例經。亦不可尊經而廢傳。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非左氏傳不能盡知之。而謂其可廢也。與哉。以述而不作四字。掃除一切曲說。其論左氏處亦允當。與朱子意見相合。是為善讀春秋者。

引經斷獄說

倪說

凡以儒術飾吏治。往往有引經斷獄事。然獄貴得情。經宜切證。若有絲毫未合。即開比附出入之門。反不如。悃悃無華者之質而不文。但使刑當其罪也。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同凡人。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愚按繼母之得稱母。以父故也。繼母殺父。與父義絕。不得更有母道。即同凡人。復惡報讐。義所必蓋。何得當以大逆哉。此與文姜之於莊公為親母者不同。

漢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三

同。胡康侯曰。狗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左氏云。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然則孔季彥之斷獄是也。其引經非也。

有此識見。方可說經。方可斷獄。脫翁學問。直可與漢庭老儒老吏爭席。

土官說

倪說

邊徼多有土官。子孫世守。蓋亦由來舊矣。漢唐宋時。無分流土。當朝臣一例。而其銓敘轉遷。稍稍殊焉。自元及明。分流判然矣。雲南土官。大小俱備。漸就裁改。所存無幾。而世每謂土官家。爭殺淫縱之為。悉屬邊蠻。冷氣天。固不與之以善性者。芟夸而刈殺之宜也。雖然。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古人言之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左傳所載。諸侯卿大夫家事。豈不有甚於今日土官家所為者乎。齊魯鄭衛。豈是邊蠻。而其驕淫殺奪。無所不有。蓋非太公康叔貽謀之不善。亦封建世官之流弊。必至於此。

漢南文畧

卷十六

說

十四

極者也。故譏秦之廢封建。而立郡縣。為非計者。誠迂儒矣。然而雲南內地土官。消磨亦易。暴橫不法者。叅劾而去。老病死。死者。停襲而免之。苟有賢者。薦而達之。與流官一體陞遷。如此二十年。而土官皆可以盡矣。既不。利其所有。而起意驅除。又不坐之無名。而恣情斬殺。春秋代謝。一循天則之自然。又何有恩怨之得生於其間哉。獨是相鄰交細。各司。仍須羈縻繫屬。不宜輕有改更。亦非謂其尾大不掉而虞之也。特以地居荒遠。瘴癘特甚。設流官。不諳風土。立防兵。難免瘴病。運糧米。又恐勞民。即其渠帥而用之。此固諸葛武侯經常簡易之宏謨。

也。

籌邊良謨足見蛻翁經濟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五

聲說

蛻

天下有無形而有聲者矣。未有有形而無聲者也。天無聲以變而聲地。無聲以震而聲水也。激之而聲石也。裂之而聲風。感於木鬼。憑於物。雷奮於陰陽之摩。戛震蕩亦莫不有聲。下而至於雞鳴犬吠。雨剝秋蟬。雖其洪纖清濁之不同。而其為聲一也。然而靈變無窮。參天兩地。揚之則鸞鳳游霄。抑之則煬和抱德。獨得元和正始之氣。以合於溟漠。不同於物。物之聲者。惟人聲為然。耳人固天地間物中之一物。我亦天地間人中之一人。夫既為天地間人中之一人。又豈獨無天地間聲中之一聲乎。雖然。聲之為道不一矣。蓋有能小而不能大者。蠅之薨薨。蚊之嚶嚶。是已。亦有能大而不能小者。虎嘯而風生。龍吟而波湧。是已。噫。能大而不能小者。其惟洪鐘乎。大叩則大聲。小叩則小聲。我將為蠅翼蚊喙乎。抑將為虎嘯龍吼乎。以造化為冶。而無萬石之銅。以陰陽為炭。而無百煉之工。則聲之為聲。其視物物亦若是而已矣。已亥秋。蛻道人遊於若水之津。有西行詩一卷。是一聲也。為聲說以引其端。

亦胎息韓文離騷而能自出機杼故妙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六

雷說

倪蛻

劈。歷。金。氣。也。其。音。商。故。迅。烈。或。致。害。物。雷。土。氣。也。其。音。宮。故。餘。聲。鈴。鈴。而。生。物。又。東。方。之。氣。為。雷。故。雷。靈。又。全。體。屬。木。雷。必。有。火。子。母。之。相。生。也。靈。亦。有。火。夫。妻。之。相。應。也。雷。之。擊。物。也。木。為。多。蛇。蜈。蚣。皆。木。虫。也。雷。每。從。之。方。分。類。聚。之。義。然。耳。雷。靈。之。後。或。得。石。如。墨。如。斧。者。曰。雷。墨。雷。楔。此。陽。光。散。而。陰。氣。凝。之。則。聚。而。成。形。猶。是。隕。而。為。石。者。也。夫。雷。為。生。物。而。設。不。為。殺。人。而。設。因。雷。出。地。中。人。或。觸。之。死。耳。朱。子。之。言。是。也。然。謂。正。人。所。觸。雷。自。委。曲。以。避。之。邪。人。則。無。須。避。故。死。也。夫。雷。乘。乎。陰。陽。遊。於。冲。漠。何。所。容。心。而。有。委。曲。之。避。與。否。乎。今。夫。斃。於。雷。者。平。原。曠。澤。為。多。而。井。邑。稠。集。之。處。恆。少。豈。井。邑。多。正。人。而。原。澤。多。邪。人。耶。似。未。然。也。蓋。陽。氣。遏。抑。於。地。下。必。奮。迅。而。出。升。天。為。雷。井。邑。中。穿。鑿。擔。挖。不。少。陽。氣。開。泄。甚。多。雷。不。於。其。地。出。人。不。於。其。地。觸。矣。王。充。曰。雷。太。陽。用。事。陰。氣。脅。之。陰。陽。互。爭。則。相。激。射。為。毒。中。人。則。死。中。木。則。折。此。言。是。矣。譬。如。冶。鑄。大。火。時。苟。有。以。水。沃。之。則。火。氣。激。烈。必。有。轟。聲。其。氣。中。於。人。物。可。以。死。傷。此。陰。陽。之。事。非。正。邪。所。生。也。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如。此。則。鈴。鈴。和。聲。五。穀。豐。熟。而。物。無。昏。札。烏。在。更。有。井。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七

邑川原正邪避否之論也哉
 精理名言得未曾有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六

蜉蝣說

倪說

乙未春有華嶽之遊。與客同泛漢江。見蜉蝣蔽水面。客曰。朝不保暮。營營何為乎。余曰。窮通壽夭。離合悲歡。人固如此。虫亦宜然。故雖一瞬。亦千秋也。客曰。可得聞乎。余將備言之。而子備聽之。夫萬物出於機。入於機。陽春扇和。蠢然羣動。大知小知。大年小年。物類固不齊。而不能不營營者一也。今蜉蝣雖細。而其翼而飛者。振而舞者。遊而逐者。子而育者。食而嬉者。尾而接者。是亦分羣命之微。盡一朝之樂。然而水波激。則蕩於厓。而枯矣。鳥鵲啄。則葬於腹。而膏矣。蝦魚伺。以供朝饑。田父羅。而擁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九

禾黍此中道。天而不得盡其亭午之餘年。其幸而得免者。與人之享期。頗無以異矣。雖欲不樂將安求乎。且人之視蜉蝣。似晨朝為瞬息。苟冥靈大椿以相較。則人又奚異於蜉蝣乎。今以人之營營。而笑蜉蝣之營營。又安知無冥靈大椿笑人之百年。等於蜉蝣之旦暮乎。況吾與子聚散偶然。死生倏爾。而世網牽纏。迄無甯晷。其不中道夭於疲癯跛躄。亦幸矣。尚敢笑蜉蝣之營營乎。哉。客無以應。起視江中。蜉蝣絕影矣。

本子 瞻寄蜉蝣於天地句衍成妙文全學南華筆意

紫葳說

倪說

夫紫葳小草耳。蔓於地者不盈尺。得喬木而附之。則高與之等。且頻頻花。如鳴得意。或者曰。物可以不知所附。哉。奕奕英。粲凌霄。榮。嗚。人盡仰而望之矣。不亦偉哉。嗟乎。大風有隧。勁草斯森。與其紫葳之善附而高也。毋甯蓬蘽之弱而能自立耳。

文品當在柳州半山之間

滇南文畧

卷十六

說

三

明

銘

太元宮銘

太和 李元陽 中溪

鶴山四迴元氣結。晞光洞開氛祲截。太素神僧入其嘔。飛錫一卓洪滔竭。至今后土雷靈穴。揭來遺篋頌愚媿。膏肓弗脩祈饗絕。電雷威有為民暨。誰其籲天聲嘔咽。周侯欲滴心頭血。構宮妥聖神天列。樓閣蒼然冠嶽泉。勝事難成勢中輟。仁哉鄰伯完其缺。參贊江山賴賢哲。兩侯相繼成峻烈。靈祇垂鑒應無替。時有卿雲含藻悅。候氣調和賜雨節。疆場人民無天折。黍稷年年奉權悅。

滇南文畧

卷十六

銘

三

金堂石

而芳潔

古健 靈祇垂鑒以下六韻竟可截作太元宮降神

樂

國韻

銅雀碑銘

趙元祚

物一真者。洵泥有光。人之偽者。疑塚茫茫。老瞞不如瓦。

口積墨流輝世所藏。

著語無多極森嚴。極奇橫必傳之作。

鐘銘

倪 蛻

人音希聲。小器易盈。曷不用大發之長鯨。亦既試小拂。

明心見性之言

巧不傷雅

靈天矯 一氣呵成

簡峭

精敏雅諳

以寸莖厥大維何。蕭韶九成小亦可喜。鸞鳳和鳴如金。如玉宗廟朝廷。爰虛爰浮。素琴金經。晨宵一叩。穆然太清。雍正歲丙月己日庚。金大相協鑄於昆明。楔高老蛻。乃為斯銘。

精宮

雜器物銘

倪 蛻

盧先生一片無腸。而有時死灰稿木好事者。或指之為商彝周鼎。或貴之如堅金璞玉。而先生若郵若泆。亦且和其光而混其俗。座上人曰。居之安平為福。盧壘。我目不自。我足不擺。固亦無庸資明以拄。輔窮於拐也。

滇南文畧

卷十六

銘

三

然而登高山。望遠海。騎飛龍。遊杳靄。超然於無何有之鄉。其亦有勝任而愉快者乎。靈壽杖。

謂其方也。圭角不露。謂其圓也。廉隅自尊。其節霜厲。其質玉溫。蓋真人之息以踵。而吾以為有尊足者存。方竹。輯之藏之。其光彌耀。磨之泯之。其德彌劭。靜默自持。君子壽考。發為文章。物華天寶。碩。

柔而有剛。使曲而有直。致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藤杖。

清而明。靜以深。絕垢累。無塵侵。爾鑑其貌矣。胡不鑑其心。古鏡。

清而明。靜以深。絕垢累。無塵侵。爾鑑其貌矣。胡不鑑其心。古鏡。

節已破矣
願之何益
金人三編

切而不滯
舉而不倦

集成句亦
覺自然

不垢。拂何咎。垢而拂之亦已。垢衣拂。

慎。慎爾手。惟不苟。故不朽。筆。

春在。紫壺中。少許勝多許。淵嘿而雷聲。用汝作霖雨。

調章

真氣自昇。願言則曉。其樂融融。陽氣和利。

審乎。之紀。累妙之門。映而已矣。蕊蕊芬芳。

良為鼻氣之宗。問思曉。山翰窮。三首皆集成

妙論無相。塵落天花。雲淨雨布。蟠木流沙。如意集

明

頌

漢南文集

卷十六

頌

三

敬所頌

太和楊士雲

遵道往哲。德也天同。倚歟何其。作聖有功。日欽曰祇。日寅曰恭。惟此厥居。萬應攸宗。周有太保。克迪前蹤。細行必務。大德聿崇。後先格王。寔自厥躬。敬所一言。萬古心曾肆。我相國實。似召公學。宿乾惕。德茂淵中。迺銘于心。迺扁于宮。神鑒在聽。雷震在聰。匪直肅外用。閑我中維。身之基。維善之叢。踐歷合極。日邁日隆。爰發其藏。妙用顯融。於時幹國。於時亮工。於時迓和。燕及壤穹。裴篤嘉績。配彼元公。大哉斯所。鴻號無窮。莊雅

國朝

三瑞頌

倪 玘

嘉禾。孔穎達云。天下和同之象。功必在於為政者。百穀惟禾。得秀最靈。爰發木德。聿收金行。袖由袖。穰穰。穰。禾乃苗矣。勾芒有稔。泥泥其葉。比列而棚。彭於二之日。耘耔經營。白藏入候。厥露英英。黃雲被隴。實堅實盈。田峻至喜。來告禾成。豈惟告成。瑞穀是呈。或異畝同穎。或連幹互莖。歧无七八。穗亦合并。兩聞玉山。木禾所生。彼說誕幻。敢以為稱。於惟唐叔。為政和平。嘉禾奕奕。彰此德馨。周公作書。時乃大亨。幽風無

漢南文集

卷十六

頌

三

逸穆然風清

雙蓮。周濂溪曰。蓮花之君子者也。德不孤必有鄰。

嘉應見焉

蓮之為花。其名菌菴。含章有譽。嘉氣所感。虛中特立。無庸無謂。蓬蒿之風。冷然而善。丹顏自醜。玉德不掩。臺閣峩峩。佛座冉冉。忽呈奇祥。雙苞並戴。兩旌重纓。光色閃閃。有鄰不孤。其德斯顯。吾聞華山。玉井之產。藕維如船。比德則淺。濂溪一言。為世所罕。君子人與。令德憲憲。彩雲。韓魏公唱名彩雲。見蓋斯瑞。方岳大臣出也。泰山出雲。膚寸而合。代天宣化。元功翔洽。唐虞大臣。皋

夔稷契景星卿雲。虞歌相接。今戊申冬。萬年聖節。五
華之山。鵝行班列。蓮綻雲蒸。其光熠燿。亦烟亦霞。
非華非葉。錦落天孫。毋煩張設。日之方升。霽霽霽。如
臣輔君。文謨武烈。吾聞天言。赤城載業。曾不崇朝。豔
飄。惟韓魏公。奇徵人傑。天保定爾。光華大業。
三頌似爲鄂文端。而作惟文端足以當之。

明

贊

楊士雲

於齋維石。維我少師。匪名則然。實玄厥思。貞豫之介。微

真南文卷

卷十六

頌

贊

彰必知。敦良之止。動靜以時。我儀圖之。誰其似之。帝賚
者。傳天降者。伊金礪。是用阿衡。是資以今。揆昔公何讓
斯。爰究公學。孰窺厥元。養孟之剛。鑽孔之堅。浩然塞中
卓爾。立前誕敷。厥施體備。用全若玉。在山若柱。在川澤
及庶物。功成補天。坤維坐奠。坤軸立旋。暨茲碩膚。齋中
出焉。崧嶽可配。琬琰可鑄。願公允留。作周孚先。
堅老

國朝

贊

徐復園教子讀書圖贊

倪說

射策決科也。而何以僅中乎。副車策名筮仕也。而何以
屈跡於丞簿之區區。然則文章固未竟其用。卽經濟亦
但露其粗。奚況枳棘之路。不任馳驅。太行推轂。備歷艱
虞。於是人營什一。鬼笑揶揄。夢不協嚴陰之築。老何堪
世上之屠。又豈敢矯矯雲中之鶴。蓋將爲泛泛波外之
鳧。爭何爲而濫瑟。彼有意以求。爲廿年蓬梗。萬里塵途。
贊九流其十矣。溢四民而五乎。遊秋風而獨寫。增歸思

真南文卷

卷十六

贊

贊

於尊。爾爾其不微。讀書之無益也。乃欲依然教子以讀
書。遂爲之歌曰。松夭矯兮龍據。風繚繞兮雲舒。坐文石
兮飄華裾。物不我貴兮。木石與居。邈世無悶兮。還東吳。
有子能讀兮。其樂何如。先寄我志兮。托爲斯圖。
天矯不羣

襄陵張枚臣折柳圖贊

倪說

長歌可以當哭。遠望可以當歸。吾固知其意之有在。而
不必問圖之是與非也。車幾輛。馬幾匹。道傍觀者。泣下
沾衣。而不見之依依之歧歧乎。彼歸化寺前之柳。當吾
與子來時。拱把之枝耳。今且以手約之。已益其十餘圍。

矣樹猶如此能不扳條俯仰而唏噓也哉樂莫樂兮新
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吾將按圖以想泚筆而思蓋其
淹然而往者尚如斯則其毅然而去者未可知於是瀉
酒如池崇肉如坻而為子且唱鷓鴣之辭
纏綿悱惻勝讀唐人送別諸曲

畫蘭竹贊

倪 蛻

維蘭之香維蘭之有為世所知亦蘭之偶遂慶蘭逢乃
茲蘭醜蘭乎蘭乎含章自守

外圓中通苟無高節則將與蒿萊藜藿同矣又安能捐
明月拂清風拔百尺之鱗甲而號籜龍也哉竹不花花

滇南文集

卷十六

贊

三

斯敗君子安節以為戒

二贊小中見大亦直截亦含蓄

此種文字
前得不謂
之從左國
中出來

明

引

民事錄引

楊士雲

賈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
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
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是謂之善
政謂之養民民事錄錄崇十業戒用休也錄懲九蠹董
用威也錄諸圖詩勸以歌也錄憂職思遵彞憲也錄詢
往跡取善周也錄增五事加潤澤也錄箴解記以身率
厥屬也反覆申告先後甲庚變佚為勤期底於績六府

滇南文集

卷十六

引

三

可脩三事可和九功可敘九敘可歌有弗休休者乎威
威者乎於戲茲聚峰先生篤於教民者也於戲豈獨可
教一方也已作民事錄引

禺山文多摹子宏山文多鑄經故自較勝一籌

嘗謂秀才
二字最難
當介石先
生將訓導
二字分斷
得如此鄭
重思之良
然

天下仕人
甚廣坐此
敗名者何
限

事事克己
便是聖賢
學問

進修日程引

名山在
丙作

文祖堯

祖堯以南荒鄙人濫竽名庠訓導。每清夜自思官何以
訓導名也。得勿欲羣諸生而訓誨導引俾各德業進修。
而後厥職無忝耳。願合一學之諸生。羣而訓誨羣而導
引。談何容易。即在香碩。猶難稱職。矧德涼學淺如祖堯
者。而可輕言哉。雖然祖堯不能以德行學問為諸生模
範。願學前輩之砥礪德行。磨礪學問者。以其為模範。乃
取了凡袁先生善過格及洱海巡道馬公課士合程。併
為一名日進修日程。每生散給一册。按兩月一稽查。年
方衰邁及有疾病者。勿問其餘。均期日有日就。月有月
進。南文畧 卷十六 引 三九

文心道心
無不婉至

之長而曲為隱諱。質之以德愛人之君子。必不其然。諸
生當共勗諸所有條例。開列如左。

顧名思義。以盡厥職。凡有司鐸之責者。不當如是耶。
此朱子所謂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
以來實學之士者也。非是則廣文一席。為贅疣。真無
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三

此所謂教
之則為士
官之則為
吏鈞此人
也

慷慨淋漓
唾壺可碎

儒學日程引太倉在內作

文祖堯

日程必書儒學者別異學曲學也異學則無裨於綱常
倫紀曲學則無當於天下國家惟儒學則道在人倫教
垂經籍上可整綱肅紀下可易俗移風其有關於世道
人心也甚鉅故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即首建儒學
設官分職以董之令多士就其約束日從經籍中講求
夫倫理一時列在宮牆者官明此以淑士士明此以自
淑經義博通彞倫攸敘未離圭竇已足為鄉曲之儀型
見之服官自能以經術飭吏治以軌物端化原克致夫
齊治均平之效是以當時之天下閭巷咸悃孝友之風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三

有未明則與祖宗建學育才之意大相悖戾溺職之罪
將安所逃矧度司百寮或禦侮或徵輸或刑名或奔走
罔不各供乃職以仰報朝廷惟是教職獨泄泄然漫無
所事朝廷亦安用此職為哉爰與二三同官協恭共事
採集先儒各功過格重加參訂並讀書規則纂為日程
復獲觀證人社約及遷改格較諸格尤為精詳並補集
於內名為善過格蓋合前後諸格之名以取遷善改過
之義正將發梓忽值先帝升遐天地震動人心沸騰時
事孔棘不遑舉行今幸皇上登極國運中興正士人實
力躬修以期大用以圖報仇雪恥之日謹將日程合諸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三

草野亦識君臣之義風俗正反側消職此故也迨至晚
近此學不明不特官不能以約士士亦不受官之約悠
忽者既壞於因循曠達者或流於誕放即矯然以豪雋
自命亦惟是採春華忘秋實奮精神於帖括冀邀青紫
而經義彞倫之學未嘗過而問焉雖其中以綱常為己
責亟力躬修以天下為己任留心經濟者自不乏人然
而求什一於千百又落落如晨星矣無怪乎倫紀日頹
風俗日壞天下岌岌鮮甯宇也祖堯日擊心傷匪朝伊
夕茲承乏婁庠謬膺董教之責每清夜自思厥官雖卑
厥職難稱通庠多士縱文藻日盛如經義彞倫之學稍

國朝

旌忠小引

傅為詩

現勇鬚眉如
義烈動天
地難得從
容部署著
著爭先

此舉更非
常人所能

前明宛城同知楊公諱以成者吾滇潯江府路南人也。性端方有勇畧以明經為黔貴陽府通判分駐畢節衛。績勞久著陞同知仍官其地當是時奢酋犯安順賊亦乘閒披猖動以數萬臨城先生密書告變先事網緲滇撫發兵援勦先生鼓勇督戰身先士卒生擒叛目徐黑乍於畢節城外賊眾望風披靡斬獲無算旋以奸吏內應賊復聚眾圍城相持日久先生度勢不能支義當死守令吏乘夜取徑達貴州歸印藩司比城陷先生先投縲不死賊擁逼入營先生厲罵不屈賊遂殺其家口十三人時伊弟以榮同在圍中先生復乘間密書五紙具言賊中情形連兵協勦計日可滅狀使弟潛行入滇赴告至散納溪為賊所得奪其書殺之先生遂被害時天啓二年也事聞贈光祿寺卿廕一子建祠祀之蓋其忠義之氣根於天性故臨難不辭致命遂志比之張巡嚼舌穿齟顏真卿握拳透掌英風義烈髮髯畧同今其曾孫進士天恩居京師念其祖大節願得大人君子一言以光先烈夫發微闡幽儒者之事况孤忠亮節如公諒為士大夫所樂道也詩等謹屬梓里敬敘其事以乞言焉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詩

焉

如讀段太尉遺狀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吳香亭
惟忠孝節義人作忠孝節義文字更有耿光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詩

錄句錄字
色色高古
卓識確論

歷數古人
荷友同心

句法卓鍊
有光
反振有力
接軸緊

藏書引

傅為記

制作至周極盛。經夫子刪定。剝瑕礫。舉蕭稂。而學術始
一。秦火則書之厄也。漢興搜羅百年。存者半亡。亡者亦半。
撥聖鐸於灰燼。啓賢關於馬歇。斯文未墜。則武帝之功。
也。當是時。稽古名儒。若田何。伏生。高堂生。申公。毛萇。輩。
傳習授受。各有師承。故漢有註疏。宋有經解。迨明有甘。
一。史則充棟連楹。若夫諸子百家。愈積愈繁。難以窮詰。
矣。稽古藏書者。周則晏嬰。惠施。漢則桓譚。蔡邕。曹會。魏。
則李詒。晉則張華。唐宋士大夫。喜藏書。而李泌。孟洪。為。
最。明末虞山某。搆書百萬卷。在古無有。滅於絳雲。一火。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書

此藏書之大畧也。子家駒町臨邊微。販書者皆舉業文。
字。如經史理學。儒書子書。無有也。通籍後。居京二十載。
購書二萬餘卷。兩次載歸。朝夕誦讀。又慮散失零落。乃。
次第編目。一經。二史。三理學。四詩文。五雜集。六名帖。題。
其廬曰藏密。所謂百聖影徂。千古心在。豈直居為奇貨。
亦貽我來葉矣。省視暇。與古人周旋一室。案奉紫陽遺。
像。懷若嚴師。不敢暇逸。借以收攝身心。敢於博洽炫俗。
或至於繼繼承承。無忘燕翼。則在後之人。焉苟慢遊。是。
好。欲縱是作。不念吾二十年搜集之苦心。千萬里載歸。
之雅意。與夫錄殘補缺。丹黃甲乙之手跡。或不戒五厄。

苦口苦心
文情則極
樸茂

再提再頓
總是見道
之言其照
應入手處
所謂文成
法立也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書

或他人是有。則不孝莫大乎是。又或徒存牙籤。終年不
一省覽。與塵埃蟲鼠共散於故箱敗篋之中。以至磨滅。
而不可收。拾猶之不孝也。昔姬公朝讀百篇。孔子韋編
三絕。仲舒有下帷之苦。子政傳校書之異。楊雄自奏不
學卒業。石渠王充。食貧好古。觀書洛陽。又如向朗。課籍
江泌。讀月。曹褒。懷筆。劉峻。燎麻。難以毛舉矣。夫周孔聖
人。猶遜志時敏。矧惟下士。甘心撥落。彼董劉楊王諸君。
子號稱博雅。重當時而名後世。學何負於人哉。嗟嗟不
學之徒。任未謂之行尸走肉。韓愈譏其牛馬襟裾。或云
將軍之負腹。或云視肉與撮囊。可不為大哀乎。覽者可
以憬然悟矣。藏書之法。並錄於後。乾隆己卯立夏日書。
考李實四時月令云。五月濕熱。蠹蟲生。書自是月以
至七月。百日內宜三度舒而卷之。又須天晴日朗。曝
於大屋之下。涼風之處。不宜見日。亦不宜陰雨。曝必
令乾。萬不可乘熱氣而卷之。蓋熱則生蟲。濕則速也。切
記。
古云積詩書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然子孫縱不能
讀。亦不可不積。以貽之。謹齋先生藏書籍。以收攝身
心。而反覆叮嚀於束書不觀。以致磨滅之不孝。其垂
教深矣。吾人皆當奉為箴銘焉。

傳旨耐思

宛然南華
筆意

一波不平
又起一波
乃爾
文心之妙

暨義既精
筆亦振拔

讀莊子內篇通說引

倪 蛻

秦漢而下至於今。說莊者蓋無慮數十百家。山鳴谷應。羣響畢臻。至有謂非郭之註莊。乃莊之註郭者。諱殆矣。王子猷肩輿徑造竹下。嘯咏移日。致誠高矣。及問主人而始誰。固不若脫粟布被之自公孫門下也。吳人譙鐵。匡酒半。復有鐵匡。至姓氏衣冠。無不鐵匡也。人咸詫之。鐵匡從容語曰。觀子之才。自足取名於天下。奚用假號於僕為。其人笑曰。子知天地不貳乎。鐵匡不一乎。子而說子之鐵匡。而後人者。子假我乎。我假子乎。我一鐵匡也。子一鐵匡也。其一也無辨。其不一也亦無辨。夫鄭昭

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引

宋聾其不假道一也。藏穀亡羊。又豈以挾策博游異乎。資瞽者之言。相師之道也。階而席之。席而階之。不乃益之以味矣。循河而東。必至於海。我亦奚塗之是求乎。以河為循。雖有他道。不敢出也。然則止於內篇之七者何也。蛻翁曰。向平禽慶之縱游。期於五嶽。五嶽登而天下之山舉矣。甯必山山而為滄蕩恣睢轉徙之遊也哉。吾將與夫聞鐘聲而思鐘。肉者為之一叩蒲牢焉。迦葉拈花。世尊微笑。具此慧解。方可讀莊。

餽第四引

倪 蛻

餽者何。置食也。貯食也。頓之於器曰置。集之於中曰貯。其實一也。出之於已。采之於人。皆是也。用以自奉。用以奉人。亦是也。菜我餽也。果我餽也。雞猪魚蒜。我餽也。甘酸苦辣。物物可餽也。肴核我體也。据拾我。用也。厭飲我化也。烟雲溪山。天地之餽也。經史子集。聖賢之餽也。我嘯傲乾坤。而枕藉書傳。以文章花鳥。為餽也。無適而非餽也。謂之餽可也。謂之非餽。不可也。此其所以為餽也。妙義環生。非徒涉筆成趣。

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引

起一段有
黃河落天
之東海之
勢

愈逼愈緊
信者當
知警悟矣

以培地靈
說出許大
關係擅一
篇之警策

國朝

募引

重修青龍寺募引

安甯段 昕 浴川

今天下需財亟矣。而財之絀也益甚。上而長吏。次而薦紳。以至士農工賈。諸人所日謀措者。求磨其一身一家。而猶不足於供。少有興作。卽攢眉捉襟拮据。焉狀今乃欲分其甚絀之財。以興可已之事。不惟予之所不忍言。亦西方諸聖人所不樂聞也。或曰。種善緣者。有福田利益。在夫置父母妻子衣食之用。而爲寂滅之教。增有爲法。是名爲愚。捐有限之物。而希不可知之利。是名爲貪。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堯

子方欲破人之愚。醒人之貪。而乃作爲語言文字。以誘人。施捨是猶揚湯止沸。而益之以薪也。具佛性者。實應且憎。而又何青龍寺絲簿之。芟芟者爲。然予考之郡誌。應乎石門。則青龍寺之修。非以希福報。蓋以培地靈也。安甯爲滇西首邑。山川秀爽。甲於南中。科名之所以盛。風俗之所以淳。兵燹之所以不灰。燼水旱之所以不化。離者。實有地靈。嘿相之。而地靈之勝。則以螳川之濛洞。蟠曲有以蓄一郡之氣。而爲之襟帶也。然能砥昆海之瀾。扼石門之項。而鎖鑰螳江。則惟青龍寺。實扼其吭焉。寺之興廢。其所關豈不鉅耶。寺創於元。修於明。其名青

斬釘截鐵

活相

龍說甚誕。今以歷年久遠。殿宇傾於風雨。廊廡壞於鼠雀。金碧沒於塵網。失時不修。不至委於芻牧。牛羊不止。是無以培一郡之勝。而坐視古蹟之頽廢也。寺僧欲任之。而力不逮。因乞予言。誘之子。謂修廢利。則可已。而培地靈。則不可已。分一家之囊篋。以希後福。則財之絀可慮。合眾人之錙銖。以襄善念。則財之聚不難。況近日郡內山川名勝。凡可以供游眺者。無不巍焉煥焉。以侈前人之觀。而娛遊人之目。況此鎖鑰螳江者。而乃言財絀耶。則是予所不忍言。或卽人所樂欲聞。亦未可知也。遂援筆書之。以爲之導云。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學

通體充暢。力爭上流。正是作者善於占地步處。

募修羅次圓覺寺引

羅元琦

去縣治東南十里許。為圓覺寺。重岡迴抱。寺隱山陬。其
由來舊矣。予在途往還。嘗指詢其地。欲涉歷。未遑也。乙
亥仲春。趙生昌劉生文秀。告予以住持僧圓增。矢願興
修。丐余敘厥顛末。募四方以共成之。予惟緇流陋習。莫
甚於持簿踵門。其實舌底裝嚴。半化為空中樓閣。此有
識所共嗤。而予備員贊宮。觀泮壁之湫隘。缺畧正圖。所
以繕理而葺新之。方蒿目焦思。自營吾分內之。不暇而
暇。為豐千饒舌。張皇龍象之虛冥。以糜物力也。耶。余固
辭。二生請益力。且備述是僧操行堅苦。不忍數百年古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望

剝蝕。落於風雨榛莽中。必欲宏茲鹿苑。使西來一燈。迴
光返照。予乃瞿然曰。允若是。是又吾輩所當器重而許
可者矣。今夫剽其名。昧其實。而怠若事者。彼視夫殿廡
之類。做棟宇之飄搖。漠然不介於中。直以為傳舍焉耳。
求其返始。尋源。憬然於本根之所自來者。吾儒中指不
多屈。茲僧獨恪。凜傳衣。拄錫。茲地。遵法界荒涼。饑窮窮
縮之會。毅然以恢復。是任。是則可風也。檀那中甯無願
力。宏深。結淨土之緣者乎。有志者。事竟成。知貌座雙林。
重扇宗風於鷲嶺矣。行見寸銖累積。布地成金。彙廣種
之福田。培蓮華之雅社。異日名藍。聳時。塲開。選佛。子選

勝尋幽。倘一經過其地。瞻梵宇之輝煌。或較麗於宮牆
之輪奐。方赧顏汗媿。而又烏能訾議其後也哉。然則是
役也。雖無當於子之初衷。而實足為世之曠業遺本者。
勸且有所警於予也。遂諾二生之請。書諸簡首。以貽之。

浮屠持鉢。每借利益。福田以誑惑愚人。此獨取其以
恢復舊基為一切。偷安者。勸較昌黎之文。暢序更翻
進一層。總之皆儒者立言之體。其筆力亦足相倣。作
佛教序一字不肯假借。仍是自作議論。識見高人。數
倍。贊筆山

重贊序而輕寺院。固吾儒占高地步。處迨衷其請。諒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引

望

其心明其寺之不得不修。則使閱者動念而功易成。
此又智者圓通肆應之道。然終同護始念。使人知輕
重之別。予曰敬鬼神而遠之。其此之謂乎。楊鏡湖
現宰官身而為說法。詞婉義嚴。直以釋氏之慈悲行
吾儒之斧鉞矣。

因端竟委
獨見其大

入字定論

道盡今之
學者病根

是朱子一
全真本領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序

楊一清

儒者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用則經緯天地參贊
 化育以康濟斯世斯民垂教立則傳之無窮六經四書
 如日麗天凡有目者之所共見去聖逾遠正學日以湮
 微濂洛諸大儒起而闡明之至紫陽朱文公先生集諸
 儒之大成其所傳述有功聖門與六經四書並傳天地
 同為悠久矣前輩嘗採葦先生答問要語為經濟文衡
 有前後續三集板行已久字多漫滅總督遭運都府沈
 水李公謂其傳不廣出所藏善本屬淮安知府西蜀趙
 君俊重刻之同知楊君哉通判羅君肩衡推官塗君文
 瀆兩文畧

卷十六 序

星

祥威與力焉都府以書徵予序夫先生之文布在經傳
 括天地貫古今窮事物之奧極鴻纖之變吾儒當會其
 全豈文衡可得而盡耶顧今之學者未仕局於舉業仕
 則奪於職守讀書窮理往往有遺力焉是書鉤元撮要
 自道德性命之蘊以至薄書名例之細具載乎其中於
 是玩索而有得焉明體達用之學致君澤民之術庶幾
 乎不昧其所從矣亦可以弗畔矣夫世俗聲律伎倆之
 文徒為木災較之廣是書之傳孰得孰失有不待論者
 一清未學小子何敢序先生之文而都府志崇風教郡
 守諸君式克相成皆不可以不著於是乎書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序

楊

朱子傳述有功聖門即有議論未當處其晚年自悔
 之言已不可以數計李穆堂先生謂自悔為學問進
 境朱子之賢正在於此何必諱之且亦有不可諱者
 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仰誠無所用其諱
 也無如世之尊朱子者崇奉太過攻之者又幾無完
 膚皆由於不善學程朱與主持朱陸門戶者末流之
 弊此穆堂先生又有內聖外王之學一變而為迂疎
 無用至今天下以儒相警警之歎也昔陳同甫與朱
 子書畧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
 三兩兩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

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
 千年之天地日月皆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
 斯言也殆見朱子中年未定之書而云然耶又曰研
 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
 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
 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
 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搶倒一世之智勇
 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同甫奇人然
 與朱子皆未能得位而行道是有命焉不可以強而
 致也楊文襄學問事功皆有可稱於敘朱子文衡謂

有明體達用之學致君澤民之術則可知朱子所學非迂疎無用明矣今世不能學朱子之學然莫不讀朱子之書故不可以不辨

談論深厚筆力雄健

嘉秋山詩序

楊一清

潤州故多詩人國初顧利賓郭天錫戈仲京俱有名詩壇然未脫元末氣習視虞楊范揭諸作家已不逮況可班諸盛中唐間耶顧自諸君之後名家益寡子成化初僑居鎮江得丁易洞先生隱居教授名能詩根極理致而格固宋元家也弘治間得易洞弟子韋秋山詩名尤著深沉蘊藉成一家言鄉人士從之學詩者甚眾今自庠校至閭野凡負才藻以聲律相高者皆其徒也秋山學道安貧不求聞達蕭然環堵中屢空弗厭郡邑大夫招致之非其人輒避不見鄉論亦多之稽其行不忝其文顧不壽以歿幾二十年有奇矣其所著作多散失不存羽士何守懸嘗從學詩哀其遺藁得若干篇將屬秋山門人台州同知俞君燦刻以傳請予志一言予讀宋詩嘗愛陳后山亦於其行不於其文也后山有壁立萬仞之氣如冑禁送子瞻忍死御緇袍之類皆非世俗所及秋山伉直矯厲庶幾近之今後進之士以才美相雄長習奢尚靡以為常聞秋山之風當稍知改革否則古今作者何限板刻遍天下又安用刻是為哉秋山名椿字大年姓韋氏秋山其號潤之丹徒人後幅筆破餘地寫秋山身分絕高

滇南文畧卷十六終

滇南文畧

卷十六

序

四

滇南文畧卷十七目錄

明

檀弓叢訓序

轉注古音畧序

墨池瑣錄後序

白泉先生集後序

空同詩選序

李何精選詩序

陶情樂府序

滇南文畧

卷十七

目錄

一

徵最序

薦賢序

敘才篇

送楊生廬墓還序

轉注古音畧後序

蕭見素林公生祠序

送邦伯劉公入覲序

東平振旅詩序

送余先生知岷峨詩序

江祀篇序

張含

張含

張含

張含

張含

張含

張含

張含

張含

張含

王廷表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重刊家禮四要序

送李廷實知都勻序

董氏族譜序

甯邊葭績詩序

重觀滇海序

聚峰奏議序

三燕鹿鳴序

送環江俞君赴華陽王府教授序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楊士雲

李元陽

滇南文畧

卷十七

目錄

二

兼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吳縣潘芝軒

開泰趙世模

常熟李書吉小雲評閱

保興袁奎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羅次薛方殷次昂校訂

明

受業瀘西周同校

序

檀弓叢訓序

張含

楊子用脩居渙敷文析理。祺昭發晦。時罔均。舍手吾翁

少司徒所綴宋壘山謝氏點勘檀弓以似于則曰茲錄

滇南文集

卷十七

序

一

奇矣。所病遺耳。割錦擿璧。惡乎可。乃移楷舊章。罔逸。尤曰。茲集舊誥。如康成之簡。穎達之明。奚弗取。澹之集說之雜。奚弗汰。澄之纂言。發揮旁通。奚故而弗廢也。乃稔撮英。以為叢訓。讀者嘆焉。謂茲訓也。裨於道與文也。大矣哉。顧甫甫嘆。乃依法深類。温温綏綏。非形謀成光。恣恣然操縵而逆寡者也。豈諸子之偏。豈異端之蕩。豈狂夫之疎。豈藻人之麗。豈曲士之拘。豈談客之虛。茲道也。奚弗道。茲文也。奚弗文。其中如曾子之易。贊也。子思之不喪。出母也。季札之葬。子也。說者之文。與記者之解。詎聖賢之志荒矣。乃釐正之。楊子之說。於是乎有禘。

於道且也不通乎文。未見其為明乎理也。檀弓孤行之意。奚弗是邪。亦猶解在林廡齋。於周禮獨取考工記也。楊子之訓。於是乎有補於文也。已。予壹不知夫。隨儒之言也。曰。吾志於道而已。何以文為。則是宋人語錄。可以替六經矣。文何由而昭乎道。道何由而昭乎文哉。乃姚安太守柳濱吳君。安甯二守。有蓮張君。離司玉峯李君。謂茲弗可弗梓。乃九工圖之。工費由俸出。雋校書墨。則張應極。合重其傳也。道而文重。而訓也。文而道弗可弗序。

漢人序經如是如是

滇南文集

卷十七

序

二

此一段原古字音義自義軒迄初漢而深贊其懿美也

此一段傷後世遞變之弗古若也

轉入升庵先生見此書當著而升庵淵博足以成之也此以下見轉註古音之有功力不

轉注古音畧序

張含

世繩。政渾。但。潭。鳴。鹿。嗎。靈。函。典。閱。蹶。而。文字。隱。隱。弗。見。世。契。政。乳。治。乳。晉。晉。世。圖。政。斤。斤。擊。怪。擊。觀。鳥。制。文。命。龍。肇。音。函。乃。泣。閱。乃。啓。靈。若。若。雉。雉。股。股。翼。翼。典。繁。脂。蝟。愿。若。姬。閨。羸。赤。漢。僉。氏。百。流。叢。殘。九。雜。靈。夢。體。影。世。風。荐。降。踵。軼。移。馳。鬱。若。馬。而。凡。將。元。若。雄。而。訓。纂。總。條。音。義。旁。旁。段。形。聲。洞。璋。際。艱。讐。辭。醋。翰。理。岷。而。指。深。不。溺。陳。思。深。致。懿。哉。世。緇。難。陟。易。常。檢。不。與。愿。愿。趨。而。俛。廣。逐。無。魂。目。無。頰。耳。是。故。政。弗。古。由。文。淺。而。不。郁。文。弗。古。由。字。局。而。弗。該。詎。知。符。形。也。而。義。實。殊。焉。體。詭。也。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三

復咏嘆升庵先生之庶為文與字見其足道也

文不在飾羽辭華在乎字夫躬道者首路光初者震軌楊子員文拔藻天驥海騰上下趨越字與文與元耶後耶肆賭楊子文又幽與不晦坦蔚不恣瑯乎帝文朴乎皇質密經逸史必匡世奚弗行字亦有渥哉况楊子於今文輕輕匿藏於心於今字博博墮墮發乎辭辭經而躬顯若若欲昭世揭日月沂河漢舍也願曉曉有喙哉畸於今而半於古畸於人而半於天子也所乖於世也舍也所合於子也之文也之文也之政也之簡也世興道道與世轉以轉移易之易者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四

為善學子雲信然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r index.

墨池瓊錄后序

張含

周官保氏六書後世區分四種。一曰篆籀部居。則景伯叔重沂其源。二曰音韻正變。則休文才老發其隱。三曰訓詁名物。則安國景純專其門。四曰點染臨摹。則元常逸少善其事。古學豆分而瓜剖。後進童習而白紛。有能兼登曲恭之者。吾見楊子矣。蒼雅林統之緒。鐘鼎鼓磬之遺。聲韻響注叶之祕。勒超黜知黠之奇。昉夕心到日。月手編。其所論著。盈萬餘言。訂往籍之是非。解書流之盤錯。富哉言乎。益者多矣。此墨池瓊錄。又其游戲論說之餘。上稽鴻荒。聖文龍有圖鳳羽之字。中考岫嶼神迹。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五

箋螺書過畫之碑。元白藏心。則兩場雄雕。虛之藻。篆草勢合。則參崔瑗飛龍之篇。俾彼趨風景行者。懸帳而障。屏恣爾披霧。臨池者。相毫而輟札。尙友往哲。接席而談。貽矩英髦。登壇手授。匪為談助。實揚妙筌。效文惠青絲。綸筒固有由象罔。而得元珠。傳淳化銀鏡。履痕將無把。糟粕而注清醜者乎。

此文可謂驚代之作 升庵原評

此等駢體方許許以宋艷班香

白泉先生集後序

張含

嘉靖丁酉。含返自京師。謁崇楊公於滇臺。自夏歷秋。數侍公側。公乃盡出平昔所撰著者。含選是委。於是崇陽公選稿成焉。從而序之曰。崇陽公詩文。棠陵方子選矣。含得而復選焉。不多多求精也。崇陽公靈哲之資。豪雋之才。遠大之志。剛正之氣。天所偏賦。故於蚤歲。獨縣偉幟。孤環藻府。既而俊拔於鄉。聘於京。邁於閩。振於越。乃茲開府於滇。赫赫滋甚。含釋其言。副詩緝頌。合典企謨。佩實銜華。獵裁吐雅。蓋其積渾噩之氣。負岬岬之勢。象天行之文。法地勢之章。於是日月星辰。烟雲霞霰。川原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六

河海草木山石。罔弗順位凝體。嗶嗶駉駉。訖而賁也。故蛟龍騰鳳。雷鼉龜魚。百怪冷然而音。雜然而形。以成天地之文。道在是矣。夫豈耀綺綺。采隱辭詘調者。所得同日語也。含載釋其言。或如詭而暢。或立曉而奧。或多有要。或直而愈紆。或縝密而至。或壯麗而冲。球璵鳥迹之中。烏奕魚網之上。與日月爭光可矣。含載推古人於詩文。主體調性情。迨宋人主道理議論。古人謂氣清濁有體。不可力致。宋人用力於氣。虛而不實。併體不振。詩文之弊極矣。迨作者數人。力古法而懲宋弊。然世復文隱。故其間由巧肖形貌。剝奪胎骨。勦奇附同。晦辭支理。

空同詩選序

張含

吾師空同先生詩。極樂府古雜律排絕句。總二千一百四十九首。吾友升庵楊子選焉。總得一百三十六首。其中或點或圈或批。迄日是足以傳矣。暇以示舍。舍曰。選何嚴乎。曰。弗嚴猶弗選也。子謂我嚴。子惡弗。反子選太白子美詩不嚴乎。夫選也者。選其精也。精而後可以為選矣。然精之中。又有精焉。子何謂我嚴。曰。譎茲若言。舍曷敢弗嘿。唯唯。否。何以應子。於戲。吾師之為詩也。凌企騷雅。越漢魏兼李杜而時出之。集之傳久矣。敢謂選也。獨傳乎。曰。子選二集。選也。傳而全也。不傳乎。精而傳。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九

傳之中。又有傳也。傳其精。與傳其全也。孰愈。曰。譎茲若言。舍曷敢弗嘿。唯唯。否。何以應子。於戲。三集選矣。精之中。精者也。傳之中。傳者也。詩之道也。道之極也。苟學詩者。能則於是。殆濟江海者之獲舟楫矣。舍舟楫而求濟者。有之乎。是以詩弗可弗選也。選弗可弗嚴也。多而不選。選而不精。不精而不傳。傳而不精。久矣。舍與楊子幼而同志於文與詩也。故三集之選。亦同於求精。而不隨世以務多矣。於戲。選詩其嚴乎。選詩其嚴乎。非學識並到。必不能嚴於選。必不能傳其精。

務多者消
崇侈者雜
名論不刊

李何精選詩序

張含

以舌為耳者。恆學古虐今。噫。其固哉。詩豈有古今。顧作者何如耳。吾師李空同先生。吾友大復何子廓。清詩。與世異趣。一時學者。始羣羣焉。駭中岐岐焉。疑卒帖帖焉。信且服矣。吾友升庵楊子之評曰。空同樂府。幽秀古。韻雅流之一振也。又曰。廣長數萬里。上下數百年。詩得李與何。其知言哉。李集吳梓。何集秦梓。江陰湯右卿氏。於二家猶數數焉。其於格詩猶嗜之不去口。蓋得其善者機也。屬子選而別刻之。李得五七言若干首。何得五七言若干首。夫務多者消。崇侈者雜。仰觀夫三百篇矣。時微逸矣。弗消。消害言。經象之齒也。犀之角也。孔之翠也。酥之醜也。香之旃檀也。多乎哉。不多也。右卿右卿。懸置之耳矣乎。

先生又嘗選青蓮全集。惜皆未見。今李何集中。亦不載此序。然其言操選貴嚴。貴精。實不刊之論。今衰輯全滇詩文。不敢言選。亦愧未能也。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十

陶情樂府序

張含

博南山人酒所倚聲為樂府。傳詠滿滇雲。而人莫知其與攸寄也。予嘗贈之詩云。事到東都須節義。地當西晉且風流。故知山人者莫如子矣。昔人云。喫井水處皆唱柳詞。觸情匪陶也。昔人云。東坡詞為曲詩。稼軒詞為曲論。若博南之詞。本山川詠風物。託閨房。喻巖廊。謂之曲史可也。昔人云。以世眼觀。無真不俗。以法眼觀。無俗不真。推此意也。雖與九歌並傳可也。

曲史二字創而確文亦矜貴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十一

勿法

一法一戒
稟然可鑒

徵最序

張含

於戲。夫最之為言也。要其極而言之。等而上之。謂也。騰越守節齋劉公恆。乃歲丁未。其家子秉仁。登進士榜。第乃永昌郡博長貳雲溪楊公思震。几山金公湯保山。少公平橋盧公國器。衛千戶侯龍田張君軒。徵文於馬山。外史含以多節齋大夫洎進士君。外史曰。於戲。傳曰。不知其子。視其父。大夫吾友也。吾固有以知進士君矣。於戲。溫泰靜穎者。大夫之性之最也。器度淵曠者。大夫之德之最也。秀勁毅敏者。大夫之才之最也。博棣精遠者。大夫之學之最也。最道得。故其蒞萌慎典。政鑑明著。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十一

克詰懷讓。迺繫終葵。最哉最哉。於戲。霧聰允哲者。進士君之性之最也。業宇凝遠者。進士君之德之最也。傳承瑩粹者。進士君之才之最也。淹通閱著者。進士君之學之最也。最道備。故其檢躬防禮。剛介脊肅。履則罔渝。迺睦倫越醜。最哉最哉。於戲。國家科目。惟進士途最。迺進士君牽絲發軔。得由是途。最哉最哉。雖然。由是途而最於仕者。或功業淺。駕乎千古文章。啓範乎後世者。固有入焉。或身家傾覆。於一朝聲名流穢。於百世者。亦有人焉。故曰。殷鑒不遠。惟吾大夫洎吾進士君。鑒哉鑒哉。則明德復哉。成功著哉。世祚延哉。百福周哉。駿與康哉。迺

最哉最哉。保厥終罔光。初哉則最道得矣。備矣於戲。古稱談遷接武。彪固踵迹。駟實並美。此則又大夫洎進士。君家世文學之傳。庶幾乎司馬班。崔三氏之良。可以同日而語者矣。最哉最哉。雖然。要其極而言之。等而上之。則舍也。迺復有言焉。祿無常。荷於仁。福無常。享於敬。仁且敬焉。此又要其極而言之。等而上之。最之至也。古所謂贈言規德之道。端有在於是者。以君子亦有樂聞乎此乎。

文奇意正。紆餘委備。不徒作者可以傳矣。升庵原評。美不忘規。想見古君子之交道焉。

薦賢序

張含

蜀東岸李子之符守楚雄也。以儒飾吏。朞月化成。乃巡撫白泉汪公。察其賢而薦乎朝。東岸子之賢昭矣。白泉公之明著矣。於是郡屬南安王牧輔。乃頤息不遠千里。過禺山。外史曰。嚴君命不肖子。鍛狀聞外史。辭備。惟外史術辭。以贈吾郡守王公。辭質。惟外史諒。外史曰。吁。東岸子固含友也。其性靈折。其度溫雅。其猷淵弘。其履剛栗。其貌莊肅。其文蔚炳。且力於行道。勇於行仁。含固知東岸子之爲人於宿昔矣。於戲。孔子曰。三年有成。乃東岸子。朞月化成。不速乎。雖然。吾知之矣。今世不聞行孔子之道。久矣乎。無人焉。苟能行其道。則易治。何必三年。王牧之辭曰。吾太守公守是邦也。貞事肅度。慎躬嚴督。於神恭於士禮。於民畏申。善右良糾。邪黜不肖。崇儉約。抑浮侈。剛和正定。不阿貴。壬人不得以陰見賤。物厚醜。率察表屬。屹屹以古道治。今民乃郡昔也。盜斥。今也盜。胸昔也。民困。今也民輯。昔也訟劇。今也訟減。乃當路於上者。賢同則譽。守異則毀。毀譽沓然。公裕如也。恆其心於政。而朝如也。以般。外史曰。吁。有是哉。有是哉。此固古昔良吏之治郡之道。極焉者耳。則朞月化成。豈求速者哉。設教神化之功。不求速而速者也。含嘗嘆今之吏不

奉法貨賂爲市苛刻爲明侵牟黔首是故土磽礪無所
農桑繫畜民慘度怨良伏頑騁士陋風靡有難言者焉
傳曰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先王居之以儉約俾不至
於生患東岸子喻於是故治楚一以儉約擾民俾不
生患於戲楚壤塉瘠氓萌困此繁艱之郡也賴比得賢
守治焉乃今東岸子卒以儉約擾之則茲矣隆哉又哉
今之世也得見乎古之政也含嘗歎炎劉多循吏其衛
國匡世卒焉顯著赫赫者固儒列也乃若東郡之願復
得耿君則世祖且駭其爲軍吏焉嗟乎以軍吏治郡而
能見思若此其循良之風之所激與乃今之守也則世

漢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五

之儒矣於純何如焉是何古今邈若是之懸也含竊歎
吾永昌裁鎮設郡久獨木山子以儉約擾民而民有復
得之思接守而能致木山子之思者鮮矣東岸子行其
以巡撫公之薦若黃霸之徵龔遂之召立朝樹勳以治
郡者治天下俾名著當時譽垂無窮則巡撫公爲國薦
賢之道庶而士類屬傳詠歌頌贊之風勃矣其楚人蒙
嘉澍受遐馥願留而復得見思於永久者又奚止東郡
之於耿君也若爲楚人貢名而播德紀風而昭蹟則固
外史者之事含曷敢當

扼定能行孔子之道則易治作主俯仰唱歎無限低徊

敘才篇

張含

永昌郡博楊子者楚中高俊也其事事於學官而蜚聲
流譽負重望於一時蓋已三越期月矣迺外史張子含
顛蓋與世相左發願啟門謝賓客迺楊子數過門張子
不謝楊子迺就之叩窮皇胥赫人氏與業探討藝苑文
囿中遂章洽如也於是楊子數過張子張子數出見楊
子迺巡按御史抑隅劉公察楊子才迺燁燁於板命以
美其政此亦誰昔勵世表賢激風振才之道也楊子性
資靈穎而勵器度宏卓而淵是故其立身也則於淹中
可以政其禮於揮翰也則於江左得以論其詩其崇教

漢南文畧

卷十七

序

其

也則於文翁庶乎埒其操其持廉也則於胡威亦可繼
其清負茲雋暢之才專理文學之政殆持太阿而烹小
鮮飛夜光而彈伏翼馳玉騏而騁坦途灼金龜而測微
兆則於政也何有有於戲郡設學官以養育人才百
餘年而官於官者操履學術咸鮮克備必助於楊子迺
罔弗備是故今之旨也士風始勃勃而振士氣始鏘鏘
而充凡士之美質而嗜學者皆知精乎義理之學匪汲
汲於科舉條例之文也於是知楊子之賢於人也遠矣
賢於人也遠矣於戲蛟龍必騰於天淵鸞鳳必翔於雲
衢則楊子將來要銀艾襲龜紫以成光明俊偉之事業

固不基於是乎。永昌照府子徐子保山明府子孫子少
府子盧子子字文子永昌趙萬戶甫郡邑司教子金子
子蔣子衛泰事子趙子咸訪張子於螭廬徵辭以昭楊
子於戲微楊子操履學術備曷動諸子微諸子知張子
於楊子數過門必數出見焉曷訪廬以徵辭聞才以昭
事也於是乎益知楊子之賢於人遠矣賢於人遠矣
排異則昌黎精藻則抱朴

送楊生廬墓還序

陶迷 王廷表 鐵菴

楊生世春者少孤母段育之嘉靖二年十月母死廬諸
墓三載歸囊家君逸翁封秋官尙書郎每日吾受天子
寵命罔所報稱俗尙頑殄盍淬礪以勸諸人適見楊生
喜命表敘將往賀焉郡士夫亦咸屬表表按易曰苦節
不可貞廬墓非禮也原其心而已人心靡同嚮往殊絕
致力於所易者恆寡焉願屑有難乎爲之自慰感之也
輕廬墓匪可議矣况空山落葉風雨瀟瀟焉叩鬼燐怖
迥前後閃迆曠莫之往也廬墓豈易哉楊生未嘗學問
知母不知死生知侍母不知其他慷慨從容條爾完久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六

美質近仁者與聞楊生廬墓夜執於盜泣乞死墓傍盜
嘆釋而去諸戚諭使遷拒弗納調饋者日繼人感於孝
矣豈易哉豈易哉推是以往聖賢地詩曰庶幾夙夜以
永終譽楊生勉之遂白郡侯周公劉公郡博聶公段公
偕賀因以勸諸人皆謂之楊孝子云
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

轉注古音畧後序。

楊士雲

周保氏六書曰轉注者文字之變通也。非轉文也。轉聲注義變而通之。自然之音也。漢許氏以考老為轉注。轉文類也。匪通也。宋王氏以長為長。行為行。行為轉。至轉聲類夥。通也。吳氏以諸韻相通。轉聲相叶。一字數音。音函一義。援古作證。二千五百字奇。轉注之極。通之極也。元楊氏以並累眾文。互轉成注。於文而弗於聲。常也。匪變通也。夫六書相通。轉注通音也。音載諸經。祖宗也。子史而下。咸子孫也。知音可通經也。升菴楊氏博學好古。洞貫微嫌。正許之拘。從王之正。補吳之闕。而昭保氏。真南文畧 卷一七 序 十九

之教。斯轉注古音畧所以作也。方諸韻補。去取彌精。數亦幾焉。才老斯道不墜之幸。慰矣乎。宜並傳也。貳郡可亭趙君梓之傳也。

直截了當。如漢人注經。愈光。序以古奧勝。此序以簡質勝。

莆見素林公生祠集序

楊士雲

生祠何昉乎。周公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王命享周公。亦曰明禋休享。斯後世生祠之禮之意乎。而奉於民尤難也。非有所私感愛焉。已爾。非有所求遺愛焉。已爾。弘治初。莆見素林公。以滇副使。巡金滄。於時夷寇猖獗。盤據於賓川。首暴於趙。四境震驚。公迺疏城趙。以遏寇衝。州賓川而衛之。以治其地。夷用屏息。民用安堵。趙尤賴之。咸胥慶以生公去胥念罔釋。以事神者。祠公。表記公也。效禋享也。永愛於不忘也。越正德庚辰。巡察陳君原習。至日。是人心弗容已者。祀弗可弗稱。乃碑。越嘉靖丙戌。守郡葛君志貞。至日。某何敢拂民之好。祠弗可弗葺。又碑。爰哀先今。祠祀及公在趙。所詠為集。以傳。且跡士雲曰。子茲產。受賜如趙。蓋序諸士。雲則起對曰。昔晦翁以范文正為宋朝人物第一。公在皇明。猶文正之在宋也。迹公蓋歲立朝。諫憲宗。請誅左道。風節挺挺。與為校理。司諫者。同治南中。諸所興建。迄今賴之。與守邪延者。同。晉用於孝。宗武宗之朝。撫江蜀。殄寇亂。與總西師者。同。晚起於今。上龍飛之日。掌邦禁。誅姦刑。亂崇論。絃議有裨。新治與參大政者。又同。茲趙之祠。與邪慶之祠。同矣。祠之詩文。與富穆諸賢亦同。異時廟享之配。與

之封如周祀功宗享明禋者又將無不同斯則有國史以傳若是集尤可爲遐上之對云覽者甯不有感於斯水淨沙明文成法立制勝處全在氣韻

拙定尙寬
明戒矯飾
二語層層
推勘古香
舌韻絲繞
行開其氣
禮全自楚
曠得深

送邦伯劉公入覲序

楊士雲

予讀漢章帝詔至勅二千石尙寬明戒矯飾未嘗不竊嘆曰長者哉帝之卓見也夫矯飾者豈非所謂苛爲察刻爲明輕爲德重爲威者乎寬明者豈非所謂安靜不煩悃悃無華者乎夫苛爲察刻爲明輕爲德重爲威者非六條所察刻暴煩擾者乎匪直元和有之元封以前亦有之矣安靜不煩者非宣帝所稱賢人君子者乎匪直元和難得神爵五鳳之間亦未易得也夫刻暴煩擾者非若烹小鮮擾之則亂者乎民斯疾也怨罔弗同矣賢人君子者非方而不汙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

曜者乎民所安也懷罔弗同矣二者奚翅元元之休戚雖陰陽和鑿國脈理亂恆必由之漢世英主倦倦於是而有以哉皇明稽古爲治尤重牧守考課之典視元封之制加詳也褒嘉之典視神爵五鳳之制不殊也然而吏治之削猶元和也惇惇者寡猶元和也聖明更化德意屢頒綜核新賢極嚴且備穎川黃霸之治宜有聞矣吾大理喜得劉公政率自中殆誠而能動者其尙寬明者耶賢人君子者耶肆當入覲天子甯不待以宣帝之待黃霸者耶將治理如穎川褒嘉如穎川後之徵詔如穎川邦人蒙福寧有旣耶罔俾循良專美有漢於公之茲

行驗之

串插處如珠貫蟬聯鋒利處可分犀解牛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三

東平振旅詩序

楊士雲

嘉靖丁亥冬十一月尋甸告變安氏之遺孽也戊子春正月武定繼變鳳氏之餘孽也二賊密邇於滇胥煽以動覆城邑戕吏毗東偏石城南偏威楚遂合圍省下要求劫脅勢甚熾守城檄諸酋兵戰守以俟上命噫棘矣維時青城周公以副使飭戎於樸榆選武勇昭法令懸賞格厲兵秣馬馳至威楚逆擊賊回蹙之麓卻之慮其潛出間道襲我要會復馳至弄棟據諸險隘先扼之命下詔諸守臣尅期盪定乃馳至滇陽共圖方略公當分攻武定與諸道互為掎角遂深入而肆伐之俘百人賊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三

二百四十人招懷七百人諸道所獲未算焉無何元兇授首而尋甸之賊亦就擒矣於戲戮鯨鯢為京觀馴龍蛇為赤子紆九重南顧之憂哉黔中未有之猷公克成厥功者也茲振旅而旋鄉薦紳播之聲詩附勸以九歌之義俾予序之君子曰惟用兵德刑政事典禮不可易也伐叛刑也刑行則威柔服德也德立則惠安民政也政成則親和眾事也事時則利軍行有制典也典從則嚴賞共刑否禮也禮順則勸公皆有焉斯功之光定乎可歌也已行柄天下之兵可覘也已然則是詩也江漢采芑之前驅乎可作也已

前半敘鞅畧簡而賅後半贊事功詳以贍直是左側文字

送青巖余先生知岷峨詩序

楊士雲

國家重師儒之職。簡用特異。甲科遺才也。苟有聲焉。得入臺中。暨守貳令。長為郡邑。又有聲焉。亦得入臺中。暨諸省寺。與甲科之流。相頡頏也。周官曰。以賢得民。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也。師而克任。罔弗克任。奚翅郡邑。雖方岳可也。奚翅臺省。雖公輔之望。亦可也。昔在先正。若胡頤庵。魏文晉年。恭定。垂聲震烈。皆其人也。今天子特下綸音。申令典。顯拔儒碩。以實在位。青巖余先生。掌教大理。再期耳。模則模。範則範。巡臺旌之。撫臺旌之。總制太司馬伍公旌之。遂擢知岷峨。

將有進於岷峨者也。青巖蚤得鄉雋。以乙榜署教松滋。歷安陸。公安。積有聲效。甲科之遺才也。宜進與甲科之流。相頡頏也。能為師。宜能為長。能為君也。今夫師之職。以教舉道尊焉。爾而惟陋之安。鮮克勵焉。斯畫已。今之職。以政舉德隆焉。爾而惟詬之集。鮮克勵焉。斯畫已。勵則修。修則聞。聞則揚。揚則進。進則如鴻之漸也。誰能禦之。青巖雅志也。式副國家簡用之意哉。諸君子詩誦之。贈皆吾鼎也。子何能序之。乘章先也。

短兵相接勢極廉悍。卻有無數埋伏。照應在內。

江祀編序

楊士雲

江祀編南瀆獻官太史撰也。太史祀南瀆者。今天子龍飛楚甸。光紹丕圖。分遣近臣。徧於羣望者也。祀四瀆者。嶽瀆配天地。紀綱天下。明神之祀。國之大事也。作江祀者。太史欽承休命。職當載筆。宜頌鴻烈。觀永久也。廣哉淵乎。幽明感通。影響也。休咎徵驗。象類也。黍稷馨香。明德也。玉帛精潔。無苛慝也。祝史薦信。忠信也。此頌之義也。與序在位。肆懿德懷柔。及於河嶽一也。至其往來在道。形之永言。亦風雅之遺音也。蓋求友生。懷兄弟。誦山甫。感時嘒古兼之矣。太史同官咸論之。有以哉。編總曰

漢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三

江祀重所事也。太史者新都楊氏用修也。

章法如太極渾淪句。法字法如星斗錯落。是善學公

穀而得其精蘊者。

重刊家禮四要序

楊士雲

儀禮首冠昏終喪祭。人道始終備矣。節文度數詳矣。而世降日滋。廢且久矣。於戲。此文。中子所重歎乎。宋晦庵文公本儀禮。采諸家禮。作家禮一書。酌古準今。簡易可行。我文皇帝頒學宮。其望於天下後世篤矣。瓊山文莊公槩括家禮為儀節。尤簡易也。今鶴田蔣公又省儀節為四要。彌簡易也。期俾人人可行已矣。公守廣平。嘗以是書肄諸生。力振頹風。復之古道。茲膺簡命。貳滇憲。詰邊戎。行部大理。亦以是書授諸生。移風畿輔者。以風遐土。急於教訓。正俗者。與降典折刑者。與。吾令侯汝言。請

漢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三

重梓用廣厥傳。公可之。郡守富川劉君亟謂今日監司倡。吾與若為古之師帥也。慎諸梓成。汝言屬士雲序。因讀而嘆曰。要哉。夫季氏之祭。至繼以燭。溫公之儀。人所憚行。非煩乎。難乎。效古之意。不泥古之文。晦庵定論也。而畧浮文。敦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遺意。勝庵作書之本指也。公兼得之哉。夫要眾體所會者也。易易知也。簡易從也。而禮之恭遜。仁之忠懇。義之時宜。知之密察。罔不咸已。雖儀禮亦可槩也。學者勗諸若夫。下同生民之坊。上裨聖神之化。公之序悉矣。學者釋諸

入手數行已探驪得珠以下但逐段咏嘆而義自見

送李君廷實知都勻序

楊士雲

都勻介賦貴開壤僻而險舊置衛兼領長官司稔於弗靖弘治中迄用大兵戡定之迺並設府專統理蓋衛主鎮府主牧鎮主威牧主化鎮以威而或戾不若牧以化而可馴也顧所統吏咸土授民咸錯種號最難理為守者尤難於他守焉銓部必慎簡其人以充李君廷實以右軍都督幕府權守茲郡或者難之予知君之優為無難也天下至難馭者軍軍政尚嚴嚴近刻刻則眾有弗輯之患君參幕府獨濟之以寬寬非縱弛之謂也宏裕博大以為容御眾之體也軍政尚密密近煩煩則下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三

勳宿將譚新甯郭武定輩咸倚重之其為衛任二子奚難哉行見都勻為桂陽九真之化矣軍且行五軍幕僚合餞之以予在鄉曲知君為悉屬序於予予因道君之所以優為者為都勻慶也

意極深刻筆極清峻氣極樸茂局極宏敞非西京不能有此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三

董氏族譜序

楊士雲

董氏族譜。譜董氏之族也。董氏之先可知者。始祖蒙氏。布燮成。入朝於唐。考諸史。咸通開也。成以下世次不可知。至段氏布燮。生布燮誠。誠生布燮昇。昇生布燮慶。海鄧川。同知寶慶。生鶴慶。知事旻。嵩。沙羅長官。賜寶生。救長泰。宣慰學錄。備佑。則歷宋而元也。旻生太和。總旗。惠以下。救生恭以下。則入我皇明矣。夫世遠族繁。匪徵弗信。譜之作。難哉。作譜者。表溪巡檢仁鶴慶六世孫也。慨譜無存。而幸碑表誌狀之尚存也。爰遵譜例。首圖系次。履歷。次文獻。可知者。謹書之。不可知者。闕焉。譜成。將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三

梓以傳。屬余序之士。雲出鄧川公裔也。竊欲譜而未成。喜表溪之有志也。序曰。夫自小史職亡。大宗法廢。而後世譜學興矣。然多藉以華氏族。矜門閥。非真世繫。辨昭穆之懿意也。宋歐蘇始嚴立法。天下宗之。然文忠尤以先世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孫者。望於後人。明允亦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嗚呼。斯制譜之意。奚獨真世繫。辨昭穆而已邪。表溪謝事於家。持身睦族。克慕前人。其作譜。拳拳於後之人者。非徒爾已矣。嗚呼。後之人。其尚念諸

簡淨樸老

甯邊茂績詩序

楊士雲

國家邊徼重地。必簡命兵備。臣泣之。準古兵刑合一之制。蓋重任哉。頃議兵備。兵民並寄。卓異者必超格補用。尤重厥任焉。皇上入紹大統。登進英賢。時川姜公既復儀部。郎遂涉吾滇。兵備副使。簡厥克任重也。所泣即六詔之地。化久未覃。卓竊時起。甚而潛養厥階。識者有隱憂焉。公至奮為己任。曰。平民罔不寇賊。乃始亂。乃胥漸。在古則然。今豈異乎。聖人乃命降典。命平土。命播種。命制於刑之中。在古則然。今天子命我。亦豈異乎。於是宣德意。條方畧。動中宵。繁又以賞罰鼓舞之一。掃近時玩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三

惕之弊。踰時小革。面大革心。四境肅清。頌聲流聞矣。公何以得此哉。蓋公策馭奮豪。必折跋扈。必殄魁黨。邊始亂也。夾懷諸類。必蠲苛政。必鑄戒石。必嚴方察。閔胥漸也。山社有學。必頒製訓。必給經書。敷教典也。疆域有守。必險走集。必嚴候斥。奠居土也。樹畜有業。必子牛種。必墾汗萊。必通貨市。厚農生也。于紀有法。必矜省過。必刑怙。終教祗德也。而治內也。尤恤民隱。慎彘憲。敦風教。禁淫慝。以為慰撫觀示之方。不遺餘力於戲。此明天子之命。古聖哲之法。惟公式克欽。承而備舉咸宜矣。夫遏始亂。則慨弗滋。閔胥漸。則黎可理。敷教典。則化奠土。居則

安。厚。農。生。則。足。教。祇。德。則。中。內。治。脩。則。外。益。甯。非。公。明。以。照。之。威。以。震。之。才。以。運。之。德。以。本。之。烏。能。一。弛。張。操。縱。間。而。通。安。遠。甯。之。若。是。耶。是。可。徵。公。之。卓。異。矣。利。可。措。兵。可。銷。克。副。茲。重。任。矣。茲。奏。最。有。日。鄉。大。夫。士。樂。公。政。之。有。成。慶。遐。土。之。有。遺。且。非。可。以。久。公。也。標。事。列。圖。策。為。聲。詩。以。歌。之。屬。子。序。之。昔。御。缺。有。言。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德。莫。可。歌。其。誰。來。之。今。公。之。德。孰。非。可。歌。者。乎。欲。人。弗。歌。得。乎。其。預。有。勸。之。道。乎。雖。然。此。公。之。德。在。一。方。歌。於。一。時。者。耳。行。將。簡。在。大。廷。超。格。柄。用。以。總。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憲。度。振。兵。機。望。愈。隆。任。愈。重。移。一。方。之。甯。以。救。天。下。德。之。可。歌。愈。大。且。久。書。之。吏。策。被。之。管。弦。與。天。下。後。世。共。之。今。日。之。歌。奚。足。以。盡。公。哉。

先生落筆總不作兩漢以後文字宜其沉浸穠郁乃爾

重觀滇海序

楊士雲

本。朝。聲。教。四。訖。稽。古。作。程。內。簡。臺。史。外。列。臬。司。觀。風。於。天。下。一。人。大。觀。在。上。四。方。觀。化。於。下。非。省。方。觀。民。何。以。設。教。嘉。靖。乙。丑。聚。峯。毛。先。生。以。臺。史。觀。滇。維。時。中。官。肆。虐。罔。遏。巨。室。封。利。罔。幅。戎。心。叵。測。罔。馭。曰。茲。惟。亂。本。不。可。長。亟。疏。論。狀。咸。得。請。大。闔。罷。鎮。羣。醜。熱。服。迄。於。今。賴。之。報。命。中。傷。左。官。壬。寅。以。僉。臬。再。至。再。巡。洱。海。攝。請。戎。兵。維。時。燹。眈。久。逸。難。變。陵。德。做。化。難。閑。草。竊。潛。作。難。弭。甚。而。金。沙。可。達。難。於。謀。始。曰。茲。亦。惟。亂。本。母。狃。乃。教。民。事。慈。民。淫。嚴。斥。埃。議。請。疏。江。圖。永。久。餘。風。用。殄。畢。棄。咎。亦。罔。不。咸。賴。升。庵。太。史。題。重。觀。滇。海。張。之。鄉。大。夫。士。歌。之。進。子。序。之。於。乎。觀。之。時。義。大。矣。觀。之。初。六。童。觀。罔。鑿。趣。順。謂。之。童。觀。斯。昧。六。二。闕。觀。寡。鑿。從。順。謂。之。闕。觀。斯。狹。六。三。觀。我。生。自。審。行。可。謂。之。生。觀。斯。察。六。四。觀。國。之。光。明。習。國。儀。謂。之。光。觀。斯。有。融。先。生。德。兼。三。四。應。上。近。五。故。茲。觀。風。上。神。大。觀。下。神。觀。化。隼。可。射。狐。可。獲。戎。可。戒。爭。可。革。寇。可。禦。大。川。可。涉。觀。民。設。教。明。哉。熙。哉。滇。職。永。利。休。哉。可。歌。已。予。聞。在。昔。介。軒。王。公。澤。州。楊。公。觀。滇。有。辭。罔。俾。二。公。專。美。西。南。又。可。歌。已。其。諸。觀。陝。與。天。下。者。咸。若。是。獨。滇。乎。哉。庸。附。羣。言。之。首。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抱定觀卦作主前敘兩次巡滇標舉罷關鎮服羣醜
化夷弭亂望埃疏江等事已伏後射隼獲狐戒戎涉
川種種矣末只一點自醒文亦甚古可云奇而法
按滇志名宦毛鳳韶字瑞成湖廣麻城人由進士起
官御史嘉靖閒按滇時關鎮爲害滇人苦之韶至抗
疏斥罷後復以僉事分巡金治道尤多惠政云

聚峰奏議序

楊士雲

監察御史聚峰先生己丑按滇壬辰按陝彙多奏議輯
其要者書爲二策夫滇西南服陝西北服繫天下要害
鈞也自昔微怨兆憂非增鎮守私壞法乎非侵權利放
越軌乎非闢邊情滋寇偷乎非廢邊運繁耗國乎在諸
藩亦有然者置於不問稔矣要有大於斯乎先生毅爲
已責迺建議革之抑之處之通之不遺餘力五壞十蠹
五策四變三等三利之列皆本仁義盡事情準古驗今
請於朝覆於部下於制府行臺董振興釐一如俞旨傳
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有令德也夫古今奏議陸宣公
爲稱首權德輿敘於永貞蘇軾評於元祐薄膳註於紹
熙咸惜其弗遇當時冀其獲遇後世云爾先生遭逢聖
明經濟之才畧見展布中興美業與有補焉鴻翼方漸
遇矣嗣有條賈董之言紀貞觀之政金石不朽汗簡有
光無窮之聞亦遇也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有令名
也夫疏河議附茲僉滇憲請者嗜亦偉矣
前半力爭上流有扼吭搯臂之勢後半風水相遭自
然成文

三燕鹿鳴序

楊士雲

鹿鳴燕者國家賓賢能之盛典也。三載一舉天下同期。御史以按臺顧臨試事。燕馬都御史以撫臺首脩文告。燕馬諸有事於試者。燕馬登諸鄉書。播諸天下。後世者也。嘉靖癸卯。白崖劉公撫滇。適其期。馬上遡戊子。厥第五泉公按滇。適其期。馬上遡弘治己酉。厥考石坡翁按滇。適其期。父子兄弟三燕鹿鳴。天下古今鮮儷者。與自昔父子舉士。若楊氏於陵。嗣復有矣。兄弟未也。兄弟判臺。若李氏峴。有矣。父子未也。三世益州。若周氏訪撫泊楚。有矣。節制一道。未也。劉氏非天下古今鮮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三

儷者與。矧西夷未靜。玩愒成風。石坡翁大振臺綱。一時震肅。東鄙甫平。戍卒內訌。五泉公力遏亂畧。帖然底定。頃邊境雖甯。戒心叵測。白崖公先事永圖。增拓防守。既揆文教。尤奮武衛。咸有造於滇。故石坡翁歷都臺。撫貴竹貳留部。訖晉尚書。五泉公歷銀臺。尹京兆。丞都臺。撫山右。白崖公行且正台。席握樞筥。追配於考。婉美於弟。而光大焉。咸有辭於永世。尤天下古今鮮儷者。與雲獲誦三燕鹿鳴之什。竊為天下頌。且慶吾滇之有遭也。於是乎書。事奇文之結構亦奇。惟其咸有造於滇文。乃不徒作

有原有委
經術湛深
知教職之
非卑官也

官本不輕
顧人自處
為人之道
若謂專指
卑官而言
猶偏也

送環江俞君赴華陽王府教授序 李元陽

威楚俞君奉命自太和教諭。遷華陰王府教授。其寮友趙上君率諸生數十人。請曰。環江之在太和。其行誼為士夫所取。人皆以可寄民社望之。今遷秩乃爾。在環江固不見其幾微。而眾望不無缺然。願請一言以慰之。余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其責至重。非其人不選也。蓋以經術行誼諸生。非身有之。則弗勝其任矣。然在一郡。雖名教授。其所導率者。民閒之俊秀耳。若夫藩王之教授。尤有重焉。其所課試者。皆王室之適子。庶子。藩屏之休戚係焉。朝初皆命國史編修。充補其職。自後公

滇南文畧

卷一七 序

三

族蕃庶。封土日眾。國史英賢不足布列。始於庠校師儒。中選其考最。及為外臺。所獎督學。所稱者。第其資望。次而用之。亦不可謂不重矣。厥後自視太輕。苟升合之祿。以求榮於王門。其於式穀爾子。蔑焉弗聞。如此而欲望王之禮重。不可得矣。是知官本不輕。顧人之自處何如耳。環江之在太和。端慎自命。既有為師之基矣。若夫為國師之法。在環江一講求之閒而已。予聞之。治師之將為湛盧也。必察鐵之銛鈍。而施陶鎔焉。梓人之將為宮室也。必視材之大小。而加斤鋸焉。故為師之法。各因其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抑之。不及者引之。高而不使

凌嶮卑而不使自盡。嚴而不至峻絕。寬而不使狎侮。皆師之法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施一邑。教一國。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人之非。而施教使人自不忍為非。其裨益人國。固有出於民社之上者。夫豈細故已哉。環江其往矣。遂次第其語以為贈。由教諭遷王府教授。立論之次第。人皆能之。至後幅。政令施教數語。真可謂憂憂獨造矣。然其說亦紙上空談也。

滇南文畧卷十七終

滇南文畧

卷十七

序

完